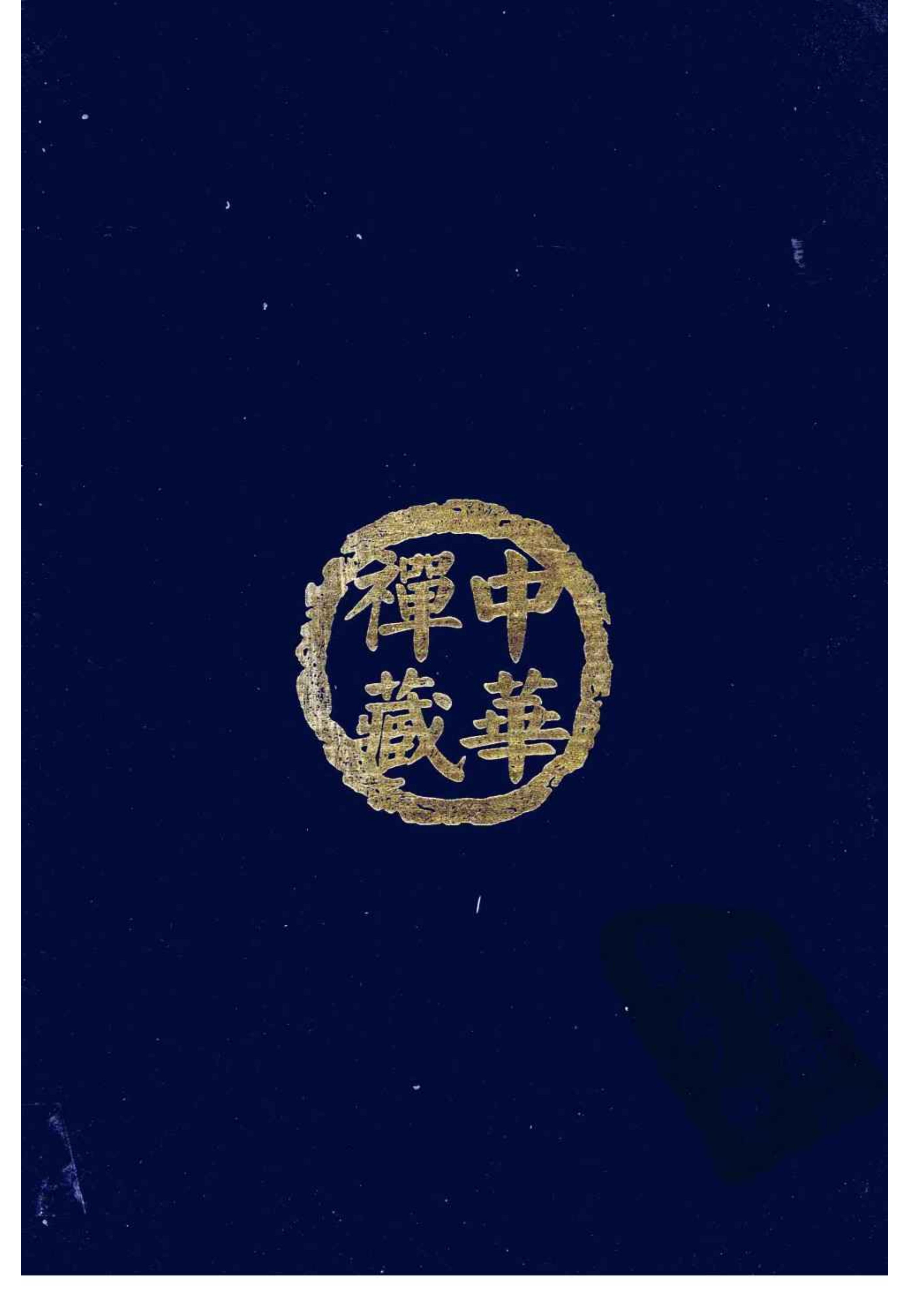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録部六

（41）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解題

編譯組

一、保寧仁勇禪師語錄：一卷。宋·保寧仁勇撰。又名「保寧勇禪師語錄」、「金陵保寧禪院勇禪師語錄」。為楊岐方會法嗣保寧仁勇的語錄，收有上堂、示衆、問答等九十餘篇及偈頌二首。卷首收有宋元豐元（一〇七八）年楊傑的序文。

二、丹霞子淳禪師語錄：二卷。宋·丹霞子淳（一〇六五—一一二三）撰，慶預校勘。又名「丹霞淳禪師語錄」、「隨州大洪山淳禪師語錄」。輯錄師於隨州大洪山所開示的上堂語及小參、真贊、偈頌、舉古、頌古等。

三、長靈守卓禪師語錄：一卷。宋·長靈守卓撰，介諶編。又名「長靈和尚語錄」。輯錄靈源惟清法嗣長靈守卓於天寧萬壽禪寺、能仁資福禪院的上堂語、垂語、偈頌、拈古、贊等。卷末附有門人無示介湛於紹興十四（一一四四）年撰的行狀。

四、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四卷。宋·慈受懷深撰，善清等編。紹興五（一一三五）年序刊。又名「慈受深和尚廣錄」。輯錄師於資福、焦山、慧林三禪寺的上堂語、偈頌、擬寒山詩、慧林禪寺陞堂頌古等。

五、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二十卷。宋·圓（圜）悟克勤撰，虎丘紹隆等編。又名「佛果圓悟禪師

語錄」、「圜悟果禪師語錄」。輯錄師之上堂語、小參、普說、法語、書、拈古、頌古、偈頌、眞讚、雜著、佛事等。卷首收有耿延禧、張浚的序文。

六、**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二卷。宋・圜悟克勤撰，子文編。紹興十五（一一四五）年作序。又名「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圜悟禪師心要」、「圜悟心要」。本書輯錄師爲當時之士大夫、居士、學人所開示的宗意。

七、**黃龍慧南禪師語錄**：一卷。宋・黃龍慧南撰，九頂慧泉編。紹興十一（一一四一）年序刊。又名「黃龍南禪師語錄」。收在「黃龍四家錄」（一）。本書爲黃龍派開祖慧南的語錄。收有初住同安崇勝禪院、遷住歸宗語錄、黃龍山語錄、偈頌。卷末附有建仁寺兩足院高峰東峻所編的「黃龍慧南禪寺語錄續補」。

八、**寶覺祖心禪師語錄**：一卷。宋・晦堂祖心撰，子和錄、仲介重編。元豐元（一〇七八）年跋刊。又名「黃龍晦堂心和尚語錄」、「黃龍菴主語錄」。收在「黃龍四家語錄」（二）。爲黃龍慧南法嗣祖心的語錄，收有上堂語、室中垂問代答、偈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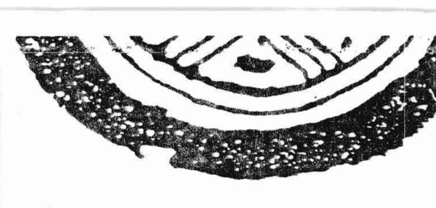
九、**死心悟新禪師語錄**：一卷。宋・死心悟新撰。紹興十一（一一四一）年序刊。又名「黃龍死心新禪師語錄」。收在「黃龍四家語錄」（三）。主要輯錄初住雲巖開堂語錄、住翠巖廣化法語、再住雲巖語錄、偈頌等。

十、**超宗慧方禪師語錄**：一卷。宋・超宗慧方撰。紹興十一（一一四一）年序刊。又名「禾山超宗方禪師語錄」、「超宗方禪師語錄」。收在「黃龍四家語錄」（四）。爲死心悟新法嗣慧方的語錄，主要輯錄師之上堂語、偈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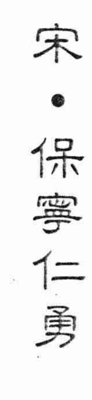
目次

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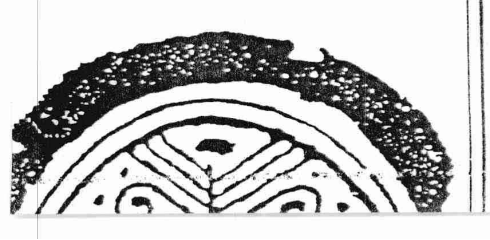
伍、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一八七



保寧仁勇禪師語錄



宋・保寧仁勇　撰



金陵保寧禪院勇禪師語錄序

鳳臺山老。南方遊行時。至楊朱泣岐處。遇一善知識。白雲蒙頭。師子踞坐。以金圈栗棘爲佛事。布施十方學者。云鐵圍山可透。吾金剛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吾栗棘蓬不可吞。若透一圈。即百千萬億圈透之無疑。一切煩惱。於此解脫。若吞一蓬。則百千萬億蓬吞之不疑。一切功德。於此成就。時諸比丘。罔然退席。莫知所措。彼上人者。從容道場。獨蒙授記。後十五年。鳳臺山頂。震大雷音。三草二木。均霑一雨。其徒錄其語。請無爲子以序之云耳。時皇宋元豐元年。清明日。無爲子楊傑述

開堂疏

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軍府彙

本路兵馬鈐轄　王贄　撰

伏以。西竺眞風。南宗密印。一言悟道。猶成藥病之差。三界唯心。擧有色空之別。然而設喩筏而導初地。破迷雲而證了因。非假師承。曷臻壼極。所以維摩居士啓不二門。迦陵仙音。徧大千界。今禪師勇公。孤雲雅尙。皓月素規。電影掣乎迅機。珠光圓於具戒。四大非我。巖流翠竹之形。五蘊皆空。豈滯華巾之結。屬寶坊之虛次。奉使移之擧。能命震潮音。庸安海衆。猊座中設。鼉鼓載揚。俟悲海之宣猷。俾含生之蒙益。聖風倡熾。祖葉敷芬。成是勝緣。綿乎不朽。謹疏

保寧禪院勇和尙語錄

參學門人　道隣 圓淨　錄

金粟沙門　通乘　重梓

上堂

問堂表白宣疏了。師指法座云。三世諸佛。今古祖師。盡在者裏。轉大法輪了也。却向諸人脚跟下過去。還見麼。若見。眉毛眼睫。常放光明。若不見。看看山僧步步入泥入水去也。乃上座拈香。此一瓣香。祝延今上皇帝。伏願聖躬萬歲萬萬歲。帝業等乎山河。鼎祚齊於天壤。又拈香。此一瓣香。奉爲闔國釆僚文資武列

伏願振謨猷乎遠大流勳業以緜長六軍常淸萬姓永泰又拈香大衆此一瓣香古今無價佛祖不傳且道從什處得來還知落處麽若也知得秖者裏參見眞善知識若也不知爇向爐中供養我先住楊岐後住雲蓋會和尙乃陞座蔣山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乃顧衆云委悉麽若不委悉爲蛇畫足去也古佛巖前千華競秀曹溪源上萬派歸流莫有陟巇嶮涉瀰者麽不顧危亡便請相見時有僧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此日知府臨筵請師擧唱答紅日當空淸風帀地僧云解吹無孔笛天下總聞聲答寒山撫掌拾得呵呵僧云若不泛舟焉知海闊答利動君子問承知府有言一言悟道猶成藥病之差不假一言如何接人答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僧云兔角杖頭挑日月龜毛拂子指乾坤答十字縱橫僧云香煙迥徹淸霄外朝蓋光臨證祖機答踏破草鞋赤脚走新羅國裏問知音問善戰者不施寸刃今日當場如何決勝答看僧云猶是干戈相待答兩段不同僧云解帶却兵猶費力仰天長嘯未爲功答相識

滿天下僧云忽遇滿身鋒刃來又作麽生答喫棒得也未僧云洎合放過師拍膝一下僧便喝答作家僧擬議答鈍致殺人問昔年雲外人皆委今日鄽中事若何答山僧愛瞋不愛喜僧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答恰似不相逢僧云紫陵巖畔千華秀白玉樓前萬姓歌答未必心頭似口頭僧云作家宗師出世太晩答這箇衲僧世間罕有僧云也不消得師噓一聲問諸佛出世地布金蓮師今出世有何祥瑞答靑天白日僧云五葉芬芳傳寶印三乘悟了化人天答截斷千山路衝開萬里關僧云金風遠布野老謳謌答在處有芳草僧云不登謝公船爭見釣魚手答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一僧禮拜了胡跪以手向懷中取物作呈似勢師左顧僧起立作獻物勢師右顧僧伸手作接物復安懷內師以手直下指僧擬議師云秖有這箇無那箇僧以手一劃答果然僧便歸衆師乃笑問朝貴慇懃伸三請鴻儒碩學盡光臨祖師西來端的意乞師方便指人心答鐵牛愛喫無根草僧云月輪光輝於此日時人盡唱太平歌答眼裏無筋一世貧

僧云龍圖證明學人禮謝答放過一著乃云問答已
周何不散去旣不然者更引些葛藤向淨地上作一
場狼藉去也正法眼藏亙古亙今祖祖密傳印印相
可語言路絕思慮情忘一切羣生各具斯事然難信
之法措者還稀上上之機方能湊泊若湊泊得去便
與三世佛祖有情無情悉皆同參無他非前非後有
何生死可出佛道可成不假多劫修行彈指悉皆具
足行住坐臥任運施爲見聞覺知隨緣應用睡來合
眼飯來開口寒卽向火熱卽取涼旣到者箇平實田
地匹上不足匹下有餘若是祖宗門下客直須向大
䃳裏藏身微塵裏走馬東涌西沒同死同生傑迦羅
眼不能窺千手大悲把不住裂破毗盧印掃盡衲僧
蹤然雖如是劍閣路危終易度趙州關險大難行但
仁勇生而且昧長又寡聞雖挹宗機擬終深數比奉
知府龍圖特垂台命閤府采僚同賜僉俞令某繼此
道場實增忝幸敢將上善仰延宸筭傍祝府僚伏願
知府龍圖早陞陛闕榮陟鼎槐運使郎中亟聞漕最
殊被帝恩運判都官英聲遐播淸職驟躋通判駕部
閤府采僚理狀彌光亨衢驟進更願今辰席上外府
尊官永心腹於王家常眷隆於釋寶又承僧職大師
蔣山淸涼和尙同垂象駕共建法筵諸多僭越惟願
常臻福慶永貴佛乘乃云大化無爲道太平閻浮日
月轉分明豐年野老謳謌甚在處嘉禾合穗生久坐
尊官伏惟珍重
師在蔣山受小疏大衆集定僧呈法衣師拈起身上
袈裟云大衆且道這箇是那箇是若道這箇是爭奈
那箇何若道那箇是爭奈這箇何却顧衆云如今不
免對大衆前改頭換面拈一放一去也便卸袈裟披
法衣登座云風不來林不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有
麼時有僧問金陵城下祖令當行如何是祖令當行
師云爍電久於雲裏現忽雷今已震多時進云月輪
光輝於此日也答照見肝膽進云莫道梁王不識達
磨答時來天地皆同力問諸佛出世轉大法輪師今
出世有何祥瑞答山靑水綠進云學人未曉乞師再
指答一陣風來一陣寒進云一等勿絃琴唯師彈得
妙答且莫喚鐘作甕問久居巖谷卽不問入鄽化導

事如何。答眞不掩僞。進云恁麼則羣生有賴去也。答曲直迴然分。進云羣生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答一人泉在最高峰。進云四海共參眞般若。十方同用佛毗尼。答三十年後明眼人前不得錯擧。僧云府尹不虛伸請命。學人禮拜謝師恩。答分明記取。僧問諸佛出世地布黃金。人王出世以恩濟人。和尙出世以何示人。答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僧云鍾阜峰前瑞氣發。鳳皇臺畔祖風興。答幾多遊賞客。到此盡迷源。僧云葵華偏向日。逝水不迴流。答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答禮拜直須頭點地。師云莫更有問話者麼。何妨出來結緣。師乃云夫參學人直須具頂門上眼。超世英雄。於一切人天衆前。震法雷擊法鼓。藏鋒露刃。擊鼓奪旗。吼師子音。作大佛事。若能如是。方有些子丈夫之氣。山僧今日不惜眉毛。入泥入水去也。我佛世尊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敢問諸德。作麼生是一大事。良久云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今古祖師提不起。還委悉麼。若委悉去。不動步超釋迦越彌勒。又何必更令山僧向諸德前鼓兩片皮。歷良爲賤。然雖如是。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乃云爐冶鉗鎚枉用工。吹毛何必在磨礱。靈光昨夜輝牛斗。坐致昇平宇宙中。久立

授帖日陞座云。莫有問話者麼。僧便出。師云等閑垂釣。僧禮拜了。畫一圓相。師以右手抛向後。僧又畫一圓相。師以左手抛向後。僧歸衆。師云更有什麼。僧無語。師拍膝云龍頭蛇尾。僧云賊過後張弓。師乃笑。復云明珠歷掌。別者還稀。寶鏡當臺。何人鑑照。鋒前一路截斷衆流。言下千差隨波逐浪。所以展則大千俱徧。不展則絲髮不存。與麼語話。猶是化門之說。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謝了又云千峰壁立滑於苔。不惜眉毛露出來。直下早逾千萬里。那堪於此更徘徊。喝一喝下座

師入院。迎到法堂前。乃指座云大衆巍巍堂堂。萬象難藏。通上徹下。誰敢承當。遂登座云一二三。纔坐定顧衆云委悉麼。若不委悉。撒沙撒土去也。迦葉門下

水洩不通萬仞崖前凡聖路絕且道把住卽是放行卽是盡法無民有疑請問（問答不錄）乃云欲陞此座應須作禮須彌燈王且道須彌燈王在什處又向什處作禮爲復心存意想爲復緣慮俱忘爲復心境一如爲復萬法空寂若與麼見解未出常流旣不與麼又作麼生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直饒博聞强識世智辯聰得大總持具無礙辯於祖師門下轉勿交涉所以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非得失是非緇素貴賤凡聖差降情量智解之所能及諸人到者裏如何卽是若是大丈夫兒直下眞不換僞最親切處自肯方親山僧與麼道已是相埋沒了也如今莫有不受人瞞者麼良久云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猶如不相識遂拈杖云無限雲山藏不得却攜藜杖入鄽來千門萬戶俱敲徧今日分明卓鳳臺卓一下下座

上堂拍禪牀云心外無法萬法唯心心旣不生法從何立山河大地甚處得來三十年後忽有人問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潼關雖易度劍閣轉難行參

上堂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杖云拄杖子遇寒則普天寒遇熱則普天熱且道不寒不熱一句作麼生道卓禪牀一下云明年大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參

上堂拈拄杖云千江月現萬派歸流長垂直鉤釣著鰲頭森羅萬象總在者裏如今賤賣與諸人還要麼若要堪作什麼若不要從敎向大洋海裏興雲致雨作風作浪去也卓一卓乃喝下座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答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進云楊岐嫡子臨濟兒孫答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問如何是佛答近火先焦問如何是道答滲泥有刺進云如何是道中人答切忌踏著乃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拍禪牀云保寧作一頭水牯牛去也還有相隨者麼若相隨得鼻孔在什處若相隨不得保寧自起自倒去也復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拈杖云見麼若見則遮却眼光若不見則失却拄杖且作

麼生道得不受人瞞底句良久云平地赤爲嶮遠山爲足高卓拄杖下座

上堂光陰倏忽寒暑迭遷不涉春緣道將一句來良久云始見去年九月九今年又見秋葉黃參

上堂保寧乍住不曾停日日街頭巷尾行張三李四相逢著剔起眉毛作麼生拍手笑下座

上堂拍禪牀云不是心亦非佛問君畢竟是何物昨夜金剛努目瞋一拳打破精靈窟喝一喝下座

上堂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老胡當門齒缺

開爐上堂舉丹霞行脚到一院遇天寒遂將木佛燒火向院主叱罵丹霞乃院主眉鬚墮落大衆院主眉鬚墮落即且置且道丹霞眉毛在麼若也見得與古佛同參若也不見切忌撥無因果後有僧問天竺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竺云寒即圍爐向煖火熱即竹林谿畔坐保寧也無木佛與諸人燒堂中自有無煙火要向即向要撥即撥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乃云上閒僧多下閒僧少

上堂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拍禪牀云大衆爲什麼却有人透者裏不過良久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直饒與麼猶是鈍漢乃召衆云喫茶去

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已洩天機淨名杜口於毗耶特地饒舌少林九年面壁老不歇心永嘉一宿曹谿徒誇英俊保寧與麼道還有過也無路逢劍客方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參

上堂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諸塵入正受一塵三昧起遂拈杖云保寧有時拈頭作尾有時拈尾作頭金剛脚底踏跳蟭螟眼裏藏身朝到西天暮歸東土即且置祇如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無事莫行偏僻路等閑惹得是非來參

問如何是佛答鐵鎚無孔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雪上加霜

發化主上堂盡十方世界爲一大陣若聖若凡種種異類出此不得釋迦爲主將文殊作先鋒普賢爲殿後陣勢旣圓且道與什人相見良久云定光金地遙

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遂拈拄杖云如今盡在保寧拄杖頭上開甘露門示眞實相展縮無礙縱橫自由還見麼若也見得眞不掩僞若也不見分付諸方化主一任將向南州北縣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卓一下下座

上堂立春日打泥牛一棒兩棒千頭百頭雪華深覆辦不得頂門有眼徒悠悠拍手云囉囉哩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且道了底事作麼生良久云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上堂金毛師子一哮吼驚起法身藏北斗文殊普賢無處走碧眼也徒誇好手喝一喝下座

上堂迦葉擎拳阿難合掌樓至如來全無伎倆

常州廣福上堂師子窟中必無異獸莫有哮吼者麼有僧問遠離金陵丈室幸居廣福道場向上宗乘請師舉唱答微風撼寶鐸紅日耀青天進云滿眸山色秀徧地野華新答白雲千里萬里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答多年曆日乃云保寧今日不免曲順人情舉些浸不爛底多年葛藤供養大衆去也塵塵爾刹刹爾山是山水是水彌勒不入樓閣善財不須彈指以手一劃云微塵世界氷消瓦解且道彌勒善財在什處若向者裏參徹去不妨在處稱尊若也不見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回莊上堂記得鵝湖和尚一日點淨後不赴堂遂入方丈裏睡齋後知事來白云和尚何不赴堂鵝湖云莊上喫油糍來晚閒莊主到云今日謝和尚喫油糍大衆爲復是師通妙用本體如然平地上剛然揑怪既不與麼又作麼生良久云者箇公案一任天下人批判保寧也無神通妙用亦無宿命他心院在江寧府莊屬宜興縣水路一千陸路四百孤舟野渡處處經過堤柳巖華時時開發前月出去昨日歸來莊上也不曾喫他油糍祇是炊白米飯煮野菜羹療飽充飢隨家豐儉然雖如是更有一般堪笑事米中粒粒徧生蟲參

上堂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

不道乃云保寧今日爲衆竭力入荒田去也拈拄杖云有時亦隨春生有時不逐夏長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也醍醐上味翻成毒藥活人也一切毒藥皆是醍醐如今更不囊藏分明揭向諸人且道是醍醐是毒藥良久云無事莫將容易服古今曾悞幾人來卓一下下座

上堂金陵故都鳳臺寶地諸上善人同會一處不顧釋迦遺教不待彌勒授記任他春去秋來管你鹽賤米貴二時展鉢開單說甚珍羞百味健即經行困即打睡祇聞有象王蹴踏焉知得師子遊戲拍禪牀云大衆潙山水牯牛今日五更失却鼻孔下座

上堂橫按杖云雲從龍風從虎甘草甜黃連苦洪波浩渺浪滔天須彌頂上日卓午卓拄杖下座

上堂如來明星現時成道大衆且道明星幾時不現

上堂良久以手掴口云大多口生

上堂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拈拄杖云者箇且非琴非瑟有大妙音衆中莫有妙指者麼試請一發看若無保寧自家品弄去也橫按杖云還聞麼良久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上堂曹谿路上野老謳謌古佛堂前行人舞袖脚踏實地天下人知鼻孔遼天作麼生辨乃云無孔笛吹雲外曲五湖何處覓知音

因長蘆和尚來上堂金將火試水將杖試大衆祇如金不將火試水不將杖試還有人辨得麼若辨得是眞也假也深也淺也若辨不得且分付與明眼人

上堂囫圇無縫誠謂難呑碎挫將來撈攏不上變生爲熟須是當人五味調和全歸衆口衆口卽且置且道誰是當人者若也知得長連牀上開單展鉢若也不知三十年後莫相辜負參

問承古有言離相離名人不識吹毛用了急還磨以手劃云者箇卽不問作麼生是用答王法無親僧便禮拜師便打僧云將軍自有嘉聲在答氷消瓦解

上堂有頭無角有尾無脚十方世界何處安著金烏日日來消爍玉兔也被他呑却噓一聲下座

上堂畢空可空非眞空色可色非眞色眞色無形眞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爲萬法之根源作

天地之太祖師云。肇法師大殺盡力道。未道得一半。何故。若於摩竭門下。滿目光生。祖師門下。未夢見在。且道祖師門下。別有什長處。乃云有智人前莫學。無智人前莫說

上堂。寅朝有粥。齋時有飯。展鉢開單。光明燦爛。行住坐臥無他。一生大事成辦。大衆且道。與麽見解。底人還得盡善也未。良久云。誰知更有離家子。望斷碧雲生遠愁

上堂。保寧有一路。東西徒指注。直下已千差。迴頭還錯悞。不錯悞。百尺竿頭須進步。顧衆云。前面有山衆有水。一程分作兩程行

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云。長連牀上。有粥有飯

因施主上堂。僧問。雷音已震於沙界。今日相逢事若何。答。久雨不晴。僧云。與麽則錦上添華。答。熏天炙地。僧云。起動和尚。師便打。乃云。問旣無盡。答亦無窮。若據祖宗門下。本無如是事。若於建化門中。隨機施設。亦大矣哉。永嘉云。嗟末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彊法弱多寃害。永嘉與麽道。且暫時閒曲順人情。卽不可千古之下。要且遭人簡點。何故。且我家本無是事。諸佛亦不曾出世。亦無佛可成。亦無法可說。亦無衆生可度。亦無煩惱可斷。亦無菩提可求。亦無涅槃可證。亦無前際中際後際。亦無正法像法末法。於一切法。求其實性。皆不可得。所以時亦不去。來法亦不生滅。不見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所以長沙云。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箇眞實人體。盡十方世界是解脫門。乃至佛及衆生。有情無情。有性無性。皆同一體。同一性。同一相。亦無內外中閒。取捨愛憎。斷常生滅。染淨去來。種種知解之所分別。若能如是。則三界不能收。六道不能攝。於一切處。運用去來。無住無著。應物現形。得大自在。或凡或聖。或是或非。逆行順行。天莫能測。所以永嘉到者裏。出手不得。又記得本淨云。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弃却一眞性。來入鬧浩浩。若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實謂誠實之言。保寧與麽也。且隨

方就圓然雖如是笑我者多哂我少

上堂風聲浩浩觀音談不二法門春色依依遮那現無相境界鴈迴沙塞鶯囀喬林長空飛白鶴之雲大野洒如膏之雨實謂頭頭顯煥處處發明拈拄杖云三世十方不離者裏噓一聲云眼睫眉毛都落盡不知何日更重生

上堂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爲人興化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爲人此二尊宿與麽爲人猶在半途保寧今日路見不平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擲却便歸方丈

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云大衆向什處去也

上堂釋迦出世弄假像眞達磨西來將長就短德山棒臨濟喝陽燄充饑梅林止渴淸平世界不妨夜行如今莫有呑却佛祖打破化城者麽良久云保寧今日被大衆勘破

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內參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竝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尊

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祇做箇百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人
上堂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足飯足且與麽過時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便下座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拈杖云保寧拄杖子一時穿却天下衲僧鼻孔了也卓一下下座

上堂法身無相應物以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上是天下是地佛殿對三門僧堂對廚庫拈杖云這箇是保寧拄杖子阿那箇是法身若向者裏透得過且向三家村裏東買西賣若也透不得過天下橫行猶未可金陵還有鳳臺麽卓一下下座

上堂昭昭於心目之閒而相不可覩拈起杖云還見麽若見又道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擊杖云還聞麽若聞又道不可分放開即易捏聚即難荊棘林中須知有出身之路試向七縱八橫處道將一句來衆無語乃云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上堂拈拄杖云人人盡道有箇黑漆底祇是用處不

同在諸人分上。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指大地為黃金。攪長河為酥酪。在保寧手裏。要橫不得橫。要豎不得豎。動著即喪。覷著即瞎。當與麼時。忙忙之者。普天帀地。下座

上堂。大地北風吹。長天嚴雪飛。今朝寒較殺。身上更添衣。大眾。有衣則添。無衣添箇什麼。爐邊向火猶嫌冷。更有樵夫跣足行

上堂。春雨如膏。春風如刀。填溝塞壑。拔樹鳴條。會麼。魚行水濁。鳥飛落毛

上堂。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拈拄杖云。大眾。喚作什麼。若喚作拄杖。眉鬚墮落。若不喚作拄杖。陸地平沉。試向不動纖毫處道將一句來。良久云。在家祇言為客易。臨筌方覺取魚難。卓一下。下座

上堂。屈屈作什麼。昨夜三更。達磨大師一拳打落保寧當門齒。問知師解把無星秤。無角鐵牛重幾多。答頭輕尾重。僧云。此猶是對面相瞞。答與天下人作牓樣。僧云。恁麼則人平不語。水平不流。答猶較些子。問靈山指月。曹谿畫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云。嗄。僧云。有華當面貼。師便喝。僧云。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答罕逢穿耳客

大覺禪師來上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定光招手。智者點頭。然雖如是。也未免笑破他人口

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所以行住坐臥。念念無生。見聞覺知。心心永寂。善財童子於一念間。經過一百一十城。參問五十三員善知識。到了不離菩提道場。普光明殿。遮那彌勒。步步相隨。文殊普賢。處處出現。若向這裏見得諦去。更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且向上一路。又且如何。吽吽。下座

上堂。祖師門下絕人行。深險過於萬丈坑。垂手不能空費力。任他堂上綠苔生

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眾。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眾。入地獄如箭。去此二途。當說什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

上堂。拈杖喝云。謾區區。休碌碌。無相光明常滿目。短棹孤舟歸去來。五湖四海煙波足。擲拄杖。下座

上堂。保寧門戶鎮長開。毳侶憧憧去復來。二水三山

何處是直須親到鳳皇臺
上堂嚙鏃之機猶是鈍當鋒點的未爲親那吒十面
千眸動無相靈光翳日輪喝一喝下座
大平州瑞竹上堂主人命陞此座爲衆說法若論此
座而無所陞無所不陞若論此法而無所說無所不
說三世諸佛亦如是東西祖師亦如是諸人亦如是
保寧亦如是既然如是誰是坐者誰是立者誰是說
者誰是聽者若也會得已是頭上安頭若也不會一
任斬頭覓活
上堂十方梵刹事同一家量才補職買帽相頭衲僧
家一日二時向長連牀上開單展鉢拈匙把筯欠箇
什麼餬餅鉺飥糖糕餕餡乃尋常茶飯雖然如是且
道杓柄在什人手裏若也知得一任恣意飡啜若也
不知今日新讓典座
上堂拈拄杖云宮商角徵羽金木水火土卓一下云
卦上吉凶分三日後看取
上堂保寧尋常爲人直下是無面目若也敲骨出髓
直得神號鬼哭拍手笑云仁義盡從無處斷世情偏

向有錢家
上堂橫按杖云汝等大丈夫漢須是一刀兩段直下
七縱八橫擲杖云且待天下人判斷
問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答楊岐
遷化久矣僧云更有什麼人知音答無眼村公暗點
頭僧云死柴頭有無煙火獨向應無人得知答今日
未開爐僧云忽遇七縱八橫時如何答不如縮却手
僧云誰知煙靄裏猶有釣魚翁答莫亂道
師與李太博舉三句頌次博云祇是箇不了底公案
師云試請太博斷看博云八棒十三師云保寧有什
過博無語師云正是箇不了底公案
上堂學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
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者
語聲是大衆傅大士此頌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
瞥地者亦多錯會者不少玄沙云大小傅大士祇認
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聰云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
也無此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
保寧亦有一頌要眠時卽眠要起時卽起水洗面皮

光啜茶濕却齊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啊阿啊
呵囉哩哩囉哩下座
上堂衆集定良久云堪作箇什麽便下座
上堂衆集定良久云僭較些子便下座
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啊哪
啊哪
上堂森羅及萬像皆於鏡中現以杖指云北面是厨
庫南面是僧堂中間是佛殿直下指云者裏是什麽
乃云踏牀子也不識
問如何是保寧境答主山頭倒卓進云如何是境中
人答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保寧家風答硬餬餅爛
飫飥進云忽遇客來將何祗待答麤飧易飽細嚼難
飢問如何是佛答自屎不覺臭
上堂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數目甚分明上
下依貧次依貧次有何事以杖劃云大衆一時亂劫
六十甲子了也
上堂行時行住時住坐時坐臥時臥擧手動步皆自
由處處何時有蹉過自家肚皮自家劃粥飯但飧休

忍饑阿啊阿記得麽今年十一月是小十二月是大
上堂釋迦老子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當與
麽時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遂以手指天地三家村裏
東卜西卜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祖禰不了殃及
子孫下座以手托禪牀召衆云三十年後不得錯擧
上堂啞人唱聾子拍永夜風淸月虛白燋塼打著連
底凍天曉一輪光烜赫文殊普賢醉不知淳海新羅
齊斫額阿啊啊作什麽從教屎坑裏坐深草裏臥水
長船高泥多佛大公案現前一時領過以杖劃一劃
下座
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今
古幾人知哪嗚哱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
上堂無種靈苗火裏栽鐵華還向樹頭開藹然結箇
團欒果指似時人處得來
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
離於當念竪窮三際横徧十方理事圓融性相平等
宮殿樓閣處處莊嚴草木山川重重顯露鐘鳴鼓響
時時揚解脫之音文字語言句句盡眞如之理離彼

離此無是無非芥子納須彌未爲分外百川歸大海乃是尋常都亡大小之名不見有無之相是故隱顯自在去住無方處凡不凡在聖不聖此不思議境界諸人常在其中爲什却不自覺

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云侍者已爲諸人說法了也遂下座

上堂以兩手畫一圓相擘開捺膝云渾崙劈不破三人共兩箇滋味信全無有誰吞得過吞得過且與麼吞不過莫亂做

上堂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

上堂賣扇老婆手遮日田公布袴不到膝斷頭鷂子任風飄昨夜籬頭吹篳篥

上堂百川異流同歸於海萬途差別皆入此宗卓拄杖云瞥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

上堂昨夜三更忽然大地震動直得須彌岌峇海水沸騰其中有無限衆生正在夢中不覺不知如存若亡卓拄杖云大衆還聞麼幾乎喪身失命

解夏上堂秋風纔動布袋頭開來者自來去者自去江淮兩浙足有家風衡嶽廬峯更多幽致驅驅轆轆劫劫波波須知道不動如來未嘗擧步且道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適來堂裏來却歸堂裏去

一日上堂纔出法堂大衆問訊便歸方丈

上堂學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師云凉風明月靑山白雲聖遠乎哉體之則神師云眉毛上𨁝跳眼睫裏藏身拍禪牀云遠親不如近隣

上堂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飮甘露消融頓入不思議大衆永嘉猶有者箇在

眞州資福上堂指座云資福法座行住坐臥快便難逢不得放過便陞座衆立定師云會麼不解作客勞煩主人遂下座

上堂上是天下是地南北東西各依本位保寧有時翻天作地飜地作天喚東作西喚南作北撥轉鼻孔換却髑髏衆中有同死同生者何妨出來大家出手有麼良久云當官莫近前作客莫落後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且道

是什實非靑黃赤白男女等相是何言歟雖然如是四上不足四下有餘

上堂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無妨分不分保寧有時以拄杖作體有時以拄杖作用作體也乾坤寂爾世界坦然作用也秋變冬凋春生夏長不見道體中有用用中有體體不離用用不離體橫按杖云且道是體是用若到諸方莫道保寧四稜搨地

上堂拈杖云此是雲門臨濟德山巖頭一生用不盡底如今在保寧手裏不直半分錢雖然如是又也可貴可賤且道什麽是可貴可賤擲杖下座

長蘆上堂未到者裏萬事不言旣到者裏如何卽是有口有舌何妨亂說有問話者出來再召無人師云猶較些子古賢福云隔江見賢福刹竿便迴脚跟好與二十保寧昨日離金陵泛小舟渡大江到長蘆門下見刹竿觀佛殿上方丈禮拜祖印禪師蒙不賜罪責特加慇懃何故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禪師又令對衆陞座不免胡言漢語瞞諸人等是不識好惡更有一頌乘興安然泛小舟雲時風送到江頭不知相見談何事諸高德試道看

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上堂古云文殊門入者牆壁瓦礫與汝發機觀音門入者蝦蟆蚯蚓與汝發機普賢門入者不動步徧十方大衆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築著磕著不覺不知過在什麽處良久云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郞

上堂黃面老子出世平地骨堆碧眼胡兒西來無風浪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臨濟雲門牽枝引蔓保寧也有沒量罪過諸人也有沒量罪過還委悉麽良久云面皺祇因陪笑得背駝還爲打躬多參

上堂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保寧道亦可以智知亦可以識識言語不斷心行不滅何故靑山祇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或羣四箇作隊窈窈窕窕飄飄颻颻向南北東西折得黎華李華一

佩兩佩
上堂時時舉處處說絕忌諱無閑歇橫按杖云會麼一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卓一下下座
歲旦上堂昨日去年去今日今年來去年去不去今年來不來徧野盈尺雪大地亡纖埃無名無字人舉目聊徘徊
發化主上堂身披信施衣口喫信施食施者絕纖毫受者無蹤跡大施門正開百千及萬億信手拈將來切忌從他覓既不從他覓向信手處道將一句來有麼若無保寧自道去也一封書信通消息兩貼茶湯表信儀
問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和尙還識也無答不識僧云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答蹉過也不知僧云蹉過事作麼生師便喝僧合掌云眞善知識答念你是舊維那問維摩展掌世界崢嶸善財彈指樓閣重重爲復神通妙用本體如然答總不與麼僧云未審作麼生答水灑不著僧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答千里萬里僧云某甲祇與麼和尙又如何答你是行脚人僧云三十年後有人舉在師云記取問師登寶座四衆臨筵的的西來請垂舉唱答慢二急三僧云今日一會事不虛然答拍拍是令僧拍手云囉囉哩答也似箇知音僧云施主霑恩學人禮謝答風驚草動問向上之機卽不問入鄽垂手意如何答兩脚踏地僧云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答鼻孔遼天僧禮拜師云莫動著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答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答鑊湯無冷處
退院上堂百尺竿頭弄險巇是人平地爲攢眉而今潦倒成無用高蹶前蹤付與誰有道得者試道看良久云若無人道不如交與謝知府大衆畢復云江國名藍甲上游寅緣於此繼焚修幻軀已是多衰病雪鬢將看徧滿頭浮世百年猶不足旋風千帀尙難周今朝喜作神仙客遂性逍遙得自由
再授帖上堂拍手三下指口搖手三下下座
市戸請上堂摩竭室不捹方丈門再開不惜眉毛者橫身請入來僧出拍手三下指口搖手三下云如何

答猶較些子僧云盡開終口爭柰有天何答被你勘破僧搖手三下歸衆答好箇仙陀問百尺竿頭弄險巇是人平地爲攢眉如今眉已展如何是弄險巇底答一任拍手僧云飜身眞箇有來由答自家看取僧云忽若撲落又作麽生答噁僧云也要大家知答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僧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師噓一聲問欲退名藍辭不得宗乘重唱時如何答葉落歸根僧云法輪再轉於閻浮道光重映於千載答春來依舊萌芽發僧云雨露垂恩羣情有賴答大地沒閑人乃云三界六道輪迴業鏡難藏好醜不須更滯他人盡是自作自受如今於諸人分上各自有一面業鏡子明歷歷地且道是好是醜試請迴頭自照看又外道問世尊今日當說何法尊云說定法次日復問說何法尊云說不定法道云昨日爲什定今日爲什不定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諸仁者是知佛法無有定相無不定相隨機施設一切臨時說有亦得說無亦得說定亦得不定亦得猶如太空蕩蕩無礙一任穿鑿縱橫自在如今若有人問保寧今日當說何法即云說不定法或次日問說何法即云說定法或問昨日爲什不定今日爲什定即云昨日不定今日定或問昨日不定事作麽生即云未曾再謝知府在或問今日定底作麽生即云市戶已作茶筵了謝畢乃云引退潛藏志未從世間何處可相容依前却入塵泥去物物頭頭露祖宗拍禪牀下座

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毱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谿誰是後昆誰爲先覺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手大笑云且喜天下太平

上堂萬物滋一雨生芽不離土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從朝至暮橫說豎說其柰未嘗動著他一毫毛拈杖云委悉麽初三十一中九下七休問天岡河魁說甚大吉小吉劃一劃下座

上堂拈拄杖子卓一下云何不說法卓二下云惺惺直是惺惺歷歷直是歷歷三十年後不得受人瞞卓三下下座

上堂召衆以手指上指下云這箇是釋迦擘拳云這箇是迦葉合掌云這箇是阿難展兩手云這箇是什麼云羞慚殺人

上堂舉靈雲見桃華悟道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迴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聞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且道靈雲見什道理莫是悟得箇萬法不生不滅無去無來空寂之理麼若與麼何曾悟在秖如玄沙恁麼道爲復是肯他不肯他若道肯他玄沙眼在什處若道不肯他靈雲過在什處衆中商量極多所以千聞不如一見保寧亦敢保諸人未徹在且聽一頌靈雲忽爾見桃華賴遇玄沙是作家此話古今應不墜任他雲水走天涯

上堂舉雪峯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好看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玄沙云用南山作麼雲門以杖攛向雪峰面前作怕勢師拈杖召衆云喪身失命了也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一爐簇無煙火削髮披緇流競向爐邊坐霜淸天乍寒水冷冰未鎖不知天上與人閒更有阿誰過似我拍手大笑下座

上堂有箇漢怪復醜眼直鼻藍鑱面南看北斗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毛羣失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沒彼七縱八橫千生萬受驀然逢著箇黃面瞿曇不惜眉毛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希有希有於是自家懡懡㦬慞慞惶惶藏頭縮手大衆此話已行何待三十年後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法與我一體拈杖云渾家不管興亡事秖解和雲占洞庭

上堂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海白日繞須彌保寧卽不然不西不東觸處相逢耳輪卓朔頭髮鬅鬙仰天大笑手指虛空作麼寒風颯颯細雨濛濛

上堂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法雷已震法鼓已擊慈雲靉靆甘露滂霈萬彙千靈悉霑其益其益旣廣其功不宰爲什不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

休唱太平歌

上堂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皆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杖云總在者裏會麼蘇嚕蘇嚕悉哩悉哩

上堂眞相無形示形顯相千怪萬狀自此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雙眉陡竪非凡非聖或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搆得未稱丈夫喚不回頭且莫錯怪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保寧即不然月可冷日可熱衆魔亦能壞眞說作麼生是眞說潮田種稻莫取穀村路逢人牛是僧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師彈指云大衆蒼天中更添怨苦

上堂明頭來明頭打師拍手一下暗頭來暗頭打拍手一下四方八面來連架打拍手一下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喝云笑殺傍觀

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大衆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

炙茄齋上堂休說因緣不是時節匹馬單鎗翦釘截鐵僧問爲善者讚莫能盡爲惡者歎亦無窮祇如不爲善不爲惡者又作麼生答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僧云岳陽樓子上大見使帆人答知音者少僧以坐具一劃師便喝僧亦喝師云蹉過也不知僧云相識滿天下答禮拜著僧應諾師便打問滿堂雲水客箇箇學無爲未審無爲如何學答教老僧向汝道什麼即得僧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爲甚却有差別答青絹扇子沒風凉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答禮謝即得問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尋枝摘葉即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答皷子上鐵牛僧云直截根源今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答石人脊背汗通流僧云施主霑恩學人禮謝答三十年後此話大行乃云佛祖正令凡聖俱亡機智難明心境雙絕所以佛祖到者裏盡皆亡鋒結舌設有一言半句皆是爲鼈蓋足之談實際理中本無是事何謂只要諸人當地去不逐語言去返本還源去不涉岐路去踏破化城去截斷兩頭去歸家端坐去諸人何不向佛未出

世時薦取祖師未來時薦取父母未生時薦取祇如父母未生時且自家作何面目委悉麼良久云圖圖古鏡無纖翳試請回頭一照看

上堂昨夜泥牛哮吼今朝木馬奔騰築著嘉州石佛驚起少室胡僧胡僧當門齒缺開口向人怎說正月孟春猶寒未是仲夏毒熱

上堂舉老宿到臨濟便問禮即是不禮即是濟便喝宿便拜濟云這賊宿云這賊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首座在邊立濟云且道還有過也無座云有濟云賓家有主家有座云俱有濟云過在什處座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後有僧舉似南泉泉云禍事僧云這賊泉云這賊便打大衆這一羣賊其中有正賊有草賊且道那箇是正賊那箇是草賊辨得麼口款易招贓物難認

上堂大凡作與麼事開與麼口說與麼話須是與麼人始得祇如與麼人還甘與麼道也無搖手云低聲低聲

上堂來無頭去無脚終日行踏不著旣是終日行爲什踏不著

上堂夜夜靜悄悄日日鬧浩浩夜夜與日日尋常向人道忙時急脚行困便和衣倒大衆不曉這箇事總是閒煩惱

上堂橫身荷衆不顧危亡割起布裙入泥入水分毫上定當升合裏論量拆東籬補西障若解與麼循塗守轍也可當風抵浪雖然如是猶未是咬豬狗底手脚作麼生是咬豬狗底手脚要會麼殺人不眨眼氣宇大於王

上堂春種一粒穀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人猶餓死我沙門釋子修心務本五湖四海到處爲家今日不愁明日飯生涯祇在鉢盂中雖然如是祇知有一不知有二何故不見道喫人美食憂人美事

上堂君不見絕學無爲閒道人作麼不除妄想不求眞咩咩無明實性卽佛性泥裏洗土幻化空身卽法身矢上加尖祇者裏便回頭去已是拋家散業了也更若奔波向前其奈山重水遠

上堂卓拄杖云佛殿走出三門燈籠跳入露柱百草

頭頭放光說法如雲似雨擲下杖云咄咄下座

上堂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大衆直須恁麼始得一句句切害一拳拳著實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也不妨暢快殺人

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提起杖云是邪是正咄這裏是什所在說邪說正擲下云一任學似諸方

問緇素盡臨於座側請師方便振雷音答爭敢僧云和尚爲什藏鋒相待答驚天動地也不知僧云一音師子吼何處覓狐蹤答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僧云還許出身句也無答官不厭詐僧畫一圓相師便喝僧亦喝師亦畫一圓相僧以坐具一劃師云三十年後不得錯擧僧云惱亂春風卒未休答少賣弄問湛寂之機郎不問入鄽垂手事如何答爲蛇畫足人無數僧云夜來寒風生八極今朝流水漲前溪答六祖不識字僧畫半月相云且道是什麼答老僧不識僧便喝答且莫虛頭僧云三十年後答放一線道

冬至僧問檀那瞻仰海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擧唱答今年天子拜南郊僧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答金雞放大赦僧云未審某甲有分不答莫道不承恩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答靈利人難得問去載今朝長至節今年猶是去年年二輪交互常流動到此如何論不遷答天寒日短僧云爲什改故換新答冬深多雨雪必定是豐年僧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答有什了時僧云點點是秋聲答終不落別處僧以坐具一拂師噓一聲

上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擧頭觸著威音頭下足踏著彌勒足拈起把筯現千百億化身換水添香作恒河沙佛事既非妙用豈是神通理無不圓事無不備若也悟得誰家竈裏無煙儻或未然病是衆生良藥

上堂不壞假名而談實相拈杖云這箇是假名阿那箇是實相卓一下云這箇是實相阿那箇是假名有眼底近前無眼底退後

上堂呵佛罵祖無慚無愧法說非法非法說法具大闡提擬無因果且道此人是邪是正良久云邪即總

邪正卽總正

上堂來也來也良久云去也去也

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召衆云誰人肯向死前休

上堂脚瘦草鞋寬髮長僧貌醜召衆云突出兩箇鬼眼睛更有一雙窮相手

上堂金不博金水不洗水楊岐老古錐思量無道理無道理打落當門齒

上堂將經寺裏談擔水河頭賣都來不直一分文羞殺黃頭箇新戒

上堂古人道衲僧家須是與他本分草料始得且作麽生是衲僧本分草料良久云一日三頓未爲多

上堂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古人恁麽道直是光前絕後雖然如是未免强陪分疎

上堂我見瞞人漢如籃盛水走一氣歸到家籃裏何曾有拍手大笑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卓拄一下云吞却法身了也諸人向什麽處迴避若也道得萬仞崖前有活身之路若道不得大地死人如麻似粟卓一下下座

上堂平直道路敲磕門庭總被他古人縱橫履踐了也教保寧向什麽處措足委悉麽江山行不盡雨雪下無時

上堂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大衆是箇什麽便得恁麽良久云有金有玉同歡笑無米無柴各皺眉

上堂保寧記得三十年前一轉奇特公案欲舉似大衆及至下得法堂和話頭都來忘却還有人記得麽試舉看衆無對師云江南極有江北絕無

上堂一斟量不盡一秤稱得起半箇却完全有頭自無尾且道是什麽物

上堂保寧飯食麤惡別無精妙品饌供養諸人旣到這裏開單展鉢須是喫得這箇無滋味始得若喫不得且莫怪

上堂拈拄云長千聖不能量短蟭螟眼裏著不滿卓一下云夜來江上雨分作萬家流

上堂是箇什麼得與麼難會是箇什麼得與麼易曉委悉麼不是怨家不聚頭

上堂欲入無爲海須乘般若舟拈杖云這箇是無爲海阿那箇是般若舟擲下杖云善看方便切忌飄墮羅刹鬼國

上堂瑞雪下殘臘和風生早春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未歸意絶忌諱欲行人何疎親繞須彌山轉百千帀不知畢竟向什處藏身拍禪牀下座

上堂赤肉團上無位眞人左眼八兩右眼半斤貴買賤賣黃金白銀

上堂我有一張口内含三寸舌牙齒總完全是非無不說趙州木佛放光明少室鐵牛雙角折拍禪牀下座

上堂舉趙州臨順世令僧馳拂子傳語趙王云此是老僧一生用不盡底乃云趙州一生用不盡底終不錯分付雖然不錯分付爭柰趙王提不起乃拈杖云此是保寧一生用不盡底不如未死已前兩手平等分付與諸人擲下杖拍手云阿喇喇三十年後莫教失却

上堂春色秀媚春日光輝萬姓歌歡百禽叫噪處處草鋪茵褥家家門簇青紅樓臺殿閣勢崢嶸酒肆茶坊分屈曲無論士女還甚兒郎兩兩三三行行唱或攜華微笑或折柳攢眉這畔搖頭那邊拍手作擬作呆似顛似狂忽若被人冷戲著大好一場笑具

上堂保寧一夏臥疾已來向方丈裏撒屎撒尿狂言寐語直是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求生不生求死不死當恁麼時還有人相救得麼若有向什處著力若無保寧自起自倒去也拍禪牀下座

上堂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觀自在在什處了即業障本來空了箇什麼未了還須償夙債未了箇什麼若向這裏透得過不妨平地上東行西行若透不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上堂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喝一喝拍一拍云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

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卓杖云還見麼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椎堅椎

上堂佛道長遠久受懃苦乃可得成有人不受懃苦不涉久近不作衆生亦不成佛且道此人還得究竟也未良久云莫屈滯他好

上堂不可毁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還見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上堂說得行不得是阿誰行得說不得也大奇一步一彈指一劄一皺眉拍禪牀召衆云紫旃檀塔七八級紅菡萏華三四枝

上堂洞山云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前頭狗尿天剎竿頭上煎槌子三箇猢猻夜簸錢石霜云風吹石臼晉哮吼泥揑夜叉空裏走趯翻海月亂波生驚起土星犯南斗道吾云三面貍奴手捉月兩頭白牯脚拏煙戴冠碧兎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師云此三頌一與祖佛爲師一驗衲僧眼目一與天下人作牓樣若人定當得許具一隻眼

上堂古佛家風隨時展演衲僧活計在處施張钁地開田刈禾割草燒火擇菜擔水搬柴沽醋買油乞錢持鉢把船搖櫓拽石推車八萬細行莊嚴三千軌儀具足轉法輪於搕𢶍堆上揚密旨於微塵剎中十地菩薩盡茫然四果聲聞都罔措橫按拄杖云還有人道得麼衆無語師云堪出手時須出手得藏身處且藏身卓一下下座

上堂許由洗耳賣弄清高巢父飲牛誇張意氣太公垂釣終是有心范蠡泛湖焉能絕跡直得君臣道合河海晏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爭似三月野華隨處發九秋黃葉滿空飛狂歌向碧洞之前大醉在玉壺之裏拍手大笑云還知麼昨日是季秋霜冷今日是孟冬薄寒

上堂夜靜月明水清魚現金鉤一擲何處尋蹤提起拄杖云歷細歷細

上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拈拄杖云且莫喚這箇作拄杖子好

壽寧長老進發上堂曹谿一宿也大無端黃檗三頓遞相鈍置蒲團禪板屈抑當人柴火來燒猶較些子保寧今日別無相送壽寧長老拈拄杖云祇有一條黑

楖拄杖更不囊藏向大衆前兩手分付擲杖下座

上堂大丈夫眉目廱東西南北何所拘氣衝宇宙坐斷毗盧又說什西來碧眼胡

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貴價精神賤價賣子細思量著甚來由雖然如是三十年後有人點撿保寧去在

上堂業鏡當臺賊身已露旣是贓物現在爲甚不肯招伏會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出歸上堂霜風浩浩葉紛紛曉入深村野老門相見但知但默坐更無一事可談論良久云入山擒虎易開口向人難

上堂兩手捺膝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喝一喝下座

頌古

世尊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混沌未分人未曉乾坤纔剖事潛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輸他弄一場

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禮拜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見何道理禮拜讚歎而去世尊云如良馬見鞭影而行

經過遇夜宿荒草開得眼來天大曉空心赤脚唱歌歸路上行人已不少

五通仙人問世尊我有五通佛有六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乃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世尊云那一通你問我

無量劫來曾未遇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

世尊一日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迦葉微笑尊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汝今行化無令斷絕

拈華我佛在靈山迦葉頭陀忽破顏金口密言親付囑不唯天上與人閒

文殊令善財入山採藥殊云不是藥者採將來財云山中無不是藥者殊云是藥者採將來財於地上拾得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接得示衆云此藥亦

能殺人亦能活人

大地蒼生病似麻吉祥靈藥示無涯其閑殺活難分
辨又是重添眼裏華

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葉召阿難
難應諾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

象王行處絕狐蹤象子雄雄繼此風休說二千年後
事縱塵沙劫又何窮

阿育王問賓頭盧云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者
以兩手撥開眉云親見佛來

我佛親見賓頭盧眉長髮短雙目瓏阿育王猶疑狐
唵嚀呢噠哩嘧哩囌嚧

梁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
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

燒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箇金剛
鑽攤向門前賣與誰

達磨一日云吾住世非久誰得吾正宗者出來與
汝證明道副云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以
爲道用磨云汝得吾皮尼總持云我今所解如慶
喜觀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磨云汝得吾肉道
育云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實無一法可
當情磨云汝得吾骨二祖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磨
云汝得吾髓

門前諸子列成行各逞英雄越霸王如何獨有無言
者坐斷毗盧不可當

六祖見二僧爭風幡一云風動一云幡動祖云不
是風動不是幡動

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
步無柰當門荊棘生

六祖問讓和尚甚處來讓云嵩山祖云什麼物恁
麼來讓云說似一物卽不中祖云還假修證不讓
云修證卽不無汙染卽不得祖云卽此不汙染是
諸佛所護念吾亦如是汝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
般若多羅讖汝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去在

戴角披毛恁麼來鐵圍山嶽盡衝開閻浮踏殺人無
數驀鼻深穿拽不回

法華經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

不得成佛道

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同處剎塵周無私應物隨高下末過僧祇大劫修

維摩云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無邊無際休將酌潮去潮來本自平淸濁淺深幷苦淡一般滋味迴分明

金剛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寒時向火熱乘涼健即經行困打睡睏打睡仰面看天開口取氣

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生平疎逸無拘撿酒肆茶坊信意遊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過揚州

思和尚令石頭往南嶽讓和尚處馳書云回來與汝箇鈯斧子住菴頭乃往讓處便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頭云寧可永劫沈淪不求諸聖解脫乃回思云子馳書達不頭云書亦不通信亦不達昨蒙和尚許鈯斧子住菴即今便請思垂下一足頭便禮拜

從來祖上作君王子子孫孫代代昌文武百僚都不識祇應金殿有尊堂

馬祖坐禪讓問坐禪擬作什麼祖云擬作佛讓休去至來日讓却以甎對祖石上磨祖問磨甎擬作什麼讓云擬作鏡祖云磨甎豈得作鏡讓云磨甎若不作鏡坐禪豈得作佛祖云畢竟敎某甲如何讓云譬如以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是打牛是祖遂省

死馬醫來無用處車牛腦後更加鞭皮穿肉綻遭知不任重應須角力全

百丈再參馬祖祖見來乃指禪牀角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於舊處祖喝一聲丈直得三日耳聾

木馬踏殺閻浮人泥龍飮竭滄溟水霹靂滿空山嶽摧看看平地波濤起

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人祖云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

風吹日炙露屍骸泣問山人覓地埋忍俊不禁多口老陰陽無處可安排

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禮拜祖歸方丈士隨後云弄巧成拙

浩浩擎山戴嶽來撐天拄地勢崔嵬從敎弄巧飜成拙撒手前行更不回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祖云日面佛月面佛

蒲團上端坐針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

大雄峰頂獨巍巍直下橫分八字眉賴得縮頭知進退未嘗容易敢相虧

百丈一日云閉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潙山云某甲道不得却請和尚道丈云不辭爲你道恐後喪我兒孫雲巖云和尚亦須閉却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五峰云卽今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

三箇兒郞總長成大家將本各經營其閒消折兄嫌弟也有贏錢弟怨兄

潙山參百丈丈云子試撥火看山遂於爐內撥云無也丈自撥起一星云者箇聻山遂省明日隨百丈遊山丈回顧云子將得火來麼山云將得來丈云在什處山於地上拾得一莖柴以口一吹度與丈丈云如蟲禦木

提起都來祇一星豁然騰燄亘天明連延野外猶難救直得三年草不生

南泉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趙州在僧堂前見泉便問異卽不問如何是類泉以手托地州以脚踏泉倒地州走入延壽堂叫悔泉令侍者問悔什麼州云悔不更與兩踏

張公移住向深村被賊著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偸去後更來鼓枕甑兒孫

南泉云王老師賣身去還有人買麼僧出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趙州云來年與和尚做一領布衫

王老哀哉不惜身臨危將賣與何人若無令子經綸

價往往一年空過春

南泉兩堂上座爭猫兒泉拈起猫云道得卽救取
道不得卽斬爲兩段衆無語泉便斬

雪刃含光射斗牛不唯天地鬼神愁命根落在南泉
手直下看看兩段休

趙州至晩到方丈泉擧前話州脫鞋戴頭上出去
泉云子若在卽救得猫兒

狸奴頭上角重生王老門前獨夜行天曉不知何處
去楚山無限謾崢嶸

僧問南泉端居丈室將何指南泉云昨夜三更失
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腰未繫兮鞋未
穿面不洗兮頭不裊

南泉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
外道泉便打州接住云和尙莫打某甲已後錯打
人去在泉擲杖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輕纓藏鋒入陣來盡時擒下眼瞠開死生一決英雄
士文武雙行將相才

趙州問南泉明頭合暗頭合泉便歸方丈州到僧
堂前云堂頭老漢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
云莫道和尙無語自是上座不會州便掌云這掌
本是堂頭老漢喫

大事當陽已皎然十分須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
漆冷地爲誰喫暗拳

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處去泉云山下檀越
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三
更月到牕

拔脫鼻頭何處是亂拖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歸
去又見東山片月生

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國師泉於地上畫圓相
云道得卽去宗於相內坐谷作女人拜泉云恁麼
則不去也宗云老兄是何心行

漫漫大地盈尺雪江湖一片難分別漁父披蓑月下
歸誰道夜行人路絕

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
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

頭云莫要點眼不髭云便觸頭垂下一足髭便拜
頭云子見什道理便拜髭云紅爐上一點雪
一鋪大悲千手眼十分圓就來開光君看筆下神通
境更有靈蹤在上方

道吾雲巖高沙彌隨藥山遊山山指枯樹云榮者
是枯者是吾云榮者是山云灼然一切處光明燦
爛去巖云枯者是山云灼然一切處枯淡去高沙
彌云榮者任他榮枯者任他枯山顧道吾雲巖云
不是不是
抹粉塗坯復裏頭盡由行主線牽抽鼓聲打破曲吹
徹收拾大家歸去休

藥山不許人看經乃自看僧問和尙常不許人看
經爲什自看山云我祇要遮眼僧云某甲還看得
也無山云你若看牛皮也須穿
遮眼誰同藥嶠看牛皮穿透骨毛寒五湖四海知多
少字密行疎總一般

陸亘大夫謂南泉云肇法師也奇怪解道天地與
我同根萬法與我一體泉指庭華云大夫時人見
這一株華如夢相似
大夫作牧見南泉擧古明今理事圓恰到放將身命
處不知何故却茫然

裴相公一日托尊佛跪膝於黃檗前云請師安名
檗召相公公云謝師安名
五彩粧來掌上擎老胡剛爲立虛名君今欲得超諸
祖須向金剛頂顊行

潙山寄鏡與仰山山接得示衆云道是潙山底又
在仰山手裏道是仰山底又是潙山寄來道得卽
留取道不得卽撲破衆無語遂撲下
潙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照西撲落不知誰拾
得秋風索索草萋萋

潙山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
牛去脇上書潙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潙山僧
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且道如何
卽是
改却形容換却頭當陽難隱箇蹤由驢名馬字雖呼
喚多少傍觀撿面羞

潙山與仰山摘茶次潙云終日秖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潙云子秖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某甲秖如是和尙作麼生潙據坐仰云和尙秖得其體不得其用潙云放子三十棒

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坐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雨未免渾身透濕衣

潙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潙云田中多少人仰山插鍬叉手立潙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山拽鍬便去

淺種深耕正及時入泥入水更同誰南山茅草多人刈獨是爺兒兩箇知

潙山令僧馳書上王常侍侍看書了乃問和尙近日有何言句僧云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豎起拂子侍云彼中如何商量僧云即色明心附物顯理侍云會即便會著甚死急侍遂有書回書內畫圓相相內書日字潙接得拆開示其僧云會麼僧云不會潙云我千里外却有箇知音仰山上來潙山展似仰山仰山於地上畫圓相相內書日字以脚抹却潙休去

南星北斗忽移位四海九州如鼎沸波斯匿王鼻拄天樓至如來脚踏地

僧持錫到章敬繞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叉手而立敬云是是僧便去次到南泉繞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叉手而立泉云不是不是僧云章敬道是和尙爲什道不是泉云章敬是汝不是

顏色規模恰似眞人前拈弄越光新及乎入火重烹試到了須歸是假銀

韓愈侍郎問大巓春秋多少巓提起數珠云會麼韓云不會巓云晝夜一百八明日復來門首見首座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至方丈問大巓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巓亦扣齒三下韓云元來佛法不別巓云侍郎見何道理韓云適來門首問首座亦恁祇對巓請首座至云適來恁麼祇對是不座云是巓乃打趁出院

一步纔行兩步移門前驚起鳳皇兒棲遲不在梧桐樹羣鳥東西空繞枝

龐居士問仰山久響仰山到來爲什却覆山豎起拂子士云恰是山云是仰是覆士拍露柱云雖無人見露柱與我證明山擲拂子云一任擧似諸方賊偷賊物大希奇好手還他尖伴知今日弁贓齊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

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什不覩師顔霜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什處不是石霜

雙眸自小患生盲兩耳從前祗聽聲指點萬端都不見如何彈指得分明

僧問石霜普會如何是石霜深深處霜云無鬚鎖子兩頭搖

無鬚鎖子卒難開枯木堂前莫亂猜千古兩頭搖不動待他麟角衲僧來

臨濟在黃檗會中時睦州爲首座知濟是法器乃令上方丈問佛法大意三問三被打州見云子去問佛法如何濟遂擧前話云某緣法不在此不免取辭且往他處去州上方丈囑檗云義玄上座雖是後生甚奇怪他日爲陰凉大樹蓋覆天下人去在若來可方便至晩濟上取辭檗云可往高安大愚處去濟去愚問甚處來濟云黃檗來愚云黃檗近日有何言句濟擧前話云未審某甲過在什處愚云黃檗恁麼老婆爲你得徹困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濟失聲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攔胸搊住云者尿牀鬼子適來問有過無過如今却道無多子見何道理速道速道濟於愚脇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雷電喧轟海嶽昏一家愁悶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散白日滿天星斗分

臨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搊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是什麼橛士颺壓沒處藏面門出入大狠當撒屎撒屎渾閒事浩浩誰分臭與香

臨濟遷化三聖爲院主濟云吾去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聖云爭敢濟云忽有人問你作麼生

道契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
却遂有頌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
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還磨
出門握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囑生路遠夜長休點
火大家吹殺暗中行
德山初到龍潭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
龍又不現潭云子親到龍潭
浩渺深沈納衆流謾持香餌擲金鉤風雲合币雷霆
動應訝龍王不出頭
德山至夜入室潭云子且下去山珍重出見黑回
云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山纔接潭便吹殺德山
不覺失聲云我自今已後更不疑天下老和尙舌
頭
一條瀑布巖前落半夜金烏掌上明大口開來添意
氣與誰天下共橫行
雪峯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
便打云道什麼峰遂省
此疾懷來沒量時尋醫求卜過多師濃煎一服還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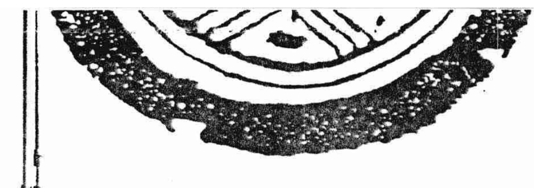
※明疑名

散血汗霧流徹四肢
閩帥造銀交椅與雪峰僧問和尙受如此供養
將何報答峰以手托地云輕打我輕打我
不知將甚報君恩風起江湖水皺痕一片古帆乘興
去與誰相逐過天門
閩大王封柑橘二顆上雪峰問云既是一般顏色
爲什名字不同峰遂封回
閩主兩般馳獻上雪峰一等倒封回人情上下俱周
美免把完全兎璧開
雪峰指火云三世諸佛盡在火燄裏轉大法輪雲
門云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一堆猛燄貫天紅三世如來在此中轉大法輪今已
了眉毛之上起清風
雪峰指獼猴云人人盡有一面古鏡這獼猴亦有
一面古鏡僧云歷劫無明因什標爲古鏡峰云瑕
生也
堪笑山翁不識羞爲他頭上更安頭巖前跳躑無尋
處一片殘霞曉未收

◆原本二行脫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萬仞峰頭立大乖須臾眨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毛
者天上人間安敢埋
僧問洞山三身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山云吾常於
此切僧問曹山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曹云要頭
即斬取去
此切堪傷走外求至親何故似冤讎始終滿面無慚
色更有曹山乞你頭
別古
師別慶云這瞎漢終是難容
雪峰云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
闊一丈玄沙指火爐云這箇闊多少峰云如古鏡闊
師別峰云若不是吾洎被子惑
代古
劉鐵磨到潙山山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
有齋和尚還去不山放身作臥勢
師代磨云請和尚來日早起
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汝還有口麼僧云無
祖云尋常將什麼喫飯僧無對
師代僧云和尚不妨具眼

保寧勇和尚語錄



丹霞子淳禪師語錄

宋・丹霞子淳 撰
慶 預 校勘



丹霞淳禪師語錄序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然於無法之中而立五位三玄之法於無語之中而作呵佛罵祖之說雷奔電射魔外不能窺海湧雲屯龍宮不得藏然未嘗始涉唇吻立文字矣能具此機宏唱五位君臣之法橫說豎說如轉圓石於千仞之上不留其蹤者 丹霞淳禪師是也玆 師遠裔艮機恐其語錄歲久湮沒依舊本參考訂正一新繡梓以永流播因問序於余不以不文辭而謹書之以冠卷首庶幾後學之輩則須具眼子細看取切勿向語言文字求解會焉

旹寶永庚寅孟陬下澣 萬山祖參拜手敬題

丹霞淳禪師語錄目次

隨州大洪山淳禪師語錄

嗣法小師 慶預 校勘

師於政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唐州大乘山慧照庵受隨州大洪請拈疏云還會麼驪珠未剖價難酬灼爍寒光映碧流罔象未能知去處更憑子細說端由讀疏罷師陞座示衆云好諸禪德蕭索茅菴草亂埋柴扉日午尙慵開冥然獨坐枯根上孰謂殊恩雲外來遂覺金雞報曉重明少室之玄旨石女謳歌再唱新豐之妙曲直得千山擁瑞萬卉呈祥八方道泰時康一國河淸海晏諸人還會麼正當蟾桂花開夜又是蟠桃結實時

入院上堂云危巒蕭灑古禪宮信步重歸趣無窮風卷白雲天界淨一輪紅日正當空

當日知事請小參云銀臺燃鳳燭燄照虛堂寶閣扣金鍾聲騰空界於是慧光無間冥通先佛之妙心雅梵喧轟潛運祖師之密旨識情未盡擧目皆差根境頓忘殊途一致若能如是始解帶角披毛雖然恁麼大洪拄杖猶未肯在敢問諸人且道拄杖子別有甚

麼長處長久云天教生在千峰上穩密盤根勢未休
上堂云曉風吹散碧天雲日上長空景象分寂照含
虛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爲論所以道一句子當明不
當照一句子當照不當明一句子明暗混融一句子
不落明暗四句中且道那一句爲賓那一句爲主若
也委悉得去便乃行脚事畢苟或未然萬古碧潭空
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冬夜小參好諸禪德金鍾雖韻星月未分假燈燭爲
光明仗聲塵爲佛事於是熒煌交映音韻相和逈出
見聞遐超聲色所以道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
耳絕見聞聲色鬧浩浩諸人若也於斯委悉得去可
謂如龍得水似虎依山苟或未然不免他旋轉大洪
今夜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耳界聞時眼界通一根
旋返六圓融欲知佛祖虛明地妙在聲香味觸中
冬節上堂山上今冬少陰雪晴和天氣如春月斯辰
又喜一陽生梅根占得先開發欲知佛性義論觀時
節正當林木凋疎天地寒冽且道一陽從什麼處生
諸人還會麼要知陽氣潛興處直向金剛際下看其
或未然節辰已過伏惟起居萬福
臘八上堂屈指忻逢臘月八釋迦成道是斯辰二千
年後追先事重把香湯浴淨身諸禪德古有十六開
士因僧浴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洞明妙觸盡入圓
通境界大洪今日普請往靈濟殿上灌沐釋迦如來
箇中亦有悟底消息諸人還會麼香湯潋灩兩三杓
便向如來頂上傾
除夜小參今夜年窮歲盡來辰旼旦迎春光陰倏忽
不饒人鬒鬢衰殘又添歲大衆光陰遷謝念念無常
時不待人命焉得久人人盡知今日是臘月三十日
還曾準備得今日事麼諸人莫作等閑直得切切準
備他始得且道作麼生準備莫是聚集財物爲準備
莫是看閱經教爲準備莫是念禪策子爲準備莫是
持機巧心爲準備正當恁麼時眼光落地手脚忙亂
從前記得一時忘了到這裡直須脚蹈實地始得刃
掠虛不得也諸人時中快須休歇去準備他去把今
時事放盡去向枯木堂中冷坐去切須死一徧去却
從死裡建立來一切處護你不得一切處轉你不得

一切處得自在去所以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相欺不得若能如是可謂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皷而不動日月麗天而不周其或未然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元旦陞座正氣回春東君扇物向無生中生成萬有於無住本建立諸緣情與無情咸承恩力是以夜明簾外君臣慶賀於茲時枯木岩前父子歡呼於此日諸禪德祇如野老門下又復如何良久云還會麼兒孫俱得力室內不知春

上堂拈起拂子云大洪拂子拈起則春光姸媚萬木含芳放下則寸艸不生普天一色然雖恁麼子細觀來猶是時人窠窟此二途如何履踐良久云還會麼但得春風和暖自然背陰花開

師於天寧萬壽禪寺上堂祝香云伏願

皇帝陛下二儀同壽生成萬物而無爲三光共明照燭十方而不間

遂陞座示衆云三德齊敷結淨緣十方僧寶世良田願將此日無爲福上祝　皇圖億萬年於是瑠璃殿上君臣會合而一氣通枝明月堂深子父相逢而同身共命相將行處玉堦寒薛蒙茸携手歸時碧嶂白雲繚繞通身及盡不當機信步同途無異路所以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經行坐臥常在其中語默動容不離當處諸人還會麼十方國土無佗境四海歡謠奉一人卽將此日舉揚般若大會殊因謹用上嚴

今上皇帝陛下伏願道齊五帝福邁諸天位居北極之崇壽等南山之固次願知府大夫通判大夫郡縣文武賢僚德被民瘼風傳去獸之威才入聖時夢應非熊之兆

上堂云好諸禪德夫爲如來之子宜各以道爲務直須洗滌根塵遂使三業淸淨於圓明正念而念念無差方能入道脫離生死苟或未然貪著空華衣失却孃生袴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去奉勸諸禪流得坐自廻顧

結夏上堂云安居三月以大圓覺爲我伽藍實相住持禁足九旬具平等智護生履道饒益有情然雖恁麼更須知有一人不安居守制不履道護生諸人還

識得麽苟或未然不免重爲宣說佛祖從來不奈伊
滿頭明月去還歸雖然六戸無親識今古何曾更間
違
小參示衆云好諸禪德法本無住隨處圓成道絕言
詮應機建立於是衲僧家有時向高高山頂立縱橫
不陟古來今有時向深深海底行信步全超無伴侶
然雖恁麽子細觀來猶是宄理邊事且道透脫一句
又作麽生良久云還會麽靜極光通本妙圓嘶風玉
馬過重關迴途不落威音世妙用全彰化外看
上堂拈拄杖云大洪有箇無影杖虎踞龍蟠孰敢向
有時橫按坐虛堂臨濟德山還膽喪然雖恁麽且道
得力在什麽處諸人還會麽好是月華鋪薛砌相將
閑遶玉堂行
上堂云三月安居已半過虛明心地又如何有求宛
然成機巧無作方能不較多爐裡寒灰香旖旎殿前
枯木葉婆娑白頭人在千峰上妙唱新豐一曲歌諸
禪德還聞麽靈然古韻曾非間聽者須明未兆前
上堂拈起拂子示衆云大洪拂子非有名非無名七

佛前前本混成非有相非無相漏而無下高無上若
論陰陽未兆時卷舒俱在光明藏諸禪德且作麽生
是光明藏還會麽浩然無異色照盡未當今
上堂云好諸禪德碧玉界中無變異虛明地上有離
微妙圓一句如何說隱顯含融豈間邊到這裡且作
麽生是不問邊處還會麽鐵牛耕破壺天遠繁興大
用不當機
上堂少林九年垂一語流布諸方多賺鄉大洪今日
老婆心未免分明細說與良久云還會麽月裡姮娥
巧金鍼穿斷線半夜繡鴛鴦能有幾人見
上堂云金佛不度爐妙相圓明會也無泥佛不度水
落落圓音美復美木佛不度火蕭蕭古殿無關鎖是
須撒手直歸家莫向半途空懡㦬諸禪德且作麽生
是歸家底事良久云還會麽獨坐枯根石頭上四溟
無浪月輪孤
天寧節上堂云天然貴異骨涉功勳妙應昌期當陽
不露所以海音堂上擊法鼓而演眞機毗盧殿中叩
鯨鐘而宣至理於是堯風大扇舜日高明千邦賀誕

聖之辰萬國祝南山之壽且道壽年多少還會麽
明月一輪生海面玉人披影數金沙
郡山廻山上堂云七佛前前曠路除碧琉璃界鎖蟾
華披衣出戶更猶忝撒手還家日未斜諸禪德且道
到家一句又作麽生良久云還會麽行盡白雲路靜
聞流水聲
陳謝典座上堂云杓柄笊籬權在手放行把住非案
白二時齋粥在精專自利利他功不朽且作麽生是
不朽之功還會麽須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
再留監寺上堂云圓證覺海遊戲而獨掌難鳴沒底
蘭舟鼓棹而大家著力致迷津者得岸滯水者忘憂
然雖恁麽更須知有一人出門無轍跡入戶不當堂
千聖與來盡是傳語底人諸祖降世爲敢正眼覷著
且道是什麽人還相識麽昨夜偶隨流水去今朝又
逐白雲歸
上堂云湛然無變異處徹有靈通妙盡功忘處成歸
寂照中乃竪起拂子云這箇是拂子且道那箇是寂
那箇是照還會麽鶴鷺並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

疑
上堂云殘冬凜冽寒滴水便成團緣憶少林祖齊腰
立雪難或謂將心與汝安覓心不見一毫端廓然記
得來時路頓覺壺中景象寬瑠璃光裏一般般午夜
依依月正圓寂先三子得皮肉末後一人得髓還寂
先三子卽不問且道那箇是末後一人還會麽遠觀
同半月近看却如鉤若是知音者思惟暗點頭
爲亡僧下火云大地雪漫漫臨行一句難泥牛沉巨
浸玉馬火中寒諸人若向這裏委悉得去可謂來如
月分衆水去似雲散千峰苟或未然伏惟尙饗
爲亡僧下火云三緣和合成有四大離散還空且道
那箇是能上座主人翁還會麽來兮無依去兮何託
紅爐亘空不曾燒著
爲亡僧下火云出家兒無休暇終日忙忙空搆架臨
行一著太區區眼見耳聞爭不怕百骸狼藉撒奚爲
普請般柴用燒化且道中間有燒不化者麽諸禪德
白雲靉靆空去來渺邈清虛無縫罅尙饗
眞贊

丹霞開山天然禪師

丹山月冷觀室風清瞻之仰之千載揚名古佛不存
燒佛像寒岩曾許鐵牛耕

丹霞第二代無學禪師

皎月流輝影澄寒水萬有齊彰太虛廓爾禪版會酬
上上機當鋒未薦西來旨

丹霞第三代安禪師

龍蹲高不高虎頭短不短半夜崑崙兒兩手扶銀椀

丹霞第四代勤禪師

寒風凛凛古貌堂堂俱盧日午聰部夜央聲前一句
兮從爾商量

淨因和尚

卽眞非眞是假非假語路未陳言滿天下驟龍海臥
彩雲深黑漆崑崙騎玉馬

般陽老人

昔年顚似玉今日鬢如霜不挂金襴服還衣白㲪裳
彩鳳夜棲無影樹曉天雲綻露斜陽

禪人寫師眞求贊

咄這枯槁形容平生太煞揭斗電光石火之機兩舌
一邊無口直截根源不肯談愛引禪徒荒艸走
眞非眞僞非僞圓眼橫眉聽脣平鼻圖畫自難同思
量何處是月籠松項兮鶴夢初醒雪覆蘆花兮鷺寒
不睡
寫出病形眉目分明直饒全似祇得八成聞名兮不
如見面見面兮不如聞名霜天月滿兮難尋老兎海
門潮落兮不見長鯨

偈頌

五位

正中偏寶殿烟籠月色前井底燃燈天未曉暗中誰
辨往來源
偏中正嬝母臨粧羞照鏡三更玉戶不挑燈混融非
露當年影
正中來運步紅爐偏九垓寶月夜光隨處靜披雲終
不露纖埃
偏中至大用無私何擬議當鋒那肯落今時他家自
有超倫志

兼中到及盡有無眞個妙披毛戴角火中行縱橫不落今時道

又

正中偏寶月光凝海底天何事漁舟難滿載流輝爭肯透波瀾

偏中正水雲深鎖漁家境一派長江極目淸日照筍竿那露影

正中來一葉輕舟泛遠灘錦鱗不觸香鉤餌何得絲綸更犯攔

偏中至收絲却返蘆花裡高欹蓬枕恣情眠長江信任波濤起

兼中到更闌六宅無音耗縱橫澤國路優游樵人學步應難造

閑居

迴途玉馬休相伴背角泥牛莫下鞭多謝乾坤垂覆載閑雲芳艸恣情眠

自宗

空劫自己無依守佛祖從來難啓口九年面壁太多端那堪更強分姸醜

釣者

海際烟收欲暮天扁舟輕泛出蘆灣絲綸夜擲淸波裡曉得金鱗不犯竿

送昇上人馳法嗣書

飛花暖日輕相送烈焰須憑作者遥觀面不勞伸語路丹山千里事同風

送法弟應首座

落葉紛紛萬卉凋雲衣輕卷下岩嶢他年花蕚連榮日靈樹無根暗長苗

送靜上人

本自圓成不在言泥牛耕破劫初田夜來風月霜威重天曉崑崙戴雪還

贈寂道人

言前無句擬何伸妙語玄談眼裡塵一邑毗耶金粟衆想應翻笑住山人

無縫塔

月皎漁舟瑞氣旋蘆花深處夜濤寒可憐無限垂絲

者隨例忙忙失釣竿

趙州婆子勘破話

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明月共同途無私照今古

和淨因老師漁父詞

四海無家何拘礙垂絲坐對烟雲靄水急風和舟行快嚴霜居蓮裳蘀笠和烟戴

洪鱗每自藏深派今朝釣得眞奇恠鼓棹驚波桑田改三災壞怎時方稱生涯在

潦倒漁翁一無解蒼蒼雪鬢知何載短棹輕舟泛滄海拋鉤在碧波深處全無閡

錦鱗呑餌浮絲擺樵父兩岸皆憐愛直透龍門頭角改誰能怪爲霖方顯靈通大

送昇長老住大乘

皎月流輝千嶂冷泥牛徐步出雲烟玄徒若問西來意直指胞胎未具前

送蒲君錫赴任湖南提刑

携笻揮汗別文星匝地淸風聳百城佛祖位中留不住瑠璃殿上綠苔生

送麗婆

剎剎西來意塵塵古佛心眉毛爲道侶鼻孔作知音借問牛頭何處去銜花幽鳥杳難尋

送汲功教醫博

未到毗耶城不識維摩病有客兮良醫妙術通神聖金鍼起髑髏吟此曲千年誰與竝

酬劉書記朝奉二首

生涯得力句盡被維摩說空劫一壺天泥牛耕破月應現宰官人不識棲心祖域道情腴不憐金印大如斗自貴衣中無價珠

送俊化主同鄕丐覃

昔年百丈曾輕卷今日重歸故國求頓使雲堂三伏裡哭天忽爾變淸秋

酬滿上人

勿謂無言爲妙面壁何嘗不道䌷思金色頭陀却把剎竿推倒

漁父子送齊明二化士

凛凛嚴風徹骨寒扁舟輕泛碧波瀾金線直玉鉤端

錦鱗無限踊躍上琅玕
漁父從來性本寬滿船釣得未爲歡收絲了望層巒
擧頭方覺天際曉星殘

謝安撫張學士惠茸氈

虛室更深冷不眠翛翛孤坐幾經年昨宵又覺還耽
睡元是新鋪白玉氈

冬日寄住菴僧

落葉積苺苔柴扉牛不開幽林雲密覆花鳥恨空來

送王汝弼宣教

平生活計都消盡錐地殊無付子孫撒手便辭靑嶂
去翛然却返白雲村

送化士

春雲不世情滋澤與還曾從龍向海飛散作人間雨
幽洞無門任卷舒悠悠莫忘靑山父

漁父詞五首

鶴髮漁翁歲莫論桑田幾變爾常存紅蓼岸荻花村
水月虛明兩不痕
擧目誰親無可攀翛然獨對水雲閑山色裏浪花間

妙體堂堂不露顔
靑虛爲釣復爲鉤斷索籃兒沒底舟隨放蕩任橫流
玉浪堆中得自由
輕泛蘭舟入海涯抛鉤擲線莫遲疑驪龍子巨鼇兒
不犯淸波釣得伊
釣盡江湖曉色分數聲羌笛韻凌雲波浩渺霧氣氳
皷棹回舟望海垠

和無盡居士牧牛頌

頭角崢嶸未兆前亂雲深處任安眠不隨芳艸遙山
去何用芒童更著鞭

因禪人發明以頌示之

水濶雲深古路賖五湖禪侶共同家夜來喜得眞消
息無影林中朽木花

寄度兄道友

寂照含虛未兆身翛然那與物爲隣任經風月霜威
重枯木花芳不犯春

默曜堂訪預監寺不遇

昔年摩竭令今日孰知恩句外潛心體言前密意論

松風淸宇宙桂月曬乾坤出戶雖無往爭如靜掩門

靜上人病以偈貽之

火風地水合爲身猶若晴空一點塵借問病從何處起祗應誰是病中人

退居後以二偈示預環二禪者

十年同此振綱維萬種諸訛悉共知今日脫然無一事坐觀明月照瑠璃

水最爲淸月最圓月光含水水涵天混融不落威音世到此如何語正偏

送環知客歸省親

淸風明月秋光半環禪別我云南歸當堂子母相逢日妙圓孰敢分離微噫攙轉吾家向上機回頭觸處生光輝

送覺上人

𡨧顚潛行未兆前昂藏頭角聳摩天迴途莫守寒岸草耕破威音那畔田

謝王宣教見訪

柴扉常對白雲開玉鳳銜花去又回不學東林遠法

酒淵明多謝入山來

喜吳雲叟公䅣垂訪

山路春風桃李香延陵長者賁岩房行行廓爾忘途轍步步翛然合道場勃淨宗乘松宿鶴虛明田地月含霜相逢相見有何事共語毗盧頂後光

送止維那作丐

常思止禪者返本如嬰兒一念萬年去春秋都不知斫倒寒巖無影樹迴頭焰裡再抽枝春老別吾入鄽去緣生會有歸山噫淨榻相看坐淸風起四維

和正知藏適軒

適軒新開非華飾爲愛淸凉消暑濕景象千般何處來塵埃一點應難入蒲團禪版靜沉沉松韻竹風常襲襲香斷爐寒坐夜深苔堦月滿無人立

謝蒙城善友惠米

客到蒙城有信歸慇懃惠米助晨炊老僧鉢滿備相喚長者恩深祗自知粒粒圓成難著會明明嚼碎更何疑趙州遺語誠非謬一飽元來忘百飢

任善友求頌

差別道難逝應須識自宗無根枯樹子月夜影重重

丹霞請法弟新建暖堂以頌慶之

暖堂新構倚雲表桂月松風常滿抱玉燭光中靜應時言前妙唱般陽道

山居五首

林麓結茅廬翛然稱所居松風驚破夢淵氷靜涵虛

春老花猶媚秋殘葉未踈良宵無限意東嶺月生初

祇這一閑田古今無變遷泥牛耕不盡寶月鎮長圓

殿桂和烟翠溪花含露鮮甘藏靑嶂裡懶更謁時賢

家近亂山根日高懶啓門樵歌雲外唱胡曲句前論

路僻無人到庭荒有蘚痕蕭蕭巖石畔祇麽老烟村

兀坐鎭長行孰人知此情竹風輕有韻巖溜細無聲

岌岌三山秀依依片月明門前枯樹子孤鶴夢難成

不戀白雲歸家山撒手還玉爐香旖旎石磵水潺湲

庭樹烟籠合聽軒雨灑斑經行及坐臥常在寂寥間

寄隨守向大夫三首

歲寒本欲老林坰茲沐恩光入翠屛再整絲綸垂釣手隨緣渭水且騰騰

道同曾未隔毫端相別相逢會者難偶此又蒙淸照及松風桂月襲人寒

無絃琴上有希聲此遇知音作證明不犯指端彈一曲碧瑠璃界月三更

送吳公裕

天氣暄姸三月春靑山垂訪白頭人威儀雍肅拔儒雅語論淸冷洗渴塵道合圓常無異路心空及第自通津相逢相別休懷念千里同風德乃鄰

谿上人求頌

一九逢春信梅花破雪開箇中如會得千里不空來

和張居士

默訥虛明履趣深蟾蜍推月照天心松風未作寒林靜一弄無絃琴上音

和張伯威見寄

今日重來坐暖霞故人笑謂老年華劫空別有壺春在雲對靑山與莫涯

和章陽叔見寄二首

休將水乳試鵞王妙識醇醨別有方本地不消春氣

力窮枝劫外有餘芳
師曰離婁不我徒昭然罔象得玄珠心萌口擬成途
轍底事圓明異有無
　　酬劉于叔
妙句靈然溢目寒幽微旨趣會還難相逢更問無絃
曲風入松梢不在彈

隨州大洪山淳禪師語錄

洞山之道六傳而至大陽殆將斷絕投子續之三傳
而至
丹霞淳禪師師出眞歇宏智二子以張皇其門風由
是觀之　師寔吾門之中興也然而　師語要世失
其所傳後裔靡不以是爲恨矣屬者偶得十三集法
孫大容淸公所謄寫之　師住大洪語錄一卷恰如
旱天逢甘雨忻躍之餘募刊以廣其傳因裁一偈敬
題其後云
　　掀翻洞水盛宗風　廣大波瀾灑日東
　　六百經霜猶未沒　重刊棗梓永流通
寶永七年季春上浣
　　　　遠孫小比丘良機盥手百拜書

增輯丹霞淳禪師語錄

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肇
法師恁麼道祗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
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
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
花不似他
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
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祗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
子細觀來祗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
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
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
知暖意往來常在三更前
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

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擧人間步披毛戴角混泥塵

眞歇參次師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歇擬對師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峯豁然契悟徑歸侍立師掌曰將謂你知有歇忻然拜之翌日上堂曰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歇直前曰今日陞座更謾某甲不得也師曰你試擧我今日陞座底看歇良久師曰將謂你瞥地歇便出

宏智參次師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智曰井底蝦蟇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師曰未在更道智擬議師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智於言下大悟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無依

擧古

擧北院問靑峰洛浦道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何不道作麽生是信手拈來草峰作拈勢師別曰是則是只是未能契草

擧甘贄行者接待有僧曰行者接待不易贄云譬如餵驢餵馬明安曰也知行者常行此路師別曰來年與行者買一領直裰

頌古

僧問九峯虔云承聞和尙有言諸聖間出祇是傳語人是否師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和尙爲甚麽却喚作傳語人師曰祇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語人

妙相圓明不可親奴兒婢子自殷勤指天指地稱尊大也是傳言送語人

僧問洞山詮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

相好巍巍大丈夫一生無智恰如愚從來佛祖猶難望地獄天堂豈可拘

靑原思禪師初參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麽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卓爾難將正眼窺迴超今古類難齊苔封古殿無人
侍月鎖蒼梧鳳不棲

青原因石頭問和尙出嶺多少時師曰我卻不知
汝早晩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
汝去處也曰和尙幸是大人莫造次

木人來問靑霄路石女年尊似不聞攜手相將歸故
國暮山岌岌鎖重雲

藥山惟儼禪師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
這裏作麽師曰一切不爲曰恁麽卽閑坐也師曰
若閑坐卽爲也曰汝道不爲且不爲箇什麽師曰
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
相將祗麽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玄微及盡本翛然若謂渠開萬八千月印澄江魚不
見釣人何必更抛筌

道吾因石霜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他道甚
麽師喚沙彌彌應諾師曰添淨瓶水著師良久却
問霜適來問甚麽霜擬再擧師便歸方丈霜於此
有省

垂手還他作者機尋常語裏布鎗旗重詢擬進歸方
丈一句分明更不疑

道吾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麽師曰不識曰
爲甚麽不識師曰不識不識

白雲深處路難通擬問蹤由已涉功掛角羚羊無影
迹從容還落正偏中

雲巖同道吾自南泉回藥山師問藥山曰如何是
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師曰某
甲特爲此事歸山來山曰且去師便出吾在方丈
外聞師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下來問師師兄
去問和尙那因緣作麽生師曰不爲某甲說吾便
低頭

饑飡嫩草遙山去渴飮寒泉曲澗回放蕩不耕空劫
地暮天何用牧歌催

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在百丈侍巾缾爲甚麽心燈
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頭上寶華冠意旨如何
師曰大唐天子及冥王後僧擧問九峯虔禪師大
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虔曰却憶洞上之言

玉鞭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瑚價莫論逈古輪王全意
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高沙彌住菴一日雨中來相看藥山山曰你來也
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笛雲巖曰皮
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師曰今
日大好一場曲調
偶爾垂言借問伊知音爭使落今時胡笳不犯宮商
曲玉笛橫時劫外吹
百巖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闍黎
近離什麽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
麽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麽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
也無曰自有廊幕在師曰豈不出入山便拂袖去
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穩今
請二闍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
速道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
燒香人靜杳無聲苔滿丹墀皓月明入戶當堂慵正
坐出門尤懶下堦行
船子誠禪師囑夾山云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
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
白雲檻外思悠哉密密金刀剪不開幽洞不拘金鎖
意縱橫無繫去還來
齊峯楚因僧問大事已成爲甚麽也如喪考妣師
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家山歸到莫因循竭力寅昏奉二親機盡功忘恩義
斷便成不孝闡提人
栴樹省禪師問洞山甚麽處來山曰親近來師曰
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甚麽後曹山聞舉乃
云一子親得
從來父子不相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岩無影
木白雲深處露橫枝
洞山因僧問和尙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行鳥
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
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
因甚顚倒曰甚麽處是學人顚倒師曰若不顚倒
因甚麽卻認奴作郞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
行鳥道

古路條然倚太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鳥道雖爲妙點撿將來已觸途

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

鑊湯爐炭幾何般地獄三途未苦酸須信新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顢頇

神山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木橋

平地無端鑿陷坑木橋拈起使人行沉沉寒水如何渡月夜金雞報五更

漸源與禪師一日持鍬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裡針劄不入著甚麼力師持鍬肩上便出

本地靈明無一物幾人認得黃金骨扶鍬肩上便行時大辯從來還若訥

夾山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當機一句玉珊瑚內外玲瓏溢目寒無漏國中曾不住月華影裡見應難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

蚌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深雲雨洒空莫向平田翻巨浪直須點點盡朝東

夾山因僧問會處却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師曰戶挂澗林影中辨取

威音那畔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寢殿無人空寂寂滿窻唯有月虛明

洞山价禪師解夏上堂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顧視左右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上花開方與他合石霜曰出門便是草明安曰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

歸家豈坐碧雲牀出戶不行青草地南北東西本自

由渠無向背那廻避

僧問洛浦安禪師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浦云拳中蘊寶豈假披沙僧云恁麽則展手不逢也浦云莫將鶴唳擬當鶯啼

淘金豈假披沙得不觸波瀾猶費力露柱三更忽放光此時未審何人識

僧問洛浦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浦云青嵐覆處出岫藏峯白月輝時碧潭無影

群花未發梅先拆萬木凋零栢轉奇雲淡不彰篩月影煙輕那露引風枝

僧問洛浦一毫呑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浦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殿前雖有雲千頃戶內殊無半夜燈極目危巒今古秀暮天斜照碧層層

蛤溪道者相看洛浦問曰自從棃溪相別今得幾年溪曰和尙猶記得昔時事浦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溪曰和尙住持事繁且容子細浦曰道者住山事繁

這般消息不尋常蟾桂枝枝布遠香昨夜姮娥呈巧妙眼睛直上綉鴛鴦

洛浦因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拾得踈慵非覺嬾寒山懶惰不知歸聲前一句圓音美物外三山片月輝

僧問洛浦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覆孤峯峯不白雨滴石笋笋須生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淸莫言滿路生荊棘況是家貧少送迎

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麽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

太平鄕國路空聆歸與悠悠思莫涯撒手到家何所有琉璃寶殿鎖蟾華

洛浦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麽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槩師

日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月篩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赫赫炎空非卓午團團秋夜不知圓

韶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

妙峯孤頂偏肥賦天產靈苗不觸地翠葉無風常自搖淸香那逐春光媚

韶山因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

叉手須知已隔津更重進步轉漂淪頑銅若作黃金貨祇可瞞他無眼人

黃山輪禪師來參夾山山問曰甚麼處來師曰閩中來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尙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汝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尙未審廬陵米作麼生價山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

父子相逢眼倍明靈苗叢裏坦然行箇中若爲金毛子已是鹽梅觸大羹

上藍超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闍黎手裡得麼

一片靈明本妙圓箇中非正亦非偏寶峯瑞草無根蔕不待春功色自鮮

僧問四禪禪師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尙入井還去也無師云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渴

曹溪源派古之今意識徒將渡淺深好是昔人游戲處雖然入井不曾沉

無著喜禪師往五臺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老翁牽牛行邀師入寺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曰前三三後三三

前後三三不失宗逈超千聖數難窮金剛腦後全軒露疊疊青山鎖翠空

大光誨禪師因僧問祇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

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秖爲汝不薦曰
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少林續焰事堪可隨夜梅開雪後枝黃檗昔年曾有
語大唐國裏沒禪師
光峯在石霜作侍者石霜遷化後衆欲請首座接
續住持師白衆問首座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
湫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且道
明什麼邊事座曰明一色邊事師曰與麼則不會
先師意在座曰但裝香來乃焚香曰我不會先師
意香烟起處脫去不得者言訖便坐脫師撫其背
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帶角披毛異類身寒灰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會先師
意爭奈臨行一著親
海湖禪師有座主問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
近前來主近前師曰秖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
主茫然師喝曰這尿床鬼
多是從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片虛明
地七佛前前總不該

天蓋幽禪師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
既是無垢淨光爲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
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
雖然答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
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九峯因僧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慳迦
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
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
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
寂光影裏現全身貴異天然迥出倫家富兒奴偏得
力夜分燈火照西隣
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
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
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
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
者秖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
者秖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秖是函蓋
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

女兒擔枷帶鎖洞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
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文作麼
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海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淸風胡僧懷捧西乾
鉢半夜乘舟過海東

湧泉欣禪師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强德
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甚分
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相次憩於
樹下煎茶師回下牛近前問訊與坐喫茶師乃問
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禪
客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
人無對師曰莫道騎牛者不識好

芳草漫漫豈變秋牧童白牯恣優游異中有路人難
見却謂騎牛不識牛

夾山上堂云明不越戶穴不栖巢目不顧他位裏
脚不蹈他位裏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午意
不立玄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
明峻機不假鋒鋩事到這裡有甚麼事闍黎竿頭
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

月沉碧海龍非隱霧鎖蒼梧鳳不知劫外森森無影
木垂陰自有未萌枝

湧泉欣因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
水魚呑無盡漚曰請師挑碧師曰擂鼓轉船頭棹
穿波底月

依依半月沉寒水耿耿三星落碧巓昔日雲巖曾漏
泄金輪王子寶花冠

僧問文殊禪師僧繇爲甚麼邈志公眞不得師曰
非但僧繇志公亦邈不得曰志公爲甚麼邈不得
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邈得也無曰我亦邈
不得曰和尚爲甚麼邈不得師曰渠不苟我顏色
教我如何邈

身光熾盛相巍巍妙手如何彩繪伊休問僧繇異道
士志公佗日不能知

曹山寂禪師因僧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
兒最貴曰爲甚麼死猫兒却貴師曰無人著價

腥臊紅爛不堪親觸動輕輕血汚身何事香無人著

價爲伊非是世間珍

曹山辭洞山山問曰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

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無變異猶如鄰劍擬虛空

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秖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

月中玉兎夜懷胎日裏金烏朝抱卵黑漆崑崙踏雪行轉身打破琉璃椀

龍牙遁禪師因僧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

寒月依依上遠峯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驚起沙洲鷺飛入蘆花不見蹤

疎山仁禪師因主事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文錢與匠人爲將兩文錢與匠人爲將一文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菴閑和尚嶺曰還有人道得麼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

清風吹動釣魚船鼓起澄波浪拍天堪笑錦鱗爭戲水到頭俱被釣絲牽

疎山冬至夜有僧上堂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

京師出大黃無處最難忘道吾常作舞元是謝三郎

疎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師曰亦是這邊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

滄海無風波浪平烟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帶望何窮誰辨箇中龍退骨

雲居膺禪師上堂曰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裡出身易身裡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

門頭戶尾事千差了盡猶來未到家明月堂前無影木巖凝雪夜正開花

青林虔禪師因僧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時如何師曰亦無迴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失却也曰未審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覔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撫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長江澄澈印蟾華滿目清光未是家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

乾峯和尚上堂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聲前一句口如眉佛祖從來總不知昨夜崑崙閑說夢白頭生得黑頭兒

白水仁禪師上堂曰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聲且不是聲色且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裡會得許你有箇入路

色自色兮聲自聲新鶯啼處柳烟輕門門有路通京國三島斜橫海月明

白馬儒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

九重深密視聽難玉殿瓊樓宿霧攢燮理盡歸臣相事輪王不戴寶花冠

天童啓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嬿用無虧底眼師曰恰如瞎一般

盲聾瘖瘂過天眞眼似眉毛道始鄰昨夜東君潛布

令黃鶯啼處綠楊春
玄沙備禪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和尚峯開緘
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
千里同風僧回擧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蹉過也
不知
三番白紙問寒暄千里同風月滿船奪得高標全用
處盤蛇口內打鍬鑼
北院靜禪師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
摧風來不得韻
寶杖親携挂翠纓徘徊常遶玉堦行轉身就父無標
的拈却花冠不得名
曹山霞禪師因僧侍立師曰可煞熱曰是師曰祇
如熱向甚麼處迴避曰鑊湯爐炭裡迴避師曰鑊
湯爐炭裏又作麼生迴避曰衆苦不能到
崑岡片玉火中潤碧落孤蟾水底圓一念翛然無異
色任從滄海變桑田
太平道禪師問洛浦一漚未發時如何辨其水脉
浦曰移舟諳水勢擧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
亦如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擧棹即迷源師從此
悟入
金烏玉兎兩交馳照破威音未兆時若謂青霄別有
路木人依舊皺雙眉
谷山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
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歸
瑞靄祥烟鎖玉樓妙年王子恣優游琉璃殿上騎金
馬明月堂前輥綉毬
白雲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
溪
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波渺茫任運往來無間
斷不消船艇與浮囊
同安察禪師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師曰頭上角不
全身上毛不出
秘殿重闈曉尙寒丹墀苔潤未排班寶香鳳燭煙雲
合寂寂簾垂不露顔
新羅泊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

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
貝葉收不盡
故國清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解忘功
業懶放牛兒不把鞭古緣不爲家
曹溪古路絲苔生車馬登臨已涉程野老摟羸衆跛
挈手攜玉杖夜深行徒勞車馬迹
四十九年成露布五千餘軸盡言詮妙明一句威音
外折角泥牛雪裏眠貝葉收不盡
新羅大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切處淸淨師曰截
瓊枝寸寸是實析栴檀片片皆香
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
拙靈苗花秀不知春
潞潭明禪師僧問碓搗磨磨不得忘却時如何師
曰虎口裡活雀兒
一念蕭蕭不記年皮膚脫落自完全長天夜夜淸如
鏡萬里無雲孤月圓
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金鷄抱
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如何祗

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歸
日午烟凝山突兀夜央天淡月輝娟混然寂照寒宵
永明暗圓融未兆前
同安丕因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
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逈秀不挂烟蘿片月
行空白雲自異
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空闊漾孤舟夜深不向蘆灣
宿逈出中間與兩頭
雲居簡禪師僧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
間僧堂不宿阿誰教你孤峯獨宿
法爾非修本十成平常酬答最分明端然指出長安
道無奈遊人不肯行
新羅雲住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文殊
牽耳
無相光中未兆身淸虛渺邈豈爲隣一輪明月當軒
照玉殿蕭蕭不見人
樹玉慧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
拜更待何時

虗堂寂寂夜深寒携得瑞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
耳悲風流水豈相干

阿育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渾身不
直五分錢曰恁麼則太貧寒生師曰祖代如此曰
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祖代家風沒一文淸貧中更是淸貧著衣喫飯隨豐
儉物物頭頭用最親

護國澄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犀因翫
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三脚驢兒趁徑走一枝瑞草亂峯垂崑岡含玉山先
潤涼兎懷胎月未知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頭不白者
曰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

出門徧界無知己入戶盈眸不見親虗室夜寒何所
有碧天明月頗爲鄰

金峯志禪師僧問四海晏淸時如何師曰猶是堦
下漢

四海烟塵已晏然當軒明月照人寒大功不賜將軍

賞實馬金槍頓懷覷

蜀州西禪禪師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師曰誰見
虗空夜點頭

一點靈明六不收照然何用更凝眸箇中消息人難
委獨有虗空暗點頭

廣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
山水茅戶絕知音

體妙探玄盡涉程爭如野老異中行功忘日用平懷
穩免事君王寵辱驚

石門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物外獨
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

夜明簾外月朦朧騎象飜身擊寶鐘洪韻上騰三界
外聾夫何事睡猶濃

淨衆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
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

白藕未萌非隱的紅花出水不當陽遊人莫用傳消
息自有淸風透遠香

同安志禪師僧問一一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徧

處不逢玄中不失
這邊那畔總難逢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沉西嶂
外空留孤影照溪東
廣德義禪師僧問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此
理如何師曰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
妙湛圓明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摩竭雙林
樹認著元來不是伊
廣德義因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扇開人不
遇陋巷莫能收
妙體堂堂相好全青霄獨步躡金蓮千華臺上猶慵
坐弊垢襤衫豈肯穿
石門徹禪師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
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襤衫
瑞艸蘂中慵欲眠徐行處處逈翛然披毛戴角人難
識爲報芒童不用鞭
廣德周禪師僧問波浪之中如何得妙師曰橈棹
不施象底脫往來終不借浮囊
一句相酬難取則輪王不化閻浮國無邊刹海浪痕

平獨駕泥牛耕月色
太原隱禪師僧問數家檀越請齋赴誰家師曰
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妙圓無相劫前人隨類權分百億身月夜御樓纔報
曉平明六國盡逢春
梁山觀禪師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曰擊動
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虛空爲鼓須彌槌擊者雖多聽者稀半夜髑髏驚破
夢滿頭明月不思歸
梁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烏東上
人皆貴玉兎西沉佛祖迷
靈山會上言雖普少室峯前句未形瑞草家茸含月
秀寒松蓊鬱出雲青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碧玉點破瑠璃
色滿目紅塵不見沙
劫火洞然無相宅金門不覩玉樓家寶天雲淡銀河
冷浩浩波瀾豈動沙
大陽玄禪師上堂曰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劍刃輕

氷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
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
日也太無端珍重

不挂唇皮一句奇少林冷坐最慈悲須知此道非傳
授立雪神光已强爲

大陽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滿缾傾不出大
地沒飢人

荊山美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罔象無心黃帝
重卞和有智楚王嫌

投子靑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付底事師
曰全因椎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
人師曰祇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師隨後以拂子
敲禪牀一下

瑚瑚枝上玉花開風遞淸香遍九垓勿謂乾坤成委
曲韶陽親見睦州來

投子示衆云若論此事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跡羚
羊挂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兎豈棲於
蟾影其或賓主若立須威音路外搖頭問答言陳
乃玄路傍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躊躇
不勞相見

水澄月滿道人愁妙盡無依類莫收劫外正偏兼帶
路不萌枝上辨春秋

投子因僧問和尙適來拈香祝壽且道當今皇帝
壽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

六國淸平賀聖年珠簾高卷月明前金輪那肯當堂
坐不用丹墀擊靜鞭

東京天寧芙蓉楷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等閑應問豈安排一句全提隱顯該薄霧依依籠古
徑孤峰終不露崔嵬

芙蓉楷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
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星流水國夜然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私位不
該依稀擬動成偏正

芙蓉楷上堂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超終始之患諸

壽下疑脫見字

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卽幻身便是法
身麼若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南岐法
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
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
未有師在怨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
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
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點撿
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立如流俗闍闍裏物不能
捨得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
陽顯示後學何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覓唯須
息諸見若識香嚴不生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
諸人還會麼良久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
問太陽
道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信孫臏
卜龜殼無靈不用鑽
保壽恩禪師上堂拈拄杖云科自天台過比倫從
來無葉又無枝有時扶過斷橋水幾度伴歸明月
村雖然如是也不得無過擊香臺一下便下座

此皆不從天地生登山涉水承渠力如今爲向鳳峯
前免致叢林爲軌則
保壽上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簷頭雨
滴澗水滿如藍野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源謾
向當來問彌勒還會麼不勞久立
靈然不涉古來今三界都盧一點心檻外桃花春蝶
舞門前楊柳曉鶯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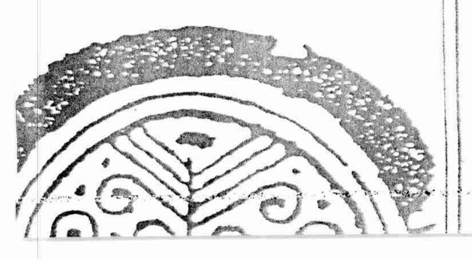
鄧州丹霞淳禪師語錄終



長靈守卓禪師語錄

宋・長靈守卓 撰

介 諶 編



長靈和尚語錄

東京天寧萬壽禪寺長靈卓和尚語錄

住武林顯寧永報禪寺嗣法介諶編

師初住舒州甘露禪院開堂日拈香祝
聖壽罷復拈香云此一瓣香氣息也無多子且能上
透三世諸佛腦門下徹一切含靈妙本群魔欲隱彌
露千眼要見無由今朝拈出已落化儀既有負緣不
無宜布爇向鑪中供養洪州黃龍山昭默堂靈源和
尚以酧法乳遂敷座上首白槌罷僧問竺乾心印靈
源深處傳來秘藏摩尼甘露臺前拈出爲國開堂願
聞法要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進云長將日月爲
天眼共指山河作壽基師云一雨纔沾足四民心已
蘇　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未審意旨如何
師云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進云爲什麼瞎却鎭
州一城人眼師云進前不如退後
師復云有問有答須是其人若是其人喚作游戲三
昧逢場施設無可不可其或心源尙騖覺照猶蒙但
縱狂機無有是處若據此事人天未集已前平常動
靜之際人人分上本自混然各無增損明來暗去自
古自今一段靈光法爾瑩徹卽心卽佛日用堂堂非
佛非心物物觀體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於斯得入亡
言而響應十方不動而身遊沙界塵塵華藏境處處
總持門卽想念以契神機鬪塵勞而興佛事迴途石
馬火裏蓮開以至棒頭取證喝下傳心一指明宗三
拜得髓復何怪哉還信得及麼以拂子擊禪牀云若
向這裏信得及如許多葛藤又向什麼處去也良久
云目前得旨俱成見觸處無心是到頭
上堂云年來乍住甘露癡鈍無可作做剛被王官差
排業緣無能回互秖得逐浪隨波從教諸方流布門
前旋買新鹽甕裏有些陳醋來者覓茶與茶大似雖
貧而富更問祖師西來老也得住且住
上堂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古人秖道庭前
柏樹子自有人省得此事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
念便恁麼去誰敢壓良爲賤諸仁者如何以摩尼之
珠久埋暗室又不可妄認五色便爲摩尼致使緇素

不分情塵莫既是知水未入海不得鹹味金不去砂祇成混雜且道摩尼珠卽今在什麼處良久云參堂喫茶去

上堂云四維風景寥寥極目晴空廓落孰爲好醜是非何用識情卜度石火迸光淸秋一鶚言前得旨巳周遮句後無蹤徒摸揉剳著不行秦時轅轢

上堂云久雨不晴今日晴和泥合水要分明虛空濕了何妨事依舊太陽東畔生可謂簷前滴瀝無非圓通廣大之門春令秋行盡是遮那淸淨境界眼見耳聞失錢遭罪汝等諸人還道得藏身句也未良久云饒人不是弱漢

上堂僧問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因什麼道庵內人不見庵外事師云庵內問將來庵外問將來進云今日小出大遇師云大衆笑你　問如何是法王印師云東西南北進云學人未曉更請端的師云且看令行時　問奔流度刃疾焰過風合具什麼手脚師云剳進云恁麼則進前不如退後師云近火先焦

問丹霞燒木佛院主因什麼眉鬚落師云花猫兒會上樹進云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云惜取眉毛

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未審和尙如何爲人師云官不容針進云豈無方便師云私通車馬

上堂擧僧問崇慧禪師云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慧云未來且置而今事作麼生僧云不會慧云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云會麼自己分上事干他來與不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兆纔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又問如何是解卜底人慧云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師云崇慧禪師如鐘在架扣之則鳴善則善矣及乎斷卦要且未能端的祇如未出門時是凶是吉大衆孫賓關鋪也汝等諸人亡羊多岐一夜東西尋覓不得何不出來卜一卜看良久云若無孫賓自卜去也擲下拂子云赤脚人趁兔著靴人喫肉

上堂云日出卯鬧炒炒於其中須善巧還會麼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上堂云的的無來去明明有舊新去年今日事今日去年人脫體全收放隨流混主賓春光重漏洩有口

不須陳
上堂云步步登高從空放下南北東西曾無縫罅教
外別傳一切話覇
上堂云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輪
轉生死甘露道聲聞斷煩惱障證人空理是故說名
沉寂滅地菩薩了法無我而起大悲是故說名覺有
情者衲僧家飢來喫飯困卽打眠且道合具什麽眼
上堂云風非別涼火是本熱冷坐九年元來未曾
上堂云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總
不與麽合作麽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
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切忌
風吹別調中
上堂拈起拄杖云大衆若拈起也要汝諸人向普賢
門中覓箇出身之處復放下云若放下也教你諸人
向文殊門中討箇入頭底路若不拈不放也令汝諸
人於毗盧界中不出不入得大自在雖然如是未是
好心爭如汝諸人罷却從前流浪識取祖父契書承
認本家田業從教露柱懷胎鐵牛生犢後四前三全

無窠窟向下文長一喝一咄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飛金烏走玉兔剎那之間成新故一陽復處
透全身露柱開花還峭措炒茅栗羨山芋衲僧活計
隨時做胡家曲拍自分明暑運推移何處去堪嗟茫
茫塵世人幾箇暫行休歇路今年不見去年人多少
今人成古墓張三李四醉昏昏笑殺甘露拄杖子
上堂云勸公一識取心王萬事畢六塵堆裏拾得來
歷劫元來未曾失師云大小傳大士失却了也何故
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梁園總是村
上堂云釋迦掩室過犯彌天維摩杜詞自救不了如
何如何口門太小
上堂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天旱爲民愁 問
如何是禪師云胡風一扇漢地成機 問六般神用
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何是一顆圓光師云錦
鱗不出水如何是六般神用師云靈禽豈宿巢 問
如何是主中賓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如何是賓
中主師云長安雖樂不如舊居如何是賓中賓師云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當斷便斷

不招其亂僧禮拜師竪起拂子云賓主歷然便下座

上堂云甘露尋常說佛說祖是招呼你談玄說妙是蹊徑你行棒行喝是定動你收來放去是殺活你主賓互換是博諸你拈頭作尾是變通你敲骨打髓是諦當你把臂並行是和合你灑灑無事是停息你且道甘露爲人在什麽處良久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上堂云付法傳心將錯就錯立雪斷臂隨邪逐惡本色衲僧如何評凖達磨大師露出一膊

上堂卓拄杖云從前佛佛祖祖祇說這箇法便下座

上堂云一雨一晴崑桂加青釋迦骨髓彌勒眼睛途中無限花泥客問渠何日是歸程

上堂云黃河水出崑崙要得分明轉昴昏若欲迴超無間業滅却如來正法輪卓拄杖下座

上堂以拄杖一劃云雲門大師道微塵諸佛總在這裏還辨得𠙚麽甘露向你道直饒辨得倜儻分明猶被拄杖子礙在更能轉得一任朝到西天暮歸震旦若轉未得殿前燒香殿後合掌禪床下座

上堂云如龜藏六譬自縮頭似免分二未爲通變有一般底便道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大似俗氣未除直饒有天曉不露底去處翻前作後底威權向他道莫費力總不恁麽畢竟如何良久云九十春光誰過三千劒客惠然來

上堂云空中呈鳥跡水上露燈毬要辨渠端的玉人騎鐵牛所以道放去則途中受用收來則袖裏藏鋒不收不放鼻孔大頭依然向下

上堂云虛明自然不勞心力依此修行決入無間地獄非思量處識情難測雖較些子爭奈形凹則影曲殊不知有未形已形之號令已了未了底公案撞著明眼衲僧且要大家判斷畢竟如何良久云德山棒頭猶自可臨濟喝時驚殺人

上堂云當斷便斷不招其亂更問如何兩重公案便下座

上堂學僧問雲門樹彫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諸禪德還會麽迺云因行不妨掉臂求他不妨求已面前山子若存處處無風浪起一聲鴻鴈忽聞時盡

在愁人窠窟裏

上堂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以拄杖劃云。不消一劃。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放過即不可。未來修學人。切忌無事生事。有般漢。見人恁麼說話。便道總由和尚。殊不知。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上堂。舉瑞鹿先和尚示衆云。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瀉鳴咽。汝還信得。如許多境象。示汝箇入處。麼若也信得。不妨參取好。師云。是即是。大似孟姜女送寒衣。相似甘露。所以向你道。孤村黃葉落深院桂花香。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

上堂。僧問。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如何是曹溪路。師云。十里雙牌。五里單堠。僧禮拜。師云。識得路頭也未。 問。如何是前照後用。師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如何是前用後照。師云。不因一事。難長一智。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苦瓠連根苦。甜瓜徹帶甜。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左眼半白。右眼半黑

上堂云。風從何來。雨從何至。皮下有血。面上有鼻。脫體相呈。全無忌諱。明眼衲僧。更須瞥地。瞥地如何。且.

寬瞌睡

上堂云。實證者。尙不見證。何況非證。何也。非情量所證。智𨕖能證。而此智證。無證無不證。有般漢。聞恁麼說話。不知落處。便道衲僧家。如箇座主。相似不免隨其顚倒。所欲向他道。臂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晴煙淡淡。暖日遲遲。百鳥歌而山谷鳴。千花笑而蜂蝶亂。於斯明得。不動步。到觀音普門。平地上入文殊智海。悲智融會。寂用俱收。直能如是。向衲僧門下。粗可從容打辨。若不然者。心隨境變。志逐事遷虛擲光陰。猶自可。紿辦辛苦。更愁人

上堂云。落花隨流水。啼鳥在深雲。莫怪多違背。年高耳目昏。豈不見。七百甲子老禪翁。對人祇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上堂云。披砂揀金。非我族類。拈來便用。罕遇其人。不見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若是醋虫。不知酸。明鑑。不自照也。祇是坎井之蛙。詎知滄海。譬如畫虎未成。猶勝於犬。萬仞崖頭。會撒手底。但請丹霄獨步

上堂云。昨朝炒炒鬧。今朝鬧炒炒。波斯失白氈。拾得鐵錢鈔。還知麼。會須有用著時節

上堂拈起拄杖云。這一隊瞌睡漢。還知汝諸人眼睛。盡在山僧手裏也。無。良久。擲下拄杖云。還汝眼睛。一任醒醒

次住盧州能仁資福禪院

上堂。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絕毫絕釐。進云。出世後如何。師云。填溝塞壑。進云。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師乃云。大凡普會。衆前出來。皷揚此事。也須是本分衲僧。方乃函蓋相投。當機勦絕。纔有聱訛。便爲離隔。而況機輪轉處。佛眼猶迷。祖令行時。凡情那測。故德山棒下。知輕重者。開竅俱通。臨濟喝中。辨主賓者。皮膚脫落。如王寶劒。孰敢當鋒。所以道。言之者失其眞。知之者反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病既多途。藥還異狀。若不深窮閫奧。直造根元。水乳何分。精麤莫辨。致使廣大威德。枉受驅馳。本智不生。識情爲咎。當須明悟。理則昭然

上堂云。了法非法。則法法眞如。知心非心。則心心玄寂。玄寂則應用恒沙。眞如則隱顯無間。既是隱顯。作麼生無間。良久云。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

上堂。擧城東老母與佛同時而生。一世共處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迴避。周迴上下。皆避不及。乃以手掩面。十指掌中。悉皆見佛。師云。釋迦老人一等慈悲方便也。甚奇怪。雖然如是。畢竟還爲得伊也無。要會麼。既無迴避處。合掌見尊顏。一香粲一火恭敬又何難也。不難。空王殿裏自家看

上堂云。心心心佛佛佛。心佛佛心心心。佛佛心佛。無二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復云。南瞻部州。北鬱單越

上堂云。摩尼在掌。隨五色以分輝。寶月當空。散千江而現影。還會麼。以拄杖一劃云。礙不入愼家之門

上堂云。見見須教透頂門。頂門開處寶光分。照徹古今無比況。猶來佛祖是兒孫。何故如此。到頭珠有水。未免線因針

上堂云。眞不掩僞。閉眼瞌唾。曲不藏直。猶較些子。魚

目明珠都盧在汝更擬如何未敢相許

上堂擧荊南大將送供上雲居問膺和尙云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未審意旨如何膺喚尙書尙書應喏膺云還會麼尙書云不會膺云尙書若不會如來有密語尙書若會迦葉不覆藏師云也甚奇怪一等是恁麼事要須恁麼人還知道如來密語一時被雲居漏洩了麼更若未會但且看風使帆因行掉臂

上堂云人無心合道困來不覺和衣倒一老一不老法身眞箇入荒草了無來隨分討糞掃堆頭拾得寶木人石女共歡呼信手拈來用恰好靑山無盡意無窮何須更覔來時道

上堂云二月桃花紅三月李花白要調滿庭芳須會十八拍所以雲門大師以拄杖擊繩床云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你把鉢盂喫飯時有箇鉢盂見行時有箇行見坐時有箇坐見這般底恁麼去就把棒一時趂散師遂以拄杖擊禪床云而今一切聲是聲一切色是色是汝諸人把鉢盂喫飯但作鉢盂見行時但作行見坐時但作坐見忽若撞著雲門復擊禪床云蘇嚕蘇嚕

上堂云開眼卽迷閉眼卽錯古佛巴鼻何處摸索竪起拂子云大衆復云錯

上堂云雷音堂上久無隱隱之聲可謂與諸人曠然隔闊長蘆室內亘古如然可謂與諸人鎭長參會旣已隔闊又常參會未了之人如何不疑而今若能於兩頭三首處豁見本來廼知老僧不昧闍梨如或露柱依前是木頭臘月三十日一場懡㦬

上堂云會與不會拈却一對直截如何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以拂子擊禪床云參

上堂僧問如何是體中玄師云佛眼覷不見進云如何是句中玄師云拈來特地新進云如何是玄中玄師云蚌含明月　問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而今笑未休未審笑箇什麼師竪起拂子云無量法門百千妙義進云坐斷報化佛歌揚自己風師云棒打石人開鐵眼劒揮牛斗動金星　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正當恁麼時憑誰擧似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進云恁麼則一言呑萬像千古播徽猷師云車不橫推

◈之强間恐
有脫簡

問雲舒野外雨滴簷前如何明得點點不落別處
師云透過圓通門聞聞不在耳進云正在當人眼裏
鳴也師云不妨惺惺
上堂云欲明生死須窮道一葉落時天下秋不涉去
來常變化歸根得旨但隨流且道歸根一句作麽生
道
上堂云晴來又雨雨了又晴輝天電閃震地雷鳴爭
奈室中人不聞何大衆祇如室中人還具六根也無
試向這裏斷看
上堂云古佛眞宗彌滿成現明限衲僧作麽生辨良
久云切忌撞頭磕腦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糞掃堆頭丈六身入泥入水出家人丈夫自
有通方眼認著珍時不是珍
上堂云得之於心般若如淸涼池四面皆可入失之
强從教個强殊不知有箇人不使十二時亦不被十
二時使全本全末全去全來汝等諸人作麽生辨要
知麽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上堂擧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

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恒共如來合永嘉大師老婆
禪不妨亦心片片殊不知燈籠露柱與釋迦老人分
憂蝦蟆蛤蚾爲達磨大師雪屈且道雪得雪不得汝
等諸人還瞥不瞥天寧三門杜口有分佛殿上瑪吻
尾豝已折
上堂云歲時驅過隙倏忽十月初今年寒較早前日
已開爐爐邊向去者各各護眉鬚分明一路無寒暑
不知何日是歸歟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分明一路無寒暑未審路頭在
什麽處師云幾度欲歸歸不得門前依舊草芊芊僧
云便向者裏歸得未審如何行李師云急行無好步
僧云爭奈千峯勢到岳邊盡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
道得分明出轉難　問爐鞴烏薪叢林規則火中三
昧如何指南師云性火眞空無間斷圖圖頭處且隨
時僧云如是則紅焰皆眞諦頭頭趣不斷師云潙山
問仰山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足上不足足下有
餘僧云如何是體中玄師云半夜失烏雞僧云如何
是句中玄師云信手拈來無異草僧云三玄已蒙師

指示祖師心印願敷揚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
流
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廼唱云在什
麼處良久云若要價重婆婆但識取這箇擲拂子下
座
上堂拈拄杖橫按云釋迦先鋒彌勒後殿且道中軍
主將畢竟是誰良久云擬議之間西天此土卓一下
下座
上堂云日出心光耀堂堂更孤峭天陰性地昏風寒
早閉門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欲明還得暗打破
却渾侖爭如回首家鄉路寒食依前是暮春
上堂擧雪峯指火爐謂玄沙云三世諸佛盡在裏許
轉大法輪沙云近日王令稍嚴峯云作麼生沙云不
許人攙奪行市後來雲門擧此語廼云火爐爲三世
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天寧向你道火爐是三
世諸佛祖父三世諸佛是渠兒孫汝等諸人切不得
觸著祖父諱若也觸著便見髑髏徧野
上堂云寶鑑當臺物來則現像自起滅鑑無來去影

有千差光無二相然影非自影由像而形光不自光
因鑑而顯鑑光影像不異不同直下知歸盡屬當人
受用天寧話麼說話大似開眼尿床三十年後有甚
雪處
上堂云心同虛空界箇中有買賣示等虛空法處處
皆周匝證得虛空時全收復是誰無是無非法一離
還一合汝等諸人還知落處麼良久云不因霜雪苦
那辨歲寒心
上堂云浩浩蕩蕩道無事底兩手分付不肯要學言
學語沒地頭底流浪教不得所以尋常都不敢動著
且祇得因行不妨掉臂教他長者自長短者自短
上堂云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什麼跳不出良醫之
門病人益甚因什麼不消一劄已過關者更請辨看
上堂云雲從龍風從虎大地誰言無寸土三陽肇處
布新春明明獨露乾坤祖誰知毗耶老病翁默爾忘
言善談吐不落四句徹三玄還他一二三四上報俯
栴檀林下人應時納祐還知否取來橫骨暗中抽放
去隨群作水牯良久召大衆云頭角生也牢把鼻孔

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說又說箇甚麼良久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妙訣是什麼熱椀鳴復云西天此土俱拈却一種平懷當處親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若是祖佛又作麼生識如何便超越良久云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上堂云會萬物爲自己者其惟聖人乎祇如而今山河大地縱目所觀莫非是物且作麼生會得成自己去若言山是山水是水長者長短者短正是物不爲會若言攬眞成立色相無礙也是物不爲會若言千波競起盡是文殊家風亦是物不爲會不然道是則一切是非則一切非不勞拈出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匝地淸風虎頭生角

上堂云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祇是一期之故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潤東花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

上堂云還見麼巍巍實相逼塞虛空咄是什麼語話便具爍迦羅眼到這裏也用不著且道衲僧尋常用什麼眼

上堂云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全迷即全悟全死即全生魔佛齊平孰爲非道又須知生死非涅槃涅槃非生死無生死而不顯涅槃無涅槃而不度生死法法顯然塵塵自離到者裏更須有轉身一路若也轉得枯木枝頭別迎春色踢倒鐵圍山踏飜生死海從教月色和雲白管取春來草又靑

上堂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燈能傳百千燈擧拂子云還見麼此時不徹全身句眨起眉毛已葛藤

上堂云大圓鑑中同結社一微塵裏共安居釋迦彌勒無門入不到到者眞丈夫大丈夫漢撩著便知來由不爲分外若更擬議躊躇何啻雲泥萬里所以道十五日已前點卽不到十五日已後到卽不點且道點卽是不點卽是良久云長因虎嘯風生處記得龍吟霧起時

上堂云五五二十五人人超佛祖撩著未知機黃金

成糞土諸禪德莫莽鹵莽門山朝朝走入新羅占波
國裏賣吉州針相逢醉老婆尋牛撞著虎
上堂擧雪峯一日參次一僧出來不審珍重便歸衆
峯云總似這漢省多少力玄沙云恁麽爲人瞎却福
州一城人眼在峯云子又如何沙云好與二十棒峯
云巳後無人奈子何師云二十棒爲復是那僧喫雪
峯喫玄沙自喫試請斷看要知麽白璧何足多黃金
未是苦
上堂云逢庚則伏貍奴昨外喝死遇明則蘇白牯今
朝律活全活全死全死全活死活兩忘是箇什麽到
這裏也須是箇漢始得參學眼目宜各打辨精彩
上堂云長期告畢法歲云周木人施草石女行籌衲
僧了無交涉那更頭上安頭橫擔楖標笑傲淸秋要
去卽去得留且留逢人若問長靈老向道浩浩塵中
鬪鐵牛
上堂僧問圓音堂上巳焚海岸之香師子座前願聽
無生之曲師云不是薰風與流水却隨流水到人間
進云希聲迴出簫韶外無限旁人側耳聽師云眼處
聞時方得知　問有問有答猶涉程途無問無答音
信難通如何直得截歸源去師云彈指若知霄漢路
便能平地起煙雲僧云恁麽則全身歸問答元不犯
絲毫師云萬像齊相印虛空笑點頭
上堂云過現無三世星霜有四明秋殘心似口冬至
眼如眉了了何依住新新孰變移歲寒同飮啄冷暖
自家知
上堂云心心心莫謾尋道道道巳蹉過不蹉過是什
麽一機全步步到木馬巳追風瞎驢倒推磨
上堂云天寧不可不爲你擧話也遂拈拄杖敲禪床
復擲下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下座
上堂擧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
粥了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遂有省
師云汝等諸人早來人人喫粥各各洗鉢盂趙州恁
麽道這僧恁麽省還會得也未忽有箇衲僧出來道
長因送客處記得別家時天寧向伊道易開終始口
難保歲寒心
師宣和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圓寂先於二十五日

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師云雲門曲子不妨徑直便恁麽會得去臘月三十日贏得髯頭光若也不會臘月三十日亦贏得髯頭光汝等諸人畢竟作麽生會老僧住世能復幾時若是據令而行直須法堂上草深一丈而今不獲已將烏鉏打作碣瓦賣曲盡老婆心爲汝諸人和箇小曲子廼云衲僧要唱雲門曲六六從來三十六曹源有箇癡禪人解道一生數不足數不足不屬金石與絲竹等閑一拍五音全直道如弦巳曲象從教歲去年來依舊山青水綠

垂語百則 又曰室中百問

五行未兆巳前有箇人鼻孔撩天及乎爻象纔分爲什麽却隨群逐隊

師答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

瓦礫與黃金一色辨者猶難上智與下愚同波逼人自鑒道道

和尙巳道了也

機輪轉處佛眼猶迷如何是一鏃破三關底句

鷂子巳過新羅國

言中有響作者應知爲什麽却分疎不下

如人飮水冷暖自知

欲識佛性義當須行異類古人爲什麽目視雲漢

塵塵共放白毫光

會禪卽爲禪縛學佛卽被佛魔如何是脫洒底句

鼻孔大頭向下垂

打破畫瓶猶可易明分偏正何似生

判官手裡筆

天不能盖地不能載衲僧拄杖從何而得

推倒禪床

擧一明三人人知有點著不來雲泥有隔當鋒一句作麽生道

和尙萬福

明眼漢沒窠臼我且問你鼻孔因什麽大頭向下

黃河向北流

注瓦者巧注金者昏衲僧門下過在什麽處

出頭天外看

空劫已前强生節目融通日用過犯彌天坐斷舌頭
速道速道
　豎起拳頭
恍恍惚惚此物非物即且置眉頭八字分開爲什麼
當堂蹉過
　看脚下
便覆蓮華捧足何似困即打眠
　太快活生
水中鹹味色裏膠青箇箇道我會荊棘林過不得病
在什麼處
　喝
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須彌山穿過毗盧藏大海
水流入普賢眼直須悟去好
　謝和尚指示
面亦不如語直且從你豎起拳云這箇喚作什麼
　漏逗不少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修山主出頭不得爲什麼
不向七穿八穴處相見

　恁麼恁麼
五音令人耳聾平地上死人無數玄沙道底寧無一
箇半箇
　那箇一箇半箇千箇萬箇也有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是你尋常用底還識得也未
　頭上安頭作麼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明眼衲僧因什麼話墮
　渾身在內
滿口道無處說我共你平展相見道將一句來
　和尚要喫茶麼
遇賤則貴你作麼生辨須知有不犯宮商底句
　燈籠沿壁上天台
分外則不可我也知你親明眼人落井作麼生學
　竹密不妨流水過
尋常道生死無變動靜有常還透得也未眼光落地
如何爲途
　正與麼時向和尚道
佛法不用學學得轉成魔向鉢盂處會取好

討甚麼椀

佛法須用學觸處生光輝叉手一句試道看

露柱懷胎生石兒

更深夜靜無人處作麼生與伊商量

又被燈籠呵呵笑

菩薩觀色即是見空觀空莫非見色衲僧家總不動著尋常開眼見箇什麼

脫殼烏龜飛上天

大用現前不存軌則爲你打破窠窟了也還我第一句來

起動和尙

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明得箇什麼邊事若不同塵邊何出離旣行三界必有死生若爲顯知是寂滅地

知一字衆禍門

增水生積水大略起提輪有情無情佛眼教祖從何而立

蒺藜園裡放毫光

禾山解打鼓投子下禪床明眼高人尋常用底試拈出看

僧投寺裡賊入不愼家

向之則乖背之則隔父母未生時向什麼處管帶

便請還鄉去

相逢便拈出還當得也無

爭奈傍觀者哂何

相逢不拈出還匿得也無

河頭賣水作麼

老宿擧拳是一爲什麼趙州見處有二

一點水墨兩處化龍

從門入者非家寶胸襟流出事如何

咳嗽一聲

釋迦掩室淨名杜詞也是閉門作活衲子家七縱八橫合具什麼眼

象王行處狐蹤絕

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還道得也未

露

有何無句囂塵止啼直下全提如何顯露
作相撲勢
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覿面相逢試請拈出
不可更撒沙
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
不識
雪峰輥毬俱胝竪指是明什麼邊事
猿愁摟擻頭狗走抖擻口
仰面因什麼不見天低頭因什麼不見地
氷壺無影像
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洞山老還免得也未
如析旃檀片片皆香
主山因什麼高案山因什麼低還有佛法道理也無
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
淺聞則深悟深聞則不悟行脚高人必有長處
踏破草鞋赤脚走
一句子唯已自知一句子諸方流布一句子要道也
不難道道

三脚驢子弄蹄行
披砂揀金非我族類拈來便用罕遇其人如何是不
落是非底句
八角磨盤空裡走
不露鋒骨句未語先分付惺惺底漢如何領受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
醍醐上味爲世所珍爲什麼翻成毒藥
德山棒臨濟喝
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那箇是你自已
幸是問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
定盤星箇箇道我識得蝦蟆蛤蚾與釋迦老子爭衡
作麼生判斷
好與一文錢
鑊湯爐炭裏刀山劒樹頭還有出得氣底也無
眼花作麼
五尺單前妄想卽且置祇如把鉢盂喫飯時於祖師
門下落在第幾機
和尙還要喫麼

身著空花衣。脚踏龜毛履。是什麽人。還識得曹溪路
也未
步步踏著無生
窮心窮性底人無數。蓋坐解脫深坑。如何救得
好與三十棒
馳逞唇吻底。祇向草裏走。打殺百千萬箇。還有罪過
也無
灼然
不分緇素底人不得。辨明休咎底出不得。一趯兩當
又且如何
睦州道底
從前佛祖敗闕處。什麽人撿點得出
可笑可笑
風不來樹不動。把得住底。能有幾箇
管他死漢作麽
甘草甜黃連苦。透得過底。是什麽人
有眼無耳朶。六月坐火邊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未是好手。更能與他裂

轉鼻孔。不爲分外
作家宗師。天然有在
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雙明雙破
又且如何
寶劍在手。殺活臨時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因什麽鍾作鍾鳴。鼓作鼓
響
法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佛前燒香。殿後合掌。燈籠挂露柱。處道將一句來
明歷歷露堂堂
一切智智清淨。中還具縱橫殺活底道理也無
一切智智清淨
臨危不悋人。因什麽却推倒釋迦老子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敲敲磕磕處。卽且置。如何是不傷物義底句。道道
寒時普天普地寒。熱時普天普地熱
達磨西來。祇有一則奇特因緣。未敢望你會。作麽生
擧

諦聽諦聽

知有底人觸途見性。爲什麼倒退三千

脚跟下好與三十棒

行脚人各各有本道公據。指什麼處爲地頭

不可更指

護身符子不問。你還我祖父契書來

劈胸與一拳

丈夫漢箇箇鼻孔撩天。因什麼張公喫酒李公醉

面南看北斗

行住坐臥四威儀中。還見毗盧遮那無見頂相麼

金屑眼中翳

以有爲有是凡夫見。以有爲無是聲聞見。禪家流見山見水時如何

紅爐一點雪

擧拳云。微塵諸佛盡在這裏乞命。你還知麼

草賊大敗

不明已底人日用不知。明已底人因什麼築著便作臭氣

鶻臭布衫猶未脫

一槌兩當切忌平地起骨堆。須知有不驚人底句

不要擧不要學

古人道。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未審水牯牛還肯不肯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佛法兩字不得道著。道著則燈籠露柱欺你去

雨下地上濕

一塵纔擧大地全收。塞却咽喉作麼生道

普

三乘十二分教盡力提不起。禪家流爲什麼生手拈來當頭便用

及乎天曉又尋常

釋迦老子與露柱相去多少

七尺八尺

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到這裏總用不著。是你尋常用箇什麼

明日向和尙道

舉指頭云。你若識得這箇。什麽時不是佛出世
敗闕不少
古人面壁閉門。還有爲人處也無
遍界不曾藏
拈頭作尾。唱三作二。還有奇特底道理也無
銅砂鑼裡滿盛油
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底漢。作麽生與語
劈胸與一踏
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忽若悟去。我更問你
通方底句在
便請問
不落是非賞罰底句。不辭向你道。祇是口門窄
不可更道
三世諸佛向這裏出頭不得。過在於何
大地無寸土
久旱簷頭句。先天已分付。今日當堂。試請道看
南山北山轉霶霈
在南稱柑。度北曰橙。如何說箇無變異底道理
水隨方圓器
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一箭双穿。還道得也未
鐵鋸舞三臺
若在窠窟裏則縛殺。若在窠窟外則走殺。如何即得恰好
妙體由來無處所
眉毛眼睫。逼塞乾坤。作麽生辨
猫兒狗子
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速道速道
掀倒禪床拂袖而出去也
偈頌
世尊指天地
周行七步便稱尊。家醜那堪放出門。祇向母胎度人畢也。須一棒一條痕
外道問佛
外道麤心慣驗。東老胡鞭影露針錐。行人拾得東門兎。誰管韓𮝑精力疲

維摩不二

洞門常啓客來稀。碧草叢邊野蔌肥。可笑流年空老大。慚無一德報恩知

珊瑚枝枝撑著月

價重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强名模。長因塞北煙塵息。記得江南啼鷓鴣

汝是慧超

問佛如何答慧超。秤鎚雖定價相饒。雲中不覩雙鵰落。箭過新羅十萬遙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虛空産生鐵牛兒。頭角分明也太奇。踏破澄潭深處月。夜闌牽向雪中歸

國師三喚侍者

喚處分明應處親。不知誰是負恩人。東家漏洩西家事。却使傍觀笑轉新

恁麽也不得

凜凜淸風八面吹。雄雄獨跨鐵牛兒。爲公剔起金剛眼。拶破髑髏應自知。

風幡誰動

夢遊華頂過丹丘。蹋盡寒雲倚石樓。貪看瀑泉瀉崖壁。豈知身在碧江頭

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九轉靈丹難却易。一鎚便當易還難。相逢話盡壺中事。重把仙書子細看

昨日栽茄子

鑁子頭邊得意時。開花著子不愁伊。幾多不善根株者。秖見枝頭又長枝

趙州勘婆

勘破誰知老趙州。玉鞭鞭起臥金牛。臺山今古行人口。笑飮淸風味轉幽

智門蓮花

蓮花荷葉的須分。無限淸香付與君。彈指若知霄漢路。便能平地起煙雲

寒時寒殺闍黎

偏中有正正中偏。流落人間百萬年。幾度欲歸歸不得。門前依舊草芊芊

道吾生也不道

木人把板雲中唱石女穿靴水上行生死死生休更問從來日午打三更

投子下繩床立

愛向江邊弄釣絲碧潭深處有嘉魚鉤頭不是無香餌箇底如何釣得渠

蝦蟆頭上戴青苔

蝦蟆頭上戴青苔繡出鴛鴦孰辨猜幾許離人消息斷一聲鴻鴈送愁來

長沙令人問三聖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

探花蝴蝶舞三臺啄木掉頭鳴訝鼓處處相逢岑大蟲元來便是玄沙虎

巖頭甘贄家過夏因緣二頌

一回喫水一回噎百鍊精金要人別門前誰解倒刹竿甕裏何曾失卻鼈

針頭劄去幾人知婦兒女子莫猜疑聖凡命脉果何在以拂子擊禪床角云向此須明上上機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清寒潭月皎誰公知須曉了融峯最好音聲鳥

月面佛月面佛

日面佛月面佛大海波翻須彌突兀磕破腦門額頭汗出明眼衲僧未辨明擡頭好看沖天鵠

德山棒臨濟喝

德山棒臨濟喝銅金剛鐵菩薩轟雷發處有耳皆聾撒星來時無眼不瞎瞎與公重指曹溪月

三聖到德山即展坐具

呼為雲變為雨襲襲清風動寰宇笑哭不是等閑聲路見不平應有主要斬不平人不與平人語而今何處見蹤由剔起眉毛看鷂子

定上座橋上立有座主問如何是禪河深處

須窮底

辨金要識鍮覓髓須打骨平地激風波禪河沒窠窟黨理亦黨親成家又成國拗拗撓撓突突兀兀無限傍人眼睛凸出

睦州擔板

腦後與一錐頭頭臨坑坎直饒喚不迴也是虛擔板
休擔板透過陸州關乾坤一隻眼

雲門俱子

俱俱本祖丕圖淳風一振處處歡呼百草頭上薦獻
還殊七佛之師親識面元來秖是古文殊

曹山向火因緣日照寒潭明更明

日照寒潭明更明寥寥虎嘯淸風生寰中閫外應須
辨白玉盤盛鐵眼睛曹山老曹山老正去偏來沒處
討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三界唯心海嶽銷沈萬法唯識靑黃曲直天上人間
廼規廼則眼耳卽眞見聞俱惑孰爲言宣詎假玄默
混爾圓常分爾百億迷悟不來釐毛匪忒

雲門餬餅

左眼半斤右眼八兩不問親疎有功者賞

乾峯十方薄伽梵

須彌頭倒卓碧海起淸風東弗已搖落西瞿花正紅

卽心卽佛

風勁葉頻落山高日易沈坐中人不見窓外白雲深

僧問四料揀因而頌之

奪人不奪境山河光迥迥若謂露全身重添眼中眚
奪境不奪人虛空問四隣從來無朕兆何事起埃塵
人境兩俱奪倒轉舌頭說四句若爲分曇花生枯枿
人境俱不奪東西任該抹七九六十三相逢阿喇喇

摠頌

人境奪不奪千手未拈掇捧出黃金盤贈君貯明月

上堂僧問如何是潙仰宗答有賓有主如何
是臨濟宗答一棒一條痕如何是雲門宗答
東山水上行如何是曹洞宗答烏鷄頭帶雪

如何是法眼宗問取修山主因而有頌

有賓有主父子規程子無線索妙辨縱橫
一棒一條痕蒺藜好自吞仙陀還蹉過贏得瞎驢存
東山水上行枯骨壯韓情藤林荒已久三句若爲明
烏鷄頭帶雪偏正沒安排明月堂前意悠悠莫亂猜
問取修山主淺淺實甚深若謂唯心現玄艘已陸沉

宗門一句

宗門一句。明明獨露。孰辨端倪。胡為指注。指注不真。鏡像空塵。空塵何立。鏡像誰入。當機則應。頭頭非剩。觸處俱宣。句句通玄。門門賓主。互正互偏。含容透脫。千江一月。無在不在。誰憎誰愛。爍爾既明。森然不礙。不礙既明。金剛眼睛。窮幽測顯。神妙體靈。妙靈不住。無生不生。是宜超越。所以縱橫

迷悟何從

恰恰今人用。明明古佛心。寒雲歸碧嶂。幽鳥下青林

白珪無玷

雲生不礙空。日上難逃影。相逢一笑中。何須重反省

答客問

從來住處無人識。今日勞公扣指南。是眼不應還見眼。從教佛祖競來參

六辨賓

一討一問分賓主。端的如何辨正邪。卓爾未能超本際。茫茫難透眼前花

會同風

君子南北我東西。譬爾惺惺忽爾迷。一笑一狂誰會得。白雲深處有猿啼

偈言

岩松森翠皆穿眼。澗水清冷亦到心。自笑不能修白業。秪憑流水念觀音

東山禮祖塔二首

雲擁蓮峯插太虛。清香不付嶺南盧。而今五葉分明在。觸處離披見得無

古鑑光分前後身。擬於何處拂埃塵。易觀剎海毛端現。難把師心說向人

贊飲光

千聞巧演眉猶蹙。一見輕拈笑不休。笑裏藏鋒誰辨的。剎竿倒却有來由

贊達磨

神光的的見聲訛。面壁喃喃語更多。不是梁王先勸破。脫身歸去奈渠何

贊二祖

斷臂求師。平田失脚。三拜依位。誠人得髓。稽首高深。少峯伊洛

贊三祖

白衣受道。瘥病非藥。無欠無餘。有鏡有鑿。覓解脫門汝爲誰縛

贊四祖

法法明心。塵塵垂手。正出黃梅。傍生牛首。巍巍雙峯天長地久

贊五祖

潤巷轉身。破頭印法。五葉芬芳。千徒稚踏。於秀於能誰離誰合

贊六祖

駕白牛車。受黃梅印。沒體歸神。當機發迅。異軌無差坤維大順。衣止不傳。法唯自信。曹源一滴。起滔天千古南宗誰獨振

贊靈源和尙二首

拳下翻身。竿頭進步。萬派同歸靈源獨露。瓦礫光輝風雲流布。千眼那知。睪心自度

靈靈在源。昭昭而默。不汝不誰。奔南走北。同佛同魔佛魔自或。衲子之禍。偏見之賊。跛跛挈挈兮。我歸無

師渾渾侖侖兮。人識不識。前三十年。撈破一拳。直至如今。虛空晶塞

贊太平懃禪師

鐵石咽喉。吞栗棘蓬。於白雲山下。風霜號令。示金剛圈於皖伯臺前。十年據坐道場。四海喧騰聲價。無佛法可說。有公案須行。望風何多。一進一退。稽首贊揚得罪得罪

師自作眞贊

錐劄不入。頑皮太煞。自無一文。隨方買賣。淮田神州剛還宿債

潰散百骸。從歸寂體。一長靈物。孰知音銀。蟾不落清江裏。坐對黃花秋已深

鏡中電影急觀。瞻水底燈毬休把捉。忘言要辨此時機。萬里清秋看一鶚

南海之濱。免生兩角。嘉阜之頂。磽磽确确。從十年游脚跟皴劄。討甚機鋒。七錯八錯

鐵牛特入玉麟隊。自古無雙今一對。脫體堂堂呈似伊。有眼無口如何會

曾戴花冠入東魯又携角杖到西乾惡辣黃檗無多
子笑許韶陽爛漫禪

牧牛頌示衆

日用須牧牛鼻索莫離手露地非自然馴戛在日久
鞭繩旣無用人牛復何有此時唯已知始覺從前咎

讀傳燈錄

誰謂拈花後聯芳直至今到頭珠有水未免線因針
餘在花猶在春深草亦深軒窓倚睡豁開聽洞龍吟

昭默老人寄示拂子頌

卽此用離此用一鏃離絃聾喝中紅心心裏中紅心
發我江西大機用付爾宜將振祖風荷擔勿憚千鈞
重鍛聖鎔凡善放收會應不與諸方共

和

卽此用離此用箭未離絃的先中萬仭崖前撒手歸
一句機玄無用用此時針芥審無差戴恩奚翅丘山
重誓捐軀命壯縣絲隨波聊與人天共

題廓然居士指菴

全指卽亡指應機何有機此菴容法界當處洞眞歸

寂是用還是生非佛亦非南方休更問一笑豁離微

劉公任侍郞比乞法名示之以妙通茲承佳
偈因和以答

法法彰至妙心心祇自通迥然分本迹廓爾絕邊中
諦了名斯立安行實所從大哉無事事裴運有孤風

卽來言和答公任侍郞

迥脫根塵始識塵了無所得才眞得堂堂獨露本來
光越自南兮胡自北
打破乾坤渠卽我包含覆載我非渠渠我我敎誰
識當體玄玄祇自如
曠大劫來沒作做今日非新昨非故回光暫借嘗時
間豁見長靈名得度

和答妙靈修撰謝法名

扣已的明無妙妙參渠始見不靈靈妙靈靈處誰參
扣嘗轉機輪悟獨醒

靈然居士施曲木禪床因坐小參以頌示衆

靈然家秘曲木床願供長靈坐八荒衲子惺惺爲掀
倒翻然獨露本然光本然光透呵呵笑無限虛空呈

一竅南海波斯弄琵琶聲聲解作單于調

小偈四首寄示心然道人聊賓體味以進箇中精淳之趣

心然法法然法異心心異透過然異來許你箇巴鼻
箇中好巴鼻言下須嘗地寂寂要惺惺當機善游戲
心然法法死大用始全擧的的徹生生互非互相許
非許復何如法界一遽廬於中全諦實此外盡捸虛

寄徐師利

要明得喪非干我須到身心洞徹時徹處忘緣緣卽徹從茲出處但隨宜
迹在世途心了了兩全方顯丈夫兒八風盡入遮那境秘訣何勞問祖師

送愿上人歸龍山省侍昭默老人

我省老師未嘗病汝行親省病老師汝我同門無異路彼彼步步不相隨肯謂長行無伴侶正宜念念念在茲我愼寒賓成拘局心離默堂身遠離爾能急義重去就身心俱往更由誰千里龍山不日到歸心猶恐錫飛遲無病病師力奉侍不親親者眞其賓雙溪幕阜不相遠一往一來皆妙期

送謙首座歸永嘉

萬變相應一句通十二年來已無口別余遊指海山歸鴈蕩峯作師子吼此旨明明不覆藏冥懷自樂有餘光曹源一滴流千古宿覺徽猷振大唐覿面家風人若問釣魚須是謝三郞

送慈侍者寧親

生緣斷處參吾道孝義敦時念倚門要得一雙收兩當別余歸去省寒溫

送僧歸永嘉

在在常參一宿覺的的生緣非永嘉還我今朝却歸去大千俱屬眼中花

擬寒山四首

有物是何物周流灌妙機春晴山鳥語日暮洞雲歸
指是馬還是心非佛亦非誰能同彼此携手入玄微
一念通眞際塵塵秘藏開當頭誰是主撒手自爲媒
大海收毛孔神珠隱蚌胎此時知佛祖猶向外邊來
問訊西來祖人心爲有無如何垂直指早晩轉凡夫

洛水澄如練。嵩山秀若圖。不知端的者。剛道有差殊」
見道卽修道。無心誰悟心。是非凡與聖。成壞古無今
碧澗流殘葉。微風入靜林。誰來石崖下。教汝夜穿針

山居三首

僧家畢竟居山好。石室茆茨養病身。開眼不知明屬日。回頭只見影隨人。密逼蛇虎爲眞友。笑與禽魚會本因。客問住山今幾久。一番芳草一番春

孤猿瘦鶴冷相看。百衲三衣任歲寒。未擬將心求別佛。曾因撥草見幽關。誰爲虛谷呼能應。自許無絃密可彈。若謂本來無一物。知公親被祖師謾

當軒唯有好溪山。卒歲無人共往還。閑看白雲生翠碧。靜聞流磬落潺湲。聲將聲入分猶易。空以空藏見卽難。此箇不能收拾得。任隨流水落人間

漁父

白髮攔楗百不憂。與他鷗鳥日悠悠。淸朝榮辱幾番事。滿眼煙波一葉舟。雨過洞庭歌棹月。霜飛雲夢醉眠秋。蓑綸晩繫蘆花岸。閑扣金針作釣鉤

牧童

相呼相喚又村謳。放却牛來古渡頭。有客問津渾不顧。笑將輕葦汎孤舟

山中偶作五首

萬化曾無間。眞機宛自靈。白雲盤作蓋。靑嶂列爲屛」
猛虎嘯寒谷。鳥鵲噪晩暉。圓通門大啓。何事不同歸」
坐石弔孤影。看雲笑此身。蒲團無限意。分付與何人」
漸老便幽僻。西來意亦迷。不知師子吼。何似野猿啼」
爽快憐淸景。遲回出草菴。寒山一傾蓋。明月印寒潭

嵓畔春將老四首

嵓畔春將老。香風匝地生。囊藏無底鉢。高臥笑眈城」
嵓畔春將老。殘花自點苔。牛頭峯下客。曾見祖師來」
嵓畔春將老。堦前碧草深。劉陽好風骨。一句有知音」
嵓畔春將老。愁擬興轉多。時時逢野老。共唱哩稜囉

除夜

密携光景共因循。誰爲俱忘是要津。毫髮不移人自老。看看啼鳥報芳春

僧問六相義因示以偈

天上火星地下走。泥牛踏著燒却口。驢兒害痛馬人

瞋。打落楊梅三五斗

贈雙塔

競傳垂手設三關。又說當鋒示一拳。誰信雲根涌雙塔。松風歷歷更幽玄

勉初志

四山相逼勢如奔。三鼠侵藤那久存。莫倚少年輕白日。急須回首入空門

送諸方行化

衲僧無作爲。亦不坐無作。紅塵本自寂。誰解釋塵紛。一機雖妙常。要如千鈞弩。弩滿發機全。破的惟窮閑。持此入紅塵。是謂塵中眼。應變猶如如。善導無所事。發富自誰何。知音即所遇。得意早歸來。資吾無盡藏。誰管川途涼未開。笑持鐵鉢出山來。心花不落東君手。待把靈根火裏栽。火裏生蓮世豈知。入鄽須是丈夫兒。毗耶老漢如相扣。報道年來眼搭眵。甘露無底鉢。禪人要拈擬。浩浩塵土中。一佛二菩薩。擔著老維摩。輕輕共伊說。施者非福田。是誰納敗闕。

咦

本覺本來明。乘緣須體妙。壁立何匹儔。溫和生談笑。萬化了全機。千機全一照。波昏月豈亡。水清光自曜。林下既了空。塵中須達事。隨事了眞空。自空展化事。事空空事中。淘鎔成寶器。寶器盛醍醐。是曰甘露味。食施何如法施均。綠楊青草幾番春。擎盂好好鄽中去。莫惜眉毛指向人。

座右銘

覺變則迷。識澄則悟。作止因依。生死交互。妙矣靈追。混然本素。用與性齊。語與默寓。三世現前。十方頓赴。非知而知。不住而住。永言大觀。唯心是務。

止堂銘

太原子淵居士。名其堂曰止。志求自得之安。而謂長靈野人云。余所居止堂。非流止之止。若以止止其流是止。亦流也。止有所止。則昧乎淵源。皆不出形待之間。今所謂止者。即觀之止。止與觀俱。則忘止矣。忘止之止。語默動靜。無非止也。廼所以成吾眞止。長靈野人答之曰。道之妙。斯言得之矣。必期有以如實造證

則無以加焉因爲之銘曰

旨哉斯堂全觀全止是止亦止雖現何已法爾而然不默則病必爾之歸淵默生定妙定圓極心精發光不出戶牖曩鑒十方旣超動靜無住者存居之而安左右逢原

東京天寧萬壽禪寺長靈卓和尚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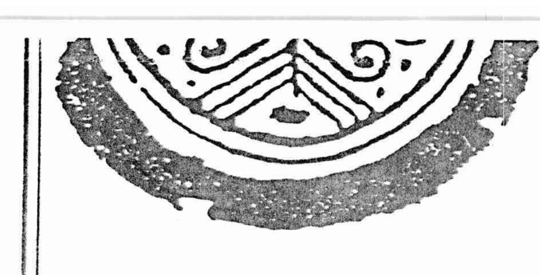
行狀

和尚諱守卓生莊氏泉南人也弱冠游京師肄業天淸寺試大經得度游學至三衢見南禪淸雅禪師一日以所得白雅雅即印可之師心易之舍去抵姑蘇定慧從遵式禪師通華嚴遂臻其奧式敬異之時靈源淸禪師住龍舒太平道鳴四方因往依焉始至闃夜參適中其病遂猛省曰此眞吾師也投誠入室靈源爲開大爐鞴鍛以差別機智師皆酧酢無爽且戒其緘默無自衒師領厥旨陸沉衆中不渝節不苟狎人罔知者皆以爲偭强靈源遷住黃龍師隨侍十載一日辭去靈源送以偈其字略曰居無二志動必全心遂越化城以登寶所而卷舌冥懷不事談耀故其所到人或罕知予獨觀其無今時學輩短販近圖之患謂可以步脩途而加鞭絕纖意於百年也此皆師之實錄旣而復造太平佛鑑懃禪師請居第一座師以懃爲知己不固辭衆皆疑駭及聞說示罔不欽服太守孫公傑聞其名偶以甘露闕人請師主之懃與衆咸以荒村破院欲其無行師曰政不以此爲慮顧在我者如何耳腰包而往衲子歸之各以巾橐長餘增修堂室舒民素號難化至是亦翕然信向樂於不斁竟化草萊爲寶坊也或曰剛强受化何道致之耶曰吾豈暇家至戶到而化之耶然吾佛祖兒孫但不之吾聿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或者賞嘆其言之異開堂後靈源覩書則曰吾之責可付而積翠之風可追矣遂以拂子表法信示偈曰即此用離此用一鏃離弦塵喝中紅心心裏中紅心發我江西大機用付爾宜將振祖風荷擔勿憚千鈞重鍛聖鎔凡善放收會應不與諸方共又曰世稱承紹者多名存而實亡

予於此時法爾不能忘有望於汝汝亦能不法爾所慮哉又日執着應之樞處會通之要理須遵古事貴遵時委席結侶緣孤標全己任是必自勉不待吾言也次遷歷之資福京之天寧皆法席久廢處未幾則諧合如甘露平生刻苦用度儉約凡所住處齋粥僅粒嘗謂衆曰靈源囑予常易衆人之所難緩時流之所急予終身佩之不敢忘凡臨衆必以身率之不立規矩而繩繩自化面目嚴冷諸方色目之曰卓鐵面初移太平長靈室衲子因以長靈稱之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堂和雲門臘月一曲因激切勸戒學者至二十七日辭衆安坐而化閱世五十有九坐三十有二夏後五日闍維不壞者三所雨舍利五色晶瑩道俗穫者不可勝數塔于京師法雲圓通禪師塔之右六年正月二十一日也　紹興十四年正月十五日門人介諶謹狀

附記

普燈錄第十卷曰長靈守卓禪師云云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奄然示寂闍維日　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馳還　上見大悅而京城傳爲盛事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

宋・慈受懷深 撰

善清 等編

慈受深和尚語錄序

右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

太平觀賜紫金魚袋　韓駒　敘

古之教者未始不以文字至梁達磨始不立文字以教其徒然謂之不立則文字已彰而況其餘乎自達磨以來凡爲人師者其徒往往私記其說謂之語錄蓋今禪說之在天下無慮數千萬言又安在其爲不立哉若知文字性空說本無說則雖數千萬言猶爲不立也慈受老人始居資福退而菴于蔣山之崎累年名益有聞由是六遷法席三奉

天子之命所至學者歸之其平生所說法具足矣有能聽之如樹林水鳥則人得以悟入其功不細稍尋繹之則豈獨說法者之過爲之敘者與有罪焉紹興三年十一月日

慈受深和尚廣錄目次

慈受深和尚廣錄目次終

慈受深和尚廣錄卷第一

慈受深和尚資福語錄

侍者　善清　編

師於政和三年八月初十日在長蘆受請拈起帖云不奈諸人苦再三薄緣終是自多慚曉猿夜鶴應相笑特地伸頭入鬧籃便度帖與維那師於祖照禪師手中接得法衣云雖足收藏之後雲鎖千峯曹溪分付已來聲傳萬古若非宗門苗裔祖室兒孫誰敢承當地底遂展開云不圖特地光華且要毛色有異披法衣了師顧示大衆云要見拆半破三唱九作十須向高高處與諸人相見師遂陞座云塵埋古鏡久淪安匿耀潛輝度歲寒今日光明藏不得虛堂高掛任君看莫有分妍別醜底麼便請出來鑑照僧問師今已受儀眞請末頭一句若爲宣師云劄進云一字流通千車同轍師云曹溪路上少人行進云須知雲水難藏自有龍神推出師云老僧不知僧問昔日北禪請不去今朝資福便承當爲復是因緣有地爲復是時節使然師云流水下山方圓任器進云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求時却自然師云有心無心都未是師乃云開頂門正眼照古照今放腦後神光無內無外若是箇中人於照處不留情光中常獨露問處似箭鋒相拄答處如膠漆相投拈出向上鉗鎚拽出金剛寶劍正當恁麼時還有相見麼不見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既然如是因什麼到者裏三間茅屋一請便行良久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投病出金缾

師在長蘆辭衆僧問師今欲入紅塵去臨岐相別意如何師云黃葉紛紛古路頭進云自慚多逆順不得從師行師云著上芒鞋未是遲進云特把一聲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江師云又却恁麼去也　師乃云一動一靜似野鶴之翱翔或卷或舒如浮雲之聚散休分南北豈有去來道人之心亦復如是若恁麼也便乃紅塵鬧市虎穴魔宮觸處皆渠無往不利青山綠水頗稱幽情紅蓼白蘋頓光行色便請輕帆高挂短棹頻搖一句臨岐不勝珍重

師於八月十七日入院便歸方丈踞座云摩竭當年獨掩關銀山鐵壁莫追攀如今大施門開也麼佛休分聽往還遂鳴鼓陞座僧問遠別碧蘆江岸已居白沙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一時坐斷進云風行草偃去也師云看取令行進云作家宗師出世太晩師云鞏縣茶瓶　師乃呵呵大笑云數間茅屋不堪憂底事來爲粥飯頭賴有劫初鈴子在隨貧隨富自風流只如劫初鈴子如何樣度作何音響遂將拄杖卓一下云輕輕一振動乾坤

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打鼓弄猢猻進云見後如何師云鼓破猢猻走續有僧問鼓破猢猻走意旨如何師云伎倆俱休進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也師云汝休未得　師乃云未得入門者時中須有交涉已得入門者却要無交涉已得入門者有交涉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未得入門者無交涉似捨父逃走無有到家之期然後有交涉却要無交涉無交涉中却要有交涉直饒到者般田地正是門裏出身須知身裏出門且道身裏出門一句作麼生道曾被佳人和淚罵至今羞見雨中華

重陽上堂云年年此日是重陽籬菊如開去歲香莫笑枝條太枯槁從今別有好商量會麼已得眞人好消息且道是什麼消息新米飯齏滋味好那堪喫處著沙糖

上堂卓拄杖一下云資福一著商量即錯明眼衲僧無繩自縛又卓一下云資福一竅最玄最妙直下會得教儞冷笑

上堂云有問有答周遮無言無說話墮直饒頑石點頭爭似歸堂向火

因雪上堂云失却欄中白象兒臨風笑倒老峨嵋街頭措大無精鑒一夜燈前賦雪詩貧道也與儞一箇對囑良久云橋横銀蝃蝀石臥玉麒麟

上堂僧問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垂一足僧云學人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收足僧禮拜云大衆霑恩學人禮謝師便下座歸方丈

上堂舉德山示衆云釋迦老子是臭膿胡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妙二覺是客作兒聲聞緣覺是守墳墓

鬼。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雲門云。讚佛讚法。須是德山。貧福即不然。德山謗佛謗法。墮在十八重地獄底。項帶鐵枷。身臥鐵牀。飢呑鐵丸。渴飲銅汁。因什麼如此。只爲伊略無些子佛法身心。貧福恁麼道。還有佛法身心。麼且道。有佛法身心好。無佛法身心好。莫將閑話爲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久立珍重

上堂云。春風掃蕩庭前雪。暖日催開枝上花。物物頭頭皆漏泄。莫教心地亂如麻。人人是佛。衆生日用不知。各各圓成。誰解回光返照。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能直下承當。往往當面蹉過。不見僧問法眼。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慧超。師云。者箇說話。須是箇一刀兩段底漢。始得。其或擬議思量。便見千山萬水

上堂云。若論此事。如摩醯首羅三目。又如圓伊三點。一隻眼纖毫不挂。一隻眼萬像顯彰。一隻眼眞俗混同。衲僧家到者裏。更須別具一隻正眼。始得。還相委悉麼。銅頭鐵額莫商量

上元節上堂云。衲僧不用看他燈。自有從前一盞明。壞衲蒙頭面壁坐。靈光射破鐵圍城

上堂云。萬劫輪回妄想在。一心纔歇死生休。佛魔是甚閑家具。撒手懸崖得自由。且道自由一句。作麼生道。自小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

上堂云。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若得有無都盡。凡聖混同。南泉不用喚如如。趙州不在明白裏。譬如洪爐猛焰。豈分釵釧鉼盤。明鏡當臺。休問青黃赤白。正當恁麼時。且道有照有用。能殺能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牆壁有耳

上堂云。學道做工夫。正如人鑿井。一日見泉源。平生用不盡。且道。受用不盡一句。作麼生道。一滴普霑沙界潤。十方休聽轆轤聲

上堂云。仲春天氣喜初晴。燕語彫梁有好聲。會得玄沙當日意。便能日午打三更。卓拄杖一下。云。活鱍鱍地。非常伶俐。德山覷著骨毛寒。不用南山尋鱉鼻

上堂。僧問。什麼人不被無常呑。師云。只恐他無下口處。僧云。恁麼則一念遁玄箭。三尸鬼失蹤也。師云。汝有一念。定被他呑了。僧云。無一念時如何。師云。捉著

闍梨也　師乃云漚生漚滅幾千回只爲金剛眼不開一日愛河波浪息始知無去亦無來汝等諸人波浪息也未金剛正眼開也未此眼若開照了萬法如夢如幻當知此身如影如響坐斷千聖路頭不落祖師階級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咄

上堂舉玄沙和尚指燈籠問僧我喚者箇作燈籠儞喚作什麼僧云某甲亦喚作燈籠沙云盡大唐國內未有一人會佛法師云不知會佛法底人喚燈籠作什麼

上堂舉大慈寰中禪師示衆云老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慈便歸方丈師云大慈酌然識病只是無藥

上堂舉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泉云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師云南泉搖頭趙州擺尾子細看來二俱失利

病起上堂僧問昔日維摩在病盡爲群生今朝和尚不安當爲何事師云今日遭人檢點僧云和尚有病衆人盡知衆人有病如何醫得師云闍梨宜喫薑附湯僧云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投病出金瓶師云儞道佛病祖病相去多少僧云一筆勾下師云蒼天中更添冤苦　師乃云病瘳鶴骨瘦稜稜說妙談玄總不能賴有同行木上座是渠强健更惺惺遂拈拄杖卓一下云儞既惺惺請爲大衆說一上禪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解夏上堂云天下叢林今朝解制多少衲僧重添意氣布袋頭既已放開草鞋錢各須自備萬里無寸草處薦取洞山家風三十棒責情要會取雲門關棙且道資福意在什麼處良久云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僧問雲門道十五日已前卽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云今日十七僧云日出東方夜落西也師云且信一半僧云十五日已後如何師云分身兩處看僧云恁麼則人從陳州來却向許州去也師云識甚好惡　師乃云古人貧不及今人富太過唯有慈受叟家風不恁麼有油便

點燈有炭便向火無油無炭時大家黑處坐坐得骨
臂痛長伸兩脚臥天明起來喫粥說甚迷逢達磨
師到長蘆衆請陞座僧問十江岸上古佛場中二老
相逢合談何事師云六耳不同謀進云祥煙生座席
瑞氣起庭除師云好事不如無進云可謂知音知後
更誰知何必淸風動天地師云獨有闍梨未相識進
云從來鼻孔遼天不受他人澆潑師云裂轉進云久
聞資福有此機要師云特地一場愁進云大衆證明
學人禮謝　師乃云道在何曾有間然休分城市與
林泉重來問法棲禪處依舊淸風滿目前信知法無
固必亦隨緣在山林則一事不爲入塵勞則萬機俱
掃一動一靜無非眞淨界中或去或來盡是菩提場
內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生波起滅無定是以長
蘆唱起雲門曲資福和起德山歌拍拍無私頭頭有
據更不談玄說妙抑古揚今自然水乳和同休問溪
山各異然雖如是忽若有箇氣不平底出來高聲喝
云不會爲客吵噪叢林又教資福如何祗對良久云
泊合停囚長智

冬至上堂云今朝一陽生明日便數九張三依舊肥
李四從來瘠喫盡天下藥舊病依前有用盡自家心
笑破他人口爲一麼如此花根本艶虎體元斑
上堂云一夜飜空大雪玉殿銀樓皎潔曉來庭際無
人莫道山僧不說雖然如是賺殺人
歲旦上堂云東風吹盡曉天雲大地山河總變春不
用當門書大吉箇中無鬼亦無神
上堂學僧問雲門久雨不晴時如何門云劄有人問
資福久雨不晴時如何山僧祗對他道收雲門劄資
福收一擒一縱各有來由昨夜春風吹樹尾曉來紅
日上雲頭飜笑雙林傅大士却道橋流水不流
上元節上堂云夜來燈燭鬪熒煌多少衆生徹曉忙
究竟不知燈是火昧却靈臺一點光還有回光返照
底麼歸堂喫茶去
上堂云今朝喫粥太晚徐六街頭擔板只知打鼓陞
堂不覺又是喫飯喫粥了喫飯喫飯了喫粥淸風月
下守株人凉兎漸遙春草綠
上堂學雲居齊禪師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堂中來

齊云何得妄語僧無對師云者僧是小妄語雲居是大妄語

上堂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梁山有偈云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機達道人自然當下便心息僧又請益瑯琊廣照照云祖師面壁播諸方多少衲僧謾度量最好晚來江上望數枝寒栢倚斜陽師云資福不是雌黃古人只圖大家知有魯祖面壁詞窮理寡廣照梁山見蛇先怕若問慈受劈脊便打

佛鑑禪師退智海過資福師上堂云太平山下曾相見撫掌呵呵笑臉開莫怪嘉聲騰萬口杖藜方自日邊來下座後拜請禪師爲四衆說幾句子東京城裏話

旦日上堂云金輪御世乾坤永玉燭調時宇宙明桃李無言春爛熳不知何以報昇平

上堂舉趙州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州下繩床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在州云又道來也師云一等是蘿蔔頭禪纔落趙州手裏不妨好滋味

上堂云有處不是有敲禪床數下云喚作無得麼無處不是無豎起拂子云喚作有得麼有無不是處佛祖沈蹤馨香滿道途是處塡溝塞壑明眼漢試撿點看

上堂舉陸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缾內養一鵝兒還來漸大欲出此鵝又不得打破缾又不得損却鵝兒未審和尚有方便泉召大夫大夫應諾泉云出了也師云南泉鼻孔在陸大夫手裏了也當時纔見他恁麼問但向他道儞肚裏有許多計較又云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上堂舉潙山道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師云潙山大似野老不知堯舜力耕田鑿井過餘生殊不知人人分上牧一頭水牯牛十二時行履底是國王田地飲啖底是國王水草從來頭角崢嶸況是毛色有異諸人還識得也未若也識得無恩不報無法不通其或未然東西南北休分別盡在吾皇一化中

上堂云古人道忍忍三世寃家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出師云會得此三種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他一馬潑水相唾插觜厮罵卓拄杖一下云平出平出

上堂云流注眞常幾萬回虛空無去亦無來箇中何地容生死打破當堂明鏡臺

上堂云天面鴈橫七八點海門日上兩三竿祖師心印分明在自是時人不解看直饒看得也是方木逗圓孔

上堂擧紫胡半夜在僧堂中叫捉賊捉賊衆僧驚起有一僧被胡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連聲叫不是我胡云是卽是只是儞不肯承當師云紫胡也是按牛頭喫草

上堂云心境頓消融方明色與空欲識本來體靑山白雲中師云龍濟和尙恁麼道抛砂撒土向後人眼裏直至而今玄黃不辯山僧今日爲諸人金鎞刮膜整頓雙睛令他箇箇別開頂門一隻眼心境頓消融方明色與空欲識本來體遂竪起拂子良久云海裏使風山上船

上堂擧雲門云有三種人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擧便迴去且道聞擧便迴去意作麼生好與三十棒師云雲門大似見兎放鷹

大雪上堂云四維上下白漫漫玉殿瓊樓正好看任是黑風吹海立渠儂門戶不相干曹溪路上絕蹤絕跡少室巖前滴水滴凍鹽官扇子拈放一邊趙州布衫略無暖氣正當恁麼時如何是寒暑不侵底句石女解栽無影樹木人能種火中蓮

歲旦上堂云時人皆拜歲山僧不賀年孟春猶寒在日月幾會遷去年今日後今日去年前新舊不同者誰後復誰先師云大小龍濟山主被一箇舊歲新年礙却說得許多道理終未免黏脣汚齒慈受叟卽不然時人皆拜歲山僧也賀年光明一點在從聽二輪遷順俗高叉手和光小說禪箇中如會得佛祖本無傳

退院辭衆上堂云三年住此空花相今日歸歟水月同去住不須論彼此人生萬事轉頭空修習空花萬

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是知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今朝資福說夢說此一夢三年零七箇月其間有利根者輕輕喚著便乃回頭有根性暗鈍者至今猶在夢中山僧有箇驚瞌睡底句臨行不免傾腸倒腹盡爲諸人道却照顧鼻孔乍遠伏惟珍重

慈受深和尚焦山語錄

侍者　善隨　編

師於政和七年九月初六日在蔣山受請拈起　敕黄云九重天上官家敕喚起西菴瞌睡人爲瑞爲祥人莫問金毛師子玉麒麟怎麼會得便使山林增秀氣泉石長清輝其或未然却請維那高宣一遍宣敕罷師陞座僧問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再起西菴如何是爲人一句師云倚天靈刃照人寒進云怎麼則青山藏不得明月却相容師云知心有幾人進云好酒無深巷醲醋足人沽師云喧酒糟漢

師乃云法無凝滯去來本體皆如道亦隨緣溪山何嘗有間須知住中無住而却住行時不行而却行開門方喜冷啾啾平地忽然鬧浩浩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生波動靜無定且道不涉去來底是什麼人月行雲外無心照水到人間任運圓

蔣山辭衆上堂僧問將離鐘阜未到焦峯不涉兩頭請師速道師云秋空飛一鴈砧杵夜千家進云鐵甕城邊生瑞氣海門峯頂鎖重雲師云他日焦山與僧一盞茶喫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云彼此沒便宜　師乃云口忻得計掩深關口謀心灰一味閑自笑行藏無料處又隨緣業過焦山

師至九月二十四日入院歸方丈踞座云一室寥寥是何物三賢十聖競頭參衲僧不會風前句擬欲思量落二三

上堂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云口是禍門進云世間多少事盡在不言中師云偷鼻孔在我手裏了也進云久聞和尚令嚴師云垂鈞手徒勞坐釣臺師乃云白蘋紅蓼岸邊秋短棹輕帆與自由要會到家一句子長江依舊水東流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擔水河頭賣進云佛向上

更有事麼師云靈利人難得　師乃云十一月二十喚做大冬日張三賀鄭婆李四拜王七早辰到夜費盡平生力唯有衲僧家不打者鼓笛爲甚如此鐵額崑崙兒通身黑如漆

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爭三昧師拈拄杖走下座打僧三下僧吽云某甲有什麼過師放下拄杖云儞不早道便歸方丈

臘八上堂云瞿曇學道時菩提樹下坐忽爾見明星漆桶便打破纔打破始信從前燈是火今人學道不悟道義路推尋外邊討更說從來無悟迷大似囫圇呑却棗

上堂僧問知有說不得時如何師云啞子喫蜜進云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云鸚鵡喚人僧禮拜師云者傳語漢　師乃云今日端午謝街坊時節因緣要學揚莫問腕頭纏百索且將粽子喫沙糖且道滋味在什麼處冷物也宜少喫

上堂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猶較三百步

上堂舉雪峯拈拄杖云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羅山聞云識得拄杖子更買草鞋行脚師云識得拄杖子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

上堂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道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云會麼當門種棘多針刺惹破兒孫無限衣

上堂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雲中藏玉兎進云出世後如何師云日裏放金烏　師乃云五五二十五一句超今古夜來石公山有箇歡喜處諸人還知麼

上堂僧問有求皆苦時如何師云只爲不知足進云知足後如何師云不見有苦　師乃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石公山走入儞鼻孔裏去也還知麼若道知礙塞殺儞若道不知燈籠露柱欺儞去

上堂僧問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師云道什麼進云恁麼則絕行蹤去也師云展手不逢人　師乃云焦山句句是藥祇要時人安樂費盡巴豆砒霜轉見七零八落諸人步步是病終日頭旋眼運祇管以火救

火不解頭正尾正忽有箇漢出來云和尚恁麼道也是甘草口子黃連肚皮師大笑云也有些子

蔣山佛鑑禪師遺書至上堂僧問法船沒法幢摧無限悲風匝地來未審鍾山何處去請師高震一聲雷師云拄杖無情也皺眉進云佛祖位中留不住人間天上任遨遊師云你還喚得應麼進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進云學人今日也要助哀師云泥人眼赤　師乃云宗門標致久淒涼佛鑑山頭又坐亡昨夜燈前即屈指不知誰解整頹綱此際法門不幸蔣山佛鑑禪師今月初八日遽然坐亡凶書既至聞問之初使人短氣然則衲僧家生也如同著衫死也還同脫袴又何悲悼哉在佛法淡薄之際紀綱委地之秋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西望靈龕不勝哀戀師召大衆云還會麼惆悵鍾山老水牯去住縱橫無必固拔楔抽釘二十年咬蟲生薑呷蟲醋有時貧有時富誰會南山狗咬虎紛紛衲子數如麻不知誰解吞蓬句聽取焦山重指注若道鍾山有句大似如藤倚樹若道鍾山無句正是沈埋佛

〇達上疑脫讚云二字

祖且道畢竟如何乃以手掩面下座

上堂僧問四大五蘊自何而得師云春風纔過處池水自成紋進云直得湛然時如何師不對進云却是學人無風起浪也師亦不對僧長噓一聲師便打師乃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霄何所爲若是曹溪門下客相逢不必更揚眉

靈巖長老退席到山師上堂云扁舟何事渡江來林底相逢笑臉開鹽米不須重話會要須舌上起風雷靈巖禪師聞名有日相見無門何事扁舟惠然過我可謂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又勝聞名風前撫掌笑呵呵萬事觀來皆戲具是知虛空無我任明暗以發輝流水本閑逐方圓而自在所以王老師不打者鼓笛多少便宜陳睦州冷坐空房不妨靜辨者般病痛患過方知古人涉世漫悠悠大底要明者箇事豈不見珠溪和尚訪臨濟濟纔見便喝溪云兩重公案濟云者野狐精溪進前提起坐具云展即是不展即是濟又喝溪收坐具便行濟云賊賊溪便出去莫道無事好濟回首問首座云適來相見有得失否座云有濟

云賓家失主家失座云二皆失濟云失在什麼處首座拂袖便行濟云莫道無事好後有僧擧似南泉未審三人意旨如何泉云大似官馬相踏師云叢林中商量蓋道臨濟握袖中靈刃不令而行珠溪擡掌上菱花無心鑑物師子窟中師子首座方兜端倪要知卞璧無瑕須是南泉和尙然雖如是子細看來未免各有一場敗闕且道那裏是敗闕處下座却請靈巖禪師爲諸人批判

上堂學六祖問僧甚處來僧云嘗參臥輪和尙得箇頌子一生受用不盡祖云你試擧看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動菩提祇麼長祖乃說一頌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師云者兩箇老漢大似泥人與金剛揩背何故焦山別有一頌有無皆伎倆盡是人妄想少府打手力笑殺韓官長

檀越看藏經上堂僧問寶藏未開時如何師云誰敢添註脚進云四十九年談不到今朝方顯我師機師云爛泥中有刺進云開卷後如何師云藥山道底進云指天指地休護我截鐵須還本分人師云築著磕著處你如何回避進云學人到者裏祇得信受奉行師云將謂你是箇作家　師乃云佛從大悲心流出十二部琅函與玉軸遍滿河沙數言言皆妙藥字字超今古譬如優曇花百劫難遭遇又如大明燈能破黑暗處又如智慧力能斷無明樹又如瓔珞珠能使人豐富茫茫塵世人急急走如兎不覺老到來未嘗開眼覷獨有花許事信向頗堅固命我無心人轉此諸佛語浮生一百年正如草頭露上牀鞋履別保朝不保暮少喫兩塊肉多燒香一炷羊鹿牛三車皆行此條路遂竪起拂子云者裏會得便可信受奉行其或未然各請作禮而去

上堂僧問齋晩未聞鐘鼓響慶賛爲復是別有商量師云肯把金針度與人進云德山端的意盡在不言中師云他是箇無齒大虫汝是箇黃尾狗子僧禮拜云和尙是何心行師云老僧饒你不少　師乃云鶴態雲蹤不定居白沙一別半年餘焦山脚下重相見記得當時事也無若記得當時事即會如今事若會

如今事方知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拈起把筯未嘗不與山僧相見其或涯際未分一回相見一回老悟取空花夢裏身

逕莊主上堂舉百丈云汝等爲我開田歸來與汝說大義僧云何必歸來即今便請丈展兩手師云百丈恁麼說大義辜負者僧山僧今日分明爲你說破焦山熱腸有事便要了今歲閏九月來年春氣早頂門三隻眼常要光皎皎照顧溈山水牯牛莫教喫却他人草

道友入山上堂云焦山僻在海門邊得到其中是夙緣要會相逢一句子春風依舊似當年此一段事譬如春風周徧法界隨地而生過栴檀林其風必香過鮑魚肆其風必臭臭亦未嘗臭香亦未嘗香何以故風性本無香臭一切衆生見有聚散見有悲喜見有去來見有生死者皆妄也若恁麼明了可謂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還會麼衣中有寶年年在眼裏無筋世世貧

上堂云春色無高下春雷動地音縣空一夜雨滴破祖師心僧問溈山和尚今日好雨山云那裏是好處僧無對山云你問我僧便問那裏是好處山指雨僧禮拜師云百尺竿頭進步須是溈山雨中往來畢竟不曾濕却鼻孔旣從雨中往來爲什麼鼻孔不濕祇爲他一點也入不得

上堂云焦山無變豹一味勸人休衆生顚倒甚燄火覓浮漚石鞏駕弓箭俱胝竪指頭直下歇得去都如椀脫丘

上堂舉海上橫行暹道者一日叫云快活快活僧問和尚有快活暹云山前麥熟都收了莫教辜負牧童兒焦山今日更快活如暹道者忽有人問未審如何快活祇對他道廚裏有人做飯堂中有人說禪落得焦山長老只管橫眠竪眠

上堂舉昔日有人獲一塊鐵鑄作一座方響人聞之便生逸樂之情謂之樂器後時却將方響鑄作一口磬人聞之便生善此人後因從軍却將磬鑄成一口劒人見之便生驚怖後時又將劒鑄成一尊佛人見之便生歸向諸人者大都只是一塊鐵因甚麼起得

許多驚喜善惡之念只爲你色見聲求不能歸根得旨還會麼迷時境上千般有悟去心中一物無若會笑聲還似哭方知生與死同途復云也須是打破虛空始得

上堂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隔墻見角便知是牛伶利衲僧纔眨眼商量已落第三籌休休不如無事掛心頭

上堂舉佛日才和尚一日太守請陞座僧問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如何是宰官說底法才云錦繡筵中吹玉笛僧云畢竟如何才云笙歌座上語如春師云佛日頂門具眼肘後有符當垂手之際不妨奇特點撿將來只能放行不會把定忽有人問慈受如何是宰官說底法只向他道棒頭筆下宜精審畢竟如何打鎖敲枷好用心

上堂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祗要心傳且道是什麼言良久云多種濃陰樹留與行人作歌場

上堂云我笑禪和子茫茫能地頭隨人語脉轉何日得心休

上堂僧問如何是海門境師云萬古掩不得百川從此歸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面如渥丹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玄關事若何師云九九八十一

師乃云滔滔生死海無涯綠鬢朱顏未足誇九蘊山頭雲散後不知明月落誰家者裏覷得透塵劫來事盡在而今其或未然而今事一時昧了不見道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只如無生作麼生了

上堂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師云有爲法當如是觀只如無爲法作麼生觀一翳在眼中盧醫拈不出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面黃不是眞金貼進云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一箭一蓮花僧禮拜師彈指三下　師乃云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尤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上堂舉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古人恁麼道大似釘樁搖櫓抱橋柱澡洗致令後人一

向坐在死水裏慈受有一寶乾坤之內無處尋宇宙之間著不得有時埋在糞掃堆頭有時掉向無事甲裏卽今在諸人眉毛上還見麽不要放憨

上堂僧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當明何事師云殺人須見血進云理無曲斷也師云切忌詐明頭僧禮拜師便打僧問古人道參活句不參死句如何是活句師云南山白額虎進云如何是死句師云款出囚口僧便喝師云也是棺木裏瞠眼僧又喝師便打　師乃云大丈夫漢莫受人瞞喚作你作佛已是無端

上堂僧問先德道本來無一物壓殺世間人未審過在什麽處師云闍梨眼皮薄進云認著依前還不是也師云幾人跳得出　師乃云幸自可憐生須要人道是遍問王老師踏破草鞋底不如歇去好

上堂云紅杏枝頭小雨乾東風特地作春寒祖師門戶無遮障祇要時人著眼看遂竪起拂子云還會麽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慈受深和尚慧林語錄

侍者　宗先　編

師於宣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焦山受請拈起敕黄示衆云四年兩受官家敕玉璨珠華耀海門鼓舞堯風聊自媿不知何以答君恩若向文彩未彰時薦得可謂無恩不報無法不通其或未然還你箇叢林事例遂付與維那宣罷陞座僧問空中書萬字文彩已彰火裏生蓮花清香有異丹詔臨門如何舉唱師云石女夜挑燈進云恁麽則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光景透無邊師云你分上得箇什麽進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云如何是最初一步進云凭欄遙望江邊境令人却憶老婆心師云又却恁麽去也僧問動地天書到海門不知師意若爲論師云大蟲舌上書千字進云舜日與佛日增輝皇風共眞風並扇去也師云知恩方解報恩進云眞智不從人得妙機本自天然師云那箇是汝妙機進云五葉芬芳傳少室今朝大地一時春師云祇少闍梨一箇　師乃云隈巖傍水養衰殘不謂虛名落世間到此更無迴避處只應笑倒石公山石公山解笑爭奈笑裏無刀拄杖子

點頭却是他頭邊有眼到者裏三世諸佛匿影無門六代祖師潛蹤無地為什麼如此祇為難逃至化

師辭衆上堂云虎穴門前曾宴坐龍牀角畔去談禪諸人莫苦生離思風月從來共一天還有相送底麼僧出問出門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云拄杖撥開千聖眼芒鞋蹋破萬山青進云何事春風忽吹散不能留得覆青山師云何用強生分別進云學人有箇末後句還許當場道也無師云只恐汝道不著進云焦山幸有西菴在留與禪師作退居師云鞏縣茶瓶　師乃云住亦隨緣去是常山林城市兩無妨白雲本是無心物一任風吹入帝鄉大道無間遇緣即宗萬法有期因時而會休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且於鬧市門頭訶佛罵祖雖然如是且道臨岐一句作麼生道都來一箇虛空子計甚東西南北人某道薄人微涉世踈謬住持既久曲荷諸人作爾東西豈無依戀更冀諸兄弟時中一動一靜依諸佛語如說而行依祖師語以悟為則若能如是可謂江山雖遠理契即隣其或不然何啻千山萬水時衆中有慟哭者師告云不用哭老僧在此四年零六箇月將無作有指東劃西脫空謾語誑惑諸人今日識神自首不敢覆藏且騎石公山渡楊子江往東京城裏去也伏惟珍重

師五月五日入院歸方丈踞座云一居丈室家風壁立把斷重關有誰敢入為什麼如此直饒鐵眼銅睛漢也是門頭戶底人

上堂僧問深山中建立未是作家鬧市裏舉揚方為好手如何是到家一句師云一條拄杖挑明月萬事隨緣入帝鄉進云可謂上國有明主深山無隱人師云葵藿有心終向日進云如是則已居上剎放行西祖家風今對人天撥動雲門關棙師云作麼生是雲門關棙進云祥光舒戶牖瑞氣滿庭除師云未在更道進云却請和尚道師云乍入院來未欲行令進云謝和尚布施師云吽　師乃云千山萬水路岐長自喜親覩上國光會得到家一句入門切忌錯商量且道如何得不錯商量若作佛法商量埋沒自己若作世諦商量辜負祖師到者裏須知佛法人情揑成一

塊麤言細語不見兩般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
不恁麼總得然後沒交涉方可鬧中取靜忙裏偷閑
仰戴堯天高歌舜日然雖如是且道動靜不拘一句
作麼生道遂撫掌笑云青山誰管你閑事白日鄽中
自有人某山林一慵懶人耳學問道德俱無所長上
荷 聖恩掃灑常院唯是夙興夜寐補報 君恩隱
腹量心但多惶恐諸人者古人道相逢不拈出舉意
便知有如何是知有底事秖如長老入院打鼓陞堂
問訊和尚與諸人相見者箇是拈出了也那箇是知
有底事莫是焦山長老千里之外來慧林住持麼不
是者箇道理莫是僧是僧俗是俗麼不是者箇道理
若也明得千里同風其或未然對面千里會麼虛空
昨夜飜筋斗嚇倒西來碧眼胡

上堂舉昔日寶公和尚令人傳語思大禪師何不下
山教化衆生只在山頭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
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云思
大恁麼說話只知開口不覺舌頭長既有諸佛可吞
豈無衆生可度若是山僧即不然自四月十六下焦
山或山路上行或野店頭宿也不見有諸佛可吞爲
什麼如此但知飢來喫飯渴即飲水困即啜茶亦無
衆生可度爲什麼如此只爲人人具足箇箇圓成蝦
蟆蚯蚓頂佩圓光白牯狸奴胸題萬字今日來到慧
林院裏與諸人相見且道與古人說話是同是別會
麼不勞久立

師於五月二十二日就大相國寺中三門上開堂師
拈起疏示衆云卷之則聖凡莫測舒之則沙界咸聞
非圖激濁揚清亦乃分緇別素然雖如是要見文不
加點絕妙好詞却請表白宣過讀疏罷師指法座云
物物頭頭不覆藏須彌高廣露堂堂要知此曲無音
韻更對薰風舞一場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
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歲恭願明齊二曜壽等
三山雨順風調民安國泰次拈香云此一炷香當爲
何人氣息纔通不可收一回拈起一回羞威音王外
難分雪殃及兒孫卒未休便恁麼燒却又恐有不知
香氣者爇向爐中供養我長蘆 淨照禪師和尚遂
趺座智海法眞禪師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

義師云一槌便就八字打開更無絲髮覆藏豈有纖毫障礙若是英靈衲子須便舌上風生其或懞憧禪和多分眼中雲起莫有未點先行不撥自轉底麼僧問立雪齊腰斷臂人曇花分得一枝春未知今日開堂意一句如何祝　聖君師擧起拂子進云恁麼則金烏凝瑞彩玉兎耀祥雲師云若是鵠子兒點著飛千里進云五湖四海歸王化一句無私樂太平師云祇道得八成進云却請和尙道十成師云大千沙界爲天宇億萬須彌作壽山進云祝聖已明於至道爲人端的合如何師云拄杖子未曾拈著進云作家禪師天然猶在師云開口易合口難僧問法鼓一鳴丹鳳闕金爐先爇紫檀煙開堂上祝南山壽願把西來密意宣師云曹溪水闊千尋深少室峰高萬仞靑進云一言妙契寰中旨舌上風生四百州師云麗水一星金流沙混不得進云九州和氣如三月四海歡呼似一家師云如是如是進云爲報諸方同道者盡情施設贊明時師云直須恁麼僧禮拜退　師乃云直饒稻麻竹葦草木叢盡變衲僧一一衲僧遍身是口

一一口中有百千舌一一舌端置百千問難不消慧林擧起拂子自然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譬如一滴獅子之血能變六斛驢騾牛羊之乳悉化爲水不在安排任運如是況千聖靈機群生本體不落文字豈涉言詮卓爾現前超然獨露豈不見臨濟禪師陞堂麻谷和尙出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臨濟隨聲云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麻谷拽臨濟下禪床遂自陞座臨濟近前云不審麻谷擬議却被臨濟拽下禪床復陞座良久云久立尊官伏惟珍重師云此是從上知識陞堂底樣子後人不明旨趣一向語路推尋往往將此公案喚做照用同時卷舒自在恁麼商量欲明千聖不傳之機大似接竹竿打月有甚交涉殊不知騎自馬捉賊以自刀殺賊卽易就賊馬捉賊迴賊刀殺賊卽難何也如國家拜將妙得其人應機會間不容髮方當用事之時勢安龍蟠虎踞之利陣結長蛇偃月之衡擁百萬軍決千里勝人但見七擒八縱萬擧萬全而不見幃幄運籌聲容不動搴旗奪鼓之間巳蕩巢穴棄甲曳兵而走殲厥渠魁經云諸有

智者以譬喻得解鬼方既定神武不殺班師振旅凱
歌而還時節因緣衆所共知臨濟廳谷一狀領過且
道昔人今人是同是別若也定當得出上無不報之
恩下有可行之道還會麼四海晏清歌有道八方無
事樂堯年卽將此日開堂妙善謹進祝延　今上皇
帝聖筭無窮恭願　今上皇帝陛下道合乾坤明逾
日月恩霑萬姓俱爲富壽之鄉化被四夷皆識詩書
之訓巍巍乎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但臣僧某道行
無取短拙有餘土木身心煙雲蹤跡本圖水邊林下
枕石眠雲木食草衣歌詠太平而已不謂遽承　睿
旨掃灑慧林遂令枯木重芳寒灰再焰敢不力勤香
火策勵禪徒共揚　西祖之風上祝南山之壽我
皇帝陛下恭願似天不老萬壽永戴於無私如日方
中一草不容於斜影　皇后皇太子諸王天眷玉葉
金枝慶尙一人咸臻五福國筵賢士大夫共賜光臨
莊嚴法會僧錄三藏諸院禪師四遠檀信十方清衆
同歌舜日共戴堯天萬劫千生常逢此會久立衆慈
伏惟珍重

上堂舉金峰和尙示衆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
你若道得分半院與你時有僧出禮拜金峰云相見
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師云金峰放處太輕收
來太重慧林卽不然一切不見句瞎却時人眼你若
道得說什麼分半院和鉢袋子一時分付良久云何
須尋白玉只此是黃金
上堂云今年兩次逢端午不須更打划船鼓金剛門
外笑呵呵一夜通身汗如雨汗如雨不須言犀牛扇
子亦徒然舊山多積雪歸去是何年
上堂云古人道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
不如行取一寸說得一寸不如行取一分又有尊宿
云說取那行不得底行取那說不得底雖然恁麼未
免陪分疎在且道說不得底如何行語不傷人方出
口藥因有驗始傳人
上堂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釋迦老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幻化空身卽
法身箇中無染亦無塵拈匙把筯如明了掃地燒香
不倩人

江寧府能仁差僧賫疏帖請詮首座出世堅不肯受師便鳴鼓先陞座僧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怕人見爪牙進云出窟後如何師云頭尾不能藏進云恁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打鼓大家看　師乃云趙州住院二十年折脚禪床欠一邊灰頭土面半飢餓苦澁家風今古傳歡笑今人做長老恰似官人問職田職田多我便去免見鉢盂無著處職田少我不去生怕沒鹽兼沒醋禪門難得好兒孫正眼近來如掃土慧林首座久韜藏箇中果熟自然香大海釣魚挵得失空船歸去也無妨

上堂僧問諸人知處良遂盡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未審如何是良遂知處師云一字兩頭垂進云若不同床臥焉知被底穿師云承言須會宗　師乃云一鉢迢迢歷數州朱門白屋信緣求如今饜足歸來也自在潙山一牯牛恁麼會得猶是油花脫子未是到家一句如何是到家一句一條藜杖倚壁角三乳芒鞋掛屋頭

道友就賫疏作蓮花會供養羅漢請師陞座僧問紅輪出海萬里光輝寶鑑當臺一方明曜學人上來請師一鑑師云迅雷不及掩耳進云一句流通人皆聳聽師云馬無千里謾追風進云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心師云如何是菩提心進云南宗北祖皆如此天上人間更問誰師云今日問話有些巴鼻進云句句分明皆合道家家門口透長安師云幸自可憐生

師乃云拍手相逢笑不休本來無證亦無修人人盡是阿羅漢何必天台鴈蕩求還會麼幡花影裏薝蔔香中人人雪鬢霜髭箇箇雲蹤鶴態也有凝眸看鶴也有露齒吟經也有百衲蒙頭也有長眉蓋眼也有降龍伏虎也有相對清談雖然種種不同皆是神通遊戲不見仰山和尚一日坐次有一羅漢騰空而至仰山問云近離甚處羅漢云西天仰山云幾時離彼羅漢云今日齋後仰山云何太遲生羅漢云遊山翫水仰山云神通遊戲不無尊者佛法須是老僧羅漢云特來東土禮文殊此土元來有小釋迦遂騰空而去師云仰山老子尋常河目海口疾焰過風被他惡水驀頭澆却到底不知當時若見他道此土元來有

小釋迦便拽拄杖打出去是則是者棒放過也好爲什麼如此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與渠儂較短長

解夏上堂擧昔日有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自嘆云我只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尙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云闍梨莫𥬇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扣齒云適來不合恁麼道隣壁有老宿聞云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汚却雪竇云誰家鍋釜無一兩顆師云長夏無別趣調和羹一釜滋味頗馨香剛地成點汚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斧陪却三斤鐵只因看鑊鏘忽然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尙也須照顧慧林只向他道死老鼠

上堂擧桐峰和尙見僧入門便擧起拂子僧便禮拜桐峰云犬吠月又僧到來峰亦擧起拂子僧禮拜峰便打石樓和尙見僧入來便擧起拂子僧便禮拜樓云如是如是又僧入來樓擧起拂子僧禮拜樓便打臨濟和尙見僧入來便擧起拂子僧便禮拜際便打又有一僧入來際亦擧起拂子僧禮拜際亦打師云一人得自利三昧一人得利他三昧一人得自利利他三昧明眼人試辨看

上堂謝知事慧林小院子恰似一隻船終日行上水須得衆人牽出入底出入說禪底說禪做飯底做飯打眠底打眠有時甜似蜜有時苦如連恁麼度衆生笑倒老金僊若問西來意令人肚裏煎因什麼肚裏煎按牛頭不喫草

洪州九仙山請親長老上堂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只如嗣法宗師自何而得師云當暗中有明進云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由報恩師云已落向下進云還許學人重添注脚也無師云已不少也僧禮拜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師乃云滕王閣畔遙招手汴水堤邊未點頭要得錦鱗來上釣大家撑動木蘭舟且道蘭舟如何撑良久云不犯淸波意自殊

師付法衣拈起示衆云以法傳心以衣表信黃梅山頭白蓮峯頂分付曹溪路上人一模鑄就黃金印何故須要者箇師笑云不借婆婆裙子繫爭能隨地舞

三臺

當晩請九仙長老小參師云今朝四月十五已見炎

炎酷暑只宜搖扇飲水豈可譚今引古却請九仙長老頌些清涼法雨衆中釘背禪和便好出來進步問教口似礫盤始信長老難做親長老自照顧發機須是千鈞弩

送九仙長老上堂云慧林投老入紅塵俯仰三年成躁根自笑欲歸歸未得時時送客出都城所以道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散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飢飡渴飲渾無事自在潙山水牯牛然雖如是便恁麼去有甚氣息七凹八凸須拈出捏六成三未可休

上堂云著黑衣護黑柱虎不食斑惡傷其侶云何獅子身中蟲終朝返食獅子血忍痛金毛不作聲箇中滋味難分雪從咬嚼顯爾回光返照時始信虛空無兩舌

上堂舉古靈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城中來靈云還知你所生父母在地獄中受苦麼僧云特地來看靈云汝如何看僧哭蒼天蒼天靈喝云者裏是甚所在要哭便哭僧云爭奈父母在地獄中受苦靈云汝如何免得此難僧云三十年後有人鑑此話在師云古靈和尚向平地上陷人爛泥裏著刺者僧若是箇作家纔見他道還知你所生父母在地獄中受苦麼便向他道欲知旱海路須問去來人侍者老和尚擬議便與推倒禪床只如今日了初侍者追薦二親試問諸人且道他父母在地獄中受苦耶在人天受樂耶若定當得許你具一隻眼若定當不得帶累初侍者入鑊湯爐炭山僧爲你誦箇破地獄偈免見一向在鬼窟裏做活計下初死却爺共娘二十餘年劃不斷今朝打破骨董箱請我陞堂舉公案古靈平地起風波瞌睡禪人不奈何地獄天堂都莫問大家隨例喫燠鵝

檀越病起請師陞堂云佛病與祖病衆生心上疑情塵一念脫消散如風吹試問諸病源起滅從何依來從何所來去向何所歸若能直下見苦痛無毫釐不見維摩老文殊問疾時聚頭說藥方夫却獅子兒爲什麼如此不識西天漏藍子幾人錯認作烏頭

端午上堂僧問是草皆爲藥文殊强指南箇中如不

會特地使人參學人上來乞師方便師云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進云如是則相逢不拈出擧意便知有師云知有底事作麽生進云爭奈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師云何時出得荊棘林進云文殊公案一筆勾下只如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師云退後退後僧問句裏呈機問趙州四門相對謾輕酬學人未曉箇中意乞師方便指來由師云大無外小無內進云如是則問處不知立妙旨答時方見祖師心師云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進云爭奈不向語中求異見爍迦羅眼絕纖埃師云猶未見趙州在進云多少隨言逐句人門門便道無遮障師云蝦跳不出斗

師乃云今日適當端午便有僧問時節因緣問頭不妨親切進語中不解承當山僧爲諸人重擧一遍往昔文殊師利爲善財曰爲我採藥不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入山遍尋無不是藥者歸白文殊山中無不是藥文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擧起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師云者般道理作者方知若非鐵眼銅睛往往當面蹉過然雖如是善財恁麽採藥只知其一文殊恁麽辯藥不知其二遂拈起拂子云還識者箇藥麽得者長生服之不死神農不知名耆婆無處討破除佛病祖病掃蕩無明煩惱物物頭頭不覆藏靈光洞耀何人曉

上堂云天時有風雨晦明人事有吉凶悔吝如意事少轗軻常多自古而然何足介意此是世間俗人論議靈山老道過去事如夢不可得未來事如電不可定見在事如雲彷彿而有有此方便能行人之不能行忍人之不能忍慧林爲你諸人添箇注脚過去事如夢了然無罅縫要當做夢時便作覺時用未來事如電有無不可見莫將希望心昧却娘生面見在事如雲目前彷彿有安得東南風吹散西山口良久云山僧爲你吹散了也會麽莫道無心便無事也曾愁殺楚襄王

上堂云南來者與他下載北來者與他上載趙州和尚恁麽道大似世情看冷暖人義遂高低山僧因一事長一智南來者與他一面笑北來者與他一面笑笑裏亦無刀笑裏亦無妙且道圖箇什麽此事不愁

怕爛了。賣者雖多買者少。慧林長老眼搭𢄼。誰敢按牛頭喫草

上堂云。適來欽道者領一童子。持數朶蓮花。入門便拜。山僧問作什麽。道者云。請和尙陞堂說法。老僧喚行者。將蓮花分作四瓶。裝却。道者罔措。你若薦得。何須特鳴法鼓。高踞猊臺。靈山正眼。一時分付了也。既不如是。不免重新擧箇公案。一則爲郭氏拔罪根。破疑網。二則爲道者開一隻眼。不見昔日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花。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師云。智門是作家宗師。出語便斬釘截鐵。然雖如是。要且只解把定。不解放行。忽有人問山僧。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煙籠檻外差差綠。出水後如何。風撼池中柄柄香。畢竟如何。多謝浣紗人不折。雨中留得蓋鴛鴦

上堂云。十年做長老。今年鬧吵吵。思量世間事。佛也不可曉。昨日買箇卦。卜道來年好。財帛星入門。虛耗鬼去了。知事與頭首。各著些孔竅。盛點兩甌茶。多陪一面笑。大家說些快活禪。免教拄杖生煩惱

開寶仁王院大悲菩薩生日。三禪陞座。師當最後陞座。顧視大衆。遂擧右拳云。者箇便是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復擧左手伸五指云。者箇便是八萬四千淸淨寶目。復微笑云。大悲時時降生。諸佛頭頭無間。者裏裂破面門。薦取通身手眼。便下座

沂州天寧專使請長老。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臨際禪。師云。木馬痛加鞭。進云。如何是雲門禪。師云。虛空駕鐵船。進云。如何是曹洞禪。師云。團圝缺半邊。進云。如何是法眼禪。師云。紅錦蓋花𥼶。進云。如何是潙仰禪。師云。金針黑處穿。進云。五家宗派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是處井中有水。誰家竈裏無煙。進云。學人到者裏。理會和尙答話不得。師云。我也理會不得。僧禮拜。師云。問事卽得　師乃云。時節因緣自有由。知音千里遠相求。寒山陌上纔招手。拾得溪邊已點頭。沂陽太守墻壍眞乘。千里移文。求人闕下。念禪門之衰。䏻力與扶持。嗟祖道之荒涼。心存外護。況明公長老。方當壯年。利生心急。便好橫擔拄杖。撩起布裙。且圖舊店新開。從聽時人買賣。不勞謙執。便請承當。

然雖如是且道乘時一句作麼生道五葉花敷大地
春泥牛鞭起著精神好將一葦堂前曲擧向東州路
上人

上堂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便打
進云如何是百年暗室師云撞著露柱進云恁麼則
光明處處透也師云汝莫詐明頭　師乃云昔日法
眼與悟空向火次法眼拈起香匙問悟空不得喚作
香匙我道了也你作麼生悟空云香匙法眼不肯悟
空過二十餘日方省此意今時兄弟問著便道不可
喚作火筯又有底道香匙只是香匙又有底都不管
又有底道和尙莫瞞人好又有底向無交涉處下一
轉語恁麼商量有甚交涉總不恁麼又且如何良久
云莫麤心

上堂擧杜順和尙有四句偈流落叢林自古及今穿
鑿不一只爲你不透祖師關行處多荊棘便被人向
咽喉把定出氣不得慧林爲你除却有交涉底病更
除却無交涉底病懷州牛喫禾益州馬
腹脹打著南邊動北邊天下覓醫人半夜放烏雞灸
豬左膊上十謁朱門九不開

上堂云曉來雨過地無塵綠暗紅疎爛熳春拄杖花
開人不會等閑昧却本來身昔日僧問忠國師如何
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取淨瓶
至國師云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
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師云日光月耀不爲盲者而
不明夏熱冬寒豈爲怨者而不作直得淨裸裸赤灑
灑更無絲頭許遮藏處尙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還
會麼良久云古佛過去久矣

旦日上堂云春睡不知曉覺來天已光七條衣未著
五味粥先香宰相雞鳴起凡夫徹夜忙不知禪和子
將底報君王

上堂云曹溪路上休要擧古論今明眼人前切忌談
迷說悟只合著衣喫飯問訊和尙更無禪道可商量
有底工夫求解脫便恁麼信去不妨慶快平生其或
擬議思量未免落他階級何謂也小乘多話佛老將
不談兵仲貽知閤今辰生日移飲酒食肉之會作開
單展鉢之緣打動譙官鼓唱起德山歌點趙州茶做

雲門餅羅列如幻器具供養影響禪和以是無功之功奉答劬勞之賜慧林長老不敢一一飾辭褒贊恐染汚諸人佛性何以故一切衆生只認得箇父母所生之後四大色身却不知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又謂之七佛已前事又謂之陰陽不到處又謂之混沌未分時又謂之空劫已前自已記得古人生日詩一首舉似大衆他道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汝天公我還我未生時者箇說話好則甚好猶欠衲僧孔竅在老僧今日爲你諸人註破我昔未生時露柱懷胎冥冥無所知不唧噹漢天公强生我自是你把不定生我復何爲爭怪得別人無衣使我寒猶有者箇在無食使我飢自有拈匙把筯底還汝天公我試拈出看還我未生時道什麼

上堂云白日人事勞攘夜裏只了瞌睡忘記安排說禪且望諸人不罪便下座

上堂云少室九年垂一則語直至而今諸方賺舉且道那箇是當時垂底語莫是將心來與汝安底是麼莫是與汝安心竟底是麼莫是廓然無聖底是麼休將馬鞍橋悮作爺下頷天下老和尙盡皆錯舉了也山僧今日爲諸人少敎一半免見後代兒孫箇箇阿漉漉地若要學得不賺各請回光自鑒少林孤坐九年直得口似楄擔良久云也只賺舉了也

上堂云念念常空寂日用大有力此是三世諸佛行履處六代祖師行履處無功之功功不虛棄雖然如是也須打破虛空始得

上堂舉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潔無物堪比倫敎我如何說師云寒山子說不得卽且止諸人還說得麼直須口似磔盤方始光明透漏

上堂云千般說萬般喩特地令人轉不悟西風昨夜泄天機鬱鬱黃花香滿路

上堂云欣逢誕聖時無以報明主唯憑一炷香更擊三通鼓唱起太平歌共行向上路且道向上路作麼生行太平歌作麼生唱良久云只願堯天日月長待見黃河淸萬度

上堂僧問如何是無心法師云木人夜半將花插進

云如何是有心法師云豐樂樓前馬沓沓　師乃云
古人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作踞地
獅子有時一喝作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
遂喝一聲且道是金剛王寶劍是踞地獅子是探竿
影草是不作一喝用良久云落花春滿水新月夜梳
雲

上堂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開爐一句事如何師云
守定寒灰賺殺人進云恁麼則直須迸出爍燎炭始
見丹霞老作家師云借取眉毛　師乃云北風如箭
射庭除冷落禪門一物無多謝諸人相暖熱慇懃爲
我作開爐富時得千兩金未爲奇特冷處著一把火
始是相成實際理地可張羅佛事門前堪炙手闊浩
浩中尋求却易冷湫湫裏摸索最難直教枯木再生
花任是寒灰重放焰然雖如是且道超時越節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上堂云老僧來慧林四見書雲節不解巧逢迎豈敢
多饒舌瞋即聽你瞋拙即從我拙要透祖師關放教
心地歇若不歇臘月三十日一時都敗闕

上堂云十年持釣在江湖蒻笠簑衣只自如忽爾竿
頭浮子動等閑釣得一頭魚召大衆云且道是什麼
魚還識麼莫問竿頭輕與重且圖江上不空歸敘事
畢師復云慧林鐵饅頭做來年已久不是不拈出自
是人不受覷著齒牙寒咬著眉頭皺不是張鵬舉誰
人敢下口咬即任咬且道是何滋味良久云泥牛背
上騎紅日石女胷前掛玉環

上堂舉僧問曹山抱璞投師乞師雕琢山云不雕琢
僧云爲什麼不雕琢山云須信曹山好手師云曹山
老子辜負者僧既言不雕琢說什麼好手忽有人問
慧林爲什麼不雕琢只向他道只恐不是玉是玉且
囊藏頓在壁角裏他年自放光

上堂云祖師正令水泄不通隨順機緣副箇程限譬
如鑄金爲人但觀其人不觀其金其名也迷其相也
惑所以然者皆失其眞目前燈籠露柱淨瓶香爐門
窻戶牖皆是名相那箇是眞還委悉麼擔折始知柴
束重潭深方覺約絲長

上堂云祖師妙訣頭頭漏泄衆生日用不知只管强

今杭上疑有脫字

生分別豈不見靈雲陌上桃花趙州指出庭前栢別別正似紅爐一點雪

上堂云直饒一問一答似獅子顰身或縱或奪如象王蹴踏恣懸河之辯論奮翳鏃之迅機正眼觀來未有事在況法無別法心即此心凡聖同源迷悟一致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如是則燈籠露柱皆可傳心拄杖禪床時時出世塵塵爾念念爾刹刹爾昔日僧問長沙和尚如何是無情說法沙指東邊露柱云者箇能說僧云未審何人解聽沙指西邊露柱云者箇能聽僧云和尚還聞麼沙云我若聞教誰擧話師云東邊露柱說還有口麼西邊露柱聽還有耳麼靈利漢便好薦取

上堂擧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三下僧又問巖頭頭打三掌師云者兩箇老漢纔被人問著便手忙脚亂忽有人問老僧和尚見性如何也不掌他也不打他只向他道慧林四十八一毛不肯拔口裏說

慈悲觸著便爆發你若會得不妨快活

上堂云若論此事譬如大城外有四門隨方來者非止一路師遂垂下一足又以拂子擊禪床數下云諸人從那箇門裏入良久云前不到村後不到店

上堂云夜來看上元一覺到天曉紙被暖如春被底呵呵笑且道笑箇什麼你正忙時我正眠

上堂擧僧問曹山魯祖面壁當表何事山以手掩耳師云古人大似怕人道著

祈雨上堂云寒食清明都過了野桃紅杏已凋零多時不聽簷頭雨特地令人憶鏡清一時念龍自在王菩薩

上堂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鎮江周子厚及第了也因甚却歸不得良久云楊子江頭春柳綠也應爲汝起悲風子厚將仕平生勤苦志在青雲纔得登科俄沈大夜修崇用資冥路願公悟死生如夢幻了恩愛若空花脫離凡緣超登彼岸諸人還會麼石火光中高及第南柯夢裏總無眞錄袍槐簡些兒物賺殺閻浮多少人

上堂擧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
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云燋甎打著連底凍
結夏上堂云四海五湖人慧林同禁足譬如學牧牛
身心要淳熟常耕自已田莫犯他人穀一句若參差
九旬何面目豈不見道道人優曇花迢迢遠山綠
上堂云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衲僧恁麽會鑽頭
入荒草且道出草一句作麽生道你既無心我也休
上堂擧有僧在長沙院側住菴自云見南泉來長沙
岑和尚遣僧問未見南泉時如何菴主默然據坐又
問畢竟如何菴主云不可別有也長沙聞得有偈云
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
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沙
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實道沙云四海五湖王
化裏師云岑大蟲若無後語也是百尺竿頭坐底人
上堂云古人道上來打箇問訊日消萬兩黃金下去
打箇珍重受得四天下人供養師云古人恁麽道大
似高價相酬致令學者一向作殊勝會了慈受道上
來打箇問訊且喜道體輕安下去打箇珍重秋來少

契冷水者裏忽然瞥地莫道慧林瞞你
上堂擧地藏和尙云地藏家風無些巴鼻土面灰頭
冷湫湫地師云古人恁麽道也是黑牛臥死水慧林
家風有些巴鼻下得床來闊浩浩地且道闊浩浩地
好冷湫湫地好你愛其羊我愛其禮便下座
上堂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便恁麽會緣木求魚豈
不見道如驢覷井何似如井覷驢
旦日上堂云寒來共向無煙火飯了同烹雪色茶飽
食高眠無一事不知何以報 官家
壽春府檀越就天淸寺散千僧汗衫請陞座師云孃
生袴子脫體皆空趙州布衫更無摸度袖頭打領腋
下剜襟自然縫罅難尋直是針鋒不露然雖如是說
食終不飽著衣方免寒爭似者箇衫子是檀越段時
升向淸淨心中流出布施諸人正當恁麽時一句作
麽生道良久云一片信心淸似水滿天和氣暖如春
師復說偈云布施門開非一朝雲山千里肯辭勞
塵中欲聽無生曲座上先橫智慧刀貼肉汗衫容易
施有心道者却難消願公福似鄒臺塔一層高了一

慈受深禪師廣錄 卷一

層高

上堂云盛暑隆寒相繼來慧林四見地爐開衲僧向火知方便切忌團圞守死灰恁麼恁麼即易不恁麼不恁麼却難直教枯木再生花任是寒灰重起焰昔日雪峰開爐次爲學者云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雲門云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師云奇特不妨奇特且道火焰如何說法三世諸佛如何聞若是頂目之流舉著便知晩學初機老僧更爲你添箇註脚火焰時時轉法輪廣長舌相耀乾坤衲僧不會轉身句燦破孃生舊面門

上堂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舉起拂子云傅大士即今在慧林拂子頭上諸人還見麼遂擊禪床一下云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上堂云炭頭今日地爐開澁雨慳風惱破懷老僧向火喫酸醋誰管檀那來不來

靖康改元十一月因率金銀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師云汝等諸人者一寶秘在形山久矣夜來對人天衆前各各拈出直得熒煌燦爛耀古騰今與國家爲瑞爲祥與群生爲安爲樂自然干戈永息悔吝不生雨順風調純樂堯舜之道只如堯舜之道作麼生樂此身定向林間老心與長松片石期

上元日上堂云皓月團圞照碧天鰲山燈火不須然吾皇恭儉人心樂自有歡謠四海傳

上堂舉法眼云時憶在山日枕上聽瀑布如今城裏居欲去不得去欲去既不得住且還無慮晨昏鐘鼓鳴實堪揚佛事大覺璉禪師云時憶在山日雲泉曠野情如今居輦寺終日厭逢迎禁近傳寒漏堂空聽曉更憑何通一線庭栢向春榮師云者兩箇漢出處雖異病痛一般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山僧道憶昔在山日眠雲并枕石如今城裏居欲去去不得欲去既肚裏空啾唧休啾唧更聽籠頭吹篳篥

二月初一日上堂云日暖旌旗壯鳳城　聖君勤儉古風淸寶刀不染匈奴血四海從今自太平

在明禧陞座云順天門外古招提爛熳春光照錦溪物物更無心外法箇中能有幾人知忽然杏花崗畔

白板橋頭逢人作麽生學師撫掌笑云莫道無人好
師於三月二十六日求退在水門外東園候　旨至
四月初五日奉　朝旨再住歸院上堂問答不錄師
云牽牽歸來口懶開婆婆重陟舊猊臺孤雲本是無
心物又被東風拘管來一𨁝便成方是作家手段千
割不斷欠他粥飯因緣不如隨例納些些況是從來
活鱍鱍喚作隨波逐浪亦名和光同塵三世諸佛分
雪無門六代祖師鉗口有分正當恁麽時動靜不分
一句作麽生道有緣不是予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
師復云山僧一毫無取百事荒唐掃洒慧林倏忽六
載本欲退歸巖谷以盡殘齡豈謂　朝廷不容引去
不免移身換步委順世緣再入門來不勝勉強伏蒙
兩街僧錄諸院禪師遠出都門亘勤象駕諸官員道
友出門相接曲盡勤誠其在山懷言不能及古來尊
宿無住持事船子和尚在孤舟上接物鳥窠禪師於
樹尾間爲人官府不知名利害不到耳處深山窮谷
木食草衣一味與黃面禪和子說硬嚗嚗地禪行實
逼逼地事如今做長老者名籍有司恰如做官相似

身不自如要去不得去只爲入他塵勞深也然雖如
是衲僧到者裏却須知有放行中把定把定中放行
還會麽聽取山僧一偈朝廷未許老僧閑且把西來
向上關莫道禪門無致仕更成牛考便歸山
上堂云夜來春睡爛如泥禁漏聲殘總不知䶕憶南
泉好言語如斯癡鈍也還稀且道承誰恩力恁麽無
事得恁麽自如還會麽掃地煎茶歌舜日訶佛罵祖
樂堯年
結夏上堂云不唯禁足亦乃禁口不唯禁口亦乃禁
手不唯禁手亦乃禁心禁心不禁口日日嫌佛醜禁
口不禁手累及眉頭皺禁手不禁心罪過轉彌深禁
足更禁口蟻子銜蜣走禁口更禁手垂楊生左肘禁
手更禁心大地是黃金要得一夏安樂細看兩重註
腳山僧恁麽說話大似不鑑手之
上堂良久云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便下座
上堂舉藥山久不上堂知事白云大衆久思示誨山
云𨁝鐘著衆方集山便閉却門知事再白云既許爲
大衆說法因何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師云藥山將眞珠作豌豆羅倘無人著價後來明覺和尙道可惜藥山老漢平地喫撲盡大地人扶不起師云慧林昨日也喫一撲直得飲氣呑聲迴避不及既無人相扶不免自倒自起諸人還會麼明珠一顆價難酬不是知音便暗投譏笑藥山空費力水淸魚現不呑鉤

上堂畢教中道五十餘年未嘗向人說如此事師云釋迦老子大似負兒思舊債年老覺心孤

諸道友相別上堂云相送無言淚滿巾溪頭黃葉正紛紛勸君更進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只如者一盃酒如何進卓拄杖一下云一口吸盡西江水不知何地著離情

師於七月二十八日得　旨辭衆上堂僧問聲飛四海德如淵唱道都城恰六年世事悠悠乞歸去白雲深處不朝　天布袋已開頭船子便解纜正當恁麼時如何說得箇去去實不去底道理師云如劍揮空進云恁麼則好水好山應有待如雲如鶴任高飛師云猶涉動靜在進云爭奈楚天渾似客情遠秋色不如歸興濃師云臨行之際莫切切進云千山不礙金剛眼自然到處得逢師師云不要忘却僧問象駕東歸正作秋水光山色共悠悠人天普集忻相送一句臨風作麼酬師云處處無蹤跡進云如是則隨方施法雨是處布慈雲師云爲人傾盡一生心進云直得東門山畔月夜夜照慈航師云更須截斷兩頭師顧視四衆云六年掃灑皇家寺一日　君恩得遊還拄杖重挑舊瓶鉢者回信脚入青山只如臨岐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得意濃時便好休下座

慈受深和尙廣錄卷第一

門人慈覺大師　文剛　勸緣

慈受深和尚廣錄卷第二

東京慧林禪寺慈受深和尚偈讚

侍者 普紹 編

前住焦山歷代尊宿眞讚

珍禪師

末上開山師最旁栽松種竹意何高舟橫斷岸無人識幾度因風弄海濤

倫禪師

一著天衣無縫襖平常語話暖如春山藤紙帳家風在誰是當年聽法人

佛印禪師

水鱗千偈亦輕酬一笑甌峯萬事休今古碧桃灣底路幾多風月屬漁舟

深禪師

南山拾得劫初鈴鄉曲誰人會此聲撥轉海門關棙子雲樓月殿一時成

從禪師

雪眉嵓頂鶴精神淡薄家風世少鄰明月蘆花藏不得老來重跨鐵麒麟

慈受和尚自讚

因風便作海門居釣盡波瀾未見魚水冷雲寒歸未得笑看新月上珊瑚

前住慧林歷代禪師眞讚

圓照法空禪師

大圓鏡中眞光明炬慈中有威擊塗毒鼓威中有慈闢荊棘路無緣節役遮護一切衆生覩相而悟

覺海沖禪師

言簡理直道高德重無妄談笑無妄迎送衲子入門毛髮聳動密密處莫能覷倚天靈刃照人寒

佛陀遜禪師

轉方作圓輝今耀昔龍袖三關金鎚一擊五十餘年脇不至席逆鱗句阿誰識生死觀來如戲劇

佛光正禪師

烜赫佛光逆順無礙道傳崑山聲飛湖海戲笑怒罵皆師三昧風流處更尤佳曾悟庭前柏春風二月花

祖印悟禪師

師道平夷師貌渾厚持如地心開無妄口四坐道場
一塵不受節角處沒窠臼三眼神龜火裏走

月印禪師

凜然孤風粲然眉目利劍當門誰敢輕觸脫略處妙
難傳萬仞峯前駕鐵船

退步

萬事無如退步人摩頭至踵自觀身只因吹滅心頭
火不見從前肚裏瞋

萬事無如退步人孤雲野鶴自由身松門十里時來
往笑揖峯頭月一輪

萬事無如退步人淡中滋味最天真爐邊向火慵開
口睡裏抓頭忘却身

萬事無如退步休百年浮幻水中漚趙州不爲爭餬
餅要得時人劣處求

萬事無如退步休本來無證亦無修明窻高挂多留
月黃菊深栽盛得秋

萬事無如退步休華言巧語誑時流世間種種皆兒
戲何必區區弄筆頭

萬事無如退步行世間名利兩重坑前頭光景無多
子莫與扶屍鬼子爭

萬事無如退步居青山僻處結茅廬聽他人笑生涯
拙自喜閑身得自如

萬事無如退步看箇中生死不相干兜兜怛怛從他
做兀兀癡癡我自安

萬事無如退步僧髮長懶剃貌稜層出言吐氣多山
野逆耳之談誰肯聽

萬事無如退步眠放教癡鈍却安然漆因有用遭人
割膏爲能明徹夜煎

萬事無如退步眠松床紙帳暖如氊夢中說話無花
草況是山僧不會禪

省緣

學道先須要省緣莫教到被世情牽一時但得鉢盂
濕饑底何妨無一錢

學道先須要省緣隨時過得莫憂煎無求坐臥常安
樂有意身心不坦然

學道先須要省緣省緣一法最安然有來有往有違順無往無來無過愆

學道先須要省緣他人長短莫喧傳禍門不閉終無益參取維摩老子禪

學道先須要省緣莫教到被世情牽牽來牽去無休日直到閻羅老子前

學道先須要省緣浮生傀儡暗抽牽機關用盡成何事贏得三塗鬼火煎

念彌陀頌

萬人同志念彌陀衆力相成願力多一朶蓮開親見佛方知淨土勝娑婆

樹林水鳥各宣揚寶網金臺盡道場會得鐘鳴幷鼓響彌陀觸處現毫光

鬢髮看看染雪霜心猿意馬尙顚狂一朝掩目空歸去始信泥犂歲月長

業報差殊事不同旁生何地出樊籠欲知自性彌陀佛在汝朝昏一念中

衆生苦海業坑深不信因緣久溺沉聞得叉聲方念佛始知妻子老婆心

不是山僧說是非修行魔事要君知直須緊峭草鞋底透過娑婆五欲池

家中四威儀

家中行尋常違順不須爭若知步步無階級何必蓮華脚下生

家中住早起開門夜閉戶運水般柴莫倩人方知佛是凡夫做

家中坐一室寥寥是什麼靈光一點甚分明何必靑山尋達磨

家中臥展脚縮脚皆由我若能一覺到天明始信參禪輸懶墮

貪

學道先須不要貪貪心障道使人凡祖師一味無求法流落人間誰肯參

瞋

學道先須不要瞋瞋心未斷道休論諸佛常說瞋如火燒却菩提種子根

癡

學道先須不要癡癡心未了轉狐疑迷雲頭上黑如墨白日茫茫幾箇知

枯骨頌

風力機關終有盡深情厚貌見無因擔擎黑業歸何處留得枯骸未化塵

皮包血肉骨纏筋顛倒凡夫認作身到此始知非是我從前金玉付何人

烏啄鵶鵲皮肉盡風吹日炙髑髏乾目前試問傍觀者自把形骸撿點看

因瞋久戀四蛇窟由愛長依六賊村今日幷贓都捉敗這回休要弄精魂

百骸潰散雜塵泥一物長靈復是誰不得丹霞通一線髑髏著地幾人知

枯髏酒色財氣頌

枯髏愛酒醉魂在羅列盃盤手自斟酩酊一生心似麴想君作鬼也昏沉

燕脂畫面嬌千樣龍麝薰衣峭百般今日風流都不見綠楊芳草髑髏寒

生前財貨因貪得死後形骸被物拘畢竟一文將不去被人罵作守錢奴

偶然一語不相投努目揮拳汗欲流若悟形骸同逆旅貿中人我一時休

天人禮枯骨

汝是前生我我今天眼開寶衣隨念至玉食自然來謝汝昔勤苦令吾今快哉散花時再拜人世莫驚猜

餓鬼打死屍

因這臭皮囊波波劫劫忙只知貪快樂不肯暫迴光白業錙銖少黃泉歲月長直須痛棒打此恨卒難忘

沙門破二見

咄咄愚癡子云何不自觀鞭屍眞倒置禮骨自欺瞞善惡由心造佛魔著眼看蹈翻煩惱海生死不相干

資福遣土地出院

汝爲神道合威靈酒肉如何順世情小鬼判官都出院禪門法令要分明

村歌社舞拜祠堂臭穢腥羶汚道場要答神明冥護

力晨昏燒取一爐香
若將酒肉汚伽藍因果分明語再三說著人情都不
順山僧到此口難緘

靈巖披雲臺十頌

林底常懷老藥山皮膚脫盡萬機閑披雲月下時長
歗千古風流滿世間
戲鑄崖石號披雲且欲朝昏見古人折脚鐺中聊自
足世間憂喜不關身
拄筇臺畔自騰騰野草閑花照眼明綠水青山皆舊
物鳥啼猿笑別無聲
春暖巖花處處紅住山境界樂無窮勞生奔競何時
已說與還如耳畔風
當年吳越日相攻蟻鬪蝸爭不少容范蠡西施伎倆
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兀坐雲根懶舉頭更無言句示禪流森羅萬象分明
說有口何妨挂壁休
老來羞懶出人前只欲隈巖傍水邊多謝洞庭峯頂
月夜來向我十分圓

禪門難得好兒孫逐句尋言總失眞山是山兮水是
水莫將情解鬪尖新
透過無心種種休松間石上自悠悠田園不用爭疆
界大地都來一指頭
莫笑山僧語句麤眞情何處著工夫世人用盡精神
討緣木何曾覔得魚

和堯峯泉老

淸輝軒

湛湛平湖浸月明漁歌聲斷曉風淸壞衣蒙頂跏趺
坐不稱詩情稱道情

碧玉沼

深靜含秋一鑑寬淸甘聊酌齒牙寒靈巖自笑荒山
骨明月泉慳祇欲乾

多境巖

聊向蒼藤挂六鐶滿前嘉致屬幽閑雙眸淨洗看無
厭欲結遮頭草一間

寶雲井

寶雲詠草廣禪林鑿石窮源意亦深長嘆甘泉不當

路汪汪空有濟人心

白龍洞

古洞深沉莫敢窺森陰草木野雲飛白龍何處淹頭角天下蒼生望汝歸

觀音巖

笑日野花青嶂下歌春幽鳥白雲間寶陀大士全身露懊惱游人空看山

妙高峯

下視群山盡子孫孤高直與月輪分善財不用別峯覓只此休時見德雲

偃蓋松

寒松門底如張蓋招引嘉賓眼倍青方丈老人迎送少未應因汝下幽庭

東齋

禪板蒲團消永日明窻淨几映疎筠一鑪香盡六時過轉覺山家氣味眞

西隱

匿影長嫌山未深閉門莫放俗塵侵如今滿眼事奔走欲對何人話此心

余結茆西山終日無事因作洞庭十二偈以彰衆生日用不知之道趙州云時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斯言最切人莫曉焉

鷄鳴丑一聲喚起菴中叟披衣蹈月聽松風人間萬事慵開口

平旦寅疊疊湖山觸目眞箇中更擬論玄妙七十二峯應笑人

日出卯參禪切忌生機巧近來衲子學虛頭未曾喫飯先言飽

食時辰粥飯精麤養病身落蘇苦賣今年少誰念庵中瘦損人

禺中巳樵夫來說人間事六月江頭兵未休盡向衆生心上起

日南午瓦鑪石銚閑家具拾薪吹火自煎茶笑與兒童相爾汝

日昳未撩起布裙閑掃地庵舍荒凉無客來門前黃犬因何吠

晡時申自笑平生懶是眞白髮蒼顏陪奉少聽渠歡喜聽渠瞋

日入酉光境前頭豈長久更無佛法可商量聽他衲子交橫走

黃昏戌有口何妨長挂壁半簾秋色卷西風一點靑燈照茆室

人定亥住山自有家風在老來落得放心眠人生莫被閑名礙

夜半子紙帳松床睡方美翻身不覺念勞生幾箇不遭心識使

題杭州西湖可堂

避喧來靜到湖山却被湖山不放閑踏破草鞋遊未遍便甘投老兩山間

喜見君心有歲寒閉門終日對琅玕相逢不具香嚴眼祇作敲風帶雨看

題石橋

衝寒得得到天台不爲靑山綠水來自愧過橋無脚力却欣供聖有茶杯蒼崖瀑瀉銀河闊方廣雲收金殿開問訊厖眉老尊者也須回首入塵埃

題白道猷

猛虎毒蛇從法化凶神百怪仰高蹤只因一念分凡聖礙却前頭蒸餅峯

題呂城接待院

我來暫解包困就長床歇叮嚀木上座莫苦多饒舌一身同逆旅三界若空花勉爾水雲客當求見作家

初至包山大雪戲題

老僧昨夜包山宿茅屋靑燈火滿爐料得山神心喜我曉來巖樹雪模糊

次日有鵲巢於庵前棗樹上樹高數尺因筆戲題

鵲巢低樹絕驚猜可驗庵僧心已灰與汝林間緘口過不須虛喜報人來

栽松

栽松須覓曲松栽養就山林擁腫材直是無人著眼看歲寒方得老巖偎

手植小松

小松盈尺已凌雲肯學芬芳桃李春想汝龍鱗合抱日老僧應是再來人

題一笑庵

旋縛茅茨蔽雨風土床蒲薦自雍容榮枯過眼人間事盡付山僧一笑中

老覺形骸漸漸衰放懷終日眼如眉畏人知處閑名出猶喜歸庵未甚遲

題也休庵

曲木爲庵土作床有門不閉且無妨時人莫笑家風拙歇得心時事事忘

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既無心我也休打著郞君心裏事從前恩愛冷啾啾

睡起戲題

喫粥喫飯過聽風聽雨眠莫將安樂法容易與人傳

題寒食花

寒食花無數寂寥草莽同只因顔色少留得老山中少艶人稀賞無香蝶不知人心尙紅紫爭看醉西施

題紙襖

新成紙襖著彭亨掉臂何妨雪裏行我既不怜人不愛世間從此免相爭

師初到包山見小池瑩如氷玉父老云池中昔有白龜已逝之因命爲白龜泉

任是流金鑠石時此泉澄湛滿幽池白龜聞已獻天子何似蹣跚在淤泥

題隱泉

泉隱甘無竭人閑道轉高涓涓淸自足休苦作波濤

包山開井

山骨鑿深六十尺石中泉眼始方開後人飮水知來處曾費山僧心力來

小師般塼造塔

傴僂山頭自負塼要成小塔立雲煙聚沙也似兒童戲且爲湖山結少緣

入定觀音

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爲彼散亂人故現如是相

廣瑞殿和尙呼主人公諾

主人公諾聽我語死生流轉無停住今日忙兮明日

忙靈光一點何時悟
主人公諾聽我道貪名逐利何時了爭如識取自家
珍靈光灼灼無邊表
主人公諾聽我勸浮生莫作欺瞞漢暗裏雖然瞞得
來明中依舊還消散
主人公諾聽我說百歲光陰如電掣四十五十不回
頭問君更待何時節
主人公諾聽我囑今年已是五十六爲人終是費分
疎何日口邊生白醭

勸食素

喫肉何如咬菜根且圖身口戒香薰莫言死後無因
果八兩須還他半斤

勸晨朝食素

未能遠斷葷和酒且結晨朝淸淨因省費省緣兼惜
福靈巖此語太饒人

懷淨照禪師

一別蘆江後千峯鴈影沉聞迴天子詔方見老師心
籌室應將滿禪關轉見深秋來甌項夜時復夢投針

閱佛鑑禪師語錄

說禪要似鍾山老有口無心幾箇知要我舌端轟霹
靂就渠眼裏下鉗鎚平時却出活人劒險處聊爲死
馬醫慚愧叢林宗匠在與人掃盡百生疑

乞退慧林寄佛果禪師

單絲繫住老牛脚心欲東西未自由憑仗東風齊著
力早教紅子下楊州

寄壽春沂和尙

聞把東禪木杓柄放開布袋好流傳後人薄已符言
行壁立家風要斬然

答天寧訥和尙

老來多睡勝春蠶五蘊山頭卓箇菴隨分飢飡渴飮
過不知何地見同參

寄東禪珝和尙

聞坐天童上板頭深挑痛劄未應休吾門直截無窠
臼家破人亡始自由

答廣燈禪師退翠峯

有經遮眼明窻下無事千懷白晝長自拾松枝燒欵

。鉢看人終日競頭忙

送慶善珪和尙

道人門冷如秋色。竟日曾無俗駕來。近爲耽詩成癖
。好寒窻夜作老猿哀

中秋寄璝和尙

秀嶺高峯咫尺間。青松常伴白雲閑。中秋同翫洞庭
。月誰道山家不往還

和規和尙

老來心地爛如泥。卜得胥湖作虎溪。七十二峯煙浪
。鬧聽他游子路頭迷

去年西塢得相尋。雪竹霜松一徑深。圓屋青燈聞妙
。語使人灰盡一生心

但得茅簷春睡足。何須石室較籌盈。遙知別後多蕭
。散坐聽松風萬壑清

鏡像魔軍方滿目。浮雲世事急抽頭。倚蒲癡坐慵開
。口詩債還能饒我不

和信和尙

一身彼此轉蓬樣。百歲光陰交臂間。底事石梁成邂
。逅烽煙影裏得餘閑

喜君胷次氷壺淨。道富身貧只我諳。利火名湯方鼎
。沸看人終日手爭探

示高維那彙簡寶華鑑和尙初出世

石上三生夢已非。人間萬事眼如眉。歸家更問寶華
。老何似板頭端坐時

會源首座

高蹤不負當年約。時憶翻然命駕來。世味任教甜似
。蜜道心終使冷如灰。茅茨款我三椽小。石榻緣君一
。笑開倚杖春風話平昔。寄言猿鳥莫驚猜

會吉上人

晚歲欣逢彼上人。誅茅約我泖江濱。世間聲利空翻
。覆林底交游無故新。學力幾年淹講席。眞風一掃盡
。情塵近來百鳥無尋處。開盡巖花爛熳春

示純禪者

故園我別已多時。見子猶能略展眉。鄉語每聞聊發
。笑客情無復更生悲。尋師愼勿貪眠食。立雪終教徹
。髓皮畢竟禪家外。文字之乎者也不須知

示敏禪者

尋師問道豈徒然休似癡夫飽睡眠白日西傾如箭
息紅顏暗去若繩牽斷肱立雪思吾祖刺股懸頭傚
昔賢此語叮嚀須記取莫教容易過流年

示曇禪者

數椽茅屋海門邊雲水生涯祇任緣逸足懶收支遁
馬淸香聊種遠公蓮欲千世上千鍾祿何似林間一
覺眠異日果來期款曲爲君芥子納三一

示求禪者

靈光一點自分明照破衆生違順情拶看通身開正
眼方能日午打三更

示襄禪者

古人得後便休休茆屋靑燈百不求遮眼謾將黃卷
展不風流處却風流

示表禪者

放下千斤重擔子重歸巖谷舊三椽不須苦覓楊州
鶴伴我林間骨侖眠

示睃禪者

世事不中迴首看湖山他日爲吾來草衣木食相陪
過肯把柴門取次開

僧道成於金山住破屋一間有不下山戒喜
其孤潔贈之以偈

歇得心時自少魔山頭孤坐養天和莫嫌茅舍不寬
廣茅舍纔寬事便多

安正闍黎求偈

黃葉止啼知卽已敲門瓦子亦休留虛空講得眞經
後解笑當年石點頭

因首座求偈

衣底明珠本自圓箇中無正亦無偏蒲團紙帳坐終
日體取先師苦口禪

至禪者求偈

探竿影草閑家具獨弄單拈破笊籬口噤心灰諸漏
盡菱花不拭自光輝
玉偈金言一掃休已靈不重聖何求無常殺鬼難呑
處祇爲渠儂得自由

道智更衣參學求偈

未見虛空解講經箇中切忌計工程蒲團七箇坐不
破豈可等閑明死生
妙句玄言一切休只看露地一頭牛忽然鼻孔芒繩
斷吼月耕雲便自由

剛監院遣小師子文包山下書文別求偈彙
示剛公

一葉輕舟泛太湖西山來覓老僧居歸家好爲力生
說林底安閑是坦途

法照大師求偈

戴角披毛老牸牛牽犂拽杷幾經秋脚跟終不隨人
轉鼻孔遼天得自由得自由洞庭湖裏冷啾啾

老僧慧因唱盡衣鉢欲捨身火化二偈誡之

衣鉢老來都唱却赤條條地更身安但敎留得娘生
袴雪打風吹不解寒
好死何如亞惡活隨緣隨分傍巖隈直饒野火燒殘
後依舊春風吹出來

因禪者欲編語錄以偈止之

吾祖初來字脚無兒孫後代競編書子今莫苦著文
字秘取圓明項顆珠

安禪者爲思谿國覺專使遠至國淸以偈却
之

豐干端是饒舌漢引惹閭丘特特來累及寒山無雪
處巖門從此不應開

達空大師始欲落髮以偈止之

若能轉物卽如來糞掃堆頭正眼開隨順衆生顚倒
法肯敎一點汚靈臺
逆順機中總是禪在家不礙出家緣龐翁父子團圞
坐始覺無生話不偏

慧林誡禪徒入浴

浴時少使一瓢湯受用浮生日子長薪桂米言京國
貴轆轤百尺幾夫忙

誡參徒睡不脫衣

孤舟共渡有貪緣一衆相依豈偶然但我住山隨處
所不令衲子脫衣眠

寄遼首座

投老西山百不爲把茆是處可幽棲太湖三萬六千

頌天與山僧作虎溪

寄國淸光長老兼示諸衲子

寒拾長談苦口禪無人領解許多年如今拽轉家風
也好把泥牛痛下鞭

豐干漏泄因饒舌描邈虛空總是渠[illegible]笑閭丘無鼻
孔竈前禮拜覔文殊

聚頭作相都休問那事如何爲擧揚放得肚皮滄海
闊世間無物不包藏

寄普惠勝長老

萬歲藤枝遠寄來也應知我老衰頹水邊石上扶持
立正眼時時爲子開

寄實相院主

乞得包山古寺基竹窻松檜作幽棲何時一棹來相
訪說盡人間萬事非

送炬禪者歸寧親

出門烟水正茫茫髑髏金風木葉黃父母未生前一
句不知何地是家鄕

送正禪者歸爲本師起塔

先師骨冷已多時千里迢迢特地歸要會去來無間
斷箇中一步不曾移

送暹禪者出京

畢竟歸山是勝游道人閱世本無求小舟東下輕如
葉回首紅塵一笑休

送珍禪者

湖邊看子上歸舟林底初驚一葉秋要似羚羊長挂
角莫教獵犬得蹤由

送全禪者爲普慧勝長老專使下書回

獨秀峯前一朶春爲傳消息豈辭辛歸家覔取住山
斧作箇叢林向上人

送印禪者

要如璞玉深藏器莫比囊錐立露尖隨處關門安穩
坐不妨終日口如鉗

送廣法初長老下鄕

偎巖傍水我甘老垂手入鄽公正時異日歸來同粥
飯折鐺不用借人提

謁法報菴主不値

道人雲出山軒窓有佳趣松竹自說法客來點頭去

示小師法照

菴小不能容汝住湖邊相送頗依依身心欲得長堅
固記取重圍喫菜時

法遙云嘗記墮城時番人追逐時回觀平江
變爲瓦礫時只此便是息心處也師云何止
息心

三處莫忘眞是藥兩針不著亦無妨渾身劫得歸雞
蟲始好參禪作歌場

聞平江焚爇

阿呵呵了阿呵呵聚落都如螻蟻窠一弄火銷無影
迹幾人於此悟南柯

彥强求偈

老僧住世非長久之子春秋正盛年生鐵脊梁須堅
起莫於鄉井苦留連

示師勤

出家畢竟事如何超越情塵敵死魔莫向叢林貪飽
暖百年光境等閑過

示小師行脚前輩打包意在省緣無冗細無
玩好如德山挾複子到大溈是也今人打包
即不恁麼鉢盂以梅花衲作袋嗣部用古蜀
錦爲囊淨瓶交杭總要光鮮拄杖戒刀莫非
濟楚笠頂上閑文潑字須及數斤線貼裏襪
樣針筒將看一擔只要別人道好忘却自己
辛勤若是脫洒衲僧必不如是草草地挈箇
包子卓卓地做箇道人直似野鶴孤雲切忌
無繩自縛汝等更聽一偈

古人只蓄兩枚針夏葛冬裘逐旋尋汝輩盛年脚力
健好携複子歷叢林

資福訓童行頌

世諦紛紛沒了期空門得入是便宜直須日夜常精
進莫只勞勞空過時

心猿易縱安教縱意馬難調亦要調到老情塵掃不
盡出家四事恐難消

焚香禮拜莫忽忽目覩心存對聖容懺悔多生塵垢
罪願承法水洗心胷

出家言行要相應戰戰長如履薄氷雖是未除鬢與
髮直教去就便如僧
也要學書也念經出家心地要分明他年圓頂方袍
日事事臨時總現成
出家不斷葷和酒枉在伽藍地上行到老心田如未
淨菩提種草亦難生
莫說他人短與長說來說去自招殃若能閉口深藏
舌便是修身第一方
常住分毫不可偷日生萬倍恐難酬猪頭驢脚分明
見佛地今生掃未休
莫學愚人說脫空脫空說得有時窮暗中莫道無人
見只恐難瞞馬相公
一等出家爲弟子事師如事在堂親添香換水宜勤
謹自有諸天鑒照人
沓積塵中好用心五湖龍象在叢林瞻星望月雖辛
苦須信因深果亦深
二時普請宜先到衆手能爲事不差諷取如來經一
卷都勝閑話口吧吧

廊下逢僧深問訊門前遇客要相呼出家體態宜謙
讓莫似愚人禮數無
家事精麤宜愛惜使時直似眼睛看莫將恣意胡抛
擲用者須知成者難
諸寮供過要精勤掃地裝香莫厭頻事衆若能常謹
切身心方是出家人
衣衫鞋襪須齊整挂搭巾單不可無身四威儀常具
足莫隨愚輩學麤踈
拳手相交不可爲麤豪非是出家兒遭人唾面須揩
却到底饒人不是癡
三通浴鼓入堂時觸淨須分上下衣語笑高聲皆不
可莫將麤行破威儀
有時緣幹到街頭照顧溪山水牯牛門外草深常管
帶等閑失却便難收
色身康健莫貪眠作務辛勤要向前不見碓坊盧行
者祖堂衣鉢是渠傳

和蔡相面壁軒

見便直下見碧眼明寸電瞥爾落思惟何啻千山遠

壁亦何須面禪床今拽轉翻笑鈍胡僧更不作一喘
箇事本來如風光滿帝都酒樓春洞曉盡現大毗盧
處處是方便此理幾人薦不識雪峯毬錯認鹽官扇

孫大夫求偈

論政已肩裴相國談禪應笑老維摩道存休恨歸來
晩一語投機已是多

再住慧林和高觀察韻

歸來飽睡懶談眞一任禪和喜作瞋笑破野堂居士
口孤雲去住也由人

答葛待制

與君同宿洞庭山此箇因緣非等閑好記燈前一句
子莫教流落向人間
終朝圓覺不曾迷底事勞生強是非一掃浮雲纖芥
盡箇中心月自光輝

題孫主簿眞慶閣

黃卷展開共佛語靑山長對伴僧禪一鑪香盡六時
過浮世何人有此緣

章學士避地毛公山號隱泉居士因相約作

廬山訃携偈赴之

杖藜來赴廬山飯喜見公家園有蔬安得龍眠老居
士丹靑重畫隱泉圖

吊王觀察

去年公到包山寺林底相逢笑不休今日我來公已
去石羊石虎替人愁
臨終一得老僧言掃盡胸中事萬千回首榮華都似
夢便能談笑死生前

謝王七舍人施手寫華嚴經幷大藏等經及
彌陀像

大千經卷毫端出鐵劃銀鈎字字淸更會當頭這一
點六塵堆上放光明
大法流通千有春西山猶未識金文衣函玉軸照嵓
谷想見龍神亦喜欣
每日親佛殊勝相還如溪上見公時堂堂風貌無凡
聖只要當人路不迷

結茆包山寄孫彥孚主簿

老矣休休卜養閑囊空賒得洞庭山朝中誰送米三

合風雨自存𦵏一間。淸嘯有雲披月嶺。高眠無客打柴關。此情試爲知音說。應隔滄溟冷破顔

與俗兄相見

兄弟情深夙有由。死生岐路各須修。要知五欲坑中嶮。萬頃風濤一葉舟

殷員外爲包山鑄鍾畢。求偈

包山一火鑄鍾成。百草頭邊總是聲。喚起勞生開睡眼。一時於此得惺惺

李都事求偈

棒頭筆下宜精審。打鐃皷枷好用心。成佛作祖只這是。勸君不用別追尋

孫保義求偈

省緣知足常安樂。廣費多求損道情。鬧市門頭祖師意。放教心地坦然平

吳保義求偈

前日相逢欣款曲。見君曾次坦然平。祖師有箇入門句。只要時中事事輕

王員外求偈

勸君不用廣貪求。隨分家緣了便休。百歲光陰能幾日。得回頭處早回頭

金大翁求偈

禮拜燒香新活計。行紅種橘舊家風。欲知自已彌陀佛。便是九山金大翁

許善友求偈

二十畝田供伏臘。無妻無妾自由身。回觀萬頃良田者。也是人間多事人

善友誦金剛經。求偈

背誦金剛四十年。老來心地轉精專。勸渠不用憂生死。只此修行便是禪。便是禪不須參。一句該通五百函。無我無人無壽者。塵塵剎剎笑瞿曇

孫主簿

因讀法華經至火宅喩。不覺一笑。因書偈示

夢裏分明有火殃。覺來心地本淸凉。三車亦爲兒童設。想見瞿曇別有方

高道人云。和尙慧林小參。說人身假合。似箇破砂盆。莫教失手打碎。便見千休萬休。師問

你這砂盆使來幾年也高云六十三年也師
笑云照顧照顧
入身正類砂盆砒三篾束縛全暫時暑往寒來宜愛
惜莫教土上更加泥
高聞眼中淚下師云有箇不破底還識麼高
云乞師指示
砂盆打破化爲塵始是撐天拄地人學世只言身是
幻不知誰是幻中人
諸道友以法愛故常至包山以偈却之
老僧多病厭將迎且卜西山隱姓名若是吾家眞道
友隔湖相見最分明
眞州檀越求偈
了卽業障本來空心如聚蟻意如風未了應須還宿
債破後還將茅草蓋燈籠露柱笑呵呵好是焦山口
更多奉報楊子江頭水等閑無事莫興波此人不數月因官事
而死
貧福畋神霄道友挽留不得師去以偈却絕
人生聚散本無常休把閑愁惱肚腸三十年後重相
見拍手呵呵笑一場

慈受深和尙廣錄卷第二

補遺

擬寒山詩共二十首

我愛寒山子身貧心自如吟詩無韻度燒火𢌞工夫
敝垢衣慵洗鬅鬙髮懶梳相逢但長嘯肉眼豈知渠
拾得詩淸苦風騷道自存看雲歌竹石步月出松門
識取心中印休磨鏡上痕時時多漏泄塵世少知恩
人生萍托水流轉成愛河鼓激無明風出入生死波
一念若知歇諸緣皆息魔急須登覺岸勸子莫蹉跎
人生貪愛重所欲未嘗周一飯飽足矣萬鍾心未休
黑業何時了紅裙也自羞鬢毛已侵雪猶自日悠悠
何曾食萬錢顏子飮一瓢賢者心念道愚人志在庖
賢愚趣不同何翅雲泥遙豢養恐非福可信如昭昭
人生貴無業不貴多伎能伎能人看好業能灾汝形
文章妙天下氣宇呑滄溟此身若一失六趣且飄零

世間聰明人必欲聞其過寧知業所使大抵貪成禍
因果鏡中容容豈非是我陰報最分明詎論官職大
人生如春花能得幾時好朝吹與暮洗朱顔變枯槁
花落有後生人老不復少萬事只今休莫更招煩惱
世人怕說死說著死便諱及到死期來老眼先垂淚
戀妻復戀妾見神并見鬼不入祖師門擬迷直到底
六十休造屋七十莫置衣縱然得受用能得幾多時
身心要早歇準擬與死期正如人遠出預辦爲便宜
道力與福力平時似亂眞福力有盛衰道力無富貧
人生不學道只種輪迴因君看天福盡滿眼生埃塵
自料七十歲匆遽那能期況今五六十形骸覺漸衰
正如春暮後靑多紅少時去住呼吸間斯言眞不欺
譬如臨明鏡面目各相對好者默自欣醜者亦知愧
惟鏡兩無情光明常一體若人心似鏡成佛在彈指
厚葬非孝心死者必遭辱君看離亂時何墓不伐斲
黃金衆賊分白日孤魂哭最愛莊周叟天地爲棺木
出家要省緣省緣易入道如何無事人婁攪閑煩惱
奔走富貴門莊嚴房舍好不知被物使區區直到老

若以爭止爭其諍轉不已惟忍能止諍是法中尊貴
不見老瞿曇妙相三十二魔軍刀劒來只以無心對
人身苟無業生死何足疑生也不須戀死亦不須悲
一身眞逆旅萬事皆兒嬉請來綠岩畔與君歌紫芝
靜看營巢燕銜口泥千辛一洒貧家粱一宿王宮殿
寄托暫時間何暇分貴賤人生達此理沒齒無欣怨
貧窮難作福富貴易造罪有力無道心有心無貨賄
有福有道心百中無一二不見老瞿曇福慧雙嚴美
佛爲大醫王留經治衆病衆生雖讀經展轉不相應
病是貪瞋癡掃除須淨盡貪瞋癡不除無緣了眞性

慈受深和尙廣錄卷第三

東京慧林慈受廣錄序

慈受和尙說法偈頌如大醫王應病用藥無苟然者
世同喜聞而樂道也師住世日衆欲鏤板師力止之
因命侍者盡取私記焚弃故終師之身語錄未聞刊
行也師圓寂後有得法沙門聚師六處住持之語銓

〻□□疑違師 〻□疑許 〻□□疑隨有 〻□疑錄○□疑授○盛下疑有缺文

簡編次爲上下錄。悉與衲子林下語也。若其逢場游戲放言。肆說。俾衆生隨類得解者。多不見錄。余一日禮謁老師之塔。其徒相告曰。師之道德世學知有無待。後人之發揚。然辯才敷演。春雷震而秋漢傾也。今之所傳。簡約如是。百歲之下。私錄湮沒。學者聞其風而悅之。將何證諸。今欲集參徒所記。廣爲之錄。命工揮斤。以示後學。余曰。前所流布。已違老師之意。今予又從而校其□□。過益甚焉。其徒曰。不然。雲門和尙說法如雲。殊不□人記錄其語。見必怒罵。當時明教以紙爲衣。□□所聞。卽筆記之。今對機室中錄。皆所傳也。使明教從雲門言。則古塔主無因以悟。而今日叢林。不復聞當時所說也。我輩寧違背老師之誡。而願與後人共聞之。余曰。去彼取此。我不敢知。援明教之事而流傳老師言句。則同道者庶幾有取於斯。因□其語而□之。紹興乙卯上元日盛

東京慧林禪寺慈受深和尙陞堂頌古上

侍者　普紹　編

供養六祖上堂。昨夜有人來報。初祖達磨與二祖可和尙。三祖璨和尙。四祖信和尙。五祖忍和尙。六祖能和尙。來謁禪師。山僧遂教請達磨近前展坐具。云。久仰道風。無由禮見。山僧把住坐具云。彼此老大不煩。如是。達磨正視山僧云。九年冷坐熊峰頂。五葉花敷大地春。山僧云。少賣弄。二祖云。看著庭前三尺雪。特地令人兩臂寒。山僧云。鈍根阿師。三祖云。既知罪性元無染。一拳拳倒誌公山。山僧云。惜取眉毛。四祖云。悟來解脫無繩縛。拳倒虛空得自由。山僧云。未是好手。五祖云。少年再到傳衣地。翻憶前生種樹時。山僧云。發兄思舊債。六祖云。莫遭春糠無伎倆。碓中搗出古菱花。山僧云。便重不便輕。達磨云。老僧遠涉鯨波得到此土。兩回中毒。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以次諸人立雪斷臂。種樹春糠。只爲此事。如今兄弟飽食高眠。不肯學道。可謂正眼近來如掃土。禪門難得好兒孫。山僧震聲喝云。尙敢嗽氣。在我此方。人本來無事。被

我疑衍

你來這裏胡言漢語教壞他人家男女更若㤼㤼趯回葱嶺莫言不道達磨云去聖時遥也有恁麽長老山僧云說什麽也有將拄杖一時趕出方丈復召禪和子六箇老漢被我折合了也這回肚裏無事各請歸堂去

爲母作齋上堂時光迅速急如流一別慈顔幾換我墳墓鄉關空杳杳死生岐路兩悠悠冗飢乳哺恩難報寄體懷擔力莫酬想像音容無覓處春風特地使人愁恁麽說話大似俗氣不除恩愛未了且道衲僧將何報德遂卓拄杖一下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母恩

上堂涅槃生死兩般名正眼觀來一性靈五蘊山頭雲散後大千沙界月長明這一段光明輝天鑑地爍古騰今不曾欠少於其光中無生死無去來無壽夭無窮通見有生死見有去來見有窮通見有夭壽者皆見五蘊山頭陰雲未散所以道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直饒到這箇田地更須知有衲僧拄杖子始得且道如何是衲僧拄杖子良久云不犯之令

攝下疑脫下字

上堂諸佛不出世三轉妙法輪祖師不西來一句徧天下此一句子是渡生死海堅牢舡也此一句子是破黑暗大明燈也此一句子是療衆病之良藥也此一句子是伐煩惱樹之利斧也三世諸佛傳此一句子六代祖師傳此一句子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皆從此一句中流出且道這一句子從什麽處流出良久云若向意根卜度卒未有了期

上堂焚香擊鼓問難縱横大施門開頭頭漏泄蛾蚌蟻子盡演苦空露柱燈籠皆談般若如斯指注曲爲今時正眼傍觀未爲穩當衲僧家到這裏須知有三世諸佛形容不及處六代祖師傳受不得處天下老和尚摸索不著處若向這裏透得不妨於生死界中得大自在若透不得說食終不飽

結夏上堂三月安居要護生蛾蚌蟻子亂縱横衲僧自有轉身路不向時人行處行良久云三條椽下清風遠六尺單前白晝長

上堂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麽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麽

○聲字更錄

社桑知天風還有心麼海水知天寒還有意麼無情之物尙自知時多少衲僧一向瞌睡

普請般士上堂貧覊爲人處從來無異路飯飽譬如閑共般數檐士你行我亦行你住我亦住會得甚奇特不會也相許旣是不會爲什麼也相許雖然不得力猶勝別勞心

磨牛上堂咄哉異類身輪轉無休息戴角復被毛數餘償人力我觀佛與牛其性本來一艮由昧此心所以異形質想汝爲人時豈信有今日侵欺常住錢互用招提物是非信口談酒肉恣情食五戒旣不持人身安可得今日墮牛身方知無利益

○口口疑更錄

上堂祖師門下直截根源但言見性成佛此外□□異說若論見性成佛之旨各在當人分上歷歷孤明如日照晝如月照夜本來不昧所以道一切聲是佛聲更無異聲一切色是佛色更無別色以拂子擊禪床云還聞麼觀音大士在你耳朶裏轉大法輪又擧起拂子云還見麼普賢菩薩在你眉毛上放光動地然雖如是更須知有離見聞絕聲色外一段事始得

○宣疑宣

你且道如何是離見聞絕聲色一段事會麼待虛空點頭卽向你道

上堂纔見仲冬初不覺又月半光景急如梭人情忙似鑽白髮鬢邊添朱顔暗裏換名利競頭爭好事無人看臈月三十日饒你是鐵漢爲什麼如此艮久云覺花有種無人種心火無煙逐日燒

印禪師赴蔣山請過貧福上堂禪門泊將氣如雲江北江南把要津莫怪林衆閑未待掃除佛祖要當人大衆還見蔣山新堂頭禪師麼心珠燦爛氣宇高明犀頂厖眉河目海口一揮塵尾下視諸方六處道場平肩千聖而況鍾山勝槩江南上游是寶公之覺場乃舒王之禪室久虛法席今喜得人四海參徒望風景仰況當今日宗風不振教法將沉叨名竊位者似粟如麻振領提綱者萬中無一更望師叔禪師放低氣宇曲順人情誘引方來流通正眼使圓照之道昭昭然於天下者非師而誰貧福小姪道行無取踈拙有餘乍此傳持百無所有諸事荒涼薄緣可歎特蒙禪師象駕光臨旣然舊店重開何惜逢場作戲下座

攀請禪師略陞此座大震雷音使此一衆得聞於未
聞恁麼說話猶是諸人共知底事且道六耳不同謀
底又作麼生記得米胡和尚一日領衆訪普濟濟纔
相見便拽轉禪床而坐米胡於背後立少時便歸客
位濟云也須驗過始得再令侍者請米胡胡纔至便
拽轉禪床而坐濟遶禪床一匝便歸方丈米胡領衆
便出師云看他古人相見終不以世諦流布一錐一
劄暗去明來天然育異雖則如是未免欠他一著在
衆中商量道普濟便拽轉禪床翻成特地又道米胡
於普濟背後立遂成造作又道纔見拽轉禪床便與
掀倒又有底道但拈起坐具臂背便摵恁麼拈提大
似暴虎憑何麤心太甚若向密密處撿點遠之遠矣
既不恁麼且道作麼生商量諸人要見得分明須是
新蔣山禪師批判始得

鑄鍾上堂欲鑄紅爐百煉金先煩廣結衆人心刀山
劍樹長年苦好爲旁生發妙音大衆忽若有箇盲聾
瘖瘂底人如何救得長久云佛手遮不得人心自等
閑

上堂昔時說有千般今日看無一種等閑拈轉虛空
始得平生受用只如虛空作麼生拈轉換你眼睛穿
你鼻孔

上堂舉古人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只如
目前燈籠露柱淨餅香鑪無非是物如何得成一體
去還會麼切忌土上更加泥

上堂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師下禪床行數步却
上座云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你若識得焦山今
日失利

送化主上堂焦山舊日時堂安百餘衆笊籬與木杓
如今不足用多謝諸禪人各出一隻手南北與西東
面南看北斗廚中一箇鍋羹粥又不多若非憲上座
誰人奈爾何水陸會街坊六人爲摠領但看正二月
夜夜香花請二人同一心打圍要種菜意在饅頭邊
兩彩都一賽臈月冷如氷衆僧猶臥簟二人去化席
姑蘇也不遠漆桶要打破深禪却要光但教無滲漏
得箇也無妨鎮州蘿蔔頭今年到處少奇公去打錢
典座呵呵笑法眞小比丘去覓潙山牛繩頭須緊把

下疑不
邊疑邊
息疑烏○濆疑淸

鼻孔要牢收迹在牛還在無心終易求要得十分好更造一層樓更有一件事不小亦不大擘也擘不開跳也跳下過常在動用中未有人擔荷你若肯發心我爲你說破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韶陽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僧云學人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且緩緩　師乃云好諸人者唱者雖多會者極少往往會得這僧問處不會雲門答處焦山今日爲你眞箇唱韶陽一曲臘月二十五拄杖二十五燈籠二十五拂子二十五

普請栽菜上堂焦山別無見解且學古人栽菜若還總不生根也是諸人有彩無端跂死禪和只要硬守疆界忽然築著礚著便見草賊大敗大凡履踐此事須要自由自在從教土面灰頭不怕風吹日曬老來竄在钁頭邊家風自有通人愛

上堂舉洞山夏末示衆汝等諸人初秋夏末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後來僧舉到瀏陽庵主處主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　師乃云洞山者子有口無舌端語便息道玄路瀏陽叟激濁揚濆偏愛向無句中有

長疑長
彼疑破
惟疑推
曾疑曾

句慈受叟道汝等諸人初秋夏末有六條路一條可行五條不可行第一不得向聖妙地上揑目生花第二不得向平實地上認奴作郎第三不得向光境門頭弄粥飯氣第四不得向無事閣中隈刀避箭第五不得向葛藤窠裏說黃道赤第六條路方許諸人行且道這一條路作麼生行還會麼不因草鞋彼爭覺路岐長

上堂莫謂無心便是禪箇中有路更幽玄繫驢橛子惟翻後打著南邊動北邊

上堂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汝等諸人好將每日馳求底心體究斯事久久之間自然明白去若不恁麼皆是虛生浪死不見古人道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累劫受餘殃

劉太尉請上堂不風流處也風流匹馬追風四百州金鏃離弦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讎大衆此事喻如軍前戰後擊鼓奪旗之義擬議之間早是蹉過了也山僧於楊子江心海門山下劄箇硬寨用臨濟爲先鋒德山爲殿後挂三玄之戈甲列五位之旗槍架石

彎弓操靈雲劒打禾山之戰鼓擎秘魔之硬叉頂門正眼耀乾坤袖裏金鎚驚佛祖探竿影草要須點著便行入死出生方是作家手段然雖如是且道不動于戈坐籌帷幄者是什麼人良久云箭中紅心人莫問大家齊唱太平歌

檀越供養華嚴五十三善知識請上堂諸人還見麼毗盧界內眞如俗諦交參華藏海中諸佛衆生一體古今三世非後非先凡聖一心無迷無悟是故如來初成正覺嘆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不起菩提場而昇普光明殿不離普光明殿遍昇夜摩忉利兜率他化自在諸天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令一切衆生於自身中得見如來智慧德相是故善財童子參五十三人善知識畢竟不離初心過一百一十大城要且未嘗擧步諸人要見十重法界門十重華藏海一爲無量無量爲一一卽一切一切卽一麼遂拈起拂子云一時向這裏薦取還會麼妙峯頂上急回首古佛堂前著眼看師復云相公宿於華嚴性海七處九會有大因緣每歲之中常與此會八十卷大經者隨此方衆生機感而來若以重重無盡言之何止於八十卷三十九品十萬偈也有無量無邊塵沙法門於其門中或現天神或現夜神而爲說法或現童男童女開闢妙門或現外道舡師或現長者居士或現婆須密女或現毗目仙人或現無厭足王或現勝熱婆羅門信知此事不在僧不在俗不在男不在女各各有箇三昧門各各有箇華嚴藏海神而嬰之不出這箇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魯祖面壁普化搖鈴秘魔擎叉石鞏放箭神而明之亦不出這箇道理善財童子至大興城參見明智居士見居士住四衢道中處七寶臺薰以妙香散以寶花作諸音樂一切衆生聞其樂者無不歡喜爾時善財童子禮居士足白言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未知云何學菩薩道修菩薩行居士告善財童子言我得出生隨意福德藏解脫門且待須臾汝當自見言猶在耳見一切人來居士所而求種種資生之物或求飲食者或求湯藥者或求錢財寶物者或求衣服者

爾時居士觀察衆生所欲繫念□時仰觀虛空一切諸物從空而下如其所須施與衆人然後爲說種種妙法師云也甚奇恠明智居士得出生隨意福德藏解脫門便有如是殊勝之事只如相公作如是佛事有如是莊嚴亦不曾繫念片時亦不曾仰觀虛空且道相公得何三昧證何法門便得如斯若也知得便乃坐參諸位立見文殊其或未然更爲諸人注破良久云本地風光何似生誰明日午打三更直饒金印大如斗爭踏毗盧頂上行

檀越□新宅請上堂物物到心上至心物自閑古今城□□得者□如山且道得箇甚麼良久云但願清風生兩腋不愁無路到人間太尉新營華館喜見落成供佛飯僧以伸慶懺適來智海天寧二老已爲諸人委曲發揚了也又教慧林說箇什麼然則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慧林三昧諸人不知且據慧林三昧所觀太尉高堂峻宇庭竹池蓮宛若山林不類城市又恐動土興工損害物命庶憑清淨之因以滌過愆之咎大凡損害物命勞役人夫無出修造昔曹將軍晚年居處踈漏家人請加修葺曹公曰時方大熱墻壁瓦礫之間百虫生長不可傷生家人曰微細虫命既不可傷昔公爲大師領大兵如何曹公曰我爲國事時未嘗私喜怒輒殺一人如曹將軍眞善用其心者經云佛子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又王大王問雪峯和尙云擬欲蓋一所佛殿如何峯云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王云請師樣子峯展兩手後雲門云一擧四十九師云這箇殿子久無人覷著直得梁柱傾斜墻壁頹落不是雪峯重新建立多少人枉用工夫貧道今日因行不妨掉臂爲諸人撐拄一上會麼空王殿子幾經秋日曣風吹古路頭莫恠今朝聊點破恐人一向外邊修

元日喬貴妃作齋請上堂暖日曣開地面凍春風吹拆嶺頭梅他知物物無遮障自是時人眼不開和風動地至提少室家風瑞草爭春漏泄曹溪消息無一處而不彰妙用無一處而不顯眞心揚佛祖之大機廓□天之正眼高低嶽瀆共轉根本法輪巨細鱗毛普現色身三昧若向一處薦得百處千處皆通其或

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大內貴妃皆是前生位中諸佛會上福慧雙修故得今日示現應身行菩薩行助揚教化經云乃至於王後宮變爲女身而爲說法如是明得方知貴妃終日說法利益群生未嘗間斷且道說什麼法諸人要知麼簾卷春風歌舜日鑪焚百和祝堯年

檀越生日作齋請上堂直饒問者如青天霹靂答處似旱地爆雷明眼人前一場漏逗況祖師正令不落言詮纔落言詮便成染汚所以□趙州五年分踈不下黑漆屛九載欲語無□更無義路可商量豈有語言挂唇齒然雖如是到這裏不免重爲混沌畫眉虛空著襪去也憶得大原孚問鼓山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山云即今生也鼻孔在甚麼處孚不肯乃云你問我山云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孚遂搖肩而已師云看他古人等閑拈出等閑剔造次施爲造□新雖則恁麼苦撼山僧撿點將來太原孚被鼓山輕輕一拶便見漏□當時纔見鼓山復問便好與他□□草料爲什麼如此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檀越薦要請上堂奔馳光景幾番春何事臨風一悵神柳綠桃紅依舊在今年不見去年□良久云幸然明似鏡向用曲如鉤昔日莊周妻死惠子吊之周乃鼓盆而歌惠子折之周遂論氣形生死之變爲春夏秋冬之行師云窮根源說道理不無莊生若是超夢幻出輪回則未在不見釋迦老子道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永嘉又道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這裏明得方知生死去來猶如著衫脫袴了無疑滯只如今日希言自安人去世後一年之中印施經典種種追悼且道與莊周所見是同是別還會麼莊周妻死鼓盆歌畢竟無由奈爾何爭似希言今日意修崇直使見彌陀

爲月印禪師移厨就塔所上堂葉落歸根萬事休來時無口句難酬虛空忽爾翻筋斗嚇倒雲門六不收昔日肅宗帝問忠國師和尚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躭源却諳此

◇□疑老
◇□疑路
◇□疑次
◇□疑逗
◇□□疑本分
◇□疑人

令□□□疑蒼龍蟠

令□□□疑恁麼說

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帝詔躭源問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紅瑠璃殿上無知識雪竇道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師云古人□□□話好則甚好不免帶累兒孫一向住死水裏做伎倆不能活路上作生涯忽有人問慧林如何是無縫塔只向他道春風院落無人到野杏山桃爛熳開師復云慧林自元豐中建立前後四十餘年已歷十代住持四人終於此地五人化於外方信知百年一俯仰三界一坐具山僧道行不及古人學問不如晩輩叨忝來此繼續諸公無補宗風仰慚佛祖今日諸道友又請就塔前陞座到這裏合說箇什麼即得若說佛說祖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大似擔水河頭賣總不恁麼合作麼生夜來得箇夢非常了了今日舉似大衆睡中信步到園上纔入門便見月印云和尙何故訪及山僧云明日移厨先來問訊月印云和尙住持不易如今做長老最難況在慧林衣冠所會衲子雲集是非好惡種種不同不易支撐山僧云禪師

令□疑辭

令□疑少○□疑語

在此安隱否不至寂寞否月印云甚安隱又得覺海佛陀佛光諸老相聚終日道話甚有法喜禪悅之味須臾諸老偕出相見就坐喫茶山僧云時中住持事繁不得頻來問訊邇來叢林凋弊難得本分宗師出世諸公何故許多時只管在此冷坐眞燈慧命當使誰續諸老笑云誠如所言若道可行則赴湯蹈火亦不□道若不可行且卷而懷之近來學者醇而不雜□□□得謂得者多退步者少爭鋒者多求寂默者□尙□言者多是故人心不一醉道雖行覺海起立今日相會豈同偶然遂拈筆書頌云一著天衣無縫襖不風流處也風流羚羊挂角二十載從聽時人覓路頭諸公盡笑幾絕倒佛陀遂書偈云當年飛錫別河東直入都城唱祖風壁立三關禪子訝自知不愧老黃龍佛光云無縫塔前春草青涅槃生死本空平閑來唱箇囉囉哩世事都如熱椀鳴月印云一入王城三載過慧林人事就中多如今不打這鼓笛且伴松風明月歌諸老云和尙爲月印作齋不可無語山僧遂云自慚無德繼高蹤百事荒唐懶更慵要死山

〈□疑塔〉〈問疑問〉〈□□疑誦〉〈□疑要○ □□疑不着〉〈□疑普〉

今死未得且將香火奉諸公諸公大笑少頃有百餘僧至老少肥瘦不等山僧問云甚處僧僧云普同□裏挂搭僧來禮拜和尙內有一人云適問諸大禪師有頌某甲亦有一偈不敢形於紙筆聊口□□遍云灌漿餧餡多年別脯揷頭羹久不嘗盛謝諸人來供養拈起把筯也無妨佛陀高聲喝云你禪和子只說喫底去去一時走散山僧遂睡覺衆中禪和子道慧林長老靑天白日對衆說夢山僧向他道夜來做底是夢如今說底是夢生底是夢死底是夢會麼夢裏移厨夢裏來夢中陞座夢中齋夢中生也夢中喜夢裏死事夢裏埋萬事不由人計較一身休更巧安排□知夢裏惺惺者達磨西來□□鞋

檀越請就□慈塔下上堂瑞氣氛氳鎖梵宮崑峩寶塔倚高空簷楹金碧光相照盡落山僧一頓中還會麼諸人纔到竹竿巷口望見塔尖便急回去猶較些子其或未然慧林不免因風吹火就虎添斑去也教不云乎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何況此日一會香雲馥郁花雨繽紛種種莊嚴種種供具便是靈山會上何殊多子塔前一瞻一禮盡眞如或讚或揚皆妙用雖然恁麼在諸人分上各有箇無縫塔子還曾莊嚴也無若道曾莊嚴且如何下手三世諸佛不知樣度六代祖師只得傍觀虛空寬廓不能容大地無邊載不起有時四稜著地有時八面風生有時孤迥峭巍巍有時當處層落落趙州五年分踈不下達磨九載不敢承當也知徧界不能藏始信從來無縫罅衆中忽有箇頂門具眼底衲僧袖裏藏鋒底居士出來問道如何是和尙無縫塔又且如何祗對還相委悉麼良久云看我老來唯挪眼買人春去是楡錢

〈白疑自〉〈□疑來〉〈六疑方〉

道友作蓮花會請上堂靈山會上拈花微笑者飮光少室山前五葉分葩者慧可自此根苗有異枝葉扶踈靈雲見處徹疑情陸亘觀來醒夢眼舍利弗强生分別須菩提特地周遮從它萬紫與千紅白有淸香□撲鼻還相委悉麼莫將肉眼眼中見直向頂門門上著此日一會皆是上妙供具殊勝莊嚴有力者六肯發心有心者力所不及又有一等人忽有爲法經

云厭弃有爲是菩薩魔事諸人每日享上妙五欲樂
却云怕作有爲乃自欺誑也昔日一居士問智藏和
尙因果是有否天堂地獄是有否智藏皆云有居士
云某甲曾問徑山和尙皆云無智藏云居士有家否
士云有又問居士有妻否士云有智藏又云徑山和
尙有家否有妻否士云無智藏云徑山恁麼道不妨
居士分上不得道無看它古人垂慈直得如是諸人
且去人天路上開箇光明種子不可說過頭話大不
濟事不見黑齒梵志一日兩手持兩枝花往見佛佛
云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中花佛又云放下著梵志
又放下右手中花佛又云放下著梵志云我從家中
將兩枝花來一時放下了也更教我放下甚底佛云
我不教你放下花令你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
無放捨處卽是汝免生死根本師云釋迦老子只知
見兎放鷹不覺鑽頭入草山僧更爲你注破若會得
且於祖師門下做箇小歇場休休休放下著無量劫
來靈性惡只知貪愛黑如雲一段光明都昧却休休
休放下著浮生不用多圖度榮華富貴總成空到頭

令汝或愛欲
更勘

唯有無生樂

檀越中秋日請就家上堂年年今夜月華多一點雲
生仗是魔爭似曹溪門下叟一輪空月照婆婆所以
道心月孤明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
亡復是何物還曾麼月落乾坤闇金剛眼自明師復
云靈山一瞬迦葉末上承當少室九年可座主最初
領解由是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唯此一心更無別法
在聖而不增處凡而不減無添減處强名曰一心此
一心靜時亦無三界只爲衆生迷時三界有悟去十
方空先聖不得已有一言半句如將黃葉作金錢權
止小兒啼哭然雖如是幾箇知音吳國夫人有如是
壽算有如是子孫有如是宅舍有如是富貴以理推
之來源自有更願夫人堅固道心增修白業直至成
佛方爲究竟教云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
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法
界者一切衆生眞心之本體也如是則一切衆生本
來是佛佛者以何爲義以覺爲義梵語佛陀此番爲
覺在迷底人分上謂之背覺合塵在悟底人分上謂

之背塵合覺諸佛覺有三義自覺覺宅覺行圓滿自覺者勝凡夫不覺覺宅者勝二乘人只解自覺不能覺宅覺行圓滿者勝菩薩菩薩雖修如上二覺未能圓滿佛謂之大圓滿覺如中秋月無幽不燭初機之人十二時中一箇覺字觀照日久歲深塵勞境界自然淡薄永嘉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如來地者便是覺也此是成佛作祖之捷徑超生越死之路頭三世諸佛共傳六代祖師同說願生深信莫作等閑不見肅宗帝問忠國師時中如何用心修行國師云但能二六時中覺妄修眞如煉精金光明轉熾一切衆生癡迷不覺從開眼至合眼所作無非虛妄何嘗覺悟來你如今食前方丈水陸畢陳還覺宰殺物命麼你居華堂大廈還覺還當麼你羅綺千箱還覺衣不蓋身者麼你鞭撻奴婢還覺無慈悲麼這裏若覺得快將設使墮在地獄亦須早出頭來古人謂之不愁念起唯恐覺遲起即是病覺即是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即時而滅昔潙山問中邑和尙如何是佛性義邑云我爲你說箇喩如一間屋周回六窓中間繫一獼猴東窓喚東邊應西窓喚西邊應如是六窓俱喚六窓俱應潙山又問忽然獼猴睡著時如何邑下禪床搊住云猩猩我與你相見諸有智者以譬喩得解六窓者六根門頭也獼猴者一精明性也佛云本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只是者箇獼猴時中合惺惺處却不能了了地惺惺時中□□□處却不能駒駒地瞌睡諸人若也未會更聽□□人人有箇老獼猴暮四朝三卒未休喚著便能□□處八花碍上輥金毬

◇□□□疑 合註疑

◇聽下□□疑一偈

◇□□疑註疑

◇□疑元○倒疑對

上堂□宵燈燭鬪熒煌幸馬縱橫徹曉忙倒底不知燈是火區區幾箇解回光若論此事正如上元夜燈毬相似玲瓏八面花光互分一點靈明遍身不昧高低普照前後無差從來佛手不能遮任是劫風吹不滅直得馬行街上四時春色盈門豐樂樓前半夜歌聲聒耳處處祖師鼻孔衆生日用不知頭頭古佛眼睛幾箇閑中嘗地是故諸佛出世傳此一燈祖師西

〻□□□疑祖師遞
〻□□□□疑諸人得箇
〻□□疑兩處

來亦傳此一燈從一燈傳百千燈光明無盡所以道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寶者是一切衆生心也暗者一切衆生煩惱也燈者一切善知識說法也迺至一大藏數五千四十八卷皆是與人爲燈爲燭德山入門便棒臨際入門便喝亦是與諸人爲燈爲燭趙州庭栢靈雲桃花亦是與諸人爲燈爲燭敢問諸人百千萬億燈既從此一燈出且道此一燈自何而得舉拂子云還會麼明明一點無遮障大地山河莫覆藏

擴越謂上堂靈羊挂角時箇事絕毫釐既能通一線方便有高低靈山會上五十餘年將無作有不遇知音少室峯前一坐九年以東爲西罕逢同道自此南宗□□□代兒孫白日青天唱九作十神而明之只要□□□□入處不見昔日長慶稜道者往雪峯玄沙□□平生破七箇蒲團並無所得一日因堂中捲簾忽然大悟有投機頌云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驀口打諸人每日聞聲見色觸目覩對因甚麼不悟良由見不超色

〻□疑其

聽不出聲墮在見聞纔成影事遂以拂子擊禪床還聞麼只爲分明極纔令所得遲復云諸佛爲衆生說法先談苦空談苦者爲見衆生認苦爲樂談空者破一切衆生堅執之心昔日優闐王問賓頭盧尊者曰佛法切急處願乞垂示尊者曰譬如一男子行於曠野被六牙白象所逐其人見一枯井井畔有樹樹上有藤垂於井中其人以手攀藤懸身於井上下有三毒龍四毒蛇上有黑白二鼠更互咬藤又有諸毒蜂螫其人時復得蜜一點兩點滴在男子口中因喫其蜜遂忘其苦尊者問王曰此人苦多樂多王曰此人都是苦相安有樂也尊者曰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大象者無常也四蛇者四大也三毒龍者三塗也諸蜂者苦相也藤者命根也蜜者五欲樂也黑白鼠者晝夜也大王聞之忽然有醒又僧問龍牙二鼠侵藤時如何牙云須有隱身處始得僧云如何是隱身處牙云還見儂家麼師云若向這裏會得龍牙意便可打破五欲蜂窠吞却無常大象出生入死更無障礙□或未然莫因三寸舌辜負百年身復拈云二鼠侵

藤眞百苦四蛇圍井過千憂忽然我斷藤根子道是千休與萬休諸人還知有一人寒暑不能推遷造化不能移易口吞劫火腹貯風輪當在動用中動用中尋渠不得且道渠是誰良久云從來雖共住畢竟不知名

道友過江州請上堂昔日仰山問僧甚處來僧云廬山曾到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仰山云上座不曾遊山雲門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古人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即且止諸人曾遊五老峯麼師笑云又恁麼云也識得廬山五老峯箇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隨人轉熨斗煎茶銚不同表之今日作齋其實無宅近有廬山之行要與諸道友一飯相別然則道人分上一聚一散有何間然在世諦中豈無依戀況表之身心純熟道義不忘念茲在茲摸索釋迦老子鼻孔或坐或臥體究達磨祖師眼睛更能於做官之處種種方便外護法門現宰官身行菩薩行當淺斟低唱之際正好善用殺人刀臨敲枷打鎖之時却須拈出活人劍與一切人解粘去縛與一切人抽釘拔楔未發心者勸渠發心未知有者令他知有可謂因風吹火用力不多涅槃生死是空花隨順衆緣無罣礙慧林也有箇末後句却請諸人靜却耳根向鼻孔裏薦取良久云溪頭楊柳未堪折嶺上寒梅已過時欲贈行人無所有爲君拈出歲寒枝遂拈拄杖云還會麼撥開王老峯前路放出三峽橋底雲

檀越請上堂祖師心印沒遮藏一句臨時要斯當莫謂座間人不識台星燦爛照虛堂法無凝滯道本隨緣應現千差殊途一致觸物皆妙敵體全眞與世推移隨宜運用一切文字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如是則方能回首塵勞示現宰官作諸佛事刀頭劍刃運大悲光握筆援毫區分死活成就王業毗贊太平萬變施爲無非這箇還會麼良久云一點靈光發照時山河石壁無遮障復云昔日僧問雲門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門云掃地潑水相公來諸人還會麼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況當春光爛熳膏雨頻霑眼界無塵禪門蕭靜不用掃地潑水相公鈞旆光臨傾蓋相逢且道是何道

理若向這裏薦得古釋迦不前新彌勒不後人人育
題卍字各各項佩圓光不假薰修從來具足還會麼
掃地潑水相公來人人明鏡桂高臺碧油幢下呵呵
笑靑眼何妨特地開

檀越作炙茄齋請上堂若據本分事中說箇什麼事
卽得便道人人具足正是眉上畫眉更言箇箇圓成
何異眼中著屑總不恁麼又作麼生三寸舌頭無用
處一雙空手不成拳復微笑云昔日天台山國淸寺
炙茄次寒山子拈茄串於典座背上拍一下典座乃
回頭寒山竪起串云你且道費却我多少油醬師云
當時金沙不辨玉石難分自古至今費油費醬先聖
莫不頭頭漏泄處處打開又布袋和尙或在十字街
頭三叉路口驀去人背上拍一下纔回頭展手云乞
我一文錢師云且道寒山布袋意在於何還會麼寒
山癡裏放獃布袋閙中打閧衆生業識茫茫幾箇眼
睛定動要知祖師妙門畢竟不離日用乃竪起拂子
云天時炎熱伏惟珍重

高觀察請上堂山僧早來也恁麼說諸人早來也恁

◎□□□疑
書日百

麼聞如今山僧又恁麼說諸人又恁麼聞始知說無
別說聞垂別聞亘古亘今恒恒如是上至諸佛祖師
悟此理不曾添一絲毫下至六道四生迷此理不曾
減一絲毫無添減處便是諸人本地風光脚跟下事
□□□巖問洞山甚處來山云荊南來巖云觀察使
姓什麼山云不得姓巖云名什麼山云不得名巖云
還理事也無山云他自有廊幕在巖云還出入也無
山云不出入巖云豈不出入山拂袖出云巖來日下
堂中昨日問話僧在麼洞山便出巖云某昨日錯對
一轉語夜來睡臥不安請上座別一轉語巖却問還
出入麼洞山別云太尊貴生巖遂喜云三十年住山
今日方遇知音遂請洞山過夏師云古人恁麼說話
可謂暗中有明奇特中奇特偏中有正尊貴中尊貴
然雖如是若到德山臨際面前卽不恁麼有時問在
答處有時答在問處有時答不在問處有時問不在
答處你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忽有人問山僧觀察
姓什麼但向他道有耳者皆聞名什麼老僧口門窄
管事也無管事出入也無出入尊貴麼尊貴爲什麼

口疑凡

如此莫恠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檀越薦小兒請上堂擊鼓三通絕是非本來無悟亦無迷山僧不是多唇吻謾把空拳嚇小兒遂擧拳云還會麼這裏不會不免爲蛇畫足去也記得昔日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上打毬子僧不會驰此語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諸人要會生死路頭麼如門開相似更無凝滯須會趙州投子之語只如保承奉向五欲波中六年之內打這一隻毬子不妨手親眼辦令人可愛忽然照顧不著打落水底且道這毬子打落向什麼處去也若覷得破彭祖不爲壽殤子不爲夭太山不爲高秋毫不爲小其或未然更爲諸人添箇注脚朝日忙忙打箇毬生來念念不停流若知落處無蹤跡始會雲門六不收
檀越請上堂佛佛未嘗演說祖祖皆云密傳聖解難思口心莫測先天後地隨成壞以常存入死出生任去來而不變了知衆生本來成佛如印印空更無痕跡是以道靈臺不磨而自瑩眞源不決而自流妙花不植而自生玄機不撥而自轉敢問諸人作麼生說箇不撥而自轉底道理良久云玉犬吠開天際月鐵牛耕斷嶺頭雲師復云靈雲和尚參見大潙云三十年中如蚊子上鐵牛都無下觜處一日下山見桃花忽然瞥地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且道那裏是靈雲未徹處頂門具眼底學著便知腦後安眉者猶懷罔措還會麼三十年來信脚行一朝跳過是非坑桃花歲歲隨流水一任傍人把路爭

圖下文作圖

檀越請上堂雲籠大野迦葉攢眉雨洒長天空生下淚處處皆明實相頭頭盡露眞心無一法從外而來盡是箇中流出不見道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不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僧問芙蓉和尚本來人還成佛也無芙蓉云你道虛空解煩惱也無僧云不解煩惱芙蓉云本來人不解成佛師云恁麼會得方知本無生滅亦無去來亦無是非亦無動靜但恁麼信去久久之間自然光明透漏圓練今日本欲移廚就家

之出疑以

供養大衆追悼夫人適倬風雨所隔不遂推意據出僧所見來此修崇更且殊勝者有長者名曰妙善請佛及僧歸家供養佛遂許之於是長者嚴淨廳堂掃灑道路其子問曰以何因緣嚴淨道路父云我欲請佛來家供養子曰供養瞿曇意圖何事父云汝不聞如來出世是大福田我欲於中而下種子子曰譬如世間良田人若耕種取田就種將種就田父云田不可移種子可往子曰若請世尊來就我供必須遠涉程途辛勤往返未來世中縱獲福德受福之時亦須辛苦不若令佛及衆坐受供養使我獲福亦復如是時長者如子之言詣彼供養佛讚嘆云父知供養子善分別爾時世尊即說偈言田不可往種子自來未來世中獲福如是團練來此修設正依經語使我一衆三條椽下自在展鉢開單十字街頭更不拖泥帶水因既如是果亦復然不獨使夫人承此善因人間天上坐享如意亦使團練此世他生坐享安逸坐享富貴坐進此道坐地成佛

檀越請上堂若據本分相見眨上眉毛蹉過久矣且

之口疑出

如釋迦掩室已涉繁詞居士默然囊錐已露須信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若向箇裏轉得過來便乃拽轉祖師鼻孔不歷古佛階梯向函蓋乾坤處隨波逐浪向隨波逐浪處却能截斷衆流然雖如是且道擧一明三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東山水上行師復云昔日西天南印土香至王生三子一名月淨多羅次曰功德多羅三名菩提達磨即二十八祖也王一日請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齋深加敬重餽一寶珠尊者持珠問三太子此珠如何月淨多羅云此珠無價於諸寶中最爲第一功德多羅云此珠父王愛惜非尊者有道孰肯施之般若多羅復問菩提達磨此珠如何達磨云此是世珠未足爲貴於諸寶中心珠爲貴珠不自珠要假心珠而辨□珠尊者知是法器後化出家師云諸人每日辨金玉別珠珍若無自寶將何鑑照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若識家珍一生受用不盡廼至給濟孤露饒益有情皆從此寶中流出諸人要見麼諸公不是不將來山僧豈是不拈出

道友煎笋請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亦不得得亦不眞修是他心不如自性自性淸淨卽是法身無一法從外而來盡向自已胷襟流出不見淸源和尙問石頭汝從什麼處來頭云從曹溪來思云汝到曹溪得箇什麼頭云末到曹溪亦不失思云旣不失何用更到曹溪頭云若不到爭知不失思擧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頭云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思云汝曾到西天否頭云若到卽有也思云衆角雖多一麟足矣師云此謂之胷襟流出本分相見今日蓋居士煎笋供養大衆憶得趙州和尙路逢婆行婆問向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婆子便掌一下趙州便歸院雪竇道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師復云無勘婆子處無勘趙州處慧林今日因齋慶讚爲諸人點破婆子無心偷笋惡名已播叢林趙州有失關防鬧裏遭他毒手然雖如是落便宜是得便宜

施主薦亡請上堂生時水是氷死時氷是水若知無去來只此兩般是便能於玆曉了必定跳出輪回其或未然且在金蜂窠裏師復云一切衆生無量劫來妄想顚倒於無生滅中妄見生滅殊不知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如昨夢故當知生死與涅槃無起無滅其所證者無得無失又如病目人見空中花空實無花病者妄執記得古人道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遂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可靈也又擧拂子云拂子不可靈也諸仁者如今百骸未散六根完具時便要認得箇靈底一物諸人若無此物十二時中將什麼拈匙把筯及動轉施爲諸人若無此物卽今將什麼聞法臨際喚做無位眞人六祖呼爲本來面目石頭名爲菴中不死人洞山指作家中不老者譬如大海之水通貫百川在江曰江水在河曰河水及到通宗會源處雲霞消散時又且喚做什麼要知端的□問取虛空

顧大夫爲妻懷□請上堂般若無知無所不知般若無見無所不見無知之知是爲眞知無見之見是爲眞見昔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又問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兎子懷胎　師乃云兎子懷

◇口疑麼
◇口疑胎

筆疑等

胎蚌含明月乘時正在中秋節一顆明珠轉玉盤徹底無瑕光皎潔

檀越請上堂紅日三竿高枕處黃粮一鉢飽齋時分明千聖排肩立不肯承當過在誰人人是佛衆生日用不知各各圓成幾箇聞中響地只爲迷己逐物執妄爲眞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致使家中至寶抛離向五蘊山頭衣下明珠流落在三塗路上甘心乞丐枉受貧窮若能一念自回光始見千生眞面目復拈起拂子云會麽良久云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復云達磨西來單傳心印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諸人還見性也未此性上至諸佛下至凡夫蠢動含靈平等無異譬如礦中金石中玉木中火地中水若無善巧方便此金此玉此火此水終不能出又如琴瑟箜篌琵琶簫笙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是知指不妙則五音不成智不巧則一心不現若能於此一念回光如夢覺人了無所得又如磨鏡垢盡明現一切衆生不能直下明心見性者良由無始時來顚倒妄想障閉心光昔有汾陽和尚凡見僧來便云莫妄想凡有所問皆云莫妄想院主云人傳和尚佛法只有一句子今後休得也自後汾陽凡見人來只云休得也師云古人不欲學者所聞勝如所得故言不敢華解不敢作直截向你道莫妄想休得也諸人還休得也未諸人每日開眼至合眼所作所爲無非妄想至於睡夢之中亦是妄想妄想一起顚倒萬端開塵勞門迷淸淨界若能識得妄想根源直下休歇去上無佛求下無魔怖中無生戀亦無死畏便是淸淨本源天眞妙道若不識妄想根源輪回三界汨沒四生出此入彼未有休息山僧自來多口今朝狹路相逢普勸諸人記取汾陽一段因緣誦取慧林兩首拙偈可以向人天路上做得箇小歇場願世世生生常同法會偈云莫妄想好參詳不知終日爲誰忙若知忙裏眞消息一朶蓮花生沸湯休得也便好休百年浮幻水中漚自家屋裏天眞佛切忌區區向外求

檀越請上堂師云祖師心印沒多般悟得無勞指一彈剔起眉毛如不薦春風依舊著人寒若論此事譬

如三春時雨高下普霑萬紫千紅悉皆蒙潤葡萄得之酸甘草得之甜黃連得之苦生薑得之辣非雨有酸甜苦辣之味皆是根氣所受不同故也般若之法亦復如是如來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或得之爲諸佛或得之爲菩薩或得之爲聲聞或得之爲緣覺或得之爲凡夫其實皆一法也不見讓和尚爲馬大師曰汝學心地猶如下種我說法要譬若春澤因緣會遇當得見道然雖如是且道無陰陽田地上生得箇甚麼良久云炳若丹青明似日箇中誰敢錯商量師復云適來智海禪師勸相公道須是捉獲六賊方可一心安穩誠哉是言試問諸人還識者六箇賊麼若識不破終日被他劫掠家實損耗法財且道這六箇賊如何可捉須是執智慧刀被堅固鎧張勇猛弓駕精進箭向五蘊山下生死岸頭法鼓一鳴便見草賊大敗怎麼捉賊猶費力在慧林道一群六箇賊生生欺殺人我今識汝也不共你相親你若不服我我則到處說教人盡識汝遣汝行路絕你若背服我我則不分別共你一處住同證無生滅怎麼明得

方知魔即佛也佛即魔也魔佛不二生死界空記得于頔相公參見紫玉和尚便問如何是佛玉召相公公應喏玉云更莫別求後藥山知得云大小大于頔相公噫可惜生埋紫玉山下相公聞得乃往見藥山公便問如何是佛藥山召相云公應喏山云是什麼相公大悟師復云藥山紫玉雖則慈悲之故翻成落草之談流布叢林未免挂人唇齒忽若相公今日問慧林如何是佛山僧只向他道忠孝一心清似水功名千古重如山碧幢紅旆照春色贏得高堂白晝閑」華王生日請陞座師云佛身無相染淨皆空妙體湛然悟迷俱妄蓋爲慈悲之故從大悲願力示現受生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大用現前作獅子吼便道我降生時見百億微塵剎土衆生同時降生我成道時見百億微塵剎土衆生同時成道或現帝釋身或現大自在天身或現長者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小王身所謂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雖然如是正當今日節角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師復云

記得昔日趙州在方丈坐侍者報大王來趙州下禪床叉手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至方且來報州云又道來也師云看他古人見地明白受用處不妨省力學者麤心多是對面蹉過諸人若向這裏會得華國大王不離府地常見慧林慧林不下禪床常與大王相見所以道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其或未然山僧拙頌用祝大王之壽洞中春色四時好雲外峯巒一樣高用祝賢王龜鶴筭年年洗眼看蟠桃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閉爐陞座師云纔見開爐又閉爐寒來暑往只須臾庭前殘雪方消盡嶺上春雲已卷舒滿目更無心外法幾人會悟謦中珠祖師莫不叮嚀語自是時人見處龐祖師之道惟證方知苟非其人翻成戲論所以佛法以無心爲宗無門爲法門無門之門直須得入無心之心要在妙悟是故花紅柳綠無非淸淨法身鼓響鍾鳴盡是廣長舌相堂堂門戶進步者稀歷歷音聲善聽者少祖不云乎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十方鍾鼓一時鳴靈光顫顫常相續師以拂子擊禪床云還聞麼圓通問大啓何事隔雲泥

○問疑門

○口疑爲

○飄下應有上字

○且疑早○手疑丁

檀越請陞座師云壁立萬仞脚跟下踏轉生死輪坐斷千差頂門上撥出金剛眼明如皎日快似吹毛離見絶聞當陽顯赫然雖如是更須知有衲僧殺活拄杖子始得作麼生是衲僧殺活拄杖子煩惱海中用這拄杖子□舟爲楫輪惡道中用這拄杖子爲燭爲燈三世諸佛若無此拄杖子將什麼度生六代祖師若無此拄杖子將什麼傳法天下老和尙若無此拄杖子將什麼驗人諸人若無此拄杖子將什麼上來下去寺亟若無此拄杖子將什麼致君澤民奉親行孝旣各各有這拄杖子因什麼問著時拈不出只爲抛離日久埋沒時長不肯承當自家諱却不見道拈來放去無遮障擊著千門萬戶開

上堂歸根得旨百草頭薦取老僧隨照失宗三根椽下照顧鼻孔昔日僧問趙州和尙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靑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有般底喎人恁麼學便道趙州問東答西不存窠臼且是辜負手也且道趙州旨趣在什麼處良久云水因有月方知

心作羅怀

淨天爲無雲始見高

上堂擧僧問弘覺禪師僧家畢竟如何覺云居山好僧便作禮覺云你作麼生會僧云出家人於善惡逆順生死境界如山之不動覺便打云辜負先聖喪我兒孫覺復問傍僧云你作麼生會僧云眼不見玄黃之色耳不聞絲竹之聲覺又打云辜負先聖喪我兒孫師云道人行處如火消氷鳥道玄途轉身有路這僧若是箇漢纔見他道作作麼生會但云和尚刀耕學人火種和尚煎茶學人掃地若下這一轉語直饒弘覺老子門深似海道重如山聲色形容不可干犯也須教滿面是笑

上堂擧睦州示衆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旣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有僧出禮拜云某甲終不敢辜負和尚州云早是辜負了也師云那裏是這僧辜負處或云這僧不合出來禮拜只如不出禮拜還是辜負耶不是辜負耶直饒不出也是辜負古人如何得不辜負去到這裏須是箇人始得只管向識情上卜度言句中計較無有是處還知睦州恁麼道已是辜負衆人了也諸人檢點得出麼老婆臨死三回別眼裏無筋一世貧

上堂擧僧參趙州適値趙州以衲衣蓋頭而坐僧便退州云闍梨莫道老僧不祇對又僧問法眼請和尚廣開方便與學人入路眼遂拍手一下師云諸人要會二尊宿意麼譬如淨掃洒一條路送人到家只是人不肯移脚忽然移脚時如何慈受與你提瓶挈鉢

王述古淑人請上堂佛佛授手惟此一機祖祖相傳只明這箇這箇若透得輪迴息這箇不透則生死因所以道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苦辛若向這裏千眼頓開一時照破行也是這箇坐也是這箇一嗔一喜動靜施爲不出這箇道理如黃金之黄碧天之碧更無毫髮異相然雖如是却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師復云舍利弗入城逢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問向什麼處去月上女云如舍利弗恁麼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已出城如何說得箇舍利弗恁麼去女曰如來

弟子當依何住舍利弗云當依涅槃住女云如來弟子當依大涅槃住我如舍利弗恁麼去師云他家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之作然雖如是彼此未有衲僧鼻孔在敢問諸人那裏是未有衲僧鼻孔處請問□

圜悟禪師

寶公在塔上現相府官請陞座師云毗盧寶印處處全彰金剛眼睛頭頭漏泄無一人而不具足無一法而不圓成百匝千重透頂透底所以道淨妙法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世間或現宰官身或現比丘身或於一目中流出八萬四千清淨寶眼或於一臂中分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或於一面中化出十二面殊勝之相尋聲救苦慈眼視人如谷答響似鏡現相解群生倒懸之急扶世間累卵之危時時曲盡老婆心處處要明這一著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
獨龍峯頂無根草散作閻浮大地春

佛圓寂日上堂云大覺世尊二千年前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今之弟子每至斯辰而生悲仰敢問諸人且道果曾入滅耶不曾入滅耶若定當得方明佛法旨趣若定當不得任是波旬也皺眉記得唐順宗皇帝問西京如滿禪師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旣言長在世只今在何處滿云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長在無心處師云好諸人者龍牙云君今欲得易成佛無念之心不較多然雖如是因甚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僧問首山如何是佛首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到者裏如何和會如何商量聽取蔣山注脚妙中玄中玄須信壺中別有天
鐵樹花開春氣早曉來風雨滿山川

眞如上座設水陸薦金山僧行上堂擧林楊和尙有頌曰來年二月二四大相拋弃白骨散長江免占檀那地至遷化日陞座有僧問雲愁霧慘大衆嗚呼乞賜一言楊垂下一足進云恁麼則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楊云非公境界進云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本是常楊喝云臨行之際更莫忉忉收足便化師云且道古人具箇什麼道理去住自如若道有箇道理眼裏生花若道無箇道理花生眼裏畢竟如何師拍膝一下云家貧未是貧路貧愁殺人

前日賊至金山慘酷如此誠不忍聞顯忠敏和尙幷堂中衆僧例遭毒手肝腦塗地流血滿山是何因緣際會于此今日眞如上座特營衣盂作齋追悼願諸上善人悟生死之本空了寃親之平等昔日神觀禪師因下山赴齋路逢惡賊賊欲剸刃觀云我不畏死昨日輒許一檀越齋不忍爽信容我回來受汝之殺賊然之旣回就賊殺之賊旣去觀遂將所斬之頭却安項上徐徐而歸鳴鼓陞堂云汝等諸人還聞無頭人說法麼良久頭落衆人方知被賊所害師云且道是何三昧旣被他一刀兩段了也不知拈起頭向須上者是誰說法者是誰若也知得方知生死去處不唯自知生死去處亦乃知神觀禪師去處不唯知神觀禪師去處亦迺知金山諸兄弟去處且道許多禪和子向什麼處去也莫是行紅由在把梢人麼莫是聚沫任風吹麼莫是恰似斬春風麼總不是這箇道理慈受老僧與你下一轉語正似五百羅漢過海各騁神通神通大者騎龍跨鳳自在逍遙神通小者便乃浮杯泛海速登彼岸無神通者未免拖泥帶水一場狼籍伏惟珍重

慈受深和尙廣錄卷第三

慈受深和尙廣錄卷第四

侍者　普紹　錄

頌古下

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

頭陀飮光多聞慶喜合掌擎拳難兄難弟一朝狹路兩相逢裂轉雙睛無處避便向門前倒刹竿丈夫自有衝天志

百丈每至陞堂常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參退老人不去丈乃問立者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於過去生中迦葉佛時曾住此山有僧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墮野狐中經五百生今請和尙代一轉語丈云你問來老人云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

◎年下疑脫來字

言下大悟

不落與不昧前後百丈語毫髮若參差鐵山橫在路

豈不見藍田當年人射虎初時一箭沒其羽子細看來元是石再欲射時射不入幾乎悞殺李將軍千古令人空歎息

天衣懷和尚赴池州杉山請初入院上堂云二十年樂慕此山今日且喜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及乎到來杉山却在山僧身內

移身換步老天衣不惜眉毛幾箇知今日若明當日事江南日暖鷓鴣啼

雲門云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何是衲僧巴鼻代云德山

雲門舌上有龍泉愛把金針黑處穿要會衲僧巴鼻子一條紅線兩人牽

昔有一婆將銀一百兩請趙州和尚看經一藏趙州接得施利遂下禪床繞一帀云傳語婆婆已爲看經了婆聞云比來請看一藏爲什麼祇看半藏

走下禪床行一轉看了如來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尙

◎死疑宛

明夜深月下穿針線

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大士纔登高座揮桉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志公問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志公云大士講經竟

大士講經竟揮案成注脚一丸療衆病不假驢駝藥

趙州問僧曾到此間否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曾到此間否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和尚曾到也是喫茶去不曾到也是喫茶去意作麼生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

曾到喫茶去未到喫茶去趙州老禪和口刮心裏苦心裏苦直至如今無雪處

張拙秀才因看千佛名經問長沙岑和尚百千諸佛祇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岑云黃鶴樓崔皓題後秀才還曾題麼拙云不曾題本云無事也好題取一篇

海水有時終見底人生到死不知心秀才若會飜身句管取白衣入翰林

裴相出鎮死陵遊開元寺見壁上繪高僧像遂問

僧職云高僧儀相可觀未審高僧在甚麼處于時
僧職莫知所措公云此間有禪僧麼僧職云近有
一僧捨身掃地身披百衲恐是及乎請得來乃黃
檗斷際運禪師也裴相乃擧前話問黃檗檗乃召
相公公應喏檗云是什麼相公豁然大悟

鄧城寶劍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牛不是張華辨端
的只應千古枉淹苗

潙山一日坐次仰山從外入來潙山以兩手握拳
相交示之仰山便作女人拜潙山云如是如是

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祇有五郎知雅
態更無人道柳如眉

雪峰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雲門云火
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阿誰踏著雪峰蹤三世諸佛火燄中賴有雲門相暖
熱火屋吹得滿堂紅

疎山和尚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疎山提
起云曹家女

別面不如花有笑離情難似竹無心因人說著曹家
女引得相思病轉深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龐婆拈梳
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龐婆移轉髻邊梳一段風流擧世無萬事但將公道
斷維那不用筆頭書

靈山□□□□□□□□□入定佛勅文殊□□
□□□□□□□彈指一下女子□□□□□□
□□□□□王梵天撲下來□□□□□□□□
□□一人文殊出此□□□□□□□□□□億
文殊亦出不□□□□□□□能出此定語未
覺□□□□□□□□□出定罔明繞女子□□
□□□□□□□□□□□□云文殊是七佛之
師爲什麼出女子定不得罔明爲什麼却出得

長江輥底浪如銀秋日白蘋紅蓼新莫恠扁舟難到
岸行紅由在把梢人

百丈再參馬祖祖擧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
掛拂子於舊處□□□□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
將何爲人丈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

之□□□疑住後請

掛拂子於舊處□□□黃蘗云我當時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聖聾

父子相逢臭味同醍泉寶劍再磨礱要明馬祖當年喝大地山河盡耳聾

疎山和尚問僧什麽處來僧云嶺南來山云曾到雪峰麽僧云曾到山云我巳前到時是事不足如今作麽生僧云如今足云粥足飯足僧無語雲門代云粥足

一條官路坦然平無限遊人取次行莫謂地平無險處須知平地有深坑

僧問雲門和尚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又僧問南泉達磨面壁意旨如何泉云天寒無被蓋

一人會上竿一人會穿井伎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若人識得這般病衲僧鼻孔都穿盡

夾山初住潤州京口鶴林寺道吾到遇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夾山云法身無相僧云如何是法眼夾山云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夾山下座請道吾問云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處望上座慈悲指示道吾云某甲終不說請往秀州華亭見舡子和尚舡子纔見夾山便問大德住在甚寺夾山云寺則不住住則不似舡子云汝道不似不似箇甚麽夾山云不是目前法舡子云甚處學得來夾山云非耳目之所到舡子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夾山擬開口舡子便打落水纔擬出舡子又云道道夾山擬開口舡子又打夾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舡子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夾山云抛綸擲釣師意如何舡子云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速道速道夾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舡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夾山乃掩耳舡子云如是如是

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因風吹火借水獻花絲毫不立萬別千差但看來年三二月啣泥鷰子入人家

鏡淸問僧門外什麽聲僧云簷頭雨滴聲淸云衆生顛倒迷巳逐物

簷頭雨滴堵前地濕法法現成人信不刃更問如何

長江水急

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謾人語稀難問事貞古易傳神

雲門一日般柴次見僧抛下一片柴云一大藏教祇說這箇玄沙云一大藏教不說這箇

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道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掌自是時人措足難

僧問婆子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前後凡問皆如此答僧擧似趙州州云待我爲你勘破這老婆遂往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州纔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州回擧似大衆云我爲你勘破這老婆了也老宿拈云什麼處是勘破處

驀直去驀直去草鞋跟斷人無數唱歌須是帝鄕人一箇拍兮一箇舞舞得徹勿多般趙州婆子特用瞞今古五臺山下路長松短檜聳雲端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翫月次馬祖問百丈正當恁麼時如何丈對云正好供養又問西堂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行馬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全間疑坐

馬祖捧出菱花鏡王老親拈白玉鎚一擊當陽令瓦碎此心能有幾人知幾人知兩箇分明是赤眉風前月下揚家醜笑倒靈山老古錐

趙州訪一庵主便云有麼有麼庵主竪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舡處便出又訪一庵主亦云有麼有麼庵主又竪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禮拜而去

上庵竪起拳頭趙州左眼半斤下庵竪起拳頭趙州右眼八兩君看陜府鐵牛何似嘉州大像若謂總沒諸訛露柱燈籠合掌

僧問雲門和尙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雲門云餬餠

雲門一枚餬餠天下衲僧咬嚼若非鐵作牙關往往完圝吞却吞時易吐時難莫道從來麵一般踏看韶陽關捩子方能平地起波瀾

趙州一日在方丈內問沙彌唱參向侍者云教伊

〇□疑娘

〇□疑處〇□疑棄

〇□疑莫

〇□疑見

〇恰下疑脫云字

去侍者纔教去沙彌便珍重州向傍僧云沙彌得
入門侍者在門外
趙州門戶都無關鎖侍者麤心當頭蹉過靈利沙彌
珍重便行師云這裏下一轉語有麼良久無人應師
云夜深歸堂向火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趙州庭前栢何似門外柳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更問事如何合却□生口
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
北斗藏身□擬議即差訛鑽天新鷂子不戀舊時□
雲門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已把鉢盂喫飯不是你
自已有僧問飯是自已時如何門云這野狐精三
家村裏漢門却云來來□是你道飯是自已僧云
是門云驢年夢□三家村裏漢
終朝喫飯費工夫不識燈籠是鉢盂多少三家村裏
漢忙忙樹上捉鮎魚
僧問讓和尙如鏡鑄像像成後光歸何處讓云如
大德未出家時相狀向什麼處去僧成後爲什麼

〇□□等疑不鑑照護他不得

〇儱疑儱

不鑑照讓云雖□□□□□
髑髏裏眼見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光境
盡箇中別有好商量
師拈香云憶昔去年春正當此時節雙拳打破太虛
空無限家風渾漏泄人中獅子喪全成月裏麒麟鬪
角折鬪角折金剛正眼難磨滅千古令人誦不休吹
散紅爐一點雲
師復召大衆云莫恠家未破破家人未大一母生兒
幾百般誰知淨照禪師家業到資福掃土而盡然雖
如是開口喫飯擧手穿衣門裏出身未是好手平地
上建立生涯虛空裏揑成活計身裏出門始是丈夫
恁麼說話孰是知音子細推勘將𣵀大似外揚家醜
取笑於人衆中莫有東家人死西家助哀底麼若無
山僧不免自哭去也師以手掩面哭云蒼天蒼天
忌辰拈香一言滴合水乳和同三處相從師資契會
他家拳拳擧處資福盡知資福跛跛挈挈處他家
總見有時千尋海底把手共行有時百尺竿頭翻身
直下覰得見他底誠謂沒齒難忘覰不見他底至今

猶懷憤氣山僧懷抱自分明心無負人處所以每至
忌辰不免爲他設箇供子燒一炷香雖然世諦未忘
且要大家鈍置遂顧示大衆云燒香設供諸人共知
且道心不負人底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回飲水一
回噎本自無情似有情欲會箇中端的意木雞啼作
兩般聲

忌辰拈香箇事相承八百年實無一法與人傳今朝
欲報無傳底聊爇金鑪一炷煙復云便恁麼燒却意
亦未明記得洞山和尙一日爲雲巖晟禪師作齋有
僧問和尙當時在雲巖得何指示山云我雖在彼不
蒙他指示僧云既不蒙他指示因何却爲他作齋山
云爭敢違背他僧云和尙昔年發足在南泉何故却
承嗣雲巖山云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只重他不爲
我說破僧云未審肯他不肯他山云半肯半不肯僧
云何不全肯山云我若全肯則辜負先師師云洞山
老子大似事不前思徒勞後悔鼻孔既落他人手說
什麼半肯與全肯說破不說破大丈夫直須一刀兩
段恩讎分明然雖如是也有一句子今日對這老[]

令口疑賊

道破良久云誰知老[]千年腹間有明珠徑十圍

令口疑賊○十疑寸

登雲從禪師入龕

師以手拍龕云大衆古佛也恁麼去今佛也恁麼去
登雲禪師也恁麼去何物不敗壞是誰長堅固諸人
還知登雲去處也無若知得焦山一衆與登雲同入
涅槃其或未然有眼石人齊下淚無言童子暗嗟噓

登雲從禪師下火

師擧起火把云還知這老子平生行履處麼慧日峯
前露出千生面目石公山下曾橫一葉慈航調古神
淸風自高貞傾骨剛人不顧昔年拂袖五湖風月與
誰爭今日重來自是不歸歸便得方喜収綸罷釣高
臥西庵豈期葉落歸根藏身北斗恁麼恁麼卽是不
恁麼不恁麼卽難鐵牛倒跨上須彌玉笛橫吹喧碧
落這般伎倆作者方知剔起眉毛請高著眼今日爲
登雲老子說箇光前絕後底末後句遂將火把遶龕
行一匝云恁麼若喚作火又似髑髏前見鬼若不喚
作火又是露柱後瞞人且道畢竟知何師微笑云誰
人知此意令我憶登雲

◎□疑有

◎入疑人

◎別疑眠

因勝澄禪師下火

這老子斗時枯槁不近人情四海獨孤標一身無伴侶雖則兩提祖印實無一法與人閨門端坐冷啾啾夜靜獨爲鬼神說任你傍人惡發我心終未和同□時開眼對靑山自笑滿頭生白髮不知他者將爲與時寡合知他者唯有焦山不能更結世間緣一等要行那畔路且道如何是那畔路良久云推倒巖前無影樹要須火裏解髑身

諸禪人下火

初秋夏末時衲僧多欲去不搭陳棺紅便行泗州路橫擔拄杖氣如雲萬水千山都不顧昨日蓮川方上人隨例茫茫把不住把不住爲君說箇臨岐句枯木巖前差路多別起眉毛著眼覷

一身恍若風中燭百歲端如水上漚未到衲僧平穩處臨行那得不生愁欲得不生愁麼閑時做却忙時事

看看雲凝大野雪積長郊時人迷尋徑之蹤這僧有衝霄之路休說普賢境界須知一色無差諸人還知這僧與普賢菩薩向銀色世界裏縱橫自在麼此時若不尋蹤跡便向峨嵋也不逢

浮生岸樹井藤畢竟終歸敗壞這僧據起便行也是平生慶快著上沒底芒鞋拋下這箇皮袋且道律上人拋下這箇皮袋了向什麼處去貧來始覺錢堪使醒後方知酒悞人

◎□疑吹◎□疑上

茶□壇□火猶在延壽堂中人又終方言□身渾□□□□同一夢中是知三世諸佛亦是夢六代祖師亦是夢這僧做夢了也敢問諸人且道夢見箇什麼良久云三十四年如轉掌錢塘歸夢此時休

水無變□地水分遶百物不竪一靈何往若謂本無生死也是座主家風更言不屬去來未是衲僧境界畢竟作麼生商量良久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此一段事自古及今何人能免若也未曾踏著祖師□□設使辭如旺露辯若傾珠鼻孔遼天氣衝牛斗到□□□□如斯無你走透處爲什麼如此多虛不如少實

行者下火

汝幼入空門方年二十五鬚髮尚未除幻身今日去
脫下布直裰休問溫州路大衆且道旣不問溫州路
向什麼處去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

田六娘子下火

師拈起火把云還見麼浮生三十二春秋方始修行
肯轉頭底事又隨雲雨去煙波江上使人愁休休休
不用愁聚散還同水上漚直饒壽得三十歲不免輪
他這一籌田六娘子十一月三十日輪他這一籌了
也還有人相救得麼借你光明一炬火照破從前五
障身

丁忠訓妻與女同下火

二十餘年寄此間蓋蕪塵土翳朱顏今朝子母應相
賀且喜春來返故關復召大衆云白骨兩函紅燄一
炬將化爲灰作麼生說箇返故關底道理良久云野
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魏先生下火

嗚呼魏大和爲人性純厚雖居陋巷中簞瓢甘自守
聚學訓童蒙束脩粗糊口歲晚狎吾宗悟世非長久
臨行囑妻子叮嚀誡諸後不學老莊周說葬成虛謬
不學襄陽翁與女爭先後先生之意不如斯欲効禪
家破諸有四衆雲臻柴薪已就雖然父子至親到此
如何可救不須救生前已付山僧手一枝紅燄贈君
行看取神龜火裏走

周秘校下火

大衆漚生漚滅蓋是尋常石火電光豈能長久奈緣
芝蘭未產忽爾玉樹沉輝縱饒百千才俊無量聰明
到這裏一點也使不著卽今還有爲他著力底麼一
枝丹桂煙霄後決戰文章到此休

登雲從禪師掩土

師以手握土云此是登雲禪師收因結果處復顧示
云莫問青囊與紫囊箇中風水十分强青龍東去雲
頭轉白虎西來山脚長江月松風皆舊物綠苔芳草
盡吾鄉琉璃殿上無知識木馬泥牛暗斷腸不問湘
南潭北休論坎短离長卽今要見箇無縫罅底麼良
久云白骨已埋三尺土青林空遶萬重山

長靈卓禪師掩土

以手揑土云這老子平生苦澁惡嫌黃檗老婆心末後風流唱箇雲門臈月曲直得全身放下披毛戴角總無妨擺手便行金鎻玄關留不住莫問借胎得妙且看轉位翻身嘶風木馬杳無蹤入海泥牛消息盡

嗚呼長靈禪師一提祖印三坐道場行解相應語意俱到虛空面目不許商量生鐵脊梁一生打硬今則煙消火滅雲散月圓謾留白骨瘞荒郊誰會長靈元不死諸人者且道如何說得箇不死底道理若也明得不妨好箇因緣其或未然不免土上加泥去也還見麼野鳥閑花無淚落長松短檜有悲風

諸禪人散灰

言公心地最精專曾學焦山一味禪今日滿盃盛白骨翻身重上謝郎舡言大師記得舊時事麼側耳聽云舊時入室貧道曾問他淸虛之理畢竟無身你這皮袋子自何而得雖則當時無語如今正好參詳一切衆生只被箇皮袋子礙却所以道不得言大師前日以打併這皮袋子了也諸人如今還道得麼若也道得言公大師今日切不浪施其或未然托起灰云

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俗壽五十有三出家一十八夏平生行脚游方多在鹽城興化最好不曾參禪免見鑽龜打瓦今朝子細看來也好一場詬罵才公才公莫要怕焦山布施你一轉古人話淨躶躶赤灑灑南北東西沒可把忽然撞著閻羅王拈起拂子驀口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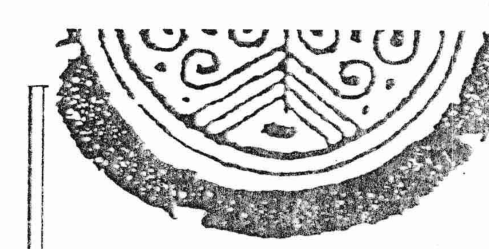
迢迢萬里別西川要學諸方五味禪昨日焦山山下死劒門關上月重圓既是焦山山下死因什麼却向劒門關上月重圓究竟光明終一體任他寒影落千江

衲僧纔遇丙丁村便作霜花骨一盆火後始知梁不壞跳身跳出是非門法嚴上座今日被他跳過了也如今水步頭相別諸人將什麼送他遂敲盆云嚴兄嚴兄善爲道路從今換骨洗腸更莫和泥合土熟處放敎生生處不要住揚子江頭浪拍天莫敎濕却娘生袴

宣州隆上人叢林遊歷徧一入焦山門便下延壽院終朝何轆轆喫藥都無驗火後一莖茆衆人皆總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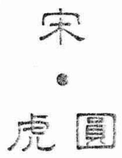
隆上座。你還見這一莖茆麼。師遂作聽勢云。見麼。你既見。還得自由麼。又作聽勢云。更望和尚慈悲指示。你既得自由。更指示什麼。禪和子不知將謂焦山長老。水步頭青天白日鬼語。遂拈起骨盃云。火後既能燒不壞。更須入水見長人

慈受深和尚廣錄卷第四終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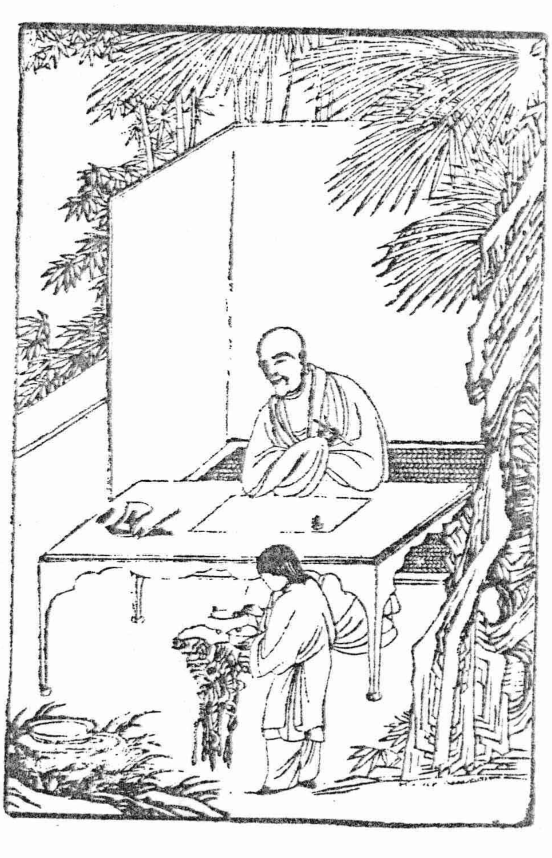


宋・圓悟克勤 撰

虎丘紹隆 等編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序

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耿延禧撰

佛以一音而演說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三世諸佛此一音六代祖師此一音天下老和尚此一音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迦葉乃此一音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亦此一音以至風動林響泉鳴谷應亦此音雷霆霹靂雨雹交横亦此音人語市聲鶬鴂䖳蟇倉庚寒蟬亦此音麻三斤庭前栢樹子得髓得皮老兄未徹拄杖子跨跳上三十三天觀音胡餅却是

饅頭無非此音以至一切語言銅鑼盛油銀椀盛雪鷓鴣啼華珊瑚撐月不落不昧通身徧身將心與汝安吸盡西江水亦無非此音不作此音會而作語言聱訛妄生分別無有是處昝楊岐以此音簧鼓天下至圓悟大禪師此音益震師因頻呼小玉之音與檀郎認得之音然後大唱此音不數德山歌壓倒雲門曲凡樓子我若無心之音及盤山紅輪西去之音皆當立下風盡是老凍膿所以於建炎中與天子前奏此一音四海寂默而無敢鳴雲居安樂堂上擅此一音衆人憎嫉而無敢和且道此老子秉誰恩力得恁

歷奇特筲孔子窮於陳蔡之間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乃曰今之歌者其誰乎是亦此音而世未之知也圓悟老師其知之矣予蚤事佛鑑晚見老師叩此一音更無別調學徒若平亦唱師家曲者集師語要將以刊行求爲序篇以冠卷首若知此音則圓悟老師功不浪施若不知此音而以語言文字求會解者是人行邪道不能見老師云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序

圓悟禪師克勤嘗被遇今上皇帝對揚正法眼藏其道盛行僧若平鳩工聚材欲以師法語傳諸天下以待後學託嚴州天寧老元弼丐予爲敘吁此果師之本旨哉予聞師常偃處一室坐斷語言轉無上法輪不容擬議揚眉開口立便喪身纔涉廉纖老拳隨起每舉到不與萬法爲侶公案已是拖泥帶水落第二義今乃欲裒集其平筲咳唾之音鋪陳而揄揚之師其聞而有不釋然者乎雖然師之不得已而有言我知之矣譬彼時雨隨物濟潤遐陬僻處枯根蠹芽若大若小各各霑足而太虛空本自無相亦無有作觀覽于斯者宜得之言意之表此集之行在在處處當有神物護持云紹興四年二月日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南陽郡開國侯張浚序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目錄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目錄終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一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上堂一

住成都府崇寧萬壽禪寺師在昭覺初受六祖請拈
帖示衆云幸自無事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然禍不
入愼家之門且作麼生斷這公案會麼兵隨印轉請
維那剖露
舉法衣云古人事不獲已掛弊垢衣如今推免不下
入這羣隊去也大庾嶺頭藏不得如今也要大家知
指法座云盡十方都是箇寶華王座長在裏許又何
須特地車不横推理不曲斷
陞座乃云蝸牛角上三千界雲月溪山共一家既爾
業緣無避處不如隨分納些些二不做二不休還有
共相建立底麼僧問逢人卽不出出卽便爲人逢人
卽出出卽不爲人未審如何師云兩箇無孔鐵鎚進
云把斷要津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百雜碎進云恁
麼則如龍得水去也師云知則得問承師有言如今
也要大家知未審知箇什麼師云風行草偃進云恁
麼則恩深無語懷抱分明師云分明底事又作麼生
僧云通身無影象步步絕行蹤師云一不成二不是

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云待儞脫却業識來向儞道
進云業識已脫請師指示師云種穀不生豆問寶劍
出匣海蚌初開向上宗乘乞師直指師云横按鏌鎁
全正令進云恁麼則坐斷十方去也師云七縱八横
進云寶藏撥開於此日五葉千燈事轉新師云曲不
藏直乃云一向目視雲霄壁立千仞則孤負諸聖一
向拖泥涉水灰頭土面則埋沒自己如今恁麼也得
不恁麼也得且貴正眼流通還委悉麼直饒高步毗
盧頂不稟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菩薩底來也須亾
鋒結舌自餘故是出頭不得所以道三世諸佛只言
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明眼
衲僧自救不了若據本分草料猶是節外生枝不涉
化門一句作麼生道陣雲横海上拔劍攪龍門下座
次受昭覺請拈帖云有眼者見有耳者聞不從天降
不從地涌既然符到奉行豈可囊藏被蓋請維那宣
過
陞座云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凉鶴脛自長鳧
脛自短松直棘曲鵠白烏玄頭頭露現若委悉得隨
處作主遇緣卽宗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有麼有麼問
靈雲見桃華衲子如何通信師云滿山紅爍爍進云

上機頓捷中下何如師云頂門上著眼進云功不浪施去也師云脚跟下作麽生僧云踏破澄潭月師云當空轟霹靂進云泥牛乳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師云闍梨還和得麽僧拍手三下師云錯錯錯進云靈山授記未到如此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輕輕躡足龍門過惹得清風動地來師云被闍梨帶累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今何得在師邊師舉拂子進云拈來當宇宙錦上更鋪華師云一葉落知天下秋進云九九八十一還歸有道君師云但恁麽信取問兵隨印轉和尚今日兵印在手如何受用師云看取令行時進云和尚還用得斬諸侯劍麽師云嚇殺人進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師云却得闍梨共證明進云昭覺從此佛日光輝去也師云也不消得乃云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上是天下是地左邊厨庫右邊僧堂前是佛殿三門後是寢堂方丈寶藏在什麽處還見麽如今坐立儼然見聞不昧光輝溢目寂爾無垠盡凡聖情脫知見縛長河爲酥酪大地變黃金從自己胷襟流出一句作麽生道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下座

指方丈云衲僧家魔宮虎穴尚乃安居何況利生接物處所還知此室麽諸天擁護諸聖證明其善知識端居此中與人解黏去縛旣有如是勝相山僧於中如何施設不入驚人浪難尋稱意魚作麽生是入門句水歸巨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便入方丈

開堂拈疏示衆云靈山單傳密旨曹溪嫡嗣正首盡在箇裏請表白拈出

指法座云三世諸佛於此轉法輪歷代宗師於此提祖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不免起模畫樣去也遂陞座拈香云奉爲今上皇帝祝嚴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又拈香云奉爲判府內翰諸位勳貴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不從葱嶺帶來亦非胷襟流出在南中見三十餘員尊宿末後撞著箇老作家被他一槌擊碎今日對衆說破奉爲見住蘄州五祖演和尚以酬法乳保福贊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把斷世界還觀得也無直饒一槌未落已前薦得猶落二三且作麽生是第一義有知落處底麽出衆相見僧問釋迦說法多寶證明和尚開堂內翰臨顧半山相見卽不問妙峯孤頂事如何師云瑞氣騰空進云恁麽則片雲生谷口萬仞碧嵯峨師云能有幾人

知進云聖明天子以何報答師舉拂子進云天上有
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且得領話問七擒
七縱則不問賓主相逢事若何師云寶劍倚天光爍
爛進云碧眼胡僧笑點頭師云相識滿天下進云昨
夜三更明月下奪取驪珠歸去來師云誰是箇中人
僧問三賢未達十聖難知如何是此宗師云無孔鐵
鎚當面擲進云嚇殺人師云嚇得一箇進云也知和
尚慣恁麼師云徧又作麼生僧云鷂子過新羅師云
自知較一半乃云玄機獨唱截斷衆流擺撥不拘更
無回互直饒釋迦彌勒不敢當頭著眼倚天長劍凜

凜神威杲日當空澄澄光彩無物不爲妙用無法不
是眞乘控佛祖大機廓人天正眼當陽曉示只貴知
歸纔涉思量白雲萬里是故先聖道我此法印爲欲
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傳今日人天普集
對衆分明剖露舉拂示衆云大衆見麼一處眞千處
百處一時眞一句透千句百句一時透拈起也乾坤
岌嶪放下也河海晏清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萬仞峯
頭高著眼大千沙界一浮漚遂舉法燈云山僧本欲
深棲巖竇隱遁過時蓋緣清涼老人有未了底公案
出來爲諸人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未了公案法燈

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法燈
云過在徧殃及我師云法燈縱域中殺活握閫外威
權直得氣槩驚群風標獨立山僧早志本亦如斯今
日出來正緣五祖老師有箇見成公案對衆舉揚有
不惜性命底試出挨撥看如無不免自拈自弄去也
喝一喝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委悉師云未
問已前百雜碎進云恁麼則只許老胡知也師云摸
索不著進云千聖出來也摸索不著師云眼睛突出
乃云不是目前法亦非心外機直下絕承當當陽無

向背一處明去千處百處光輝一言通時千言百言
透脫非心非佛拈向一邊舉古舉今撥致一處只諸
人分上還證據得麼若證據得三世諸佛於中成道
神通變化於中流出大地山河於中發現九類四生
於中長育且作麼生是該羅萬有一句來年更有新
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下座

上堂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兩輪交互照進
云恁麼則足上不足也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如
何是涅槃心師云萬派悉歸源進云如何是差別智
師云千差俱不動進云都來不消得去也師云徧放

寶劍在什麽處僧云高著眼師云話作兩橛乃云遼
問近對萬世如今舉東明西千途一轍無事上演事
無爲處作爲非色非聲青黃順逆非心非佛賓主交
參全承此箇威光不在别處流轉且道此箇是什麽
若喚作佛頭上安頭若喚作法無繩自縛祖師巴鼻
是抱贓叫屈向上機關是揚聲止響直得總不恁麽
始較些子且道旣總不恁麽因什麽却較些子莫怪
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下座
上堂云獨掌不浪鳴獨樹不成林建法幢立宗旨須
是互爲賓主安貼家邦所以道我若坐時爾須立我

若立時爾須坐我若孤峯獨宿爾須偃息干戈我若
天上人間爾須三頭六臂然後可以光揚佛日且道
浩浩之中如何辨主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下座
上堂僧問擲沙獻佛果感輪王法寶今開有何利益
師云千重百帀進云過往生天見存獲益去也師云
不用闍梨重註脚問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師云一棒
打破虛空進云過在什麽處師云不識痛癢漢進云
此猶是德山底師云山僧從來借路經過乃云眨上
眉毛蹉過大似開眼尿牀見成公案放行正是點兒
落節恁麽不恁麽總得曳尾靈龜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虛空釘橛進得許多閑門破戶猶是死水藏龍
傾湫倒嶽一句作麽生道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
山千萬重下座
上堂云覺即了不施功麗天杲日印長空淨五眼得
五力帀地清風有何極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
流布底如蛾投焰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爲人好橫
按鏌鋣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下座
上堂云化育之本物我同途祖佛之源古今不易靈
然獨露透聲色無遺廓爾見前拘動寂不得坐却意
見截却語言根塵中不隔絲毫聲色外去來無際恁

麽透得古今生死頭出頭沒悉皆坐斷苟或未然有
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下座
上堂云法界不容身佛眼覷不見聖智離言說海口
莫能宣直截當陽已成階級轉身吐氣轉見周遮明
明無覆藏明明絶點翳寬若太虛清如古鏡若以眼
見文殊橫身若以耳聞觀音彰用若以心知普賢當
堂且道毗盧遮那在什麽處眨上眉毛下座
上堂云一毫穿衆穴大地沒遮攔徧界不曾藏古今
無向背剎剎爾塵塵爾句句爾念念爾還明得麽若
明得去不費纖毫力直入解脫門絶承當一句作麽

生道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機輪未轉大地黑漫漫古鏡當軒沙界淨躶
躶坐却意根無動轉處塞却咽喉無吐氣處却是箇
眞實底人提得卽天上人間撥著便氷消瓦解正當
命脉上如何點八月秋何處熱下座
上堂云一卽一切實際理地一切卽一本來無物拈
起也叱叱沙沙放下也緜緜密密三界長時獨露十
方無處容身孤峯頂上倒行十字街頭橫臥目視雲
霄則且致魚行酒肆一句作麽生道放憨作麽下座
改昭覺寺爲崇寧勅黃到開堂師拈勅黃示衆云帀

地普天皆承恩力九州四海悉禀威靈百千法門中
殊特法門無量妙義中眞實勝義如今從天降下不
在眼目定動唇吻合開驗在目前一時薦取宣勅罷
指法座云大衆這一條路千聖共知徐行踏斷流水
聲縱觀寫出飛禽跡且道如何進步要提無相毗盧
印須向千峯頂上行
陞座拈香示衆云光吞萬象氣絕諸塵始從撥草瞻
風以至入鄽垂手等閑不欲全彰切恐驚羣動衆今
日拈來奉爲今上皇帝祝嚴聖壽次拈香云奉爲判
府尚書諸衙勳貴次拈香云十年淮甸受盡辛勤一

道淸虛親蒙印可不敢孤負奉爲五祖老師以酬法
乳正法和尚白槌師乃云駕千鈞弩一擊便行射透
鐵圍不容擬議一言之下煞活全彰寸機之中包括
羣象直須當頭點破可以千眼頓開更若四顧躊躇
便見撈天摸地有構得底出衆相見僧問三通鼓罷
四衆臨筵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云天晴日出進云
莫只這是爲復別有師云且只了一頭進云兩頭時
如何師云看儞承當不得問百華競秀妙德家風一
亘晴空普賢境界去此二途請師指示師云石笋抽
條長一丈進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這邊

那裏兩頭坐進云請師拈出師云猶自不知進云恁
麽則騎牛穿市過師云終是謷訛問有一語全規矩
今日開堂有何祥瑞師云乾坤廓落無邊際杲日當
空宇宙明進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去也師云說什
麽兩處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云天知地
知進云恁麽則驗在目前去也師云儞見什麽進云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師云却較些子乃云全機
大用觸處見成溢目淸光貫通今古一塵含法界一
念徧十方盡大地是眞實人總刹海爲大解脫只在
當人略回光相自著眼看可以克證無生頓超方便

是故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亦不出見性成佛只如今日奉皇帝勅建大伽藍賜額度僧祝嚴聖壽一場佛事耀古騰今判府旌旆光臨羣賢車盖畢集四衆瞻仰萬姓歌謠爲國開堂舉揚宗敎山僧不敢囊藏被盖其有諸佛說不盡底祖師提不起處對衆八字打開去也遂擧拂子云大衆還見麽擊禪牀云還聞麽見處透脫聞處精明一念返本還源即具頂門三眼萬里更無纖翳千聖齊立下風坐斷報化佛頭直得壁立千仞且道是什麽人境界鵰弓已掛狼煙息萬里歌謠賀太平下座

上堂云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掛一亘晴空萬古春下座

上堂云當陽有路祖佛共知覿面相呈見聞不隔萬象不能藏覆千聖無以等階活鱍鱍絕承當淨躶躶無回互直饒棒如雨點喝似奔雷猶未動著向上關捩在如何是向上關捩瞎却諸聖眼瘂却山僧口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下座

聞五祖訃上堂云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崇寧門下哭

却成笑何故喫泉水貴地脉且要正眼流通宗風不墜所謂無常生死法與我不相干若能如是見不用哭蒼天既不用哭蒼天如何通信請大衆拈香兩彩一賽下座

上堂云般若流運四象遷移正眼容弘一陽來復昆蟲動植悉稟此恩履地奉天咸知慶賀且道無陰陽地上還有這箇消息也無日南長至斗運推移錯下座

上堂云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胷中懷六合袖裏掛金鎚高提祖印據寰中萬里孤光長溢目直得淸風帀地雨灑長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所以道映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覩何得自輕而退屈只如盡華藏世界海窮虛空邊際都盧是箇金剛眼且作麽生覿採石渡頭風浪靜三三兩兩釣魚船下座

上堂僧問一大藏敎那箇是頭師云如是我聞進云此是阿難底如何是和尚底師云山僧用得甚快乃云一言道合隨處皆眞一句無私全彰實印問得也善不問甚奇烜赫光明本無向背所以道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不隔

處總十方爲眞境不移處貫十世於目前淨躶躶脫
塵情赤灑灑無蓋覆直得千聖同躔萬機頓赴還會
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敎外別傳一句師二云問取燈籠進
云謝師答話師二云自領出去進云却是禪外別傳也
師云三千里外過崖州問學人不恁麽時如何師云
莫亂統進云趙州庭前栢崇寧庭前楠是同是別師
云莫眼華進云一種没絃琴惟師彈得妙師云山僧
亦不承當乃二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日月爲照臨四
時作寒暑居谷盈谷處坑滿坑有情則動轉施爲無

情則森羅顯煥如今在山僧拄杖頭上指山山崩指
海海竭點鐵成金點金成鐵攪長河爲酥酪化酥酪
爲長河見諸人不會變作無邊身菩薩十方六趣悉
皆普現去也還見麽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
與人以拄杖擊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正主師二云萬派皆歸海千山必仰
宗進云見成公案去也師二云脚下黒如漆進云莫謾
學人好師二云具行脚眼未僧二云和尚道什麽師二云墮
坑落塹乃二云智光洞照十方萬有全歸一念寬濶非
外寂寥非内閙市裏天子百草頭老僧物物頭頭全

身塵塵刹刹大用不落已見外緣一句作麽生道禹
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下座
上堂僧問入門一句作麽生道師二云引得一箇上鈎
來進二云爭奈吞却萬象師二云無孔鐵槌進二云學人今
日失利師二云三點兩點愁殺人乃二云覿面見得在聖
猶虧纔涉關津白雲萬里諦實處不思議綿密處同
眞際把斷世界無絲毫透漏脫灑一句作麽生道萬
仞峯頭獨足行下座
上堂孤迥峭巍巍始終活鱍鱍喚作禪道祖佛眼中
著屑不喚作禪道祖佛掘地覓天還有得入者麽從

他千古萬古黒漫漫塡溝塞壑無人會下座
上堂二云點即不到一大藏敎錦上鋪華到即不點祖
師西來金聲玉振且道祖意敎意是同是別碧潭雲
外不相關下座
上堂二云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一切諸
佛皆恁麽轉若向下去三乘五性頓漸偏圓若向上
去不唯覓下口處不得臨濟德山目瞪口呿且道不
落上下又作麽生誰是出頭人下座
上堂二云僧二云直待金星現燒然始到頭學人金星在
手時如何師二云點進二云恁麽則不到頭也師二云亂走

衲僧進云爭奈金星何師云蹉過了也僧問祖師也恁麼道天下老和尚也恁麼道未審崇寧作麼生道師云山僧不恁麼道進云撞著磕著去也師云撞著箇什麼進云禪客相逢只彈指師云兩頭三面進云殺活臨時師云脚頭脚底師云入荒田不揀三千里外黑漫漫牛頭沒馬頭回百億萬劫沒交涉拈一放一節外生枝舉古舉今無風起浪山僧今日一時坐斷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下座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一

校譌　第八紙十七行垠北藏作眼　第十六紙十三行域北藏作減

音釋

瞎許鎋切一目盲也　雹白各切雨氷也　鵓蒲沒切鵓鴿鳥名　踍跳踍蒲沒切跳他弔切　謷訛謷五刀切訛五禾切謷訛謬說也　燄[illegible]切　蝸古華切蝸牛負殼蟲也　鏌鋣鏌音莫鋣音耶鏌鋣劍名　脛胡定切脚脛也　爍式灼切爍的[illegible]　跟[illegible]　嚇[illegible]也　岌嵲[illegible]高聳貌　挨拶[illegible]　釘丁定切釘之也　橛其月切木段也　湫[illegible]龍湫也　眨[illegible]目動也　憨呼甘切愚癡甚也　覿亭歷切見也　鱍北末切鱍鱍魚活動貌　[illegible]　賽先代切報也　晷居洧切日景也　烜況遠切赫烜光明也　躚[illegible]　撞直降切衝撞也　磕克合切石相築也

[illegible]刻此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一卷[illegible]京山沙彌[illegible]山妙德[illegible]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二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上堂二

上堂僧問譬如擲劍揮空有一人劍亦無虛空亦不揮時如何師云大衆見佩敗闕進云學人只管推出和尚何不放行師云莫謗崇寧好進云爲什麼不肯承當師云藏身露影進云今日捉敗師云果然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天地莫能知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古今成牓樣進云仁義只從貧處斷去也師云鬼窟裏出頭來乃云青鬱鬱碧湛湛百草頭上泄天機華簇簇錦簇簇鬧市堆邊露眞智金聲玉振擲地風光電轉星飛通天作用不與萬法爲侶則且致針眼魚吞却嘉州大像時如何喝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云點滴不施進云是一是二師云毫端寶剎進云兩彩一賽去也師云痛領一問僧云蒼天蒼天師云未領在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和尚說法有何指示師云一物也無進云爲什麼一物也無師云爲儞無眼進云爭奈學人何師云一任踍跳乃云目前絕對待萬境森然物外有玄機當陽卓犖棒喝照用拈向一邊語路縱橫放過一著

爾諸人向這裏撥得一線路去直下孤危倘未撥得鼻孔盡在山僧手裏拈拄杖云穿却了也擊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團團無縫罅因甚麽得恁奇特師云七華八裂進云言中有響去也師云且緩緩問長至一陽生君子道長時如何師云衲僧門下無許多事進云萬法是心光又作麽生師云却好高著眼進云直下承當去也師云利劍揮空乃云離相離名絕塵絕跡一回拈出一回新一度用著一度快橫該萬有竪透金輪内沒纖毫外無點綴若能不作聖情凡解擔荷展演得去入鄽垂手著著有出身之機退處孤峯處處歷刹塵之境恁麽中不恁麽不恁麽中却恁麽全提一句作麽生道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下座

上堂僧問去歲今朝今日去今年年是去年年如何是物不遷師云眉毛在眼上進云恁麽則改故換新去也師云莫錯認進云如何是不錯認底師云好看取進云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師云轉得回來不直錢問萬物維新之際一人納慶之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孟春猶寒進云恁麽則法不孤起師云坐却主人翁什麽處出氣進云長空有月千門照師云隨人脚跟轉乃云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一法萬法若有若無毗盧普賢凡夫法界盡在箇裏好不資一毫醜不資一毫匝地普天內外包括未有天地世界已早見成及乎萬彙資彰凝然不變若向一氣未兆已前著得眼去落第二頭更於萬物見成之際信得及去轉沒交涉新年舊歲歷歷分明一句作麽生道日日香華夜夜燈下座

上堂僧問十五日卽不問如何是和尚分明為人一句師云當陽見定無毫髮擬議尋思隔萬山問正當上元水牯牛在什麽處師云鐵棒打著瘡痕露乃云撥塵見佛未免眼裏撒沙聞聲悟道亦是耳中著水直得生佛無階級空界悉等平淨躶躶絕思惟赤灑灑沒可把猶未離這邊事在更須揮金剛寶劍斬斷謷訛拈殺活拄杖打破得失亦未明向上一竅在儻或具大丈夫意氣有烹佛祖鉗鎚直下向那邊承當得却來這裏橫三竪四坐一走七荷負宗乘提持祖印有時放行同彼同此見隨類身和光順物有時把住莫道佛眼覷不見設使盡大地草木悉變為千百

億身放無數光明也照不著且道卽今作麽生若不
藍田射石虎幾乎悮殺李將軍下座
上堂僧問横穿碧落倒卓須彌未審是什麽人分上
事師云入地獄人分上事進云却是他安身立命處
師云瓦解氷消進云此心能有幾人知師云只恐不
知乃云終日相逢無半面剛然千里有知音不須格
外論奇特只此全機耀古今傾蓋如舊白頭如新兩
鏡相照不隔纖塵徧界未嘗示相毫端普現色身止
猶谷神動若行雲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下座
上堂云禪非意想立意乖宗道絕功勳建功失旨聞

清聲外句莫向意中求轉照用機關柄佛祖鉗鎚有
佛處互爲賓主無佛處風颯颯地心寧意泰響順聲
和似恁麽人且道向什麽處安著拔簔側立千峯外
引水澆蔬五老前下座
上堂云本來是佛無成不成正體湛然離出不出本
分事上直得萬里無片雲猶未可放過更說什麽諸
餘其或隨機且論箇出世不出世所以道淨法界身
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且道釋迦老子卽今
在什麽處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下座
上堂僧問了了見無一物未審如何師云好箇消息

進云功不浪施去也師云只恐脚不點地進云回頭
看潸眼特地一場愁師云果然浪走僧問學人不起
一念時如何師云自傷已命進云因誰致得師云莫
換崇寧舌頭好問妙體本來無處所時如何師云腦
後拔楔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玄殺儞進云石人暗
點頭師云言猶在耳乃云舉無遺照十方刹海目前
觀正體堂堂大千同一眞如性各守本位去山是山
水是水互換投機去星辰易位祖佛潛蹤兩處絕聲
訛二邊純莫立無可不可悉得安居隨時應緣凝然
湛寂且道長養聖胎一句作麽生道不起纖毫修學

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平展之機師云縱横十字進云且
得沒交涉師云什麽處沒交涉僧云腦後拔箭師云
撥問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師云吾常於此切進
云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師云須是有轉身處始
得僧云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師云信受奉行乃云國
無定亂之劍四海宴清門無白澤之圖全家吉慶若
道有承恩力處正是土上加泥更或剗跡呑聲亦乃
將南作北到這裏縱横十字未免謷訛據位投機猶
較些子且作麽生是據位底句寒山逢拾得撫掌笑

呵呵下座
上堂僧問江邊臨水者盡是採魚人錦鱗紅尾作麽生取師云莫妄想進云不妄想時如何師云不計工程得便休進云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也師云更須退步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云暗裏髑髏明世界乃云祖祖相傳傳底事佛佛授手不唯他若存情識論知解耳裏塵沙眼内華所以道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不著佛法僧求呼喚不回籠羅不住更須知棒喝交馳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始得且作麽生是向上一竅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下座
上堂僧問一雨普滋還有佛法也無師云全承他力進云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去也師云也須乾剥剥始得進云盡大地總是教學人如何趣入師云和頭没却進云恁麽則兩重相見師云料掉没交涉乃云牛頭没馬頭回千聖不知前三三後三三河沙莫筭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東勝身洲走馬南贍部洲著撲扇子踍跳上天東海鯉魚發怒直得雨似盆傾大千沙界悉已瀰漫且道是牛頭没馬頭回是前三三後三三海神知貴不知價留向人間光照

夜下座
上堂云棒頭取證撒土撒沙喝下承當虛接響向上向下轉更顢頇說妙談玄和泥合水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平白欺人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掉棒打月佛祖凡聖拈向一邊總不依倚時如何紅霞穿碧海白日遶須彌下座
上堂僧問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未審無位真人還有寒暑也無師云汗流似雨進云分明在目前也師云莫向目前作窠窟進云爭奈即今何師云鈍置阿師乃云暑氣蒸人如隨甑四肢流汗似澆湯賴他白羽

全施力引得清颸一襲涼諸人還覺寒毛卓竪麽劄
下座
上堂僧問須彌山意旨如何師云推不向前約不退後進云未審還有過也無師云坐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云這箇是境如何是法師云却被闍梨奪却槍進云和尚今日爲什麽退巳讓人師云只有先鋒無殿後進云未審如何是殿後師云還我話頭來乃云田地穩密底擡脚不起探頭太過神通妙用底放脚不下收身未轉直饒十字縱横朝打三千猶較些子且道誵訛在什麽處若知有去始見

全提半提儻或未知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下座

上堂僧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云殺活臨時進云趙州戴草鞋又作麽生師云是他屋裏事進云打鼓弄琵琶去也師云且莫詐明頭乃云有佛處羅籠不住無佛處荒草尋人放行也觸處光新把住也乾坤陡變且道向上人來時如何他家自有通霄路下座

上堂云休夏自恣海衆常規秋色澄清乾坤肅殺般若流運動靜一如時節不相饒炎涼條改變無生曲調韻出清霄至寶當軒光吞萬象古今不覆蓋見狂

沒遮攔一念不落諸緣證取自家境界何必靈山覔佛少林問祖會麽解開布袋無拘束切更勤看水牯牛下座

上堂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前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麽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什麽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下座

上堂云殺人刀活人劍上古之風規亦是今時之樞要言句上作解會泥裏洗土塊不向言上會方木

逗圓孔未擬議已蹉過正擬議隔關山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且道此理如何苦瓠連根苦甜苽徹蔕甜下座

上堂云雲騰致雨世界索然日暎天臨乾坤廓爾文殊堂裏萬菩薩縱然顯現晴是晴雨是雨山是山水是水阿那箇是萬菩薩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下座

上堂云定乾坤句包古括今透生死關超聲越色鬼窟活計百千萬劫難出頭截斷衆流一片虛凝沒依倚設使乾坤倒覆大海翻騰草木叢林悉皆化爲刀

槍矛盾也動他一點不得且道憑箇什麽恁麽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下座

上堂云眨上眉毛早蹉過塞却眼更形言語轉闊遠合取口盡大地都爲一塵佛眼覷不見一大藏都爲一句海口莫能宣也未提得一半在忽然踏破化城時如何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下座

上堂云風清戶牖明明古鏡高懸光射斗牛凜凜太阿橫按外魔臨之膽慴妖邪擬之寬亾千聖拱手歸降十方居然坐斷外絕四維內絕理事直下便是諸人還見麽不離當處常湛然覔則知君不可見下座

退院歸　辭衆上堂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
不行爲　無爲益無益梯航三有津濟四生是衲僧家
本分事　雖然時節到來一刀兩段要且鼻孔不在別
人手裏　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
亦無象　於去來如是則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形豈
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且道臨行一句作麽生道本是
林下人　却歸林下去下座
住夾山　師在公安天寧受請拈帖示衆云百草頭上
薦取爭　如箇裏承當既然符到奉行豈可當爐避火
若也見　得坐斷一切人舌頭苟或未然却請維那剖

露
師指法座云毗耶借座燈王萬壽燈王借座且道是
同是別還委悉麽幸自可憐生應須高著眼
陞座示衆云鈎頭有餌句裏無私已泛扁舟放行綸
線還有衝浪錦鱗麽僧出云有師云高著眼僧擬議
師云著問錦官罷釣澤國重遊方爲萬壽之賓又作
碧巖之主流水下山卽不問白雲歸洞意如何師云
舊店新開進云好音在耳人皆聳一句無私亘古今
師云大家在這裏進云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光透
耿無私師云到家一句作麽生道僧擬議師云了師

乃云目前無異草徧界絕遮攔域守日月斬新方外
乾坤獨露直得龍天釋梵動地雨華妙德空生目瞪
口呿行棒行喝拈向一邊雲月溪山放過一著一處
透脫千處百處該通一機洞明千機萬機圓轉碧巖
不離此處此處不離碧巖攝大千於毫端融芥塵於
刹海嚙華鳥過抱子猿歸湛寂凝然應眞不借則且
致只如無陰陽地上成得箇什麽邊事萬卉正資和
氣力碧巖先發一枝春復舉馬大師問藥山子在此
許多時本分事作麽生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
實祖云據汝所見可謂協於心體而布四肢何不將

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甲何人敢言
住山祖云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
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由是住山師云
大衆古人得意之後不忘利生直入澬山提持宗要
山僧暗昧豈敢仰攀如是則更不用篾束肚皮却有
箇折脚鐺子與方來共守寂寥若信得及不在忉忉
或未諳詳聽取箇末後句高峯突兀倚天門青嶂虛
閑可探跟折脚鐺兒幸然在不妨携去隱深雲雖然
如是也須是大家出一隻手始得且道畢竟如何妙
舞應須誇徧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師入院指方丈云箇是毗耶據坐處正同摩竭令行時夾山頂顖通一竅放出天彭老古錐既放伊出頭且道作得箇什麼伎倆衝浪錦鱗來入罟漫天網舉不饒伊

師指法座云大衆還識寶華王麼更不落二落三便敷座云野猿抱子歸青嶂幽鳥啣華過碧巖此地昝時曾作客今茲爲主愧無慙衆中還有辯得賔主底衲僧麼僧問雨細柳拖金線風和華綻錦屏雲月溪山即不問到家一句若爲論師云坐斷天下人舌頭進云只如尖新底事又作麼生師云儞還識得舌頭麼進云雲到碧巖千仞翠月當青嶂萬溪春師云更進一步始得進云莫便是摩竭令也無師云放儞三十棒師乃云門下青山潑黛途中細雨如膏靈雲陌上桃華處處芳非溢目香嚴嚴畔翠竹時時撼影搖風直得一擊忘所知一見絕疑惑不免尚留觀聽未透聲色若能見無見之色聞無聞之聲撥轉路頭踏翻關捩句句超佛越祖塵塵爍古騰今處處離色絕名箇箇斬釘截鐵心外無法法外無心用王庫刀發千鈞弩壁立萬仞坐斷十方可以入大解脫門傳正法眼藏向堯時舜日共樂昇平鼓腹謳歌歸家穩坐

且到家一句作麼生道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復云昝傳明有通天作略跨海神機使無舌人說無義語收洛浦接青峯辨石霜賞佛日險崖句峻陷虎機滚電激星飛珠回玉轉建茲寶刹風範具存而山僧庸事不才何以繼其高躅既辭讓不及轉透無門不免借一條路向無言處演言無事處生事無佛處現佛無祖處示祖且貴始末相符頭正尾正敢問諸人還見夾山老子麼莫從百草顛頭薦覿面無私亘古今

澧州權郡張朝散請師就香積院開堂師於權府手中接得疏示衆云言言錦繡句句珠璣讚無上乘顯正法眼應須未舉已前薦取文彩之外承當苟或未然却請宣過

師指法座云大衆見麼寶華王座列祖共登車不橫推理無曲斷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今上皇帝祝嚴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睿筭等乾坤聖明逾日月龍圖鳳曆彌億萬年玉葉金枝亘百千劫次拈香奉爲權府通判朝請檢法狂坐尊官諸衙勳貴伏願高遷祿位永固壽基又拈香云此一瓣香淮甸昝年酬價錦官舊日曾拈如今海衆要知不免分

明說破奉爲蘄州五祖山第十二代故演禪師爇向爐中與天下衲僧出氣遂斂坐洛浦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早是第二了也若論勝義諦中眞勝義文彩未兆一槌未落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不於言下薦不向意中求旣然草偃風行不免隨波逐浪還有共相證據者麽師乃云爍迦羅眼頂上放大光明摩醯首羅面門現奇特相一言含衆象一句逗羣機何止猛虎穴裏橫身萬仞峯頭側足所以道顯大機明大用得失俱喪是非杳忘絕塵絕跡透色透聲重重無盡事事圓融又如華嚴法界無邊

香水海不可說浮幢王刹盡向這裏一時開現卽此現成卽此受用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口談不以心知還證得麽若也證得不必覺城東際初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叅慈氏敢問大衆且道卽今是什麽人境界舉拂子云廬舍本身全體現當機直下沒纖毫

到洛浦上堂云萬木縈紆一逕逶迤躭躭古屋枕山腰今朝喜到深深處幾度飛書辱見招爍爍山桃似火絲絲溪柳拖金日暖風和鶯吟燕語所以不離普光殿不出菩提場徧遊華藏海無邊刹境左穿右穴重重無盡一一交羅且作麽生是洛浦深深處覿面若無宗正眼回頭只見翠山巖

留首座上堂古路坦然眞規不墜紀綱得所表師得人內肅外寧安家樂業以大千界爲一眞境以十方佛同一舍那文殊普賢交光相羅觀音彌勒擎拳合掌臨濟德山互相贊成白拈狸奴了無向背可以演無生曲唱太平歌且超情離見一句作麽生道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含笙井底吹

上堂云三春已過九夏方新聚玄徒雲門扇眞風世外不促一念不涉三祇當人隨處見成箇箇頂門有眼若便恁麽承當得去放行把住全不由他出沒縱

橫更非外物若使上流觀見正在半途明眼相逢難爲透脫山僧雖無金剛寶劒衲僧向上鉗鎚昔在五祖白雲拾得數箇金剛圈一籃栗棘蓬九夏之中與諸人共相切磋遂舉拂子云大衆還見麽且道這箇是金剛圈是栗棘蓬不容淺見衲僧會唯許通方作者知

上堂云丁一卓二本分鉗鎚捏聚放開作家受用灰頭土面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土面灰頭自然雙放雙收到處爲祥爲瑞還委悉麽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

上堂云太虛寥廓萬彙森然正眼洞明纖毫不立孤
峻處祖師莫近坦夷處人天共知擊開大解脫門識
取無面目底且作麼生是無面目底芍藥華開菩薩
臉櫻櫚葉現夜叉頭
解夏上堂云圓覺伽藍豁開戶牖華嚴刹海大座當
軒促百千億劫為一念豈止百二十日長期延一念
作百千億劫寧論此世來生始見流金爍石俄然玉
露垂珠時節不相饒物理有變復當時結夏普天帀
地一時結此時解制普天帀地一時解結時初不相
著解時初不相離到這裏通一線曉一機去倆為倆

我為我長底長短底短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於中也
無去來亦無動轉浩然太均同歸一致然後放收擒
縱得大解脫更喚什麼作倆作我作長作短一時截
斷且自恣一句作麼生道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
下太忙生
謝維那直歲上堂云烹金琢玉須資作者鉗槌荷教
扶宗必仗本分兄弟交為肘臂互作主賓便可以顯
大機發大用布慈雲灑甘露駕慈航覯斷岸超生死
越涅槃令他天下衲僧頂門上放光脚跟下歷落箇
箇如龍如虎人人玉轉珠回非唯扶竪叢林亦乃流

通正眼豈不是奇特事敢問大衆奇特一句作麼生
道妙舞更須誇徧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開爐上堂僧問古者道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何是
敲空作響師云釋迦老子來也師乃云三世諸佛向
火焰裏轉大法輪熱發作什麼火燄為三世諸佛說
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也須照顧眉毛若是聠聞徹骨
徹髓信得及見得徹直下與三世諸佛同生同死與
火燄同起同滅當處解脫得大安隱衲被蒙頭便是
箇清涼世界苟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
頭上來

上堂云一向不恁麼目視雲漢不徇人情一向恁麼
灰頭土面帶水拖泥恁麼中不恁麼就下平高不恁
麼中却恁麼從空放下或有箇恁麼不恁麼總不管
亦無明亦無暗亦不放亦不收且道如何到頭霜夜
月任運落前溪
上堂云天寒人寒大家在箇裏滴水滴凍無道閑工
夫定際之人驀地見心不得衲衣下事誰諳野火燒
山千重百帀沒遮欄漢去胡來絕回換且作麼生是
不離當處底一句鶴飛千尺雪龍起一潭水
上堂云雪竇道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衲僧門下是

放行是把住若人道得老僧分半院與伊住師云雪竇病多諳藥性經劫始傳人箇中或有知豐知儉知放行知把住底亦何必分半院與伊住燒香發願只圖他早有箇院子住使嘗此滋味且免得竈厮煎餓厮炒

上堂云滿天和氣帀地韶光柳眼迸開桑條慭破華枝似錦鳥語如簧八穴七穿篆不雕之心印百頭千緒演不說之妙門物物上明頭頭上現當處截得斷去敎火不重燃直下信得及去枯荄生物外不涉程途則且置和泥合水一句作麼生道還家盡是兒孫

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上堂云韶華二月半漏逗渾莫筭米少食無壚釘菜崖空飯吞底栗棘蓬跳底金剛圈分外展家風秦時轆轢鑽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二

校訛 第十紙十九行丈北藏作文 第十八紙第二行傳北藏作二

音釋

鏬 呼訝切孔隙也 彙 于貴切類也 翥 章庶切舉也 顢頇 顢莫安切頇許安切 陡 當口切頓也 覰 七慮切視也 慴 質涉切怖也 瞪 澄應切直視也 呿 丘加切口張貌 篾 莫結切析竹也 顁 乃挺切頂顛也 憋 匹蔑切急速貌 轆轢鑽 轆徒洛切轢音洛鑽祖筭切

嘉興居士馮夢禎施貲刻此 佛果禪師語錄第二卷 京山沙彌玄芳對 吳江沙彌本宏書 溧水毛詩賦刻 萬曆辛卯春清涼妙德菴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三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上堂三

請首座上堂合千差包萬有齊往來印今古混有無一生死舉不犯之令行不言之敎齊不齊平不平於此建立於此辨明於此紀綱於此表帥何法不容何事不成何德不圓何心不契且風行艸偃一句作麼生道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

上堂云牙上生牙角上生角機上生機巧上生巧毒虵鼻頭揩癢餓鷹爪下奪[illegible]千尺井底施籌略百尺竿頭作伎倆納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奇則甚奇妙則甚妙子細檢點將來爭如向這裏直下似桶底脫去三界平沈得箇休歇過去自過去未來由未來只今見成坐斷天下人舌頭還委悉麼驀聲不斷前句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上堂云鬱蒸無處避覿體通同薫風自南來披襟獨得衆熱不到衆苦無餘須知佛祖閫域之中有轉物回天之用是故雪竇道茫茫普熱紛紛下雪倒流四河載發枯楜且道正當恁麼時如何蟬聲時到耳鴈影忽迎眸

上堂云華開世界起達者先知葉落卽驚秋賢明早悟而況鴈連湘浦影蟲作促織吟明明節換時移歷歷星馳電急正當恁麼時機關脫落底萬法本閑尚留見聞底長安正鬧若能善觀時節把斷要津堂堂越聖超凡一一騎聲蓋色當處平和一句作麼生道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

解制上堂云尋常一味無過朴實頭坐斷千差更須高著眼壁立萬仞處淨躶躶平田淺艸裏峭危危當處平和拖泥帶水淤挑痛劄犯手傷鋒欲得兩不相妨各請休機罷釣且九夏賞勞一句作麼生道險處

豈嘗忘顧鑑縱行平地索隄防

上堂云突出難辨久叅未免躊躇信手拈來後學那知端的金風扇物玉露垂珠鴈過長空蛩吟幽砌一一七穿八穴明明百帀千重何必棒喝交馳方論照用直下懸崖撒手便可承當還有恁麼人麼見義不為非勇士臨危不變始驚羣

看藏經上堂祥煙繚繞瑞氣氤氳公案見成有誰扣擊乃云塵中大經卷莫測津涯聰慧淨眼人始能拈出直得義天性海若帝網交羅智照神光如洪爐猛燄今日幸遇皇風蕩蕩帝道平平有大心檀越為汝

發機使諸人各各八字打開直得霞條展處玉牒舒時文彩已彰各宜薦取且不落文墨一句作麼生道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上堂云一塵入正受盡大地冷啾啾諸塵三昧起徧十方闊浩浩分身百億未足為多端坐虛堂未嘗言靜到這裏卷舒收放擒縱殺活以金剛寶劍截斷疑情將衲僧巴鼻脫生死關坐斷要津不通凡聖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百千境界轉變不得始能為如來使普現色身且道正當恁麼時如何日用無回互當機有卷舒

上堂云萬機不到千聖不携截斷葛藤撥翻路布若也從苗辨地因語識人猶落第二機在若論第一機上實無如是事且道第一機上還著得計較麼著得向上向下麼著得佛祖麼到這裏直須恁麼超然地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未薦得不免放一線道向第二義門無言處演言無相中現相直下似十五夜月澄湛孤圓一室千燈交光相照始終一貫前後無差也須是箇同道者方知同得者方證且那箇是同得同證底一言才契證未悟已先知

知縣入山上堂拈香示衆信手拈來光明烜赫結而

爲蓋覆而爲雲爇向爐中莊嚴知縣宣德姸智道人伏願道心堅固種智圓明遂敷座適來錦上鋪華如今鋪華錦上還有明眼底解拈得揆得麼試出來擊揚看師乃云心不是佛認心乖宗智不是道立智失旨道本無爲佛亦無相於無相無爲處辨得去一切諸相悉皆是佛一切所爲悉皆是道拈起也天同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若是向上更不落二落三直下單刀直入其或尚存光彩猶滯皮膚不免向這裏談妙談玄演事演理行棒行喝舉古舉今且道山僧畢竟將什麼爲人不住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眞

上堂云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下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上堂云風吹風動無二種水洗水濕豈兩般淺聞深悟底錦上鋪華深聞不悟底生鐵鑄就春盡羣芳巳歇夏初百穀方滋時節不相饒乾坤得自在且不涉迷悟一句作麼生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王待制生日請上堂示衆云當陽一句直截根源不

昧時機出衆相見師云靈機廓爾豈有階梯智照洞然本無迷暗一切處作奇特事不動絲毫脚跟下亘堅密身徧塵沙界坐斷千差路突出四威儀何假七步周行十種祥瑞明明絕滲漏歷歷無覆藏包古今齊物我平得失混去來分明直下現成是箇本來面目只如透出形聲且道如何通信還委悉麼一塵才舉處全體現優曇

上堂云第一句下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下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下薦得虎口裏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道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只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

住道林語錄師在夾山受請拈帖示衆云大衆湖外有知音千里通消息透出威音王誰解知端的還知麼箇裏辨取苟或未然却請對衆宣過

陞座云數載碧巖藏拙訥幽深頗愜再南心業緣苦炙相驅逼隨順還須過道林二途俱不涉底出來道看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時如何師云藏身無路進云兵隨印轉去也師云一句合頭語進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待四時推師云瞻

之仰之進云只如疏中道本來眞性不減不增隨處道場無罣無礙和尚爲什麼不住夾山却赴道林師云只爲現成公案進云恁麼則慈悲不等去也師云什麼處不等進云驗在目前師云蹉過也不知進云承師有言湖外有知音千里通消息未審是什麼消息師云高著眼進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師云啐啄卽不堪師乃云孤峯頂上眠雲孤負先聖十字街頭垂手埋沒宗風不擇地而安失却正眼揀所在而住理涉多端若是本色衲僧直下一刀劃斷無彼無此雖去雖住明如杲日寬若太虛隨處作主遇緣卽

行且應物利生一句作麼生道渠儂無向背一鏃破三關師復云雲縱卷舒豈有彼此谷神靜應那列高低融通萬有而混成坐斷要津而一致塵中經卷長時轉大法輪句下分身是處光輝烜赫箇是衲僧家尋常受用或撮大地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摑須彌踍跳上三十三天且道是雲縱卷舒谷神靜應還會麼行船須是把梢人

到梁山上堂云擊布鼓於龍門曜螢火於太陽到道裏直得藏身無路還有忍俊不禁底麼師乃云無生師子窟哮吼驚羣不二栴檀林香風帀座直得言超象外句演眞乘道出古今用過佛祖山僧到這裏如何啓口所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雖然俗路經過不免逢場作戲乃古乃今無彼無此適來覺海舉夾山道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清清之水遊魚自迷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若能知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便見但知作佛愁什麼衆生如此則三玄三要八字打開五位君臣一筆勾下諸人還見麼出頭天外看須是箇中人

到德山上堂云高懸古鏡列萬象於臺前橫按鏌鎁截羣機於句下開作家爐鞴奮佛祖鉗鎚演見性之

眞風紹圓明之宗範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頭頭物物明明了了要津坐斷選佛場開到這裏豈可飲氣吞聲不免借華獻水大衆當年見性禪師據一條白棒佛來也打至於隔江搖扇斫木傳心巖頭雪峯唱末後句洞山龍牙明殺活機今古流傳叢林龜鑑而今堂頭繼此眞風截斷衆流不存涓滴山僧幸獲觀光敢問人境相稱一句作麼生道五溪清不盡千古美無虧

入院至方丈云摩竭陁親行此令毗耶離已現神通而今總不重拈出坐斷千差繼祖風且坐斷一句作

麼生道已在言前
陞座云炎炎伏暑離青嶂肅肅清秋渡碧湘古殿耽
耽松檜密無塵金地足清涼旣到這裏還有本色衲
僧麼出來共相證明僧問黃檗因裴相國美譽彌高
大顚得韓文公佳聲逾遠未審和尚恩歸何人師云
那將魚目比明珠進云若然者從此希聲天下聞師
云退身有分進云今日和尚添得一重光彩師云什
麼處是添得進云虎頭帶角出荒艸師云切忌合頭
語師乃云法無住相著相乖宗道不虛行隨行得路
須知住中無住行中無行寬若太虛明如杲日萬象

不能藏覆千聖豈可擬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
覆地一華開而見佛一葉落而知秋物物頭頭明明
歷歷事有千差理歸一揆須是通方作者始解證明
不見道盡乾坤都盧是沙門一隻眼又道盡大地撮
來如粟米粒大非是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到這
裏遇緣卽宗隨處應機且到山一句作麼生道古殿
倚巖腹新徑繞雲根復云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
威音已前沒交涉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達磨一
宗掃土淨盡若人識祖佛渠無面目甚處識渠當處
便超越前是三門佛殿後是方丈寢堂左右廚庫僧

堂作麼生說當處超越還委悉麼撒手到家人不識
更無一物獻尊堂
八月一日於天寧寺開堂師拈疏云大衆見麼箇裏
薦得正法眼藏明明無覆藏大事因緣歷歷生光彩
其或未然卻請表白對衆宣過宣疏罷
師指法座云大衆僧座登王答人模範當陽定奪此
日機鋒要明佛祖淵源須踏毗盧頂上遂陞座拈香
云此一瓣香奉爲祝嚴今上皇帝聖壽伏願金輪長
御極寶祚永昌隆拱北極以稱尊空芥城而彌固第
二瓣香奉爲判府安撫侍講運使中大運判檢討提

學刪定提舉大夫承受奉御兩廳通判大夫在座勳
貴伏願爲風后力牧作稷禼夔皐副具瞻則八座三
台簡帝心乃鹽梅霖雨第三瓣香千佛出興何人酬
價威音那畔誰辨端倪箇年白雲一句下承當今日
潭城第三回拈出奉爲蘄州五祖山第十二代故演
禪師以酬法乳乃攝衣趺坐天寧和尚白槌云法筵
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好箇第一義直得八面玲
瓏如印印空如印印泥如印印水恁麼說話早是落
二落三了也莫有具透關眼底便請出來激揚看僧
問透白雲關佩黃梅印提揚岐正令恢慈明舊里臨

濟三玄卽不問妙峯孤頂事如何師云覿面相呈無向背進云善財七日不逢則且致文殊爲什麽百劫模捺不著師云你什麽處見文殊進云一句逈超千聖外滿筵目擊盡知音師云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進云恁麽則瀟湘江上月照破碧巖秋師云也須急著眼始得進云只如侍講昝日有詩道解語乃無舌老僧非此間正當恁麽時如何師云知心有幾人進云令人轉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師云却被闍黎道著師乃云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逈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處特地光爛生佛

未分時靈源獨曜不落聞見不隨色聲直下無一絲毫頭徧界全彰奇特事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是曲爲今時更或光境俱忘契心平等畢竟亦非的旨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這裏理絕事絕行絕照絕用絕權絕實絕直似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如鐵牛之機羅籠不住今日幸對明眼人前不敢被蓋囊藏八字打開去也拈拂子云還委悉麽繼古騰今活鱍鱍大千沙界露全身復云大衆昝日雪峯拈拄杖示衆云我這箇爲中下機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峯拈却拄

杖雲門云我不似雪峯打破這葛藤乃拈拄杖云我這箇爲中下機人時有僧問忽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雲門便打師拈云大凡扶宗立敎須是頂門上具眼肘臂下有符看他二老宿縱橫殺活出沒卷舒甚生奇特子細點檢將來猶是節外生枝若據山僧見處乃拈拄杖云山僧只將這箇普爲一切人無論上中下若要擎展一任擎展若要承當一任承當處處把斷要津箇箇壁立千仞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携手上高臺

謝監寺上堂云滴水氷生百了千當鐵作脊梁骨金

鑄堅實心荷負叢林贊弼知識典刑可法直下朴實頭底且道是什麽人相逢相見呵呵笑更有春風春又春

運判請上堂示衆云鷲峯敵勝乃英靈佛祖當機貴見成幸遇通人爲證據何妨出衆決疑情僧問龐居士圓機如疾燄過風馬祖大師捷辯如奔流度刃二人酬唱還有優劣也無師云通身是徧身是進云一槌擊碎去也師云且莫錯認進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師云問從何來進云好箇消息師云道什麽進云只如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作麽生師云昊日

麗天進云將爲有多少奇特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
覿面相呈師云眼上眉毛師乃云明明不退轉歷歷
無生忍彌綸萬有含吐十虛離見絕聞超聲越色若
謂即心即佛正如頭上安頭更言非佛非心大似撥
漚覓火超出二見不墮中間淨躶躶無遺赤灑灑全
露是故古人道靈源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
知解到這裏纖毫不立徧界不藏萬派朝宗千差同
轍直得威音已前乃至窮未來際不移易一絲毫用
處覿體全眞拈來當機直截只如今日開選佛場演
最上乘且道薦嚴一句作麼生道内宮慈氏當堂見

徧界全彰淨妙身復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
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大師出衆云昨日有人從
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請師云
閃電光中著眼擊石火裏橫身乾峯既鐵樹生華雲
門亦紅爐鼓浪拳踢相應唱拍相隨所謂要明恁麼
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須解恁麼事只如今日
大明普照上根圓證作殊勝緣現奇特事且道與雲
門乾峯是同是別不逢別者不開拳一遇知音便分
付

上堂云樹凋葉落頭頭體露金風海闊天高處處月
圓秋夜佛祖提不起棒喝用不著清奇水石玲瓏心
印全彰瀟灑巖崖峭拔門庭成見安家樂業則且止
海衆雲臻時如何豁開戶牖相延諾淡飯麤羹守寂
寥

上堂云淡淡處無物堪比倫淺淺箇兩手相分付以
一統萬穿衆穴於毫端補短裁長握秤尺於掌内換
却髑髏裏底且致把將靴鞋袋來一句作麼生道意
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推

周侍御請上堂云祝一人無窮之壽開十方選佛之
場建殊勝緣作奇特事須是作家漢共相激揚始得

僧問秋去冬來忽忽過流年日月信無多決去玄沙
三種病趙州茶盞事如何師云放去收來進云須信
天眞佛與悲幾萬般師云一點水墨進云直得徹甘
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師云却須透得趙州關進
云不煩魏帝一丸藥去也師云天下衲僧取則進云
趙州老漢猶是入泥入水未審道林門下作麼生爲
人師云截鐵斬釘進云可謂是一句當機迅若雷爍
迦羅眼頂門開師云分明記取師乃云玄機透脫融
萬象於目前至理高明會千差於物表一明一切明
一見一切見一用一切用一說一切說直截根源當

陽顯露若能於此洞達去自巳脚跟下一段大事明如杲日寛如太虛可以修身可以見性可以祝一人上壽可以種未來勝因是故靈山拈華迦葉微笑少林面壁神光傳心於是中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須是奇特人方明本分事要知本分事還他奇特人只如今日奇特本分底一句作麼生道葵藿同傾仰高祝萬年春

上堂云玄玄玄太巔頂了了了沒邊表有生有滅特地乖張無去無來轉見滲逗不起滅盡定而現諸威儀不捨凡夫法而修諸勝行且道是放行是把住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上堂云葉落知秋動絃別曲定光招手智者點頭承當於文彩未生前相照向是非得失外不涉廉纖如何通信萬景徒有象孤雲本無心

檀越請上堂僧問教云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何是初日分恒河沙等身布施師云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進云如何是中日分恒河沙等身布施師云見成公案進云如何是後日分恒河沙等身布施師云盡未來際一時收師乃云日面月面珠回玉轉有句無句絲來線去如來禪父毋未生前祖師意井底紅塵起透得者權實句下雙明透未得者葛藤窠裏埋沒透得透不得總不恁麼時如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結夏上堂云高超十地不歷僧祇物我一如身心平等不與萬法為侶不與千聖同途歷歷常光現前處處壁立萬仞直饒透出威音巳前猶是這邊事在及乎理隨事變應物應機或現十種他受用身或現三尺一丈六有時孤峯頂上目視雲霄有時淺艸平田横三豎四亦只是這邊事只如不動步而廓周沙界不起念而周徧十虛底人且道九旬三月還結夏也無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上堂云月圓月望月旦月朔斬釘截鐵堆山積嶽小乘錢貫大乘井索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定龍蛇句全殺活散向諸方任貶剝參

鄧樞密奏到紫衣師名上堂云此一瓣香奉為祝嚴今上皇帝伏願帝基永久寶祚彌昌億萬斯年永隆聖壽次拈香奉為兩府樞密相公伏願長居三事永處巖廊壽筭等喬松福祿溕巨海陞座僧問師名遠賜全提佛祖大機櫶服初披獨露人天正眼百帀千重則且置孤峯頂領事如何師云優鉢羅華火裏開

進云只如朕兆未分已前是何面目師云渠無面目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誰不恁麼進云空生若解巖中坐爭得天華動地來師云却被闍黎勘破進云聖明天子未審將何報答師云此心心外更無心進云還許學人轉身吐氣也無師云你作麼生著力進云三事衲衣青嶂外一爐沈水白雲中師云大家讚歎師乃云大道絕遮攔其誰趣向虛空無背面何處雕鐫逈出威音王高超毗盧頂直得絕塵絕跡離相離名海口莫能宣佛眼覷不見其奈巖中宴坐諸天雨華淨室掩關梵音慰諭遠稟一人洪造特資宰輔陶鎔椹服師名荐臻巖穴既爾從天降下理應直下承當泉石炏煇林巒增秀風行艸偃水到渠成由是擊開解脫門顯示正法眼調無生曲唱太平歌樂無爲之化去也還委悉麼優鉢羅華開馥著無香氣名自樞密府恩從九天至艸木生炏煇麟龍不爲瑞誓奮鐵石心仰答丘山惠

舉泰首座立僧上堂云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一飛六月息一諾千金重滔天必江海崔嵬必山嶽先知覺未知先覺覺後覺打開無盡藏運出無價珍不依倚一物顯示本來人

浴佛上堂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未上一機衲僧巴鼻步步蓮華金盆澡洗西天東土共流傳至今處處澆香水良久云車不橫推理不曲斷下座

劉提舉請上堂云般若智炏破生死昏衢之暗金剛寶劍截結使纏縛之憂透脫處一念無多受用處通身具眼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涼一絲不移纖塵不翳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道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卽不生於分別不生法中認取不變不移無窮無盡清淨本然周徧法界本來自性若了得去於天地未分生佛未立乃至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於中無一絲毫動搖無一絲毫起滅無一絲毫增減無一絲毫榮悴若能恁麼始知提舉朝議未嘗滅未嘗虧未嘗移未嘗去且獨超物外一句作麼生道九蓮開合處百寶自莊嚴久立珍重

解夏上堂云妙淨明心本無延促金剛正眼豈有開遮絲毫不移古今獨露理隨事變事逐理融隨所作心應所知量便有春夏秋冬生住異滅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用無功用成一切事且隨緣不變一句作麼生道秋風吹八極木落露千山下座

上堂云古佛有通津當陽亘古今懸崖能撒手一語直千金叅

上堂云行棒行喝拽石搬土象骨輥毬禾山打鼓溈嶺牧牛玄沙見虎喫茶趙州面壁胥祖爭似老雲門臘月二十五叅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三

校訛

第十二紙十五行謂北藏作請　第十六紙十六行麟南藏作鱗

音釋

捻奴協切指捻也　枿牙葛切木斫髡而復生曰枿　爇儒劣切燒也　劃忽麥切截斷也

鏃作木切矢鏑也　摑古獲切批打也　韛步拜切吹火韋囊也　卨私列切高辛之子殷之先也　椹食枕切椹服紫衣也　陶鎔陶徒刀切甄陶也鎔餘封切鑄也　撦手列切拖也

輥毬輥公混切毬渠尤切

叙縣居士吳惟明施貲刻此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三卷
眞州王國英書　金陵沈一科刻
京山沙彌玄秀對
萬曆辛卯春清涼山妙德菴識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四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上堂四

住建康府蔣山師在潭州道林受請拈勅黃示衆云龍蟠鳳翥鐵畫銀鉤出自九重從天降下大衆瞻仰請爲敷宣拈香祝聖云大衆見麼祖佛同根本人天共讚揚結成寶蓋祥雲共祝南山聖壽奉爲今上皇帝萬歲萬萬歲伏願道超盤古德冠羲軒位永固於金輪壽彌堅於劫石遂陞座云大衆將平道泰天清地寧一人高拱無爲萬物各得其所普天率土無不

承恩航海梯山均蒙陶鑄直得塵塵剎剎物物頭頭放大寶光開正法眼運般若力復太古風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萬靈莫測無爲化處處全開五葉華

道林辭衆上堂云十虛同一滙寧分彼此大千同一塵豈有去來若能各人明見本心顯發妙用通天作略動靜一如帀地風光彼此無二住也浮雲凝於幽谷去也虛舟泛於長江去住本自圓成解脫更無異路如是則全起全滅全動全靜全去全來全收全放且出門一句作麼生道頭頭物物皆成現正眼當陽廓太虛復云三年承乏幸叅陪道業荒虛愧不材起

詔直從天外去何時相與復徘徊
入院至方丈云達磨面壁維摩默然有條攀條豈可
形言雖然如是脫體宏開不二門只要解黏與去縛
陞座云道不虛行如風偃艸緣不虛應似鏡臨形若
能於心無心於巳無巳於彼無彼於我無我蕩蕩廓
周沙界皆非外物縱歷盡乾坤際悉在目前法隨法
行法幢隨處建立理亦如是事亦如是況寶公道場
梁時示化舒王福地聖世重興宏開選佛場宣唱大
般若於其中間且作麼生是於心無心於巳無巳坐
斷要津不通凡聖底一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

分白鷺洲
結夏上堂云一塵含法界無邊子細點檢猶有空缺
處在百億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著實論量未
是極則之談若論本分事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
設使盡無邊香水海越不可說不可說世界都盧是
自巳安居處舉一念超越無邊刹海猶未是衲僧行
履處不犯鋒鋩不拘得失不落二見不在中間正當
恁麼時如何山中九十日雲外幾千年
上堂云法無二相道豈多途彼此絕功勳古今不變
易有依倚底碧落青霄無依倚底銀山鐵壁設使神

通妙用百帀千重爭如息見忘機家堂穩坐且不涉
二途一句作麼生道他家自有通霄路罷却干戈百
艸頭
五月初二日開堂於知府手中接得疏呈示大衆云
字字演無量義句句如優曇華佛祖鉗鎚人天標牓
當陽拈出文彩巳彰錦上鋪華請重宣過
指法座云高高無外湲湲無際更不作禮須彌燈步
步堦梯全體是且道是箇什麼看看拈香云大衆還
見麼熏五分法身結五雲瑞彩爇向爐中奉為祝嚴
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道齊堯舜德

冠羲軒南山壽逾億萬年北極尊亘河沙劫第二瓣
香奉為判府尚書諸衙勳貴伏願隽一人簡在副四
海具瞻為周邵甫申作皐夔益禼第三瓣香云㫺年
白雲堆裏最初一句截流今日人天衆前箇是四回
拈出奉為蘄州五祖山第十二代演禪師爇向爐中
以酬法乳之恩乃攝衣歛座天禧和尚白槌云法筵
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一槌便成兇獮溢目要津
把斷誰是唱酬還有能觀第一義底出來相見師乃
云曠劫來事只在如今威音那邊全歸掌握頭頭物
物成現明明了了無差獨用宏機全提祖印設使奮

逸羣作略施竭世樞機未免節外生枝水中捉月所以諸佛出世罕遇作家祖師西來承虛接響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這裏不拘格式不躡前蹤不昧當機如何舉唱明眼漢沒窠臼本分事絕羅籠幸遇帝道平平皇風蕩蕩祝嚴聖壽爲國開堂台旆光臨皇華作證鍾山頂上寶公塔前八字打開分明顯示去遂拈起拄杖云還見麼諸佛搆不著祖師提不起千日竝照萬鏡臨臺不隔纖毫當陽薦取且不涉諸緣一句作麼生道八方霶霈無爲化萬國謳謠樂太平

上堂云不滅不生亘古亘今圓融無際應用無差佛祖由茲圓成人天因其發現至於千聖萬聖出來移易一絲毫不得要識文殊普賢釋迦彌勒觀音勢至盡在這裏不起纖毫凡聖情念不拘得失是非境界直下全眞更非他物且薦嚴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彌陁非外得徧界是西方

上堂云一切無收攝觸處圓成應用絕參差莫窮形相向千聖頂顊上有時露出祖佛莫窮底機關於一毫端中有時演出主賓互換底文彩經天緯地玉轉珠回即且置舉拂子作點勢云這一點落在什麼處

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上堂云至眞非內大千非外表裏一如含融法界月印寒潭珠沉滄海樹彫葉落無在不在萬法本通同從來無向背要是箇中人始終無變改且作麼生是無變改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上堂云格外眞乘當陽正眼騎聲蓋色離見絕聞非三賢十聖所知非神通變化所測撥開向上一竅威音已前把斷封疆直饒達磨西來也無措手足處到這裏更說心說境說得說失得麼揪知有什麼交涉若是利根漢一刀截斷不落第二見不落第二機直

下便承當豈不省要乃至若行若住若坐若臥一香一華一瞻一禮無不皆從自已流出無不皆從本有道場中來以此坐斷報化佛頭不妨隨時著衣喫飯三世諸佛只言自知祖師西來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且道到這裏作麼生說須作津梁底道理還委悉麼片雲點太清已落第二見

報寧民和尚受帖上堂云一向孤峯獨宿目視雲霄雖則不埋沒宗風無乃太高生一向十字路口土面灰頭利物應機雖則埋沒自已無乃太屈辱生況明悟之士頂門具眼肘下有符出沒卷舒得大自在動

若行雲止猶谷神可以或孤峯獨宿不礙土面灰頭
或土面灰頭不礙孤峯獨宿恁麼中有不恁麼不恁
麼中却有恁麼且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
瑞氣逢嘉運靈苗觸處春
受季善友爲僧上堂云三界無安四生拘促欲脫愛
網超步大方正應披忍辱鎧操智慧刀運上品心發
殊勝志與蘊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滅三毒破魔網始
是大丈夫漢豈不見敎中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
苦充滿甚可怖畏又道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雖
然狹小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盡從箇裏出

去且道必竟如何良久云何似生遼天鶻萬里雲只
一突
上堂云千聖不同轍正體獨露萬象無所覆妙用常
眞法隨法行無處不徧心隨心用無處不周若能上
絕攀仰下絕巳躬放出人人常光目前各各獨露便
可以於一塵中現寶王刹坐毛端裏轉大法輪以無
轉而轉卽一切皆轉以無身現身一切處無不是身
亘古亘今凝然寂照所以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
現雖居塵中而塵中收他不得雖居四相而四相羅
籠不住雖一切處覓其纖毫形相了不可得然而要

用便用要行便行亦不於一塵中覓塵亦不尋其纖
毫形相謂之無生法忍且只如截斷兩頭一句作麼
生道死生同一際萬化悉皆如
解夏上堂云毫端寶刹寬闊優游十世隣虛古今渺
瀰洞視不見徹聽不聞到這裏非止善財七日歛念
設使文殊百劫運大智力起無邊神用亦不能覷見
只如諸人九十日間各各於中全體遊歷出沒卷舒
縱橫收放八穴七穿東涌西沒儻忽於此知得諦當
去不妨步步踏著實地心心契證平常苟或未然今
日布袋口開還委悉麼良久云無謂淸秋多勝致低

回且復按雲頭
八月一日上堂云撥正三界窠窟放出無位眞人透
過荆棘叢林便居常寂光土非如非異羅古騰今非
色非心超宗越格淨躶躶絕承當赤灑灑沒回互只
如今在諸人頂門貫通一切若能各各返照內觀卽
坐自巳家堂所以祖師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
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謂之本源佛性顯成知解
宗徒更云說似一物卽不中亦不免涉三寸路直得
不墮常情不拘格式諸人若能於此定當得更不在
指東劃西若定當不得不免重重指注去也不見道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
旣不逐四時彫又能爲萬象主且當陽截斷路頭如
何趣向還委悉麽八月秋何處熱復云抖擻自精神
構取自家底如斬一綟絲不分前後際力刃旣雙行
一斬截一切倘能劍刃上承當一口吸盡西江水
開爐上堂云乾茆近火理合先燋滴水氷生事不相
涉倘或透生死明寒暑融動靜一去來直得意遣情
忘如癡似兀然後乃可饑則喫飯健則經行熱則乘
涼寒則向火雖然如是趙州道我在南方三十年有
箇無賓主句直至如今無人擧得且無賓主話火爐

頭如何擧得還委悉麽衲被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
都不會
褒山珪禪師爲佛眼和尚設齋請上堂云還有助哀
者麽僧問明鏡當臺擧無遺照只如佛眼和尚遷化
向什麽處去師云妙喜世界藏不得蓮華影裏現全
身進云和尚只道得一半師云你全道底又作麽生
進云煩惱海中爲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師云天地
懸隔進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師云且莫詐明
頭問臨濟滅却正法眼三聖直下便承當盤山會裏
要傳眞普化當時翻筋斗未審此意如何師云跳出

金剛圈呑過栗棘蓬進云萬里神光頂後相只明這
一段時節去也師云方木逗圓孔進云學人是直截
根源師云一任跨跳師乃云此方緣盡他方顯化此
界身歿他界出現大善知識以無邊虛空爲正體以
香水海不可說塵剎爲化境以日月爲明燭以形骸
爲逆旅以死生爲晝夜其來也電光晃耀其去也石
火星飛雖示世人有去有來極其本體不動不變所
以南泉和尚曾爲馬大師作齋問大衆云今日爲先
師設齋且道先師來麽有底道合取鉢盂有者道眞
堂前更添一分食益明此箇不動不變至靈至妙各

有奇特處要且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今日褒山
珪公長老爲佛眼和尚設齋敢問大衆佛眼和尚還
來麽有道得底試出來道看若無不消一箇普同供
養何故簷頭水滴滴相承五葉華葉葉相付且道綿
綿不斷一句作麽生道祖月凌空圓勝智何山松栢
不青青
檀越請陞座僧問祖師門下水泄不通明眼人前固
難啓口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云無孔鐵鎚當面擲
進云劍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師云捉敗這漢進云
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云腦後添一隻問聲前一句

非聖不傳未曾親近如隔大千如何是聲前一句師云咕嚓舌頭進云如大火聚近之燎却面門又如何親近師云只得瞻之仰之進云爭奈推倒嘉州大像倒騎陝府鐵牛師云孟八郎漢師乃云心不是佛心與佛俱非智不是道智與道俱遣到這裏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珍食雖美難中飽人若是向上人須知向上事若於向上提持去也威音已前空劫那畔不恁麼至於毗婆尸佛娑竭陁國不恁麼靈山拈華迦葉微笑亦不恁麼少林面壁神光斷臂亦不恁麼何故若使恁麼彼此相鈍置既不恁麼又且如何舉唱所以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上根利智千里同風一刀兩段聊聞舉著徹骨徹髓剔起便行隨處作主遇緣卽宗艸偃風行全機獨露正當恁麼時不依倚一物一句作麼生道萬象之中長獨露千峯頂上現全身

僧復披剃謝恩罷陞座云天中之天聖中之聖處域中之大超方外之尊執寶籙以臨民覆金輪而御極廓清六合停毒萬方聿降綸言重興佛法遂使普天釋子復換僧儀歸本笏於裴相公納冠簪於傅大士

重圓應眞頂相再披屈眴田衣俄頃之間追還舊觀皇恩崇重倍萬丘山艸木之微云何圖報輒傾肝膽少出毫芒大衆先佛有頂𩕳一機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祖師有末後一句吞栗棘蓬跳金剛圈可以敵聖驚羣可以轉凡成聖騰今現古蓋色騎聲如今對衆拈來不犯從前路布還委悉麼洪鈞妙力先天地覆載恩歸大聖人

上堂僧問選佛場開上根圓證不昧當機如何指示師云一超直入如來地進云龐居士道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馬大師因什麼直下覷師云頂門上有進云居士道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馬大師直上覷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暗裏能抽骨進云直上覷底是直下覷底是師云莫謗馬大師進云爭奈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師云有龐居士證明師乃云眞妄窠窟生死根株論其汗漫則千差掬其趣向則一致起唯法起滅唯法滅起滅全眞了無二致所以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離心之外無別識境楊岐又道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變金流朴散而常存如此則亘古亘今不生不滅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且始終不變一

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不從千聖中傳得透出威音
更那邊
楊安撫請上堂僧問白雲生滿座瑞氣擁禪堂少室
眞消息當機願舉揚師云一舉千差同一照進云一
音清迅生潮古萬類聊聞道眼開師云風行艸偃進
云只如蘊定乾坤謀略有葢世英雄具殺人刀秉活
人劍還有佛法道理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佛法
道理師云直是天下無敵師乃云十虛融攝正眼洞
明八表昇平圓機獨運萬象不能藏覆千聖無以擬
倫明明絕承當歷歷無回互見成是箇大解脫門有

超宗越格底眼具離見絕情底機出沒於中往復同
用直得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艸
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可以集衆福可以滅諸殃可
以報君親可以安邦國全明一道神光不落見聞知
覺正當恁麼時收因結果一句作麼生道萬里江河
歸有道凱歌齊唱賀郎回
劉宣教請上堂僧問劍輪頂上飛大寶光虎眼峯前
豁開宗要旣是向上人須明向上事如何是向上事
師云坐却舌頭進云此猶是向下事師云果然轉不
得進云直得葢天葢地底來和尚向甚處出頭師云

且向千里外立進云爭奈覿面相呈毫髮無間師云
已遭點額也師乃云生平唯以此相知促榻論心到
極微轉眼奄然今五載人間空只想形儀祖佛知見
生死根源萬世不移易一絲毫千聖莫能窺覷向其
生也電光石火舉必全眞其滅也玉轉珠回通身無
影所以道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
流朴散而常存於一現一切而普該於一切現一而
無刹不徧同古同今挈物挈我正體一如非生非滅
所以道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妙眞如性夫如是則生
未嘗生滅未嘗滅去未嘗去來未嘗來都盧是箇如

來藏體眞如正性敢問提舉中奉即今在什麼處還
委悉麼無生無住著處處是全身
上堂僧問單拈獨弄只貴眼辦手親正按傍提須是
作家手段棒喝交馳則且置頂門一句事如何師云
倒行此令進云蔣山門下不爲分外師云分身兩處
看進云學人更向上行時如何師云且只向下問進
云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師云過師乃
云目擊塵塵刹刹同居華藏海中頂門密密堂堂渾
是無生法忍拈一莖艸現丈六身吹一布毛傳正法
眼離無離有絕聖絕凡八字打開分明顯示了也若

委悉得去遂舉拂子云東方妙喜世界不離箇裏西方極樂世界亦不離箇裏上方兜率世界亦不離箇裏如是則一處通千處百處一時通一處圓千處百處一時圓且不離本有一句作麼生道閻浮樹下親修處九品蓮中妙果圓

開聖節上堂云頂天履地共荷皇恩含齒戴髮均承帝力神霄降慶真主示生傾萬國丹心祝一人聖壽當陽有路萬派朝宗一句無私輒輸肝膽還委悉麼大明齊北極聖壽等南山

散聖節上堂云神霄真人降駕長生帝君御極神靈開旦夷夏欽風萬瑞咸臻千靈擁祐希羲軒無私之政追盤媧太古之風萬國赤子歌謠八表昆蟲鼓舞福流千界慶集一人祈下禪人如何圖報共持清淨無爲化仰祝吾皇億萬春

寶公生日上堂云悲智種中圓證四生海裏橫身圓如明月珠快似金剛劍一向恁麼去千人萬人乃至無窮億人羅籠他不住及至恁麼來千人萬人乃至無窮億人盡承他庥廕賑濟四生舒卷九有或現十二面或現百億身鷹爪中露受生機屈膝處示涅槃相此猶是應機接物隨方逐圓時節若論本分提持

坐斷異同不通凡聖直得釋迦彌勒飲氣吞聲文殊普賢亾鋒結舌且利物應機一句作麼生道杖頭湧出金剛劍四生九有示津梁

上堂云壁立千仞處攢華簇錦平田淺艸裏劍戟縱橫欲提持向上那邊事直下無啓口處始欲捲而懷之又乃文彩已彰正當恁麼時如何要識他家全意氣三千里外絕誵訛

上堂云薩怛阿竭二千年前費分疎摩醯首羅一眼頂門先漏逗有轉變識機宜到這裏如虎戴角骨碌錐守窠臼於箇中似龜負圖直須自悟自修切忌依他作解所以道有一句子堪與祖佛爲師有一句子堪與人天爲師有一句子自救不了只如截斷衆流不落三句又且如何還委悉麼言下未開千聖眼鋒前已泄法王機

錢運使請上堂僧問北山天下呼禪窟大冶洪爐烹祖佛玲瓏八面有誰知一句當機露風骨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倚著一邊去進云恁麼則五鳳樓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鐘師云足下雲生進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云胷襟流出一句作麼生道進云覿面相逢更無回互師云朝議與

你作證師乃云祖佛頂顙上單提本分宗乘萬機不到處宣布正法眼藏明明絕回互歷歷無邊表一句坐斷千差一言朝宗萬派是佛非佛向上向下權實照用卷舒擒縱一時拈却直得淨躶躶赤灑灑人人常光現前處處壁立萬仞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不唯諸佛現前乃至一切有情無情盡無邊香水海過現未來湛然凝寂不變不異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諸人還見麼須知此一段事有如是奇特相有如是解脫力敢問大衆且過往八孺人承箇什麼功力還委悉麼國土動搖迎勢至寶華彌滿送觀音

三月望日上堂云華殘雨過巳度韶光風暖雲凝將臨夏景不逐四時凋變隨例七八五分更或剗跡吞聲未免牽藤引蔓百艸頭上則且置脚下泥深一句作麼生道春日晴黃鶯鳴

結夏上堂云築著磕著立卓縱橫或纖或洪徧界十身調御不踐青艸豈肎紅塵且放下一句作麼生道拗折拄杖子高掛舊缾盂復云塵塵剎剎自家風不在瞻當聽顒中既爾結將布袋口直須牢把主人公

結夏請上堂云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無面目可見徧

界不藏無形相可覩全機獨用以無面目而諸相歷然以無形相而十身具足解脫門廣啓選佛場宏開作不可思議功勳成無量殊勝奇特直得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猶未是衲僧本分事於中若得桶底子脫五色線斷目前無法心外無機則圓融一切無有所爲成就諸法全體顯現且正當恁麼時不落功勳一句作麼生道三尺龍泉光照膽萬人叢裏奪高標

峽州東山馳法嗣書到上堂云靈山會上千葉騰芳少室峯前一枝獨秀生佛未具巳見蟠根空劫那邊轉彰文彩渾崙擘不破撲鼻更馨香八面自玲瓏通身轉綿密箭鋒相拄針芥相投則且置獨脫一句作麼生道倏爾風雲會廓然天地春復云坐見東山振古風頂門眼正有全功操持臨濟金剛劍倜儻楊岐栗棘蓬鐵壁銀山須作用魔宮虎穴亦流通擬將香水無邊剎倂入鉗鎚爐鞴中

八月旦上堂云秋光清淺明明不遑轉羣木蕭疎一一解脫道不出陰界可以徧歷浮幢王不立纖塵可以具足金剛智何況園裏菜青田中禾熟豈非歲稔時和心融境寂且不離向背一句作麼生道星河秋

一雁砧杵夜千家
住東京天寧寺宣和六年四月十九日於當寺爲國開堂師拈疏云現成公案未言時文彩已彰洞徹根源才舉處重重漏泄儻或尚留觀聽却請對衆敷揚指法座云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爲座既披此衣必據此座況佛佛祖祖藉此爲梯爲航見麽有條攀條無條攀例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今上皇帝祝嚴聖壽萬歲萬萬歲伏願聖明逾日月睿筭等乾坤空芥城而有餘拂劫石而彌固次云此一瓣香奉爲中宮天眷宰執諸王少師相公節使太尉闔朝文武

在筵勳貴伏願高扶聖日永佐堯明壽筭等松椿福祿齊江海拈第三瓣香云大衆還見麽答曰白雲堆裏當風一句全提今朝萬壽堂前次第五回拈出奉爲蘄州五祖山眞惠禪院第十二代演禪師爇向爐中以酬法乳智海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云明明無覆藏一一絕滲漏初無第一第二豈復言觀到這裏艸偃風行渠成水到還有共相證明底麽僧問時雍道泰樂升平萬里山河舜日明妙唱以資天子壽爐煙爲瑞國風清未審和尚如何舉唱師云萬壽堂前增瑞氣一人有慶等乾坤僧云師將萬古靈山事祝讚當今有道君師云傾盡此時心僧云如是則金枝永茂天庭秀玉葉長芳內苑春師云誰人不仰此時風僧云祝聖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七十三八十四僧云德基永固金剛界萬國來朝賀聖明師云風前一句超調御僧云須知此道眞機妙應用隨方得卷舒師云更須抖擻眼中塵師乃云問話且止大衆祕密妙嚴深機莫能考究淨圓超證諸聖無以擬倫靈山單傳正音少室密付的旨洞明如杲日寬曠若虛空把斷諸法無遺蔭覆羣靈有作頂門上如如不動脚跟下了了常知今朝

幸遇祝聖開堂對衆分明剖露遂拈拄杖卓一下云大衆還知落處麽諸佛心髓祖師淵源十成八字打開徧界全彰勝相纖洪長短黑白方圓一一絕羅籠處處無回互澄澄湛湛密密堂堂無深可深無妙可妙是故佛佛授手唯授此心祖祖相傳唯傳此妙上根種智略請回光可以千眼頓開可以萬緣透脫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三要印開十方通透直得王舍城裏萬壽堂前瑞氣凝九重祥光朝鳳闕一一發揮正法眼藏傳持涅槃妙心了也

且當陽不昧一句作麼生道太平瑞氣無邊表航海梯山仰聖朝以此開堂一毫善利上祝今上皇帝聖壽伏願金輪永固寶祚昧昌四海樂文明萬邦陶至化復舉答有僧問投子如何是一大事因緣投子云尹司空與老僧開堂師云投子古佛叢林中推其得逸羣之辯得朴實頭道用看其等閑拈掇不妨世法佛法打成一片雖然如是惜其不甚寛廓今日忽有人問天寧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即對他道手握金輪清四海聖躬彌億萬斯年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四

校訛

第八紙四行力南藏作刀　第十紙十五行峯北藏作夆

音釋

霢霂 霢莫白切霂音木霢霂周徧霑霈也　緤 練結切絲紋也　幪 莫蓬切蓋也　咭嘹 咭巨吉切嘹音聊　屈眴 梵語也此云大細布一日…　賑 之刃切賙也　諳訛 諳胡…切訛五戈切　滲 所禁切漉也

嘉興居士袁茂施貲刊此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四卷　京山沙彌玄秀對
眞州王川芝書　上元陶夢傑刻
萬曆乙卯春清涼山妙德庵識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五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上堂五

師在蔣山受勅拈示衆云大衆見麼龍飛鳳舞降自九重佛祖綱宗盡在裏許却請維那對衆宣讀陞座僧問承師有言龍飛鳳舞降自九重此意如何師云無人不仰寬洪恩進云好音在耳人皆聳去也師云水到渠成是一家進云直得樵夫舞袖野老謳歌去也師云誰不恁麼進云莊野春林與天華而合彩師云一枝別是太和春進云爭奈雲本無心自有從龍之勢師云却得闍黎出氣進云只如寶公還肯放和尚去也無師云放來久矣進云從教猿鶴怨且副一人心師云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師乃云寒巖枯木白雲堆散質何能中巨材豈爲虛聲徹清禁紫微聖詔九天來既然事出意外要須直下承當所貴正眼流通仰祝無疆曆筭直得昆蟲艸木悉仰動地風光大地生靈咸霑唐虞睿澤處處和風徧野人人喜氣盈眸感覆燾無疆之恩荷一人生成之德正當恁麼時還委悉麼碧桃冉冉凝朝露紅杏蒙蒙映彩霞

入院詣方丈坐云摩竭陁國三七日内口呀呀眦耶
城中八萬人衆眼瞎瞎雖然一期拈掇未免犯手傷
鋒爭似這箇八面玲瓏四方洞達上賴一人庥廕傍
贊聖化無窮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還委悉麼識取鈎
頭意莫認定盤星
指法座云三萬二千師子座爭及此箇曲彔木坐斷
報化佛不涉聞見知揭起鷲嶺高風仰祝南山睿筭
還見麼看取令行時
上堂拈香此一辦香祝嚴今上皇帝聖壽無疆萬歲
萬歲萬萬歲師乃云入門便見更不容擬議尋思開

口便說亦不復周由者也假使善財入彌勒樓閣尚
資歛念普眼入普賢妙境亦倚威神只如今直得八
穴七穿四通五達一處透千處萬處通明一光明千
光萬光普照且到家一句作麼生道風前有路超調
御鼓腹謳歌樂太平復有頌云本是山中人無能唯
守拙豈謂有虚名遠達丹鳳闕降勑住天寧竹輿星
夜發今朝親到來一句無言說別別金色頭陁曾漏
泄
東京天寧寺語喬貴妃請上堂云一句全提千差併
會一華開現萬福來臻往復無間而有源動靜不移

而常寂處處是佛頭頭是道若也深信得及更不假
他人餘力直似壯士屈伸臂頃全出此機若動若靜
若出若處殊勝中現殊勝奇特中現奇特更非外緣
全承渠德所以道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若識此
恩動止作爲百千變現悉不落虛正當恁麼時一句
作麼生道當陽偏界無回互千重百帀轉光輝
祖師會上堂僧問少林首傳於頓旨五葉爲芳葱嶺
遂別於衆流千燈續照門庭雖異五家般若同歸地
位如何是五家宗派師云吒吒沙沙歷歷落落進云
若不借問爭達本源師云一筆勾下進云趯倒淨瓶

不留活計兩口無舌正是吾宗如何是潙仰宗師云
天下人跳他圓相不出進云三回喫棒猶若蒿枝末
後瞎驢人天正眼如何是臨濟宗師云敲唱俱行進
云休去歇去古廟香爐枯木生華祖佛心要如何是
曹洞宗師云兩兩不成雙進云對機餬餅本自天然
一鏃遼空三句可辨如何是雲門宗師云當面蹉過
進云色空明暗觸處光輝剎剎塵塵頭頭顯露如何
是法眼宗師云點進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
卽印住住卽印破只如無鼻孔衲僧作麼生印師云
便是闍黎進云天下祖師鼻孔盡被和尚一串穿却

未審和尚鼻孔被什麼人穿師云莫謗佛果好師乃云千聖頂𩕳上可容刹海衲僧命脉中不許眞機更通一線路以佛現祖從祖證佛印印無差機機圓證靈山拈華示衆建立此箇宗風金色頭陁曾承妙旨以至西天四七此土二三自曹溪散席已來數百年間列刹相望各各握靈虵珠人人抱荊山璧有照有用有權有實提振向上宗風傳持正法眼藏要且百川異流同歸大海千重百帀無出一源所以道西天二十八祖也恁麼唐土六祖也恁麼天下列刹相望諸老宿也恁麼山僧也恁麼且道恁麼事作麼生商

量還提掇得出麼還緇素得明麼山僧不惜兩莖眉毛與諸人點破遂拈拄杖云還見麼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盡在拄杖頭上放大光明現權現實現機現境列五位君臣開三玄宗要機境相投箭鋒相拄一字三句同源圓相境致殊別若也於此委悉百艸頭上罷却平生事根株亦不留聞淸聲外句莫向句中求儻或未然山僧不免又拖泥涉水也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人人壁立萬仞箇箇常光現前卓拄杖一下下座

蓮華會上堂僧問菡萏叢中選佛場法筵大啓一爐香靈山萬古拈華事今日憑師爲舉揚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恁麼則法法已隨諸法住分明露出白蓮機師云卽今覿面已相呈進云妙性海中爲雨露菩提場裏起淸風師云猶落第二頭進云學人只如此師意又如何師云頂門三千腦後八百師乃云毗婆尸已前千華現瑞天中天正地優曇呈祥直得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現大蓮華王周帀千華座一葉一釋迦一鬚一彌勒塵塵爾刹刹爾處處爾念念爾一塵舉大地收一華開世界起可謂殊勝中㝡殊勝奇特中倍奇特感慈塔前凝瑞氣羅漢洞邊顯

眞容法會儼然人天普集到這裏合談何事說玄說妙得麼說佛說祖得麼舉古舉今得麼顯作顯用得麼盡是從前已後大宗師拈出了也卽今不如總不動著只呈一箇現成公案若也薦得人人心華發明處處照十方刹正當恁麼時推功歸本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萬方有慶歸明聖願見黃河百度淸

喬貴妃娘子請爲法眞和尚病起上堂師云鷲峯單提向上機千靈不謀而會合少室密傳正法眼萬象不融而圓通契印相投緣因相入神功如天地之覆載妙智若日月之照臨沙界等平略無向背有大解

脫士證大解脫道闢大解脫門示大解脫事現古人攢簇不得底病直教千聖覔起處不見諸佛衆生皆有是病諸佛若病即非衆生衆生若病即非諸佛是故以衆生病故示有此疾由茲王舍城人各各稟頂上光悉來問病而是大士隨求顯示令其萬仞壁立以至衆生病盡大解脫士亦安旣安之後有大檀越作大法施建大法幢演大法義雨大法雨一一交羅重重無盡正當恁麼時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靈苗增秀氣瑞艸發祥光復成一偈示病維摩元不病問疾文殊初不來建大法幢啓大施頓令

千眼一時開

喬貴妃設千佛會上堂云千華顯瑞應萬善積靈臺廣闢解脫門大開無價藏舉揚正法眼表示千佛因直得徧界絕籠羅當陽無取捨透聲透色亘古亘今有具大信根修菩薩行發難思願力啓清淨莊嚴建大道場具列珍羞一香一華一茶一果同法性等太虛塵塵剎剎千佛放光如理如事十方普應所以道大匠無繩墨良材無曲直紅輪爍太虛徧界皆煇赫一華開一佛出世一塵舉一佛成道主伴交參森羅顯煥集無涯福祿祝睿筭無疆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室內千燈相照耀天邊寶月更清圓

鄆國大王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豈容聲相從君見進云半夜碧雲籠古殿天明海岸迸金烏師云肘臂有符人共看進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云眞金須向爐中煅進云倒騎鐵馬上須彌踏斷曹溪流水聲師云正在半途間進云如何是第三句師云出艸入艸要求人進云妙喜剎中爲雨露無明山上起雲雷師云分明壓手處子細好生觀師乃云至理自調然千華曾現瑞無往無不往十方即目前若是利根上智一舉便解承當旣能截斷衆流可以超今冠

古以如是智以如是力以如是心以如是願明同杲日寬若太虛所以道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又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蓋此清淨本元離去離來離聲離色若以眞實正見契寂如如雖二六時中不思不量無作無爲至於動靜語默覺夢之間無不皆是本地風光本來面目現諸祥瑞現諸奇特皆是從無量無邊劫海薰習種智從清淨微妙根智如是應現正當恁麼時如何無相光中千佛現一道清虛亘古今復舉釋迦老子靈山會上說大般若舍利弗於佛前問須

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是同是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中有彌勒大士次補佛處可往問之彌勒云誰爲彌勒誰是彌勒者師拈云還委悉麼一句當機萬緣寢削更聽一頌夢中說法覺無殊妙用神通不出渠誰是誰名總彌勒祥光起處現心珠

本然居士請上堂云寸絲不掛猶有赤骨律在萬里無片雲處猶有青天在若乃不盡去未免者也周由直饒一切坐斷已落佛祖圈繢到這裏作麼生舉揚作麼生提持雖然如是從上來有箇現成公案不免

提持去也古者道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僧後問曹山未審是什麼病山云攢簇不得底病僧云未審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僧云只如和尚還有麼山云正覓起處不得大衆此病即非世所醫須要本分作家以金剛錐與他頂上一劄正覓起處不得也與一服直教祖病佛病玄妙之病機緣境界悉灑灑落落脫然解脫不住解脫機到這裏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只這無處所早是處所了也直須千峯萬峯那邊承當得去好等閑拈一機舉一句盡與人抽釘拔楔

解黏去縛更說什麼直指人心更覓什麼見性成佛正當恁麼時如何不假纖毫力碎佛祖窠窟

少保張丞相忌日請上堂僧問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今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今正問夜來明月上高峯只如維摩一默意旨如何師云逼塞虛空進云恁麼則當陽無向背覿體露全機師云無你挿觜處進云爭奈前三三後三三師云也是鞏縣茶瓶進云只如文殊道我於一切處無言無說與他一默是同是別師云落在第二頭進云爭奈斬釘截鐵師云橫按鏌鋣進云只如無盡居士與和尚平昔道契相知且道

即今何在師云爲你說了也進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云你將什麼報恩進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師云閑言語師乃云大衆揑佛祖鉗鎚控作家爐鞴烹煆古今驗證衲僧唯用向上一機金剛王寶劍臨濟祖師傳黃檗馬祖此箇機要向大河之北獨振正宗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坐斷天下人舌頭奔走四海雲水以至乃子乃孫傳此正見用此眞機若非大解脫人安能當陽證驗憶昔無盡大居士生平以此箇事爲務徧寰海宗師無不咨叅到兜率山下逢見老衲論末後句始得脫體全眞言解道理一時脫却遂

作偈云鼓寂鐘停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鏗金戞玉虎驟龍驤不妨具大機得大用以此正印印天下叢林善知識山僧荅在湖北相見與伊電卷星馳一言契證表裏一如居士功業書於竹帛遺德在於生民後來當此之日撒手那邊行止且道無盡居士向什麼處去還委悉麼大千沙界諸佛土剎剎塵塵現勝身復云盛德在生民四方共欽仰三教大宗師秤頭有銖兩七十九歲佛齊年是日霜風亘霄壤一聲振忽雷前星墮雲帳麒麟掣斷黃金鎖一躍直歸梵天上萬載千秋著遺想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今朝此月當初一昨宵大火還西流金風動地聲蕭瑟聲蕭瑟圓通門大啓便請直截入還委悉麼有念盡爲煩惱鎖無心端是水晶宮

月旦上堂云本來無形段那復有唇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誰參

上堂云月生一室生白月生二產靈異月生三萬回憨格外無蹤跡風前强指南頭頭無向背一一絕廉纖拈舉特地生風艸令人長笑老瞿曇

李典御作年齋上堂云大衆如來涅槃心菩薩大解脫祖師正法眼衲子金剛鎚有照有用有權有實有縱有擒有殺有活尚在向上關捩子上是箇人向箇裏出沒向箇裏拈提終未能全機剔脫若也全機剔脫去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攺禾莖爲粟柄易短壽作長年不爲分外何故提向上綱宗用作家鼻孔回歲旦於今朝用慶年於此日正當恁麼時如何萬人叢裏插高標錦上鋪華轉光彩

冬朔上堂云日日勞箭急朝朝暮暮轉滄溟箇是人間好消息力囮叱更須高著眼免使頭虛白

鄭太師請上堂僧問萬機休罷時如何師云坐斷毗盧頂進云可謂風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迷師云只得拱手讚歎師乃云靈光未兆萬彙含太虛一氣既彰華開世界起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皆同箇中出現若天若人若羣生無不從是中流出以一處明百處千處光輝一機轉千機萬機歷落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然而此悲此願此力若是宿稟靈根具超脫種智則才生下時已作師子吼已具大神通至於若衍若住若坐若臥或放行或把住無不皆從諸聖頂顊上縱橫

十字乃至享福享壽享富貴多子孫悉承渠儂威力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重重彰瑞氣一一湧金蓮復頌云威音已前靈苗秀到今炎彩轉新鮮萬卉芬芳風景麗壽山高到大椿年

大內慶國夫人請上堂僧問空劫中還有佛法也無師云逼塞虛空僧云未審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云蹉過也僧云和尚喚什麼作虛空師云闍黎從何來僧云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圓處剎塵空師云爭奈你踏不著師乃云處處眞無回互塵塵爾有鑑覺萬象以不見而見萬法以不聞而聞不見見其見逼塞虛空不聞聞其聞包含萬有離却見不見聞不聞別有一段奇特事要須是箇大解脫機大解脫用然後方能歷落起處全眞豈不見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門云鉢裏飯桶裏水又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一等是箇時節朴實頭處直是朴實頭孤危峭峻處直是孤危峭峻正當恁麼時將箇什麼提持將箇什麼眼目辨別還委悉麼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復頌云此心合法界明契本來人千祥如霧集萬善若雲臻

大悲生辰鄆國大王請上堂僧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盡大地是色那箇是心師云觀世音菩薩來也進云可謂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師云為什麼却是饅頭進云只如雲門恁麼道意作麼生師云重引重逈輕引輕逈進云畢竟水朝滄海去到頭雲自覓山歸師云也須是頂門上具觀音眼始得師乃云當年此日大悲生千臂莊嚴千眼明世出世間殊勝事神通無不總圓成恁麼去步步踏佛階梯恁麼來處處現身現土於六根得深圓通於解脫得普門智所以無剎不現無處不眞或為寶公十二面或作達磨傳心印或向泗洲運神通或向香山發妙身周旋往返或證三眞實得二殊勝四不思議十四無畏三十二應向娑婆世界獨有大緣說無說無窮妙呪現無身寶王妙身隨類示悲應機赴感求饒益得饒益應求男女得男女應求如意得如意應此猶是觀世音方便之力敢問大衆作麼生是觀世音諦當之處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

十月一日上堂云無邊刹海廓同太虛昨宵秋盡今日冬初曾無變易豈有親疎直下歇去蘇嚕蘇嚕

上堂云我我我渠渠渠千聖頂𩕳乃蘧廬不是心不是物一口吞盡三世佛浮幢王香水海拈起擲向他

方外淨躶躶赤灑灑萬象森羅無縫罅平懷的實鎮巍然饑來喫飯困來眠
大禮令節上堂七日來復各歸至盡之本一陽生起聿見天地之心徹底闡重玄當陽闡正眼直得萬國共慶四海同歡福聚一人位隆無極有箇奇特應時應節因緣舉似大衆還委悉麼皇帝有勑大赦天下
今上皇帝在藩邸時請陞座僧問一月在天影含衆水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只如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風颱颱地進云恁麼則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師云猶較些子進云佛出世後如何師云徧界不曾藏進云

但存心地無諸惡刀劍叢中也立身師云鐵石身心報國恩進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師云要得瞻之仰之大家讚歎師乃云金剛心眞華藏界闡一佛出世千佛擁衛一華開敷萬華周帀現殊勝因作奇特事可以保安家國可以入聖超凡唯仗不思議神通難思微妙作用車不橫推理不曲斷豈不見昔日波斯匿王問釋迦老子聖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事云何釋迦老子道大王汝於龍光王佛時曾問此義吾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聖義諦是名一理二義一二之義其事如是釋迦老子頂𩕳放光肘下懸符於百千萬億境界中提起當陽一著諸人還證據得麼若證據得桉頭獲勑如證據不得伏聽處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放開一線道觸處現神通復舉昔日有一王者往見西天祖師既相見巳遂命祖師說法祖師云大王來時好道去如來時師拈云佛法卽是世法世法卽是佛法以眞道而行風行艸偃山僧有箇小頌至簡至易㝡尊㝡貴往還千聖頂𩕳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莘王請陞座僧問普光明殿在人間凡聖交羅絕往還若向一塵覷得見舒光照處奉慈顏正當恁麼時毗盧遮那在什麼處師云在你頂𩕳上進云學人爲什麼撞不著師云只爲你不是銅頭鐵額進云大小天寧和尚語脉裏轉却師云大小禪客隨人脚跟走進云須知同途不同轍師云也不是這箇道理進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師云蝦跳不出斗進云昔日趙州端居丈室侍者報云大王來也州云大王萬福此理如何師云頂𩕳金剛眼放光進云雖然入艸求人爭奈拖泥帶水師云莫謗趙州好進云忽然莘

國大王今日親臨又且如何師云八字打開說法了也師乃云大衆以佛見佛無異見以法說法無別說佛法聞見總現成當陽直下全超越當陽一著非佛非法非見非說非有非無非異非如寬若太虛明如杲日所以三世如來於此示生於此修行於此悟道於此成佛全不由他獨承渠力卽如今千聖頂顊上拈出了也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口宣不以心知正當恁麼時須是箇人始得所以道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舉一明三告往知來正當恁麼時不涉夤緣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楚澤寘開五百歲蟠桃

暗長一千年復頌云一塵纔舉一刹現一華開時一佛生克證金剛得長壽六根晝夜放光明

濟王請陞座以無漏根作奇特事以解脫智種金剛緣不於他處現身長在頂門獨露非心非佛非異非如等閑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等閑說一句可以當金剛寶劍人人皆稟此用各各悉稟此心若能返照迴光便是毗盧正體豈不見波斯匿王問釋迦老子云我昔未承佛誨見迦栴延咸言此身死後斷滅我雖值佛心猶狐疑此身念念遷變不知有不變者於是釋迦世尊謂波斯匿王言爾雖知遷變不停還知身中有不變者否王合掌白佛云我實不知佛言大王汝年幾歲時見恒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時見佛言如今云何王云經今六十二年見與三歲時無異佛言大王汝面雖皺皺者爲變而此見精性未曾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釋迦老子向千聖頂顊萬仞峯頭指出金剛性不變不易湛寂凝然堂堂顯露由是波斯匿王識其本心敢問大衆只如今一切人皆見山僧陞堂且道此見從何而得與威音已前空劫那畔是同是別若見得無異無別則見現前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覿面擊開無盡藏頭頭湧出

夜明珠復云濟國大王具大根器有上乘種性生爲帝子身極貴榮不忘諸佛付囑知有此大因緣垂神敎典深識果因凡所施爲心源洞照所以此之作善因緣行陰騭保其富貴長久福祿彌隆有福修福若大海之納衆流唯利根種智之人具如是作用只此便是普光殿無相身爲盧舍那萬行因華圓果海福源洪注溢天河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五

音釋

呀 虛加切張口貌　菡萏 菡戶感切萏徒感切菡萏芙蓉未發者　鄆 禹慍切州名

尸臥切

煆都玩切煆煉也驤息良切騰躍也剔他歷切解也蘧求於切蘧蘆符舍也

圜績閭丘圓切繢丘胃切紹續也

吳江居士周之琦施貲刻此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五卷

眞州王國英書　溧水毛詩賦刻

萬曆辛卯春清涼山妙德庵識　京山沙彌玄秀對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六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上堂六

東京天寧寺語王貴妃請上堂僧問如天普蓋長見日月光輝似地普擎萬古山河永固正當恁麼時承誰恩力師云千華叢裏一華春進云可謂野老旣知堯舜力歌謠此日樂升平師云也須知此恩始得進云誰人不瞻仰師云速禮三拜師乃云突出難辨只貶得眼閃電提持衲僧無湊泊處放一線道轉見誵訛不落階梯猶形唇吻到這裏如何卽是車不橫推理不曲斷千華現相萬古一春處處顯奇特頭頭彰殊勝莫是新年頭佛法麼要且挨傍他不得莫是向上提持麼要且議論他不出莫是應機境一時比今時麼未免拖泥涉水莫是一筆勾下壁立萬仞麼要且望空啓告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遇奇人則拈出逢奇機則提持且一人光隆萬劫次闢九有悉仰威光一言一句示機示境一出一沒一拶一挨悉是大解脫中流出且道畢竟承箇什麼便得恁麼去特若知有去不假形言其或未然露箇消息去也淨智莊嚴功德聚祝融峯頂萬年松復成頌曰大道

虛玄天地先昆蟲艸木悉陶埏神功巳極三千界曆筭仍過億萬年

衆道友爲李道山披剃上堂云頂門闡金剛正眼始辨大機殺人不貶眼底漢立地成佛方明大用直得如此猶只是吾門建法幢立宗旨趣向扗且向上還有事也無若知有向上事去設使盡乾坤大地艸木叢林一一現千百億釋迦身不消一捏至於傾懸河辯用嶮崖機盡四聖六凡一時軒豁提得將來不消一撥且道據箇什麽便恁麽所謂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向無明窟子裏便放無量寶光向衆生境界中便作不思議事如丹霞相似才方舉起便知落處更不涉唇吻更不落言詮始似過他一箇聱頭便乃十分領略只如未剗艸時扗什麽處旣要剗艸與說戒兩手掩耳又落扗什麽處過量人有過量事只如當機一句作麽生道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復頌云丹霞剗艸燒木佛宮使捨緣吹布毛鷲羣敵勝眞師子一釣須連十二鼇

知省太尉請上堂一句當陽顯赫徧界巳絕羅籠不從諸佛心髓中流亦非乾坤未生時立只如今凜凜孤危澄澄絕照若是具超方眼有格外機未彰文彩

巳前巳是十分勘破及乎彰言句立機境形問答作彼此直得千重百帀百帀千重和中下機一時收拾扗這裏還有當處證明直下解脫底麽試出來通箇消息看如無威音巳前活鱍鱍直至如今淨躶躶復成頌云法界廣包含開敷優鉢曇普熏般若力萬善自莊嚴

大内貴妃請上堂云一句子出於千聖頂門一妙機發於無盡寶藏迥無依倚杳絕端倪非色非心非如非異盡虛空窮法界都盧是箇大解脫門你諸人浩浩地於中出入還覺寒毛卓竪麽若向脚跟下一念不生全體顯露則淨躶躶活鱍鱍要行卽行要住卽住要用卽用要休卽休不指第二頭不落第二見到這裏亘古亘今凝然寂照若踏著去透脫生死是甚閑事能以無漏根力建法幢立宗旨承被一切羣靈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正當恁麽時且道承誰恩力還委悉麽五蘊山頭無相佛放光動地廓周沙頌云一心無住著徧界法王家崇成無漏福端坐寶蓮華

坦然居士爲貢沙彌作齋上堂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有人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云庭前石獅子進云若然者歷劫坦然無異

色呼爲心印早虛言師云一點也入不得進云爭奈
人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你試舉目前底看進
云一點也瞞和尚不得師云爭奈大衆何師云舉步
越東勝身邊身入西瞿耶回首望北鬱單捻拳觸南
閻浮淨地裏看是箇沒量大人以正眼觀來猶是麻
滓麴未須知四維上下無邊香水海不可說浮幢王
刹捏爲微塵一一塵中現無邊身說無量法猶只是
順機應敎看孔儱著楔而況提向上鉗鎚用作家爐
鞴便是徧界德山有棒無下手處徧界臨濟有喝無
啓口處徧界金色頭陁有定力無容身處正當恁麼
時驀然有箇承當得擔荷得趣向得行履得且道向
什麼處著渠山僧有箇著處擬待說又恐成露布擬
不說又却孤負當機說與不說一時拈却宼後一句
放開話會去也長松下明窻内玉殿珠樓未爲對衲
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還委悉麼天台華
頂秀南嶽石橋高昨夜磨盤生八角驚將露柱笑咍
咍引得門前石獅子倒緣蘿壁上天台
遏院上堂建大廈非一木之能濟巨川非一人之力
而況長空絕跡大道體寬了之由人斷之在巳或出
或處或語或默虎穴魔宮穢邦淨土山林城市荆棘

叢中若能著著有出身之機處處有超情之見無可
不可把定也祖佛不能窺放行也同生復同死且道
放行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還委悉麼披蓑側立千峯
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幻軀將逼縱心年懶汨塵勞久
世間憑仗護身箇符子强扶衰疾且歸山
住金山龍游語錄師在高郵乾明受勑拈起示衆云
見麼拈時十日竝照舉處千界光輝九重天上降來
宰輔手中親付更不敢囊藏被葢請僧正一爲敷宣
次拈疏云毫端寶刹闍外威權有卷有舒有照有用
字字珠回玉轉一一艸偃風行雖然文彩巳彰更請
重新拈出
指法座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須彌燈王只今見在
目前更不須作禮還信得及麼千聖不傳微妙訣妙
峯孤頂有人行
陞座云正令巳行十方同應獻華僧水全藉傍人還
有共相證明底麼僧問唱罷御樓一曲高陞浮玉孤
峯未過揚子江如何道得接手句師云風不來樹不
動進云只這裏何異妙峯頂師云吹毛寶劍當頭截
進云忽若德雲比丘出來道箇隔和尚如何轉身師
云也則摸索不著進云爭奈處處無回互頭頭不讓

機師云七日何曾得見來進云設使親見也只是山上底師云苦屈之詞宂難吐進云學人若也通消息只恐揚子江水逆流去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師云大道無背面眞機有卷舒攬大地如陶家輪運大千向針鋒上猶未是寰中正令閫外全威所以萬國仰瞻同歸舜日靈光一道共照皇家重興佛祖道場追還普天寶所正令全提主賔同用山僧今日得奉一人聖詔傍資宰輔威權共建法幢竪立宗旨揚子江心滔天輥浪妙峯孤頂舒卷閑雲是處著眼不前頂額正令全現若是箇同得同用同殺同活底共一眼

見共一耳聞同一口宣同一音演更無異緣亦無異見說什麼九十六種二十五有正要當頭辨取一時列在下風且如今日應時應節事作麼生道一句迥超今古格萬年仰祝聖明天

陞座僧問遠辭帝闕已届南徐不涉程途請師垂示師云到此已六日進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云猶涉唇吻在進云不涉唇吻請師道師云高高處有餘進云衲僧家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且以何為證師云猶較些子進云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師云且莫詐明頭師乃云三十年前曾到此如今樓閣碧參差善財參處眞消息誰識德雲閑古錐還有識得底麼未渡瓜洲時有一句子已與諸人道了也若以心思若以意識若以眼見若以耳聞則沒交涉直得七佛已前威音那畔薦得猶是話會在若委悉得更不用如之若何便請丹霄獨步苟或未然不免落第二義門去也江心一峯樓臺相映水面雙塔金碧交輝誠聖帝福田乃禪林上刹為琳宮為佛宇為淨土為穢邦建立法幢弘荷祖道若非今上皇帝睿聖文明深信此道安能首降詔書復此寶坊以為福地如今所以與諸人向此古道場中各得

相見既到這裏直須念德修德知恩報恩若也如此則佛法付囑有在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銀山鐵壁無回互艸偃風行得自由

開堂判府延康度疏與師師接了云斷盡現成公案擲地金聲發明古剎家風耀天光彩出自大手筆顯示宂上乘正欲四海普聞便請僧正宣過

指法座云須彌燈王如來見居此座放大光明說法了也還聞麼苟或未聞既爾當爐不避火更須撥轉上頭關捩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今上皇帝祝嚴聖壽恭願文明齊二曜睿筭等乾坤奪少康復禹

跡之功成宣光興漢室之業萬邦歸聖化八表偃干戈此一瓣香奉爲判府安撫延康通判學士合郡文武官僚伏願位隆磐石功濟維城居方面則磬衛晉齊陟巖廊則皐夔稷禼此一瓣香佛眼也覷不見江淮十載受盡辛懃一旦白雲打破漆桶六處忝領大刹七回拈出此香奉爲蘄州五祖山眞慧禪院第十二代演禪師以酬法乳遂歛衣陞座焦山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乃云適來未陞此座第一義巳自現成如今槌下分疎知他是第幾義也還有打成一片解覯得底麼試出來對衆舉看僧問目覩雲漢德雲不下妙高峯至化難逃金山且通一線路報恩一句請和尚道師云萬年長祝聖明君進云可謂帝力丘山重君恩宇宙寛師云愈令心似鐵進云金枝永茂千年秀玉葉長芳萬古春師云又得闍黎共證明進云昝日裴相公入寺石霜僭笏坐慈今日台旆親臨未審如何相見師云只了箇見成公案進云瑞氣直從天上降祥雲元自日邊來師云高著眼進云只如和尚六處開堂爲人說法還有人相肯也無師云一時不肯進云爲什麼不肯師云獨許師乃云大道絕中邊至眞離言說諸佛莫能提祖師

莫能傳透聲透色絕遮攔蓋地蓋天無向背豈止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直饒千眼頓開未免依艸附木到這裏要須是針劄不入風吹不倒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底始得是故靈山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大集會中大力魔王云待一切衆生盡皆成佛了然後發菩提心豈不是龍象蹴踏師子嚬呻敵勝驚羣蘊大丈夫意氣始可承當擔荷所以道殺人不貶眼底立地成佛立地成佛底殺人不貶眼還他過量人提持過量智發明過量機展演過量用正當恁麼時向過量境界中作麼生道還知麼仰祝聖君無量壽河清海晏樂升平

上堂云大衆赤肉團上人人古佛家風毗盧頂門處處祖師巴鼻拈一機千機萬機通透用一句千句萬句流通不假他人全彰巳用若也人人恁麼返照則亘古亘今凝然寂照一段光明非中非外非色非心行棒也打他不著行喝也喝他不得直得淨躶躶赤灑灑是箇無生法忍不退轉輪截斷兩頭歸家穩坐正當恁麼時不須他處覓只此是西方

秦魯國大長公主降香請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秦魯國大長公主今辰修設祝嚴今上皇帝聖壽

無疆師乃云天高無極無極有尊地厚無垠無垠有主鏡萬象方寸懷六合胷中發大機顯大用是故乃祖乃佛或拈華或面壁或行棒或行喝或詞辯縱橫或寂寥無說周旋往返只明此箇無爲宗旨所以人人分上各各壁立萬仞無一絲毫移易虧欠豈不見道譬如帝力不棄一民不謂不知而不容不謂知之而含言到箇裏啓無爲之化行不言之教各各頂天履地飲泉水貴地脉正當恁麼時還委悉麼一穗寶香天上降金輪皇億萬斯年

錢二學士請陞座云透生死關出有無見脫佛祖機超格則量須是利根上智一聞千悟直下承當始得撒手那邊更無餘事所以道幾囘生幾囘死達者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諸人還識無生麼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陞座云蓋天蓋地觸處逢渠亘古亘今全彰正體法無異相不落生滅時無異緣不涉春秋所以道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如是則人人脚跟下衝騰今古迥絕見知六處葱絆不住三界收攝不得唯當陽直截承當便見透脫分曉正當恁麼時如何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

朝東

上堂云法身無相應機現形法眼無瑕隨照鑑物安排不得處是天眞佛受用不及處乃向上機若能上絕攀仰下絕己躬鼻孔摩觸家風髑髏常干世界則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更討甚麼生死去來地水火風聲香味觸都盧是箇眞實人體還有人向箇裏承當得麼識取摩尼無價珠當來受用無窮極

黃運使請上堂云大衆一句截流鐵壁銀山莫湊泊萬緣俱透照地照天絕羅籠明明無覆藏歷歷非照用三世諸佛出興唯此一事歷代祖師傳持亦此一心所以般若如大火聚般若如無盡藏般若如泛海舟檝般若如照夜明燈若向下委曲提持則敲牀豎拂瞬目揚眉或語或默說有說無若向上提掇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有時行棒有時行喝有時箭鋒相拄有時佛眼覷不見雖然如是猶有向上向下忽遇其中人却沒許多般事只是見成所以道山是山水是水天是天地是地不移易一絲毫正當恁麼時還委悉麼萬邦有道歸皇化偃息干戈樂太平

鄭龍學請上堂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且道此

意作麽生畢知有箇什麽若論佛論祖論玄論妙論
機論境論棒論喝盡是末邊事上頭還著得麽若著
得去盡十方世界香水海向一毫頭上見得物物頭
頭初無變易若向一毫端蹉過設使用得七穿八穴
亦沒交涉只如有交涉一句你作麽生道吃嘹舌頭
三千里壼中日月自分明

呂左丞請上堂云一句語全規矩應出毗盧印一種
機截衆流透過祖師關若是明眼人已透過三千里
其或尚留觀聽猶滯皮膚未免向第二義門重話會
去也所以道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

次釋迦老子三世諸佛心髓一時頓現便恁麽承當
全心卽佛全佛卽心心佛無二更疑箇什麽正當恁
麽時作麽生道千古萬古黑漫漫塡溝塞壑無人會

上堂云靈山話月語密難藏曹溪指月心眞莫測倒
却門前刹竿著已落第二頭金剛堦下蹲神龜火裏
走猶落第三首只如未有佛祖已前還有恁麽時節
麽到這裏不論慒底唯是俊流還委悉麽巨浪湧千
尋澄波不離水

耿左丞請上堂云無佛世界是般若光百千聖賢是
般若用金剛正體是般若根摧魔城壘是般若力有
如是自在威神得如是解脫知見用一絲毫千里萬
里盡光輝拈一絲毫無邊世界無變易全體承當如
如不動所以乃佛乃祖提持此事令一切人各各於
根脚下洞明正見得其光顯其用證其根獲其力正
當恁麽時如何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陳大夫請上堂云有句無句初無兩端如藤倚樹打
作一片樹倒藤枯忽俊韓獹呵呵大笑金毛師子若
是鐵眼銅睛當陽覷透便可以把斷要津不通凡聖
終不向他語言裏作窠窟機境上受羅籠所以道言
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落語言不

立機關布漫天網打衝浪魚坌萬里鈎駐千里烏騅
也須還他大達之士始得所以趙州勘破處爲方便
玄沙蹉過處驗作家雪峯輥毬雲門顧鑑睦州見成
俱胝一指如生鐵鑄就通上徹下只要箇本分人忽
若總不恁麽又作麽生委悉麽了取平常心是道饑
來喫飯困來眠復頌云卽心卽佛開心印非佛非心
蹈大方當處分身千百億普光明殿放毫光

趙觀察請上堂僧問有一句子從上千聖不曾道著
未審喚作什麽句師云你那裏得這消息來僧云他
千聖也不曾恁麽道師云莫謗他千聖好僧云寧可

截舌不犯國諱師云撥破面門猶自不知僧云未審千聖密祝用那一句師云用鼻孔上一句僧云此一句還該一切也無師云闍黎不空缺師乃云當陽直截不昧時機答去問來全彰奧旨直得千古萬古只如今前佛後佛無別道寬廓無外大千沙界箇中藏寂寥非內香水海裏浮幢剎若能無彼無此非色非心直下坐斷要津不通凡聖則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只如今人人頂門上放大寶光壁立千仞顯一切妙用神通挺單提不思議力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一一山河無障礙重重樓閣應時開

住南康軍雲居眞如禪院師於建炎丁未歲十一月初六日在鎮江浮玉山受劄子召赴行朝至十七日朝見登對移刻奉勑住雲居次日勑下時兩府并禁從就雍熈寺請師陞座祇受勑文師拈勑示衆云九重城裏親宣賜一道神光爍太虛勝義諦中眞勝義千華叢裏綻芙蕖一舉便知多少省力苟或未然更請宣過

指法座云僧雍熈寶座提楊岐金圈直下現成分明薦取還委悉麼金剛正體露堂堂舉足無非大道場突立毗盧頂顊上更於何處禮燈王看看便陞座拈

香云虛空世界未分超然馥郁華藏圓融已現特地氤氳戒定慧解脫知見所熏百千億無量殊勝所集爇向爐中上祝今上皇帝聖壽萬歲伏願道德邁昝五帝威靈超前百王聖壽等南山蘿圖齊北極二聖早還王駕萬國俱賀昇平永息干戈四民樂業次拈香云左僕射相公兩府台佐合朝百辟今日臨筵洪儒碩學諸多勳貴伏願爲霖爲雨爲楫爲舟補袞乃仲山和羹即傅說僧問揚子江心停棹天子相招雲居峯頂把斷佛祖不讓未離王舍城時如何師云坐斷天下人舌頭進云不必覺城東畔五衆已臻文殊

善財如何分辨師云一狀領過進云恁麼則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師云更莫別商量進云只如舜日重明祖燈增照知恩報恩又作麼生師云一句了然超百億萬年長祝聖明君進云慇懃願祝南山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師云已在言前進云未審祖令當行如何流布師云點進云欲傳陸凱江南信折得東風第一枝師云徧界不曾藏僧問明鏡當臺時如何師云誰不照見進云萬像歷然了無回互師云盡你神通向什麼處去進云也知和尚在裏許師云始末一時收進云只如教中道圓悟如來無上知見未審禪師與

佛相去多少師云不隔一絲毫進云高高峯頂立深
深海底行師云棒打石人頭礏礏論實事僧禮拜師
乃云提金剛正眼闡向上宗乘報不報之恩能難能
之事運臨濟金剛王寶劍喝下全彰用德山𡶶形杖
子覿面分付是則全是見則全見不落凡聖階梯直
下頓彰巳見旣遇明眼作證又逢聖世昌時不敢被
葢囊藏直下分明舉似遂拈拄杖示衆云豈不見僧
辭歸宗宗問什麼處去僧云諸方叅五味禪去宗云
我此間只有一味禪僧云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宗便
打黃檗聞之云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一

箇箇屙漉漉地只有歸宗猶較些子師云歸宗和尚
東虛空爲箇杖子向千聖頂𩕳上全提鎔缾盤釵釧
作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若不得黃檗明辨端倪
洎險勞而無功雖然如是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今日
對諸人面前分明拈出還相委悉麼朝擊三千暮八
百煅烹佛祖只憑伊復舉黃檗和尚示衆云汝等諸
人盡是不著便底恁麼作略何處有今日也還知大
唐國裏無禪師麼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
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師云黃檗老漢能區能
別能揀能擇擒虎兕定龍蛇卽不無要且只明得當

時事殊不知彼一時此一時若是山僧卽不然汝等
諸人盡是英靈豪傑底恁麼舉止須信有奇特事還
知大宋國裏有禪師麼且道禪師卽今在什麼處如
今迴避不及不免露箇面目去也乃云親蒙金口賜
師名優鉢羅華火裏生圓悟如來無上見謳歌鼓腹
樂升平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六

校訛

第十六紙　十四行險　南藏作嶮

音釋

埏 尸連切和土也　剗 楚限切削也　儱 力董切　楔 先結切櫼也　櫼 卽涉切短櫂也
懵 毋總切悶也　獹 籠都切韓盧犬也　騅 朱惟切烏騅馬名　礏 俗音剝　屙 何於切
漉 盧谷切

常熟居士瞿汝稷施貲刻此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六卷
眞州王國英書　溧水端學堯刻
萬曆辛卯春淸涼山妙德菴識
沙彌玄秀對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七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上堂七

到南康軍開堂於知府手中接得疏示衆云見麽當陽顯示直截現成百帀千重七通八達一一宗師巴鼻頭頭向上宗乘直下承當猶較些子苟或未證却請僧正重爲敷宣

指法座云後猊親踞衆寶莊嚴不從須彌燈王借來元是兜率內院本有旣是快便難逢須教出一頭地

高著眼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祝嚴今上皇

帝聖壽萬歲恭願位隆劫石壽等芥城奮宣尧之中興復大禹之舊跡次一瓣香奉爲判府府判運使殿撰通判大夫闔郡尊官在筵僚寀仍願乃忠乃孝爲國爲民爲聖主之股肱作明時之柱石此一瓣香得處辛懃收來劫遠廣衆中數回拈出嶽面上不敢覆藏奉爲蘄州五祖山眞慧禪院第十二代演禪師爇向爐中以酬法乳便斂座歸宗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包融萬有聲振大千乃佛乃祖頂門開若天若人方寸闊便恁麽薦得不妨省要苟或踟躕落在第二義門去也還有箭鋒相拄底衲僧麽出來相共激揚僧問宗乘一唱三藏絶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報恩一句作麽生道師云天長地久無餘事萬年長祝聖明君進云恁麽則文明齊二曜睿筭等乾坤師云艸偃風行得自由進云可謂金枝永茂千年秀玉葉聯芳萬古春師云闔國人證明進云古人道榔栗横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未審阿那箇是他住處師云騰蛇纏足露布繞身進云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云却須截斷始得進云此回不是夢眞箇到廬山師云高著眼僧問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正當今日佛法委付雲居千聖不借

底機如何提掇師云剔起眉毛直下行進云從上來事還有分付處也無師云分付闍黎進云爭奈有句非宗旨無言絶聖凡師云還有金剛王寶劍來進云直下便是更不周由師便喝進云忽遇頂門具眼底出來道箇隔身句又作麽生師云賊過後張弓進云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師云分作兩段進云一舉四十九師云確師乃云以祖佛爲標準與祖佛作師以人天爲梯航與人天作眼忽若不倚一物孤迥迥峭巍巍千聖莫能知萬靈没照鑑截斷一切不涉廉纖把斷世界不漏絲髮人天衆前如何剖

露若向箇裏上絕攀仰下絕已躬等閑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似師子兒出窟妖狐絕跡當鋒略露不免道箇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開慈悲方便門啓通途受用底忽若轉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到箇裏還有出身處麼若有出身處便可以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坐斷毗盧頂不禀釋迦文東虛空作拄杖也打他不得合百千萬聚雷作一喝也驚他不動且道此人畢竟如何親近只如今各各當陽不背不向不立一絲毫頭解路不作一纖塵機關正當恁麼時把斷乾坤一句作麼生道鵰弓已

掛狼煙息萬國歌謳賀太平復云龍牀角頭親賜得天上雲居古道場安樂樹邊藏拙訥更無佛法可商量既無佛法却舉箇古人公案記得神鼎山諲禪師開堂示衆云山僧行脚也無正因只待向東京城裏聽一兩本經論於古寺閑房且恁麼過時不謂行到汝州葉縣被一陣業風吹到首山曲彔木牀上見箇老和尚當時把不住禮却他三拜直至如今悔之不得師云這老漢叅到生鐵鑄就處窮到無絲毫解路時所以向鐵壁銀山處斬釘截鐵若不知有向上宗乘爭解與麼道然雖如是檢點將來二祖少林也禮

三拜忽若水乳不分金鍮不辨有條攀條無條攀例山僧元豐末年爲疑著箇祖師西來意十數載江表逢見大善知識便投誠咨叅玄妙理性棒喝機關直是費盡工夫終無箇休歇去處及到海會遇見箇老和尚被他腦後一槌從此喪却目前機去却胷中物直至如今也分踈不下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還委悉麼羚羊掛角千峯外更有羚羊拄上峯

入院至方丈云箇是天下叢林鍛佛祖大洪爐爽世宗師烹衲子鉗鎚底處所以山僧到此老老倒倒跛跛挈挈百事無能向箇裏如何施設然雖如是當爐

不避火還委悉麼銅頭鐵額如龍虎看取金圈栗棘蓬

上堂云耳聞不如眼見眼辦不如手親四百州天上雲居今之日竹輿親到巖巒囘合林嶺崔嵬白雲深處見樓臺恍如別造一世界到箇裏亦不必窮玄說妙立境立機論性論心究理究事只如今人人分上一切坐斷正當恁麼時親到一句作麼生道祖佛妙玄窮徹底白雲深處好安居復云賜得雲居養病身半千衲子倍相親攀蘿直上青天上投老依棲安樂神

四月八日詣知事上堂云獨掌不浪鳴獨樹不成林大家出隻手折脚鐺子頗堪任復云昔曰毗藍園裏今朝古佛廟前裂轉雲門關捩且浴無垢金仙杓兒纔把處蹉過祖師禪

上堂云山僧入院得六日表裏如如十方純靜只有一事說向諸人且道是什麼事不得動著

散乾龍節上堂云淵聖皇帝君臨萬國北狩未還乾龍節臨祝嚴睿筭臣僧一句了無覆藏還委悉麼佛殿裏燒香

結夏上堂云眼聲耳色不思議百艸頭頭受用時表裏洞然無一事端能保護臘人見好日多同遇緣卽照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有世界以光明爲佛事有世界以音聲爲佛事有世界以香飯爲佛事有世界以莊嚴爲佛事有世界以寂默爲佛事且道雲居以何爲佛事不惜眉毛爲諸人拈出行住坐臥動轉施爲萬象森羅包含內外無一法不周無一事不圓到這裏著著盡是佛事則且置佛在什麼處還委悉麼高高峯頂無消息深深海底沒蹤由復云九十日炎陰一搲子半千人在毫端中各各包含大千界全承渠力得雍容沒箇磕絕行蹤萬里雖然無寸艸德雲不下妙高峯

擧悟和尚立僧上堂云只這是大似撒沙向眼中只這不是還如注水向耳裏直下無事平地陷人別有機關墮坑落塹且畢竟作麼生祇園屈曲流泉急鷲嶺巍峩雲出遲復云雲居閒　洪爐不止烹佛烹祖但有一切持來烈燄堆中無取是則當處平和不是切宜退步煅出金剛眼睛直得乾坤獨露雖然到這田地須知向上一路還委悉麼放將三聖瞎驢趁殺大雄猛虎

天申節開啓上堂五月天申節眞人降中天萬國傾葵藿處處啓法筵雲居古道場共爇一炷煙龍圖鳳曆等乾坤睿筭彌隆億萬年下座

上堂云古者道結夏得十一日也寒山子作麼生又道結夏得十一日也水牯牛作麼生山僧卽不然結夏得十一日也燈籠露柱作麼生若透得燈籠露柱卽識水牯牛若識得水牯牛卽見寒山子忽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

上堂僧問鏡清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如何是啐啄同時眼師云打破千年野狐窟進云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云掀翻驪龍領下物進云

南院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又作麼生師云隨他語言走向艸窠裏打輥進云忽被學人掀翻禪牀時如何師云我且問你見箇什麼道理僧禮拜云仁義道中放過一著師云倒退三千師乃云平旦清晨五月一吹起少林無孔笛十方沙界坦然平大地山河印印出二祖曾不往西天達磨曾不到梁國大家共賀太平歌摩訶般若波羅蜜復云孤迥迥峭巍巍面前按山子嘗聞弘覺言今朝親到此有時生層雲有時霈微雨逗到大晴明依前突兀地且道是心耶是境耶為復在心內為復在心外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上堂云五月五日天中節萬祟千妖俱殄滅眼裏拈却須彌山耳中拔出釘根楔鍾馗小妹舞三臺八臂那吒嚼生鐵勅攝截急急如律令

上堂舉僧問法眼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師云還委悉麼病遇良醫饑逢王饍醬裏得鹽雪中送炭

上堂云昨日風今日風陣陣不從他發十日雨五日雨點點不落別處大方無外大象無形盡世界撮如粟米粒總虛空乃掌中葉可以拽新羅國與占波國

鬬額直得東勝身洲射箭西瞿耶尼中垜所以道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若是未出陰界尚滯見知聞恁麼說話一似鴨聽雷鳴隔靴抓癢直饒脫却根塵去却機境尚餘一線路在且二途不涉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佛殿堦前石獅子大洋海底鐵崑崙

散天申節上堂云天上古佛人間至尊五月下降閻浮五月君臨萬國奮中興業清四海塵永固龍圖長堅鳳曆遙瞻北闕仰祝南山一句全提當機顯露還委悉麼建炎天子天申節聖壽彌隆億萬年

上堂僧問百丈問潙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云却請和尚道此理如何師云傍觀者哂進云百丈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為復是答他話為他說師云老婆心切進云五峯道和尚也須併却意旨如何師云一箭中紅心進云百丈道無人處斫額望汝是肯他不肯他師云萬人叢裏奪高標進云雲巖道和尚有也未又作麼生師云拖泥涉水兩三重進云未審雲巖會了恁麼道不會了恁麼道師云與闍黎一般進云忽有人問和尚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師云合取進云恁麼則與雲巖一般去也師云

直截根源人不識忪忪業識幾時休師乃云萬仞懸崖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鼷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誵譊閻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氷

上堂僧問臨濟三玄驗作家如何是體中玄師云迅雷霹靂更驚羣進云如何是句中玄師云切忌向三寸上辯進云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棒頭有眼明如日進云如何是一印印泥師云脚跟下爛骨董地進云如何是一印印水師云没觜浸却進云如何是一印

印空師云腦後圓光萬丈長進云爲復一理爲復二義師云且鑽龜打瓦師乃云禪非意想以意想參禪則乖道絶功勳以功勳學道則失直須絶却意想喚什麼作禪脚跟下廓爾無禪之禪謂之眞禪如兎子懷胎絶却功勳喚什麼作道頂門上照耀無道之道謂之眞道似蚌含明月到箇裏實際理地旣明金剛正體全現然後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萬法樅然初無向背乃呵呵大笑云山僧恁麼說話大似無夢說夢無事生事若是明眼人覷見一場敗闕且離意想絶功勳一句作麼生道八臂夜叉擎鐵柱忿

怒那吒撲帝鐘

上堂壁立萬仞處透得鬧市裏可以横身鬧市裏透得壁立萬仞處可以倒退何也根本若眞正眼洞明則七穿八穴根本若不明正眼若麋麻則皮穿骨露故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資福道隔江見刹竿便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豈不是壁立萬仞處透得大丈夫漢一等是踏破艸鞋何不向祖佛提不起處承當天人著眼不及處擔荷然後卽心卽佛非色非心以一重去一重以一句脫一句豈不是鬧市裏透得向箇裏直得壁立萬

仞然後似鶻提鳩所以古人道埀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然後與麼也得不與麼也得與麼不與麼總得似虎靠山忽若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如銀山横路許他是具眼底向箇裏雙照雙遮同生同死全明全暗全殺全活正與麼時且作麼生杖頭點出金剛王鐵壁銀山百雜碎復云聖凡情解初無相一法眞時法法眞萬仞崖頭能撒手千峯頂上現全身

上堂舉古者道動是誵寂是謗動寂向上有事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師云是則是只道得一橛若

是山僧則不然語是誑默是謗語默向上有事在老
僧舌頭短不能與你說還委悉麼兩刃金剛寶劍一
對無孔鐵槌
上堂云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迴十五日已後俊鷂
趂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
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不可
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
道闍黎老僧也無開口處遂舉拂云正當恁麼時如
何有時拈在千峯頂劃斷天雲不放高
祈雨上堂僧問萬里不掛片雲時如何師云老僧也

怪伊進云青天也須喫棒又作麼生師云行遣早遲
也進云未審過在什麼處師云彼此住山人更不重
註破進云好雨下時却不下不天晴處却天晴師云
你適來向什麼處去來進云乍卷乍舒去也師云脚
跟下更與一棒直得雨似盆傾進云總不與麼時如
何師云換轉鼻孔進云忽若應時應節又作麼生師
云山前禾麥熟共唱太平歌師乃云曹溪路上天高
地厚少室峯前土曠人稀孤然危坐冷蕭蕭大野橫
身風颾颾眼見則瞎耳聽則聾口說則啞雖然不出
一毫端含吐十虛無向背既然有恁麼神通具恁麼

作用爲什麼乾燥燥地東海鯉魚打一棒怴怴帀地
便爲霖
上堂云釋迦慳彌勒富八字打開無盡庫拄杖子化
爲龍赫日炎中吐雲霧徧界滂霈注甘雨卓拄杖下
座
七月旦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眼裏瞳人吹篳篥七
六五四三二一石人木人眼淚出七通八達舉著便
知尚在見聞隔㘞抓癢陝府鐵牛吞嘉州大像則且
置佛殿堦前狗尿天五臺山上雲蒸飯一句作麼生
道風來樹影動葉落便知秋

上堂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眼裏拈却須彌山離幻
卽覺亦無漸次耳裏除却四大海不見而見鐘鳴鼓
響玲瓏不聞而聞大地山河歷落無生田地有種有
收般若梯航有津有濟離一切相卽且致威音王已
前一句作麼生道雲中生石筍火裏出青蓮
澥夏上堂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露柱懷胎此意如
何師云突出難辨進云分後如何片雲點太清是何
宗旨師云高著眼進云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靈雲
爲什麼不對師云識法者恐進云恁麼則含生不來
也又不對爲復是理合如此爲復是難爲酬對師云

生鐵鑄就進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猶是眞常流注又作麼生師云若能轉物卽同如來進云如何是眞常流注似鏡常明意旨如何師云也是一句合頭語進云大地山河爲自已燈籠露柱亦非他師云莫妄想進云渾無用去時如何師云却較些子進云向上更有事也無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未審意在什麼處師云分付拄杖子進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來却著破襴衫師云他家得自由師乃云秋光清淺秋露虛凝秋風颼飅秋色澄淨乃釋迦護生之功已畢實衲僧結制之法周圓若能內忘已見外了法空內外一如虛凝澄寂則全心卽佛全佛卽心與諸佛把手共行與祖師同得同用到箇裏更說什麼結更說什麼解二六時中淨躶躶赤灑灑終日著衣不曾掛一縷絲終日喫飯不曾咬一粒米所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那有像於去來觸處逢渠全機獨脫正恁麼時如何白雲本是無心物等閑出沒太虛空復云九十日功圓此日不須更驗蠟人來雖然萬里無寸艸袋口今朝已解開

上堂僧問趙州訪一菴主云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意旨如何師云據欵結案進

云只如又訪一菴主亦竪起拳頭州却讚歎禮拜師云兩重公案進云問答一般爲什麼肯一箇不肯一箇師云大有人到此一似撞著鐵壁進云忽有人問和尚有麼有麼如何祇對師云劈脊便棒進云恩大難酬師便打乃云當陽顯正眼包括三千大千渠儂無舌頭演出龍宮海藏現成受用觸處逢原徧界家風取之左右若非同道者何能提綱宗旣是恁麼人須明恁麼事還委悉麼大地撮來粟米粒十方刹海掌中觀

八月一日上堂僧問不歷化城便登寶所時如何師云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進云親到寶山空手回又作麼生師云入荒田不揀師乃云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育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包虛空者是何物超越佛祖植佛祖者是六合之外惟道存而勿論若據本分事未道得一半還知盡大地撮來盡在諸人眉毛眼睫上化作天大將軍現無邊神通若也見得轉凡成聖若也不見切忌躊躕撥轉上頭關捩子分身百億化無邊

請長蘆覺禪師上堂多子塔前分半座截斷衆流少林端拱歷九年壁立萬仞奮作家爐鞴施向上鉗鎚

顯大用大機全生全殺與一切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令大地人各各如獅子兒奮迅吒沙踞地返擲所以道法王法力超羣生常以法財施一切久積淨業稱無量導衆以寂故稽首夫如是則向萬仞懸崖垂手敲唱俱行百尺竿頭進步主賓互換正當恁麼時如何龍吟長霧起虎嘯乃風生復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叅學事已畢今朝幸遇大導師寶華王座爲拈出

上堂僧問離四句絶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馬大師爲什麼不與他說師云闍黎不妨具眼進云智藏道問取海兄去又作麼生師云爛泥裏有刺百丈道我到這裏却不會意旨如何師云烏龜鑽破壁進云馬祖道藏頭白海頭黑又作麼生師云塞外將軍令進云只如三員尊宿是答他話是爲他說師云一狀領過進云語帶玄而不露口欲談而辭喪師云猶有這葛藤在進云忽若截斷衆流言詮不涉又作麼生師云待我上山採拄杖進云這老和尚一點也瞞他不得師云放過一著師乃云好日多同數彩一賽錦上鋪華全通内外若是知音更不話會大衆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墻壁瓦礫在諸人眼睛裏轉大

法輪拄杖子在千聖頂𩕳上轉大法輪只有露柱燈籠却較些子何故東行不見西行利一葉落知天下秋

中秋上堂僧問黃龍三關即不問如何是楊岐栗棘蓬師云天下人吞不得進云和尚還吞得也無師云老僧是第一箇吞不得底進云既是吞不得將何爲人師云終不敢孤負楊岐進云如何是金剛圈師云闍黎盡伎倆百年透不出進云忽遇箇漢出來道盡是閑言語又作麼生師云一任踍跳進云這老和尚今日稍有些子相爲師云且莫冬瓜印子師乃云秋半西風急當空月正圓蕭蕭木葉落湛湛露珠懸嘹唳衝雲鴈淒清抱樹蟬頭頭渾漏泄切忌覓幽玄

出城中退院回上堂大衆幸自無一星兒事剛然平地起骨堆費盡工夫只這是步隨流水却歸來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然後沒交涉正是此箇時節雖然如是他家自有通霄路嵩高南嶽與天台復云八臂那吒擘鐵柱翻身直入滄溟去逡巡忿怒撲帝鐘過犯彌天無雪處無雪處不免依前安舊所且正當恁麼時如何一文偷不得虛作沒量人

謝監院上堂舉藥山一日語雲巖云與我喚沙彌來巖云和尚喚他作什麼山云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巖云恁麼則與和尚共出一隻手也師云道頭知尾舉一明三山僧有箇小頌一步闊一步一著高一著提折脚鐺兒施阿伽陁藥須彌土一揻滄溟水半杓快意唱巳歌過屠門大嚼

上堂云大衆仲冬嚴寒千山萬山滴水滴凍成塊成團凍得達磨板齒落水得金烏蕭團圝明鏡當臺幽洞側更看雙鳳舞孤鸞復云金毛獅子一滴乳迸散驢兒乳十斛活却衆人平地上似地擎山石含玉

舉杲首座立僧上堂云鶻兒未出窠巳有摩霄志虎子未絕乳巳有食牛氣況復羽翼成況復爪牙備奮迅卽驚羣八面清風起一條脊梁硬似鐵一條白棒掀天地相與建法幢展衲僧巴鼻

上堂云不登泰山不知天之高不涉滄海不知海之闊此區中之論也若是其中人天在一粒粟中海在一毫頭上浮幢王華藏界盡在眉毛眼睫間且道此箇人在什麼處安身立命還委悉麼無邊虛空盛不受直透威音更那邊

上堂云三界無法霜天皎月何處求心山高水深四大本空不离西東佛依何住乾坤獨露透得脫見得徹正在半途逡巡擊碎鐵門關拔脫無根樹便見掌擎日月背負須彌引手過越一百一十城翻身獨立十方華藏界到箇裏也無佛也無祖不立照不立用不立權不立實不行棒不行喝正當恁麼時如何憑仗阿伽陁妙藥點取金剛正眼開

上堂云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維摩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艸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甚是奇特

雖然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

韓觀察請上堂大衆日沉沉風颼颼萬世只如今雲靉靉水潺潺當處全體現黏皮著骨底未免論性論心越格超宗底便道拖泥涉水殊不知人人有坐斷天下人舌頭分箇箇具有金剛正眼若能未舉先知未言先契則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到箇裏似金博金如水入水便乃全憑此箇恩力去也且正恁麼時如何是全提一句還委悉麼知恩方解報深恩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七

校訛

第三紙十一行謳南藏作謠　第七紙十三行中北藏作裏　第十二紙四行拄北藏作主　第十三紙三行句北藏作向九行淨南藏作澄

音釋

狻猊 狻蘇官切猊研奚切狻猊獸名　踼 大浪切　掀 虛言切以手舉也　祟 雖遂切神禍也　垜 杜果切箭堋也　抓癢 抓側交切爪搔也癢以兩切膚欲搔也　謼 虛訝切嚇也　颼飀 颼蘇鳩切飀力求切颼飀高風也　逡 七倫切逡巡却退貌　睫 郎涉切目旁毛也

吳江居士沈令名施貲刻此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七卷　京山沙彌玄秀對
眞州王國英書　溧水毛有爲刻
萬曆辛卯春淸涼山妙德庵識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八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上堂八

歲旦上堂元正啓祚打開門戶萬物維新天地同春應時納祐不落窠臼罄無不宜萬世一時孟春猶寒伏惟首座大衆起居萬福乞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復云新年頭有佛法正是土上加泥新年頭無佛法又成當面蹉過到箇裏佛法世法有無新舊一時拈向一邊且不落窠縁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乾坤一合地餬餅日月兩輪天氣毬

施主捨法衣上堂云迦葉携坐鷄足峯老盧持過大庾嶺如今披向寶華座孤光迥迥高峯頂且道是同是別錦衣公子貴林下道人高

上堂云大衆衆手共淘金人人皆有得霜風襲四圍天華滿衣祴大賞不論功虛空長逼塞分身千百億彌勒眞彌勒復云入水須斬蛟入山須擒虎才方撲帝鐘便擊塗毒鼓一箭落九烏一捻千鈞土諸聖和不齊臘月二十五

舒禪師周祥上堂大衆去年今日一語翁泥牛入海無消息今年今日鐵斧老優曇鉢華現籌室油雲出

沒太虛空動靜去來那有跡須信雪晴天地春金烏依舊從東出

上堂大衆天上月圓萬像歷然地下月半觸途成現見不見包裹十虛尚餘半聞不聞透脫圓通徹本根玉漏銅壺催不得乾坤大地一枝燈一處圓融一切處無邊刹海更崚層

上堂云透脫祖師關不知物還變一念可萬年一條眞白練千差眼底親萬化鏡中現驀要入三門等閑騎佛殿復云夜雨漬深春莓苔色染人溪邊芳艸碧華與柳條新氣味濃於酒風光軟勝綿靈雲覓不得

何處悟天眞

上堂云日面月面胡來漢現有時放行有時把斷世法佛法打成一片若作一片會遇貴卽賤不作一片會麥裏有麵復云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面南看北斗狸奴白牯却知有戴角擎頭獅子吼四稜蹋地又團圝八角磨盤空裏走擬推尋旁脊摟拈得鼻孔失却口爲問普化一頭驢何似紫胡一隻狗

上堂云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只如未有與麽消息時還透得麽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

上堂云大衆久雨不晴今日晴乾坤大地放光明墻壁瓦礫說佛法露柱燈籠著眼聽敢問諸人作麽生聽得乃云親復云釋迦老子道知幻卽離橫身萬里不作方便十分成現離幻卽覺須彌倒卓亦無漸次眼中出刺忽若盡大地摭來如粟米粒大且作麽生知扇子䟦跳上三十三天且作麽生覺正恁麽時還委悉麽十方刹海金剛座萬煆爐中鐵蒺藜

上堂僧問日面佛月面佛意旨如何師云翻來覆去看進云金烏急玉兔速又作麽生師云兩重公案進云只

如道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同一舌說未審同那一舌說師云便是同也截斷了也進云未審將什麽截師云將無舌底進云艸賊大敗師云點師乃云大衆月生一快鷹俊鷂趂不及月生二德山臨濟失巴鼻月生三文殊普賢特地忿怒那吒把須彌一擘百雜碎折脚鐺子撞破無底籃兒大悲千手一隻手中一隻眼也提不起無言童子却解道前三三後三三還委悉麽萬仞峯頭都放却多年破衲太𣰆毿

上堂云大衆傅大士道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水坦然平敲冰來煮茶曾聞傅大士乃彌勒大士化

身看他通箇消息不妨著實山僧今日土上加泥亦
有箇頌子須彌納芥不容易芥納須彌匹似閑長河
攪著成酥酪輕輕擊透祖師關
舉丹霞裕長老爲人入室上堂云大衆摩醯首羅揭
示頂門正眼摩竭陁國全提向上鉗鎚壁立萬仞絕
承當孤危爍破四天下所以道殺人刀活人劍將鎝
就鎝上古之風規亦是今時之樞要和泥合水若論
殺人刀不存毫末活人劍橫亙萬里須知殺中有活
擒縱人天活中有殺權衡佛祖直饒說得殺活倜儻
分明山僧更問你覓劍在正恁麼時見麼萬仞懸崖

垂隻手高峯共唱太平歌復云趙州道趙州南石橋
北觀音院裏有彌勒祖師西下一隻履直至如今覓
不得諸人要知落處麼問取丹霞和尚
結制上堂二千年前佛制諸方遵行爲例九旬之內
安閑共作鬼家活計且如何是鬼家活計猢猻入布
袋復云九旬結袋口安居解脫道水乳自和同萬緣
無所撓栗棘蓬快吞金剛圈猛跳共透衲僧家頂顠
上一竅
上堂金色頭陁衣糞掃毱多尊者運神通火星迸入
新羅國大象䆠藏藕竅中

五月旦日上堂云鐵樹龍鬆石牛哮吼火雲亘天長
萬丈金烏普照大光明直得東海鯉魚振鬣揚鱗南
國波斯呈橈舞棹文殊普賢不敢說理說事德山臨
濟不敢行棒行喝正恁麼時會麼拄杖擬吞三世佛
燈籠百解瀉明珠復云釋迦老子道若有一人發眞
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五祖和尚又云一人發眞
歸源十方虛空築著磕著山僧即不然若有一人發
眞歸源十方虛空錦上鋪華
上堂云新月如鉤輕雲映火山前麥熟篁裏蠶繰田
夫戢戢栽苗柳岸垂垂之線風調雨順盜賊消穰我

輩林下之人一餉非常慶快纔作此語驀地有箇符
使出來道山前諸處五瘟行疫病太甚欲就和尚覓
箇神符往前驅逐山僧遂以拄杖畫一圓相與之暫
然不見逡巡却來道五瘟疫鬼巳驅向他方世界去
也只有一事待請益和尚此靈驗神符從何處得來
山僧劈脊便打當下滅跡消聲因行掉臂成箇頌子
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毒舌盡消滅五月五日五時
書放下虵頭捋虎鬚
上堂云逈無依倚超宗越格非佛非心萬仞壁立桑
樹上著箭柳樹上汁出

上堂云粥足飯足飽柴飽水廬陵米價高山前麥熟走盡乾坤刹海都盧是箇自己搃向眉毛眼睫間直得放光動地不是如來禪亦非第一義更說甚衲僧巴鼻爭如撒手懸崖去却藥忌且唱箇囉囉哩哩柰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旋風車上定盤星百尺竿頭吹篳篥咦復舉雲門一日示衆云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時有僧出云學人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時如何雲門以手劃一劃云佛殿爲什麼從這裏去師拈云似地擎山如石含玉透得過者盡在無盡藏中透不過者未免搏量只如雲門以手劃一劃云佛殿因什麼從這裏去又且如何一葉落知天下秋

蔣運使寄雲居山三大字仍請陞座云法法圓融心心虛寂大包無外文彩已彰細入無間眼莫能觀所以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今日便與麼坐斷報化佛頭喚什麼作心喚什麼作性恁麼說話已是截斷諸根了也且作麼生是截斷諸根處放一線道通箇消息還委悉麼大旱得甘雨大熱得清涼復有頌云衆峯盤屈屋耽耽天上泓澄雨碧潭渴驥怒猊三大字高蹤千古振名藍

住南康軍雲居眞如禪院送化主上堂云火不待日而熱性相類風不待月而凉氣相合獨樹不成林單絲不成線建大厦非一木之能濟巨川非一棹之力所以道衆毛成毬聚鐵成斧要須內外相應賓主和容自然氣類相同羽毛相似正與麼時如何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復有頌云三十餘員雲水客諸方分化力行持山門庶事渾依賴正是金毛奮迅時

上堂云有句無句已絕誵訛非色非心直超路布到箇裏有啓口分也無莫道是勸上座口似匾檐設使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出來辯似懸河機如掣電未免亾鋒結舌何故只爲風頭太硬然雖如此若向箇裏直下承當得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有丈夫志氣具絕羅籠手段所以道殺人刀活人劍則這邊那邊向上向下有事無事佛界魔界一時坐斷忽有人問未審刀劍在什麼處委悉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復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雲門云體露金風師云雲門眼似流星機如掣電拈得將來不妨奇特如今忽有人問山僧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向伊道千山雲霧卷一望見前村

上堂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丈夫具決烈志氣慷慨英靈踏破化城直截承當外不見有一切境界內不見有自巳上不見有諸聖下不見有凡愚淨躶躶赤灑灑一念不生桶底剔脫豈不是心空到箇裏還容棒喝麼還容玄妙理性麼還容彼我是非麼直下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豈不是選佛場中擎頭戴角雖然如此子細檢點將來猶涉階梯且不涉階梯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千聖不留無朕跡萬人叢裏奪高標復有頌云住山只貴衆和諧表裏通明應整齊折脚鐺兒幸無恙相憑出手共提携

上堂云清秋晴色苗稼豐登四海晏清萬民樂業林下之士歇意休心直下當陽坐斷報化饑飡渴飲倦臥閑行無事無為得大自在當陽一句不可重宣迴避不行直須漏泄還委悉麼八月秋何處熱復云昨夜夢登樓驀然得箇時節因緣今朝舉似大衆四野迴澄澄端如坐少林雲籠高嶽頂月在碧波心

中秋上堂云只恁麼透得巳是涉泥水何堪更廉纖没頭又没嵩到箇裏也須是箇似大死底人却活始得還委悉麼棒頭能取證喝下絕承當復云炎景急

如梭賢明爭奈何千林凋敗葉一鴈度秋河風急砧聲遠山高月色多誰當此時節解唱紫芝歌

退院上堂云七處住持三十載今朝方作地行仙上蒙聖主從申願亭毒之恩遠似天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權柄在手舒放非他住既無心動亦非我所以二六時中與他同得同證同出同入豈有心於彼此何有象於去來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正當與麼時還委悉麼林間蕭散處世外一閑人復有頌云禪月昔年曾有語山僧師範作良謀如斯標致雖清拙大丈夫兒合自由

小叅一

住成都府天寧寺小叅師示衆云正令巳行十方坐斷千聖出來亾鋒結舌雖然如是事無一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時有僧問勿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如何是一重關師云十重也有進云如何是關中主師云放過一著進云作何面目師便喝師乃云只恁麼早多事也如今直饒舉一則語盡古今言教一時明得正是和泥合水拈一件物盡大地一時見透亦是好肉上剜瘡看他從上得底人口如臘月扇直得醭生心如枯木縱逢春夏未曾變動不

是強爲任運如此豈要你舉古明今拋沙撒土今夜事不獲已將錯就錯與諸人打葛藤去也還知此事麼盡十方界窮虛空際無絲毫透漏是箇金剛眼睛更無外物所以尋常與兄弟道你纔觀色早塞却眼纔聽聲早塞却耳纔嗅香早塞却鼻纔吐氣早塞咽喉纔動轉早塞却身纔起念早塞却意六根門頭淨躶躶赤灑灑只是不肯回光返照看他古人於先德言下豁證通箇消息也不妨親切水潦被馬祖一踏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豈不快哉臨濟在黃檗三度設問喫

六十棒及至大愚面前不覺道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似此得處豈不驚羣諸公還會消息麼若也翻覆參詳實是得箇入處始知二六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一一超古越今無間無斷與他從上祖佛把手共行尋常只守閑閑地不起毫髮凡聖情量更有什麼得失可疑生死可出似此說話可謂對諸公面前無夢說夢無事生事忽有箇忍俊不禁出來喝散大衆拽下繩床痛打一頓也怪他不得然雖如是也須是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如今還有恁麼人麼山僧甘喫一頓且要與此人相見有麼有麼如無山僧今夜失利

示衆云祖師心印直截當機凛若劍鋒明如皎日當臺斕赫縱爾現前還有互相平展底麼僧問世尊久默斯要及至末後爲什麼獨召飲光密傳法眼師云正是龍頭蛇尾進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云帶累山僧進云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師云灼然進云也是烏龜喫生菜師云取性乃云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苟或時節未至理地未明便乃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敢問諸公即今是什麼時節莫是黃昏時節麼莫是小參時節麼莫是坐

立儼然時節麼莫是說禪說道時節麼莫是萬像交參時節麼莫是心境一如時節麼若與麼儱侗且喜沒交涉今夜諸公在此權立片時山僧不惜眉毛確實評論這一段時節去也只如諸人在此聽山僧鼓兩片皮用作時節正墮常情須知山僧不曾說一字諸人不曾聞一言諸人與山僧各各有一段大事斕騰今古迴絕知見淨躶躶赤灑灑各不相知各不相到透聲透色超佛越祖若能退步就已脫却情塵意想記持分別露布言詮聞見覺知是非得失直下豁然瞥地便與古佛同一知見同一語言同一手作同

一體相非唯與諸聖同亦乃與歷代宗師天下老和
尚同下至四生六道蠢鷄蠛蠓無不皆同不被前塵
所惑知解所撓不畏生死不愛涅槃放曠平常隨時
任運動靜施爲無非解脫能轉一切境界能使一切
語言非唯諸人分上如此至於古人無不皆由此箇
時節得入豈不見趙州初參南泉悟平常心是道後
來有問西來意便對曰庭前栢樹子以至鎮州出大
蘿蔔頭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非唯趙州德
山得此時節入門便打臨濟得此時節入門便喝睦
州得此時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俱胝一指

頭上用此時節烏窠吹布毛處見此時節以要言之
古來宗師無不皆用此箇時節只如法眼會舉叅同
契云竺土大仙心遂云無過此語也向下中間也只
是應時應節說話至最後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
乃云住住恩大難酬設使粉骨碎身亦報此恩不得
豈不是知此時節方恁麼說如今若未有發明處去
只虛度光陰若叅得徹底分明去二六時中管取無
絲毫許落虛非唯二六時中下至百千億劫盡未來
際悉不落虛只如山僧說恁麼時節還得諦當也未
復云夢也未曾夢見在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若善

叅詳只這一句亦不虛設有箇山頌舉似大衆秋深
天氣爽萬象共沉沉月瑩池塘靜風清松檜陰頭頭
非外物一一本來心直下便薦取切莫更沉吟
示衆云當軒有路直下坦平慣戰作家便請單刀直
入有麼有麼良久云諸人既是藏鋒山僧不免作一
場獨弄襍劇去也未恁麼前是第二頭正恁麼時是
第三首餉間恁麼去只是隨波逐浪如今且向隨波
逐浪處與諸人商量還蓋覆得麼還有一法與他爲
伴侶麼所以道他能成就一切法能出生一切法一
切諸佛依之出世一切有情因他建立六道四生以

他爲本只如諸人即今在此坐立悉皆在他光中顯
現還見得他麼若也見得直下無一絲髮隔礙無一
絲髮道理更有什麼見聞覺知爲緣爲對但恐自家
不能返照所以生疑尋常不是向諸人道千言萬言
但只識取一言千句萬句但只識取一句千法萬法
但只識取一法識得一萬事畢透得一無阻隔直下
脫却情塵意想放教身心空勞勞地於一切時遇茶
喫茶遇飯喫飯天但喚作天地但喚作地露柱但喚
作露柱燈籠但喚作燈籠一切亦然二六時中只麼
平常無一星事雖然如是若有箇無事懷在胸中亦

未得自在有箇有事亦未得自在直須有事也無無事也無無二亦無猶在半途若是聊聞舉著入骨入髓信得及底人聞恁麼說話大似熱椀鳴聲尋常聞說箇禪字便去河邊洗耳等閑地不著便偶然道著箇佛字也須漱口三日寧可生身入地獄永劫受沉輪向鑊湯鑪炭裏煮煠終不肯將佛法作解會亦終不起佛見法見佛見法見尚自不起何況更起世間情想分別妄緣諸業且作麼生見得此人作麼生親近得此人有具眼底麼出來道看如無待三二十年後山僧換却骨頭別與諸公通箇消息

示衆云大道本來無向背擬心湊泊已差池吒呀卓朔能哮吼即是金毛師子兒還有恁麼底出衆相見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句師云唯我獨尊進云橫身當宇宙去也師云好與三十棒僧云便請師云許你大膽進云是何言歟師云直待雨淋頭便打乃云朕兆未分已成露布言詮纔立特地乖張雖然第二義門且不是和泥合水大衆還知此事麼坐斷千差路不立一纖塵巍巍堂堂韡韡曄曄蓋天蓋地應聲應色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萬法爲侶卷舒自在無執無拘若也見得可以向百艸頭上縱橫聲色堆裏坐臥言詮莫能及比況莫能得知不可知識不可識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聖不是凡不是有不是無不是是不是非不是得不是失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到這裏如何稱提如何舉唱山僧直得口似匾檐無理可伸無詞可說然雖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商量豎起拳云還見麼諸佛以之出世祖師以之西來歷代宗師以之接物利生天下老師以之鉗鍵衲子其把定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盡大地人喪身失命其放行也巖谷生光森羅顯煥隨長隨短隨有隨無處處皆真頭頭露現且道把住好

放行好三十年後逢人不得錯舉

示衆云獨棹扁舟泛五湖鉤頭時復得嘉魚如今四海清如鏡還有金鱗上鉤無負命者出衆相見僧問過去佛也恁麼見在佛也恁麼未來佛也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云恁麼是箇什麼僧云正是恁麼師云蝦跳不出斗進云請和尚道出斗底句師云扁舟已過洞庭湖乃云動則影現覺則氷生不動不覺放水裏平沉既動既覺未免傷鋒犯手到這裏且作麼生舉唱且作麼生爲人然雖如是盡法無民古者道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你構去還知落

處麼威音已前空劫那畔這一片田地巍然不動及乎四生浩浩萬象騰騰世界遷流劫生變化這一片田地亦巍然不動以至三災劫壞毗嵐風起吹散大地猶如微塵這一片田地亦巍然不動諸佛出世祖師西來正為發明這一片田地從上宗師天下老宿千方百計施設方便無不盡力提持這一片田地雖然如是終未有人解當頭道著還構得麼八面坦平四方清肅萬法不能蓋覆千聖不敢當前若構得去一了一切了一成一切成一見一切見一得一切得所以道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

一時現但為妄情執著無透脫期甘處凡流不能徑截苟或放得下無一法當情無一物附心蕩蕩無拘自然如水上按葫蘆相似觸著便轉捺著便動拘牽不回惹絆不得動靜語默蓋天蓋地明眼漢沒窠臼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更有什麼高低可疑是非可畏上門上戶咬人火急豈不是英靈特達底漢眾中還有恁麼底麼出來證據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示眾云道無方所明之在人法離見聞斷之在智若能頓捨從來妄想執著於一念頃頓悟自心頓明自性不染諸塵不落有無自然法法成見然雖此事不可造次領會須是發大丈夫慷慨特達之志不顧危亾不拘得失存箇長久鐵石身心逢境遇緣不變不異時時著眼體究不論歲月以悟為期祖師門下不比教家只要直截根源於一言下領取與諸聖同體同用大解脫任運施為無不見性至於襍亂狂慧思量分別有一絲毫斬不斷則無趣入之期教中尚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云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祖師道但盡凡情別無聖量凡情盡處聖量見前直須頓

歇妄緣無念無為放教虛靜千聖萬聖未有不從此門而得入者只在存誠堅固努力向前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珍重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八

校訛

第二紙 八行入南藏作出 十五行蹋南藏作榻 第十一紙 一行利下南藏有下塵二字後多敝此

音釋

崚 力升切 㲯毿 㲯音藍 毿蘇含切 㲯毿猶襤褸也 倜儻 倜他激切 儻他朗切 龍鬆 龍力恭切 鬆私宗切 鬣 力葉切 繰 先刀切 戢 阻立切 箄 布質切 劃 乎麥

切區檐區補典切檐都濫切剜烏歡切剜刻也醭普木切白醭也潦魯皓切縱七容切叢起意瓠胡故切匏也儱侗儱力用切侗敕動切蠛蠓蠛莫結切蠓母總切蠛蠓小飛蟲也煠士洽切爚也鍵巨偃切嵐盧含切鶚逆各切大鵰也

琅琊居士王世貞施貲刻此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八卷　京山沙彌玄秀對
眞州王國英書　溧水陶學詩刻
萬曆辛卯春清涼山妙德庵識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九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小叅二

夾山寺入院小叅師云收光攝彩信天眞事事圓成物物新內既無心外無相更於何處覔通津還有透得趙州關底麽試出衆相見問承師有言透得趙州關如何是夾山關師云退身三百步進云恁麽則九天雲靜鶴飛高師云豈干闍黎事進云共相證據也何妨師云持聾作啞師乃云牛頭沒馬頭回全彰照用金烏急玉兔速略露權衡透得過底似虎靠山如龍得水透不過底聞恁麽道似鴨聽雷鳴葢未諳悉元由一向情存知解山僧今夜向作家面前不惜眉毛放行去也但能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外不見大地山河內不立聞見覺知直下擺脫情識一念不生證本地風光見本來面目然後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雖然莫錯認定盤星更須知有解黏去縛向上機關始得且道作麽生是向上事鵰弓已掛狼煙息萬里歌謠賀太平

結夏小叅師云大衆見成公案觸處圓成雖然老病躘鍾尚可開旗展陣還有匹馬單鎗久戰沙場底麽

出來相共證據僧問九旬禁足三月護生只如犂猫
取斷南泉分身兩段斑虵適會赤眼就地一鋤未審
是持是犯師云破戒也不知進云大用不拘今古楷
模師云依舊分身兩段進云若然者玉筋撑開虎眼
睛金鞭擊斷那吒臂師云你向什麼處見南泉歸宗
進云只在目前師云重言不當吃問西天以蠟人為
驗未審此間以何為驗師云以眉毛為驗進云還許
學人出得麼師云更貶上看進云只恐覷不著師云
短底短長底長有什麼覷不著師乃云全提單拈斬
釘截鐵呵佛罵祖大用大機猶未稱衲僧本分事何

況立問立答立賓立主涉語涉言說玄說妙無事生
事平地上起波瀾雖然如是事無一向理出多途雖
然看風使帆不免相席打令豈不見古人道欲識佛
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只如今夜
與明朝乃是二千年前釋迦老子立起模範九旬禁
足三月護生時節天下叢林悉皆依禀既是此箇時
節到來還有識得此理底麼若識得此理去隨處作
主遇緣即宗二六時中無內無外無得無失全體恁
麼亦無生可護亦無蠟人可持其或未然應憐鵝護
雪直使蠟人氷師復云大衆釋迦老子道以大圓覺

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諸人既欲安居還識
得平等性智麼若識得去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乃至
動靜施為悉皆在大伽藍中與他諸聖把手共行與
他諸聖同作佛事且作麼生識得去三條椽下七尺
單前各宜照管久立

結制小參僧問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未審殺箇
什麼師云大有人疑著進云學人到這裏直得步步
絕行蹤時如何師云未有金剛王寶劍在進云斬釘
截鐵本分宗師朕兆未分請師速道師云咭嘹舌頭
三千里進云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師云且莫詐

明頭問一大藏教是拭不淨紙只如德山為什麼擔
疏鈔行脚師云放下著進云周金剛被婆子一問直
得以鎚結舌又作麼生師云腦後拔箭師乃云絕彼
我混虛空透聲色無面目終日喫飯不曾嚼一粒米
終日著衣未嘗掛一縷絲總虛空華藏刹海列向下
風過現未來諸聖倒退千里舉一步越不可說世界
向香水海那邊猶有去處拈一塵混一切無量無數
十方上下一切諸佛祖師七穿八穴猶有餘地且道
此人向什麼處安居向什麼處禁足若知此人落處
始知本地風光始見本來面目便能攝順逆於一塵

中規行矩步現威儀於一念頃不越常程至於以大圓覺爲我伽藍猶是小段在若能恁麽見恁麽用恁麽信恁麽透管取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九旬禁足三月護生於一念一步一塵一芥中見成受用且道此人畢竟在什麽處還委悉麽披襄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解制小㕘師云收因結果愼末護初一段因緣此時周備聖賢窠窟生死根株一鎚擊碎一刀截斷若是通方作者擧著知歸後進初機如何湊泊秖如生佛未分空劫已前威音王那邊還有結制解制也無雖

然到這裏直饒千聖出頭來也須目瞪口呿那邊卽且致只如今燈燭交光坐立儼然高者是天厚者是地山是山水是水有是有無是無長是長短是短正當恁麽時與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是同是別若向箇裏倜儻分明目前無法胷中無心上不見諸聖下不見凡夫外不見一切境界內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切說什麽結制解制一鎚擊碎聖賢窠窟一刀截斷生死根株設使臨濟德山文殊普賢乃至無量無邊具大解脫有大威神無數河沙浩浩地來不消一捏且憑箇什麽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郡中出隊衆請小㕘師云蘭城道友集如雲選佛場開不二門光飾碧巖無舌老小㕘佳會四方聞聞者爭如見底見底爭如激揚酬唱底還有作家禪客麽僧問三世諸佛只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未審和尚如何師云夾山到這裏口似匾檐進云捉敗這老漢師云且喜沒交涉進云恁麽則天下人鼻孔被和尚穿却了也師云你且道夾山鼻孔在什麽處僧便喝師云也須穿脚進云明眼宗師天然有在師云猶是落二落三師乃云開佛祖

鑪鞴用向上鉗鎚擬議不來則千里萬里當鋒薦得則坐斷要津此猶是化門之說若確實而論山僧有口無說處諸人有耳無側聆處乃至日月未足爲明虛空未足爲廣乾坤未足爲大萬象未足爲衆到這裏一搓一捺一挨一拶要見本分事且問如何是本分事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師示衆云擧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且道擧箇什麽直饒解領也是方木逗圓孔何況更涉思量計較道理轉沒交涉著實而論有什麽事直下無一絲毫事亦無一絲毫見聞玄妙道理得失到這裏便是

千聖出來要舉揚也無下口處要作用亦無動轉處所以雲門云向你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且道什麽處是埋沒處灼然能有幾人到此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豈是尋常涉道理計校得失思量底還知麽須是絕情識絕玄妙千聖只言自知亦無窠臼照用淨躶躶赤灑灑巖頭道只露目前些子如擊石火此是向上人行履若覷不見切不得疑著若無恁麽事達磨西來經六百年亦不傳至今日爲有恁麽事至今天下列刹相望一一眞善知識踞師子座各各爲人天師牙如利劍口似血盆其餘有窠臼有

依倚黏皮著骨有得有失有傳授盡打入弄泥團處去若是石頭馬師百丈黃蘗臨濟雲門玄沙巖頭法眼潙仰曹洞此等之流皆是向上宗師動靜施爲皆在此中行履譬如師子捉象皆全其力至於捉兎亦全其力如僧問雲居弘覺師子捉兎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什麽力雲居云不欺之力要須一一與他本分草料且那箇是本分草料豈不見長沙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你道盡大地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消息向什麽處得來恁麽說話早是葛藤了也所以尋常向兄弟道須是打疊情塵得失計較淨盡驀地一場汗出自然活鱍鱍天下人不奈何幸有如是威風有如是自在若隨人脚跟轉覓人涎唾喫則沒交涉且如仰山問同叅道近日見處如何對曰實無一法可當情山云師弟解猶在境問何故仰山云汝豈無能知一法可當情者他直得無一法可當情尚遭仰山點檢到這裏無能所知無一法無無一法也須是箇人始得所以喚作無事人方始說本來無事既是本來無事只如目前萬境縱然六凡四聖那裏得來直須超達始得且作麽生是超達底句莫恠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示衆云大凡學道須是用作事始得莫只等閑但二六時中如欠却人家二三百萬貫債負憂怕還他不徹如此存誠不憂不到是故古者道大事未辦如喪考妣又有一喻學道之士如鷄抱卵須是暖氣相接方可生成若中間間隔暖氣不接便抱十年終不得生龍牙亦云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燒燃始到頭況此大事三世諸佛爲之出世自己透脫生死豈可因循如存若亾却請努力向前以悟爲則各希取信珍重

示衆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事一語兩當還委悉麽要識聖人凡夫凡夫聖人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大小青黃一切法悉皆如如渾是箇大解脫門更無別異但得情亾意遣一念眞正隨處遇緣皆爲妙用所以古人道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眞實說時聲不見正體堂堂沒却身至於天堂地獄草芥人畜六類四生纖洪近遠無不皆眞但爲未徹根源底居常生心動念皆在塵勞業識中流轉未曾回光返照所以枉受輪迴不得受用若

能發慷慨心啓特達志頓歇諸緣直下了得徹底分明心地了了可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皆爲正體是故雲門道和尙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又道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見屋但喚作屋謂之覿體全眞有般人取一邊捨一邊見處偏枯不能著實便乃得失居懷被物所轉無自由分看他從上古人得大受用利物垂慈全身擔荷或出或沒或隱或顯或順或逆開建化門示徑截路無不教人究本明宗離諸執著豈不見稜道者參雪峯靈雲玄沙來往十五年坐破七箇蒲團念茲在茲後因捲

簾忽然大悟有頌云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意何如拈取拂子劈口打及乎住長慶示衆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似此稱提若不知有爭解恁麽道可謂從自己胷襟流出蓋天蓋地又有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對云大小長慶被闍黎一問直得口似匾檐若善參詳可以丹霄獨步自在縱橫大衆還知落處麽若也未知爲諸人拈出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示衆云德山小參不答話打鎖敲枷趙州小參要答話將杖探水崇寧今夜也不管答話亦不管不答話

偶然向衣單下拾得箇千年桃核舉似大衆乃橫拄杖云爾諸人若也恁麽坐斷天下人舌頭復以拄杖卓地云爾諸人若也恁麽入地獄如箭射且道利害在什麽處若不同牀臥焉知被底穿

道林寺解夏小參示衆云涼夜羣動寂禪庭正清虛明月印空闊白雲任卷舒當陽好定奪還有作家無僧問一塵舉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衲僧分上成得箇什麽師云前不迭村後不迭店進云大小道林話頭也不識師云切忌虛空裏鵮啄進云和尙恁麽道那師云作麽生是你著實處僧擬進語師云了進云

爭奈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師云賊過後張弓師乃云於內無心於外無相於上無佛祖可仰於下無衆生可悲慳貪嫉妬俱除慈悲喜捨併却兩頭坐斷中道不拘淨躶躶絕承當赤灑灑無圓互擊之不濁揚之不清撥之不動攪之不轉直下坐斷萬法頭上孤危不立於此安居隨處解脫更說什麼長期百二十中期百日下期八十日且功成一句作麼生道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冰

冬夜小參師云佛祖大機人天正眼眹兆未分時無許多事及至一氣已分便有生住異滅春夏秋冬若

隨波逐浪去種種建立觸處圓融若截斷衆流去把住要津不通凡聖若也二途不涉脚跟下灑灑落落豈不是本分衲僧且道無陰陽地上如何通信直待明年三月盡莫言冬後雪霜寒

小參僧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巖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云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僧寶人人滄海珠進云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云且莫亂統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山僧有眼不曾見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

闍黎問得自然親進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收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放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不可土上更加泥師乃云恁麼恁麼如虎帶角不恁麼不恁麼似兔無角恁麼又却不恁麼暗隔兩重關不恁麼又却恁麼全行向上路此四句若排著四邊則爲禍爲祟若一時劃斷則爲祥爲瑞何故他從上來本無許多事只爲羣機有利鈍所悟有淺深是故勞他諸聖出來應物現形隨機逗教便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殺有活有賓有主有問有答萬別千差只如正當恁麼時可中若有

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出來掀翻露布截斷葛藤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長是長短是短方是方圓是圓一絲毫不得動著直下承當便能丹霄獨步與他諸聖把手共行有佛世界互爲賓主接物利生無佛世界風颯颯地坐斷要津不通凡聖然雖恁麼若是於中端的恁麼來底且道與他作麼生商量待老僧上山斫棒來

小參僧問玄沙不過嶺保壽不渡河未審意旨如何師云直超物外進云雪峯三度到投子九度上洞山是同是別師云別是一家春進云恁麼則春色無高

下華枝自短長師云一任卜度師乃云大道坦然更無回互同證者識同道者知若有實法繫綴羅籠人入地獄如箭射所以諸佛出世祖師西來實無一法與人只要諸人休歇若實到休歇田地二六時中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更不剩一絲毫亦不欠一絲毫淨躶躶赤灑灑見成公案若更躊躕四顧說有說無論得論失有會有不會有得有不得落二落三去也所以上古尊宿天下老和尚拂子邊拄杖頭現無量神通其實與你諸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令汝直下到安閑之地也無證也無得亦無周由者也七十三八十四若也未到不免搽糊去也一切境界一切有無一切法門但於一言下一念頃脫得情塵去塵塵剎剎廓周沙界大小長短方圓青黃赤白全是本心於見處淨躶躶於聞處八面玲瓏無得失是非無長短好惡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無異無別若能實頭到這箇田地離情塵絕露布不落勝妙更須知有一塵中含一切境界一切境界入一塵中悉皆含攝於一毫端現無邊剎海直得恁麼更須知有大用現前時節始得且作麼生是大用現前底時節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冬夜小參有作思惟從有心起一輪生滅行無間道修無漏業萬古超然拈一放一半開半合未免在窠窟裏殊不知往復無間動靜一如融大千沙界於一塵會十世古今於一念去來起滅甚處安排春夏秋冬如何理論到這裏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底則故是未知落處久參先德脚踏實地且道正當恁麼時如何還委悉麼羣陰消剝盡來日是書雲

除夜小參樹凋葉落瓦解氷消歲暮年窮家殘戶破以世諦觀之是不稱意境界以道眼觀之却是好箇消息豈不見香嚴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卓又有古德道富實即易貧窮即難本分人打得徹信得及見得透物物頭頭俱爲妙用塵塵剎剎悉是眞乘若便恁麼歇去敢保老兄未徹在那堪更說漸說頓說玄說妙說理說事却須放却玄妙放却理性打破向上向下截斷佛印祖機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懞懞懂懂遇飯喫飯不知是飯遇茶喫茶不知是茶到這裏猶只得箇衲僧門下潔白露淨底是故洞山道見佛與祖是生冤家始有參學分正當恁麼時全體現成佛

界不收魔界不管且道向什麽處行履若識得去便成年窮歲盡相續不斷相續不斷歲盡年窮正當恁麽時一句作麽生道今歲今宵盡來年來日新

解夏小參云年豐歲稔道泰時清唱太平歌樂無爲化護生既滿蠟人愈氷秋色澄澄金風拂拂正當恁麽時說什麽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德山臨濟向上向下有事無事直下一時坐斷直得風颯颯地人人分上壁立千仞各各面前飛大寶光且不落夤緣一句作麽生道麓峯頭倒卓石笋暗抽枝

道林寺小參云四海共參尋十方同聚會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還有共相酬唱底麽僧問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未審此理如何師云離鈎三寸高著眼進云恁麽則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浪有誰爭師云乾坤大地一時收進云只如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格外談玄爲尋知識誰是知識者師云赤心片片進云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師云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問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既不將語默對將何祇對師云呑聲削跡進云一言難啓口千古意分明師云且須急著眼進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

何得透脫師云倚天長劍逼人寒進云只如樹倒藤枯爲山爲什麽呵呵大笑師云愛他底著他底進云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杖又得箇什麽伎倆師云也是賊過後張弓師乃云不與一法作對正體迢然萬象不能覆藏神機歷掌望州亭烏石嶺僧堂前相見巳涉誵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巳拖泥帶水到這裏上根利智剔起便行不落言詮不拘機境直下向文彩未彰巳前一時坐斷可謂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虛空寬廣如日月普照無處不圓無處不徧所以道向上人見處把斷世界不漏絲毫無得失是非離見聞知覺如壺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至於一語一默一跬一步一挨一拶坐斷千差路頭不許天下衲僧正眼覷著所以道須是恁麽人方解恁麽事只如今坐立儼然頭頭物物悉皆全體現成處且道如何照了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下座

小參僧問古者道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什麽人師云三家村裏孟八郎進云恁麽則胷襟流出師云更是阿誰進云正是他奴師云坐却舌頭進云情知老漢弓折箭盡師云是進云自領出去師云看你作麽生折合進云只如隔身句又作麽生師云離

四句絕百非進云掀倒禪牀師云未信你在師乃云
明頭合暗頭合手執夜明符日面佛月面佛提取金
剛劍有向上鉗鎚具作家眼目千聖羅籠他不住萬
法繫綴他不得等閑不掛一絲毫坐斷十方淨躶躶
所以道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
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只如今神威凜凜霜刃堂
堂頂𩕳上正用此機脚跟下切須薦取若也薦得坐
斷報化佛頭不落古今不拘得失若薦未得往往頭
上漫漫脚下漫漫且涉流轉物一句作麼生道巨浪
涌千尋澄波不離水下座

小叅僧問春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藏煙靄裏無位
眞人不可尋落華又見隨流水如何是無位眞人師
云剔起眉毛向上看僧云恁麼則獨據千峯上全威
百草頭師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自知較
一半師云你還知麼僧云知師云也較一半進云只
如臨濟道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又作麼生師云
未得衲僧一半氣息進云爲什麼如此師云只爲他
頂門具眼進云可謂一回拈出一回新一度用來一
度快師云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師乃云劍輪頂
上全機獨露於孤峯石火光中利刃橫施於百草說

權說實立照立用行棒行喝說事說理大似把髩投
衙直下不說權不說實不立照不立用不行棒不行
喝不論事不論理也是擔枷過狀設使恁麼中不恁
麼不恁麼中却恁麼正是曳尾靈龜到這裏佛祖也
摸索不著若是透得底須知其中有一條通天大路
把斷要津凡聖迹絕若也挨得一線開立得一機出
則千聖萬聖羅籠他不住千人萬人尋覓他不著不
懺罪而罪巳消不集福而福巳集不立絲毫行門而
普賢行門徧滿十虛不立絲毫機智而文殊大用廓
周沙界所謂戢玄機於未兆釋迦彌勒攢眉藏冥運
於即化德山臨濟却步且不墮功勲一句作麼生道
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九

校譌　第十五紙　四行與南藏作爲

音釋

呿丘加切張口貌　鵰下聊切鷙鳥也　躘盧容切躘踵潦倒也　縷隴主切線也　瞪澄應切直視貌

倜儻倜他歷切儻他曩切倜儻卓異也　鑪鞴鑪能都切鞴步拜切鑪鞴吹火韋囊也　鱍北末切鱍鱍動搖貌　鴿苦減切烏豕物日鴿　祟雖遂切神禍也　劃忽麥切截止也　颯悉合切風聲也　懞矓懞母總切矓正作懂多動切懞懂不慧也　麓盧谷切

跬犬蘂切半步也　撈攎撈郎刀切攎盧谷切

吳江居士周祝施貲刻此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九卷　京山沙彌□秀
對　吳江沙彌本安書　溧水端本澄刻　萬曆庚寅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十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小叅三

蔣山寺小叅師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萬人衆前顯瞞頇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三千里外納敗闕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絲毫法可當情靜悄悄地絕諸訛千聖不敢擬議致之諸佛頂𩕳上到這裏更說什麽行棒行喝論正論偏有語有黙絕玄絕妙雙放雙收同死同生向窠窟裏作活計正當恁麽時且作麽生叅究且作麽生捉摸作麽生拈弄作麽生證入若有一絲頭伎倆去便乃見神見鬼更不作一絲頭伎倆未免墮在無事界裏箇事如壺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所以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又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𥁞官又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槌什麽人打得南泉道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道王老師不打玄沙道深山巖崖千年萬年無人到處還有佛法也無雲門大師道日裏來去日裏辨人忽然教夜中取箇物無日月燈不曾到處作麽生取似此若不通透有纖毫隔礙則如山如嶽或若盡情透得要行便行更疑什麽雖然如此直須是眞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向萬丈懸崖處撒手百尺竿頭進步且道此事畢竟如何委悉撞著道伴交肩過若向瀟湘我向秦下座

師云一舉便知落處已是第八頭未跨船舷三十棒也是第九首直饒空劫已前威音那畔一時坐斷大似釘椿搖櫓膠柱調弦直饒顯目前機用目前事一問一答一挨一拶一出一入正如開眼尿牀立地作夢若是明眼漢須知不恁麽所以從上來事只要箇奇特人直下承當得坐斷天下人舌頭還有恁麽人麽如無不免合水和泥向荊棘林中出手去也遂舉拂子云還見麽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至於萬象森羅日月星辰四聖六凡盡無邊香水海醯雞蠛蠓一切含情總在這裏以至諸人於日用中亦在這裏唯有山僧不在這裏且道爲什麽如此同途不同轍同死不同生衆中忽若有箇漢也不恁麽許你具一隻眼正當恁麽時如何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下座

師云言中有響句裏呈機告往知來拈頭會尾須是恁麽人始解恁麽事且如諸人適來鍾未鳴鼓未響未到此間時還有如許多事麽還有一問一答道理

麼若是箇漢未舉先知未言先透及乎理隨事變事逐理圓鍾已鳴鼓已響大衆簇簇恁麼上來有問有答有賓有主且道於中還有恁麼事麼若有恁麼端的底道理便是對面相謾實無如是事既無如是事又且是箇什麼須知萬里無片雲萬里無寸草所以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有時問在答處有時答在問處雖然如是要且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又道闍黎不是不將來山僧不是不分付於中具金剛眼向本分田地上承當乃無可無不可敢問大衆著實底一句作麼生道未明心地印難透趙州關下座

師云當陽舉唱直截根源貫古通今超情離見恁麼恁麼二竅俱明不恁麼不恁麼雙遮普照恁麼中有不恁麼不恁麼中有恁麼草窠裏突出焦尾大蟲若能離此三句外撥轉向上機即知諸人脚跟下有此一段大事輝騰今古逈絕知見祖師雖西來諸佛雖出世不曾加一絲毫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亦不曾減一絲毫淨裸裸赤灑灑如印印空如印印水如印印泥也須是不依倚一物不隨聞見知覺不處是非得失直饒恁麼猶落他祖師指處在所以道有祖以來若將祖師言教爲人師範却成賺人去他只說

無法本是道又道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既無一切心不用一切法則這裏八字打開還知落處麼山僧露箇消息去也須知過量人契此過量事下座

師云當軒正坐覿面無私離相絕名當機有準露箇形相通一線道起箇面目示少津梁如隔山見煙早知是火隔墻見角早知是牛若要只管隨數逐名求玄覓妙則喪却自巳脚跟下大事埋沒從上來佛祖家風只如今不依倚一物不顯箇消息還有共相證據底麼若證據得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不向二千年前釋迦老子起模畫樣處各自點胸何故大丈夫兒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用處我不用祖師階梯是第二頭超佛越祖是第三首淨裸裸赤灑灑當陽獨露是第八解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是上流之士不將祖師言教爲人師範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今夜與諸人一時拈却敢問大衆不落祖師言敎一句作麼生道萬緣不到無心處至了渾如井覷驢下座

師云一向據令而行呵佛罵祖截斷衆流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退身無路臨濟德山趙州睦州目瞪

口呿千里萬里無片雲擬議不來三十棒恁麼舉唱本色衲僧愈生光彩後學初機無摸索處一向垂慈落草立問立答存主存賓有始有末三玄戈甲中論諸訛四種料簡裏別皂白絲來線去照用雙行各各脚跟下只推明一箇大機唯此一事更無餘事恁麼舉唱後學初機通一線道其奈取笑衲僧恁麼中有不恁麼不恁麼中有恁麼權實雙運照用並行佛祖諸訛離名絕相不守窠窟單明向上一路猶是尋常茶飯更或打翻許多露布則上是天下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都無許多得失玄妙又落在無事甲裏四種為人向此時為諸人都拈却且道畢竟如何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只如即今時節大檀越設齋已了陞堂已了懺罪已了薦亾已了更教山僧說箇什麼若能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意想不以口說則千里萬里見諸訛千句萬句都穿却恁麼會得可以通徹古今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敢問大衆作麼生是向上事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下座

師云諸佛不出世那裏得這箇消息祖師不西來免見累及後代正當恁麼時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

星辰之昭昭人物境界之浩浩不曾移易一絲毫何不向這裏薦取若向這裏薦得去管取是一員無事道人及至諸佛出世提持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傳持箇正法眼藏令一切聞者見者生希有心起難遭想各各依佛依祖歷堦梯超地位證無為登聖果若恁麼薦得亦是一員無事道人更有箇具大闡提不起信根逢佛叱佛遇祖罵祖乃至滅却佛滅却祖令人不見佛不聞法淨躶躶赤灑灑全體只是箇真實人若向箇裏薦得亦是一員無事道人有箇信得及把得住依佛行而不著佛依祖證而不著祖善建法幢能立宗旨讚佛讚祖如錦上鋪華乃至天上天下如金如玉若向箇裏薦得亦是一員無事道人此四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且道選那一人為師若道得試出來道看若道不得山僧不免露箇消息去也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下座

師云離言離相總無許多不妨靜悄悄只恐墮在死水裏去示相顯言如錦上鋪華不妨鬧浩浩只恐入荊棘林去於此二途猶是將人昇降處不落時人昇降不住此二途且如何顯示還知箇裏麼有通天路有絕聖機向猛虎口裏横身毒蛇頭上揩痒是尋常

茶飯所以道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則得何故許他
有超師之作威音王已後須是因師打發何故恐落
天魔外道去所以道有時一句可與祖佛爲師有時
一句堪與人天爲師透得過信得及見得徹把得住
方始契得古人豈不見道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
師齊減師半德只如今釋迦老子豈不是師達磨大
師豈不是師還有見過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底麼試
出來露箇消息看也要見從上來種草有麼有麼如
無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師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鈎頭香餌最誵訛至道無

難唯嫌揀擇時人窠窟無摸索若是具頂門上眼底
衲僧三千里外別端倪有作家鑪鞴底宗師未跨船
舷已分付所以道箇裏是八十翁翁入場屋不是小
兒戲箇箇須是具金剛正眼漢始得明眼漢沒窠臼
只露目前些子咬去咬住有時一向不去有時一向
不住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更說什麼佛說什麼
祖說什麼心說什麼性說什麼玄說什麼妙說什麼
有說什麼無一筆勾下只有一劍劍下有分身之意
亦有出身之路然於中若有箇脫情解去藥忌識機
宜別休咎底試出來對衆道看也要大家知有然雖

恁麼也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敢問諸人是時人窠
窟是鈎頭香餌還委悉麼目前已脫常流見格外須
知作者名
師云只恁麼坐斷天下人舌頭不恁麼穿却本色衲
僧鼻孔恁麼中不恁麼要辨龍蛇不恁麼中却恁麼
要擒虎兕離却四句外更有什麼事也許具一隻眼
何故雙收雙放雙暗雙明同死同生同得同失也未
爲分外雖然如是猶是建立邊事若據衲僧家自受
用中要且不然只如衲僧家自受用處還有人明得
麼若明不得佛法無靈驗若明得平欺一切人去今

夜不妨向荒草裏合水和泥和泥合水與諸人商量
豈不見南泉道祖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又道
你當哆哆和和何不自家究取直待多知多解却來
與老和尚作頭抵又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
人直得向異類中行又道學道者如癡似兀難得趙
州道我見千百億箇漢子盡是覓作佛底人中間求
箇無心道人不可得雲門大師道和尚子莫妄想山
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
子見燈籠但喚作燈籠此謂之覿體全眞只如恁麼
處還容人作得失解會麼灼然論實不論虛直得如

狸奴白牯相似直得如枯木朽株絕氣息憨憨癡癡瞎瞎矒矒千佛出世他並不知日覩瞿曇如黃葉相似方始是生鐵鑄就千八萬人羅籠他不住只如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檀越請小叅師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頭頭物物皆證入無邊刹海如來藏綿綿密密悉包容舉處峭巍巍用時淨躶躶譬如猛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又如太阿劍擬之則神驚膽戰若是知有恁麼徹骨徹髓承當不勞鵠啄其或尚留觀聽猶滯皮膚須是透出

金剛圈吞却栗棘蓬若透得一圈則百千億圈一時透過若吞得一蓬則無數億蓬一時吞得可以作奇特因可以現殊勝相無罪可懺而罪垢消除無寃可解而寃家解釋顯現一切難思議作爲無邊殊勝業只消箇一道清虛更不用周由者也正當恁麼時當機一句作麼生道聲前突出金剛眼彈指圓成八萬門頌云懺罪滌垢解寃釋結似日鎔霜如湯沃雪雲散長空一輪皎潔感應道交綿綿瓜瓞

鄧朝議請小叅云宏機獨唱千聖潛蹤一句當陽十方坐斷有亦不管無亦不拘聖亦不收凡亦不立明明無覆藏明明無滲漏頂門眼照山河大地全彰肘後符開萬象森羅頓現有如是奇特相有如是殊勝門只求向上作家要接大乘根器所以道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識若是利根種智具大解脫性一聞一切聞一了一切了一見一切見一證一切證淨躶躶赤灑灑只如今還有道得底麼試出衆露箇消息看若道未得山僧這裏八字打開去也還委悉得麼利根上智須圓證十聖三賢一念超復頌云無對毗耶彼上人頂門有眼耀乾坤只憑一箇無言說徧界全開不二門

滁州太平寺知山請小叅云祖佛提掇不起處正好作工夫魔外潛覷不見處猶宜猛著力直得通身是眼也照他未了直得通身是口也說他不著深深處有回互密密處有誵訛到這裏德山有棒不論佛來祖來一例行遣臨濟有喝不論佛來祖來一例施呈若向棒下見未免瞞肝若向喝下薦更是滲逗須知向上人有換骨換髓透色透聲透聖透凡透聞透見底肘後符子所以道你若坐我則立你若立我則坐若也同坐同立二俱瞎漢到這裏還說心說性得麼說玄說妙得麼說理說事得麼說得說失得麼若有

恁麼盡是依草附木精靈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須彌頂上翻身處百尺竿頭撒手時復頌云昔歲依投蒙重顧今春還沐渡江來同風更話同風事千手通身正眼開

文倫二上人薦安華嚴請小參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云不動一絲毫進云如何是事法界師云縱橫十字進云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云銅頭鐵額鐵額銅頭進云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云重重無有盡處處現眞身師乃云言發非聲高高峯頂立色前不物深深海底行全機轉處沒承當覿面呈時絕回互

離心意識非見聞覺知須明徹法慧目離念明智然後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直得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寬同法界細入隣虛無處不周無處不備毗盧遮那大法性海中不論聖不論凡不論有情不論無情一一把斷不漏絲毫處處常光現前一一壁立千仞若說理法界事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正是沒交涉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向空劫那畔識破根塵威音已前洞然明白尚未免在窠窟裏只如出窠窟一句作麼生道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結夏小參僧問馬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答祖師西來意馬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子說得問取西堂去此意如何師云三頭兩面進云僧問西堂西堂云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去又作麼生師云同坑無異土進云僧問海兄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又作麼生師云黑漆桶夜裏生光進云只如僧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又作麼生師云不許外人知師乃云一粒粟中藏世界恒沙剎海始安居萬緣不到千差絕超證無生等太虛至實處不容聲至深處無回互明明蓋天蓋地歷歷亘古亘今坐斷千差壁立萬仞千聖提撕不到是衲子放下複子處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是無爲無事人拗折拄杖時雖然浩浩應機要且如如不動有時魔宮虎穴轉大法輪有時荆棘林中建立梵剎有時向十字街頭壁立千仞有時向孤峯頂上合水和泥有照有用有權有實所以道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則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處始能安居於千聖萬聖提撕不到處始放複子敢問安居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但令語常清淨夏滿何須驗蠟人

曾先生請小叅云全機不動會羣像於目前覿面相呈截千差於格外動則影現覺即氷生不動不覺直下揑目箇中有一條路葢天葢地葢色葢聲密密綿綿平平穩穩若是箇曹溪門下客直到解脫處更不落二落三未舉覺已前早是落二落三了也何況舉覺言詮總納敗闕所以道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山僧亦如是到這裏不著眼試觀看不著耳試聽看若向箇裏一時截得斷把得定作得主與千聖把手同一正因同一解脫然雖如是正當恁麼時不立階梯一句作麼生還委悉麼聲前截斷千差路出格唯憑作者知復頌云一著當機截衆流選官選佛兩俱優相逢相見呵呵笑天上人間得自由

祖上人請小叅師云生身父母居堂上從本爺娘在頂門一念頓消諸祖意堪任報最深恩一漚未發已前滔滔流水一塵未舉之際茲茲刹塵若是具透關眼有過量見即知千聖萬聖羅籠不住若也一漚已發一塵已舉待著眼用意盡未來際窮虛空劫畢竟摸索不著所以道盡大地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消息從什麼處得來正當恁麼時無佛無衆生無高無下無得無失無彼無我處還薦得麼若薦不得不免打葛藤去也道是無得麼且喜沒交涉道是有得麼轉見沒交涉道是不有不無得麼轉更沒交涉道是離四句絕百非直是沒交涉須知道一條路一種機三世諸佛依此成立一大藏教依此詮註乃至世間虛空凡聖山河大地無邊香水海不可說不可說全從他流出只今若知一漚未發已前恩德則自已脚跟下如千日並照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如渡得船如民得王於一切時無一念落虛無叅襍時全體恁麼來全體恁麼去只如空劫已前那畔一段事作麼生還委悉麼照開千聖頂門眼放出威音物外春復頌云父母恩深重過於葢與載若欲圖補報碎身莫能賽唯有般若力一句截情愛凱風吹棘心二百四十歲

修道者請小叅天地與我同根其根深固萬物與我一體其體虛凝萬物之根亘古亘今堅固之體包含萬有毫芒得意可以點鐵成金可以轉凡作聖如理如事即處即眞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所以道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若論妙用去可以擊碎業山可以點竭苦海可以懺不懺之罪可以解不解之

究可以起必死之疾可以證無生法忍正當恁麼時不立功勳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千年闇室一燈破萬劫僁尤一句消頌云阿闍被疾投皇覺調御垂慈放月光法藥之功同佛力自然身病得清涼

小參師云一向說事說理論妙論玄談心談性墮在葛藤窠裏一向行棒行喝立照立用捋捲捋舒落在荊棘林中更或舉古舉今話偏話正立主立賓也是撒沙撒土忽若見山即山見水即水僧是僧俗是俗落在無事界內設使總不恁麼大似曳尾靈龜直饒獨體單明亦是狐狸戀窟若有箇出身處去似地擎

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譬如猛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又如按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便可以不須說事不須說理不行棒不行喝不立主不立賓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全體恁麼來全體恁麼去總無許多露布葛藤聲色邊事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萬丈懸崖須撒手大千沙界始全身

張戶曹請小參師云直下便是不通擬議尋思還有作家禪客麼試出衆證據看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一刀兩段進云如何是雲門下事師云三句縱橫進云如何是曹洞下事師云五位君臣沒分付進云如何是潙仰下事師云進前退後絕商量進云那一句如何師云何不問法眼下事僧禮拜師乃云靈山提密旨獨有迦葉親聞少林演妙訣唯許神光擔荷只爲機機相副箭箭相投用處聲色純眞舉時乾坤獨露密密意絕諸訛深深機沒回互若是箇本色自由自在承當擔荷得底更不落聲前句後亦不用擬議尋思直下當陽分明領取所以道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既已蹉過何用鼓兩片皮口吧吧地豈不是當堂蹉過既若蹉過還知未蹉過事麼若

知未蹉過事雖終日說而不曾動著舌頭終日行而不曾移著一步終日喫飯不曾嚼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一縷絲雖然如是此猶是建化門庭向下爲人處豈不見德山和尚但有問答語言向上向下盡是依草附木竹木精靈所以山僧從頭棒將去待有箇獨脫底與他商量後來浮山圓鑑道只這獨脫底也是草木之精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山僧不惜眉毛入泥入水爲諸人平展還委悉麼但能萬法不干懷一超直入如來地

披剃小參僧問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宗風建立毫髮

無差時節因緣願聞舉唱師云只是舊時面目進云斬新處乞師再示師云換却適來底進云法輪再轉於閻浮道光重映於千載師云誰不恁麽進云只如無邊身菩薩爲什麽不見如來頂相師云有時恁麽有時不恁麽進云如何是和尚頂相師云錯僧禮拜師云果然果然師乃云重圓僧相復方袍優鉢羅華未易遭恩重丘山何以報輙提綱要一秋毫盡十方世界若長若短若縱若橫以至香水海不可說不可說無邊剎海盡在箇一秋毫有時現無邊身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作無量無邊神通變化也只不出此一秋毫有時冷啾啾地如枯木朽株寒灰死火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也只不出此一秋毫乃至作爲無量無邊殊勝奇特難行苦行轉化一切成佛作祖亦不出此一秋毫諸人還知此一秋毫麽若知去未開口已前未舉意已前生佛未兆已前空劫已前好薦取既薦得則卷而懷之任任運運如兀如癡不妨是一箇沒量大人如或未然却須返照回光若動若靜若住若行若坐若臥須是究他根源始得父母未生已前父母既生之後六根四大三百六十骨節完具寒時知寒熱時知熱饑時知饑飽時知飽以至

頂天履地含齒戴髮盡承此箇恩力且道此箇恩力如何趣向還知麽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蔣山辭衆云終日相逢長背面終朝背面却相逢途中不是途中事不動巍然達九重這箇消息唯許作家明暗同途主賓互用雖去似去而不去雖來似來而不來卓爾超然動靜曾無兩種所以道動若行雲止若谷神既無心於彼此亦無象於去來如是則去來不以象而確然去來動靜不以心而超然動靜在彼在此殊無間然一道清虛廓周沙界是以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入城而舍利弗問云聖姊向什麽處去月上女云如舍利弗恁麽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已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恁麽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何所舍利弗云諸佛弟子當住如來大解脫女云諸佛弟子既住大解脫所以我云如舍利弗恁麽去既得如來大解脫去而無去去迹入九重城裏毗贊聖化住而無住住蹤在深山白雲中坐斷天下人舌頭既住如來大解脫安有動靜去來之意正當恁麽時作麽生道九重城裏眞消息一句無私徧九垓復云憶得曹山和尚辭洞山山云向什麽處去曹山云

向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山云
去亦不變異師云大凡衲僧佩肘臂下符具頂門上
眼向一切萬境萬緣當頭坐斷豈不是箇無變異何
故金剛正體湛寂凝然曹山雖得此意爭奈洞山憐
見不覺醜若是山僧待他道向不變異處去只向他
道這漢未出門早變了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

校譌

第九紙五行闕下南藏有下座二字後多做此

音釋

悄七小切靜也 諸訛諸胡茅切訛吾禾切 跨苦化切越也 樁株江切橛也 揩
痒揩丘皆切庠以兩切 餌忍止切釣魚食 嫌胡兼切憎也 兕序姊切獸似牛一角 瓞
徒結切小瓜也 掇都括切拾也 賽先代切報也 凱可亥切凱風南風也

常熟居士嚴澂施貲刻此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十卷
[illegible] 京山沙彌玄秀對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小參四

住東京天寧寺小參師云一見更不再見今已再見
一說更不重說今已重說未有長行而不住途中無
這箇消息未有長住而不行屋裏沒此葛藤直得二
途俱不涉去住得縱橫其住也千人萬人羅籠不得
其去也等閑坐斷一切人舌頭假使親到這箇田地
更須知有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向上一竅始得若論
向上一竅佛祖不立凡聖杳絕淨躶躶沒承當赤灑
灑無回互正當恁麼時作麼生但願春風齊著力一
時吹入此中來復頌云明珠在掌有功者賞長老新
入院都盧無伎倆不立趙州關各自著槽櫪

四月八日小參直下便是已涉階梯總不恁麼猶落
情識直得威音已前沒交涉七佛已後沒交涉向上
向下總沒交涉然雖如是通方作者舉著便知尚滯
皮膚難脫蹊徑所以向第二義門不恁麼中有時恁
麼恁麼中有時不恁麼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
力示現受生雖則落草之談也須草中有通身之路
敢問諸人要知本無出沒底道理麼乃竪起拂子云

只這是要知示現受生麼竪拂子云只這是到這裏雙收雙放全暗全明為中下之機則得直得九龍吐水一場捏怪目視四方轉納敗闕只有雲門大師解於鐵樹上生華道我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雲門大師具箇什麼眼目便恁麼道諸人要見雲門大師麼山僧不惜眉毛放一線道去也還委悉麼不入千尋浪難逢稱意魚復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一往看來却是子細點檢將來猶滯兩邊殊不知東弗于逮走馬南贍部洲作舞西瞿耶尼作拍北鬱單越翻筋斗也無是也無非也無得也無失且道畢竟如何八角磨盤空裏走

鄆王請小叅僧問無修無證乃是本覺妙明為求佛果菩提正是有作之因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云吹毛寶劍逼人寒進云一點靈光爲萬古照人間師云用一點靈光作麼進云可謂言言合聖道法法自圓成師云他亦本無言僧禮拜師乃云寬廓非外十方國土目前觀寂寥非內一毫頭上寶王剎直得無內無外絕彼絕此亘古亘今全明全暗到這裏亦須有轉身一路始能得大自在豈不見道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發大機羣機泯息立一言眾言絕謂直得言言機機頭頭相副如金鎻連環相續不斷此猶是長生路上事所以道言鋒若差玄關萬里直得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瘦哉既有非常之旨必藉非常之人既有非常之人必明非常之旨正當恁麼時如何側身方外看誰是箇中人復云護生之德徹坤維草木昆蟲樂聖時敵勝驚羣有奇特如何是奇特囉囉哩哩擊禪牀下座

小叅目前無一法森羅萬法歷然格外立千機權實照用廓爾其權也納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其實也上是天下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其照也廓周沙界而無餘其用也喝似雷奔棒如雨點只如不落權實照用不落格外千機不落目前一法正當恁麼時如何湊泊若是心機透脫得失已忘玄妙理遣有恁麼人聊聞舉著踴起便行釋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解脫自解脫善財自善財其或未能便恁麼直下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却須於古人方便門建立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無一絲毫蹉過無一絲毫得失淨躶躶絕承當赤灑灑無回互踏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正當恁麼時如何著力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復頌云佛佛道同同

至道心心眞契契眞心廓然透出威音外地久天長
海更深

益國夫人請小參云目前無一法綿密有誰知格外
列千差到頭須自用若自用得去攺禾莖爲粟柄易
短壽作長年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不爲分
外且如綿密處若辨得用處卽是綿密綿密卽是用
處所以道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
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波菊多
不知旣是各各不知何故却相傳受到這裏不妨誵
訛處直是誵訛綿密處直是綿密若會山僧適來答

道僧問道和尚三昧什麽人得知答云山僧自知然
雖如是大似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更有一著
諸人往往向知不知處作活計若道知去此人只具
一隻眼若道不知去此人亦只具一隻眼離却知不
知正當恁麽時如何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
電拂復舉外道問佛昨日說什麽法世尊云說定法
外道云今日說什麽法世尊云說不定法外道云昨
日定今日爲什麽不定世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師
云大小世尊龍頭蛇尾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問早
朝說什麽法對云不定法卽今說什麽法對云定法

或云早辰不定而今爲什麽定卽向他道一釣便上

小參云提向上機須向上眼指其中事要其中人若
能立千聖於下風擲大千於方外脚根下硬糾糾頂
門上黑漫漫坐斷要津不通凡聖亦未是向上機亦
未是其中事且作麽生是向上機其中事酌然將謂
實有恁麽說話殊不知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却業
根俱無實事若是靈利底人聊聞舉著便知落處更
不紛紜旣不紛紜則二六時中雖終日喫飯不曾咬
著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一條線終日說話不曾
動著舌頭雖然如是能有幾人到此田地何故只爲

不落心意識不落淨穢邊透出威音那邊全明本元
要地一棒一喝一挨一拶一出一入一問一答譬如
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
正當恁麽時著實一句作麽生道還委悉麽撒手那
邊千聖外燈籠露柱放毫光頌云妙德空生讚莫窮
摩醯正眼不通風大千擲在他方外作者須明向上
宗

解夏小參云護生須殺雖殺無傷蝋人已氷其功歷
爾可以駕鐵船入海可以飛磨盤輪空半合半開成
團成塊盡出箇大圓覺不得若有出得大圓覺底便

能逆順縱橫殺活自在是故文殊菩薩一夏三處度夏一月日在魔宮一月日在長者家一月日在婬房旣三處度夏却入世尊會中解制極爲不平所以迦葉欲白槌擯出文殊纔擧此念見會中有無量釋迦無量文殊無量迦葉無量犍槌迦葉旣見恁麽直得目瞪口呿何故過量人有過量見有過量用雖金色頭陁到這裏縮手不得展手不去只如與麽時是大圓覺裏耶大圓覺外耶須是通方作者始能證明何故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若叅得文殊普賢境界則無邊香水海無量無數微塵佛刹悉爲安居處乃至現無邊身處處行住坐卧亦不相妨亦不犯手正當恁麽時若是知音者擧起便知所以天寧雖與大衆九十日安居必竟諸人還知麽諸人若透頂透底去卽是文殊普賢境界若不透頂透底去卽是迦葉境界離却文殊迦葉收因結果一句作麽生道還委悉麽九十日功今已滿豁開布袋各優游

小叅僧問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闍黎問處帶纖塵進云如是則靈光千古秀萬法落階梯師云階下立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山僧不免自道取進云古佛位中無覓處深深草裏露全身師云莫來這裏呈懞

袋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坐斷舌頭無去取進云袖裏金槌光爍爛吹毛寶劍逼人寒師云七十五棒翻成一百五十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青山之外更愁人進云如是則家貧未是貧路貧愁殺人師云荒村古廟裏去進云只如不涉賓主是什麽人師便喝師乃云目擊知歸巳爲分外未言先契猶涉程途須知箇中有格外機行格外用明格外道證格外心灑灑落落淨躶躶絕承當密密堂堂赤灑灑無回互壁立萬仞處千差萬別萬別千差處壁立萬仞所以道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格外之機爲尋知識於中若有箇便恁麽承當得格外趣向便恁麽權衡得格外底作略時向伊道箇什麽卽得說玄說妙說佛說祖說心說性巳是此人棄下之增語論棒論喝論權論實論照論用亦是此人不要之長物以其中間不犯鋒鋩纖塵不立如何透脫還委悉麽大道體寬無向背當陽須是箇中人

季迪甫請小叅驀地相期全機獨證眼眼相照心心相知俱不從他處得來盡皆在胷襟流出正當恁麽時森羅萬像古佛家風碧落青霄道人活計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與諸佛祖師同德同誠維摩

麗老同拈同放與裴相國王常侍同一機用同一境
照更無餘事截斷生死路頭打破煩惱窠窟不消一
句子且道是那一句子還委悉麼超然直透威音外
目前無法可商量
請小參云當陽直截不立階梯覿面相呈全彰正體
以世諦法接人去落在世諦法中以佛法接人去落
在佛法中以祖佛機接人去落在祖佛機境中以向
上拈提接人去落在向上拈提中以恁麼恁麼接人
去落在恁麼恁麼中以不恁麼不恁麼接人去落在
不恁麼不恁麼中以總不恁麼總不恁麼接人去落

在總不恁麼總不恁麼中到這裏羅籠他不住處千
聖出頭來也不敢正眼覷他雖是當頭脫却向那邊
承當也只得箇沒交涉且作麼生合殺去若有大根
大器人向合殺處挨得一線便可以拈一莖草作丈
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有時拈燈
籠作露柱用有時拈露柱作燈籠用有時騎佛殿出
三門放一線道拈新羅與占波國鬬額且道是何宗
旨是何境界正當恁麼時當頭一句作麼生道滿目
光輝無向背優鉢羅華火裏開
小參師云千差一舉舉處絕遮攔萬化一拈拈時無
向背只如道上古[illegible]佛未出世未成道未發心已前
還有這箇消息也[illegible]若道有有在什麼處若道無爭
得這箇來所以前聖後賢前佛後佛只是提持得他
景仰得他要且未[illegible]從機境上把定處作得主山僧
今夜與他作主去也[illegible]諸佛未出世未發心未成道盡
在山僧手裏放行教他通一口氣若不放行不消一
搦搦殺所以黃檗道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
捩子若教他知向上關捩子祖佛亦提掇不出實爲
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忽若有箇同死同生來與天寧
相見且須容他何故他若坐山僧須下禪牀山僧若

坐他須側足而立直得如此雖然同途要且不同轍
雖然同明要且不同暗雖然同得要且不同失且畢
竟作麼生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復舉京兆蜆子
和尚叅洞山後居止無定不循律儀每日沿岸採掇
蝦蜆以充朝夜即宿白馬廟紙錢叢中時有華嚴靜
禪師聞之欲決眞假先潛入紙錢中蜆子深夜歸靜
把住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蜆子答云神前酒臺
盤靜竒之懺謝而退師云諸人若未委悉山僧下箇
注脚神前酒臺盤鐵彈大如拳一擊便擊碎不直半
分錢

益國夫人請小叅僧問寂初威音王未後樓至佛未審威音叅見什麽人師云叅見無面目底僧云只如無面目人復見阿誰師云狂狗趂塊僧云爭奈拄杖子在學人手裏師云你試用看僧云到這裏直得無言可說無理可伸師云只得七成僧云可謂師承不立遞代相傳師云一刀截斷僧云既然如是和尚何用更覔白雲師云你道威音樓至佛即今在什麽處僧云一穿穿却師云頂𩕳上更添一隻眼始得師云三世諸佛也恁麽歷代祖師也恁麽德山也恁麽臨濟也恁麽天寧豈可不恁麽所以早朝也恁麽而今

也恁麽且道恁麽恁麽是箇什麽還委悉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只如遇達者面前作麽生提掇作麽生諳悉說理性玄妙得麽喝一喝得麽劃一劃得麽口吧吧地得麽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得麽且總不是這箇道理況此乃千聖不傳之妙這一片田地唯佛與佛乃能知之畢竟知後還傳與人不傳與人若傳得去龍頭蛇尾若傳不得千聖萬聖一箇箇到這裏若佛若祖於一切人機境不到處發明於一切人用不及處提掇一切人情識計較不得處坐斷千差路頭雖然拈一句簇錦

攢華攢華簇錦可以趣向及至到那畔若也承當則沒交涉到這裏有棒有喝有權有實有殺有活有擒有縱唯許諸佛知不許諸佛會既許諸佛知爲什麽不許諸佛會會則傳得去也所以要人心機絕智境忘得失遣是非一時落謝萬境縱然而無何礙可以與千聖把手共行同用同證一切處光輝一切處澄湛去抽釘拔楔解黏去縛只如今山僧對衆恁麽說還當得千聖不傳底麽灼然當不得既當不得又說作什麽千人萬人管取不奈何所以古人道雖然點破綱宗意在文彩未生時要一覷便透一咬便斷若

也未會切不得疑著如今不惜性命向這裏與諸人通箇消息還會麽千聖共傳無底鉢大千沙界一浮漚

小叅云截斷千差路坐却是非頭報化不容身語默絕消息正當恁麽時若有祖師西來意正是撒土撒沙若無西來意大似對面相謾去此二途須知他家有出身底路大衆灼然不是目前事亦非目前機有一句子千聖覷他不見有一句子千聖出頭不得有一句子千聖同鄽共用且道此一句畢見從什麽處流出若有識得流出去處則淨躶躶赤灑灑也不說

一卽三三卽一不用行棒不用行喝不用道見成公案不消瞬目揚眉不用談玄說妙所以釋迦彌勒文殊普賢猶是他走使他本不作一切不爲一切坐斷一切初無動搖各各當人脚跟下圓明朗照如大日輪人人回光得度也不在他處也不在已處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然而一切奇特事因他建立一切殊勝事由他圓成如王庫寶刀如摩醯三目如圓伊三點如塗毒鼓千言萬句終說他不成說他不就正當恁麼時還委悉麼如王寶劍隨王意揮斥縱橫得自由

小參僧問波斯匿王請問世尊聖諦義中還有世俗事也無世尊云大王汝於龍光佛時曾問此義爲復答他話爲他說師云一時在裏許進云只如翠巖道大王善問不善答世尊善答不善問未審此意如何師云拈起上頭關捩子進云忽若大王請傳此語問和尚未審如何祇對師云開口見膽師云適早已露線索如今更展家風摩醯首羅三隻眼八面通透釋迦老子百億身十方分形如印印空如印印水如印印泥初不分前後際亦不分縱橫並別到這裏若深入骨髓底直下透脫不疑天下人舌頭聊聞舉著踢起便行可以坐斷十方可以乾坤獨步其或尚留觀聽猶滯皮膚直須脚跟下一一洞明各各見本來面目踏著本地風光不隨聲色不居凡聖不落見聞不涉語默淨躶躶赤灑灑所以道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全體與麼來全體與麼去畢竟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若識此恩力終不落虛步步脚踏實地句句透見根源全體如如不變不動推此以及羣靈攝此普濟品彙正當恁麼時超聲越色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不須更費纖毫力吞跳金圈栗棘蓬

張國太夫人請小參云霜風凜凜細雨微微解脫門

八字打開正法眼頂門顯示還有超宗越格離見絕情底麼出來證據若也證據得去七佛已前也不恁麼七佛已後也不恁麼西天二十八祖亦不恁麼唐土六祖亦不恁麼至於歷代宗師天下老和尚亦不恁麼爲什麼不與麼只恐賺悞人去旣不與麼亦不賺悞人作麼生承當到這裏平田中萬仞壁立壁立萬仞處一似平田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亦無語話分亦無展演分畢竟敎一切人什麼處入老僧不惜眉毛通箇消息去也遂竪起拂子云見麼又擊禪牀云還聞麼若道見且得沒交涉若道不見更是沒交涉

畢竟作麼生若教老僧只管與你說經無窮劫摸索
不著不隨言解則淨躶躶赤灑灑各各坐斷報化佛
頭各各氣衝宇宙設使千佛出興恰如蚊蚋相似與
麼把得定作得主方始是本分作家正當恁麼時如
何委悉一句逈超諸佛格坐斷天下衲僧頭復頌云
雖然說破五家宗爭及曹溪一線通寶劍當陽誰殺
活離名離相振高風

小參云不是如來涅槃心亦非祖師正法眼萬緣窮
之不到千聖究之莫及直饒威音王那畔空劫已前
正好揮金剛王寶劍何況威音王以來以至窮未來

際只是打葛藤終非本分草料所以道我若一向舉
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如今事不獲已向諸人道
盡大地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消息從甚
處得來若向這裏便絕消息去此人命根未斷命根
若斷堅著磕著言語說著機境投著雖然如是此猶
是第二機若到第一機說甚威音已前空劫那畔設
使德山臨濟喝下承當棒頭取證未免拖泥涉水不
受人瞞牙如劍樹口似血盆直下承當可以籠罩古
今乾坤坐斷雖然如是天寧與麼說話大似傷若無
人何故佛佛道同祖祖共證一一於此承當向什麼

處著紅爐上還著得一點雪麼到這裏表裏純淨中
外一如雖然落草未免向上用正當恁麼時如何棒
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復舉龐居士問馬
大師不與萬法爲侶底是什麼人馬師云待汝一口
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山僧略露箇消息爲人須爲
徹殺人須見血直下便承當已落第二月且道如何
是第一月咄

冬夜小參僧問德山昔日小參不答話趙州小參却
答話未審答底是不答底是師云總不是進云好音
在耳人皆聳去也師云杓卜聽虛聲進云忽若答話

中不答話不答話中却答話時如何師云葛藤窠裏
出頭來進云忽若有箇漢出來不管答話不答話只
麼掀倒禪牀時如何師云劈脊便棒僧云嶮師云嶮
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歸衆師云一場漏逗師乃云
大衆截斷羣機於未兆坐斷天下人舌頭藏冥運於卽
化世諦一陽便生且道是一是二若道是一因甚麼
聖諦義中有世俗諦若道是二爲什麼世俗諦中無
聖義諦到這裏若無透關眼透出機關未免顢顢頇
頇儱儱侗侗去也還知箇裏麼立如明鏡當臺明珠
在掌舉無遺照萬象歷然雖四序遷移其中有不移

易一絲毫之體雖萬機齊赴其中有湛然不動之源以此撥轉路頭隨機應感諸人若也不見設使千聖出頭來也摸索不著倜儻衲子出來眼似銅鈴口似懸河也說他不得也覷他不著天寧意欲要與諸人解黏去縛拔楔抽釘到這裏伎倆一點也使不著且道爲什麼如此他家自有通霄路切忌當陽指畫伊

師云昨夜鍾鳴時諸人盡來此已是刺腦入膠盆今夜鍾鳴時復來有何事兩重三重已落節若是知有底聊聞舉著徹骨入髓踢起便行坐斷報化佛頭不落語默聲色却校些子如或準前只守窠窟山僧不免向無事處生事無言處顯言無葛藤處說葛藤無荆棘處立荆棘去也一塵纔舉大地全收四方八面淨躶躶華開世界起浮幢王刹明歷歷直得無情有情齊成佛道有說無說俱轉法輪此猶是法性海邊拈掇在若向衲僧門下直饒一棒打破虛空一喝喝散白雲釋迦彌勒猶爲走使德山臨濟目瞪口呿也未當本分氣宇在所以道坐却舌頭別生見解他叅活句不叅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只如諸人卽今作麼生會他活句莫是卽心卽佛是活句麼沒交涉莫是非心非佛是活句麼

沒交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活句麼沒交涉莫是入門便棒是活句麼沒交涉入門便喝是活句麼沒交涉但有一切語言盡是死句作麼生是活句還會麼萬仞峯頭獨足立四方八面黑漫漫復云一口吸盡西江栗棘埊殺老龐當陽若也吞得管取海內無雙

師云天無四壁迥絕羅籠地絕八維了無障隔與虛空同體合暗合明與虛空同壽亘古亘今人人有一坐具地何用安排處處悉彌勒門開不須彈指盡是人人受用無去無來以大悲力成此勝事所以釋迦老子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且道諸人分上還有這箇消息也無若無人人具足箇箇圓成因什麼却無若有諸人卽今在甚處安身立命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不動道場而徧能含受十方刹海一塵一刹隨處受生何待九龍吐香水分手指天地作大師子吼須知未出母胎時已作大師子吼直至各各時時念念處處悉皆圓滿清淨無爲無間無斷大解脫門正當恁麼時晝昇兜率夜降閻浮其中摩尼珠爲什麼不現敢問諸人中間作麼生還委悉得麼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師云大機圓應大用縱橫不墮千聖機關不遊諸祖窠窟舉一機千機截斷拈一事萬事齊彰須是他大解脫人乃能明向上宗旨豈不見維摩不離本座移妙喜世界如針鋒持棗葉又不見大仰云拈一片木葉便是移一座仰山去是知箇事若在心機意識路布言詮上覓大似掘地覓天了沒交涉若是箇生鐵鑄就不涉化城不由迷悟不拘得失然後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一見一切見一用一切用此猶是衲僧家垂手應機爲人邊行履若使他獨照獨運乃至千聖覓他不著諸天捧華無路魔外潛覷不見周旋往返十方無礙一念普應前後際斷只如今坐立儼然燈燭熒煌且道是什麼時節若道是唯心境界正坐在荆棘林裏若道是向上時節亦未跳出金剛圈在總不恁麼又作麼生還有人道得麼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頌曰天上人間不可陪同風千眼應時開智通居士眞奇特道照三年兩度來

師云言發非聲和言擊碎色前不物與物俱融聲色翳障全消聞見之源亦脫直得淨躶躶赤灑灑清寥寥白滴滴一片本地風光一著本來面目神通妙用底縱橫十字不離田地穩密田地穩密底坐斷十方

不離神通妙用雙明中有雙暗同生中有同死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所以道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箇中見聞是體聲色是用聲色是體見聞是用分也得不分也得所以雲門道移燈籠向佛殿裏拈三門向燈籠上若以衲僧正眼觀之猶爲小事直得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也只是箇半提所以盡乾坤大地都無空闕處更須知有全提時節三世諸佛只堪齊立下風六代祖師只得全身遠害當機直截一句作麼生道三尺杖子攪滄波令彼魚龍知性命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校譌

第七紙十四行以南藏作於　第十一紙五行何南藏作呈

音釋

鄆爲榲切　哂矢忍切笑也　擯必刃切逐也　犍槌梵語也此云磬亦云鐘磬有尾木銅鐵鳴者皆曰犍槌犍巨寒切槌正作椎音地　搦女角切按也　蜆音顯垩側六切　磕克盍切策也　儱侗儱力董切侗他總切　翳壹計切蔽也

吳江居士沈令譽施刻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十一卷　京山沙彌玄秀對　吳江沙彌本宍　江寧羅恩貴刻　萬曆庚寅冬清涼山妙德庵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小叅五

住雲居山結夏小叅雲居千百衆如無只緣内外絕消息箇中空洞等虚空殺活全承此恩力所以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要論箇中意鐵船水上浮算來直得鐵船水上浮也有什麽奇特只如護生須是殺且道殺箇什麽便有禪和子道不是殺物命只是殺無明賊是殺煩惱賊是殺六根六塵賊殺爭人爭我賊雖然一期也似要且未夢見衲僧脚跟頭既是

護生須是明殺意如何是殺意嶮若向箇裏辨得出便可放一線道浩浩之中管取坐斷天下人舌頭然後始殺得盡然雖如是釋迦老子也殺不盡迦葉也殺不盡西天二十八祖也殺不盡唐土六祖也殺不盡要明不盡底須是放却從前已後見解明暗玄妙理性殊勝奇特淨潔剗除不留毫末也不到極盡處只如正淨處合作麽生還委悉麽深山大澤無人到聚頭正好共商量復云釋迦老子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師云釋迦老人慈悲大殺怕你諸人不知與你一箇護身符子雖然如是點檢將來猶帶影在若是山僧則不然卽雲居山見成伽藍九旬安居拍拍是令

如上座請小叅僧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什麽不見佛師云他具大丈夫意氣進云以手掩面十指悉皆見佛爲什麽回避不得師云只爲渠儂得自由進云雪竇道他雖是女人却有丈夫之行是肯伊不肯伊師云重言不當吃師乃云情與無情一體觸目皆眞佛與衆生不別當體全現隨處作主遇緣卽宗有時放行則溝渠瓦礫悉生光彩有時把定則眞金七寶咸皆失色所以道諸人欲識命麽流泉是命湛寂

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來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如諸古德未建立許多作略到這裏作麽生商量不假三寸試請說看不假眼試觀矚看不假耳試采聽看所以道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眞實人體更向什麽處著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山僧從來向諸人道塞却你眼教你覻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塞却你鼻教你嗅不得塞却你口教你說不得拈却你身教你不知痛痒坐却你意根教你分別不得正當恁麽時却是好箇消息且不是情塵意

想分別計較得失是非境界也須是罷却機境不立知見不作道理除却解會不見有佛祖然後可以坐斷報化佛頭天下人羅籠不住是故玄沙道沙門眼目直須把定世界不漏絲毫只如把時諸人向這裏下喝得麼打一坐具得麼拂袖出去得麼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得麼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得麼都盧是自家屋裏事得麼喚作本分事得麼指露柱話燈籠得麼唯心唯性得麼若恁麼渾是紛紛紜紜俱非正見若有箇正知正見底便知有本分事既知有本分事終不作計校窠窟道理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振

奮吒沙無向背翻身師子大家看

小叅當陽一著千聖莫覷面門一機作家罔措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拈向一邊行棒行喝擊石火閃電光放過一著正當恁麼時水泄不通乾坤坐斷有眼不可見有耳不可聞有口不可辨有心不可思任是通身是眼盡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纖洪長短一一交羅作無量無邊神通妙用到這裏不消一劄且道具什麼道理便恁麼奇特便恁麼直截能恁麼坐斷淨裸裸赤灑灑全身獨露便擔荷得行透得出三世諸佛六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只得飲氣吞聲目瞪口呿雖然如是卽今諸人在這裏作箇什麼山僧更擬向什麼說話卽得是則是太煞不近人情不免放一線道還委悉麼四海如今清似鏡彎虹直氣透青霄

山僧二十七年開箇鋪席與一切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令一箇箇無窠臼無計校不作合頭語不作相似語不依倚一物與他二十八祖馬師百丈黃檗臨濟天下大宗師所爲所行全體顯露非止今日尋常不曾於寶華王座上說世諦語亦不說禪機不論生滅豈可胡說亂說作地獄業唯只憑此一著眞實處於一切人面前直截吐露承當得底眞實悟入得大受用更無凝滯山僧而今已得退居不欲更升座小叅此葢承大夫人使君朝議通判大夫諸官員晨夕每以此道見照再三虔請爲衆小叅隨分應命然此一事也不難也不易若道難永嘉到六祖處一句下便能承當初至曹溪遶禪牀三帀振錫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何方而來生大我慢永嘉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開箇方便門便道何不體取無生了取無速諸人且道無生作麼生體速又作麼生了一宿覺當頭便領云體卽無生

了本無遠如水入水水乳相同箭鋒相拄自然恰好六祖見他透得過便道子甚得無生意也只此一句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是他永嘉不向死句下坐殺也不下合頭語只徐徐地道和尚無生豈有意耶奇哉奇哉而今人纔見師道子甚得無生意便謂和尚肯我印證我此恩難報第三瓣香不爲別人只是向語句裏死殺不達本源討甚麽盌及至永嘉告辭祖云返太速乎云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云誰知非動云仁者自生分別當時幸有大丈夫意氣可惜放過便與掀倒禪牀不爲分外又却隨例留一宿

又石頭在六祖會裏作沙彌時一日問祖云和尚遷化後某甲如何祖云尋思去及至六祖遷化後他只一味坐禪只管尋思箇無生底道理鬼窟裏作活計其時有同叅遂問你作什麽云和尚教我尋思去所以坐禪同叅云錯了也有青原師兄名思指汝去見他石頭方省遂往青原原問甚處來云曹溪來思拈起拂子問云曹溪還有這箇麽而今兄弟被人恁麽問便下喝下語野狐精見解張眉努眼強作主宰總沒交涉石頭便會答道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思云子莫到西天麽曰若到卽有也不妨緜緜密密地語不

失宗步步踏著思云未在更道石頭云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某甲思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一日又問青原和尚在曹溪時還識六祖麽思云你只今還識老僧麽云識又爭能識得衆角雖多一麟足矣自然氣類相同羽毛相似如膠如漆而今人一句東一句西有時說心說性求人印證有什麽交涉又藥山在石頭會下坐次石頭來見便問汝在此作什麽云一物不爲頭云恁麽則閑坐而今人不會便道喚什麽作閑坐又道不因和尚問某甲不知心下黑漫漫地只管胡道他自有旨趣乃云若閑坐

則爲也頭云汝道不爲不爲箇什麽曰千聖亦不識由是石頭作一讚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麽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且道畢竟不爲底是箇什麽何故却不識千聖旣不識如何共住所以這些子事不容你思量計校近傍不得鬼神莫窺脫却千重萬重惡知惡解心眼自見若見剌不除得失是非鬧念則永無交涉此是山僧不得已爲諸人說禪病又喚作入理深談只如玄沙令僧馳書上雪峯峯上堂開緘見三幅白紙乃呈似大衆云會麽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便下座其僧回舉似玄沙

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敢問大衆如何是雪峯蹉過處莫是玄沙見解過於師麽且喜沒交涉都向情塵裏會又爭會得所以眞如喆和尚有頌云玄沙封白紙雪老却同風蹉過人難會古曲調不同到這裏凡聖情盡生死關透得失是非了然不生全體如如如如亦不要然後騎佛殿出三門將新羅國與占波國鬬額搽灰抹土展鉢喫飯著衣禦寒自在優遊初無二緣亦無二相不是心不是佛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不二只這不二亦不消得所以千聖出來無你提掇處無你湊泊處如猛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如按太阿擬之則喪身失命到得恁麽田地方始會得自家活計所以古人道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又云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有一件共諸人商量大家有一箇心所作所爲因甚却道無心既若無心開口動舌說話底衆心領底却是什麽到這裏若不見徹只成一場相謾所以二祖見達磨斷臂立雪磨云將心與汝安二祖云覔心了不可得而今兄弟若被問將心與汝安便孟八郎或打箇圓相或進前三步退後三步作女人拜拍一下喝一聲或撑眉努

目或說心說性只是情塵業識所謂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只如二祖豈不會作許多道理因甚麽只答道覔心了不可得須知達磨當頭一撥二祖當下如暗得燈如貧得寶見徹根源此中不喚作心不喚作佛亦不是物直似紅鑪上著一點雪相似山僧頃日問五祖和尚二祖云覔心了不可得畢竟如何他道汝須自叅始得這些好處別人爲汝著力不得叅來叅去忽因舉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忽然桶底脫庭前柏樹子也透麻三斤也是玄沙蹉過也是睦州擔板也是不落因果也是不昧因果也是三乘十二分敎二六時中眼裏耳裏乃至鍾鳴鼓響驢鳴犬吠無非這箇消息方省懷禪師頌云蜀魄連宵叫鵑鳴長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大丈夫漢一等是踏破草鞋放下情塵計校得失是非識得根本一物不留絲毫不著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和一靈也不要然後依時及節著衣喫飯而今兄弟見恁麽說便道只是虛空裏打筋斗兄弟只這虛空也難得豈不見祖師傳法偈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又楞嚴云十方虛空生

汝心内猶若雲翳太淸裏諸兄弟旣是訪尋知識把生死爲念歇却心猿意馬荷擔大機大用於佛祖不爲處安穩坐地有時向高高峯頂立有時向深深海底行任運猶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山僧十年在衆無一時異緣只是叅禪叅到第十年方打得徹旋旋知非然後穩當若有一念憎愛得失是非卽是垢衣須是識得玄旨始得所以道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得失是非一時放却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楊岐所謂栗棘蓬有刺而難吞金剛圈者至小而難跳勿語中有語爲人解黏去縛不是人情底事兄弟叅禪卽

不得邪解也須子細始得只如趙州勘一菴主入門便問有麽有麽菴主竪起拳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又訪一菴主云有麽有麽主亦竪起拳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且那裏是水淺不是泊船處那裏是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處有者道趙州先知前菴主不會所以道不是泊船處先知後菴主會所以道能殺能活有底道舌頭在趙州口裏任渠與奪如斯見解總是邪徒情識卜度不得眞正宗眼便是吞跳金剛圈栗棘蓬不得也五祖和尚常云諸方叅得底禪如瑠璃瓶子相似愛護不捨第一莫教老僧見將鐵鎚一

擊你底碎定也山僧初見他如此說便盡心叅他他常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作麽生會山僧便喝或下語總不契他云須是情識盡淨計校都忘處會山僧明日便於無計校處胡道亂道轉沒交涉後來徹悟實見實用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得大自在釋迦老子道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卽說爲如幻如化此一著子亘古亘今凝然不變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刀斧不能斫喚作根本一切有漏無漏佛界魔界淨土穢土無不眞實若悟得可以丹霄獨步不受別人處分若未到恁麽田地管取被人羅籠山僧如今已退了

院彼此緣法自有時所以今日因朝議大夫人請小叅盡情說與諸人各自叅究佛法本無彼此諸家總是六祖下兒孫終不說我是臨濟下人須得我家宗派盛傳寧可粉骨碎身終不作這見解復舉僧問保壽萬境來侵時如何壽云莫管他僧禮拜壽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汝腰師云大衆保壽和尚用金剛王寶劍一切逆順得失長短是非無邊境界不消一瞥這僧見機而作當時禮拜爲什麽却道不動著子細檢點大似龍頭蛇尾山僧卽不然或有人問萬境來侵時如何亦對他道莫管他這僧或若便禮拜只向

伶利衲僧一撥便轉

師云父母未生已前淨躶躶赤灑灑不立一絲毫及乎投胎既生之後亦淨躶躶赤灑灑不立一絲毫然生於世墮於四大五蘊中多是情生翳障以身爲礙迷却自心若是明眼人明了四大空寂五蘊本虛知四大五蘊中有箇煇騰今古逈絕知見底一段事若能返照無第二人根脚下淨躶躶赤灑灑六根門頭亦淨躶躶赤灑灑乃至山河大地窮虛空界盡無邊香水海亦淨躶躶赤灑灑恁麼說話莫是撥有歸無麼且喜沒交涉若撥有歸無杳杳冥冥墮在豁達空撥無因果處則永劫出他地獄三塗因果不得若眞實徹證到眞淨明妙實際理地則四聖六凡三世諸佛天下祖師有情無情悉於是中流出顯現所以乎上座問鼓山晏國師道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山云即今生也在什麼處乎上座不肯云你問我來山如前問乎但搖扇大凡叅請叅須實叅見須實見用須實用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乎上座只搖扇子莫是弄精䰟麼須知有奇特事始得只如文殊初生見十吉祥異相須菩提生室現空相善財初生涌出萬寶藏皆在此一大寶光中淨躶躶赤灑灑流出若只在杳杳冥冥墮在空空寂寂處豈有如是奇特所以古人於生處見大奇特如世尊分手指于天地自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若逢雲門大師尚不以爲奇特直行衲僧正令後來老宿云雲門知恩方解報恩既知了便以衲僧本分事向逆順境界中行且道還當得麼若是平展商量則有向上事若據衲僧本分事上不直半分何故他家自有通霄路

師云現成公案不隔一絲毫普天匝地是一箇大解脫門與日月同明與虛空等量若祖若佛無別元由乃古乃今同一正見若是利根上智不用如之若何直下壁立萬仞向自已根脚下承當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報化佛頭更無纖毫滲漏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是大解脫人威音已後因師打發不免立師立資有迷有悟雖然如是要且只是方便垂手接人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後來六祖大鑑禪師尚自道只這不立兩字早是立了也何況語言機境種種知解須是一筆勾斷始得此一件事直饒三世諸佛出興以無量知見方便接引亦只有限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設百千問答提持亦只有限不如向自已脚跟下究取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

自已家珍隨處受用也須是大丈夫漢意氣方有如
是作略亦不依他言語指示不受他欺謾從朝至夜
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極是省要只為各各
當人自違背此事向六根門頭認光認影不得快活
却云爭奈某甲疑何且道疑從什麼處來又道某甲
為什麼道不得只你這道不得底是什麼為你不能
回光直下承當祖師道自已分上有如是靈光有如
是自在一切衆生流浪情塵不能解脫假使將此一
大事因緣種種垂示猶是有機有境落在情塵要會
麼直是一念不生方有少分相應所以先師道直須

是命根斷始得且道如何是命根斷須是打疊從前
知見種種解會一似大死底人活得起來自然無諍
所以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不見南泉和
尚道黃梅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只有盧行者一
人不會佛法所以得他衣盂須是恁麼人始契恁麼
事又云如聖果大可畏處蓋為無如許聖量等事若
是沒量大人終不肯亂承當終不道我能我解我是
禪師若如此則墮在解脫深坑不見雲門大師道平
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而今平地上
死人無數雲門一句道著山僧這裏則不然直饒透

得荊棘林亦未是好手更須知有銀山鐵壁直須透
得銀山鐵壁然後是千了百當底人方知有向上事
可以分付鉢袋子更不與他情塵作對浩浩作佛法
見解作禪道商量直須心境一如湛湛寂寂地無為
無事又不墮在無為無事處到此須是向上人始得
所以龍牙和尚道無端遣向墨池邊惹得身心黑似
煙却向上流清處洗身心用盡亦如然德山和尚道
但有文字語言皆是依草附木竹木精靈須是獨脫
一路猶較些子只如今衲僧家也須著精神叅取始
得千里萬里行脚一等是踏破草鞋也須是踏得破

始得方且不孤負平生彼此來南閻浮提打一遭也
不虛過亦不折本然後向四威儀中隨時受用亦自
安樂忽然一旦霜露果熟被人推向曲彔木牀上作
人天師與人解粘去縛不妨奇特若未諦當切不可
為人禍事也不見德山道一似婬婦相似一向立問
立答立賓立主有甚麼交涉大凡叅學人當須灑灑
落落直下徹去豈不慶快

師云現成公案更不消如之若何直下一切截斷猶
較些子佛法本無許多若以無心無念無事無為無
計校無分別至竟著衣至竟喫飯何曾動著一絲毫

便能坐斷報化佛頭不起一絲毫佛法見解所以古人纔見僧來便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布漫天網打衝浪巨鱗持萬里鈎御千里烏騅馬也是事不獲已所以石室和尚纔見人來舉起拄杖云過去諸佛也恁麽見在諸佛也恁麽未來諸佛也恁麽只與你略露些子鋒鋩若是箇人纔見恁麽道撩起便行猶較些子若是纔入思量已被漫天網罩却也如是三十年只有長沙和尚知渠落處便云和尚放下拄杖子別通箇消息來方契他意而今參學兄弟直須是箇鋒相拄針芥相投内外絕消息始得若只尋見尋聞求知求解只成箇生死根本何不體取無生了本無速若能箇箇如是見生死路一時截斷全不動一絲毫頭所以道居千人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只是歇得身心百無知解如無用處一般若是隨言逐句作道理滿肚皮是禪何時得脫去故南泉禪師道山僧出世只為諸人拈却佛病祖病老僧尋常向兄弟道父母未生前還有形貌也無他教中道四大五蘊成身只因父母交感一念染心而成此身我且問你哆哆和和時何不共人相爭及至纔長大便有爭人爭我四大一旦離散依前還復本來形貌故云菩提

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各宜勉力以悟為期莫虛度光陰時不待人

師云此箇大事已是八字打開了直饒回頭返照早是鈍置也直是徹底信得於未發言已前一時覰透既發言之後且道作麽生承當初機之士且於脚跟下明取而今坐立儼然各各見聞不昧人人向脚跟下如印印空如印印水如印印泥初不分得失彼我是非淨躶躶赤灑灑輝騰今古迥絕知見返照回光豈有許多事然未返照時却無許多事只如尋常百不思百不管絕念忘緣時一時現成聊聞返照便作箇見聞覺知解會各各在見聞覺知處起模畫樣方恁麽時落在生死陰界中無由得出離欲明此事直須蘊藉深方可不落是非得失聞見知覺纖毫淨盡始得快活拘牽惹絆他不住所以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豈不見裴相國出鎭宛陵因遊寺見高僧像遂問僧職云高僧儀相可觀未審高僧在什麽處于時僧職莫知所措裴公云此間有禪僧麽僧職云近有一僧捨身掃地身披百衲恐是禪僧及乎請得來乃是黃檗斷際運禪師也裴公乃舉前話問之檗乃召相公公應諾檗云在什麽處裴公於此大悟諸人且

道問處是答處是且道又是箇什麽禪僧家直須有省發始得莫只認聲認色所以老僧尋常道千人萬人但識取一人千句萬句但識取一句千機萬機但明取一機畢竟且道是什麽將知洪爐大冶千煅百煉正要得人須知向一言下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聊聞舉著透頂透底淨盡無餘且如斷際一呼之下因什麽高僧却作裴公裴公却成高僧若論此事直須是俊流始得淨盡所以道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本分衲僧不要思量分別直須求箇悟處言悟者如失一件物多年廢置而一旦得之又如傷

寒病忽然得汗直是慶快也將知悟心見性非思量分別所以證入金剛正體自然亘古亘今廓周沙界水不能溺火不能燒世界壞時此箇常住爲山河大地之本六凡四聖之家而蘊在各各當人方寸之下若能方寸頴悟獨露眞常於萬別千差說處終不起異見於千差萬別境上終不作別解須是打併淨盡方可全體見成如水潦問馬祖本來佛法祖與一踏倒地忽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一時識得根源去又呵呵大笑後來出世每陞堂自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未

休復呵呵大笑且道作麽生是根源將知此箇根源若識得了說到深深密密千聖所不到處亦得若只一棒一喝盡乾坤大地一時收來如金剛王寶劍踞地師子亦得行脚人要叅禪有如是眼腦方可入作直須審細言多去道轉遠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校譌

第二紙十八行嗥南藏作嗅第九紙一行若下南藏有片字

音釋

矚[朱欲切視也] 窺[缺規切小視也] 鶻鳩[鶻知滑切黃雀也鳩陟交切黃鳥也] 潰[胡對切散也]

金壇居士于玉立施貲刻此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十二卷　京山沙彌玄秀
對　吳江沙彌本宏書　徽州　吳應芝刻
萬曆庚寅冬清涼山妙德庵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小叅六

高郵乾明受勑住金山龍遊寺當晚小叅僧問明歷歷露堂堂因什麽乾坤收不得師云金剛手裏八稜棒進云忽若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云鷂子目連無奈何進云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云放下雲頭進云忽遇其中人時如何用師云騎佛殿出三門進云萬象不來渠獨語敎誰把手上高峯師云錯下名言師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諸佛密語正如擊塗毒鼓未擬議前先蹉過纔思量處隔千山要須眼似流星心如鐵石所以從上來提持向上綱宗只有三句有時咬去有時咬住有時一向不去有時一向不住明眼漢沒窠臼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要須把斷凡聖路頭不立毫末然後舉一毫毛盡無邊香水海七達八通說一句子窮龍宮盈海藏此猶是極則之談未是衲僧巴鼻若論衲僧受用直饒棒如雨點喝似雷奔列千聖下風立毗盧頂上擊石火閃電光俊鷂俊鷹也趕他不及要須正一切知見發明大解脫無不歷落無不透

脫則在天同天在地同地物同物我同我證一切智明一切道無處不通容無機不圓證正當恁麽時諸人各各返照自巳分上曾移易一絲毫許麽所謂十世圓融十分成就且道不落機緣一句作麽生道覿面要須宗正眼臨機截斷聖凡蹤

入寺小叅金剛王寶劒截斷玄機正眼摩醯光吞諸祖目機銖兩舉一明三左轉右旋七穿八穴也須是箇風吹不入水洒不著針劄不入快活自由底漢始得若也浮逼逼地尚留觀聽猶涉形聲說妙說玄舉今舉古進前退後敲牀竪拂行棒行喝則沒交涉直得淨躶躶赤洒洒還有相見底麽若有須是同道人方知同道事若非同道者畢竟沒來由正當恁麽時還相委悉麽十方聚會無餘事共向曹溪路上行復頌云正眼橫頂門神符懸肘後幸是師子兒各作師子吼

小叅僧問應眞不借時如何師云渠儂得自由進云點則不到到卽不點師云同彼同此進云此猶未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在師云獨有闍黎高一著進云也知和尚要用此機師云也被闍黎識破進云老老大大轉見放憨師云道什麽進云也不可放過師云却

是你放憨師乃云好日多同十方盡應好本多同千差共轍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八面更玲瓏一方獨峭絕此猶是人人分上知有底其餘不知有底如恒河沙數且作麼生湊泊作麼生叅詳有進步得底不用伎倆試拈出看有證據得底不用思量試剖判看若剖判得正如靈山會上龍女獻珠便得成佛女云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智積云是事甚疾龍女云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然雖如是猶有途轍若是本分行本分證直須更放過三千里正當恁麼時畢竟如何是著實處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李從議請小叅僧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師云其聲如雷進云為什麼如此師云只為聾人不聽聞進云爭奈五音六律甚分明師云闍黎聞箇什麼進云某甲從來無耳朶師云更須識取口頭底師乃云一句絕諸訛千里萬里無消息一塵含法界千重百匝太周遮若是明眼人終不向目前覓何故若向目前覓此人未具眼更於句中求落在第八機既不向句中求又不向目前覓且道如何湊泊只如隔山隔嶽隔浮幢王隔香水海那邊還有恁麼事也無若

道有隔許多作麼生知道有若道無佛法即有邊際若道不有不無正是半前落後直饒離却有無未免喫金山手中棒忽有衲僧出來道不恁麼如龍得水似虎靠山通身是眼也看他不見通身是舌也說他不及且道畢竟落在什麼處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師云欲得親切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向你道壁立萬仞依前却來撞墻撞壁有什麼近傍處雖然如是已是落草了也不免將錯就錯於第二頭說葛藤去也還知麼直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凜凜威風纔跨門來誰敢近傍若近著則喪身失命若望涯而退不是大丈夫漢須是不顧死生從他手中奪去始得所以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須是當前不顧性命若奪劍在自己手中任是佛來也不放過直饒恁麼已是第二頭也不見資福道你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睦州纔見僧來便云見成公案隨後云放你三十棒似此等有什麼近傍處然子細推窮來不妨勤絕免他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說向上向下穢汙心田須知人人分上有一段事輝騰今古迥絕見知淨躶躶赤灑灑先沒許多般只為你

諸人從無始時來妄想濃厚背却自巳只從他覓若能回光返照無第二人終不隨他起滅若一處得脫則千處百處一時透脫莫只向人舌頭聽他處分聊聞舉著驀起便行巳是三千里外沒交涉若得箇中受用便乃毛羽相似作他屋裏人雖有恁麼人也須向山僧手裏飲氣吞聲始得直須按下雲頭將自巳平生所知所解掇在善知識面前若是則與你證據不是則與你剗除豈不見藥山參石頭時置箇問端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粗知誠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某甲實未明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

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山不契直至江西馬大師處又如前問馬師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不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不是藥山於是有省馬云你見什麼道理山云我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相似今時衆中兄弟便道石頭一向壁立萬仞所以他不會馬祖放開一線他乃悟去殊不知石頭恁麼道巳是漏逗了也馬祖道處這一著尤更毒害因甚麼藥山得悟去且道因什麼如此到此須是生鐵鑄就底漢始得所以云此事不在語言上不在文字上看他置箇問

頭問石頭了及至馬祖處亦如是問此人是箇鐵石身心如今若有如是心底人何憂不徹你若只覓言覓句覓玄覓妙何時得了千人萬人各說不同你用那箇句則是若見道了更用言句作麼若不用言句你作麼生見到這裏參須實參悟須實悟令教透頂透底亘古亘今打開自巳庫藏運出自巳家財拯濟莫只向外邊尋覓你若撥得一路透去便與你同參你若只守箇昭昭靈靈下咄下喝揚眉瞬目不知這箇更是大病所以云此事隱在四大六根裏六根四大只是箇閑家具故云生如著衫死如脫袴六根四

大只是箇衫袴且道著底是什麼人且道是誰著乃喝云莫便是這箇麼復云錯了也所以古人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盡乾坤大地只是箇本來心盡山河大地只是箇一末撒子也不要旣不要且道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到此須是有生機一路始得若不如是你若道佛則著佛你若道祖則著祖直須紅鑪一點雪相似始得且去巾單下放教如寒灰死火世法佛法都不用思量莫怕他落空莫怕如土木瓦石你若怕落空只如憂落空底心是什麼何曾落空來若是果歇得到眞實休歇之處佛祖也不立千聖萬聖法

門一時透了豈不徑截也
師云卽恁麽便承當擔荷得去可以籠罩古今乾坤大地透頂透底淨躶躶赤灑灑要且不是你見聞覺知色聲香味觸盡乾坤大地只是箇眞實人體說什麽見聞覺知纔跨門來巳是兩手分付更無纖毫遺漏須知向上一路不立文字語言旣不立文字語言如何明得所以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又云相逢不拈出擧意便知有也須是徹骨徹髓信得極見得徹然後盡十方世界只在一絲毫頭上明得其或滯於知見便有佛有祖所以却入建化門中葛藤露

布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論直指人心要須是其中人始得若立語句以至百千萬億方便其意只是與人解黏去縛令教淨躶躶地輝騰今古實無許多般計校豈不見五洩參石頭問云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石頭不顧五洩乃拂袖便行出至三門石頭乃喚云闍黎洩回首頭云從生至老只是這箇更回頭轉腦作什麽洩從此有省若是山僧當時不須喚他從他擔板蹉却一生只爲慈悲落草以至如此只如諸人坐立儼然從生至老只是這箇更疑什麽所以云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

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須是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纔敲磕便見更待他人喚作什麽直是打成一片如水入水如金博金古人旣恁麽只如向長老口上聽取且道有實法無實法若有實法則成繫綴人若無從上來立許多方便門作麽只教諸人見性若眞見自性豈干他見聞覺知思量擬議如東寺會禪師道化荆湖有崔郡相國出鎭湖南師因目疾次崔乃問曰如何是宗乘中事師云見性成佛崔云爭奈患眼何師云見性非眼赤眼何咎且道見性旣非眼且將什麽見聞性亦非耳且道將什麽聞乃至鼻

嗅香舌了味身覺觸意攀緣一一皆然若向這裏明得至於一切處悉皆明得所以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又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更有甚玄妙見聞覺知若爾方能心境一如也無能也無所唯一自心更無他物若是得底人終不言我知我會遇飯喫飯遇茶喫茶終日只守閑閑地葢他胷中無許多波吒計校所以道心若無事萬法一如無得無失終日只履踐此一片田地凡有來問只將此挈一時截斷所以道見須實見悟須實悟古人云百尺竿頭

作伎倆未嶮向衲衣下不明大事失却人身始是嶮旣如是豈可不明心達本一切萬緣一齊放下棄却知見解會令教如木石瓦礫相似及到大安穩休歇之地然後一波纔動萬波隨而初無動靜等相蓋他得底人終日以無所得心修無所得行行雖與人同而常與人異只爲此一片田地打揲得盡淨一切會同脫體無礙豈是小了底事直須用作事始得
師云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但向巳求莫從他覓何故從他覓是他家底捨巳從人去道遠矣須知自巳分上有一段事輝騰今古如十日竝照但以從無始劫

來妄想濃厚翳障自心才回顧著則黑漫漫地却到世間知見種種聲色纔現在前一切明得此等豈不是背覺合塵從他求覓不能返照耶且如從上來乃佛乃祖以無量百千言句方便且道明箇什麼邊事只被你起見起念起思量作聰明作計校惑却本來自巳了却立能立所立境立智立是立非擾擾紛紛不能得脫所以祖佛出世只要教你歇却知見打併教絲毫盡淨且道作麼生歇直下如懸崖撒手放身捨命捨却見聞覺知捨却菩提涅槃眞如解脫若淨若穢一時捨却令教淨躶躶赤灑灑自然一聞千悟

從此直下承當却來返觀佛祖用處與自巳無二無別乃至鬧市之中四民浩浩經商貿易以至於風鳴鳥噪皆與自巳無別然後佛與衆生爲一煩惱與菩提爲一心與境爲一明與暗爲一是與非爲一乃至千差萬別悉皆爲一方可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都盧混成一片而一亦不立然後行是行坐是坐著衣是著衣喫飯是喫飯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初不作計校而隨處見成所以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此豈世間麤淺知見所能測度此乃至妙因緣學道之士或十年或

二十年專心一意尚透不能得或有纔聞便解或有無師自悟旣自不能便悟亦障他人不得就中士大夫尤難以其從事世務勤勞家國所以悟入稍難然得底人於巳分上本無殊別若是未能了底人須要根性頴利向自巳脚跟下覷著一聞便了如李附馬留意祖道與楊文公爲友日夕切磋後見石門慈照禪師因爲舉唐房孺相公問徑山國一禪師云祖師大道畢竟意旨如何徑山云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李聞之大悟遂作頌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道得不妨

奇特且如出將入相安邦定業剪除暴亂豈非丈夫耶而徑山何故却道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須知向上一路毫髮不容所以洞山道見佛見祖如生寃家始有叅學分只如佛祖爲一切人師作一切人依止爲甚却道如生寃家你且道如何是大丈夫事直須是不取人處分不受人羅籠不聽人繫綴脫略窠臼獨一無侶巍巍堂堂獨步三界通明透脫無欲無依得大自在都無絲毫佛法情解如愚如癡如木如石不分南北不辨寒溫昏昏默默似箇百不能百不解底相似然而肚裏直是峭措動著則眼目卓

朔無有不明底事乃至千差萬別古人言句一時透徹如或不是到此田地底人須得向骨董袋裏平高就下爲他去也如昔日于迪相公出鎮襄陽酷刑慘毒忤者皆殺之因讀觀音經有疑處一日訪紫玉山道通禪師乃問曰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玉乃抗聲云于迪客作漢問恁麽事作麽于聞之大怒玉乃云只這便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于迪有省你且道他恁麽問紫玉何故恁麽答他此乃發他根本無明現前隨手爲伊指出不妨好手然不若當時不消著後語從他斫作兩段却有些

衲僧氣息及乎爲他點破也是順手摩挲大凡接人有三種機若是第一機爲人只消向他道于迪客作漢你問與麽事作麽更無方便只是沒義理難話會若於此直下承當去更不擬議則與柏樹子麻三斤一口吸盡西江水更無差別所以道擧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只要教你當頭領解去若是第二機爲人卽易也只是發起問端如道于迪客作漢你問與麽事作麽此乃發他根本無明令他無明現前隨手點破若是第三機爲人不免入泥入水垂下箇注脚如云于迪客作漢便是放却黑風吹其船舫于迪

或作怒便是羅刹現前玉云正是黑風吹其船舫豈不是觀音出現此是落草注解瞎人眼目破滅胡種若是眞正衲僧直須撥却豈不見道他叅活句不叅死句活句上薦得與祖佛爲師如李萬卷問歸宗和尚須彌納芥子則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宗云你身如椰子大萬卷書著在甚處歸宗老漢尋常一條白棒打佛打祖及乎李萬卷問著不免曲順人情放開一線然他用處也只敎你當頭截去後來衆中無識者便道芥子是心須彌是萬卷納之於心何所不可佛法若只如此爭到今日也又如龐居士問馬大

師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馬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居士乃大悟作頌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此頌與一口吸盡西江水題目豈曾相副既不說口又不說水只道心空及第歸且道作麽生是心空只教你是非得失明暗色空森羅萬象一時融會歸于一理和理一時空却然後有些趣向山僧今夜不惜眉毛爲你一時吐却了也更爲諸人說箇小偈祖佛單傳向上機電光石火搆不徹獨許諸根頴脫人金剛寶劍當頭截

師云道由悟達法離見聞直下便承當更無第二箇此猶是就今時曲爲垂手處若是本分事又且不然所以道你未跨船舷時好與三十棒如此則千里萬里一時坐斷何故須知當人分上各有水洒不著風吹不入清寥寥白滴滴祖佛不能到魔外不能入坐斷要津不通凡聖設使盡大地草木叢林盡化爲衲僧各各置百千問難不消一劄盡教吞聲飲氣目瞪口呿而今事不獲已且無見起見無言起言與諸人且通箇時節只如各各當人分上上來下去已是十分現成欠少箇什麽更來就人覓所以玄沙道飯籮

裏坐地展手問人覓飯喫只爲無始劫來拋家日久背馳此本分事向六塵境界裏妄想輪回不能回光返照甘處下流若能具上根利智返本還源知有此事輝騰今古逈絕知見坐斷十方無復輪轉始有語話分而今須是換箇骨頭了方見此一片田地若未知有此一片田地直饒解到佛祖邊事問一答十終無交涉須知諸佛出世唯證明此一片田地祖師西來亦提持此一片田地所以先師見白雲師翁一覷透了便作箇頌子道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淸風諸人還會恁麽也未須是向此一片田地淨躶躶赤灑灑方可入作

普說

告香普說師示衆云只這箇便承當得去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更不欠一毫頭亦無第二見設使盡無邊香水海塵塵刹刹一時穿却鼻孔也更不落別處儻或思量擬議卽沒交涉所以道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卽名爲佛若也涉思量作計校分能所作知解則千里萬里祖師門下直教見須實見悟須實悟證須實證諸人各各有一靈妙性確實而論才被授著便脚

忙手亂作麽生見得親信得徹桶底子脫去只爲從
無始劫來妄想濃厚只在諸塵境界中元不曾踏著
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若是眞實人直下承當了
知生本不生知死本不死向不生不死處千聖著眼
覰不見千手大悲提不起而今兄弟若能返照更無
第二人更不待山僧兩回三度不惜眉毛入泥入水
何況抛沙撒土說心說性未免落七落八當面相謾
去也豈不見破竈墮和尚聞古廟作孼遂領十八弟
子入山觀之全無神相唯見三間空屋一所泥竈遂
以杖擊之云汝本泥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其

竈乃颼颼而墮破竈墮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不覺
紙錢後有一神人出云某甲乃竈神蒙師爲說無生
法巳得生天禮謝而去其十八弟子乃白師云某等
皆久叅侍和尚殊不蒙開示無生法今日竈神何幸
和尚却爲伊說破竈墮云我只向伊道汝本塼瓦泥
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其徒皆作禮破竈墮云
破也破也墮也墮也其十八弟子悉皆省悟只如山
僧卽今舉拂子且道與破竈墮是同是別遂云破也
破也墮也墮也若也見得不唯不孤負破竈墮和尚
亦乃不孤負從上祖師若也不見不唯孤負破竈墮

和尚亦乃孤負自巳知有此事不從他得所以道靈
從何來聖從何起只如諸人見今身是父母血氣成
就若於中識得靈明妙性則若凡若聖覔你意根了
不可得便乃內無見聞覺知外無山河大地尋常著
衣喫飯更無奇特所以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
我若向地獄地獄自消滅方知有如是靈通有如是
自在只如今禪僧家何不回光返照明教徹去若也
未明得且向三根椽下七尺單前默默地究取不見
雲門大師道你且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若也
打開自巳庫藏運出自巳家財拯濟一切教無始妄

想一時空索索地豈不慶快老僧往日爲熱病所苦
死却一日觀前路黑漫漫地都不知何往獲再甦醒
遂驚駭生死事便乃發心行脚訪尋有道知識體究
此事初到大潙叅眞如和尚終日面壁默坐將古人
公案翻覆看及一年許忽有箇省處然只是認得箇
昭昭靈靈驢前馬後只向四大身中作箇動用若被
人撥著一似無見處只爲解脫坑埋却禪道滿肚於
佛法上看卽有於世法上看卽無後到白雲老師處
被他云你總無見處自此全無咬嚼分遂煩悶辭去
心中疑情終不能安樂又上白雲再叅先師便令作

侍者一日忽有官員問道次先師云官人你不見小艷詩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官人却未曉老僧聽得忽然打破漆桶向脚跟下親見得了元不由別人方信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已至諸佛出世祖師西來只敎人明此一件事若也未知只管作知作解瞠眉努目元不知只是捏目生華擔枷過狀何曾得自在安樂如紅鑪上一點雪去若打破了或喝或掌一切皆得然終不作此解方可放下人我擔子千休萬歇方可生死奈何不得也須是實到此箇田地始得若實到此便能提唱大因緣建立法幢與一切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如是揭千人萬人如金翅鳥入海直取龍吞如諸菩薩入生死海中撈摝衆生放在菩提岸上方可一舉一切舉一了一切了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方可殺活自由布置臨時謂之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諸人既是挑囊負鉢徧參知識懷中自有無價之寶方向這裏參學先師常云莫學瑠璃瓶子禪輕輕被人觸著便百雜碎參時須參皮可漏子禪任是向高峯頂上撲下亦無傷損劫火洞然我此不

十七

壞若是作家本分漢遇著咬猪狗底手脚放下複子靠將去十年二十年管取打成一片且作麽生得獨脫去須是入流人方知恁麽事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校譌

第五紙九行閗北藏作問

音釋

鄒子求切地名 鷲疾由切 憨呼甘切愚癡也 勦子小切絕也 逗大透切 拯之肯切救也 渫私列切 揲達協切摺也 貿莫候切易財也 酷枯沃切虐也 慘七感切酷毒也 忤五故切違逆也 挲桑何切與挱同 揶余遮切 甦孫祖切死而更生也 駭下楷切驚也 瞠抽庚切

吳江居士周祝施貲刻此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十三卷

對 吳江沙彌本宏書 進賢熊本達刻 京山沙彌玄秀

萬曆庚寅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四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法語上

示張持滿朝奉

克勤自出峽止訥堂唯念茲在茲相從者多不告倦所謂利他乃自利也要須根本明徹理地精至純一無雜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若踏正脉諸天捧華無路魔外潜覷不見深深海底行高高峯頂立始得不驚羣動衆謂之平常心本源天眞自性也雖居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此豈麤浮識想利智聰慧所能測

哉示諭綿密無間寂照同時歲月悠久打成一片而根本愈牢密密作用誠無出此應當當處全眞則彼我遐邇觸處皆渠刹刹塵塵皆在自已大圓鏡中愈綿愈密則愈能轉換也故雲門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始得所以德山棒臨濟喝皆徹證無生透頂透底融通自在到大用現前處方能出沒欲人全身擔荷外退守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德山亦云汝但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

而靈寂而照若毫端許言本末者皆爲自欺此旣已明當須履踐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異念纔起擬心纔生卽猛自割斷令不相續則智照洞然步步踏實地豈有高低憎愛違順揀擇於其間哉無明習氣旋起旋消悠久間自無力能擾人也古人以牧牛爲喻誠哉所謂要久長人爾直截省要最是先忘我見使虛靜恬和任運騰騰騰騰任運於一切法皆無取捨向根根塵塵應時脫然自處孤運獨照照體獨立物我一如直下徹底無照可立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斷便自會作活計去也佛見法見

尚不令起則塵勞業識自當冰消瓦解養得成實如癡似兀而峭措祖佛位中收攝不得那肯入驢胎馬腹裏也

趙州道我見千百億箇盡是覓作佛漢子於中覓箇無心底難得又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涌泉四十年尚自走作南泉十八上解作活計信知從上古人無不皆如此密密履踐安可計得失長短取捨是非知解也同學之中唯龍門智海昔常熟與究明但逢緣遇境莫不管帶何止此生而已窮未來際證無量聖身也

未是他泊頭處但一味退步切莫作限量也

示吳教授

佛祖以神道設敎唯務明心達本況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但以迷妄背此本心流轉諸趣枉受輪迴而其根本初無增減諸佛以爲一大事因緣而出蓋爲此也祖師以單傳密印而來亦以此也若是宿昔蘊大根利智便能於脚跟直下承當不從他得了然自悟廓徹靈明廣大虛寂從無始來亦未曾間斷清淨無爲妙圓眞心不爲諸塵作對不與萬法爲侶長如十日並照離見超情截卻生死浮幻如金剛王堅固不

動乃謂之卽心卽佛更不外求唯了自性應時與佛祖契合到無疑之地把得住作得主可不是徑截大解脫耶

探究此事要透死生豈是小緣應當猛利誠志信重如救頭然始有少分相應多見參問之士世智聰明只圖資談柄廣聲譽以爲高上趣向務以勝人但增益我見如以油投火其炎益熾直到臘月三十日茫然繆亂殊不得纖毫力良由寂初已無正因所以末後勞而無功是故古德勸人參涅槃堂裏禪誠有旨也生死之際處之良不易唯大達超證之士奮利根勇猛一徑截斷則無難然此段雖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些小境界中轉得行打得徹不存解不立見凛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之時自然無怖畏只有淸虛瑩徹無一法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覓生了不可得豈有死也是故古德坐脫立亾行化倒蛻能得勇健皆是平昔淘汰得淨潔香林四十年得成一片涌泉四十年尚有走作石霜勸人休去歇去如古廟裏香爐去永嘉云體卽無生了本無速蓋業業兢兢念茲在茲方得無礙自在旣捨生之後得意生身隨

自意趣後報悉以理遣不由業牽所謂透脫生死耶報緣未謝於人間世上有如許參涉交互應須處之使綽綽然有餘裕始得人生各隨緣分不必猒喧求靜但令中虛外順雖在閙市沸湯中亦恬然安穩才有纖毫見刺則打不過也

示許庭龜奉議

此箇事在利根上智之人一聞千悟不爲難要須根脚牢實諦當徹信把得定作得主於一切違順境界差別因緣打成一片如太虛空無纖毫障隔湛湛虛明無有轉變雖百劫千生始終一如方可平穩多見

聰俊明敏根浮脚浅便向言語上認得轉變卽以世間無可過上遂增長見刺逞能逞解逞言語快利將謂佛法只如此及至境界緣生透脫不行因成進退良可痛惜是故古人直是千魔萬難悉皆嘗徧雖七處割截亦不動念一往操心猶如鐵石以至透脫生死渾不費力豈不是大丈夫超詣慷慨所存也

在家菩薩修出家行如火中出蓮葢名位權勢意氣卒難調伏而況火宅煩擾煎熬百端千緒除非自已直下明悟本眞妙圓到大寂定休歇之場尤能放下廓爾平常徹證無心觀一切法如夢幻泡空豁豁地

隨時應節消遣將去卽與維摩詰傅大士龐居士裴相國楊内翰諸在家勝士同其正因隨自已力量轉化未悟同入無爲無事法性海中則出來南閻浮提打一遭不爲折本矣

示隆知藏

有祖已來唯務單傳直指不喜帶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鈍置人葢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機設教立世垂範太段周遮是故最後徑截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機關多顯理致至於付受之際靡不直面提持如倒刹竿盌水投針示圓光相執赤旛把明鑑說如鐵橛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爾狗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惟所測洎到梁遊魏尤復顯言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衣所指顯著逮曹溪大鑑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旣久具正眼大解脫宗師變革通塗俾不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灑自由妙機遂見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傳七百來年枝分派別各擅家風浩浩轟轟莫知紀極然鞠其歸著無出直指人心心地旣明無絲毫隔礙脫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

休大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哉所謂百川異流同歸于海要須是箇向上根器具高識遠見有紹隆佛祖志氣然後能深入閫奧徹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證堪爲種草捨此切宜寶秘愼詞勿作容易放行也

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曝曝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謾人把箇没滋味鐵酸餡劈頭拈似學者令咬嚼須待渠桶底子脫喪却如許惡知惡見胷次不掛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煉方禁得拳踢然後示以金

剛王寶劍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籠羅不住處便契乃祖巳來所證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為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飢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家道流也

摩竭陁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尚泯默以為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恣情識摶量便為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不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箇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搆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

有莫能知之趙州喫茶去秘魔巖擎杈雪峯輥毬禾山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竝是透頂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黏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草料譬如七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悉皆迸散要腳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印全是此箇時節唯踏著上頭關捩子底便諳悉也

隆公知藏湖湘投機還往北山十餘年眞探賾精通本色衲子遂舉分席訓徒已三載子被睿旨移都下天寧欲得法語以表道契因為出此數段宣和六年十二月中佛果老僧書

示華藏明首座

祖師門下直截指示豈有如許多蹊徑只貴向上人聊聞舉著剔起便行明眼覷來只是鈍置古者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吾不與也箇箇須是舉一明三目機銖兩阿轆轆地疎通峻快始稱提持豈不見良遂見麻谷第一番才見便歸方丈閉却門及至第二次見谷驟步向菜園渠便瞥地乃謂谷曰和尚莫謾

良遂良遂若不來見和尚洎被十二本經論賺過一生看渠恁地不妨省力既歸謂徒黨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信知渠知處有不通風諸人卒未搆得可謂眞師子兒要作他家種草直須更出他一頭地始得

達磨遊梁入魏落草尋人向少林冷坐九年深雪之中見得一箇及至最後問得箇什麼却只禮三拜依位而立遂有得髓之言至今守株待兔之流競以無言禮拜依位為得髓深致殊不知劍去久矣爾方刻舟豈曾夢見祖師若是本色眞正道流要須超情離

見別有生涯終不向死水裏作活計方承紹得他家基業到此須知有向上事所謂善學柳下惠終不師其跡是故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誠哉破有法王出現世間隨衆生欲種種說法將知所說皆爲方便只爲破執破疑破解路破我見若無許多惡覺惡見佛亦不必出現而況說種種法耶古人得旨之後向深山茆茨石室折脚鐺子煑飯喫十年二十年大忘人世永謝塵寰今時不敢望如此但只韜名晦跡守本分作箇骨律錐老衲以自契所證隨已力量受用消遣舊業融通宿習或有餘力推以及人

結般若緣鍊磨自已脚根純熟正如荒草裏撥剔一箇半箇同知有共脫生死轉益未來以報佛祖深恩抑不得已霜露果熟推將出世應緣順適開拓人天終不操心於有求何況依倚貴勢作流俗阿師舉止欺凡罔聖苟利圖名作無間業縱無機緣只恁度世亦無業果眞出塵羅漢耶

此門瞥脫契證卽是素來不曾經人壞持拍盲百不知一但以利根種性孟八郎便透直下承當要用便用要行卽行無如許般心行純熟頓放著所在便得休歇安樂終日飽齁齁地不妨眞正寂難整理是半前落後認得瞻視光影聽聞不隨聲守寂湛之性便爲至寶懷在胷中終日昭昭靈靈雜知雜解自擔負我亦有見處曾得宗師印證惟只增長我見便睢黃古今印證佛祖輕毀一切問著卽作伎倆黏作一堆殊不知末上便錯認定盤星了也及至與渠作方便解黏去縛便謂移換人換轉人作恁麽心行似此有甚救處除是驀地自解知非却將來須放得下作善知識遇著此等須是大脚手與烹鍊救得一箇半箇得徹不妨翻邪成正將來却是箇沒量大人何故只爲病多諳藥性

得底人心機泯絕照用已忘渾無領覽只守閑閑地而諸天捧華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深深海底行盡意解所作平常似三家村裏無異直下放懷養到恁麽處亦未肯住在才有纖毫便覺如泰山似礙塞人便卽擺撥雖純是理地亦無可取若取卽是見刺所以云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豈肯自衒我是得底人原他深不欲人知喚作絕學無爲與古人爲儔眞道人也

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若要與佛祖爲師須明取活句韶陽

出一句如利刀剪却臨濟亦云吹毛用了急須磨此
豈陰界中事亦非世智辯聰所及直是深徹本源打
落從前依他作解明昧順逆以金剛正印印定揮金
剛王寶劍用本分手段所以道殺人須是殺人刀活
人須是活人劍既殺得人須活得既活得須殺得若
只孤單則偏墮也垂手之際却看方便勿使傷鋒犯
手著著有出身之路八面玲瓏照破他方與下刃亦
須緊密始得稍寬緩即落七落八也只自己等閑尚
不留毫髮許設有亦斬作三段何況此宗門中從上
牙爪遇其中人才拈出若投機則共用不投機則剋

却以是爲要無不了底事切在力行之

示光禪人

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會況此大
寶藏亘古亘今歷歷虛明從無始劫來爲自己根本
舉動施爲全承他力唯是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即是
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逈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
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胷襟流出古人謂
之運出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耶但患體究
處根脚不牢不能徹證直須猛截諸緣令無纖毫依
倚放身捨命直下承當無第二箇縱使千聖出來亦

不移易隨時任運喫飯著衣長養聖胎不存知解可
不是省要徑截殊勝法門耶

示民禪人

先聖一麻一麥古德攻苦食淡潔志於此廢寢忘飡
體究專確要求實證豈計所謂四事豐饒者哉及至
道不及古便有法輪未轉食輪先轉之義由是叢林
呼長老爲粥飯頭得非與古人一倍相反耶然入隨
緣變異門且行第二段北山延接方來道人唯仰南
畝今秋適會大稔覺民禪客覷收刈臨行乞言因示
以前段因緣貴宗本搆末乃爲兼利並照圓悟通達

之人本分事也勉行之百草頭上有祖師夾山指出
令人薦寬平田中有大義百丈展手要人知若能顆
粒圓成即是單傳心印更或彌望坦然便證第一聖
諦且出草一句作麼生道滿船明月載將歸

示世祥禪人

立志辦道之士於二六時中自照自了念茲在茲知
有自己脚跟下一段因緣處聖不增居凡不減獨脫
根塵逈超物表凡所作爲不立方所湛寂凝然唯萬
變千化初無動搖應緣而彰遇事便發靡不圓成唯
要虛靜一切超然主本既明無幽不燭萬年一念一

念萬年透頂透底全機大用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不
借他力則生死幻翳氷消金剛正體獨露一得永得
無有間斷古今言教機緣公案問答作用竝全明此
若脫灑履踐得日久歲深自然左右逢源打成一片
豈不見法燈道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
無臨機何不道無根兮得活離地兮不倒日用尚不
知更向何處討切宜消息之

示諫長老

趙州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
將知古德爲此箇事不將作等閑直是鄭重所以操

修覷捕到徹底分明於一機一境一句一言悉不落
虛是致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今時要湊泊著實須是
猛利奮發倒腸換肚莫取惡知惡見莫雜毒食一味
純正眞淨妙明直下踏著本地風光到安穩大解脫
之地坐斷報化佛頭凛凛孤危風吹不入水灑不著
正體現成日用有力量聞聲見色不生取捨著著有
出身之路豈不見僧問九峯見說和尚親見延壽是
否峯云山前麥熟也未識得渠親切用處便見衲僧
巴鼻所謂殺人刀活人劍但請長時自著眼看到出
格時自然知落處也

示禪人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語句唯直指人心若論直指只
人人本有無明殼子裏全體應現與從上諸聖不移
易一絲毫許所謂天眞自性本淨妙明含吐十方獨
脫根塵一片田地唯離念絕情逈超常格大根大智
以本分力量直下就自己根脚下承當如萬仞懸崖
撒手放身更無顧藉教知見解礙倒底脫去似大死
人已絕氣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無
相知手足項背各不相到然後向寒灰死火上頭頭
上明枯木朽株間物物斯照乃契合孤逈逈峭巍巍

更不須覓心覓佛築著磕著無非外得古來悟達百
種千端只這便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勞更覓佛
儻於言句上作露布境物上生解會則墮在骨董袋
中卒撈摸不著此總懷絕照眞諦境界也

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回光自照看待汝一口
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八角磨盤空裏走叅得透目
前萬法平沈無始妄想蕩盡德山隔江招手便有人
承當鳥窠吹布毛尋有人省悟得非此段大因緣時
至根苗自生也亦機感相投有地也亦當人密運無
間借師門發揮何峭絕如此之難而超證如此之易

古人以輥芥投針爲況良不虛矣

末後一句都通穿過有言無言向上向下權實照用卷舒與奪不消箇勘破了也誰識趙州這巴鼻須是吾家種草始得

示尼修道者

學道之士初無信向猒世煩溷長恐不能得箇入路旣逢師指或因自己直下發明從本已來元自具足妙圓眞心觸境遇緣自知落著便乃守住患不能出得遂作窠臼向機境上立照立用下咄下拍努眼揚眉一場特地更遇本色宗匠盡與拈却如許知解直下契證本來無爲無事無心境界然後識羞慚知休歇一向冥然諸聖尚覓他起念處不得況其餘耶所以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可不是安樂法門昔灌溪往末山山問近離甚處溪云路口山云何不蓋却溪無語次日致問如何是末山境山云不露頂如何是境中人云無男女等相溪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麽如此豈不脚踏實地到壁立萬仞處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古人旣爾今人豈少欠耶幸有金剛王寶劍當須遇著知音可以拈出

示良爐頭

金色頭陁論劫打坐達磨少林面壁九年曹溪四會縣看獵大潙深山卓庵十載大梅一住絕人迹無業閱大藏古聖翹足七晝夜讚底沙常啼經月鬻心肝長慶坐破七蒲團是皆爲此一段大因緣其志可尚終古作後昆標準便使致身在長連牀上亦不過冥心體究但令心念澄靜紛紛擾擾處正好作工夫當作工夫時透頂透底無絲毫遺漏全體現成更不自他處起唯此一大機阿轆轆轉更說甚世諦佛法一様平持日久歲深自然脚跟下實確確地只是箇良上座直下契證如水入水如金博金平等一如湛然眞純是解作活計但一念不生放教玲瓏才有是非彼我得失勿隨他去乃是終日竟夜親叅自家眞善知識何憂此事不辦切須自看

示諧知浴

此箇大法三世諸佛同證六代祖師共傳一印印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句謂之敎外別行單傳心印若涉言詮露布立堦立楞論量格內格外則失却本宗辜負先聖要須最初入作便遇本分人直截根源退步就己以鐵石心將從前妄想見解世

智辯聰彼我得失到底一時放却直下如枯木死灰情盡見除到淨裸裸赤灑灑處豁然契證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諦信得及明見得徹此始爲入理之門更須教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二六時中純一無雜才有纖塵起滅則落二十五有無出離之期抵死護生咬教斷然後田地穩密聖凡位中收攝不得始是如鳥出籠自休自了處得座披衣眞金百煉舉動施爲等閑蕩蕩地根塵生死境智玄妙如湯沃雪遂自知時更無分外底名爲無心道人以此自修轉開未悟令如是履踐豈不爲要道哉

示印禪人

道由悟達立志爲先自博地具縛凡夫便欲跂步超證直入聖域豈小因緣哉固宜操鐵石心截生死流承當本來正性不見纖塵中外有法使胷次蕩然了無罣礙施爲作用悉根本中出根本既牢實能轉一切物是謂金剛正體一得永得豈假外求是故古德云此宗難得其妙當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古德隔江搖扇吹布毛便有發機處至於驀口塞劈脊棒亦解桶底子脫蓋緣專一久之一日瞥地此豈外得之皆由自證自悟

示信侍者

學道之要在深根固蔕於二六時中照了自已根脚當未起念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爲曾無疑間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纔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是非籠罩半醉半醒打疊不辦約實而論但於鬧鬨鬨處管帶得行如無一事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成了無形相不廢功用不妨作爲語默起倒終不是別人稍覺纖毫滯凝悉是妄想直教洒洒落落如太虛空如明鏡當臺如杲日麗天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不

從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片何處離佛法外別有世法離世法外別有佛法是故祖師直指人心金剛般若貴人離相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長時自退步體究令有箇落著諦實證悟之地卽是念念徧叅無邊無量大善知識也切切諦信勉力作工夫乃善也

示材知莊

俱胝凡見僧來及答問唯竪一指蓋通上徹下契證無疑差病不假驢駞藥也後代不諳來脉隨例竪箇

指頭謾人不分皂白大似將醍醐作毒藥良可憐愍若是真的見透底始知鄭重終不將作等閑所謂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是故須具頂額上眼方可入作後來玄沙拈曰俱胝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有般拍盲底隨語生解便抑屈俱胝以謂實然殊不知焦塼打著連底凍到這裏直須子細切忌顢頇只如俱胝臨遷化去自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豈徒然哉

曹溪大鑒微時新州一樵夫也碌碌無所發明已數十載一旦聞客誦經激其本願遂致母出鄉謁黃梅大滿才見數語問投機隱碓坊八箇月既聞秀偈始露鋒鋩五祖舉衣鉢授之是時羣衆競趂逐欲奪取而蒙山道人宼先及之於大庾嶺頭知不勝始悟此衣非可以力爭稽首求法大鑒以不思善惡本初面目歛念知歸盧老以時緣未穩復遁迹四會縣獵人中久之尋抵番禺吐風旛不動動自於心之語印宗伸弟子之禮爲之削髮登具由是開大法要總二千餘衆聲徹九重遣貴近降紫泥召之確然不應度龍象若讓師清源永嘉南陽荷澤司空數十人皆大宗師何其盛歟唯聖賢示化進退存亾了然先照然考其步驟從微至著不斷世緣而示妙規百世之下無與爲等到今數百載充徧寰海列刹相望皆其法孫欽仰洪範欲擬其毫末竭誠罄力終莫髣髴惟望後昆有力量者勉旃聊述梗槩爾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十四

校譌

第九紙十八行但 南藏作旦

音釋

蛻 輸芮切化也　淘汰 淘徒刀切汰他蓋切淘汰猶洗濯也　盌 烏管切小盂也　㬥 北角切　餕餡 俗音餕檻　賺 直陷切錯也　齁 呼侯切鼻息也　圂 胡困切溷也　翹 祈堯切舉也　鬻 余六切賣買也　轆 盧谷切轆轤圓轉也　確 克角切堅也　躶 郎果切赤體也　塹 七豔切坑也　驀 莫白切　[illegible] 側六切塞也　劈 匹歷切破也　蔕 丁計切根蔕也　鬨 胡貢切鬪聲也　鼷 弦鷄切小鼠也　莽鹵 莽莫補切鹵郎古切莽鹵苟且貌　顢頇 顢莫安切頇許安切　碌 盧谷切碌碌不自異也　趂 丑刃切逐也　番禺 番鋪官切禺元俱切南海縣名　韙 羽鬼切美之之意　髣髴 髣妃兩切髴敷勿切髣髴猶依稀也　梗槩 梗古杏切槩居大切梗槩大略也

華亭居士徐琰施貲刻此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第十四卷　京山沙彌玄秀
對　吳江沙彌不染音　進賢趙宗周刻
萬曆庚[illegible]　京山如德庵識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十五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法語中

示覺民知庫

圓湛虚凝道體也展縮殺活妙用也善游刃能操守如珠走盤如盤走珠無頃刻落虚亦不分世法佛法直下打成一片所謂觸處逢渠出没縱横初無外物淨躶躶阿轆轆以本分事印定頭頭上明物物上了何處更有得失是非好惡長短來但恐自巳正眼未得洞明是致落在二邊則没交涉也豈不見永嘉道

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佛祖言教筌罤爾藉之以為入理之門既廓然明悟承當得則正體上一切圓具觀佛祖言教皆影響邊事終不向頂𩕳上戴却近世參學多不本其宗猷唯務持擇言句論親踈辯得失浮漚上作實解誇善淘汰得多少公案解問諸方五家宗派語一向没溺情識迷却正體良可憐愍有真正宗師不惜眉毛勸令離却如上惡知惡見却返謂之心行移換擺撼煆煉展轉入荆棘林中所謂打頭不遇作家到老只成骨董

省要處不消一劄皮下有血自知落處苟或躊躕則失却鼻頭也七佛巳前便與麼直須硬糾糾緊著頭皮分明歷落薦取這一片田地穩密長時乃自會退步終不道我有見處我有妙解何故箇中若立一絲毫能所見刺則重過山嶽從上來決不相許是故釋迦文於然燈佛以無法得受記盧老於黄梅以本來無物親付衣鉢至於生死之際才自擔荷則如靈龜脫殼應須淨穢二邊都不依怙有心無心有見無見似紅爐著一點雪二六時中透頂透底灑灑落落遊此千聖不同途處直下令純熟自然成就得箇絕學

無為千人萬人羅籠不住底箇真實人也

送圓首座西歸

得道之士立處既孤危峭絕不與一法作對行時不動纖塵豈止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葢中巳虚寂外絕照功翛然自得徹證無心雖萬機頓赴豈能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哉平時只守閑閑地如癡似兀及至臨事為物初不作伎倆准擬剸割風旋電轉靡不當機豈非素有所守也是故古德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悟則刹那履踐工夫須資長遠如鵓鳩兒初生下來赤骨歷地養來餧去日久時深羽毛

既就便解高飛遠擧所以悟明透底正要調伏只如諸塵境界常流於中窒礙到得底人分上無不虚通全是自家大解脫門終日作爲未嘗作爲了無欣猒亦無倦怠度盡一切而無能所況生猒憚耶苟性質偏枯尤當增益所不能放教圓通以漚和力攝化開權俯仰應接俾高低遠近略無差悞行常不輕行學忍辱仙遵先佛軌儀成就三十七品助道法堅固四攝行到大用現前喧寂一等如下水船不勞篙棹混融含攝圓證普賢行願乃世出世間大善知識也古德云三家村裏須自箇叢林蓋無叢林處雖有志之

士亦喜自便到慿麽尤宜執守唯在強勉以不倦終至於喧靜亦復爾喧處周旋應變於中虚寂靜處能不被靜縛則隨所至處皆我活計唯中虚外順有根本者能然

大凡爲善知識應當慈悲柔和善順接物以平等無諍自處彼以惡求及以惡聲名色加我非理相干訕謗毀辱但退步自照於已無慊一切勿與較量亦不動念嗔恨只與直下坐斷如初不聞不見久久魔孽自銷爾若與之校則惡聲相返豈有了期又不表顯自已力量與常流何以異切力行之自然無思不服

槌拂之下開發人天俾透脫生死豈小因緣應恬和詞色當機接引勘對辯其來由驗其蹲坐攻其所偏墜奪其所執著直截指示令見佛性到大休大歇安樂之場所謂抽釘拔楔解黏去縛切不可將實法繫綴人令如是住如是執勿受別人移倒此毒藥也令渠喫著一生擔板賺悞豈有利益耶

佛祖出興特唱此段大因緣謂之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句接冣上機只貴一聞千悟直下承當了修行不求名聞利養唯務透脫生死今既作其兒孫須存他種草看他古來有道之士動是降龍伏虎與神明

受戒攻苦食淡大忘人世永謝塵寰三二十年折脚鐺煑飯喫遁跡埋名往往坐脫立亾於中一箇半箇諸聖推出建立宗風無不禀高行務報佛恩流通大法始出一言半句抑不得已明知是接引入理之門敲門瓦子其體裁力用不妨爲後昆模範當宜師法之轉相勉勵追復古風切忌希名苟利茲深祝也

示樞禪人

解語非干舌能言不在詞明知舌頭語言不是倚仗處則古人一言半句其意唯要人直下契證本來大事因緣所以修多羅教如標月指知是般事便休行

履處綿密受用時寬通日久歲深不移易拈弄收放得熟小小境界悉能照破斷割不留眹迹及至死生之際結角羅紋不相糅雜湛然不動脩然出離此臘月三十日涅槃堂裏禪也

示裕書記

踏著實地到安穩處時中無虗棄底工夫綿綿不漏絲毫湛寂凝然佛祖莫能知魔外無捉摸是自住無所住大解脫雖歷無窮劫亦只如如地況復諸緣耶安住是中方可建立與人抽釘拔楔亦只令渠無住著去此謂之大事因緣

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迦葉不覆藏乃如來眞密語也當不覆藏卽密當密卽不覆藏此豈可與繫情量立得失存窠窟作解會者舉耶透脫到實證之地向出格超宗頂𩕳上領始得旣已領略應當將護遇上根大器方可印受也

秉拂據位稱宗師若無本分作家手段未免賺悞方來引他入草窠裏打骨董去也若具金剛正眼須灑灑落落唯以本分事接之直饒見與佛齊猶有佛地障在是故從上來行棒行喝一機一境一言一句意在鈎頭只貴獨脫勿使依草附木所謂驅耕夫之牛

奪飢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

方來衲子有夙根作工夫驀地得入者不遇眞正宗師返引他作露布墮在機境中無繩自縛半前落後似是不是最難整理要須識其病脉辯其落著徵其所偏墜而發起之俾捨執著住滯然後示以本分正宗使無疑惑了然得大解脫居大寶宅自然趂亦不去可以洪濟大法傳續祖燈堪報不報之恩也

黃龍老南禪師昔未見石霜會一肚皮禪翠巖憫之勸謁慈明只窮究玄沙語靈雲未徹處應時瓦解氷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此印拈諸方解路瘥病不假驢馳槖堅要處豈有如許多佛法也大宗師爲人雖不立窠臼露布久之學徒妄認亦成窠臼露布也蓋以無窠臼爲窠臼無露布作露布應須及之令盡無令守株待兔認指爲月鑒在機先風塵草動亦照其端倪況應酬擾擾哉非胷次虗靜無一法當情安能圓應無差先機照物耶此皆邢伽在定之効也

臨濟金剛王寶劍德山末後句藥嶠一句子秘魔杈俱胝指雪峯輥毬禾山打鼓趙州喫茶楊岐栗棘蓬金剛圈皆一致爾契證得直下省力一切祖師言教無不通達唯在當人善自護持爾

佛智裕公久參徧歷一言相契從前證解併脫去卓然超絕遂分座訓徒傳持流通此大法印因書法語以贈

示粲禪人

趙州和尚見僧喚云近前來僧近前州云去多少省力若薦得乃是十成完全若作如之若何則知見生也

唐朝古德英禪師微時事田運槌擊塊見一大塊戲以槌猛擊之應時粉碎驀地大悟自此散誕爲不測人頗彰神異有老宿拈云山河大地被這僧一擊百

雜碎獻佛不假香多誠哉是言

示泉禪人

參問要見性悟理直下忘情絕照胷襟蕩然如癡似兀不校得失不爭勝劣凡有順違悉皆截斷令不相續悠久自然到無爲無事處才毫髮要無事早是事生也一波才動萬波隨豈有了期他時生死到來脚忙手亂只爲不脫灑但以此爲確實自然鬧市裏亦淨如水豈有巳事不辦耶

才有是非紛然失心直這一句驚動多少人做計較若承當得坐得斷透出威音王那畔若隨此語轉特地紛然自回光返照始得如來禪祖師禪豈有兩種未免諳含各分皂白特地乖張事理機鋒一時坐斷是打淨潔毬子還知諦當著實處麽放下看取

示傑禪人

行脚參請既依附知識於大叢林陪清高雅衆久矣一旦親緣須著落歸動是箇千里遠行要須以自巳力量不忘踐履直須行處不生塵況此段事不道枉善知識邊便有居鄉井時便無也所謂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正當在時亦不起模畫樣雖則平常而滴水滴凍卓然絕識成箇無爲無事無心事業表裏洞然無際不與萬法爲侶不與千聖同途深根固蔕只守閑閑地養來養去不憂不徹但盡凡情作自巳工夫勿管外緣勿逐名利起我見競勝負是故古德道任運猶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傑知莊倏來告別求警策因書此語授之

示戒修造

蔣山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雖聚半千衲子唯以箇金剛圈栗棘蓬跳者著力跳吞者用意吞莫怪無滋味太嶮峻或若驀地體得如畫錦還鄉千人萬人只仰羡得要且覓他所從來不得所謂人人本分事

也才生心動念承當擔荷早不本分了也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携亦猶有依倚在快須擺撥透脫那邊去始得所以道但有纖毫卽是塵舉意便遭魔所撓成就一切總只由他破壞一切亦只由他奇特殊勝緣恒沙功德藏無量妙莊嚴超世希有事皆所成就慳貪憎妬情識執著有爲有漏垢染雜亂解路名相知見妄想皆所破壞也唯他能轉一切物一切物不能轉他雖無形段面目而包括十虗含凡育聖若有取之卽墮見刺卒摸索不著諸佛開示祖師直指唯心妙性徑截承當不起一念透頂透底無不現成於現成際不勞心力任運逍遙了無取舍乃眞密印也

示杲書記

臨濟正宗自馬師黃蘗闡大機大用脫羅籠出窠臼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縱皆據本分綿綿的的到興化風穴唱愈高機愈峻西河弄師子霜華奮金剛王非深入閫奧親受印記皆莫知端倪徒自名邈只益戲論大抵負冲天氣宇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不眨眼尚未髣髴其趣向況移星換斗轉天輪回地軸耶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簡四主賓金剛王

寶劍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許多落索多少學家搏量注解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弄將出來看底只貶得眼須是他上流契證驗認正按旁提須還本分種草豈假梯媒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你恁麽爲人非獨瞎却這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興化見同叅來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你看這瞎漢僧擬議直打出法堂侍者問有何相觸悮化云是他也有權也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却不會似此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看他本色宗風逈然殊絕不貴作略只欽他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逈然獨脫然後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繼他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爲忝竊爾

示韓朝議

乃佛乃祖直指此大法於人人脚跟下洞照如千日竝出但趣外奔逸久不能自信有如是大威德光明唯務作聰明立知見向業惑中以謂出乎等夷衒耀自得向人間世所習古今博究廣覽謂窮極底蘊殊

不知螢火之光豈比太陽所以古之奇傑之士穎脫之性就近而論如裴相國楊大年之儔投誠放下就宗師決擇剗去浮塵知見大徹大悟始能超軼與老禪碩德抗行履踐到臨合殺結角頭自解撒手克證大解脫豈小事哉今既明敏不減前輩平時學業才力邁往於世路久之雖知宗門有此段因緣謂不出我所宗尚殊不著意以夙昔大緣相值歐峯經年會聚一聞舉揚卽起深信迴光返照顧人間如夢如幻隨大化變滅乃虛妄爾唯此千劫不壞不移易一切聖賢根本乃造物之淵源印定自已若一發明七通

八達何往不自得哉是知宿世亦曾薰炙遇緣而彰見於行事豈非自性耶然能自檢點二六時中學佛法已是雜用心則去却佛法乃眞淨界中行履矣但請依此一切不雜卽純一洞然無愛憎離取捨不分彼我不作得失一切法坦然皆我家不思議處淨妙圓明受用之物爾須令此心長時現前不墮沈昏不生聰慧入平等安閑寂靜境界那有惡作業緣識情干撓得此本妙光明也只恐臨境界面前都盧忘失依前紛亂則不堪也古之修行亦只以自所證入時中照了截斷塵勞教活卓卓地悠久三二十年純熟

超出生死不爲難著力在行處不只空高談說之而已古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蓋定慧之力回轉業緣正要惺惺地勇猛果決千百生中當受用其餘古人機緣語句不必盡要會之但一著分明則著著如此千變萬化豈移變得渠力用哉內心旣虛外緣亦寂著衣喫飯本自天眞不勞雕琢若或立勝見負我能卽禍事也切須照管勿作此態由是可入無我眞實平等如如不動不變淨妙清涼穩密田地矣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示曾待制

禪非意想道絕功勳若以意想參禪如鑽冰求火掘地覓天只益勞神若以功勳學道如土上加泥眼裏撒沙轉見困頓儻歇却意識息却妄想則禪河浪止定水波澄去却功用休却營爲則大道坦然七通八達是故僧問石頭如何是禪頭云碌磚僧云如何是道頭云木頭此豈意想功勳所能辯哉除非直下頓領截流便透則禪道歷然才擬作解則千里萬里要是向來世智辯聰頓然放却消遣令盡自然於此至實之地自證自悟而不留證悟之迹翛然玄虛通達乃善

馬大師嘗舉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乃云諸人要識佛語心麼只你如今語便是心心便是佛故云佛語心乃是宗也此宗無門乃是法門古人太煞老婆拖泥涉水若一舉便透猶較些子或窮研義理卒摸索不著

示智祖禪德

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二祖禮拜達磨傳心豈有他哉箭鋒相拄也當其神契理御非言思所測唯知有向上宗風者證之雖千萬億載猶旦暮爾是故乃佛乃祖求人初不苟[illegible]草要是純剛打就利根上智然後提其要擊其節如膠投漆舉一明三阿轆轆地無窠窟絕滲漏底始可首肯更須淘煉到盤錯交加人所不能窮詰辨別處綽綽然游刃有餘當受用時浸淫露手段有超宗越格不傷師旨獨出胷襟壁立千仞驚羣敵勝方堪付授法既不輕道亦尊嚴所謂源深流長也

從上古德動盡平生或三十二十年靠箇入處期徹頭徹尾去志既有力用心堅確是以成就得來擲地金聲大丈夫兒攀上景仰不得不然彼既能爾我豈不能耶況透脫死生窮未來際一得永得當深固根

本根本既固枝葉不得不鬱茂但於一切時令長在勿使走作湛湛澄澄呑爍羣象四大六根皆家具爾況知見語言解會耶一時到底放下到至實平常大安穩處了無纖芥可得只恁隨處輕安眞無心道人也保任此無心究竟佛亦不存喚甚作衆生菩提亦不立喚甚作煩惱翛然永脫應時納祜遇茶喫茶遇飯喫飯縱處闤闠如山林初無二種見假使致之蓮華座上亦不生忻抑之九泉之下亦不起猒隨處建立又是贏得邊事何有於我哉大迦葉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古人得旨之後多深藏不欲人知恐生事也抑不得已被人捉出亦不牢讓葢無心矣至於垂慈示方便亦只隨家豐儉如倶胝一指打地唯打地秘魔擎叉無業莫妄想面壁降魔舞笏骨剉初不拘格轍勝負唯務要人各知歸休歇不起見刺向鬼窟裏弄精魂卓卓叮嚀到脫體安隱之地乃妙旨也伶利漢脚跟須點地脊梁要硬似鐵遊人間世幻視萬緣把住作主不徇人情截斷人我脫去知解直下以見性成佛直指妙心爲堦梯及至作用應緣不落窠臼辦一片長久守寂淡身心於塵勞中透脫去乃善之又善者也

示諸禪人

道本無言法本不生以無言言顯不生法更無第二頭才擬追捕已蹉過也是故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只貴言外體取機外薦取自非上上根器何能驀爾承當得然有志於是者豈計程限要須立處孤危辦得一刀兩段猛利身心放下複子靠著箇似咬豬狗惡手段底盡情將從前學解露布黏皮貼肉知見一倒打撲却使胷次空勞勞地已思不露一物不爲便能徹底契證與從上來不移易一毫髮許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向上超師作略始得所以古者問佛向上答

非佛又答方便呼爲佛則見性成佛乃筌蹄爾是中云何指東畫西直須密契自能將護方得灑灑落落更說甚證涅槃契生死皆增語也雖然只山僧恁麽道也未可取爲極則始免佛病祖病大丈夫漢圖心要叅豈可立限劑耶但辦却深信一往向前未有不脚踏著實地者日新日新日新日新日損日損日損退步到底便是也至了是亦不立此正是作工夫處

示蔣待制

襄陽郡王常侍叅潙山大圓得旨有僧從潙山來常侍問山頭老漢有何言句僧云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竪拂子常侍云山中如何領解僧云山中商量卽色明心附物顯理常侍云會便會著甚死急汝速去侍有書與老師僧馳書回潙山拆見畫一圓相於中書箇日字潙山呵呵大笑云誰知吾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云也只未在潙山云子又作麽生仰山於地上作一圓相書箇日字以脚抹之而去看他得底人步驟趣向豈守窠窟耶箇裏若善觀其變則能原其心既能原其心則有自由分既有自由分則不隨他去也既不隨他去何往而不自得哉

每接士大夫多言塵事縈絆未暇及此待稍撥剔了

然後存心體究此雖誠實之言只以塵勞爲務頭出頭沒爛骨董地熟了只喚作塵事更待撥却塵緣方可趣入其所謂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用而未嘗用豈是塵勞之外別有此段大因緣耶殊不知大寶聚上放大寶光輝天焯地不自省悟承當更去外求轉益辛勤豈爲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從朝起正却念靜却心凡所指呼作爲一番作爲一番再更提起審詳看從何處起是箇甚物作爲得如許多當塵緣中一透一切諸緣靡不皆是何待撥剔卽此便可超宗越格於三界火宅之中便化

成清淨無爲清涼大道場也法華經云佛子住此地
卽是佛受用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

示張國太

卽心卽佛已是八字打開非心非佛重向當陽點破
不尋其言一直便透方見古人赤心片片若也躊躇
則當面蹉過也
不與萬法爲侶底是什麽人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
卽向汝道多少徑截何不便與麽承當更入他語句
中則永不透脫多見學者只言卜度下語要求合頭
此豈是要透生死要透生死除非心地開通此箇公

案乃是開心地鑰匙子只要明了言外領旨始到此
無疑之地矣
昔修山主要見地藏自陳此番來見和尚經涉許多
山川極是辛苦地藏指云許多山川於汝也不惡漯
便桶底子脫去似此豈假多言道途之間也須保任
始得

示方清老道友

老達磨來自竺乾豈嘗持一物及遊梁歷魏面壁少
林無人識渠獨可祖劾勤立雪斷臂始略垂慈由此
印心若謂無言從何而入如謂有言向伊道甚將知

須是箇人始十分領略乃無滲漏所以入此門來要
是根器猛利能疾速棄捨從前知解路使胷次空
勞勞不留毫髮洞然虛凝言思路絕直契本源泯然
無際自得本有無得妙智方號信及見徹猶有無量
無邊莫測莫量大機大用在儻留些能所墮在緣塵
則卒急未便相應是故古德勸人直下休去歇去此
段譬如快鷹快鷂指雲突日迷風透青掀騰直截不
容擬議茍或踟躕乃蹉過也其爲教外別行則可知
矣既有志於是放下著覿體承當一切現成則初祖
不曾來自已亦無得

示李嘉仲賢良

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此諦實之
言也但心眞則人佛俱眞是故祖師直指人心俾見
性成佛然此心雖人人具足從無始來清淨無染初
不取著寂照凝然了無能所十成圓陁陁地只緣不
守自性妄動一念遂起無邊知見漂流諸有脚跟下
恒常佩此本光未常靄昧而於根塵枉受纏縛若能
蘊循根本從諸佛祖師直截指示處便倒底脫却炙
脂秭襖赤條條淨躶躶直下承當不從外來不從內
出當下廓然明證此性更說甚人佛心如烘爐上著

一點雪何處更有如許多忉怛也是故此宗不立文字語句唯許宿上乘根器如飄風疾雷電激星飛脫體契證截生死根破無明殼了無疑惑直下頓明二六時中轉一切事緣皆成無上妙智豈假猷喧求靜棄彼取此一眞一切眞一了一切了總萬有於此心握權機於方外而應物現形無法不圓何有於我哉要須先定自巳著落立處旣硬糺糾地自然風行草偃所以王老師十八上便解作活計香林四十年乃成一片塵勞之儔爲如來種只在當人善自看風使帆念念相續心心不住向此長生路上行履卽與佛祖同得同體同作同證況百里之政柄在手頭安民利物卽是自安萬化同此一機千差並此一照盡塵沙法界可以融通何況人佛無異耶

示遠猷奉議

從上徑截一路直拔超昇無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但此心淵奥脫去聖凡階級只貴利根上智於無明具縛窠窟中不動纖毫直下頓契廓徹靈明與有情無情有性無性同體與大法相應發起作用透古超今騎聲蓋色虛而靈寂而照無量無涯不思議大解脫一一七穿八穴了無回互便識落著所以乃佛乃

祖謂之單傳密付如印印空如印印水如印印泥萬德昭然十方坐斷獨證獨超初無依倚若起見作相則沒交涉也今時大有具種性之士能始末覷破幻緣幻境勇猛奮志向箇邊來亦有久存誠探賾者然患缺方便力止以知見解會爲明了殊不知全坐了但是識心縱解到佛邊窮到修證盡頭處不出指蹤在是故古來作家宗師不貴人作解會唯許人捨知見胷中不留毫髮許蕩然如太虛空悠久長養純熟此卽是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也到此亘古亘今之地脫離生死有甚難也如裴相國龐居士樣直以信得及便得力受用自在塵緣幻境豈從別處生若腳下諦實二六時中能轉一切物而無能相等閑空牢牢地不生心動念隨自天眞平懷常實便是從官遊幹幹悉皆照透承那箇恩力旣識渠如下水船相似略左右照顧扶持將去自然速疾與般若相應此禪流所謂自做工夫觸處無有虛棄底時節綿綿相續辦長久不退轉心不必盡棄世間有漏有爲然後入無爲無事當知元非兩般若懷去取則打作兩橛也一切時一切處唯以此爲實在力行之當截斷衆流得大安樂矣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五

校譌

第四紙二行來由此 藏作由來

音釋

筌罤 筌丑緣切魚笱也 罤杜兮切兎網也 擺撼 擺補買切排而振之也 撼戶感切搖動也 躊躕 躊直留切 躕直朱切 躊躕猶豫也 糾 吉黝切絞急也 殼 克角切皮甲也 鯈 思邀切 伎倆 伎巨綺切 倆良獎切 剸 朱緣切截也 餧 於偽切飤也 窒 陟栗切塞也 慊 苦簟切恨也 孽 魚結切妖孽也 楔 先結切木楔也 黏 尼占切相著也 綴 株衛切聯綴也 賺 直陷切錯也 鐺 楚耕切鼎屬 眹 直忍切微萌兆也 瘥 楚懈切病瘳也 輥毬 輥古混切 毬渠尤切 圏 驅圓切 諳 烏含切 閫奧 閫苦本切 奧於到切 眨 側洽切目動也 剗 楚限切削也 軼 弋質切過也 詰 契吉切問也 綽 尺約切寬也 鬱 紆勿切草木叢生也 爍 式灼切銷爍也 轍 直列切車轍也 焯 職略切明也 覿 亭歷切見也 覷 七慮切私覷也 賾 士革切深也 橛 其月切木橛也

常熟居士嚴楨施貲刻此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十五卷 京山沙彌玄秀
對 吳江沙彌本宏書 上元梁城王刻
萬曆庚寅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六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法語下

示宗覺大師

佛語心爲宗宗通說亦通旣謂之宗門豈可支離去本逐末隨言語機境作窠窟要須徑截超證透出心性玄妙勝淨境界直徹綿密穩當向上大解脫大休大歇之場等閑雖似空豁豁地而力用圓證不拘限量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所以迦文老人久默斯要三百餘會略不明破但隨機救拔候時節到來乃於靈山露面皮拈出獨有金色頭陁上他釣鉤謂之敎外別行若諳此旨則威音已前漏逗了也點化將來雖隨類化身千般伎倆萬種機緣無不皆是箇一著子此豈單見淺聞存知解墮機括者所可測量是故從上來行棒行喝輥毬擎叉喫茶打鼓插鍬牧牛彰境智據坐掩門喚回叱咄與掌下踏莫不皆本此唯本色衲子自旣了悟透徹又復遇大宗師惡手段淘汰煅煉到師子咬人不隨塊已直截斬豁處方可一舉便知落處如師子入窟出窟踞地返擲何人可測量哉此門不論拖泥涉水草裏輥打葛藤眼麻眯三搭

不同者唯是八面受敵未舉先知未言先契自然水乳相合得坐披衣養得純熟待霜露果熟出頭來便與麼用始合祖先本因地發行一周佛事所以道要窮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

示一書記

英靈衲子蘊卓識奇姿慷慨蹺冠視身世聲名如游塵浮雲谷響以夙昔大根器知有此段超生出死絕聖越凡乃三世如來所證金剛正體歷代祖師單傳妙心跂步蹴踏作香象金翅要馳驟飛騰於億千萬類之上截流摩霄豈肯爲鴻鵠燕雀局促於高低勝負較目前電光石火間瞥轉利害耶是故古之大達不記細故不圖淺近發片志欲高超佛祖荷擔一切所不能承當之重任普津濟四生九類拔苦與安破障道愚昧折無明顛狂毒箭拈出法眼見刹使本地風光澄霽空劫已前面目明顯悉心竭力不憚寒暑廢寢忘餐刻意尚行潔清三業向三條椽下死卻心猿殺卻意馬直使如枯木朽株頑石頭相類驀地穿透豈從他得哉發大伏藏然暗室明炬擬艨艟於要津證大解脫不起一念頓成正覺且通箇入理之門然後升普光明場據無漏清淨殊勝偉特法空之座

口海瀾翻奮無礙四辯才立一機垂一句現一勝相普使凡聖有情無情俱仰威光同受庥廕尚未是絕功勳處更轉那頭千聖羅籠不住萬靈景仰無門諸天無路捧華魔外邪能傍覷放卻知見卻卻玄妙颺卻作用唯饑餐渴飲而已初不知有心無心得念失念何況更戀著從前學解諦句奇言理性分剩名相桎梏佛見法見動地掀天世智辯聰自纏自縛入海算沙有何所靠耶等是大丈夫應務敵勝驚群滿自已本志願乃爲本分大心大見大解脫無爲無事真道人也

示勝首座

釋迦老多子塔前分半座已密授此印爾後拈華是第二重公案至於付金襴鷄足山中俟彌勒是多少節文也達磨迢迢自西竺遊梁歷魏冷坐少林深雪之中有箇斷臂老子解覷破不免漏泄分付伊謂之單傳密記子細究之一場敗闕自此便喧傳西來旨意世間隨流將錯就錯滿地流行分五家七宗遮立門戶提唱就實窮之端的成得甚麼邊事是故從來達人不喫這般茶飯且如何卻是諦當將知六合外著得眼早自別也況無邊香水海浮幢王刹表下視

底乃少知落著所以道此大丈夫事撲迭掀謅步驟作略唯同風契證始善弘荷終不撒沙撒土遂與釋迦金色碧眼神光共一坐具等閑垂手殺人活人初無窠窟只貴緊峭萬苦千辛至嶮至毒下得斷命手脚然後不虛印授也白雲師翁云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示無住道人

維摩經依無住本立一切法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古德云一切無心無住著世出世法莫不皆爾使有住則膠固豈復能變通耶日月住則無晝夜四時住則失歲功唯其無住乃所以流於無窮是故住於無所住所以轉凡成聖卽無作無爲無住妙用於萬有中得大解脫旣達此意見此道唯力行不倦乃眞道人也

示元長禪人

佛語心爲宗達磨傳此者矣而馬師爲蛇畫足慈悲落草乃云諸人欲識佛語心麽巳是漏逗了也更言只如今語便是佛語此語出於自心便是佛心若舉揚正宗作如是話曾如何出得作家八十四人耶是故從上來行正令底視之如將惡水澆潑人成甚模樣應知這老子太煞屈曲事不獲巳然今學者尚看他底不破只管落語言執解會認光影做窠窟好不性燥也可中有箇生鐵鑄就手裏握得碩石粉碎眼目定動擬議不來一綽便透更說甚佛語心如之若何直饒千佛萬祖躬親動地放光如雲如雨行棒行喝雷奔電激不消箇熱不采等閑凡不收聖不管更喚甚作生死菩提涅槃煩惱不如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此乃稍稍類他家種草也所以地藏道你南方佛法浩浩地爭如我種田博飯喫十成是以此爲事徹到無事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斷把斷世界不漏絲毫諸見不生了無滲漏以長歲月不動不退靠之自然成辦香林四十年方打成一片潙山三十載牧一頭水牯牛旣有此志深宜長久乃能堪報不報之恩是眞出家大解脫衲子也

示超然居士趙判監

曹山辭悟本問向甚處去云不變易處去復徵不變異處豈有去耶荅云去亦不變異自非踏著實地安能透徹如此豈以語言機思所可測量哉蓋履踐深極到無滲漏之致然後羅籠不住學道之士立志外形骸一死生混古今絕去來要須攀上流造詣至眞

諦實淵奥閫域打辦自已脫白露淨無絲毫意想隨
拄塵緣直下心如枯木朽株如大死人無些氣息心
心無知念念無住千聖出來移換不得乃可以向枯
木上生華發大機起大用興慈運悲乃無功之功無
作之作豈落得失是非哉纔留一毫毛則抵捂於生
死界自已未能度安可度人維摩大士不住金粟住
入酒肆婬坊作大解脫佛事龐老子補處應身不住
兜率隨棄却珍寶漢江織笊籬與大宗師擊揚與奪
此段從上體裁莫不皆爾要須滴水滴凍不拘朝野
陶冶煅煉如曹山摩詰老龐乃可以不廢悲願不亦

宜乎自餘人間世紛紜塵坌何足致胷次哉

貴妃喬氏求法語

當人脚跟下一段事本來圓湛不曾動搖威音佛前
直至如今廓徹靈明如如平等只為起見生心分別
執著便有情塵煩惱擾攘若以利根勇猛身心直下
頓休到一念不生之處卽是本來面目所以古人道
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多見聰明之人
以妄心了了放此妄心不下逗到歇至不動處不肯
自承當本性便喚作空豁豁地却擬棄有著空是大
病若有心棄一邊便是知解不能徹底見性此性非

有不須棄此性非空不須著要當離却棄著有無直
下貼貼地圓湛虛凝翛然安穩便自能信此眞淨妙
心餉間被世緣牽拖便能覺得不隨他去直須長時
虛閑自做工夫消遣諸妄使有箇自家省悟之處始
得古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

示丹霞佛智裕禪師

祖師宗風步驟闊遠迥出教乘單提正印靈山拈華
而飲光笑領龍猛示圓相而提婆中的少林覓心而
二祖超證盧老說偈而大滿付衣鉢人皆以為密傳
鞠其端倪乃是納敗豈道妙深極之旨止如是而已
要須如天之高地之厚海之淵虛空之廣尚未髣髴
信過量大解脫人回天轉地吸海枯竭喝散虛空奮
大機顯大用於無邊香水海浮幢刹外斬魔外見網
摧佛祖化權揭示不可示拈提不可提之奧尚未為
的則雪峯鼇山得道雲巖始終不知有乃戲論爾應
須生鐵鑄就心肝殺人不眨眼手段乃可略露風規
貴慧命流於無窮差可人意耳

示楊無咎居士

佛祖出興于世以大悲願力起無緣慈唯務引接利
智上根具大器量堪委任大解脫上上勝妙玄機作

人所不能爲超羣絕衆可以彈指證無生可以立地越果海眼觀東西意在南北如快鷹俊鶻戞戞騰空迷風曜日捎玉兔拂金鷄英靈掀豁乃拈當頭末上一著子似電閃星飛不容擬議待伊全體脫去羅籠直下不費一毫指點遂乃披襟透頂透底領略卽兩手分付是故體裁步驟如獰龍之得水似猛虎之靠山雲突突風颯颯傾人肝膽耀人心目方可謂之本家種草所以維摩大士大集會魔王現首楞嚴定魔界行不汙菩薩之儔與夫文殊普賢金色頭陁之類皆離倫拔萃而一旦舉華密傳豈常事哉以至達磨

西來神光瞥地自爾多沒量大人特達精通只向動用瞬揚語默舒卷縱擒與奪顯發底事長時巳思不露等閑兀兀地若百不知百不會底人及乎挨撥著便見驚羣動衆雖然鞠其至趣初無如許多事唯直下明妙一切無心而巳茍能棄去學解執著放教閑閑地聖諦亦不爲自然契合從上來綱宗便可入此選佛場中轉度未度轉化未化得不是再來人間世不依倚一物無爲絕學眞正出格大道人耶詔使觀察楊公無咎高識遠見博學多能而於祖道尤深造詣智鑑機警未舉先知未言先透在都下日獲叅陪

茲沿帝命使宣撫司再會錦官特辱道照臨還索葛藤因出此納敗缺云

示成都府雷公悅居士

如今照了本心圓融無際色聲諸塵那可作對逈逈獨脫虛淨明妙要須徹底提持勿令浮淺直下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淨躶躶圓𡑞𡑞無漏無爲千聖依之作根本萬有由之建立應須斗頓回光自照令絕形段分明圓證萬變千化無改無移謂之金剛王謂之透法身餉間行住坐卧無不透徹物物頭頭靡有間隔喚作乾白露淨單明自心不可只麽守之守住便

落窠窟却須猛割猛斷十分棄捨轉捨轉明轉遠轉近抵死打疊令斷却命去始是絕氣息人方解向上行履若論向上行履唯巳自知知亦不立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德山臨濟不敢正眼覷著豈不是奇特士一棒上一喝下一句一言若細若麤若色若香一時穿透方稱無心境界養得如嬰兒相似純和冲淡雖在塵勞中塵勞不染雖居淨妙處淨妙收他不住隨性任緣饑餐渴飲善尚不起念惡豈可復爲所以道

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

道貴無心禪絕名理唯忘懷泯絕乃可趣向回光內

𤏡脫體通透更不容擬議直下桶底子脫入此大圓寂照勝妙解脫門一了一切了只守閑閑地初不分彼我勝負纔有毫芒見刺卽痛剗之放教八達七通自由自在長養綿密千聖亦覷不見自巳尚似冤家只求得遠離不偎傍翛然澄淨虛而靈寂而照勇猛斷割徹底無纖毫挂胷次王老師謂之作活計趙州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悠久踐履使純熟乃合從上來無心體道密密作用自見工夫到下梢結角頭自然如懸崖撒手豈不快哉

書

與耿龍學書

妙喜示來教見矻矻於此意況甚濃眞不忘悲願也而以宗正眼照破義路情解透見肝膽何明眼如此正宗久寂寥後昆習窠臼守箕裘轉相鈍致舉世莫覺其非大家隨語生解祖道或幾乎息矣不有超卓穎悟之士何以規正哉此眞正念乃眞外護也時節擾擾山居領衆亦未可保全尚未有可乘之便爲轉身之計爾杲佛日一夏遣參徒踏逐山後古雲門高頂欲誅茅隱遁其志甚可尚今令謙去山叟爲書數語及疏頭亦與輟長財成之可取一觀也渠欲奉鋤

正在高裁也

拈古上

舉百丈再參馬祖祖見來拈拂子豎起百丈云卽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侍立片時祖云爾巳後鼓兩片皮如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馬祖便喝百丈大悟後來謂黃蘗云我當時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汾州云悟去便休說什麽三日耳聾石門云若不是三日耳聾爭承當得這一喝雪竇云要會三日耳聾麽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師云然則作家共相提唱不妨各有爲人眼要且只明得馬祖百丈大機未明馬祖百丈大用不惜眉毛露箇消息也要諸方檢責還知這一喝麽直似奮雷霹靂聽者喪膽亡魂要會三日耳聾正如擊塗毒鼓聞者喪身失命舉拂子云或有箇問卽此用離此用和聲便打隨後與喝復云還見馬祖百丈麽

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僧云和尚從何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便恁麽去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師云清波萬里湛寂凝然寶月淩虛光呑羣象這僧泛一隻船入雲門法海裏

引得一陣猛風看伊把柂張帆也不易當抵及至下
梢可惜輸却一籌且道是什麽處是輸處試辨看

舉翠巖示衆云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
在麽師云輸機是筭人之本翠巖坐却人舌頭無鴿
啄處長慶云生也因事長智保福云作賊人心虛是
精識精門云關據款結案雖宗師競酬還截得翠巖
脚跟麽不躡前蹤試請道看

舉僧問雲門初秋夏末前程或有人問未審對他道
什麽門云大衆退後僧云過在什麽處門云還我九
十日飯錢來師云這僧貪觀白浪雲門見機而作雖
則截鐵斬釘未是本分草料有問崇寧只對道驢事
未了馬事到來待伊如何若何劈脊便棒

舉趙州云老僧答話去也解問底置將一問來僧出
禮拜趙州云比來拋塼引玉却引得箇墼子後來法
眼舉問覺鐵觜此意如何覺云與和尚說箇喻如國
家拜將相似問云何人去得有云某甲去得答云汝
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師云諸方盡道趙州得逸羣
之用一期間施設不妨自在這僧要擊節扣關電光
中卒著手脚不辦覺鐵觜能近取譬不墜家聲法眼
有通方鑑便知落處敢問旣是宗師爲什麽拋塼只

引得箇墼子試參詳看

舉玄紹二上座見烏臼烏臼問近離什麽處僧云江
西臼便打僧云久響和尚有此機要臼曰汝旣不會
第二箇近前其僧茫然臼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參堂
去雪竇云宗師眼目須是恁麽如金翅鳥擘海直取
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
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師云雪竇明辨古今分別邪正
若不知有爭恁麽道雖然只見烏臼放行要明烏臼
把住處麽直得釋迦彌勒猶爲走使據令而行盡大
地人竝須喫棒

舉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
杖一時趕下復召大衆衆迴首百丈云是什麽有什
麽共語處黃檗和尚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趕下復
召大衆衆回首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
雪竇云說什麽猶較直是未在若是雪竇以拄杖趕
下便休可中有箇無孔鐵槌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
今乾坤坐斷師云古人各出一隻手提振綱宗誘掖
後進功不浪施仔細點檢將來百丈將棒喚狗未免
相顧睚睇黃檗香餌綴鉤吞著喪身失命睦州當衆
舉覺與賊過梯雪竇要人擔荷無風起浪今日總不

恁麽各請歸堂
舉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云我等各自說已云何是
仁者所說不二法門師云這一轉語叢林話會不少
有道黙然有道良久有道據坐有道不對要且摸索
不著直得其聲如雷普驚羣動自古及今前聖後聖
所說法門只向維摩片時之間一時顯現且道正當
恁麽時作箇什麽得見維摩
舉風穴在郢州陞座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
卽印住住卽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
時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
云慣釣鯨鯢沈巨浸却將蛙步驟泥沙陂佇思穴喝
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便打一拂子云長老還
記得話頭麽試舉看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
云將知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什麽道理牧主
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穴便下座師云風穴摞三玄
戈甲施四種主賓明立信旗密排陣敵及至盧陂纔
跨鐵牛劃時擒下遂令牧主知歸所謂龍馳虎驟鳳
翥鸞翔雖然若是崇寧待伊道有鐵牛之機劈脊便
棒殺人刀活人劍還知落處麽
舉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投子云演

出一大藏教師云差病不假驢馱藥
舉三角示衆云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麻谷
出問蹉過則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麻谷掀倒
禪牀三角劈脊便棒師云劍刃上顯殺活電光裏分
緇素不妨眼辦手親是致箭鋒相拄雪竇云兩箇老
漢眉毛也未曾貶上說什麽此事蹉過師云慣調金
鏃久歷沙場一箭落雙鵰人前誇敏手雖然大似把
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若據崇寧見處喚作此事
早是好肉上剜瘡了也何況更論貶上眉毛早已蹉
過麻谷雪竇賊過後張弓則故是更有一箇驀拈拄
杖便下座
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是同
是別師拈云低聲低聲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
說師拈云爛泥裏有刺會中有箇彌勒大士可往問
之師拈云推過別人又爭得舍利弗遂問彌勒師拈
云將錯就錯彌勒云誰爲彌勒誰是彌勒者師拈云
面皮厚三寸
舉僧問五祖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祖
云八羅娘師云迅雷不及掩耳
舉大潙示衆云今時人只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

此語似塔主塔主踏翻凳子溈山聞得呵呵大笑師云須知大機中有大用大用中有大機且道雙放雙收時如何刹竿頭上仰蓮心

舉藥山謂雲巖云與我喚沙彌來巖云和尚喚他作麽山云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巖云恁麽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云舉一明三是衲僧尋常行履雲巖既告往知來藥山亦不謬分付崇寧雖百醜千拙有箇沒底籃子更望諸人兩手提挈何故有條攀條

舉僧問破竈墮如何是大修行人竈云擔枷抱鎖僧云如何是大作業人竈云坐禪入定復云會麽僧云不會竈云汝問我善善不從惡汝問我惡惡不從善後有僧舉似安國師安云此子會盡諸法無生師云窮善善自何生究惡惡從何起若能明見這箇田地便是諸法無生有問崇寧如何是大修行人對他道坐禪入定如何是大作業人對他道擔枷抱鎖且道是同是別

舉僧問趙州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不壞之性州云四大五蘊僧云此猶是壞底如何是不壞之性州云四大五蘊師云千尺寒潭徹底清

舉長生問長慶混沌未分時如何慶云露柱懷胎生云分後如何慶云片雲點太清生云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慶不對生云恁麽則含生不來也慶亦不對生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慶云猶是真常流注生云如何是真常流注慶云如鏡常明生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慶云有生云如何是向上事慶云打破鏡來相見師云長生善問長慶善答膠漆相投水乳相合不見古者道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若明此箇頌便見二老宿問答始知父母未生已前既生之後全體露現且道打破鏡來如何相見撫掌云了

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峯云生死海未渡爲什麽覆却船僧無語覆船代云渠無生死雪竇代云久嚮雪峯師代云便與掀倒禪牀師云雪峯有驗人句覆船有透關眼雪竇有陷虎機且道崇寧成得箇什麽邊事

舉雪峯示衆云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玄沙指火爐云且道火爐闊多少峯云如古鏡闊沙云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師云現成

公案古鏡本非火爐打破籠羅火爐即是古鏡若恁
父子投機爭見赤心片片諸人作麼生會他道這老
漢脚跟未點地在如來實杖親蹤跡
舉雲門示衆云你若實未得箇入頭處三世諸佛在
你脚跟下一大藏教在你舌頭上且向葛藤處會取
師云崇寧土上加泥敢道直得潙山水牯觸殺東海
鯉魚陝府鐵牛吞却嘉州大像
舉古者道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你
構去法眼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坐待你
構去師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今日當衆

慶懺
舉前寶壽問後寶壽父母未生已前那箇是本來面
目後寶壽罔措一日在市見二人相爭有一人相勸
云你得恁麼無面目壽遂大悟師云築著磕著當頭
彰本地風光應聲應色直下無私毫透漏還會他道
得恁麼無面目麼龍袖拂開全體現
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自小養得一頭水牯牛擬向
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
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和光
順物與世同塵不犯鋒鋩收放自在是南泉本分草

料山僧自小亦養得一頭水牯牛有時孤峯獨立有
時鬧市縱橫不論溪東溪西一向破塵破的且道即
今在什麼處著眼看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指示清云是什麼
源僧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指示僧去後侍者
問適來是成褫伊否清云無者云是不成褫伊否清
云無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師云鏡清具本分鉗鎚有作家爐韝正如明鏡當臺
舉無遺照雖則赴感應機要且猶費葛藤若是山僧
忽有問未達其源對他是什麼源待伊道其源劈脊

便棒更有問是成褫伊否無和尚尊意若何劈脊便
棒非唯截斷衆流亦乃光揚宗眼還辨得出麼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六
校譌　第十九紙三行處下南蘸有試字
音釋
眯莫禮切物蔽目不明也　慷慨慷口浪切慨口溉切慷慨語違也　[illegible]規切毀也　艨艟艨莫紅切艟昌容切艨艟戰船也　颺余章切風飛物也　桎梏桎職日切足械也梏姑沃切手械也　綊郎結切紗也　捂吾故切　餉式亮切饋也　戞訖黠切　捎所交切　颩職琰切風颺散也　瞬輸閏切目動也　矻苦骨切矻矻勞極也　輟陟劣切　長直亮切餘剩也　睚眦睚牛懈切眦士懈切舉目相忤貌　騃[illegible]切　馬士浴也　褫陳知切

（聊城居士傅光宅施刻佛果禪師語錄第十六卷京山沙門秀對吳江沙彌本宏書秀水陳嘉訓刻　庚寅冬淸涼妙[illegible]）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七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拈古中

舉德山小叅示衆云老僧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山云你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師云德山大似金輪聖王寰中獨據四方八表無不順從等閑布一勑施一令直得草偃風行若不是這僧爭見殺活擒縱威德自在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

云德山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雖則直截單提各能扶竪德山要且只扶得末後句未扶得最初句在且作麽生是德山最初句大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崩騰六合雲

舉太原孚上座問鼓山父母未生已前鼻孔在什麽處山云卽今生也鼻孔在什麽處孚不肯乃云你問我與你道鼓山問父母未生已前鼻孔在什麽處孚但搖扇而已師云奇特因緣須以奇特激發殊勝大事須以殊勝舉揚雖然隱顯無差其奈巧拙有異或有問崇寧父母未生已前鼻孔在什麽只劈口便掌

舉臨濟入僧堂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師云正勑既行諸侯避道

舉溈山普請次靜版鳴有一僧拍手呵呵大笑歸去溈山云奇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至晚問其僧適來你見什麽道理僧云朝來未喫飯聞版聲歡喜溈山云賺殺人鏡淸云當時溈山有此一僧鼓山云當時溈山無此一僧師云這僧洪音大振直得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眼目定動及乎勘證將來却打箇背翻筋斗若不是溈山爭見汗馬功高後來道有此一僧只得一半道無此一僧只得一半今日板聲鐘聲魚聲

鼓聲齊振或有箇拍手呵呵大笑直向伊道觀音菩薩來也

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撫棺櫬問吾云生耶死耶道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麽不道吾云不道不道漸源冈測後來在一處聞誦觀音經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忽然大悟師云道吾橫身爲物指出生死根源親到寶山一問當面蹉却若不是金剛正性宿植根深爭得向平田淺草驀地回光見得道吾著力相爲處且作麽生是道吾著力相爲處試請道看

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爲什麽却無教云張翁喫酒李翁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師云鏡清道有也失利明教道無也失利且道諸訛在什麽處若明得去不妨識進退別休咎始知一句下有分身之意有出身之路今日崇寧忽有人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對他道不在這兩頭他或道爲什麽如此崇寧今日失利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舉靈雲見桃華悟道頌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囘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靈雲旣撥動天關玄沙乃掀翻地軸且道那箇是未徹處具透關眼者試請辨看

舉遵布衲在藥山浴佛次山云你浴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麽遵云把將那箇來師云藥山問處鬧隔重關遵老答來一槌兩當不可只守這一路也或有問崇寧只浴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麽提起杓子向伊道阿似生

舉古者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師云且道殺箇什麽殺衆生物命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闡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箇什麽試定當看

舉世尊於一處安居至自恣日文殊在會迦葉問文殊何處安居文殊云今夏三處安居迦葉於是集衆白槌欲擯文殊卽見無量世界一一界中有一一佛一一文殊一一迦葉白槌欲擯文殊世尊謂迦葉云汝今欲擯那箇文殊迦葉茫然師云鐘不擊不響鼓

不打不鳴迦葉旣把斷要津文殊乃十方坐斷當時好一場佛事放過一著待釋迦老子道欲擯那箇文殊便與擊一槌看他作麽生合殺

舉石室見僧來拈起拄杖云過去諸佛也恁麽現在諸佛也恁麽未來諸佛也恁麽長沙云放下拄杖子別通箇消息來師云石室置箇問端不妨孤峻若非長沙爭得投機雖然只知恁麽不知不恁麽遂舉拄杖云過去諸佛不恁麽現在諸佛不恁麽未來諸佛不恁麽或若總道放下拄杖子我也知你只是學語之流生機處道將一句來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三聖云恁麽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拄杖下座師云保壽大似毒龍攪海直得雨似傾盆三聖雖雷震青霄焉助得威光一半可中有箇直下承當非但瞎却鎭州一城人眼瞎却天下人眼去在

舉傅大士云終日焚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終日焚香擇火不知眞箇道場師云終日焚香擇火不知焚香擇火

舉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怕爛却那僧問睦州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州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師云若問崇寧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對他道汝得安南又憂塞北

舉睦州陞座云首座聻答云在寺主聻答云在維那聻答云在州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云一等是借路經過就中奇恠若是崇寧又且不然首座聻在寺主聻在維那聻在因行不妨掉臂打草只要驚蛇若能一撥便轉免致撒土撒沙

舉長慶示衆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叅學事畢師拈云撞著道伴交肩過露柱燈籠共證明

舉南泉示衆云文殊普賢昨夜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也趙州出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麽過州禮拜南泉便歸方丈師拈云南泉動絃趙州別曲苦痛蒼天寒山拾得若是崇寧則不然燈籠露柱昨夜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令歸本位去也或有箇出云和尚棒教誰喫只對他道落賓落主

舉古者道十五日已前不得住我這裏你若住我這裏我用錐錐你十五日已後不得離我這裏你若離我這裏我用鈎鈎你正當十五日且道用錐即是用鈎即是師拈云放行處把住把住處放行是則是爲人鉗鍵爭奈傷鋒犯手若是崇寧則不然十五日已前不得住我這裏你若住我這裏我放火燒你十五日已後不得離我這裏你若離我這裏我放火燒你正當十五日化爲萬斛明珠撒在大千沙界處處盡放光明各各急須著眼

舉昔日摩耶夫人聖母左手攀枝釋迦老子右脇降誕九龍吐水沐浴金軀便乃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師子吼云天上天下惟我獨

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拈云驚羣之句須向驚羣處舉揚奇特之事須遇奇特人前拈出釋迦老子可謂驚羣雲門大師不妨奇特直下以不可測度底機輪向千聖頂𩕳上撥轉若能恁麼體會始知釋迦把斷要津雲門知恩解報且道落在什麼處還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

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拈云外道因邪打正世尊看樓打樓阿難不善旁觀引得世尊拖泥帶水若據山僧見處待伊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和聲便打及至阿難問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亦和聲便打何故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

舉祖師道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師拈云若明心達本知見歷然正說正行當陽顯赫且作麼生是即如今底事大家齊著力共唱太平歌

舉僧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謀後來南禪師道古人尚六耳不同謀那堪三二百衆浩浩地商量禍事禍事師拈云南禪不妨因風吹火也未免隨語生解若有問道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只對他道水長船高泥多佛大

舉泰首座到洞山值喫果子洞山云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未審過在什麼處泰云過在動用洞山云侍者掇退果卓師拈云天下衲僧盡道泰首座箭鋒不相拄所以遭洞山貶剝後來溈山真如道此果子莫道泰首座不得喫三世

諸佛也不敢正眼覷著師云宗師家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有定乾坤句辨龍蛇眼不妨難赴當時若是英靈衲子解捋虎鬚待他道過在什麼處便拈起果子云和尚畢竟喚作什麼待他擬議劈面便擲何故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舉雲門示衆云結夏得數日也寒山子作麼生大溈真如道結夏得數日也水牯牛作麼生師拈云結夏得數日也諸上座作麼生復云寒山子意在鉤頭水牯牛事在函蓋且道諸上座落在什麼處惜取眉毛

舉洞山與密師伯到柏巖巖問二上座在什麼處來

山云湖南巖云觀察使姓什麼山云不委他姓巖
云名什麼山云不委他名巖云還理事也無山云自
有廊幕在巖云還出入否山云不出入巖云豈不出
入山拂袖出去巖至來日侵早入堂召二上座二人
近前巖云昨日問上座話不愜老僧意一夜不安今
請上座別一轉語若契老僧意便開粥飯相伴過夏
山云却請和尚問巖云不出入山云太尊貴生巖乃
開粥同過夏師拈云正偏回互只要圓融直截當機
惟崇尊貴洞山觀機而作柏巖理長則就雖然如是
曹洞門下即得若於臨濟宗中須別作箇眼目始得

當時待伊道不委名便向伊道他不委你你不委他
敢問合道得什麼語還有人道得麼若有山僧也不
開粥只分付箇龜毛拂子若道不得且參三十年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
一領布衫重七斤師拈云摩醯三眼一句洞明似海
朝宗千途共轍雖然如是更有一著在忽有問蔣山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對他道饑來喫飯困來眠
舉道吾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撫棺木云生耶死耶吾
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什麼不道吾云不道
不道行至中路源云請和尚為某甲道若不道則打

和尚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拈云銀山鐵
壁有什麼階昇處山僧今夜錦上鋪華八字打開商
量這公案去也生也全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
道箇中無背面直下便承當不隔一條線逼塞太虛
空赤心常片片
舉南際到雪峯經月次見玄沙沙云長老唯我能知
際云須知有不求知者沙云山頭老漢費許多氣力
作麼師拈云玄沙放去太嶮收來太速若據金山則
不然此事唯我能知須知有不求知者只向他道也
知長老不分外還委悉麼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云明眼人落井僧問石頭
如何是道頭云木頭僧又問韶國師如何是道國師
云四生浩浩師拈云宗師家為人各有出身處若是
通方之士一舉便知苟未相諳不免指注只如一箇
問頭三人恁麼答且道是那一句親切還委悉麼一
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雪
竇云臘月火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
磨不會大難大難師拈云大小雪竇隨妻漱不能截
斷誵訛若是道林即不然臘月火燒山特地無端綿

包特石鐵裏泥團
舉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師拈云絕天維立地紀未足稱奇擘太華逗河源亦非敏手若向箇裏覷得透便可以撒驪龍窟明珠噴栴檀林香氣豈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線道乃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遂卓拄杖云劄

舉臨濟與普化一日同往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

細濟休去來日又同一施主家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麤細濟吐舌師拈云精金不百煉爭見光輝至寶不酬價爭辨眞假不是臨濟不能驗他普化不是普化不能抗他臨濟所謂如水入水如金博金雖然如是放過則彼此作家點檢則二俱失利具擇法眼者試請辨看

舉昝有秀才問長沙某甲曾看千佛名經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長沙召秀才才應諾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否才云不曾題沙云得閑題取一篇好師拈云驀刀劈面解辨者何人劈箭當胷承當者有幾若能向奔流度刃疾燄過風處見長沙橫身爲物去不消一捏其或隨言詮入露布便謂問東答西裂轉話頭且作麼生是長沙端的處還委悉麼殺人刀活人劍

舉趙州訪一庵主便云有麼有麼庵主竪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便去又訪一庵主亦云有麼有麼庵主亦竪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禮拜而去師拈云佛祖命脈列聖鉗鎚換斗移星經天緯地有般漢未出窠窟只管道舌頭在趙州口裏殊不

知自已性命已屬他人若能握向上綱宗與二庵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着力還知趙州落處麼切忌顢頇

舉僧問長沙作麼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已去沙云作麼生轉得自已歸山河大地去師拈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舉雲門示衆云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云俱師拈云直得萬機寢削千眼頓開細如須彌大如芥子軟如鐵硬如泥雖然如是只道得一半或有問山僧只對他道收且道落在什麼處

舉興化一日上堂有一同叅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僧纔行三兩步化又喝僧亦喝僧擬進前化拈棒僧又喝化云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宰在僧擬議化便直打下法堂却歸方丈侍者便問適來僧有甚語句觸忤和尚化云他適來也有照也有用也有權也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劃兩遭到這裏便用不得似這般漢不打更待何時師拈云辨王庫刀振塗毒鼓掣電未足以擬其迅震雷未足以方其威可謂善驅耕夫之牛能奪饑人之食只如主賓互換有照有用有權有實則且致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劃兩

遭處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隨大隊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仰山下禪牀打四藤條師拈云師資會遇衮芥投針一期借路經過不免互相鈍置雪竇道藤條未到折因甚只打四下師云餬餅討什麽汁雪竇云須是箇斬釘截鐵漢始得師云大似隨邪逐惡大禪佛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霍山云維那打鐘著禪便走師拈云這漢擔仰山一箇冬瓜印子向人前賣弄若不是霍山幾被塗糊雖然可惜令行一半當時不用喚維那好與擒住更打四藤條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舉雪峯會下有一僧辭去在山中卓庵多時不剃頭自作一柄木杓溪邊舀水喫時有僧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竪起杓子云溪深杓柄長僧歸舉似雪峯峯云也甚奇怪峯一日與侍者將剃刀去纔相見便問道得即不剃汝頭主便取水洗頭峯便與伊剃却師拈云庵主雖生鐵鑄就雪峯柰是本分鉗槌當初若一向顢頇爭見驚天動地還委悉麽金鏃慣調

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酬

舉僧問保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那師拈云翡翠羽毛麒麟頭角重重光彩的的相承要明陷虎之機須施嶮崖之句雖然如是只知與麽來不知與麽去或有問山僧五祖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只對道不敢孤負先師委悉麽山高豈礙白雲飛

舉玄沙和尚到莆田縣衆以百戲迎之次日玄沙遂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閙向什麽處去小塘提起袈裟角示之沙云料掉沒交涉大潙眞如拈云大潙

卽不然或有問昨日許多喧閙向什麽處去迯鳴指
一下或有箇衲僧出云料掉沒交涉大潙却肎伊何
故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什麽處
師拈云二老宿雖是提振綱宗要且貪覩天上月而
今或有箇出問道林適來許多喧閙向什麽處去只
對他道又是從頭起他若道料掉沒交涉劈脊便棒
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
擧僧問投子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子云尹司空與老
僧開堂師拈云人道投子實頭不妨忒煞淳朴若是
山僧卽不然或有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只對他道

弄潮須是弄潮人
擧藥山一夜無燈燭示衆云我有一句子待犢牛生
兒卽向汝道時有僧出云犢牛生兒也自是和尙不
道山云把燈來其僧便歸衆洞山云這僧會則會只
是不肯禮拜法燈云當時不要索燈但問他道生底
是特牛兒牸牛兒又代云雙生也師拈云藥山垂釣
意在鯤鯨這僧呑釣三千浪激洞山眼正千里同風
法燈重整鎗旗再裝甲冑雖然如是山僧卽不然夾
山有一句子威音王已前與諸人道了也或有問明
頭合暗頭合只對他道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

長威獰
擧巖頭參德山入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禮拜
洞山云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巖頭聞云洞山老漢
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殊不知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師拈云德山據令而行只得一半洞山通方有眼千
里同風巖頭旣善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大似作家戰
將臨陣扣敵七事俱全不妨奇特敢問那箇是一手
擡一手搦處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擧僧問曹山恁麽熱向什麽處囘避山云鑊湯爐炭
裏囘避僧云鑊湯爐炭裏作麽生囘避山云衆苦不

能到師拈云囘機轉位宛爾通方直下似臘月蓮華
雖然如是斬釘截鐵更饒一路或有問碧巖恁麽熱
向什麽處囘避只向他道鑊湯爐炭裏囘避他若云
鑊湯爐炭裏如何囘避只向他道熱殺也何妨且道
還有爲人處也無
擧陸亘大夫問南泉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
與我一體也甚奇恠南泉指庭前華召大夫云時人
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師拈云陸亘手攀金鎖南泉
八字打開直得七珍八寶羅列目前乃竪起拂子云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通身是眼分踪不下

舉興化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之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明時有旻德長老出衆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亦喝德便禮拜化云旻德今日却校興化二十棒若是別人一棒也少不得何故盖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拈云作家相見須是恁麽機如掣電眼似流星原始要終扶頭接尾所謂羽毛相似言氣相合只如兩家互換相喝且作麽生辨得一喝不作一喝用要承當臨濟正法眼藏須明取二老宿意且道意作麽生百尺竿頭須進步紫羅帳裏撒真珠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云六不收師拈云只道得一半若問道林只對他道一不立遂成頌一不立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蹤由無限青山留不住落華流水太悠悠

舉僧問長慶如何是合聖之言長慶云山僧被闍梨一問直得口似匾檐師拈云是則是應機無差爭奈大鷩小恠或有問道林如何是合聖之言只對他道誌公不是閑和尚剪刀只在臥牀頭

舉臨濟道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師喝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是照是用還委悉麽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沙云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麽生沙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山云和尚與麽道得某甲却與麽道不得沙云我得汝不得師拈云酌然這一條路作者方知直得窮天地亘萬古而不移消劫石空芥城而不盡便是透關底也須急著眼始得一等是與麽時節爲什麽我得汝不得切忌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舉休靜在洞山作維那一日普請白槌云上間鋤地下間搬柴首座遂問云聖僧作箇什麽靜云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師拈云珠鑽九曲休靜可謂神功玉解連環山僧更資一路或有問聖僧作箇什麽只對他道廓如明鏡當堂照不動形聲應萬緣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七

校譌　第五紙七行傳大士南藏作寶誌公　第十紙十九行欶南藏作嗽

音釋　鵬薄登切大鵬也　櫬初覲切親身棺也　愜詰叶切快也　翹渠堯切　擘博厄切分擘也　顥胡老切　舀以沼切行也　犢徒谷切牛子也　牸疾置切牝牛也　鯤公渾切大魚也　豁呼括切

吳江居士周張施資刻此佛果禪師語錄第十七卷　京山沙彌玄秀對　[illegible]　溧水陶子詩刻　萬曆辛卯春清涼妙德庵識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十八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拈古下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絶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大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師著語云錯僧問智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師著語云錯僧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師著語云錯僧回舉似馬大師大師云藏頭白海頭黑師著語云錯錯師拈云若是明眼漢一舉便知落處白雲先師道這僧擔一擔懞憧換得箇不安樂

馬大師道藏頭白海頭黑白雲拈云風后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如山僧下五箇錯且道落在什麼處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云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鑑門云鑑則且致你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門云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問你法身還喫飯也無僧無語雪竇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保福云欠他一粒也不得又古德云喚什麼作飯師拈云雲門可謂驅耕夫牛奪饑人食權衡佛祖龜鑑宗乘所以後來尊宿各出眼目扶立宗風雖然如是只明得法身邊事未明得法身向上事且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域中無向背閫外有權衡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師拈云保壽全機擔荷不妨奇特要且只得一邊當時若善發明臨濟正法眼藏待三聖道恁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便與本分草料何故一不做二不休

舉金牛行食次問龐居士生心受食淨名已呵去此二途居士還甘否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牛云豈干他事士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却金牛便行食士云不消一句子師拈云善現作家金牛奇特盡被龐居士一時領過了也只如龐居士道不消一句子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舉僧問石門年窮歲盡時如何門云東村王老夜燒錢師拈云可謂神通妙用僧復問開先暹和尚年窮歲盡時如何暹云依舊孟春猶寒師拈云不妨田地穩密忽有問道林年窮歲盡時如何只對他道定盤星上轉風車

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師拈云一人在孤峯頂上土面灰頭一人在十字街頭斬釘截鐵有頭有尾同死同生且道出則不爲人底是出則便爲人底是竪起拂子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版來牙取禪版與翠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住院後僧問和尚當年見二尊宿是肯伊不肯伊牙云肯卽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師拈云這漢貎來莽鹵學處顢頇雖然顧後瞻前爭奈藏身露影既是無祖師西來意用肯作麼若向箇裏辨得山僧與你拄杖子若辨不得和鼻孔一時失却

舉僧問雲門樹彫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師拈云雲門善巧方便可謂卽事卽理卽隱卽顯三句可辨一鏃遼空雖然猶是粘皮著骨若有問蔣山樹彫葉落時如何只對他道撐天拄地且道是三句是一鏃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舉懶瓚和尚云吾有一言絶慮忘緣巧說不得只要心傳師拈云這老漢魚行水濁漏逗不少雖然如是箇中或有解忘緣能絶慮者出來道作麼生是心傳若也會得已傳了也若會不得心卽且置畢竟是那箇一言歸堂歇去

舉雪竇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掛在壁上達磨九年面壁不敢正眼覷著如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打師拈云雪竇妙中之妙奇中之奇向佛祖頭上提持衲僧頂門鑿竅不妨自在要且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蔣山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竪起拄杖子云在拄杖頭上拈起也天同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有時八臂三頭有時壁立千仞如今莫道衲僧要見直饒千聖出來列祖齊至並須倒退三千里敢問大衆且道什麼人合得受用分付天台木上座突出南山鼈鼻蛇攛拄杖下座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僧舉似鹽官官云一箇棺木兩箇死漢雪竇云三箇也有師拈云一串穿却

舉靈雲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

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拈云唱彌高和彌寡雪曲陽春殺人刀活人劍利物之要有般底尚拘閑見隨語作解便說相謾誰不知日下孤燈已失先照畢竟什麽處是未徹處壺中日月長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處僧云瑞巖沙云瑞巖有何言句僧云長喚主人公自云喏喏惺惺著他日莫受人謾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恠復云何不且在彼中住僧云瑞巖遷化了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麽僧無語雪竇云蒼天蒼天師拈云萬丈寒潭徹底月在當心千尺巖松倚天風生幽谷直得凛凛孤標澄澄

風彩及至月離碧嶂影落雲衢遂乃當面蹉却當時這僧若是箇漢待伊道即今還喚得應麽當下便喝非唯把定玄沙要津亦與瑞巖老子出氣

舉僧問風穴九夏賞勞請師言薦穴云一把香芻拈未暇六鐶金錫響搖空師拈云風穴用得當陽事不妨風流儒雅要且只道得途中句或有問道林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只對他道四絕堂邊呈瑞氣三湘江畔奪高標

舉舍利弗一日入城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問云什麽處去女云如舍利弗恁麽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舍利弗恁麽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何處弗云諸佛弟子當住大涅槃女云諸佛弟子既住大涅槃我如舍利弗恁麽去師拈云住無所住行無所行見無所見用無所用各人脚跟下廓同太虛如十日竝照觸處光輝苟知恁麽則與月上女同證無生得不退轉隨去來處無不皆在大解脫中三世諸佛鼻孔一時穿却說什麽如舍利弗恁麽去

舉師祖問南泉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祖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祖云如何是珠泉云師祖

祖應喏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拈云南泉一期垂手收放擒縱則不無要且未見向上事在只如盡大地是如來藏向什麽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喚什麽作藏若明得有轉身處許他只具一隻眼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拈云舉一明三衲僧孔竅千差一轍本分鉗鎚雖然如是或有問道林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綿包特石

舉南泉問僧昨夜好風僧云昨夜好風泉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亦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南泉又見僧問

昨夜好風僧云是什麽風泉云吹折門前一株松泉云一得一失師拈云大凡酬唱隨機著眼辨龍蛇別緇素所謂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只如南泉道一得一失敢問阿那箇得阿那箇失到這裏須是向上人始得還委悉麽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舉修山主頌云二破不成一一法鎭長存若人一二解永劫受沈淪師拈云直似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向平坦坦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平坦坦雖然只道得一半道林卽不然二破不成一一法亦不存不作一二解永劫受沈淪

舉道吾問雲巖脫却殼漏子向什麽處相見去巖云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拈云太周遮生道吾云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拈云太孤峻生大凡善知識舉一語垂一機要明生死根源令一切人明心見性去豈不快哉或有問道林脫却殼漏子向什麽處相見只對他道何處不逢渠

舉修山主頌云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色鬧浩浩師拈云聲不到耳色不到眼聲色交參萬法成現且道還踏著解脫道也無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苦辛

舉僧問石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鞏云這的無生死師拈云還識這的麽俊鶻指空去懵鳥泊籬頭

舉古者道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又有道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師拈云是則是兩口金剛寶劍要且拂掠虛空金山則不然生死爲諸佛根基諸佛乃生死爐鞴若解崄絕承當卽證六通八解

頌古上

舉德山小參示衆云老僧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什麽打某甲德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云德山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要識新羅僧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大冶烹金忽雷驚春草木秀發光輝日新不費纖毫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殺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氷輪話作兩橛句中眼活龍頭蛇尾以指喻指撞著露柱瞎衲僧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咭嘹舌頭三千里

舉德山挾複子到潙山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

潙山默坐不顧德山云無無便下去復云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見潙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潙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當時背法堂著草鞋便去潙山至晩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法堂著草鞋便去潙山云還識此子麼已後向孤峯頂上蟠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大用不拘今古楷模倒拈蝎尾平捋虎鬚若非深辯端倪何以坐觀成敗俊處頴脫囊錐高來卷舒方外孤峯頂上浪滔天正令當行百雜碎咄

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泉云有丈云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云說了也泉云普願只恁麼未審和尚如何丈云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泉云普願不會丈云我太煞爲你說了也

鸞膠續斷絃猊血化驢乳從來不爲人今古叅佛祖箭既離絃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固與語時默默時語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舉百丈再叅馬祖祖舉拂子丈云卽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侍立少頃祖云爾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爲人丈取拂子舉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祖便喝丈大悟後謂黃檗云我當時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

豎拂掛拂全機出没卽此離此較若畫一頂門當下轟霹靂鍼出膏肓必死疾承當一喝聾三日師子神威恣返擲百煉眞金須失色復云有麼有麼咄

舉道吾至一家弔慰漸源撫棺問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後於石霜再舉始知落處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源云正好著力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

生耶死耶築著磕著不道不道藏頭露角黃金靈骨鏗鏘白浪滔天卓犖殷勤爲語透關人萬里孤光長爍爍無摸索趙州石橋成略彴

舉靈山會上有一女子於佛前入定佛勑文殊出之文殊遶女子三匝鳴指一下女子入定儼然文殊遂運神力托至梵天撲下女子亦復儼然佛云非但汝一人出此女子定不得設使百千萬億文殊亦出不得下界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定佛語未竟罔明從地涌出佛勑令出定罔明遶女子三匝鳴指一下女子

遂出定老宿徵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爲什麽出女子
定不得罔明爲什麽却出得
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辯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條直
師子奮迅兮揺乾蕩坤象王回旋兮不資餘力孰勝
孰負誰出誰入雨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
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舉清原謂石頭云人人盡道曹溪有消息頭云有人
不道曹溪有消息原云大藏小藏從何得頭云盡從
這裏去
有消息太沉屈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茲出撒
沙撒土無終極甜如蜜苦如蘖明如日黑如漆擊碎
千年野狐窟塡溝塞壑少人識
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不門云清波無透路
僧云和尚從何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便恁麽去
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
徧界不藏清波澄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提起向上
鉗鎚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麽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
關
舉僧問龍牙二鼠侵藤時如何牙云須知有隱身處
始得僧云如何是隱身處牙云還見儂家麽

堂堂成見密密難見二鼠雖黠莫逢其便藤枝透出
未生前正眼當陽巧回換龍牙老機如電遇賤卽貴
貴卽賤
舉圓覺經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
智
毫髮不留縱横自由閫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
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摵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
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躶躶放出潙
山水牯牛
舉僧問雲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
云飮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後有僧舉似趙州州云
不可從鼻孔裏入去也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
云苦僧云飮者如何州云死雲峯聞之云趙州古佛
從此不答話
趙州象骨巖舉世無倫擬共撫沒絃琴千載清人耳
古澗寒泉瞪目凝然不從口入飮者忽筌重出語者
又死不答話同彼此相逢兩會家打鼓弄琵琶箇中
誰是的白鳥入蘆華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云
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旣去阿難

— 353 —

問世尊云外道有何所證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不問有無言言前立問端兩邊俱坐斷一劍倚天寒鞭影未動歷塊過都慈門旣開陵有轢無遼天鼻孔須穿却誰是追風天馬駒

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是什麽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也無祖云我不得僧云爲什麽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

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佛法儘他葉落華開不問春寒秋熱別別萬古碧潭空界月

舉太原孚上座問鼓山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麽處山云卽今生也鼻孔在什麽處孚不肯乃云你問我與你答山云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麽處孚乃搖扇而已

父母未生前生也只如然一般拈掇能奇巧直下渾如火裏蓮騰今煥古極妙窮玄大可憐清風長滿座一萬八千年

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云昨日有一僧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請

春蘭與秋菊一一各當時底處無回互恕誰分髓皮風來鳥已覺露重鶴先知爲問何能爾渠儂初不知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麽吾云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相似巖云我會也吾云你作麽生會巖云徧身是手眼吾云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你又作麽生吾云通身是手眼

徧身是通身是酥酪醍醐爲一味毫端涌出須彌盧芥子吸竭滄溟水十虛吞爍正眼寥廓照用同時人境俱奪棒頭喝下錯承當昔 于枯來也失却莫莫水是水兮山是山切忌無繩而自縛

舉洞山夏末示衆云初秋夏末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衆無語僧舉似石霜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

新豐路坦然豈事正偏圓萬里無寸草何人可向前機不轉墮塵緣透得脫犯風煙瀏陽端的破中邊出門已是草芊綿投機儻善諳來脈兩岸俱玄一不全復云看脚下

舉定山夾山同行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二人各謂已語親切往大梅舉而質之梅云一親一疎二人下去次日夾山往問阿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

院後舉此謂衆云我當時失却一隻眼雪竇拈云夾山畢竟不知當時換得一隻眼

有佛不迷無佛則無大梅頂門正眼劃時已驗親疎家抱荆山璞人握靈虵珠失却與換得同歸故殊途作家金槌當面擲臨機俊鷂趁不及將謂赤鬚胡更有胡鬚赤

舉趙州云老僧答話去也有解問底致將一問來時有僧出禮拜州云比來拋塼引玉却引得箇墼子下座後法眼舉問覺鐵觜此意如何覺云與和尚舉箇喻如國家拜將相似問誰人去得有一人云某去得

答云汝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

千年田八百主誰當機辨來處趙州要答話拋塼引墼子覺老話端倪如拜將相似去得去不得言下分緇素箇裏高於萬仞峯不動纖毫擒佛祖崇寧効古所作答話去也或有箇出來只向伊道了

舉馬祖百丈西堂南泉翫月次祖指月問西堂正當恁麼時如何西堂對云正好供養問百丈丈對云正好修行問南泉泉拂袖便去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皎皎凝虛碧沈沈發皓彩秋色共澄清永夜臨寰海修行供養逗圓機聊聞便去超方外馬駒兒端的别萬古定乾坤一言全殺活復云高著眼

舉金牛行食次問龐居士云生心受食淨名所呵去此二途居士還甘否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牛云干他事士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却牛便行食士云不消一句子

淨名呵善現金牛勘龐老彼此不相饒峻機無處討雲行雨施雷奔電掃殺虎陷虎出草入草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

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藏雪竇云草裏漢祖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雪竇云雪上更加霜祖云如何是珠泉云師祖祖云諾雪竇云百尺竿頭作伎倆未是嶮若向箇裏著得一隻眼真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直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蒼鷹逐兔驪龍翫珠透青眼不瞬照物手寧虛往來往來草裏謾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明月上長珊瑚

舉僧問藥山如何是道中至寶山云諂曲僧云不諂

曲時如何山云傾國莫換

道中有至寶濟世無倫匹藥嶠發深藏唯云莫諂曲不諂曲傾國相酬未相直壁立萬仞此心真不必當來問彌勒

舉僧問雲門學人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石筍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機涌出須彌山一念不生何處雪金剛寶劍當頭截

舉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子云演出一大藏

頓漸偏圓權實空有釘觜鐵舌河目海口一道清虛亘古今八角磨盤空裏走

舉智門問五祖戒和尚暑往寒來則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戒云五鳳樓前聽玉漏門云爭奈主山高案山低戒云須彌頂上擊金鐘

高高峯頂翻銀浪深深海底起紅塵金鐘玉漏相酬酢疑殺滔滔天下人苟非作者詎問關津執鞭回首四海良隣君不見仲尼溫伯雪傾蓋相逢也奇絕

舉本仁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無語仁云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許你有箇入處

聲出虛色生無聲前句後轉塗糊間不容髮安可名模堂堂圓應沒錙銖巧張爐韛費分踈爭如棒下無生忍聞見馨香滿道塗

舉雲門問僧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門云你問我與你道僧遂問門云一條緇三十文僧云如何是一條緇三十文門云打與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油然南山雲霈然北山雨露柱笑呵呵燈籠超佛祖中涌邊沒西天東土樓閣門開竟日閑野老不知何處去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八

音釋

簣 求位切土籠也　遲 思廉切　瓚 在旱切　攛 取亂切擲也　輂 居竦切　咭嘹 咭許吉切嘹力弔切　蝎 許竭切與蠍同　捋 盧活切摩捋也　鸞 盧官切神鳥也　猊 研奚切狻猊也　霹靂 霹匹歷切靂郎狄切　鍼 諸深切刺病也　鏗鏘 鏗丘耕切鏘千羊切鏗鏘金玉聲也　犖 力角切卓犖超絕也　彴 職略切略彴橫木渡水也　黠 胡八切慧也　搋 尺氏切拆也　轢 郎狄切踐也　墼 居的切土墼也　縚 他刀切編絲繩也

吉水居士曾乾亨施貲刻此　佛果禪師語錄第十八卷京山沙彌玄秀對　吳江沙彌本宗書　溧水端本澄刻　萬曆辛卯春清涼妙德庵識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九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頌古下

舉教中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大象本無形至虛包萬有末後已太過面南看北斗
王宮兜率度生出胎始終一貫初無去來掃蹤滅跡
除根蒂火裏蓮華處處開

舉僧問雲門生死到來如何迴避門云在什麼處
針眼魚吞大千界蟭螟蟲吐妙高山太虛包括無遺
漏萬彙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石橋踏斷通身
黑那知華頂是天台

舉丹霞初見馬祖以兩手托幞頭祖云吾非汝師南
嶽石頭處去霞遂至石頭如前托幞頭頭云著槽廠
去霞依童行次一日石頭爲衆云今日齋後普請剗
佛殿前草衆競具鋤鍬霞獨洗頭捧剃刀於石頭前
胡跪頭云作什麼霞云請師剗草石頭笑爲剃髮呼
與授戒霞掩耳而去却回江西馬祖院騎聖僧項衆
驚報馬祖馬祖親來見乃云我子天然霞遂作禮云
謝師安名祖問甚處來霞云石頭來祖云石頭路滑
子莫曾踏倒麼霞云若踏倒則不來也

問一答十告往知來龍馳虎驟玉轉珠回聊聞舉著
已瞥地剔起便行何俊哉剗草固奇崛安名尤突兀
二老略玄黃賞茲千里骨眞規鎮儼然覿面看標格
騰雲一舉迷風日

舉雲門示衆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
形山著燈籠向佛殿裏拈三門安燈籠上
虎豹文章麒麟頭角輝天焯地堆山積嶽撥破面門
兮盎色騎聲截斷羅籠兮解黏去縛罷却干戈百草
頭萬里秋天飛一鶚

舉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
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疾焰過鋒奔流度刃唱拍相隨拳踢相應驀然轟起
震天雷百草顚頭春色回

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卽佛
無鬚鎖子八面玲瓏不撥自轉南北西東海神知貴
不知價留向人間光照夜

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
碧海珠荊山璧爍乾坤誰別識利刀剪却無根樹萬
疊峯巒斂煙霧

舉馬祖與百丈同遊山見野鴨子飛過祖云是什麼

丈〻云野鴨子祖〻云向什麽處去也丈〻云飛過了也祖將百丈鼻孔扭丈作忍痛聲祖云何曾飛去丈於此有省

野鴨過前溪千峯凛寒色相顧不知歸未免資傷擊扭破疑團葛怛消梢風直下透青霄雲山海月渾閑事一語歸宗萬國朝

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〻云元正啓祚僧〻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智門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爲什麽却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〻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

穩密田地神通遊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利一槩等虚空豈容立巴鼻草上之風祖令行誰知雷罷不停聲

舉僧問琅琊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琊〻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有省

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塵舉大地收華開世界起一模脱出絕功勳句裏挨開大施門

舉僧問長沙本來身還成佛否沙〻云你道大唐天子還刈茅割稻否僧〻云成佛又是何人沙〻云是你成佛知不知

巨嶽何曾乏土唐皇豈可刈茅禮拜近前叉手西天十萬迢迢古佛即自已自已即古佛珊瑚瀲灧十洲春蟾蜍映奪驪龍窟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〻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

醬裏著鹽雪中送炭纔捋虎鬚棒頭有眼恠來獨坐大雄山他家曾踏上頭關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〻云三人證龜成鼈

皎皎清光徧界莫藏聲拋不出色豈能彰直下斬釘截鐵剗却古今途轍高出臨濟德山三人證龜成鼈別別一回喫水一回噎

舉麻谷持錫見章敬遶繩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如是如是後到南泉亦遶繩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谷〻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麽却道不是泉〻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歸敗壞

如是不是去却藥忌擬犯封疆全軍失利杖頭突出

古菱華舉世風流屬當家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麈山云看箭僧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起走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數

獵人有神箭射得麈中麈箭下快承當跳出曹溪路翻身踏著上頭關敵勝鷲羣瞥爾間

舉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已

太嶢敲全殺活絕承當無摸索褱中意氣鬬外籌略倒退三千里盡大地是藥錯錯利劍七星光閃爍

舉乾峯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穩坐雖然如是更須知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始得雲門出衆問云只如庵內人爲什麼不見庵外事峯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在峯云子是什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峯云直須恁麼始解穩坐

動絃別曲聞一知十手搦手擡以膠投漆庵內不見庵外無孔鐵槌不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

舉靈雲見桃華悟道有頌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陌上笑春風枝頭漏消息紅光爍太虛荳藉陽和力學劍宗師既不疑玄沙未徹最新奇掃除學路刮肌骨格外之機如電拂

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今年八月門云放汝三頓棒次日洞山往問昨蒙和尚放某三頓棒未審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大悟

見兔放鷹因行掉臂赤骨歷窮方圓富貴放三頓棒尚遲疑再挨方識利頭錐單提獨脚機關外明眼衲僧猶不會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向你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

百草頭出沒三界外遨遊徒布漫天網虛下釣鼇鉤搓鱗振鬣撼乾坤兀目昂頭洪浪噴棒雨點喝雷奔肯將爭戰定功勳

舉僧問趙州見說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云鎮州出大蘿蔔

鎭州出大蘿蔔猛虎不食伏肉直饒眼似流星爭免持南作北老趙州迥殊絶片言本自定乾坤返使叢林鬧聒聒

舉陸亘大夫謂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恠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云大夫陸應諾泉指華云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

山潤石蘊玉林秀淵藏珠見此一株華似夢灼然根體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模解向長安正鬧處喚得悠悠陸大夫

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汝十五日已後

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破二作一分三成六著串數珠數不足南辰信手攀北斗回身觸豁開戶牖正當軒玉兎金烏如轉燭傳不傳得不得邪知陌上春條綠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鐘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含像曾非展事投機豈是預搔待痒點鐵成金舉直措枉一箭鵰一雙一摑血一掌君不見踈而不漏兮恢恢天網

舉雪峯示衆云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玄沙云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互換投機神出鬼沒烈燄亘天佛說法亘天烈燄法說佛風前剪斷葛藤窠一言勘破維摩詰

舉東寺問仰山甚處人山云廣州寺云我聞廣州有鎭海明珠是否山云是寺云作何顏色山云黑月則現白月則隱寺云子還帶得來麼山云帶得來寺云何不呈似老僧山云諾惠寂昨到潙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寺云眞師子兒大師子吼

善撫太阿鋏決無傷手厄慣編猛虎鬚必有全身策鎭海珠巧呈似離色離聲離名字栴檀林裏爇栴檀

師子窟中吼師子

舉趙州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言語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也無僧問既不在明白裏未審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則得禮拜了退

至簡至易同天同地揀擇明白云何護惜口似鉔眼似眉涉語脈蚿憐夔堪笑卞和三獻玉縱榮刖却一雙足

舉石頭示衆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云非言語動

用亦没交涉頭云我這裏針劄不入山云我這裏如
石上栽華
井底泥牛吼月雲間木馬嘶風把斷乾坤世界誰分
南北西東直中曲曲中直要平不平憑秤尺
擧雪峯示衆云望州亭與諸人相見了也烏石嶺與
諸人相見了也僧堂前與諸人相見了也後保福擧
問鵝湖僧堂前則且置什麽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
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
藕線引鯨鼇針鋒輥芥投望州烏石嶺未唱已先酬
大唐擊鼓新羅舞覿面相呈不相覩

擧代宗皇帝問忠國師和尚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
云要箇無縫塔子帝云請師塔樣國師云會麽帝云
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
之國師遷化後帝召耽源問此意如何耽源呈頌云
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
瑠璃殿上無知識
八面自玲瓏盤空勢岌嶪表裏鎮巍然若爲分六鑿
執名匿相認影迷形臥龍長怖碧潭清合同船子開
心椀日用如何不現成
擧石頭見藥山坐次問你在此作什麽山云一物不
爲頭云恁麽則閑坐也山云閑坐則爲也頭云汝道
不爲不爲箇什麽山云千聖亦不識石頭以頌讃之
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麽行自古上賢猶不
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擺撥佛祖縛曠然繩墨外一物亦不爲縱橫得自在
古鑑臨臺明辨去來金鎚影動鐵樹華開任運相將
不可陪法雲隨處作風雷
擧雲門示衆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
作麽生是光明衆無對自代云僧堂佛殿廚庫三門
夜明簾外千峯秀鸞鏡臺前萬象虛掃蹤滅跡不立

錙銖誰爲佛殿誰是香廚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
龍明月珠
擧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
地自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右脇誕金軀九龍噴香水嶷嶷步四方周匝蓮華起
未上先施第一機高風亘古鎮巍巍當時有箇承當
得等閑擒下白拈賊咦
擧雪峯住庵有二僧到峯見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
是什麽僧亦云是什麽峯低頭歸庵其僧後至巖頭
頭問云雪老有何言句僧擧前話頭云雪峯道什麽

僧云雪峯無語頭云噫我悔不當初向伊道有箇末
後句我若向伊道巳後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
末舉此話請益頭云汝何不早問僧云不敢造次頭
云我雖與雪峯同條生不與雪峯同條死要識末後
句只這是

雙明復雙暗獨立絕殊方秉機直面提其鋒安可當
同條生兩鏡相照無能名不同條死鐵樹華開亘今
古末後句始牢關祛却門前大案山

舉天平從猗和尚行脚在西院常云今時莫道會佛
法只覓箇舉話底人也難得一日從西院法堂下過
西院高聲喚從猗平舉首院云錯行三兩步院又云
錯院云適來兩錯是老僧錯是上座錯平云是從猗
錯西院云錯錯少頃西院云上座且在此度夏待與
你商量這兩錯平當時便去後住天平示衆云老僧
當年行脚被業風吹到汝州西院有箇思明長老勘
我兩錯更待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
錯我未發足南方行脚時早知道錯了也

把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汲深泉
天平老大忽草爲兩錯悔行脚大地茫茫愁殺人眼
裏無筋一世貧

舉踈山平日在香嚴一日嚴上堂有僧問不慕諸聖
不重巳靈時如何嚴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携踈山作
嘔吐勢嚴云師叔不肯耶山云不得無過嚴云過在
甚處山云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携亦從人得
嚴云師叔莫道得麼山云還我法座與你道於是嚴
令陞座如前問之山云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云肯
又肯箇什麼諾又諾箇什麼山云肯則肯他諸聖諾
則諾於巳靈香嚴云師叔恁麼道也須倒屙三十年
始得後住踈山常病返胃一日舉此問鏡清病僧肯
諾不得全道者作麼生會清云全歸肯諾山云不得
全又作麼生清云箇中無肯路山云始契病僧意

刀不自割指不自觸鵠白烏玄松直棘曲纔有纖塵
帶影來脫體全拋無眹迹肯不存諾不立一片清光
射斗牛天上人間得自由

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
許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卽乖趙州云不擬安知是道
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
直達不疑之道廓同太虛豈可强是非耶州於言下
大悟

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千重百匝四海一家解却黏去

却縛言無言作無作廓然本體等虛空風從虎兮雲
從龍
舉百丈每至陞座常有一老人聽法一日衆去老人
獨留丈云汝是何人老人云某非人然某緣五百生
前迦葉佛時曾住此山錯答學人一轉語所以五百
世墮野狐身今欲舉此話請和尚爲答丈云汝試舉
看老人云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
因果丈云汝問我與汝道老人遂問大修行底人還
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遂悟得脫野狐身
化去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至鑑難逃太虛寥廓一往迢迢
五百生只緣因果大修行底雷破山風振海百煉精
金色不改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陞座示衆云祖師心印狀似鐵
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只如不去不住且道印
卽是不印卽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
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沈巨浸却將蛙步輾
泥沙陂佇思穴便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
一拂子云長老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穴
又打一拂子牧主云將知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
箇什麼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穴便下座
列聖風規初不放過擬跨鐵牛驀頭印破盧陂當斷
却沈吟電轉星飛活被擒喝下攙撑同霹靂三玄戈
甲振叢林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無寒
暑處回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
黎熱時熱殺闍黎
盤走珠珠走盤偏中正正中偏羚羊掛角無蹤跡獵
犬遶林空踧踖
舉金牛每至食時自携飯至僧堂前撫掌呵呵大笑

云菩薩子喫飯來喫飯來後僧問長慶意旨如何云
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審慶讚箇甚麼光作舞
僧禮拜光云你作麼生會僧亦作舞光云這野狐精
絲來線去分明過與若不相諳如何驗取因齋慶讚
和泥土蹈襲只言呈作舞野狐精七星利劍血長鯨
舉踈山示衆云病僧咸通年已前會法身邊事咸通
年已後會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云如何是法身邊
事山云枯椿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門云
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山云許門云只如枯椿豈不
是明法身邊事山云是門云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

向上事山云是門二云未審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山云
法身周徧爭得不該門指淨瓶云還有法身也無山
云莫向淨瓶邊覓門二云諾諾
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撥轉天關掀翻地軸法身向上
法身邊間氣英靈五百年膠漆相投箭相拄南山起
雲北山雨
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僧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
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師便恁麼去前後僧問
皆如此後有僧舉似趙州州云待我為你勘破這老
婆遂往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州纔行婆

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州歸舉似大衆云我為你勘
破這婆了也老宿拈云什麼處是勘破處
善繫無繩約善行無轍跡不戰屈人兵直面當機疾
老婆勘破五臺山有誰參透趙州關
舉雲門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
悟道見色明心舉手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胡餅
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
見色心先現聞聲道已彰掣電光中分皂白海潮音
裏別宮商韶陽老慈門普發機直用千鈞弩
舉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衆生顛

倒迷已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清云洎不迷已僧云
意旨如何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順流逆流轉物物轉良哉觀音快逢其便出身脫體
句分明門外依前雨滴聲
舉南泉示衆云昨夜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每人與
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也趙州出云和尚棒教誰
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拜泉下座歸方丈
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異音同調文殊普賢
佛法見南泉趙州日月面據令而行指顧間盡情貶
向鐵圍山忽有箇不憤底出來道崇寧吩只向他道

果然果然
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峯云生死海未渡
為什麼覆却船僧無語覆船代云渠無生死雪竇代
云久響雪峯
未渡生死海不應覆却船渠本無生死超然離二邊
長如杲日麗中天舒光暎到雪峯前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云對一說
海藏龍宮金文玉牒逗器觀機破關擊節三百餘會
振綱宗四十九年同箇舌阿刺刺對一說諦當之言
如截鐵

擧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門云
倒一說
是賊識賊以楔出楔鳥跡空雲鏡象水月敎兒師子
迷蹤訣上樹老猫安身法活鱍鱍倒一說等閑翻却
狐狸穴
擧世尊於一處九旬安居至自恣日文殊倐來迦葉
問今夏在何處安居文殊云在三處安居迦葉於是
白衆欲擯文殊出纔擧犍椎乃見無量佛刹一一佛
所有一一文殊一一迦葉擧椎欲擯之世尊於是告
迦葉云汝今欲擯出那箇文殊
大象不遊兎徑燕雀安知鴻鵠據令宛若成風破的
渾如囓鏃徧界是文殊徧界是迦葉相對各儼然擧
槌何處罰好一劄金色頭陀曾落節
擧巖頭示衆云涅槃經道吾敎意如塗毒鼓擊著遠
近聞者皆喪僧問如何是塗毒鼓頭亞身云韓信臨
朝底
天高地厚水闊山遙薦何制律韓信臨朝塗毒鼓未
擊已前宜薦取
擧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爲義女云生以不生生
爲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云若能

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
所宜以爲生義殊云死以何爲義女云以不死死
爲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云若能
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
所宜以爲死義
生以不生生死以不死死根本豁然明應時超佛祖
隨宜離散與和合十字縱橫活鱍鱍金剛寶劍倚天
寒外道天魔皆膽慴
擧潙山問仰山云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這裏潙
山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潙山
云且須隨流
北風逞嚴威凛凛侵肌骨一句括人天幾曾容眹迹
隨流認得本來身徧界莫非無價珍
擧歸宗示衆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進前
宗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
宗彈指云諸人還聞麽僧云聞宗云一隊漢向這裏
覓箇什麽以拄杖打趂呵呵大笑歸方丈
無學彈指超圓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哉觀音行
棒頭指出金剛王嶮惡道中爲津梁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九

校譌

第十四紙十八行巻門之門北藏作開

音釋

蟭螟蟭兹消切螟莫經切 彙于貴切類也 幞防玉切帊也 噎壹結切食塞也 摑古獲切批打也 蚿胡千切百足蟲也 夔渠龜切一足獸也 刖魚厥切斷足也 嶷魚力切小兒有知貌 輾尼展切與碾同 羚盧經切 蹴踖蹴子六切踖資昔切 吤忍者切 齧鏃齧魚結切噬也鏃作木切矢鏑也

常熟居士蔡方榮華亭居士康壽萬宜興居士沙彌希雍歙縣居士吳繼亭共施貲刻此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十九卷京山沙彌玄秀對吳江沙彌本安書上元縣李珍刻

萬曆辛卯夏清涼山妙德庵識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二十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偈頌

高宗在藩邸三次請陞座說偈

善因招善果種粟不生豆大福德人修大福德人受。八萬四千波羅蜜一毫頭上已圓成棒頭喝下承當得高步毗盧頂上行

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還千聖頂𩕳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衆生本來是佛

放憨放癡貪世味閑情誰管眞如地有時得片好風光十字街頭恣遊戲

寓言

笞聞沈巨浸一舉十二鼇持此淨華宿曾未及秋毫濛濛大象中出沒安可逃只自且循緣著意眞徒勞

舉民公充座元有偈曰

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

示衆

辦道應須辦自心心眞觸處是通津直明格外無生忍端作區中解脫人吸盡西江龐老口搏將妙喜淨名身八風五欲莫能轉解向塵中轉法輪

佛鑑和尚忌辰示衆

去年正今日泥牛鬬入海今年正今日徧界舒光彩虛空無相身佛鑑儼然在非色亦非心不小復不大劫石可移動箇中無變改要知佛鑑恩各人明主宰一句逗羣機志心常頂戴且道是那一句喫飯咬著沙

示丹霞佛智裕禪師

二三四七初無間顯大威光示的傳把斷關津勿輕放草漫誰領法堂前

示擇言禪人三偈

參禪參到無參處窮玄窮徹玄盡頭渴飲饑飡只恁麼世間出世沒蹤由

機關並是閑家具玄妙渾成破草鞋鐵額銅頭超佛祖橫拈倒捉一坑埋

紅塵有底論成道寒谷無人可作春苟識拈華微笑意一番拈弄一番新

示若平禪人

賛翊住山功已立荷擔長久志彌堅雲門庵翊壓歐阜天上高天更有天追復古來清淨剎他時會見美聲傳賓主相投膠漆合相與弘持臨濟禪

送智祖禪德

一句當機領手差路絕攀去來長若鑑喧寂鎮如山百草顛頭峻孤雲世外閑行行牢把著宜闖上頭關

送安首座囘德山

使乎不辱命臨機貴專對安禪将虎鬚著著超方外不惟明窻下安排掇向禪林撥嶮崖拈槌竪拂奮雄辯金聲玉振猶奔雷九旬落落提綱宗衲子濟濟長趍風解黏去縛手段辣驅耕奪食尤雍容夏滿思山要歸去了却武陵一段事勃窣理窟乃胷中行行不患無知已臨行索我送行篇栗棘蓬裏金剛圈短歌須要數十丈長句只消三兩言金毛師子解翻身箇是叢林傑出人不日孤峯大哮吼五葉一華天地春

送梵思禪老皖山住庵

脫去羈羅徹攣銜了無毫末可容參馬駒兒踏誰禁得皖伯臺前去住庵

送達侍者之武陵

臨濟爺遣將驗德嶠行令接住與一送果別探竿影

國師三度喚聲聲無不領負汝負吾機直透千聖頂古人曾恃香根器如此瞥爾數載巾缾已合得正命今復自帝都直遊武陵境打辦俊精神也要識禪病截斷風前句奪取佛祖柄歸來大誇詫強將果然猛

送修道者

不下笠子勘俱胝一句擊出一古佛如今歸去舊雲庵叅徧諸方善知識卓卓頂門眼輝騰如杲日勉力傳持無盡燈繼取末山舊蹤跡

送諸化士 九首

豁達靈明印脚跟用來了不隔纎塵歷遊華藏毗盧界把住牟尼百億身八寶七珍皆我有左穿右穴與誰隣勞生衮衮堪垂手乃是通方自在人

皎皎林間月悠悠天際雲去來非有累圓缺本無垠逗水光常淨爲霖意不羣溪山千萬里同異許誰論

迦葉刹竿頭此老曾饒舌全體解承當祖祖何曾别要明箇段事須善觀時節遇著與麽人眼中爲出屑虎見北山門戢戢皆雲衲妙手廣施呈翻却驪龍穴

千聖頂𩕳頭有破天大路唯是無心人始能闊著步恰如履平地日行千百度要引滿世間一齊與麽去爾垂手入鄽應須善回互鬧閧處相逢當機宜把住似過金剛圈請盡情分付歸來善法堂撾取大法鼓

覿面豁開三要印全機直明正法藏持去江西顯本宗三日耳聾無伎倆要須撒手向孤峯選甚懸崖千萬丈欲知稱意得錦鱗騰身快入驚人浪

既叅臨濟禪亦須自點檢奨用喝下奇殺活杖頭驗四料四賓主三玄及三要擊石火電光乃臨濟垂範以此入郊鄽大奮姜維膽光榮作鳳輝七珍只一覽

無位眞人赤肉團面門出入若爲看棒頭按正風前令喝下逼將肝膽寒不立階梯那事佛有眞規矩得心安横身百草顛頭用揷手驪龍窟裏翻要見衲僧全意氣如麻萬境莫能干大緣唾手間能辦未信人生行路難

撥轉千差向上機攙旗奪鼓不饒伊翻身踞地全生殺始是金毛師子兒

吸盡西江匹似閑作家豈復尚機關放教性地平如砥成佛功歸一晌間

送慧恭先馳之平江

一句單提越祖佛痛劄針錐窮徹骨出門便作師子兒敵勝驚羣貧返擲平江古來豪俠窟去去先通箇消息此行不作等閑來八面清風起衣裓

送景元先馳之毗陵

當陽提起截千差誰信風流出當家要入廛中通一線等閑開取鉢曇華善專對不辱命乃見摩醯三眼正引著羣靈使共行明明直截曹溪徑

楊無咎觀察

昝在皇都參會底與今豈復有差殊等閑乘興重拈似閧堂棒腹一軒渠

佛祖命門提在手放開捏聚更非他已到懸崖撒手處從來關捩子無多

示善友

此段本來無向背要須堅猛力行持金剛正眼通身是萬境來侵莫管伊

頌月上女因緣

本來正體徹根源出入同途只此門已住如來大解脫掌中至寶羅乾坤

頌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華折柳忽然摸著蚰頭未免遭他一口

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略彴忽若築起皮毬崩倒三山五嶽

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忽若眼皮迸破處他桶底踢穿

三毒頌

溝壑難充一念欲泥犁永劫苦何堪悟將萬法皆如幻慎勿容心暫起貪

未見世間為大患焚燒功德莫過嗔頭頭違順須容却喜捨慈悲出六塵

羅刹無明徹底癡翳他正體發狂機猛將般若金剛劍永斷渠儂撒手歸

妄起渾由三箇漢牽拖六道四生中倏然調伏無功

用端與毗盧性海通

眞讚

睦州和尚

辛辛辣辣喢喢喋喋識濟北為大樹揆雲門墮嶮崖機峻莫借言如枯柴夫是之謂陳蒲鞋

衆心和尚舍利

箇是黃龍老大蟲火後晶熒眞舍利萬年如日出世間與善知識作儀軌平生斥佛呵祖口於斯乃驗著實底留將法子法孫傳觸處放光常動地

六祖大師

稽首曹溪眞古佛八十生爲善知識示現不識世文書信口成章徹法窟葉落歸根數百秋堅固之身鎭韶石皎如赫日夾長空煥若驪珠炎太極定慧圓明擴等慈所求響應猶空谷河沙可數德莫量併出渠儂悲願力

楊岐和尚

三脚驢子弄蹄行解道鉢盂口向天荷擔他一百二十斤重擔子牽犂拽杷無端壞却慈明禪

白雲端和尚

楊岐腦後眼豈親透得金塵能幾人扶持臨濟一拳

拳倒黃鶴樓華劈二祖鼻孔依前搭上唇

五祖演和尚

山前一片閑田地松竹引風長襲人說心說性老僧箇裏是惡口偏提賤賣擔版貼秤麻三斤

眞如喆和尚

叢林老作世無儔凜凜威光四百州一擊鐵關如粉碎恩大難將雨露酬

丹霞佛智裕長老請讚

奮雷霹靂赤肉團壁立星飛電擊臨濟命脈渠儂突出驀地面門拶出初無一物三玄三要煇赫分付儞

智碎却人寰窟與祖宗雪屈咄

華藏民長老請讚

臨濟正法眼從這瞎驢滅父子不相傳神仙有秘訣豈顧殃及兒孫且圖眼中出屑逢人好一劄切忌向渠說

道洙首座請讚

紫羅帳裏撒眞珠夜明簾外提巴鼻句下三要三玄何人親得的旨面門無位眞人放渠出一頭地

梵思維那請讚

單提臨濟正法眼當機密付要瞎驢無位眞人乾屎

橛棒頭喝下絕名模當年海會大蟲咬今日歐峯舉似渠圓悟不惜兩莖眉洪爐餤裏綻芙蕖

惟祖知藏請讚

掃蕩佛祖不存性命鐵樹華開神駒十影圓悟傳來臨濟禪忽雷驀震千峯頂

法一書記請讚

化城踏破寶所非留當陽截斷機關透出百草顛頭揮臨濟之吹毛駕慈明之巨舟頭角相似氣類相投全機一喝分賓主須信渠儂得自由

子文監寺請讚

威如猛虎出深林皎若銀蟾轉太清望之儼如卽之也溫闡摩醯正眼於頂額突無位眞人於面門有誰領此豈可顯言分付子文

道元禪客請讚

臨濟正法眼藏突出三頭六臂忿怒驀撲帝鍾諠且神通遊戲圓悟當胷一拳鎖斷衲僧巴鼻

德珂禪人請讚

眼裏有瞳子頂門亞一指放出金剛圈舉世提不起箇中領略要渠儂鐵作脊梁金作齒恁麽便行丧兒孫不恁麽行校些子滅却正眼瞎驢邊圓悟風光動

天地

景元侍者請讚

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根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没忉忉奮金剛鎚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倂拈出

法昭維那請讚

大包無外細入毫芒現寶華王囗處道場建立掃蕩正體堂堂一語壁立濟濟鏘鏘渠儂此面目何人解提將圓悟栗棘蓬覿體没商量克賓話把播諸方

韓朝議請讚

撥轉上頭關千聖須却步唯許箇中人要通一線路具茨脫諸緣投誠信此事誓無襍用心長時箭相拄貌出山野姿踞不蔭高樹按杖正令行提持那一句善財鞠躬前風神全體露氣類自相同美哉名父子

惟表知藏請讚

此著千聖頂額上臨濟建立大法幢萬丈懸崖解放身可以一口吸西江石火電光猶是鈍虎肩插翅定無雙

勝居禪人請讚

夜明符燭天吹毛劍皃雪神威冷森森紅光阿剌剌

未啓口時當頭截欲入門來劈面喝體裁相似可克家此地不容通水泄

若平禪老請讚

高擁毳袍橫按拄杖作意提綱截斷[illegible]放出向上一機千聖寬亾膽丧於此有人承當便見千了百當圓悟杖頭一滴禪西江十八灘俱漲

曇玩禪德住頭陁巖庵請讚

盤陁石上橫按拄杖睟質儼然胷無伎倆不施栗棘金圈不愛起模畫樣頭陁巖頂偶行拳打著渠儂也没量

懷祖知殿請讚

瘦而精健老有餘韻鼓兩片皮說法無吝掃併情識不留纖朕七處道場恰如一瞬有箇不顧危亾僧剛地要來衝雪刃咄

文皓禪人請讚

岷峨濯秀屹西南氣象盤回鬱翠藍英傑間生從古習豈容凍膿輙相叅自不將領玷闍里賴有舌本操玄談得請居閑皓目擊持歸先爲結茅庵

蘊遇小師請讚

日面月面竝現印空印水雙彰機先不留朕跡格外

亦絕承當父子至親路別各各頂有圓光切恐與人明破此門豈可商量

禪人寫眞求讚 共首

泡幻中出枯木朽株頂缺神骨頷無圜珠曾遭海會毒龍咬快意追風天馬駒施設千種巧其實一物無若憑這箇見至了不識瀑混沌未分時無此箇面孔泡幻既張皇乃具足十種習次不立纖塵口角波濤洶湧唯有一件長愛打破漆桶

乍嗔乍喜渾只由你最愛謾人搖唇弄嘴忍草徧地生何曾澆法水傾倒心肝一句禪箇些兒子猶呈瑞

樸子中脫出佛果老古錐萬緣休歇處端坐不言時移刻定動奮迅全威爲人到徹骨不惜兩莖眉挈挈似紅藥跛跛如雲門殊無二老實空蘊二老文放下會事索破沙盆賣鑑一塵秋空片雲

一見便見了本來面敏手丹青應緣而現漸近縱心愈見強健唯用金圈栗蓬要須千煆百煉撒手萬仞崖頂門廓正眼

幻出成相眞蘊其中挺然骨目四座生風傳不可傳之心振不可振之宗老出皇都晚住歐峯只這沒回互領略在瀑儂咄

句中沒禪格外無玄當面不見斷莫可傳似玉溫潤如月孤圓氣蝟川源光流大千

衲衣逋峭活卓卓片段殘雲籠巨嶽壁立萬仞近不得無佛無祖無棒喝一口吸盡西江水箇是圓悟當頭著

相現無相心出非心如印印空逈絕古今入師子窟遊栴檀林脫去羈韁履薄臨深要識圓悟立處孤峯萬仞嶔岑

紅爐焰裏著點雪夜明簾外剔金燈萬丈寒潭水徹底妙高峯頂玉稜層等是瀑儂遊歷處萬機普應初

不曾圓悟老來埀隻手爲問何人似我能
利刃斬虛空神箭穿紅日用吞十方口吹此無孔笛
如斯三十年不費纖毫力信彩直鈎頭也有錦鱗食
有眼自承當愼勿從渠覓大機要頓發大用要直截
馬師老百丈無端巳漏泄臨濟喚火來坐斷天下舌
此老據胡牀也要恁麽說說不說萬里青天一輪月。
危坐盤陁風神峻整橫榔栗節廓千聖頂誰是仙陁
未言先領一片風光奪人奪境圓悟晚來益深沈華
陰山頭百尺井
立地可成佛殺人不眨眼碎生死窠窟要箇倜儻漢

圓悟從來提此著風前白雲曾喝散當家種草可相
從利劍七星光燦爛
句裏有出身突在千聖頂當機絕籠羅透徹無邊境
生平秉此金剛王四喝三玄格外領面門撥却太周
遮誰是瞎驢傳性命
覿面全眞不計踈親虎頭燕頷未盡渠神把斷關津
不放過無邊刹海乃比隣
太虛寥廓憑誰悟翻身背擲眞師子透頂透底没遮
攔千峯峭絕轟一句略開圓悟上頭關浮幢刹海閣
著步

道不在丹青禪不在面相強自貌將來讚之作何狀
且就箇現成爲汝說一上赤水求神珠得之由罔象
圓悟老古錐老來没伎倆英禪把將去滔天滚白浪
本無箇面目突出六十七今汝強圖貌頂門欠三隻
七處入鬧藍近來稍寧謐若更打葛藤豈有休歇日
三十年後與人看圓悟從前没窠窟
太清之雲明鏡之塵於無相中驀現此身考實究妙
以何爲眞不出這箇一著最親透得剔脫與古爲隣
道絕形相名存至公對現色身本體全空要求巴鼻
不西不東月映澄潭風搖古松十成圓悟誰識渠儂

通身無影像溢目生光彩動用峭於山語默深於海
曠劫正如如箇中無變改跳得圓悟金剛圈須信大
功元不宰

眞如禪人請讚

只這背面見一乃萬要是箇中人手親郎眼辦佛果
應緣圓悟成現如如觸處得逢渠一道神光本無間

眞了禪人請讚

丹青有神貌活圓悟據坐儼如風光全露捺膝聳身
撐眝直顧歐峯頂上把要津一任青冥轉烏兔

雜著

和靈源瞌睡歌
懵懵懂懂無巴無鼻兀兀陶陶絕忌諱任信流光動
地遷不論冬夏唯瞌睡箇中滋味佛不知空咄蚌蛤
與螺師放身不管臥水底與發長挨布袋兒鼻息如
雷誰顧得尋常少見有醒時沒醒時良有以要明瞌
睡中宗旨從來一覺到天明佛來不解撞身起縱使
舒光徧大千終難換我無憂底校踈親渾打失瞌睡
根靈莫窮詰有人契會便同參睡著須知更綿密

修道者若虛庵銘

修禪道人隨身卓庵取名於佛果老子因與名之若

虛乃會三為一也而不出本分事及禪教永嘉云體
若虛空沒涯岸佛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混元云
渓藏若虛宣尼云實若虛云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只
麼平常表裏空洞根塵絕偶六門互用快住此庵十
八不共要覷罅隙灼然無縫應物非緣誰為幻夢

破妄傳達磨胎息論

西方大聖人出迦維羅作無邊量妙用顯發剎塵莫
數難思議殊特勝因以啓迪羣靈其方便順逆開遮
餘言餘典盈溢寶藏及至下梢始露一實消息謂之
教外別行單傳心印金色老子以來的的綿綿只論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階梯不生知見利根上智
向無明窟子裏瞥破煩惱根株中活脫應時超證得
大解脫是故竺乾四七東土二三皆龍象蹴踏師勝
資強機境言句動用語默有上上乘器格外領略當
下業障氷消直截承荷於餘時自能管帶打成一片
度世絕流頓契佛地尚不肯向死水裏浸却唱出透
玄妙越佛祖削去機緣剗斷露布如按太阿凜凜神
威阿誰敢近作家漢確實論量才有向上向下勝妙
性理作用纖毫即叱之不是從來種草直下十成煆
煉得覈踐履得實始與略放過猶恐異時落草負累

人瞎却正法眼嗟見一流拍盲野狐種族自不曾夢
見祖師却妄傳達磨以胎息傳人謂之傳法救迷情
以至引從上最年高宗師如安國師趙州之類皆行
此氣及誇初祖隻履普化空棺皆謂此術有驗遂至
渾身脫去謂之形神俱妙而人間厚愛此身怕臘月
三十日慞惶競傳歸眞之法除夜望影喚主人翁以
卜日月聽樓鼓驗玉池覘眼光以為脫生死法眞誑
謼閻閻揑偽造窠貽高人嗤鄙復有一等假託初祖
胎息說趙州十二時別歌龐居士轉河車頌遞互指
授密傳行持以圖長年及全身脫去或希三五百歲

殊不知此眞是妄想愛見本是善因不覺墮在荒草
而豪傑俊頴之士高談大辯下視祖師者往往信之
豈知失顧步畫虎成貍遭有識大達明眼覰破居常
衆中唯默觀憫憐豈釋迦文與列祖體裁止如是耶
曾不自回獎始末則居然可知矣海内學此道者如
稻麻竹葦其高識遠見自不因循恐乍發意未深入
閫奧揭志雖專跂步雖遠遇增上慢導入此邪見林
末上一錯永沒回轉其流浸廣莫之能過因出此顯
言庶有志願於大解脫大總持可以辯之而同入無
生大薩婆若海泛小舟濟接羣品俾眞正道妙流於
無窮豈不快哉

辯僞

老漢生平久歷叢席徧叅知識好窮究諸宗派雖不
十成洞貫然十得八九亦通會示徒自不造次不知
何人盜竊山僧該博之名遂將此亂道爲山僧所出
觀之使人汗下面赤況老漢尚自未死早已見如此
狼藉請具眼衲子詳觀之勿認魚目作明珠也

佛事

爲智海法眞和尚入龕

釋迦雙樹示寂偃臥吉祥法眞智海告終端坐行上

四十年道價七十一生緣德播寰中聲馳海外人天
敬仰朝野傾崇比望永作梯航長光佛祖豈期忙中
縮手鬧裏抽身最後皇都大作佛事今則未埋玉樹
先入雲龕公案現成須至一決大衆因行不妨掉臂
伎倆不如帳樣爲瑞爲祥無邊無量請老和尚且出
方丈

爲佛眼和尚擧哀

三十年行道海上第一人颯然恁麼去誰見不酸辛
雖然如是須知佛眼未曾生未曾死未曾去未曾來
正與麼時如何乃指龕云我與雪峯同條生不與雪
峯同條死要知末後句分明普請大衆齊聲擧乃云
哀哀

爲佛眼和尚下火

如來涅槃日娑羅雙樹間放出三昧火闍維金色身
有條攀條無條攀例故褒山佛眼禪師道播四海名
聞九州二十年間三據大刹退席褒嶺宴坐鍾山以
平生所受用栗棘蓬驅耕夫之牛以楊岐所付囑金
剛圈奪饑人之食傳持一大事提振向上機衲子雲
從諸方景慕豈謂一彈指頃坐斷報化佛頭談笑之
間遽失人天正眼今則乾坤廓落人境蕭條雪映高

山風清大野圓頂後相放萬里神光大衆正與麼時
還委悉麼看取亘天紅燄裏華發優曇大地春

爲妙禪人下火

非日一箇正可憐今朝一箇更凄然翻身踏著曹溪
路妙體堂堂沒變遷妙師愛叅禪祖佛要齊肩索然
恁麼去一朶火中蓮生也浮雲突出死也空華倏沒
頂後圓同太虛畢竟非心非佛大衆看取一道紅光
爍破無生窠窟

爲佛眞大師下火

觸目菩提眞解脫頂門正眼耀乾坤透得生死關鄗
然無起滅佛眞大師生平滴水滴凍勇猛截鐵斬釘
舉世重其爲人聞見莫不欽歎內侍叢中跳出衲僧
隊裏修行淵聖錫徽名皇后賜度牒驚羣伏衆絕類
離倫將謂萬里前程豈期百年頃刻今則翻身長往
透出金圈栗棘蓬頂後圓光應現無生大火聚佛眞
佛眞急著眼保雲程一炬紅光纔舉處毗盧頂上任
縱橫

爲範和尚下火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
成天下之大名衲僧家透脫生死不懼危亡故能立

佛祖之紀綱昭覺和尚神機峭拔智辯滔天肘臂下
有符頂門上具眼奮喝散白雲底意氣操打破虛空
底鉗鎚一歸錦官兩住雄剎闢開荊棘路坐斷是非
關接物利生光揚佛日臨岐一著攏撥便行絕後光
前頭正尾正如今旣到這裏可謂世緣畢備末後慇
懃截斷路頭一堆猛火大衆且道畢竟向什麼處去
舉火炬云烈焰亘天留不得當空寶月鎭長圓

爲亾僧下火

五蘊山頭涅槃路四方八面沒遮欄通身盡是金剛
眼一粒靈丹火裏燃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二十

校譌　第十二紙七行鬭此藏作問

音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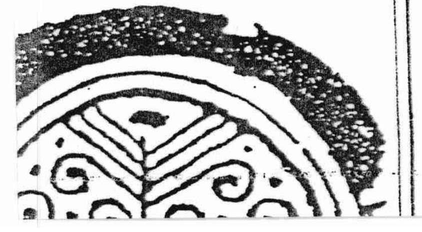
皖胡管切　羈居宜切馬絡頭也　轡兵媚切馬轡也　攙初銜切攙搶也　裓古得切衣前襟也　辣郎葛切辛也　啀五佳切　喍士佳切啀喍犬鬭聲　毳充芮切細毛也　睟雖遂切清和潤澤貌　挈詰結切　跛補火切　挺他鼎切直也　韁居良切馬　嶔驅音切　岑鋤簪切　嶔岑山高貌　榔貲悉切　櫟力質切　榔櫟絕也　嗑苦合切眼睦也　蚌白項切　蛤古沓切　蚌蛤　罅虛訝切孔隙也　隙乞逆切　覘敕豔切窺也　誑古況切欺也　謼虛訏切嚇也

比丘尼智寶　優婆夷吳氏本命己亥五月二十七日生施貲刻此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第二十卷　京山沙彌玄秀對　吳江沙彌本宏書　廬陵[illegible]
萬曆辛卯夏清凉山妙德庵識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

宋・圓悟克勤 撰
子文 編



[illegible]

[illegible]


四十八世圓悟克勤禪師

師彭州駱氏子爲演祖侍者部使詣演演曰提刑少
年曾讀小艶詩否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郞認得
聲使應喏喏演曰且仔細師侍次問刑會否演曰他
秖認得聲師曰他旣認得聲爲甚郤不是演曰祖師
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聻師有省後見鷄飛上闌干鼓
翅而鳴大悟通所得演謂衆曰我侍者參得禪也宋
高宗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示微恙趺坐而逝塔於昭
覺賜號圓悟禪師謚眞覺塔曰寂照贊曰

對地鷄飛如從夢覺盖色騎聲妙力無作海水騰
波須彌倒卓一段風流肴間閃爍

題圓悟和尚心要

元天目中峯禪師明本題

少室不傳之妙，就當人正體上舉揚，無形段可指，無方隅可示，無言說可詮，無道理可陳，虛洞洞空牢牢，絕毫芒離朕兆，圓湍湛寂，真正妙明，通貫十虛，包含法界，不可得有，不可得無，空由之而空，空不可混，色依之而色，色不可齊，入凡夫之迷，如水中鹽味，同聖人之悟，似色裏膠青，雪山大沙門之智辯，雖淵深廓徹，廣大無涯，當三百餘會之發機，其詞源袞袞，放肆汪洋，開合卷舒，具大自在，幽祕微密，靡不揭揚，獨於

此事不能加一元字脚。可謂極聖之大猷至神之玄府者也。圜悟和尚得法於東山演祖。其眼明。其機活。其意透。其語圓。不守一方便。而開示叅徒。溢爲巨編。目曰心要。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應機隨器。解其所縛去其所重。多不病寡。少不病簡。縱橫得要。左右逢原。其痛快直捷。貴馬師一口吸盡西江。細密操持。重巖頭只守閑閑。德嶠於心無事。其爲初機。必使其眞叅實究。廢寢忘餐。雙泯愛憎。兩忘身世。機輪活脫。不滯一隅。楔轉面門。一口咬斷。返擲踞地。豈容湊泊。譬如大雲倐忽變化。彌綸六合。降注甘雨。潤滋草

本。流布江河。項馬開聲。覓其去來了不可得。非得法自在疇克爾耶。一種是說法之師。雖臨濟德山。亦將斂衽。蓋嘗於般若種智。積劫熏鍊。故獲如是圓轉無礙者也。本伏讀再過。乃拜手書此以識之。固不敢望師橫點首於大寂定門。期不孤其所教者矣。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序

震旦有大乘氣象達磨東來六代傳衣普天蒙益吾蜀一隅僻處至今見諦寥寥聖非不生凡莫能識惜哉惜哉馬大師欲供十方被簸箕巷老婆推去駱和尙將歸昭覺被張商英丞相促行從此宗說俱通蠶叢絕響夫馬駒踏殺天下人誠佛出世如馬生角駱氏子可多得哉吾嘗閱圓師與張相論判華嚴謂周徧含容觀後正好參禪古今提倡宗乘獨一無侶所惜碧巖一集帶水拖泥末世衆生苦會求悟未免與黃面老人不合大慧仿仰山燒俱胝傳授各圈報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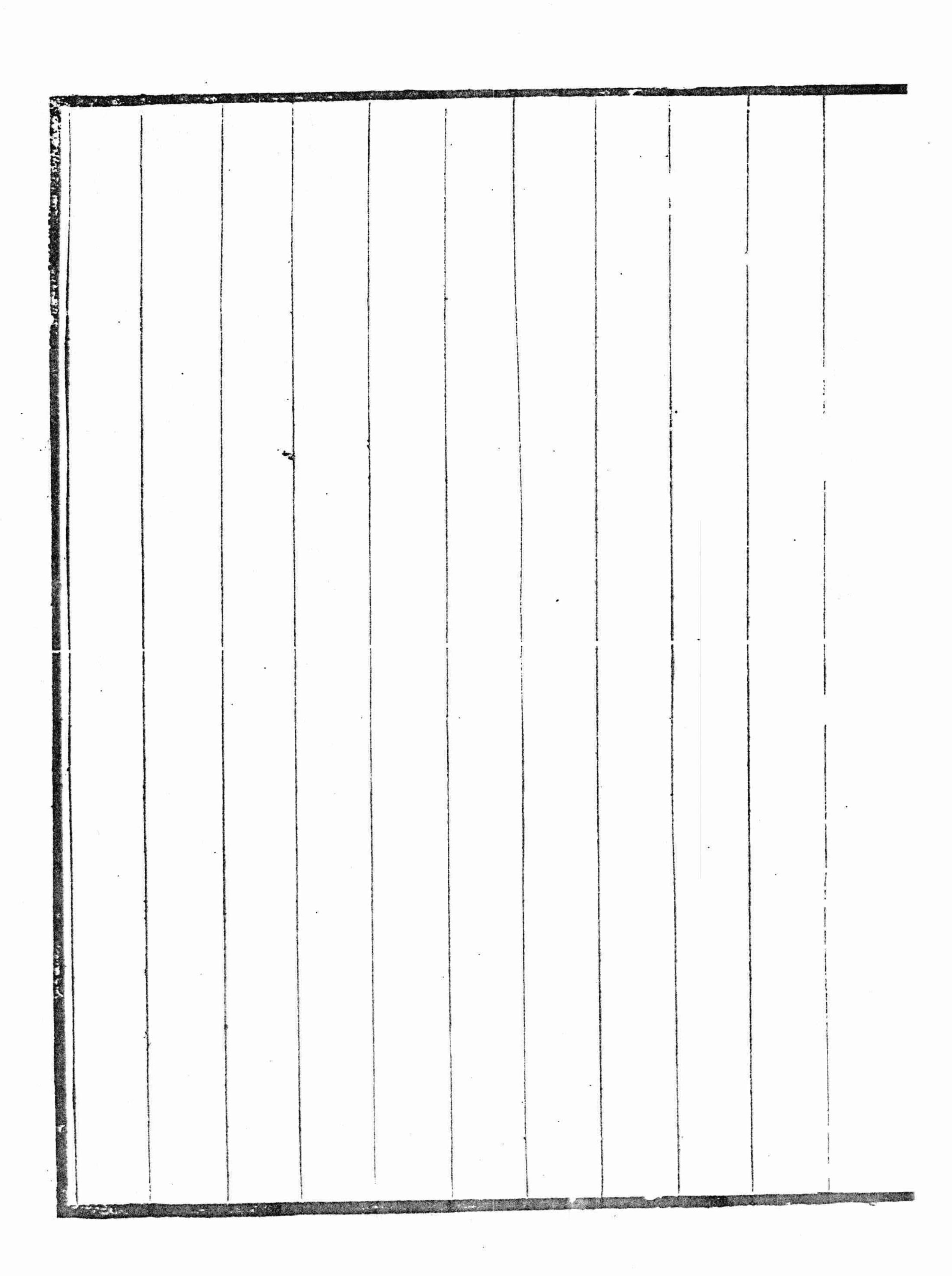
有自矣客冬游蓉度歲上元燈火中善友皮懷白君
攜此編來囑爲讐校謂昭覺淳淸長老付梓以益叢
林憶往年手抄蓮池天童中峯妙喜及此五家示居
士書合刋未果今茲隨喜慶慰奚如恨年漸衰酬俗
之餘精神倦憊一經尋繹遂不能支叉野處崛崍龍
藏不備欲加攷究從事末由不得已援徑山鐫指月
錄公案宗派不別偈頌雜糅留以爲徵驗學人之地
畧一翻檢仍歸皮君他日書成寄我一編再當布鼓
雷門令大千界了事高流勘其得失或者懷君連皮
帶肉示此探竿予方撥草瞻風自爾安身立命乎不

亦猶普覺拶眞覺云作劊子手一生得一肥漢剮也

舉似淳清倘同一笑

時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正月眉山劉書晋謹譔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嗣法　子文　編

住江寧府天寧

示華藏明首座

祖師直示。豈有如許蹊徑。只貴向上人聊聞舉著。剔起便行。明眼覷來。早是鈍置古者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吾不與也。箇箇須是舉一明三。目機銖兩。轉轆轆地。踈通俊快。始稱提持。豈不見良遂見麻谷。第一番見谷。便入方丈閉卻門。渠疑著。及至第二次。谷驟步去菜園裏。渠便瞥地。乃謂谷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見和尚。洎被十二本經論賺過一生。看渠憑

地不妨省力。既歸。謂徒曰。諸人知處。艮遂總知。艮遂知處。諸人不知。信知湶知處有不通風。諸人卒未薦得。可謂眞師子兒。要作他家種草。直須更出他一頭地始得。

達磨游梁入魏。落草尋人。向少林冷坐九年。深雪之中覓得一箇。及至最後問得箇什麽。卻只禮三拜依位而立。遂有得髓之言。至令守株待兎之流。競以無言禮拜依位爲得髓深致。殊不知劍去久矣。爾方刻舟。豈曾夢見祖師。若是本色眞正道流。要須超情離見。別有生涯。終不向死水裏作活計。方承紹得他家

基業。到箇裏直須知有從上來事。所謂善學柳下惠。終不師其迹。是故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誠哉。

破有法王。出現世間。隨衆生欲。種種說法。將知所說皆爲方便。只爲破執破疑。破解路我見。並無許多惡覺惡見。佛亦不必出現。況說種種法耶。

古人得旨之後。向深山茆茨石室。折脚鐺子煑飯喫十年二十年。大忘人世。永謝塵寰。今時不敢望如此。但只韜名晦迹。守本分作箇骨律錐老衲。以自所契所證。隨己力量受用。消遣舊業。融通宿習。或有餘力。

推以及人。結般若緣。鍊磨自己脚跟純熟。譬如閑荒草裏。撥剔一箇半箇。同知有。共脫生死。轉益未來。以報佛祖深恩。抑不得已。霜露果熟。推將出世。應緣順適。開拓人天。終不操心於有求。何況依倚貴勢。作流俗阿師擧止。欺凡罔聖。苟利圖名。作無間業。縱無機緣。只恁度世亦無業果。眞出塵羅漢也。

僧問天皇。如何是戒定慧。皇云。我這裏無恁閑家具。

又問德山。如何是佛。山云。佛是西天老比丘。又問石頭。如何是道。答云。木頭。如何是禪。云碌塼。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答云餬餠。又問趙州。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栢樹子。又問清平。如何是有漏。答云笊籬。又問無漏。答云木杓。問三角。如何是三寶。答云禾米豆。是皆前世本分宗師。脚踢實地。本分垂慈之語。若隨他語。卽成辜負。若不隨他語。又且如何領略。除非具金剛正眼。卽知落處耳。

此門瞥脫。契證卽是。素來未曾經人壞持。拍盲百不知。一旦以利根種性。孟八郞便透。直下承當。要用便用。要行卽行。無如許般心行。純熟頓放著所在便得休歇安樂。終日飽齁齁地。不妨眞正。最難整理。是半前落後。認得瞻視光影。聽聞不隨聲。守寂湛之性。便

爲至寶。懷在胸中。終日昭昭靈靈。雜知雜解。自擔負我亦有見處。會得宗師印證。惟只增長我見。便雖黃古今。印證佛祖。輕毀一切。問著。卽作伎倆。黏作一堆。殊不知末上便錯認定槃星子也。及至與渠作方便解黏去縛。便謂移換人。捩轉人。作恁麼心行。似此有甚救處。除是驀地自解知非。卻將來須放得下。爲善知識遇著此等。須是大手脚與烹鍊。救得一箇半箇得徹。不妨翻邪成正。卻是箇沒量大人。何故。只爲病多諳藥性。

得底人。心機泯絕。照體已忘。渾無領覽。只守閑閑地。

而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深深海底行漏盡意解所作平常似三家村裏無以異直下放懷養到恁麼處亦未肯住在纔有纖毫便覺如泰山似礙塞人便卽擺撥雖淳是理地亦無可取若取著卽是見刺所以道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豈肯自衒我是得底人原他深不欲人知喚作絕學無爲與古爲儔眞道人也

德山一日齋晩老子持鉢自方丈下來雪峯云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山低頭遂回巖頭聞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德山謂汝不肯老僧那巖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頭遂密啟其意。山亥日陞座與尋常迥殊。巖頭拊掌
謂大衆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
此箇公案。叢林解會極多。然少有的確透得者。有以
謂眞有此句。有以謂父子唱和實無此句。有以謂此
句須密傳授。不免只是話會。增長機路。去本分甚遠。
所以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此等人。飜成毒藥。
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
薦得。自救不了。若要與祖佛爲師。須明取活句。韶陽
出一句。如利刀剪卻。臨濟亦云。吹毛用了急須磨。此
豈陰界中事。亦非世智辯聰所及。直是深徹淵源。打

落從前依他作解明昧逆順以金剛正印印定麾金剛王寶劍用本分手段所以道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既殺得人須活得人既活得人須殺得人若只孤單則偏墮也垂手之際卻看方便勿使傷鋒犯手著著有出身之路八面玲瓏照破他方與下刃亦須緊密始得稍寬緩卽落七落八也只自己等閑尚不留毫髮許設有亦斬作三段何況此宗門從上牙爪遇其中人纔拈出若投機則共用不投機則卻以是爲要無不了底事切在力行之

華藏明首座自錦官夾山鍾阜從余遊十餘年其情

理勝解悉已拈去。入此門來。照用機智解路靡不打
摒。惟向上一著。室中百煅千煉。比出佐民老。以謂達
去朝夕。欲得筆語。因條列數章以付之。

寄張宣撫相公

疇昔受知於此道。極深且久。豈假言句可通。然格外
超宗。在大達大觀所操持。雖千變萬化。不出掌握中。
世法佛法。會無以異。唯日用照了。鏡心像迹。初不遺
鑒。廼大定也。是故維摩取飯香積。借座燈王。摶妙喜
世界。如陶家輪。納須彌於芥子中。吸劫火於腹內。由
反覆掌蓋中。旣虛而靈。寂而照。此外事物出沒轉旋

不假他力。所謂證不可思議。咸卽方寸片田地爾。矧建功立業。蘊德操誠。左右逢原。秉金剛寶劍。拈殺活杖子。指揮之際。皆此妙也。望期之言表意外。雖千萬里猶目擊耳。

又

自古聖賢。以過量傑出。如植大根器。獨證此大因緣。以悲願力。發揮直指。萬有同體。至淵至奧一段事。不立階梯。頓超獨得。從空劫已前。湛然不動。印定羣靈根腳。亘古今。絕思慮。出聖凡。越知見。初不動搖。淨倮倮活鱍鱍。現在一切有情無情。莫不圓具。是故釋迦

初生卽指天地大哮吼當頭拈出次以明星未後拈
花只貴其此正眼底領略自爾四七二三密傳不知
有者以謂有多少妙用神機只言隨波逐流初不究
其根本若鞠其至趣不消一箚昔李駙馬見石門
謂曰此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李卽便領以頌自
陳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
切是非莫管蓋上智利根天機已具唯務確實透徹
當受用時握大機發大用先機而動絶物而轉巖頭
云卻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若
能於物上轉得疾則一切立在下風並歸自掌握擒

縱卷舒。悉可點化居常自處泰然安靜。不掛纖末於
方寸。動而應機。自秉璿璣。回轉變通。得大自在。萬彙
萬緣。皆迎刃而解。莫不如破竹勢。從風而靡。所以立
處旣眞用時有力。況總領英雄。驅貔虎之士。攘巨寇。
撫萬姓。安社稷。佐中興之業。皆只仗此一著子。撥轉
上頭關鍵。萬世不拔之功。與古佛同見同聞。同知同
用。四祖云。非心不問佛。德山云佛只是箇無事人。永
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無位眞人。
常從面門出入。皆此蘊也。

今樞密大丞相已領之於言外。透出於聲前。而山野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剩語忉忉納敗缺猥蒙鈞慈見照以此遂忘老農老
圃老馬之智而獻芹焉

示圓首座

得道之士立處旣孤危峭絶不與一法作對行時不
動纖塵豈止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蓋中已虛寂
外絶照功翛然自得徹證無心雖萬機頓赴豈能撓
其神干其慮哉平時只守閑閑地如癡似兀及至臨
事物初不作伎倆準擬斟酌風旋電轉靡不當機豈
非素有所守耶是故古德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悟
則刹那履踐功夫須資長遠如鵓鳩兒出生下來赤

骨㦺地。養來矮去。日久時深。羽毛既就。便解高飛遠舉。所以悟明透徹。正要調伏。只如諸塵境界。常流於中。窒礙。到得底人分上。無不虛通。全是自家大解脫門。終日作爲。未曾作爲。了無欣厭。亦無倦怠。度盡一切。而無能所。況生厭墮耶。苟性質偏枯。尤當增益所不能。放教圓通。以謳和攝化。開權。俯仰應接。使高低遠邇。略無差悞。行常不輕行。學忍辱仙人。遵先佛軌儀。成就三十七品助道法。堅固四攝行。到大用現前。喧寂一致。如下水船。不勞篙棹。混融含攝。圓證普賢行願。乃世出世間大善知識也。古德云。三家村裏須

自箇叢林。蓋無叢林處。雖有志之士。亦喜自便。到恁麽尤宜執守。唯在强勉。以不倦終之。至於喧靜。亦復爾。喧處周旋應變。於中虛寂靜處。能不被靜縛。則隨所至處。皆我活業。唯中虛外順。有根本者能然。

大凡爲善知識。當慈悲柔和。善順接物。以平等無諍自處。彼以惡來。及以惡聲名色。加我非理相干。訕謗毁辱。但退步自照。於己無歉。一切勿與較量。亦不動念嗔恨。只與直下坐斷。如初不聞不見。久久魔孽自消。爾若與之較。則惡聲相反。豈有了期。又不表顯自己力量。與常流何以異。切切力行之。自然無思不服。

椎拂之下。開發人天。使透脫生死。豈小因緣。應恬和詞色。當機接引。勘對辨其由來。驗其存坐。攻其所偏墜。奪其所執著。直截指示。令見佛性。到大休大歇安樂之場。所謂抽釘拔楔。解黏去縛。切不可將實法繫綴人令如是住。如是執。勿受別人移倒。此毒藥也。令渠喫著。一生擔板賺悞。豈有利益耶。

佛祖出興。特唱此段大因緣。謂之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句。接最上機。只貴一聞千悟。直下承當了修行。不求名聞利養。唯務透脫生死。今既作其兒孫。須存它種草。看他古來大有道之士。動是降龍伏虎。神明

授戒。攻苦食淡。大忘人世。永謝塵寰。三二十年。折脚鐺兒煑飯喫。遁迹埋名。往往坐脫立亡。於中一箇半箇。諸聖推出。建立宗風。無不秉高行。務報佛恩。流通大法。始出一言半句。出於抑不得已。明知是接引入理之門。敲門瓦子。其體裁力用。不妨爲後昆模範。當宜師法之。轉相勉勵。追復古風。切忌希名苟利。玆深祝也。

馬祖昔歸鄉。以簸箕之譏。畏難行道。因再出峽。緣會江西。大隋昔歸鄉。先於龍懷路口。三載茶湯結衆緣。遂隱於木庵。道行於蜀。香林昔歸鄉。潛神隱照於木

晶宮成四十年一片事。撥正智門老祚。尋出雪竇大
雲門正宗。或留再出。皆以緣斷。今旣萬里西歸。但存
行脚本志。亦不必拘去留也。
慈明昔辭汾陽。祝云。修造自有人。且與佛法爲主。自
爾五據大刹。不動一椽。唯提振臨濟正宗。遂得楊岐
黃龍翠巖三大士。而子孫徧寰海。果不辜所付授。蓋
古人擇可以荷擔之士。不輕如此。信嚴飾壯麗梵苑
未足以奇佛法也。
佛道懸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祖師門下。斷臂立雪
腰石舂碓。擔麥推車。事園作飯。開田疇。施湯茶。搬土

拽磨皆抗志絶俗自強不息圖成功業者乃能之所謂未有一法從嬾墮懈怠中生既已洞達淵源至難至險人所不能達者尚能而於涉世應酬屈節俯仰而謂不能此不爲非不能也當稍按下雲頭自警自策庶幾方便門寬曠不亦善乎

示裕書記

住杭州靈隱智禪師

脚踢實地到安穩處時中無虛棄底工夫綿綿不漏絲毫湛寂凝然佛祖莫知魔外無捉摸是自住無所住大解脫雖歷無窮劫亦只如如地況復諸緣耶安住是中方可建立與人拔楔抽釘亦只令渠無住著

去此謂之大事因緣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如來眞密語也當不覆藏卽密當密卽不覆藏此豈可與繫情量立得失存窠臼作解會者舉耶要須透脫到實證之地向出格超宗頂顊上領始得旣已領略應當將護遇上根大器方可印授也

秉拂據位稱宗師若無本分作家手段未免賺悞方來引他入草窠裏打骨董去也若具金剛正眼須灑灑落落唯以本分事接之直饒見與佛齊猶有佛地障在是故從上來行棒行喝一機一境一言一句意在鉤頭只貴獨脫切忌依草附木所謂驅耕夫之牛

奪飢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
方來衲子有夙根作工夫驀地得入者。不遇眞正宗
師。返引他作露布。墮在機境中。無繩自縛。半前落後。
似是。不是最難整理。要須識其病脈辨其落著。徵其
所偏墜而發起之。使捨執著住滯。然後示以本分正
宗。使無疑惑。了然得大解脫。居大寶宅。自然趁亦不
去。可以洪濟大法。傳續祖燈。堪報不報之恩也。
黃龍老南禪師。昔未見石霜會。一肚皮禪。翠巖憫之。
勸謁慈明只窮究玄沙語靈雲未徹處。應時瓦解冰
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此印拈諸方解路。瘥病不

假驢驅藥緊要處豈有許多佛法也。

大宗師爲人雖不立窠臼露布。久之學徒妄認。亦成窠臼露布也。盆以無窠臼爲窠臼無露布。作露布也應須及之令盡。無令守株待兎。認指爲月。

鑒在機先。風塵草動。亦照其端倪。況應酬擾擾哉。非胷次虛靜。無一法當情。安能圓應無差。先機照物耶。此皆那伽在定之効也。

臨濟金剛王寶劒。德山末後句。藥嶠一句子。秘魔杈。倶胝指。雪峯輥毬。禾山打皷。趙州喫茶。楊岐栗棘蓬。金剛圈。皆一致耳。契證得直下省力。一切佛祖言敎

無不通達。唯在當人善自宏持耳。

示隆知藏

住蘇州虎丘

有祖以來。唯務單傳直指。不喜帶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機設教。立世垂範。大段周遮。是故最後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機關。多顯理致。至於付授之際。靡不直面提持。如倒刹竿。盋水投針。示圓相。執赤幡。把明鑑。說如鐵橛子。傳法偈。達磨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爾狗。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量所測。洎到梁游魏。尤復顯言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

衣所指顯著逮曹谿大鑒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既久具正眼大解脫宗匠變格通塗俾不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灑自由妙機遂見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傳七百餘年枝分派列各擅家風浩浩轟轟莫知紀極鞠其歸著無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無絲毫隔礙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大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哉所謂百川異流同歸于海要須是箇向上根器具高識遠見有紹隆佛祖志氣然後能深入閫奧徹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證堪為種

草捨此切宜寶秘愼詞勿容易放行也。
五祖老人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曝曝地壁立只靠
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
謾人把箇沒滋味鐵酸饀劈頭拈與學者令咬嚼須
到桼桶底子脫喪卻如許惡知惡見胷次不掛絲毫
透得淨盡始可下手煆煉方禁得拳踢然後示以金
剛王寶劍度其果能履踐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
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籠羅不住處便契祖
以來所證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爲物仍當驅耕
夫之牛奪飢人之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卽是本分

道流也。

摩竭掩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向泯默以爲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恐情識搏量。便爲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無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箇。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明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莫能知之

趙州喫茶去。祕魔擎杈。雪峰輥毬。禾山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

以與人解黏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草料。譬如十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之。悉皆迸散。要腳跟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印。全是此箇時節。惟是踢著向上關棙子者。便諳悉也。

法王沖長老

從上宗乘。高超直證。師資契會。斷不等閑。所以二祖立雪斷臂。黃梅負舂。自餘服勤三十二十載。豈容易印可哉。蓋觀機逗教。百煆千煉。纔有偏執疑情。盡為

決破。使徹底放下。得平穩履踐轉換到撲不破之地如皮可漏子相似禁當得。然後放出接物利生。此非小小因緣。纔一不周。卽模子不正。脫得出來七凹八凸。取笑作者。是故古德唯務周正八面玲瓏。內於已行持潔淸如冰玉。外則圓通謳和。覽羣情。善回互。如陂澤。立參之際。一一以本分事敲點。待其領略。卽放手段與琢磨。譬如一器水傳一器。切忌滲漏。其間驅耕奪飢。神鬼莫測。只憑仗一大解脫。更不生異類相中頭角。安貼無爲眞。五戒十善出塵阿難漢也達磨有言。行解相應。名之曰祖。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行脚超方。本為生死事大。接物利生為大善知識。止發明大事因緣。此相須相資之理。自古已然。唯堪任荷負大法器。乃能於壁立萬仞宗師鑪鞴鉗鎚中煆煉成就。始末真正。除是不出。一出必驚羣動眾定也蓋緣承當處既不莽鹵。付授時亦不卒易。如讓師在曹溪八年。馬祖之與觀音。德嶠之與龍潭。仰山之於大圓。臨濟之於斷際。皆不下一二十載。是故一言一句。一機一境。金聲玉振。後世莫能窺覷。惟超證到乎大同之地。自然必其落處。憶昔馬祖為西堂云。予曾看教麼。藏云。教豈異耶。祖云。不然。予已後為人若東

道西說。藏云某病須自養。豈敢爲人。祖云子未年必大興於世。已而果然。細詳古人。豈不是大徹大悟向上一段大因緣。絕言像離分別。硬糾糾處。唯已自知獨樂安閑休歇去處。然馬師尙激勵如此。正欲圓通轉變不守一隅。泥著一處。須該括古今。踐履融攝。混圓無際。貴利物之時。八面受敵。撥得草窟裏一箇半箇焦尾。堪作種草。豈非方便作報佛祖恩德事業耶。要須打辦精神。垂手方便。一著著須有出身之機。免瞎人眼。迷果謬因。卻不利益。此最爲知識要徑也。
黃龍老南大禪師嘗有語。端居丈室。以本分事接方

來人乃長老之職也。其餘細事付之知事。無不辦者。誠哉。然用人之際。必須愼擇委任。令不敗事始得。大潙眞如云。住山無巧只貴善用人。思之思之。

諺語云。伎倆不如帳樣。只如百丈。大智創立規繩。千古撲它底不破。今時但謹遵守。自已率先。不違他雅範。則衆人無有不從去也。

最後折倒衲子透脫死生。須知有千聖羅籠不住截斷命根底一著始得。古德大有道能擒縱。善殺活。得大解脫知識無不用之。非知之難。見於行事。當機瞥脫斷得行。方始久遠得力也。

楊岐祖師倡起金剛圈栗棘蓬用辨龍蛇擒虎兕若本色是他家裏人等閑拈出便坐斷衲子舌頭也

示法濟禪師

住泗洲普照勝長老

釋迦文多子塔前分半座已密授此印爾後拈花第二重公案至於付金襴雞足山中候彌勒是多少節文也達磨迢迢自西竺游梁歷魏冷坐少林深雪之中有箇斷臂老子解覷破不免漏泄分付伊謂之單傳密記子細推之一場敗闕自此便喧傳西來旨意世間隨流將錯就錯滿地流行分五家七宗遞立門戶提唱就實窮之端的成得什麼邊事是故從上達

人。不喫這般茶飯。且如何卻是諦當。將知六合外著得眼早自別也。況無邊香水海、浮幢王刹表下覷底乃少知落著實處。所以道此大丈夫事。撲迭撤豁步驟作略唯同風契證。始善弘荷。終不撥沙撥土。遂與釋迦金色碧眼神光共一坐具地等閑垂手。殺人活人。初無窠臼。只貴緊峭。萬苦千辛。至嶮至毒。下得斷命手腳。然後不虛印授也。白雲師公云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示杲書記　　住杭州徑山

臨濟正宗。自馬師黃檗闡大機。發大用。脫籠羅。出窠

白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縱皆據本分綿綿的的到風穴興化唱愈高機愈峻西河弄師子霜華奮金剛王非深入閫奧親授印記莫知端倪徒自名邈只益戲論大抵負冲天氣宇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不眨眼尙未髣髴其趣向況移星換斗轉天輪廻地軸耶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簡四賓主金剛王寶劒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許多絡索多少學家摶量注解殊不知我王庫中無如是刀及弄將出來看底只是眨眼須是他上流契證驗認正接旁提還本分種草豈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假梯媒。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儞與麼爲人。非但瞎卻這僧。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興化見同參來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儞看這瞎漢。直打出法堂。侍僧問。這僧有何相觸忤。化云。是他也有權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卻不會。似此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看他本色宗風。迥然超絕。不貴作略。只羨他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迥然獨脫。然後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也。繼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爲叨竊耳。

示報寧靜長老

靈山單傳。少室密付。要卓卓絕類離倫。驗風虛草動眼光睒睒透青去。隔山已識起倒。吞聲削迹。不留毫末。而能鼓逆水波。運截流機。上門上戶。咬人火急。如俊鷹快鷂。迷影捎空。背摩青霄。眨眼便過。點著便來捩著便去。不妨峭淨。所以流此正宗。標準異世也。箇箇須是殺人不眨眼。然後入作。只如黃檗老漢。生知此段。纔行脚天台。見羅漢凌波絕瀑流。卽欲打殺。及抵百丈。聞擧馬師一喝三日耳聾。乃退身吐舌。知是大機之用。豈單見淺聞所擬議哉。其後接臨濟祖師。

全體用此不惜眉毛成就克家之子覆蔭天下人有志之士應飽諳熟練使越格超宗然後所以奪饑人食驅耕夫牛紹繼先規不迷向背細處直是涓滴照透寬廣時千聖亦尋他不著始是向上種草祖峰老師嘗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至竟他是阿誰那容向此亂下鍼錐除非知有則較些子也大凡奮丈夫氣槩要超軼上流合下手便教羅籠不得呼喚不回利物應機莫非灑灑落落不向草窠裏輥鬼窟裏弄精魂將玄妙理性揚眉瞬目舉手動腳下合頭語以實法繫綴人家男女一盲引眾盲成何方便既已據位

稱師。固不可容易。只自己分上。滴水滴凍。孤迥危峭。如師子兒遨遊。意氣驚羣。出沒縱擒。卒難測度。驀然踞地返擲。百獸奔馳喪膽。豈非殊勝奇特耶。還是與麼人。三千里外。已審端倪了也。是故巖頭道。如水上按葫蘆子相似。等閑蕩蕩地。拘牽惹絆不得。觸著捺著。則蓋天蓋地。長養履踐。得到此地。始可與靈山少室。分一線路。黃檗臨濟巖頭雪峰。互爲賓主。風行草偃。亦不虛出頭。播揚三十二十年。他家自有同流共證明通人相將護也。誰言卞璧無人鑑。我道驪珠到處晶。

示開聖隆長老

開聖堂頭隆老。政和中相從於湘西道林。膠漆相投。箭鋒相直。由是深器之。旣而復相聚於鍾阜。大鑪鞴中。禁得鉗鎚。了此段因緣。日近日親。向從上來乃佛乃祖。越格超宗。萬千人羅籠不住處。毛頭針竅間。徹虛迺包容百千萬億無邊香水刹海。拄杖點發列聖命脈。吹毛刃上截斷露布。據曲錄木床與人拔楔抽釘。解黏去縛。得大自在。仍來夷門。分座共相扶立久之。況箇一著。臨濟正法眼藏。綿綿到慈明楊岐。須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底靈利漢。負殺人不眨眼氣槩。

高提正印。罵祖呵佛。猶是餘事。直令盡大地人通頂透底絕死生窠窟。灑灑落落到無爲無事大達之場。乃爲種草。

示普賢文長老

佛祖以心傳心。蓋彼彼穎悟透脫。如兩鏡相照。非言象所拘。高超格量。箭鋒相拄。初無異緣。乃受道妙。嗣祖繼燈。絕意路。出思惟。脫情識。到蕩蕩然寬通自在處。還到擇人付囑。亦要氣異羽毛頭角體裁全具。然後不墜家聲。得從上爪牙。方相應副。所以數百年紹續。愈久愈光顯。所謂源流深長也。今則頗失故步。多

擅家風存窠窟作露布自旣不出徹轉以爲人則如
老鼠入牛角漸漸尖小安得宏綱不委于地哉
老漢昔初見老師吐呈所得皆眼裏耳裏機鋒語句
上悉是佛法心性玄妙只被此老子舉乾嚗嚗兩句
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初則攞摵用伎倆次則立論
說道理後乃無所不至拈出悉皆約下遂不覺泣下
然終莫能入得再四懇提耳乃垂示云儞但盡儞見
解作計較待一時蕩盡自然省也隨後云我早爲儞
說了也去去向衣單下體究了無縫罅因入室信口
胡道乃責云儞胡道作麽郎心服眞明眼人透見我

胷中事然竟未入得尋下山越二載回始於頻呼小玉元無事處桶底子脫纔始覷見前時所示眞藥石也自是迷時透不得將知眞實諦當處如是遂道諸人知處是遂總知是遂知處諸人不知誠哉是言也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以杖擊之云儞道什麽峰云我在德山棒下似脫卻千重萬重貼肉汗衫臨濟被黃蘗三擊之到大愚問有過無過愚云黃蘗與麽老婆儞更來覓過在濟猛省不覺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此二老皆叢林傑出者並於棒下發明後來大振此宗爲世梯航學者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宜回思之。豈是麤淺邪。而近世有謂以杖接人皆噇機境。直須究了心性。談極玄妙。向時中綿綿密密。有針有線。方可入細。只如一大藏教五教三宗。析微發隱。剖露至眞實際。徹佛地理性。豈不爲細。何假祖師西來。將知法流旣久。多生異見。不得眞傳。乃將醍醐而作毒藥。豈德山雪峰黃檗臨濟之咎哉。諺曰。索短不到深泉。

魯祖見僧只面壁。南泉云。我有時向道。直須向父母未生已前究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麽驢年去。二老並蹋齊眉。不是不知有。因甚卻恁麽地說話。還究

到魯祖節文處麽若究到則見南泉如水入水若不
諳此乃分踈魯祖僻執南泉圓轉隨他語脈露布卒
模索不著在
石鞏彎弓發箭祕魔擎杈驗人俱胝只豎一指無業
唯言莫妄想禾山打鼓雪峰輥毬趙州喫茶玄妙蹉
過佛法豈有如許耶若一一作方便下合頭語便輪
劫千生也未夢見在若眞實蹋著曹溪正路則坐觀
成敗覷見這一隊漏逗也
予文監寺留此軸今數年矣近退院稍閑因爲出此
所有蓋天蓋地絕出聖賢一著子公久參自如良遂

知之矣建炎三年閏八月十一日雲居東堂書

示鼎州德山靜長老

長老道林相從過宿昔有大緣撥轉上頭關一語便契圓照無遺從上來莫不皆以是大機大用龍象蹴蹋非驢所堪若不具此手段云何與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此本分事也但只一向操持驅耕奪飢過活句也一切語言機要事理明暗語默擒縱殺活皆在下文不消一捏唯黃檗臨濟睦州雲門溈仰雪峰玄沙尤得妙也山僧室中不曾蹋著此關斷定不放過付授之際尤在牢實切忌依稀便骨董也寧可無人

承當有則須是箇中人始得

示漳州智度覺長老

至道簡易而淵奥初不立階梯壁立萬仞謂之本分草料是故摩竭掩室行正令毗耶杜詞揭本宗尚有作家漢未放過何況涉妙窮玄説心論性被貼肉汗衫子黏著脱拆不下則轉見郎當爾少室曹溪風範迥殊臨濟德山作略剔脱龍馳虎驟地轉天旋不妨慶快人了不拖泥水從上來大達大悟纔信徹極致處卽如快鷹俊鶻迷風曜日背摩青霄直下透脱使二六時中無纖毫障隔八達七通卷舒擒縱聖位尚

不居。豈肯處凡流。習次蕩然。該今括古。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初無勝劣取舍。惟在當機活卓卓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俱不奪。出格超宗。十成蕭灑。豈是只貴龍罩人。蓋覆移換走作人。要當撲實頭顯示無依倚無爲無事大解脫。各各本分事。所以古人風塵草動。便先照了。纔出毫芒。卽與劃斷。尙不得一半。豈可彼此草裏輥。相牽相拽。機關語句上論量揀擇作窠臼。埋沒人家男女。軒知是開眼尿床。他明眼人終不做箇般露布。大丈夫意氣驚群。須圖正紹臨濟本

宗。一喝一棒。一機一境。當陽剸絕。豈不見道。吹毛用了急還磨。

示蜀中鶖峯長老

多子塔前。曾分半座。葱嶺西畔。隻履獨攜。臨濟以瞎驢。命悳然。夾嶠因青山委洛浦。雖源分派別。要一脈出自曹溪。擇大器利根。使掃蹤滅跡。是故從上來。龍馳虎驟。換斗移星。閃電中別殺。詵石火裏分皁白。不論賞底。惟務俊流。懸肘後符。廓頂門眼。立起綱宗。單提正令。源不深則流不長。功不積則用不妙。是以西河弄師子。要超宗越格。而楊岐呑栗棘蓬。取奔流度

刃既入箇選佛場閫向上關棙子應須一滴水一滴
凍硬著鐵脊梁荷擔此大任已躬下諦實爲人處無
偏纔落世緣便渉漏逗祖峰老師橫點頭白雲祖翁
渾圇吞棗常爲警策如臨深履薄便可以向百尺竿
頭進千百步懸崖上跳萬億遭廼眞皮可漏方驗撲
不破蓋大雄的的種草也愼之

示顯上人　住蘇州崑山惠嚴

見處通透用處明白當旋機電卷結角羅紋槃錯縱
橫自能回轉無凝滯亦不立見亦不存機滔滔地風
行草偃蓋根腳悟入時徹淵源修證得無回互會尙

不可得。豈況不會。二六時中。只恁無繫無絆。初不存能所我人。何有於佛法哉。此無心無爲無事境界。豈世間聰明利智辯慧多聞無根本人能測量耶。達磨西來。豈將得此法來。他惟直指各各當人本有之性。令出徹明淨。不爲如許惡知惡覺妄想計較所染污。參須實參。得眞正道師。不引入草窠裏直截契證脫卻貼肉汗衫子。令胷次虛豁。無一毫凡情聖量。亦不向外馳求。湛然眞實。千聖莫能排遣。得一片淨倮倮田地。透出空劫那邊。威音王猶是兒孫。何況更從他覓。有祖以來。作家漢莫不如是。且如六祖新州一獦

薪人目不體究逗至於大滿相見一面披襟著著透
脫雖則聖賢混迹要以方便顯示此段不隔賢愚皆
己本有今既厠跡禪流日逐冥心體究知此大緣不
從人得只在猛利擔荷增進日損日益如精金百煉
千煆出塵之要利生之本尤須七穿八穴到無疑安
穩得大機大用之處此工夫正在密作用中只日於
萬緣交參紅塵擾攘順違得失擬然羅列於中出沒
不被他所轉能轉於他活潑潑地水灑不著乃是自
己力量至於靜嘿虛凝亦非兩種乃至奇言妙句險
機絕境亦只一槩平之了無得失皆爲我用似此磨

瑑久之生死之際脫然視世間閑名破利如風過游塵夢幻空花耳儵然度世豈非出塵大阿羅漢耶。骨剉和尙一生有問只以骨剉也酬之如鐵彈子不妨緊峭若善體究真祖師門下師子兒。

忠國師問本淨禪師汝見一切奇言妙句時如何淨云無一念心愛國師云是汝屋裏事參學到此乃是淨潔乾㬥㬥地不受人瞞者只山僧恁麼道也合與本分草料。

示諫長老　住蜀中無爲山

趙州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

將知古德爲此箇事不將作等閑直是鄭重所以操
修覰捕到徹底分明於一機一境一句一言悉不落
虛是故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今時要湊泊著實須是
猛利奮發倒膓換肚莫取惡知惡見莫雜毒食一味
純正眞淨妙明直下蹋著本地風光到安穩大解脫
之地坐斷報化佛頭凜凜孤危風吹不入水灑不著
正體現成日用有力量聞聲見色不生取舍著著有
出身之路豈不見僧問九峰見說和尚親見延壽是
否峰云山前麥熟也未識得渠親切近處便見衲僧
巴鼻所謂殺人刀活人劒但請長時自著眼看到出

格時自然知落處也。

示元禪客　住成都府廣孝

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且道他爲甚如此。莫是佛爲一切智人渠不喜聞耶。軒知不是這箇道理。既不如此。何以不喜聞之。若是明眼人。聊聞便知落處。請問落在什麽處。試吐露看。魯祖見僧來便面壁。是爲人不爲人。節文在什麽處。若要與他投機。作何趣向卽得。

百丈大智每上堂說法竟。復召大衆。衆回首。丈云是什麽。藥山自云。百丈下堂句。且道用接何人。如何領

覽

示杲禪人　住杭州徑山

杲衲子根性猛利負笈海上徧訪宗匠受知於舊相無盡公深器重之負俊邁之氣不肯碌碌小了標誠相從一言投機頓脫向來羈鞅雖未倒底領略要是昂藏不受人抑勒快漢原其所自蓋出傳公殿撰發渠本因遂冒嚴凝蹔之咸平來告行且乞法語予因示之衲子當痛以死生爲事務消知見解礙徹證佛祖所傳付大因緣勿好名聞退步就實篤行解道德充實愈潛遁而愈不可匿諸聖天龍將推出人爾況

以歲月淹練琢磨待如鐘在扣如谷應聲如精金出萬煆鑪冶萬世不易萬年一念向上巴鼻在掌握中草偃風行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仍持此紙似傳翁相與作證履踐貴長久不變也

示蘊初監寺　住蘇州明因

只道與儞說一句子早是著惡水潑人何況更瞬目揚眉敲床竪拂是什麼下喝行棒輒知是平地上骨堆更有不識好惡底問佛問法問禪問道請相爲乞相接求向上向下佛法知見語句道理是乃泥裏洗土土裏洗泥幾時得脫灑去有般底聞與麼道便作

計較云我會也佛法本來無事人人無不具足終日
喫飯著衣何曾欠少來便向無事卒常界裏打住殊
不知豈有恁麽事來故知須是本分其中人方諳從
上宗乘本分若實有悟入處識起倒知進退別休咎
離滲漏日近日親轉更豹變不守窟宅跳出圈圓不
疑天下老漢舌頭一似生鐵鑄就正好著力修行供
養然後可以然無盡燈行無間道舍身舍命撈摝群
生令他各出樊籠去執縛佛病祖病俱瘥解脫深坑
卮出作箇無爲無事快活道人去然自既得度須不
廢行願恩度一切忍苦捍勞向薩婆若海爲舟爲航

卅七

始有少分相應。慎勿做骨羸錐。露柱燈籠。打淨潔毬子。自了得。濟甚事。是故古德須勉人行箇一條路堪報不報之恩。如今諸方多有靈利衲子。要直透得徹有底探頭太過。要易會。纔知些趣向。便欲出頭。又是一等蹉過。有推而不出。亦未圓通。知時節因緣而不失機會。乃通方之士也。

示一書記　住四明雪竇

英靈衲子。蘊卓犖奇姿。慷慨凛冠。視身世浮名。如游塵浮雲。谷響。以宿昔大根器。知有此段超生出死。絶聖越凡。乃三世如來所證金剛正體。歷代祖師單傳

妙心。跂步蹝躧。作香象金翅。要馳驟飛騰於億千萬類之上。截流摩霄。豈肯爲鴻鵠燕雀。局促於高低勝負。較目前電光石火間。礙轉利害耶。是故古之大達不記細故。不圖淺近。發志便欲高超佛祖。荷擔一切所不能承當重任。普津濟四生九類。拔苦與安。破障道愚昧。折無明顛狂毒箭。拈出法眼見刺。使本地風光澄霽。空劫已前面目明顯。悉心竭力。不憚寒暑。刻意尙行。向三條椽下死卻心猿。殺卻意馬。直使如枯木朽株相似。驀地穿透。豈從他得。發覆藏。然暗室明燈。擬艤航於津要。證大解脫。不起一念。頓成正覺。且

通箇入理之門然後升普光明場踞無漏淸淨殊勝偉特法空之座口海瀾翻奮無礙四辯才立一機垂一句現一勝相普使凡聖有情無情俱仰威光受庇庥尙未是絕功勳處更轉那頭千聖羅籠不住萬靈景仰無門諸天無路捧花魔外那能旁覷放卻知見卸卻玄妙颺卻作用惟飢餐渴飲而已初不知有心無心得念失念何況更戀著從前學解玄妙理性分劑名相桎梏知見佛見法見動地掀天世智辯聰自纏自縛入海筭沙有何所靠耶等是大丈夫應務敵勝驚羣滿自己本志願乃爲本分大心大見大解脫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無爲無事眞道人也。

跋一書記法語

予政和末抵瑯琊會一師若故舊喜其志道不羣因作前偈及應詔大梁遂得游從日以此段咨扣益勤數百衆中乃肯戮力復示以後語建炎元祀將之東南因爲重書而復系之以跋爲他日再會之識且以相分雖道人本分相知千萬里外不隔毫末而古者多於此時節行正令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石室云莫一向去已後卻來我邊洞山萬里無寸草大慈帶取老僧去歸宗時寒途中善爲曹山

去亦不變異。悟本飛猿嶺峻好看。皆直截不覆藏。唯務百川明宗。當陽領略。則南州北縣。何處不逢渠。末後慇懃。未免重拈一遍。且作麽生是諦當處。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示宗覺禪人

宗門接利根上智。提持出生死絕知見離言說越聖凡道妙。豈淺識小見理道機境解路上作活計者所能擬議。要須如龍似虎。殺人不眨眼漢。用聱脫快利力量。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外棄世間縛著。內捨聖凡情量。直得孤迥迥峭巍巍。不依倚絲毫。當陽薦透。全

身擔荷佛來也炫惑不動況祖師宗匠語句機鋒一刀截斷更不顧藉自餘諸雜甚譬如閑方可攀上流少分相應也不見永嘉纔跨曹溪便師子吼丹霞聞馬師示選佛場當下決破逗到二師之前逆流投契亮座主四十二本經論言下冰消德山吹紙燭便燒疏鈔臨濟六十棒後乃翻擲並皆透脫不知曾入室幾回請益幾次近時學道之士不道他不用工夫多只是記憶公案論量古今持擇言句打葛藤學露布幾時得休歇如斯只贏得一場骨董推源窮本盡上稍不遇作家自已不負大丈夫志氣曾不退步就已

打辦精神。放下從前已後勝妙知見。直截獨脫。領取本分大事因緣。是故半前落後。不分不曉。若只恁麽縱一生勤苦。亦未夢見在。是故昔人云。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德山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看他早是撥土塗糊人了也。若更於棒頭求玄。喝下覓妙。瞠眉努眼。擧手動足。展轉落野狐窠窟去也。此宗惟貴悟明。到銀山鐵壁。萬仞孤峭。擊石火閃電光。擬不擬。便墮坑落塹。所以從上護惜箇一著子。同到同證。無儞摸摸處。旣能辦心。能舍緣累。修行依知識。若更不耐心向千難萬難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不可湊泊處。放下身心體究教徹底。誠爲可惜。只如千生百劫到今。還有間斷也無。既無間斷。疑箇甚生死去來。軒知屬緣。於本分事了無交涉。五祖老師常說我在此五十年。見卻千千萬萬禪和到禪床角頭。只是覓佛做。說佛法。並不曾見箇本分衲子。誠哉看卻今時。只說佛法底也難得。何況更求本分人。時節澆季。去聖愈遠。大唐國裏胡種看看滅也。或得一個半個有操持。不敢望似已前龍象。但只知履踐趣向頭正尾正。早是火中出蓮。切宜撥退諸緣。便能識破古來大達大悟底蘊。隨處休歇行密行。諸天無路捧

花魔外覓行蹤不見是眞出家了徹自己如有福報因緣出來垂一隻手亦不爲分外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只老僧恁麽也是普州人送賊

示光禪人

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會況此大寶藏亘古亘今歷歷虛明從無始劫來爲自己根本舉動施爲全承他力唯是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則便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逈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胷襟流出古人謂之運出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耶但患體究

處根脚不牢。不能徹證。直須猛截諸緣。令無纖毫依倚。放身捨命。直下承當無第二箇。縱使千聖出來。亦不移易。隨時任運喫飯著衣。長養聖胎。不存知解。可不是省要徑截殊勝法門耶

示民禪人

先聖一麻一麥。古德攻苦食淡。潔志於此。廢寢忘餐。體究專確要求實證。豈計所謂四事豐饒者哉。及至道不及古。便有法輪未轉食輪先轉之議。由是叢林呼長老爲粥飯頭。得非與古一倍相反耶。然隨緣變異門且行第二段。北山延接方來道人。惟仰南畝。今

秋適會大稔請覺民禪客覷收刈臨行乞言因示以前段因緣貴崇本及末乃爲兼利並照圓悟通達之人本分事也勉行之乃善

大凡學道探玄須以大信根深信此事不在言語文字一切萬境之上確實惟於自己根脚放下從前作知作解狂妄之心直令絲毫不掛念向本淨無垢寂滅圓妙本性之中徹底承當能所雙忘言思路絕廓然明見本來面目使一得永得堅固不動然後換步移身出言吐氣並不落陰魔境界則一切佛法端坐現前遂契行坐皆禪脫去生死根本永離一切蓋纏

成箇灑灑無事道人何須向紙上尋他死語
百草頭上有祖師夾山指出令人薦覓平田中有大
義百丈展手要人知若能顆粒圓成卽是單傳心印
更或彌望坦然使證第一聖諦且出草一句作麽生
道滿船明月載將歸

示才禪人

俱胝見僧及答問惟竪一指蓋通上徹下契證無疑
瘥病不假驢馳藥也後人不諳來脈隨例竪箇指頭
漫不分皂白大似將醍醐作毒藥良可憐愍若是眞
的見透底始知鄭重終不作等閑所謂千鈞之弩不

爲鼷鼠發機是故須具頂𩕳上眼方可入作後來玄沙拈曰俱胝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有般拍盲底隨語作解便抑屈俱胝以謂實然殊不知焦塼打著連底凍到這裏直須子細切忌顢頇只俱胝臨化去自言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豈徒然哉

曹溪大鑑微時乃新州鬻樵人也碌碌數十年一旦聞客誦經發其本願棄母出鄉遠謁黃梅纔見數語間投機隱迹碓坊八箇月暨與秀師呈偈始露鋒鋩黃梅尋舉衣盂授之是時羣眾趂逐競欲奪取而蒙

山先及於庾嶺舉之不勝。方悟非可以力爭。稽首乞

發藥。大鑒示以不思善惡處本來面目。卽便知歸。以

時未至。復遁於四會獵人中。久之。然後出番禺吐風

幡心動之語。印宗伸師禮爲之落髮。登具。卽開大法

要。董二千衆。聲徹九重。命貴近降紫泥。確然不應。度

龍象數十八。皆大宗師。何其韙哉。雖聖賢應世存亡

進退舉照無遺。然步驟趣向從微至著。攷之不斷世

緣而示妙規。百世之下無與爲等。到今徧寰海皆其

子孫。每仰洪範。輒欲擬其毫末亦不可得。欲望後進

有力量者勉之。聊述梗槩耳。

現定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若著見聞覺知。即是見聞覺知。非達法也。大凡達法之士。超出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住見聞覺知。直下透脫。渾是本法。此法非有非無。非語非默。而能現有現無現語現默。長時亘然。不變不異。是故雲門云。不可說時便有。不說時便無去也。思量時便有。不思量時便無去也。直須妙達此法。令得大用。長時語默縱橫。悉令般若現前。何必更論在善知識身邊爲親。在田野間作爲是踈。一往直前。自然觸處逢渠也。

乃佛乃祖仰重此一端的事。布在羣機之中。高低貴

賤。未嘗向背。百種千頭作爲天眞歷落。圓陁陁地若特地作佛法玄妙見則虧儻能不起見。只麽淨倮倮郤全彰。所以道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見拄杖子只喚作拄杖子。謂之覿體。若向箇裏覷得透從朝至暮。從暮至朝。無絲毫透漏全爲我用。一一非分外。渾是本分事。脚跟下未得諦當。亦不移易絲毫許。豈非端的現成機要耶。直截省要。只消箇現成公案。浩浩作爲。自晝及夜。縱橫十字。喧靜語默。全體運用。一時覷破。從頭與批判將去。不妨快哉。

此事若在言語裏則合一句語便殺定更不移改也云何千句萬句終無窮竭將知不在言語裏要假語句以顯發此事靈利漢當須直體此意超證透語句底使活鱍鱍地便能將一句作百千句用將百千句作一句用也更疑甚麽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亦不是物以至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東山水上行日午打三更後園驢喫草北斗裏藏身一串穿卻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進云某甲一物不將來未審教放下箇什麽州云看汝放不下言下大悟後來黃龍頌一物不將來兩

肩擔不起明眼人難謾言下忽知非退步墮深坑心
中無限喜如貧得寶毒惡既忘懷沒交涉蛇虎爲知
己異類等解寥寥千百年清風猶未已放下著若以
常情論之他道一物不將來云何卻向道放下著將
知法眼照於細微爲他拈出大病令他知羞慚去他
尙不覺更復進問再與點過直得瓦解冰消方始倒
底一時脫去遂至伏猛虎馴毒蛇豈非內感外應耶
龐居士渾家向火居士驀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
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
易飢來喫飯困來睡尋常舉向人多是愛靈照道得

省力。嫌龐翁龐婆說難說易。只是作隨語解。殊不本其宗猷所以言迹之興異途之所由生也。若能忘言體意。方見此三人各出一手。共提箇沒底藍兒撈蝦摝蜆。著著有殺人之機。處處有出身之路。

示琛上人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語句。唯直指人心。若論直指。只人人本有。無明殼子裏全體應現。與從上諸聖不移易絲毫許。所謂天眞自性本淨明妙。含吐十虛獨脫根塵。一片田地。惟離念絕情。迥超常格。大根大智以本分力量。直下就自根腳下承當。如萬仞懸崖撒手

放身更無顧藉教知見解礙倒底脫去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不相知識見情想皆不相到然後向死火寒灰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間物物斯照乃契合孤迥迥峭巍巍更不須覓心覓佛築著礚著元非外得古來悟達百種千端只這便是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勞更覓佛儻於言句上作露布境物上生解會則墮在骨董袋中卒撈摸不著此忘懷絕照眞諦境界也

荒田不揀信手拈來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何況青青翠竹鬱鬱黃花牆壁瓦礫以無情說法水鳥樹

林演苦空無我是由依一實際發無緣慈於寂滅大寶光顯無作勝妙力長慶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南塔云我拈片木葉入城便是移一座仰山去也故香嚴擊竹靈雲見桃花資福刹竿頭道吾神杖子大仰插鍬地藏種田無非發揚箇金剛正體使當人不動步參見大解脫眞善知識行不言化得無礙辯則森羅萬象百草頭頭長時徧參無不普攝圓融法界坐斷報化佛頭坐卧行藏超證徧行三昧何必覺城東際樓閣門前熊耳曹源陞堂入室然後爲親近傳

證耶。

惠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惠超。超乃省悟。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唐朝古德英禪師。微時事田。運槌擊塊。次見一大土塊。戲以槌猛擊之。應時粉碎。驀地大悟。自此散誕爲不測人。頗彰神異。有老宿拈云。山河大地被這僧一擊百雜碎。獻佛不假香多。誠哉是言。

示璨上人

依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之本。本乎無住。若能徹證則萬法一如。求其分毫住相不可得。只今現定作爲。

全是無住根本旣明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豈非般若關棙乎

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但於當處湛然二邊坐斷使平穩切忌作知解求覓纔求即如捕影也

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麽人回光自照看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八角磨盤空裏走參得透目前平沈無始妄想蕩盡

德山隔江招扇便有人承當鳥窠吹布毛尋有人省悟得非此段大因緣時至根苗自生耶抑機感相投

有地耶。抑當人密運無間借師門發揮耶。何峭絕如此之難。而超證如此之易。古人以輥芥投針爲況。良不虛矣。

信得心及。見得性徹。於日用中無絲毫透漏。全世法即佛法。全佛法即世法。平等一如。豈有說時便有不說時便無。思量時便有不思量時便無。如此即正在妄想情解間。何會徹證直得心心念念照了無遺世法佛法。初不間斷。則自然純熟。左右逢原矣。有問隨問便對。無間亦湛然常寂。豈非著實透脫生死要綱耶。末後一句都通穿過。有言無言。向上向下。權實照

用。卷舒與奪。不消箇勘破了也。誰識趙州這巴鼻。須是吾家種草始得。

示寧副寺

古人爲此大因緣。若師弟子相見。未嘗不以是激揚。至於食寢閑曠。靡不攝念於此。是故一言一句。一棒一喝。瞬揚舉動。悉可投機。蓋誠心專一。無許多惡知惡見污染。直截承當。似不難。今之兄弟根性差鈍而復駁雜。雖參尋知識。薰炙日久。向懷猶豫。不能一往徹證。病在不純一。長久。儻能不捨晝夜。廢寢忘餐。矻矻在道。不患不如古人矣。

示詳禪人

立志辦道之士於二六時中自照自了念兹在兹知
有自己脚跟下一段大因緣處聖不增居凡不減獨
脫根塵迥超物表凡所作爲不立方所湛寂凝然雖
萬變千化初不動搖應緣而彰遇事便發靡不圓成
惟要虛靜一切超然主本既明無幽不燭萬年一念
一念萬年透頂透底全機大用譬如壯士屈伸臂頃
不借他力則生死幻翳永消金剛正體獨露一得永
得無有間斷古今言敎機緣公案問答作用並全明
此若脫灑履踐得日久歲深自然左右逢原打成一

片豈不見法燈道人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無根令得活離地令不倒日用尚不知更向何處討切宜消息之

示慧禪人

水潦參馬祖問佛法的的大意馬祖與一踏遂大悟乃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豈不快哉師呵呵大笑以至平生示衆長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未休又復呵呵大笑蓋是存誠堅確正覺入頭處未得驀然遭踏便徹底承當擔荷透脫無疑尋吐出胸中所證亦不復以別事如今

參學若果諦實。宗師以一語一言一機一境投之。撥著便轉。豈有難事。但患根浮識淺。飄然似風過樹頭千回萬度提持。亦未能便契。何況更被作情解者。指為無如是悟入之事。馬師水潦。亦只如是一期建立。如此則直到驢年。也未夢見在。是故學道唯尚諦信。慧禪人操履甚專。聊出此以示方便耳。

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明得明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只如明不得喪身失命則固是。明得因什麽也喪身失命。多少人到此疑著。殊不知及得盡方到命根斷處。換卻心肝五臟。與向上齊等。所以道直下

似懸崖撒手。然後乃生鐵鑄就。喚作透出荊棘林。不疑天下老漢舌頭。信有眞的叅學分。

示若虛庵主修道者　尼

學道之士。初有信向厭世煩溷。長恐不能得箇入路。旣逢師指。或因自己直下發明。從本已來。元自具足妙圓眞心。觸境遇緣。自知落著。便乃守住。患不能出得。遂作窠臼。向機境上立照立用。下喝下拍。努眼揚眉。一場特地。更遇本色宗匠。盡與拈卻。如許知解。直下契證本來無爲無事無心境界。然後識羞慚知休歇。一向冥然。諸聖尙覓他起處不得。況其餘耶。所以

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可不是安樂法門

昔灌溪往末山山問近離甚處溪云路口山云何不蓋卻溪無語次日致問如何是末山山云不露頂如何是山中人云非男女等相溪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麽如此豈不是脚蹋實地到壁立萬仞處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古人既爾今人豈少欠耶幸有金剛王寶劍當須遇著知音可以拈出

示艮盧頭禪人

金色頭陁鎖足峰論劫打坐達磨少林面壁九年曹溪四會縣看獵大溈深山卓庵十載大梅一住絶人迹無業閱大藏古聖翹足七晝夜鑽底沙常啼經月鬻心肝長慶坐破七箇蒲團是皆爲此一段大因緣其志可尚終古作後昆標準便使致身在長連床上亦不過冥心體究但令心念澄靜紛紛擾擾處正好作工夫當作工夫時透頂透底無絲毫遺漏全體現成更不自他處起惟此一大機向轆轆地轉更說甚世諦佛法一樣平持日久歲深自然腳跟下實確確地只是箇裏上座直下契證如水入水如金博金平

等一如湛然眞純是解作活計。但一念不生。放教玲瓏纔有是非彼我得失。勿隨他去。乃是終日竟夜親參自家眞善知識。何憂此事不辦。切須自看。

示許奉議　　庭圭

此箇事在利根上智之人。一聞千悟不爲難。要須脚跟牢實諦當徹信把得定。作得主。於一切違順境界差別因緣打成一片。如太虛空無纖毫障隔湛湛虛明無有轉變。雖百劫千生始終如一。方得平穩。多見聰俊明敏根浮脚淺。便向言句上認得轉變。卽以世間無可過尙。遂增長見刺。是能是解。趁語言快利將

爲佛法只如此。及至境界緣生。透脫不行。因成進退。良可痛惜也。故古人直是千魔萬難。悉皆嘗遍。雖七處割截。亦不動念。一往操心。猶如鐵石。以至透脫生死。渾不費力。豈不是大丈夫超情慷慨所存耶。

在家菩薩修出家行。如火中出蓮。蓋名位權實意氣卒難調伏。況火宅煩擾。煎熬百端。千緒除非自已直下本眞妙圓到大寂定休歇之場。尤能放下。廓爾平常。徹證無心。觀一切法。如夢如幻。空豁豁地。隨時應節。消遣將去。卽與維摩詰傅大士裴相國楊內翰諸在家勝士同其正因。隨自已力量轉化。未悟同入無

爲無事法性海中。則出來南閻浮提打一遭。不爲折本矣。

佛法無多子。如俱胝竪一指。打地只打地。烏窠吹布毛。無業莫妄想。中邑哆哆和和。古堤無佛性。骨剉一生。只道箇骨剉。只爲信得及。所以一生受用不盡。若疑著。便有異見差別。有向上有向下。豈能坐得斷。所以貴久長乃難得人也

旣趣向得入。根脚洞明。當令脫灑。特立孤危。壁立萬似。佛病祖病去。玄妙理性。遣等閑蕩蕩地。百不知百不會。一如三家村裏人。初無殊異。養來養去。日久歲

深朴。實頭大安穩。方得安樂。終。不肯露出。自己作聰明。顯作略。衒耀知見。趁口頭禪。所以道十語九中。不如一嘿也。又道我見千百人。只是覓作佛底。於中求一箇無心道人。難得。此事最要行持。而於行持不著相。不居德。是名無相眞修。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如此行持。滴水滴凍。尙不留於胷中。何況特地起心作諸罪惡。旣已如是保護。亦如是轉勸未悟。便於此箇上調直純信。無爲無事。豈不快哉。

示諧知浴

此箇大法。三世諸佛同證。歷代祖師共傳。一印印定。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句。謂之教外別行。單傳心印。若涉言詮露布。立階立梯。論量格外格內。則失卻本宗。辜負先聖。要須最初入作。便遇本分人直截根源。退步就己。以鐵石心。將從前妄想見解。世智辯聰。彼我得失。倒底一時放卻。直下如枯木死灰。情盡見除。到淨倮倮赤灑灑處。豁然契證。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諦信得及。明見得徹。此始為入理之門。更須教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二六時中。純一無雜。纔有纖塵起滅。則落二十五有。無出離之期。抵死謾生咬教斷。然後田地穩密。聖凡位中收攝不得。

始是如烏出籠。自休自了處。得坐披衣。眞金百煉。舉
動施爲。等閑蕩蕩地。根塵生死境。智玄妙。如湯沃雪。
遂自知時。更無分外底名。爲無心道人。以此修證轉
開未悟。令如是履踐。豈不爲要道哉。

古人爲此一段因緣。豈止忘餐廢寢至捨頭目髓腦。
斷臂負舂。動是三二十年。只如巖頭雪峰欽山。雖同
歷涉叢林。各執一務。劾勤尤度洞山。三到投子。凡所
至處。未嘗放過一宵一霎。必遞相舉較。互相切瑳。遂
契新豐谿。存領旨。德嶠觀其䟦步體裁。可謂法門龍
象。後學之人。可以仰其陳躅。無使虛棄光陰。有忝昔

賢耳。

昔天台韶國師少負俊才。游叢林所至投機已領師席。最後抵金陵清凉。大法眼禪師會下。已倦咨參。唯勉進隨侍之者。摳衣籌室。一日隨衆獪參。有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師聞之。前之證解。渙若冰釋。方爲得大安穩。是知學解困人。所領一言一句一機一境只益多聞。到究竟至實之處。須是桶底子脫始得。此事斷定不在言句中。若執著記憶以爲己見。如畫餅豈可充飢。然大達之士超證諦實及至投機於語句間迴出途轍。機境筌蹄籠羅他不

住。只如石頭問藥山。儞在此作什麽。對云。一物不爲。頭云。如此則閑坐也。對云。閑坐則爲也。石頭又問。子道不爲不爲箇什麽。對云。千聖亦不識。石頭乃以頌贊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麽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似此豈不是徹證底人語話。機量言句。何曾拘束得他。若理地不明。曾不有物問著。如氈上拽猫兒。是故祖師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叢林兄弟參問。最初的有正因。於善知識邊。自陳生死事大。已事未明。推此所言。豈是汎汎爲名爲位。爲

我能我勝。若始終一貫。常持此心。不憂已事不明。及更親近稍久。自已分上。未有毫末相應處。便論量如之若何。彼見解長短。增長我見覓箇出頭處。他時一瓣香不敢辜負和尙。殊不知失卻元初正因。卻墮在魔界去。古人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至。旣是一等踢破草鞋。宜應了卻初心。期脫透生死。最爲至要。時不待人。各宜勉力

示印禪人

道由悟達。立志爲先。自博地具縛凡夫。便欲跂步超證。直入聖域。豈小因緣哉。固宜操鐵石心。截生死流

承當本來正性不見纖塵中外有法使胷次蕩然了無罣礙施爲作用悉從根本中出根本既牢實能轉一切物是謂金剛正體一得永得豈假外求是故古德云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

古德隔江招扇吹布毛便有發機處至於驀口塑劈脊棒亦解桶底子脫蓋緣專一久之一旦瞥地豈外得之皆由自證自悟也

大梅諮馬師受箇卽心卽佛便深入閫奧自去住山後聞非心非佛之語便云這老漢鼓弄人家男女有

甚了期儞但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也。豈不是有逆水之波。覷破馬師漏逗耶。

藥山示衆云。我有一句子。待犢牛生兒即向儞道。當時若不放過。但向伊道。和坐子敗缺。

示信侍者

學道之要在深根固蔕。於二六時中照了自己根脚。當大起念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爲會無疑間。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纔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是非籠罩。半醉半醒。打疊不辦。的實而論。但於鬧閧

閧中管帶得行如無一事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成了無形相。不費工用。不妨作爲。語默起倒終不是別人。稍覺纖毫滯礙悉是妄想直教灑灑落落。如太虛空。如明鏡當臺。如杲日麗天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不從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片。何處離佛法外別有世法離世法外別有佛法耶。是故祖師直指人心。金剛般若貫人離相。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長時自退步體究。令有箇落著諦實證悟之地。即是念念徧參無邊無量大善知識也。切切諦信。勉力作工夫。乃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善之善也。

示祖印沙彌

永嘉道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只於當處湛然二邊坐斷使平穩切忌作知解求覓纔求即如捕影也。

馬祖云卽心卽佛又云非心非佛又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東寺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舟若各隨語去豈有定論若忘言契證雖更宣演百千億句亦不過一實且什麽是實處如大梅云儞但非心非佛我則卽心卽佛也豈不實耶要徹底

信得及。須是親證親見自然不受人謾也。

示民知庫

民禪錦官大慈傳法昭律師之法孫。纔披削即習家業學四分毗尼。既而揞布巾欲離法自淨。乃肩錫南游。訪西來宗旨。抵夾山因相從。往道林。久之老僧領蔣山。參叩愈堅確。其於領略。能自擺撥知解。要全機直透。每應緣酬唱。一往直截。頗有蘊藉。爲可喜也。然以此根器。更効勤息志到極深處無深極妙處無妙。大休歇大安穩。不動纖塵只守閑閑地。聖凡莫能測。萬德不將來。然後可以分付鉢袋子也。

巖頭云。卻物為上。逐物為下。萬境萬緣。以至古今言教。臨機應變。若自已根腳虛靜。圓明寂照。凡來干我。能以金剛王寶劍。當鋒斬斷。則凜然神威。坐斷一切。不待卻而自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儻立本不明。稍涉遲疑。則被牽引。酌然分疎不下。豈免隨他所轉。既隨他去。卒無自由分。至道簡易。唯卻與逐。善體道者。宜深思之。

古人為此一段事。直得捨全身。立雪負舂。賣心肝。然兩臂。投猛火聚。七處割截。飼虎救鴿。捨頭施目。百種千端。蓋不艱苦則不深到。有志之士。固宜以古為傳

晞顏慕藺也。

圓湛虛凝道體也。展縮殺活妙用也。善游刃能操守。如珠走盤。如盤走珠。無頃刻落虛。亦不分世法佛法。直下打成一片。所謂觸處逢渠。出沒縱橫。初無外物。淨倮倮。阿轆轆。以本分事印定頭頭上明。物物上了。何處更有得失是非好惡長短來。但恐自己正眼未得洞明。是致落在二邊。則沒交涉也。豈不見永嘉道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佛祖言教。筌罤耳。藉之以爲入理之門。既廓然明悟承當得。則正體上一切圓具。觀佛祖言教。皆影響邊

事。終不向頂顙上戴卻。近世參學。多不本宗猷唯持擇言句論。親踈辨。得失浮漚上作實解是誇。善淘汰得多少公案解問諸方五家宗派語。一向沒溺情識。迷卻正體。良可憐愍。有眞正宗師。不惜眉毛。勸令離卻如上惡知惡見卻返謂之心行移換擺撼煆煉展轉入荆棘林中。所謂打底不遇作家到老只成骨董省要處不消一箚。皮下有血知落處苟或躊躕則失卻鼻頭也。

七佛以前便與麽。直須硬糾糾緊著頭皮分明歷落薦取這一片田地穩密長時。乃自會退步。終不道我

有見處我有妙解何故箇中若立一絲毫能所見剩則重過山嶽從上來決不相許是故釋迦文於然燈佛以無法得授記盧老於黃梅以本來無物親付衣鉢至於生死之際纔自擔荷則如靈龜曳尾應須淨穢二邊都不依怙有心無心有見無見似紅鑪著一點雪二六時中透頂透底灑灑落落遊此千聖不同途處直下令純熟自然成就得箇絕學無爲千人萬人羅籠不住底眞實人也

趙州和尙見僧喚云近前來僧近前州云去多少省力若薦得乃是十成若作如之若何則知見生也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古人有具大慈悲。見人當面不自承當。方便撥正通箇入路。如古提見僧來。便云退後退後汝無佛性。後來只有箇仰山能知渠端的。如今拈問學者。十箇有五雙茫然。爲向伊句下死了。所以無瞥地分。若據活處。如何吐露。切忌隨他語句好。

靈雲作頌悟桃花。玄沙言渠未徹。老婆臺山指路。趙州歸來說勘破。叢林中作種種論量。只贏得鬧殊不知古人如敲門瓦子相似。只貴得入門。旣入得門了。安可執卻瓦子作奇特事。謂諦當直截顯露落在甚處。還委悉麼。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其奈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苟或著得眼正下得手親則一莖草可使作丈六金身況其他變化乎根本既明於日用中鋤田墾土春種秋收無非與夾山老子親唱酬地藏阿師展演同一梵行踐履純熟高據毗盧傳此正法豈不妙哉

送自閑居士出京

何處蹋著來若是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何消抵死叮嚀自可一揮便了所以風馳電閃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只接俊流不管憎底是故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識既達此宗觀一切世出世

間會不移易。一一透頂透底便解放身捨命。於萬別千差境界恬然不動。縱遇風刀恒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儻。不踐履長養。安能揭日月大通大明。自在出沒此地。從來無向背。直須撥轉上頭關。

示湧道者　尼

古人爲此大法捐軀捨命。歷無邊無量辛懃。及至洞明奧旨。鄭重如至寶。保護如眼睛。造次動轉。不令輕觸纔起一毫勝解知見。卽若雲翳青天。塵昏鏡面。故趙州道。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曹山指人保任此事。如經蠱毒之鄕。水也不得沾他

一滴始得。以忘心絶照踐履到如如實際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平澹無爲。超然獨運。自旣脚蹋實地。方可爲人解去黏縛。度盡一切人。實無人可度。直須用取最後句。物物頭頭有出身之地也。

示實上人

古人念此大事。雖處深山幽谷村落間。未嘗斯須違背。遇境逢緣。若色若聲。動作施爲。無不回轉。令就自已分上與。從上來透徹之士所履踐無二無別。所以根本牢强。不隨境界風轉。靜然安閑。不落聖凡情量。直下大休大歇。得坐披衣。今汝旣還鄕井。能如昔人

覷捕使無間然與鐘山方丈搥拂之下以至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何以異哉若稍違背及有間斷打入沒交涉處臨岐切記斯言異時前程不可逆料矣

示樞禪人

玄學之士見性悟理踐佛階梯是家常茶飯須知佛祖頂顙上有換骨妙致方可越格超宗作向上人舉措使德山臨濟無施作用處平時只守閑閑地初不立伎倆似三家村裏人頑然癡兀直得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漠然不露毫芒圭角如居萬億寶貨深藏牢鎖土面灰頭與傭保雜作口亦不言心亦

不念。一世人莫測。而神意泰然。豈非有道無為無作眞無事人耶。

解語非干舌能言不在詞。明知古人舌頭語言不是依仗處則古人半句一言。其意唯要人直下契證本來大事因緣所以修多羅教如標月指。祖師言句是敲門瓦子。知是般事便休行履處綿密。受用處寬通日久歲深不移易。拈弄收放得熟。小小境界悉能照破劃斷。不留朕迹及至死生之際。結角羅紋不相參雜。湛然不動翛然出離此臘月三十日涅槃堂裏禪

示實禪老

威音以前。無師自悟。一往超證。千聖同途。放得行。把得住。作得主。渾圖成現。不須煅煉。而自純熟。及至威音以後。雖自有超卓處。直下承當。到無疑之地。要須依師決擇。印可。使成法器。不爾。必有魔孽。壞破正因是故有祖以來。資授師傳。最貴師法。何況此箇事。非世智辯聰所了。非聞見覺知所拘。苟不操勇猛大丈夫志氣。能擇眞正善友知識。截生死流。破無明殼。孜孜參叩。久之專一。時節緣稔。驀地桶底子脫。廓然省悟。然後投誠。決擇證據。自然。如下水船。不勞篙棹。乃爲針芥相投。旣得旨之後。綿綿相續。管帶令無間斷。

長養聖胎。縱逢境界惡緣。能以正知見定力融攝之。使成一片。則生死大變。不足動。自己胷次養得歲深。成箇無爲無事大解脫人。豈不是能事已辦。行脚事畢耶。

示瑛上人

此事在當人快利。既承當擔荷。知有自己根脚。尤宜卓卓特立獨行。須絕情離照。使廓然空寂無一法可得。截斷諸緣。令灑灑落落。到大安穩之地。綿密無滲漏。所謂壁立萬仞。峭巍巍地。然後卻回來涉世應物。初無我相。豈有聲色。順違魔佛境界耶。最難是等閑

不作意處驀地被牽轉便漏逗也應須相續管帶使勿走作久之打成一片乃爲歇場更須會取向上行履始得古德云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示泉上人

參問要見性悟理直下忘情絶照胸襟蕩然如癡似兀不較得失不爭勝劣凡有順違悉皆截斷令不相續悠久自然到無爲無事處纔有毫髮要無事早是事生也一波纔動衆波隨豈有了期它時死生到來脚忙手亂只爲不脫灑但以此爲確實自然閙市裏亦靜如水豈憂己事不辨耶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只這一句。驚動多少人作計較。若當頭坐斷透出威音王那邊。若隨此語轉特地紛然。應自回光返照始得

如來禪。祖師禪。豈有兩種。未免妗含各分皁白特地乖張。事理機鋒。一時坐斷。是打淨潔毬子。還知著實諦當處麼。放下看取。

示思禪人

一切萬法皆與自己無違無背。直下透脫成一片。從無始以來只恁麼。但恐當人自相違背。强生取捨。無事生事。所以不快活。若能外絕攀緣。內忘己見。卽物

是我卽我我是物物我一如洞然無際則二六時中四威儀內一一皆壁立萬仞何處有如許勞攘來每見久參凝神澄照旣多時雖然有箇入處驀地便認一機一境硬把住不受撥剔此正大病也要須銷融放下自得大休歇處始得

示傑上人

行脚參請旣依附知識於大叢林陪淸高雅衆久矣一旦以親緣須著略歸動是數百里遠行要須以自力量不忘履踐直敎行處不生塵況此段事不道在知識身邊時便有居鄕井便無也所謂蹔時不在如

同死人。正當在時。亦不起模畫樣。雖則平常。而滴水滴凍。卓然絶識。成箇無爲無事無心事業。表裏洞然無際。不與萬法爲侶。不與千聖同途。深根固帶。只守閑閑地養來養去。不憂不徹。但盡凡情。作自己工夫。勿管外緣。勿逐名利。起我見競勝負。是故古德道。任運猶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傑禪人倏來告別。求警策。因書此語授之。

示成修造

蔣山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雖聚半千衲子。唯以箇金剛圈栗棘蓬。跳者著力跳。吞者用意吞。莫怪沒

滋味太險峻或若驀地體得如畫錦還鄉千人萬人只仰羨得要且覓他所從來不得所謂人人本分事也纔生心動念承當擔荷早是不本分了也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奈猶有依倚在快須擺撥透脫那邊去始得所以道但有纖毫卽是塵舉意便遭魔所撓

成就一切總只由他破壞一切亦只由他奇特殊勝緣恆沙功德藏無量妙莊嚴超世希有事皆所成就慳貪憎妬情識執著有爲有漏垢染雜亂解路名相知見妄情所破壞也唯它能轉一切物一切物不能

轉它。雖無形段面目。而包括十虛含凡育聖若作相
取取之卽墮見刺。卒摸摝不著。
諸佛開示。祖師直指。唯此妙心徑捷承當不起一念
透頂透底無不現成。於現成際。不勞心力。任運逍遙。
了無取捨乃眞密印也。佩此密印。如暗藏燈游戲世
間不懷欣怖。盡是我大解脫場。永劫窮年曾無間斷
所以道。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一莖草作丈六金身
用豈有他哉。
雪峰道是什麽。雲門道須彌山。洞山道麻三斤。趙州
道喫茶去。巖頭噓。投子啞。臨濟喝。德山棒。擎杖擧指。

打鼓拽磨。一一顯向上宗風。頭頭示本分草料。大達之士。一覷便透。一擧知落處。堪紹宗風。慣底數沙。當面蹉卻。是故須得俊流。乃作種草。

示遜上人

有志之士。欲決定信入此箇大事。要須將從前智慧聰明所解所知。倒底放下。令如癡兀胃中空勞勞。百不知百不解。千休萬歇。萬歇千休。驀然從本地風光上倜儻透脫。前後際斷。徹證自得。契金剛正體。如斬一綟絲。頓然齊了。雖劫火洞然。初無變異。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一爲一切。爲一。了一了一切了。餉間移身換

步萬種作爲。渾歸一體。更說甚世法。佛法頭頭物物。觸處現成。便與佛祖無殊。亦與群靈無異。蓋根脚既明。無幽不燭。信手拈。信步行。信口言。元非它。亦不從別處轉。謂之大施門開。百千妙用。縱橫十字。透頂透底。明證佛性。長時無間。一得永得。踐履純熟。豈不是省要得力處。但恁麼信入。斷定不悞人。

僧問雲峰。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處。雲峰云。乍可碎身若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且古人恁麼意在甚處。若在參詳。不妨回避不得。須有箇入路。若只隨言逐義。則蹉過不少。我早是不惜眉毛了也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僧問石頭。如何是道頭。云木頭。又問。如何是禪頭。云。碌塼。奇怪古人忒煞直截。略不回互。所謂親切太近。有智見足計較底。如隔銀山鐵壁。不然則認口頭言語便當宗乘。則轉更周遮。是故眞實道人只務純朴。不生知見。直下承當。只恁麽注解。已是土上加泥數百重。不如還我石頭本分草料來。

三祖云。要急相應。唯言不二。若據山僧。只箇不二早是二了也。參。

趙州勘破婆子。叢林議論千萬。多作見解。殊不知他古人自在乾淨處立。看儞向泥坑子裏頭出頭沒。

馬師云。待儞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儞道。信此老蹋殺天下人。只等閑出一語。便令作無限知見。若有解截這老漢葛藤。便請罷參。

示淨禪人

淨道人因入室。遂請益所疑。云此一段事。爲何宗師多示人這邊那邊。詩語之據本分截斷。豈有如許。然垂手方便。貫圖箇入路。乃强分之意。實無二種耳。不見僧問曹山。古人提持那邊人。教學人如何趣向。山云。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其僧有省。所謂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只要及盡今時。便承當得向上事。且今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時作麽生及得盡只在當人快著精彩擺撥緣塵直令胷中脫灑不立纖毫透頂透底洞然虛寂切忌作勝量解會直待與本來相應自然自悟自證得大安穩之地也此豈紙上所能話會耶請自著眼看

示堅道者

佛祖妙道徑截唯直指人心務見性成佛爾但此心源本來虛靜明妙初無纖毫隔礙而以妄想翳障於無隔礙自生染障背本逐末枉受輪廻若具大根器更不外求於自脚跟脫然獨證惡覺浮翳旣消本來正見圓妙謂之卽心卽佛從此一得永得如桶底子

脫。豁然契合。無一法當情。覿體純靜。受用無疑。則一了一切了。及至聞說非心非佛。并親臨違順好惡境界則一印印定。何有彼我異同。種種混雜知見耶。是故古德於一機一境一語一默。投誠入理。千門萬戶了無差殊。譬百千異流。同歸大海。自然居之既安。用之透徹。作箇無爲無事絕學道人去也。二六時中。不生別心。不起異見。隨時飮啖衣著。萬境萬緣。無不虛凝。雖千萬年不移易一毫髮許。處此大定。豈非不可思議大解脫耶。唯要長時無間斷。不墮內外中間。有無染淨。直下休歇去見佛衆生等無差殊。乃是十成

安樂之地也。今既已有趣向。只在長養令純熟。煆來煆去。如百煉精金。方成大法器也。

示尙禪人

幸自圓成。何須特地。直饒以慈悲之故。信手拈來也。未免强生枝節。卻返不如未露鋒鋩以前。只如今恁麽。涉水拖泥不少。只得就裏分疎。還委悉麽。一粒之中。藏世界。普天匝地。應時收。

示瑛上人

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若眞體道之人。通之於心。明之於本。直下脫郤千重萬重貼肉汗衫。豁然契悟本來

眞淨明妙。沖虛寂淡。如如不動眞實正體。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踢著本地風光。更無許多惡覺知見彼我是非生死垢心。拔白露淨信得及。與他從上來人無二無別。等閑不作爲。不確執。虛通自在。圓融無際。隨時應節。喫飯著衣。契證平常。謂之無爲無事眞正道人。盡緣根本旣明。六根純靜。智理雙冥。境神俱會。無深可深。無妙可妙。至於行履。自會融通。嗔作得坐披衣向後自看。終不肯只向言句中話路古人公案間埋沒鬼窟裏黑山下作活計。唯以悟入深證爲要。自然到至簡至易平常無事處。然亦終不肯死殺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坐御墮在無事界裏是故從上作家古德行棒行喝。立宗旨。明與奪。設照用。三要三玄。五位偏正嶮機電卷。言前格外。旁提正按。只貴當人活卓卓地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知有向上宗乘。終不指注定殺掘坑埋人。若有如此者。定是弄泥團非慷慨透脫眞正具眼衲子。所以不喫人殘羹餿飯。被繫驢橛子綴住。不唯埋沒宗風。抑亦自己透脫生死不得。況復展轉將露布窠窟解路傳授與後學遂成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豈是小禍。復令正宗只見淡薄。祖佛綱紀委地。豈不痛哉所以學道先須擇正知正見師門然後放

下複子。不論歲月。用做事綿綿相續。不怕苦硬難入參取管須徹去。不見睦州道。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旣操誠日久。大經鉗鎚。洪鑪煆煉。日近日親。田地穩密。只更辨悠久管帶。使如證如悟。始終無間。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物物頭頭。有出身處。不墮塵機。不爲物轉。鬧市裏。十字街頭。浩浩之中。正好著力也。

五祖老師平昔爲人最捷徑。每示徒多學古德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大乘井索。小乘錢貫。覿面相呈時如何分付典座。如何是玄旨。壁上掛錢財。謂學人儞若

使與麽會得徹底去便可罷參所謂唯此一事實直得赤心片片。不隔一絲髮許。若眞究得到此田地。始堪提持綱宗傳正法眼也。

示昇禪人

參問之要在專一。不强作爲。只守本分。須根脚有透脫處。明見本來面目。蹋著本地風光。初不改移尋常行履。而表裏一如。任運施爲。不立奇特。與汎常人無以異。喚作絶學無爲閑靜道人。而自處之際。不露心迹。直得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窺不見。始是朴實頭著實處也。養來養去。日久歲深。世法佛法打成一片

混融無際。力用現成。透脫死生。豈爲難事。但患證入處不諦當。胷中有物則留礙也。要急相應。當須旋有旋消。如紅鑪著雪相似。自然廓然安靜。得大解脫也。但自退審。親附知識。不爲不久。所以履踐處還有端的落落著也。未若有落著。更疑箇甚麼。直下不起一念脫體承當。一處纔眞。千處萬處。豈更別耶。祖師只要人見性。諸佛只令人悟心。心性旣眞。純一無雜。則四大五蘊。六根六塵。一切萬有。無不皆是自己放身捨命處。等閑蕩蕩地。如日普照。如虛空無邊量。豈以有限身心。返自拘局。令不快活耶。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古人十年二十年只要參透。一透之後便解作活計。如今豈是欠闕。但不起要情不生執著。隨力遇緣。靡不通徹。唯貴專一純靜。雖幹事緣。亦非外物。攝歸自己。卽爲妙用。八萬塵勞。卽時化作八萬波羅蜜。更不須別參知識。於日用中。度無量數衆生。成就無量數佛事。歷涉無量數法門。皆從自己胷中流出。豈有他哉。所謂百尺竿頭須進步。大千沙界現全身。

示民上人

學道深宜退步。體究但以死生爲念。世諦無常。是身非堅久。一息不來。便是異世。他生或著淪入異類轉

更千生萬劫無出徹處。幸而今富有春秋。正好著力。念念趣向。心心不移。向根腳覷捕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驀然透徹。如桶底子脫。有歡喜處。極奧窮深。蹋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坐得斷。把得住。以無心無爲無事養之。二六時中。更無虛過底工夫。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便是箇了事衲僧也。不圖名。不苟利。壁立萬仞。滴水滴凍。辨自己透脫生死事。不管諸餘。不動聲色。不驚群衆。儻然獨脫。眞出塵羅漢也。切宜信而履踐。

昔蒙山惠明道人。自黃梅趁逐盧老。到大庾嶺及之。

遂客㫖不爲衣鉢來只爲法來盧乃令坐於盤石冥心因語之云汝但善惡都莫思量正當恁麽時一物不思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明依言斂念尋有省發乃復問盧爲只這箇爲當更別有密意盧云我若向儞道卽不密也只如上說汝若會卽密在汝邊矣蒙山乃了了無疑將知密意卽是密印若體得老僧所示心地豁然密印豈在別人邊密說顯證皆只於刹那頃纔生心動念卽沒交涉也

示心道者

有祖以來直指此一段大因緣政爲透脫生死須是

上根利智。超言詮。出情域。不以世緣彼我高低强弱衰榮爲意。徑於自己根脚下了悟。取本來淸淨寂照虛凝輝騰今古迥絕知見底本分事。便翛然獨立萬象不能藏覆千聖無以擬倫等閑蕩蕩地。一物不思一物不爲自然無欲無依超。諸三昧。更說甚建立門戶差別作爲。直下坐斷壁。立千仞。凡亦不拘聖亦不管。方是了事衲僧。身心如枯木朽株。寒灰死火。乃眞休歇也。所以從上來只貴忘懷獨得。旣得之後。不立我見。不自貢高。任運縱橫。如癡似兀。始稱無爲無事道人行履設。使三五十年亦不變亦不異。至於千生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萬劫。亦只如如。所謂長久最難得人也。若一往恁麽信得及。透得徹。不變不能度世。跳煩惱生死坑。唯在當人諸根猛利。超毗盧越祖代。亦不爲難。此眞大解脫門也。

達磨祖師初來少林。九年面壁。冷坐深雪之中。得箇可祖洎勘證所得。只禮三拜依位而立。此豈涉許多言詮耶。要須直下領取透頂透底。纖芥無遺。現成撲不破。萬機莫能到。然後於無住本中。流出一切。融通無滯。百千作爲。皆我妙用。處處與人抽釘拔楔。令各安穩去。豈不省要哉。玄沙一日見人舁屍過。指而示

衆四個死漢拶一箇活漢若隨情見卻是玄沙自相顚倒若以向上正眼離見超情乃知玄沙爲人極是親切是故透脫須出他陰界不見古德道白雲淡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果是眞實諦當聊聞擧著便知落處可以透脫生死不在陰界中窒礙如鳥出籠自由自在自餘一切機用言句只一截便休更不落第二見也

示照道人　尼

釋門奇特徑截超證速與般若相應無出禪宗此乃如來最上乘淸淨禪也自靈山拈花金色頭陁微笑

迦文付授涅槃妙心。正法眼藏。敎外別行。單傳心印。歷代四七。至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論凡聖久近。但根器相投。一念透脫。更不假三僧祇劫。便證本來圓成淨妙調御。是故游泳此宗。資大法器。從初立志跂步。便要超卓。所謂立地成佛。暫時斂念。便證無生。不立前後際。不從他得。惟是自己分上。猛利操修。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斬。性靈晉脫。前念是凡。後念是聖。擬不擬凡聖一如。含吐十虛。更無方所。求嘉道。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法華會上。龍女獻一珠。卽成正覺。豈非轉念便證妙果耶。蓋此

法天地不能覆載虛空不可包容蘊在一切含靈根脚爲一切依倚長時淨倮倮無處不周但爲情識所拘聞見所隔妄認緣影爲心四大爲身不能證得此正體所以諸聖以悲願力指出示人令一切群生有根器者回光返照單提獨證去只如龍女所獻之寶卽今在甚處若纔舉著便和座子承當得終不向語言中作解會心機意想裏作窠窟便與靈山無垢世界無二無別也從上來唯貴最初一念最初一句念未生聲未發直下截斷千聖靈機萬靈印契一時劃破可不是脫灑自由得大自在要妙處耶龐居士問

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馬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此箇公案多有涉唇吻商量作機境解會殊不稟宗猷也要須是箇生鐵鑄就底方能逆流超證乃解翻卻二老鐵船始到壁立萬仞處方知無許多事。

示倫上人

一切有心天地懸隔酌然如今透關不得只爲心多執重若脫然揮當到無心之地一切妄染情習俱盡知見解礙都銷更有甚事是故南泉云平常心是道然纔起念待要平常早乖差了也此最爲微細難湊

處。沒量大人到箇裏踟蹰何況學地。直須抵死護生咬嚼教斷。直似大死底人絶氣息。然後甦醒。始知廓同太虛。方到脚蹋實地。深證此事。明得徹信得及。等閑蕩蕩地。百不知百不會。纔至築著。便轉轆轆更無拘制亦無方所。要用便用。要行卽行。更有甚得失是非。通上徹下。一時收攝。此無心境界。豈是容易履踐湊泊。要須是箇人始得。若未如此。當須放下身心。教冥然地無一毫許依倚。覷來覷去。日久歲深。自然蓋天蓋地。觸處現成。未有天生釋迦。自然彌勒。阿那箇在娘肚裏便會。直應快著精彩。時不待人。驀然一咬

咬斷也。不柰儞何。大丈夫須到自得自由自在處始得。

示正上人

參請固欲利根乘機便領。初無凝滯。亦須深信純熟。取效長久。向衣單下作工夫。所謂休去歇去。唇上醭生去。如古廟香爐去。盡此乃透脫生死。超凡情越彼岸。尤宜大忘人間雜務。辯利聰明。未出世間。只增虛妄。祖師西來。唱此一段。要人直下徹證。了卻無始無明住地。令淨盡無遺。明證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雖千聖萬聖出來。不移易絲毫許。謂之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豈可只隨言逐句。作機境。事露布。圖廣知見。待欲勝人。而取名利哉。固非此理。既是有志之士。一等蹋破草鞋。須究箇徹頭處。只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對云。東山水上行。他豈不是徹了恁麼道。一葉落。合知秋。更待言句上生言句。知解上作知解。爭得徹去。若體得雲門此意。古今言句。一時穿過。但辦肯心。與麼靠將去。驀裏豈曾走作。是故古德云。靈利漢聊聞舉著。別起便行。

示性然居士

道山性與道合。喜恬靜。不尚藻飾。宿蘊深信。尤慕玄

學每寔寂通宵徹夕冥默內照瑩徹如冰壺玉鑑表
裏洞然而蔬食長齋究向上宗乘徧參知識一以誠
至探窮有年歲矣始則循見歷語句合頭窠窟八穴
七穿游歷築底其志愈確驀地脫去直徹佛祖心性
淵源深入理妙踐履說宗二通融攝涅槃生死到身
心一如勝淨之地機智增明頓轡自樂久之猶不自
已圓就諸方達道上上大機碎佛見法見大用明了
上頭關棙展拓烹煆鑪鞴擺撥玄妙擇揀廉纖提持
殺活綱宗超脫聖賢閫域正到辯邪正識休咎知進
退別機宜誠實之地恰欲整安閑之車游虛寂之境

徑直湊無爲無事。羅籠不住。呼喚不回。超毗盧。越釋迦。莊嚴清淨自在大解脫之域。適以世緣暫時挽綴。渠處之亦倏然。有志之士。以無量阿僧祇爲頃刻。當亦綽然遂本源爾乘涼相過。遇紙筆作此。

示慧空知客

諸佛出世。祖師西來。鞠其旨歸。斷無他事。唯以同體大悲無緣等慈揭示此段大因緣。圖利根上智越格超宗直下領略所謂教外別行單傳心印。是故於十萬衆前拈花。只有迦葉特證。不覺微笑。由是釋尊付授。而達磨游梁歷魏。尋人。在少林面壁九之。獨得二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祖深信立雪斷臂一言之下安心遂傳衣鉢此豈小事哉蓋從上來皆聖賢應世主勝根强龍象蹴蹋源既淵深流不短淺自四七二三之後間世英靈相繼傑出如思讓馬師石頭寰中獨步德山爇疏鈔臨濟燒禪板藥嶠天皇百丈黃檗及五家宗主各立門風如布縵天網垂萬里鉤莫不透頂透底有過千萬人作略出沒卷舒擒縱照用權實豈只守一途一轍一知一見存窠臼立知解死水裏浸殺以實法繫綴人所以徧寰海列刹相望數百年綱宗不墜的的相承源源相繼非單見淺聞皮膚幽陋所能負擔要是蘊

卓識奇姿跋步越佛祖器量蓋天蓋地初出窠來迥
然殊絶先了卻自己根脚靠本色咬猪狗手段大達
宗師向順違境界透脫辦粉骨碎身志見圖大不圖
細圖遠不圖近於千艱萬苦至難至嶮如銀山鐵壁
處放身捨命撒手那邊承當此大事因緣絶情離見
歇御狂機業識闢大解脫門了卻自己生死大事酬
初發心志覗六根四大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性
如虛空狂花亂起亂滅唯全眞承不思議乃祖乃佛
所證廓徹靈明廣大虛寂金剛正體深根寧極觔間
舉一毛一塵一機一句靡不從根本中發雖謂之大

機大用。早是胡亂名摸了也。更向甚處著心著性著玄著妙著理著事。到箇裏如紅爐上一點雪。聞禪與道。削迹吞聲猶未是極致。況其餘光影色聲山河大地。露柱燈籠眼見耳聞。擔枷抱鎖。豈不見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睦州現成公案。子細看來。渠已是入泥入水。老婆心切。所以道。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上須草深一丈。自餘方便門。軒知是不得已。抑而爲之。是皆從上來大善知識垂慈運悲。作異世標榜。使有志之士。窮到撲不破處。八面玲瓏。匪唯自利。亦以利人。傳無盡燈。續佛慧命。自唐歷五季以至國初

負重望。據祖位。龍馳虎驟。奔南走北。與人拔楔抽釘解黏去縛者何限。近世不道無人。求全材獨脫。奮本分鉗鎚。啓作家鑪鞴。誠不可多得。蓋緣師因循淺陋資又無深根固蔕。只圖易曉。便如膠漆。使祖宗無上道妙高遠大機。或幾乎絶矣。倘賴後昆有拔類離倫底與古爲儔。不顧是非得喪。彼我取捨。以鐵石心。辨不可卷不可移之志。攻苦食淡。不怕艱難。向前體究可以繼芳躅。續往世高風。爲人間明燭。作昏衢日月此私心常所渴望者也。今旣憤悱圖起發。切在盡始盡終。擇海上具殺人不眨眼手段宗師。圖取徹去。則

豈唯酬自已超方本心。抑亦於佛法大海出一隻手。矧此門絶人我。離愛憎。只貴正知正見。安在乎論誰家之子哉。等是曹溪門下。何有彼宗此派於其間也。

示張直殿

契證佛祖道妙。最宜上智利根。忘懷體究。不墜機境。直下拔萃超群。虛心領略。直得圓明廣照。透地通天。徹生死根源。出葛藤露布。胷中灑落。一念不生。前後際斷一句當陽。脫去解會。諦實取證。了無疑惑。如昔則老問青林。如何是佛。對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渠便入語言作道理。便謂丙丁是火。更來求火。如我是佛。

更去問佛。及至法眼究窮撥正他。即大不信。及翻然投誠。法眼亦只如前云云。渠大悟。蓋當風證驗始解回光。更不作惡知惡解。當下如暗得燈。如貧獲寶。此豈小事哉。誠實諦信。千萬億劫長得受用。是故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若得此道。斷不在言句上。後番纔有言句。知得底裏便。七縱八橫顚來倒去。腳蹋實地廼不隨語生解。遂能自在出沒予奪。莫不窮源極本。從上大達之士。無不經此場地。琢磨煆煉方堪行持。但熟處放教生。生處弄令熟。悠久得大機大用。見一切萬變千化。皆即識得破。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還甚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放光動地千百萬億佛來也不消箇了字。巖頭云卻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唯向上轉。不落下風便是急著眼處也擬議不來便換卻眼睛也正宜快斷割取。久之純熟。與摩詰龐老無以異

示胡佾書悟性勸善文

人人脚根下本有此段大光明虛徹靈通。謂之本地風光生佛本具圓融無際在自己方寸中爲四大五蘊之主初無污染本性凝寂但爲妄想倏起翳障之。束於六根六塵爲根塵相對黏膩執著取一切境界生一切妄念。汩沒生死塵勞。不得解脫。是故諸佛祖

師悟此眞源。洞達根本。憫諸沉淪。起大悲心。出興于世。正爲此耳。達磨西來。教外別行。亦爲此耳。只貴大根利智。囘光返照。於一念不生處。明悟此心。况此心能生一切世出世間法。長時印定方寸。孤迥迥活鱍鱍。纔生心動念。卽昧卻此本明也。如今要直截易透。但放教身心空勞勞地。虛而靈。寂而照。內忘己見。外絕纖塵。內外洞然。唯一眞實。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皆依他建立。他能透脫超越。得如許萬緣。而如許萬緣。初無定相。唯仗此光。轉變苟信得此一片田地及。則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便能隨所作爲。

皆是透頂透底大解脫金剛正體也。要須先悟了此心。然後修一切善。豈不見白樂天問鳥窠如何是道。窠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云。三歲孩兒也道得。窠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故應探過正要修行如目足相資。若能不作諸惡。精修眾善。只持五戒十善之人。亦可以不淪墜。何況先悟妙明眞心堅固正體。然後隨力修行。作諸善行。令一切人不迷因果。知地獄天堂之因。皆自本心作成。當平持此心無我人。無愛憎。無取舍。無得失。漸漸長養三十二十年。逢順違境界。得不退轉。到生死之際。自然翛然無

諸怖畏。所謂理須頓悟。事要漸修。多見學佛之儔。唯以世智辯聰。於佛祖言教中。逴掠奇妙語句以資譚柄。逞能逞解。此非正見也。應當棄舍。負心靜坐。忘緣體究。逗到徹底玲瓏。於自家無價無盡寶藏中運出。何有不眞實者哉。卻須先悟了本來明見卽心卽佛正體。離諸妄緣。翛然澄淨。然後奉行一切衆善。起大悲饒益有情。隨所作爲。皆是平等。無我無著。妙智顯發。通徹本體。善行豈不妙哉。所以道但辦肯心。必不相賺。以悟爲則。莫嫌遲晚。珍重。

示張宣機學士

從上大蓮之士單提密傳此最上獨脫一著子極爲省要唯務利根上智機應相投直下領略幾時有如許般次向上向下理性玄妙正偏主賓語言作用纔生解會卽被羈勒更無自由分是故本分作家終不上人釣鉤落人圈圚唯自洞明照了胷次不留毫髮超然孤高不與萬法爲侶不與千聖同鄽脫白露淨湛然虛凝至於涉緣應機如飛劍輪如聚猛火安可近傍語默有無動靜彼我一併截斷是故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不得已謂之一句謂之正位謂之頂門謂之金剛王纔得此意歷落通

透情塵意想見解勝智自然銷融時中寬廣獲大自在以此修身行已以此定國安邦澤及生民位望轉隆心術愈正而能不居其功不有其德萬世一時萬年一念十方猶目擊造化握掌中只是箇轉物回天易地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豈難爲哉既已深諦更資淘煉使轉有力量而不勞神泰然大定豈止窮此生盡未來際罔不資此遇同道同證不舉而知不言而契捨此置而勿論可也傳曰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廼所以爲密爾

示同龕龍居士傳申之

學士大夫相見多論理性差近根本卽廣知見該涉玄妙通天人之際會同三教爲通儒以之著述欲垂名異世頗顧踐履立節退聽修賢業有至膚淺要涉獵以資談柄尙口好勝用伏同列增長我見皆非正因雖賢於拍盲不知信向任自己單見淺聞而生毀訾昧果迷因墮入流俗者然比之眞實虛心潔己刻苦退步忘懷契證腳蹋實地透根塵絕伎倆與古爲儔如維摩大士給孤長者之流克證道果超世出世只如唐朝裴相國陸亘大夫陳操尙書王敬常侍于襄陽李習之鄭愚章宙莫不悉心體究盡平生得受

用。我宗尤洞明出沒窮。深極奧。楊大年內翰李駙馬都尉。便可與龐居士並驅蓋具大力量在仕路不捨宰官。游方之外。提佛祖巴鼻鉗鎚世人操同事攝。向鶖鷺行中。出作方面。與大宗師爲內外護。豈非夙昔承靈山記莂。發百劫千生煉磨願行。而闡如是機緣耶。近世佛法雖澆漓。而衣冠貴胄深信者極夥。殊有古風。要是前三流中相半。儻有志乎此段。須攀上上大機勿作中下體度。則超凡出塵。得大解脫。爲不難唯是專一久長。逢境界惡緣。直截撥斷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

李渤拾遺出守九江。與拭眼歸宗相值。一面投契。一
日驀問教中道。芥子納須彌。豈有是理耶。歸宗云。人
傳公爲李萬卷是不。對曰然。宗云。觀公身不滿五尺。
萬卷書甚處著。李卽領旨。此豈可與著相執情守見
者論量哉。要是因指見月。忘筌得魚兎者根器乃
可以不守方便窠窟爾。直一擧便知落處。然後穎脫
到七通八達之地。顯大受用矣。
韓文公問大顚。愈公務事繁。佛法省要處。請師一言。
顚只據坐。公罔然。是時三平侍立。卽撫禪床一下。云
侍郞。和尙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文公大喜曰。禪師

佛法峭峻。愈卻於侍者處有箇入處。利根種性。一撥便轉。看他師資互作方便。向不可名不可言處發揮非韓公俊快。安能領略。所謂揮斤者斂手。亦須受斤者有不動之質。然後二俱入妙。不然則成一場漏逗爾觀此那假日日入室朝朝咨參。是故昔人隔江招扇。渠便橫趨而領。今恁麼形紙墨迺知而故犯也。

示黃聲叔

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子細點檢。已是涉水拖泥。況其餘周遮。則通人分上宜乎峭絕。豈容紛拏。蓋此箇獨許灑灑落落。雖電卷星馳。未免蹉過。只恁麼舉。

釁過犯彌天。如未相逢未擧意時。直下領略。存乎其人。不可更敎形文彩作知解去也。珍重珍重。

示僧待制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天下參問。以爲模範作異解者極多。唯直透不依倚。不作知見。便能痛領。纔有毫髮見刺。則黑漫漫地。豈不見法眼擧問覺鐵觜。趙州有箇庭前栢樹子話。是不。覺云。和尙莫謗先師。先師無此語。但恁麽體究便是古人直截處也。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

者云。一物不將來。未審放下箇什麼。州云。看儞放不下。嚴陽遂大悟。後來南禪師有頌云。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為知己。寥寥千百年。清風猶未已。但試自頻舉。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驀然便省也不難會。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此又直截省要也。無事處心靜慮。且下鈍工夫。只管舉看。久之當自有入處。

示呂學士

初祖達磨到梁。見武帝。合下只用箇頂顊上一著子

而武帝不薦。使人到今拖腕。後來多少人汨泥汨水。去它腳迹尋卜度。作百千異解。要且不會夢見。只是機緣上生機緣。見解上起見解。所以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當時能截斷箇胡漢。則不到帶累人處。所謂知恩方解報恩。且作麽生截得它斷。

寄蜀守蘇仲虎

大法本平常。在利根精敏寬通。不作聰明了之。爲易入。每患知見太多。遂汨此源。轉窮轉遠。莫能透徹。若一切平心。心亦了不可得。泯然自盡。則本性圓明混成。不假造作。截流深證。無過與不及處。乃造天眞機

要。所謂著手心頭便判是也。日用之間。常令成現。豈不泰定哉。古人悟心。悟此心也。發機。發此機也。自可萬世不移。只守閑閑地。超然獨得。更無對待。若有對待。則成兩立。便有彼我得失。莫能腳蹋實地。更進一步。一法不立。然後怗妥。明見本來人。去卻胷中物。喪卻目前機。脫體安穩。永離退轉。得無所畏方便。可以拯濟群靈。政須長久相續無間乃善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示黃太尉鈴轄

此道幽邃極於天地未形生佛未分湛然凝寂爲萬化之本初非有無不落塵緣煒煒爗爗莫測涯際無眞可眞無妙可妙超然居意象之表無物可以比倫是故至人獨證頴脫泯然淨盡徹此淵源以方便力直下單提接最上機不立階級所以謂之宗乘教外別行以一印印定遂撥轉關棙不容擬議至於拈花微笑投針擧拂植杖抵几瞬目揚眉悉出窠窟理道語言露布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瞥然迅急萬變千化

曾無依倚。透頂透底截斷籠羅。只許俊流。不論懵底。正要具殺人不眨眼氣槩。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然後特達。絕死出生。超凡入聖。蘊遠見高識。居常不露鋒鋩。等閑突出。則驚羣動衆。蓋深根固蔕。覰破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與卽今日用無異無別。旣能行持有力。堪任重致遠。得大自在。促三祇爲一念。衍七日作一劫。猶是小小作用。況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乃家常茶飯爾。昔裴相國得旨於黃蘗。楊大年受印於廣慧。維摩手搏妙喜界。龐老一口吸西江。豈難事哉。唯直領此大因緣而已。旣有此道之基本。

時中能不聽人處分。略操勇猛。向應酬指呼之際。著眼運快機利智。轉一切萬有。回自己掌握。舒卷縱擒。則與上來大達抱道蘊德踐履純熟之士豈有異耶。但使源源相續無間斷。便是長生路上快活人也。祖師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纔於轉變處得幽深之旨。向流動時徹見本性。超出二邊。不居中道。安可更存違順憂喜愛憎。令罣礙。自受用哉。以心傳心。以性印性。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樂易平常。無爲無事。遇境逢緣。不消一劄。德山行棒。臨濟用喝。雲門睦州風旋電轉。何遠之有。唯不徇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情轉。蓋色騎聲。超今越古。向百草顚頭快行劒刃上事。所以道。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鳥窠吹布毛。俱胝一指頭。趙州三喫茶。禾山四打鼓。雲門須彌山。洞山麻三斤。鎔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不出至微至奧無上道妙矣。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復徵既一物不將來。敎某放下箇什麽。州云。看儞放不下。渠卽大悟。豈不是靈利解。言下返照直截透徹。忘懷絕念。大解脫根源。踢著本地風光。契合本來面目。以此一句。證卻則千句萬句。根塵俱謝。默契心宗。便非他物。後來鑁

伏毒蛇降猛虎顯不可思議靈驗豈不爲殊特哉

送雷公達教授

靈山釋迦文百萬億賢聖會集龍象如林皆超羣越衆大器大根可以迎風投契隔嶽隔海領略豈此聞一知十擧毛塵微見至微至隱底蘊宜乎未明先見不遺毫髮及至拈花獨金色頭陀微笑黃面老子乃開懷展手了不覆藏便道吾有正法眼涅槃心分付之令善護持厥後果的傳二十八世雅當開證初祖到今流通眞規不墜是時文殊普賢彌勒金剛藏觀世音悉拱默聽之何也當鞠其至趣蓋當授受之際豈

不慎許可而然哉雖以眼照眼以聖繼聖刱翰步驟體裁莫不絶去蹊徑唯單提獨用向上一著子寔千聖不傳之妙萬靈景仰之宗出格越情絶凡脫聖輝天焯地耀古騰今是故歷二千年渾如目擊只阿難詢由來謂金襴之外別示何法迦葉遽呼待渠應諾卽云倒卻門前刹竿著此與向來拈花微笑何所異同則綿綿聯聯初無二致傳燈錄寶林傳所載靡不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所以達磨唱云直指人心敎外別行故不忝爾潙山云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著破布百衲頭鬅

鬐。脚跟蹌。𨈫人中看之。不直半分文。驀地打徹翻卻無量生業識種子。向百不知百不會處信口道信手拈。不知有底。如鴨聽雷。只眨得眼。後來揵頭便領千羣萬衆。若固有之。往往大有道宗師。比比皆是。至如居貴勢。作卿相。如裴相國陳操尚書白樂天王常侍。本朝楊大年文公李都尉駙馬。驚羣敵聖。信徹見透。受用無盡。率皆禀奇謀異見。不蹈襲世間。而圖出世間津梁。廼如此。山僧所禀寡昧。偶憤發欲攀躋先哲所造詣。殊無過人作略。但操守久之。以徵有信。因不善晦。出而爲人。蹉跎四十餘載。每遇傑出英才。必傾

倒羅列。隨所向任機緣。專一唯在箇中撥轉一句一言透頂透底明千聖頂上得大自在解脫力用而已果能有濟度盡大地羣靈畢而置之安樂無爲無事穩密之地。則與迦文金色。下至六代祖。唐宋大達將相豈有異耶。源深流長。根牢蔕固。不妄許與。廼爲眞實諦當英靈豪俊解脫大士也。

巨濟了然朝奉

根腳下各具此段。惟宿植深厚之士。於世諦緣輕。有力量能自擺撥。長時退步。孤運獨照。潔淸三業。端坐參究。妙省明脫。向自已分上。離見絕情。壁立萬仭。放

舍無始劫來深習惡覺。摧碎我山。枯竭愛見。直下承當。千聖莫能移易。萬象不可覆藏。輝天焯地。乃佛乃祖。直指妙嚴清淨本有金剛正體。向百匝千重。不能辨別處著得眼。八縱七横。了無分割處。下得刃。機出物先。言超意表。灑灑落落。湛湛澄澄。轉變自由。力用活脫。於從上來克證上流。同得同用。無異無別。等閑地只守靜默。初不露鋒鋩。似箇癡兀人。隨緣放曠。飢餐渴飮。與常時無以異。所謂不驚羣動衆。密密顯用。發大機。久之到純熟安閑穩實之地。更有甚閑東破西煩惱生死可拘束得。是故古之有道宿德。令人既

脫根塵。當弘密印。三十二十年做冷寂寂地工夫纔有纖毫知見解路隨即掃摒。亦不留掃摒之迹。撒手那邊。全身放下。硬糾糾地得大快活。唯恐知有如是作略知則禍事也始是真實踐履也不見王老師趙州洞山投子皆費重無心境界實欲後學也與麼去若呈機關語言辯慧知解正是染污心田卒未能可以入流靈山拈花。少林面壁。多少人穿鑿。不依本分殊不知將口頭聲色捫摸作用大似刺腦入膠盆。若是俊流。他應不爾。已能探討。必意其遠者大者。到結交頭驗諦實所以得底人。雪鼻涕亦無工夫且道他

向甚處行履將知教外單傳不是造次承當望空搏
邈一一透頂透底蓋天蓋地如師子兒游戲自在軒
豁時直是軒豁綿密處直是綿密雖只是一段腳跟
到究竟須自著精采乃為實頭受用

示張仲友宣教

要探賾此箇大因緣惟利根上智終較省力然須用
作一段緊要事常時靜卻已見使胸中脫然回光觀
捕內外虛寂湛然凝照到一念不生處徹透淵源脩
然自得體若虛空莫窮邊量亘古亘今萬象籠羅不
住凡聖拘礙不得淨倮倮赤灑灑謂之本來面目本

地風光。一得永得。盡未來際。更有甚生死可爲滯礙。至於小小得失是非。榮枯寂亂。直下截斷把得住。作得主。長養將去。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只是切忌起見作承當便落彼我。必生愛憎。不能脫灑也。此箇無心境界。無念眞宗要猛利人方能著實。祖師西來只是直指人心。令人見性成佛。既明信入此心。信得及。萬緣放下常令胸次空勞勞地。此長養聖胎。入眞正修行也。

若確實未有箇諦當處。時中逢境遇緣。卽紛紛擾擾。易得隨一切物轉。長墮在生死纏縛中。應須快著精

彩但念無常。以生死爲大事。向逐日日用之中。行時行時看取。坐時坐時看取著衣時著衣時看取喫飯時喫飯時看取直下脚跟有箇發明處。深信此大事因緣。從空劫那邊。以至父母未生前。合下圓明朗照。只如卽今日用之中。又何曾虧欠一處透得千處百處無遺。所謂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眞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則一塵纔擧。大地全收遍法界都盧是箇自已更向何處著眼耳鼻舌身意軒知無二無別。如水入水。如金博金眞如如實際大解脫也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昔于頔相公。裴休相國。本朝楊億內翰。李遵明大尉。皆稟利根種智。長與方外老宿辦心參究。悉有契證。不失爲賢達。蓋根性非於一世薰炙也。于公見紫玉問佛。紫玉呼。頔應諾。玉云只這是。裴公問黃蘗高僧。蘗云。更莫別求。楊大年參透廣慧。老有頌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翻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李都尉見石門大悟。有頌。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四公所謂。豈有異耶。但發明心地。直透本根。旣爾諦實。隨所作用。無別道理也。

五祖老師常問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既不可得畢竟心在什麼處山僧常時示參衆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底是什麼人馬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若體究得畢竟心落處即領略得一口吸盡西江水纔生異見起一念疑心即沒交涉也要須放下諸緣雜知雜解令淨盡到無計較處驀爾得入即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也

示德友居士

樸實頭脚跟著地修行淨意是大便宜所謂說得一

丈不如行取一尺然見性悟理情念俱捐實亦廓然離一切相融徹虛通然後透頂透底物我一如生與死齊佛與衆生等至於動靜語默觸處逢原擧一毫一塵靡不該收然後日用之中如踞地師子誰敢當前乃一相一行得徧行三昧根機旣脫一出無心纔有纖微悉皆截斷方是向上人行履所以古老貴參玄之士先悟妙心行無修之修證無證之證不用向外馳求只自回光便了不見古人投機隔江招扇倒郤刹竿豎指吹毛見桃花聞擊竹皆是契證處佛法豈有許多來正要絕伎倆當陽便承當卽是安樂修

證之地也

示興祖居士

脫虛妄纏縛破生死窠窟第一要根器猛利軒豁奕辦長久不退之心俾力量洪深境界魔緣撓括不動而以佛祖大法印定本心此心乃眞淨明妙卓然獨存虛空世界有成壞此段初無改移直下專一操存探究令透頂透底物我一如徹下通上只箇金剛正體了了無毫髮遺漏瑩徹玲瓏萬年一念初纖未全抵死擺撥日近日親絲來線去養得純熟向二六時一切境中著著有出塵之意出身之路持淸淨戒而

無執戒之念。浩浩修行。而不存功用。一往不留蹤跡。
自然與古來得道之士同儔。是故耆宿論悟入修證。
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正要人作無間道中工夫也。況
生死事大。多少人臘月三十日。脚忙手亂。大率在平
時安穩。一任麤浮。隨塵緣輥了。逗到時節到來。臨渴
掘井。豈做得辦耶。人生一世。不早回頭。百劫千生。等
閑蹉過。今旣知有此段。只在堅固向前。損諸知見。撥
棄妄緣。長敎胷中灑灑落落。無一塵事。或妄想起。急
須撥置。令儵然無住。本性常明。明亦不取。凛如吹毛
劍。誰敢當鋒。一切語言道斷。心行處滅。要行卽行。要

任即任。聖亦不收凡亦不屬豈不是了事凡夫耶。所以從上來人誨示訓導唯務無心非無眞心但無一切淨穢依倚分別知解執著之心耳。此發心學道悟入修行方便次第也

示超然居士

曹山辭悟本。問甚處去。云不變異處去。復徵云不變異豈有去耶。答云去。亦不變異。自非蹋著實處。安能透徹如此。豈以語言機思所可測量哉。蓋履踐深極到無滲漏之致。然後羅籠不住。學道之士立志外形骸。一死生混古今。絕去來。要須攀上流。造詣至眞諦

實淵奧閫域。打辦自已拔白露淨。無絲毫意想墮在塵緣。直下心如枯木朽株。如大死人。無些氣息。心心無知。念念無住。千聖出來。移換不得。乃可以向枯木上生花。發大機起大用。興慈運悲。乃無功之功。無作之作。豈落得失是非哉。纔留一毫毛。則祇轄於生死界。自已未能度。安可度人。維摩大士不住金粟位。入酒肆婬房作大解脫佛事。

示魏學士

覿面相呈。卽時分付了也。若是利根。一言契證。已早郎當。何況形紙墨。涉言詮。作露布。轉更懸遠。然此段

大緣。人人具足。但向己求。勿從它覓。蓋自己心無相虛閑靜密。鎭長印定。六根四大。光呑羣象。若心境雙寂雙忘。絶知見離解會。直下透徹。卽是佛心。此外更無一法。是故祖師西來。只言直指人心。教外別行。單傳正印。不立文字語句。要人當下休歇去。若生心動念。認物認見。弄精魂。著窠窟。卽沒交涉也。石霜道。休去歇去。直教唇皮上醭生去。一條白練去。一念萬年去。冷湫湫地去。古廟裏香爐去。但信此語。依而行之。要放教身心如土木。如石塊。到不覺不知。不變動處。靠教絶氣息。絶籠羅。一念不生。驀地歡喜。如暗得燈

如貧得寶。四大五蘊輕安。似去重擔。身心豁然明白照了諸相。猶如空花了不可得。此本來面目。現本地風光。露一道淸虛。便是自已放身舍命安閑無爲快樂之地。千經萬論只說此。前聖後聖作用方便妙門只指此。如將鑰匙開寶藏鎖。門既得開。觸目遇緣。萬別千差。無非是自已本分合有底珍奇。信手拈來皆可受用。謂之一得。永得盡未來際。於無得而得。得亦非得。乃眞得也。若不如是。便落有證有得相似般若中。卻不究竟也。既豁然達得此根本分明。然後起力作用。正好修行。二六時中。孜孜履踐。不取一法。不捨

一法。當處圓融。處處是三昧。塵塵是祖師。而不留勝解之心。專行無人無我平等一相大道。奉戒持齋精修三業。令純淨無染。滴水滴凍。乃至六度萬行一一圓通。發大機啓大用。展轉令一切人信此參此悟此。須行解相應。愼勿作撥無因果。漭漭蕩蕩。魔邪見解。纔作此。卽謗般若。卻招惡報去。所以佛祖垂教。謂之淸淨明誨。當須依此正因。然後當證妙果。所有一生力量。正要透脫生死。若一念圓證。念念修行。以無修而修。無作而作。煉磨將去。於一切境。不執不著。不被善惡業緣縛。得大解脫。到百年後。翛然獨脫。前程明

朗劫劫生生不迷自己便是千了百當此皆顯不落言詮玄妙機境之致應當眞心體究俾透徹塵勞證淸淨妙果

示嘉仲賢良

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此諦實之言也但心眞則人佛俱眞是故祖師惟直指人心俾見性成佛然此心雖人人具足從無始來淸淨無染初不取著寂照凝然了無能所十成圓陁陁地只緣不守自性妄動一念遂起無邊知見漂流諸有根脚下恒常佩此本光未嘗曖昧而於根塵枉受纏縛若能蘊宿根遇諸佛祖師直截指示處便倒底脫卻臙脂

祠襖。赤條條淨倮倮直下承當不從外來不從內出
當下廓然明證此性。更說甚人佛心。如紅爐上著一
點雪。何處更有如許多忉怛也是故此宗不立文字語
句惟許最上乘根器。如飄風疾雷電激星飛。脫體契
證截生死流破無明殼了無疑惑直下頓明二六時
中轉一切事緣皆成無上妙智豈假厭喧求靜棄彼
取此一眞一切眞一了一切了。總萬有於心源握權
機於方外而應物現形無法不圓何有於我哉要須
先定自已落著立處既硬糾糾地自然風行草偃所
以王老師十八上便解作活計。香林四十年乃成一

片塵勞之儔爲如來種只在當人善自看風使帆念念相續心心不住向此長生路上行履卽與佛祖同德同體同作同證況百里之政併在手頭安民利物卽是自安萬化同此一機千差並此一照盡刹塵法界可以融通何況人佛無異耶

示方淸老

老達磨來自竺乾豈嘗持一物及游梁歷魏面壁少林無人識渠獨可祖効勤立雪斷臂始略垂慈由此卽心若謂無言從何而入如謂有言向伊道甚將知須是箇人始十分領略乃無滲漏所以人此門來要

是根器猛利能疾速棄捨從前知見解路。使胷次空勞勞。不留毫髮。洞照虛凝。言思路絕。直契本源。泯然無際。自得本有無得妙致。方號信及見徹。猶有無量無邊難測難量大機大用。在儻留些能所。墮在緣塵。則卒急未便相應。是故古德勸令直下休去。歇去。此段。譬如快鷹鷂梢雲突日。迷風背鬌。撇騰直截。不容擬議。苟或躊躇。乃蹉過也。其爲教外別行。從可知矣。既有志於是。請放下著。覿體承當。一切成現。則初祖不曾來。自己亦無得。

示李宜父

此道最徑要不出一言而此言非佛口所宣非諸祖所道若謂卽心非心卽佛非佛則刻舟守株了無交涉若嘿識此言豈墮唇吻趍塊之流遂妄卜度以爲瞬揚舉動未夢見在殊不知從上來體裁步驟豈不是作聰明立知見論權實照用境界抑不得已遂按下雲頭棒喝交馳星飛電擊俊底聊聞卽知落處且畢竟是那一言莫是柏樹子須彌山露親瞎普錯俱見知麼莫是擔板漢勘破了喫茶去珍重敢保老兄未徹在歇去參堂去麼並是依草附木精魅有底道是也祖師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便是錯忽定

盤星也。直須待桶底子脫。如睡夢覺。大徹大悟。然後可以承當此言也。

示韓通判

透脫要旨。唯在歇心。此心知見生即轉。遠直下歇到無心之地。虛閑寂靜。雖萬變千轉。非外非中。了不相干。自然騰騰任運。照應無方。便可以使得十二時用得一切法。根本廓然不形彼我愛憎得失去來所謂任運猶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示張國太

此段大因緣。乃佛乃祖特行獨唱。接上乘人。利根明

敏之士。要超情離見。覺機關活卓卓地透漏未舉先諳未言先領纔有朕兆。一剪剪斷。直下不明他事終不向意根下尋思。要須打辦精神。當陽承當擔負。如太虛日輪無幽不燭。所以從上古德到單提處。不容毫髮。徧撥將去。使淨倮倮赤灑灑。不與萬法爲侶。不與千聖同鄽。獨脫超昇。自由自在去。是故德山臨濟。棒喝交馳。出沒縱擒。不在窠臼。至於言語機用。一時坐斷。聖凡路絕。得失情遣。到大休歇場。更喚什麼作生死。胷次等閑。照亦不立。遇緣即宗。拈得出來。蓋天蓋地。據慈悲方便。落草商量。正要令利根人。撥去妄

緣惡覺知見。徹空空處空空亦不存。心如太虛森羅
萬象無不包含印定頭頭處處得大解脫乃名了事
底人。亦尚未當得向上行履若論向上行履千聖密
傳處豈止壁立萬仭隔千里萬里盡大地拈來未有
一塵許。謂之大用現前。三十二十年長養純熟便乃
契證也。卽心卽佛已是八字打開非心非佛重向當
陽點破。不尋其言。一直便透方見古人赤心片片若
也跏踻。當面蹉過也。

不與萬法爲侶底是什麼人。待儞一口吸盡西江水
卽向儞道。多少徑截。省要何不便與麼承當更入它

語言中。則承不透脫。多見學者只麽卜度下語。要求合頭。此豈是透生死見解要透生死。除非心地開通。此箇公案。乃是開心地鑰匙子也。只要明了言外領旨。始到無疑之地

昔修山主要見地藏。自陳此番來見和尚。經涉許多山川。極是辛苦。地藏指云。許多山川與汝也不惡。渠便桶底子脫去。似此豈假多言。道途之間。也須保任始得。

示張子固

大道無方。惟是利根種性。一聞千悟。不從外起。不自

乃得脫然如湯消冰。初無得喪。蓋此生佛未分以前。廓徹明妙。了無依倚。卓然獨存。但以一念逐緣背此眞體。遂生如許不相應事業。熠熠地飄流無暫停息取境。既熟。心源混濁。習以爲常見聞皆不出聲色只以迷妄自縛。及至體究大解脫。渺渺茫茫。莫知涯際。識浪滔滔。未嘗暫住。故無由造入。而復有宿昔薰炙片善。喜樂諦信。要求其所。乃是上善。逗到伏膺參叩。卻黑漫漫地。無它。只是拋離久不純熟。乃爾。如今要直截承當。但辦著身心冥然叩寂。喪卻心機。一如土木。待渠時節到來。翛然自桶底子脫。契此本光。了此

湛湛澄澄不變不動清淨無爲妙淨明性。固蔕深根到金剛堅固正體全身擔荷得行然後方可萬別千差悉歸一致動與靜一如心與境俱合。則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舉箇須彌山道箇庭前柏樹子。一切機境。豈從他發。至於行棒下喝。擎杈輥毬無不一一印定。生死涅槃猶如昨夢自然泰定安閑。得休歇處。更疑什麽要用便用要道便道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契平常心。不起佛見法見。佛見法見尚乃不起。何況起造業心。發不善意。終不作此態度撥無因果。由是得坐披衣。調衛降伏。與無心相應乃是究竟落著之

地。永嘉道但自懷中解垢衣。巖頭道只守閑閑地。雲居道。處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曹山道。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它一滴。謂之長養聖胎。謂之染污即不得。直須放下卻從前作解一切淨穢二邊之像行住坐臥悉心體究。乃自著底力。非從它人所授。乃是從上古德捷徑也。

示元賓

佛祖大因緣。非名字語言知見解路作聰明起思惟所了。要忘懷忘緣。外空諸相。內脫識情。退守淸虛安閑澄徹泂然。超諸方便。直透本來妙心。亘古亘今湛

然不動。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永無滲漏。諦當之地。一
得永得無有變異。乃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此
如上所說。尙是理論。以言遣言以理會理。令人漸有
趣向。從前爲入理蹊徑。拖泥涉水廉纖之論及至眞
實提撥何有如是周遮是故靈山拈花迦葉乃笑。是中
豈可容毫髮說底道理。要須透頂透底。盡大千刹海
一舉便透。悉知落處。方諳悉從上來所行正令。德山
棒。臨濟喝。豈小兒戲耶若具本分作家手段。不須一
劄。所以龐老問石頭。馬祖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麽人。
石頭掩其口。而馬師道待儞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

儞道豈二端耶鞠其至趣同是入泥入水安可高下淺深之到箇裏直須知有既知有更須轉去始得切忌守死語墮窠窟纔有一毫芒能所作用玄妙理性見刺刺人卒未撥剔得下作麼生透脫死生證安樂無爲不動境界去古人重履踐一門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是也切須管帶使得力乃善

古賢達具大根器能自證明又能力行之喚做作工夫長時只覷自己起心動念纔有毫髮即亟令淨盡終不用作一種事業資談柄期勝於人而伏人長知見作能作勝圖聲名實頭只爲生死大事百劫千生

不昧不陷墜。古來大有不惜眉毛爲人指出處。雲門覿體全眞。臨濟坐斷報化佛頭。德山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而靈。寂而照。巖頭只守閑閑地。一切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趙州道我見百千箇漢子只是覓佛底。中間覓箇無心道人難得。但熟味其言休心履踐。它時異日逢境遇緣。乃得力也。要當愼護勿令滲漏。乃祕訣也

裴相國見黃蘗。言下有契證。更爲發揮傳心祕要。再三叮嚀。無限量慈悲。于頔。襄陽。參紫玉。一喚便回頭重爲指黑風飄船見墮羅刹國。方得渙然。自古士流

肯重此事。廢寢忘餐。直下見諦者不勝數。皆由當人根力智見高明爽快然後能訪尋決擇。今旣與古爲儔。尤宜力行不退。圖深證深。入勿只尙口頭語言。必使心心不觸物。頭頭無處所始得。

此道貴單提獨證。與祖佛向上機契合。高出心源。如擊石火閃電光。不容擬議尋伺。直下便透。不落意根情想。以至說理說性。於機境語句中作窠窟。立解會。遞互傳持說唯心。融地水火風。以虛空爲量。喚作透根塵下事。只成理論。不出教家三乘五性權立階梯。返成鈍置。當須了取未有佛祖以前箇片田地從甚

處來纔。有纖毫有所得。乃是相似般若。應深辨別。勿
墮塵機。到臘月三十日。理地不明。斷割不去。那時憧
惶繆亂。悔不可及也。五祖老師常示學徒。須參臨命
終時禪。此非小事。設使聰明辯慧。八達七通。纖洪理
論。絲來線去。不出識學詮文。正是打骨董。究竟無截
斷處。所以從上古德。大有道宗師。與利根上智奇特
之士。如陸亘大夫。王敬常侍。裴相國。甘贄道人。陳操
尚書。崔群。李翺。杜鴻漸。龐老。李勃。于頔。本朝楊內翰
大年。李附馬諸人。莫不探頤體究。八面玲瓏。有腳蹋
實地處。而能作人所難作。行人所難行。爲內外護。於

大法海中。津濟帳樣。不虛出南閻浮提一遭。古人旣

爾。今豈只守尋常。不以自己死生大事。及洪持道妙

爲至要。放令諸塵緣境牽惹纏縛名言句數籠羅。無

出格之作向上眼目。大解脫機。爲可惜。大丈夫漢。已

能打破面皮參請。應須通身是眼照破幻緣。金剛寶

劍。截斷愛綱。雖在士流。現宰官身。筆頭上好作方便。

指揮處好行祖令。使一切聞見皆知因果。俱識起倒。

便是與古爲儔也。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咄。不可只

管落草。開眼作夢也。須向頂𩕳上施展始得。

示曾少尹

佛祖妙道唯在各人根本上實不出本淨妙明無爲無事心矣雖久存誠未能諦實蓋無始聽利智性多作爲而汩之但教此心令虛閑寂靜悠久湛湛如如不變不易必有大安隱快樂之期所患者休歇不得而向外覓作聰明也殊不知本有之性如金剛堅固鎭長只在未曾斯須間斷若消歇久驀地如桶底子脫自然安樂也若求善知識廣要持論則轉遠矣惟是猛利根性猛自割斷猛自棄捨當有證入自知之矣既知之後知亦不立始造眞淨境界以公道契之

外故强言之可照之區域之表也

示蔣待制

此段事。天人羣生至於佛祖皆承威力。但以羣靈雖蘊此而冥昧。枉受沉溺。佛祖達此而超證迷悟雖殊其不思議一也是故佛祖開示直指莫不令一切含靈各各獨了自己本來圓具清淨妙明眞心。更不留如許塵勞妄想計念知見。直向五蘊身田回光返照湛寂如如。廓爾承當。明見此正性。此性卽心。此心卽性浩浩作爲應在六根門頭千變萬化。初不搖動。故號常住本源。若達此本。力用所作。無不透徹須是截

流而證若踟蹰動念則没交涉也唯是當人根性素
來純靜深沉爲最易爲力只略返照一透便可證入
古人謂此爲無盡藏亦名如意珠亦號金剛寶劒要
深具信根信此不從他得行住坐臥凝神寂照淨倮
倮地無間無斷自然諸見不生契此正體不生不滅
非有非無無實無虛離名離相卽是當人本地風光
本來面目也古德所以揚眉瞬目拈槌豎拂行棒行
喝微言妙句百千億方便無不令人向此透脫一纔
透得便深徹源棄卻敲門瓦子了無毫髮當情三十
二十年於中履踐截斷露布葛藤閑機破境翛然無

心。乃安樂之歇場也所以道。卽今休去便休去。若覔了時無了時。

摩竭掩室。毗耶杜詞。人皆以爲極致。殊未夢見渠鄕指頭。在大人大見大智大用。豈拘格量哉。直是痛的的地恨不兩手分付。那論淺深得失彼我現量紛紜。和泥合水耶。且如佛未出世。祖師未來。世界未成。虛空未現。向甚處捫摸。要須喪卻機心。死卻知見。脫去世智辯聰。放下直如枯木朽株。相似驀地體得到絕氣息處。淡然忘懷。萬年一念。將養保衛。久久純熟。子細返觀。便諳得摩竭淨名來脈也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趙州臨示寂。封一柄拂子。送與鎭府大王云此是老僧一生用不盡底。原其高識遠見。豈令人滯於相執於言縛於葛藤耶。唯直了證。則活鱍鱍有出羣作略。乃能擔負。如水入水。似金博金也。

襄陽郡將王常侍參潙山大圓得旨。一日有僧從潙山來。常侍問山頭老漢有何言句。僧云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豎起拂。常侍云山中如何領解。僧云山中商較。卽色明心。附物顯理。侍云會便會。著甚死急。汝速回去。待有書與老師。僧馳書回潙山。拆見畫一圓相。於中書箇日字。潙山呵呵大笑云。誰知吾

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云。也只未在。潙山云。予又作麼生。仰山於地上畫一圓相。書箇日字。以脚抹之而去。看他得底人步驟趣向。豈守窠窟。則箇裏若善觀其變。則能原其心。既能原其心。則有自由分。既有自由分。則不隨他去也。既不隨他去。何往而不自得哉。每接士大夫。多言塵事縈絆。未暇及此。待稍撥剔了。然後存心體究。此雖誠實之言。然一往久在塵事中。只以塵勞爲務。頭出頭沒。爛骨董地熟了。只喚作塵事。更待撥卻塵緣。方可趣入。其所謂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用而未嘗用。豈是塵勞之外。別有此一段大

因緣耶。殊不知大寶聚上放大寶光輝天焯地。不自省悟承當。更去外求。轉益辛勤。豈爲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從朝起正卻念靜卻心。凡所指呼作爲。一番作爲。一番再更提起審詳。看從何處起是箇甚物作爲得如許多。當塵緣中一透一切諸緣。靡不皆是何待撥剔。卽此便可超宗越格於三界火宅之中。便化成淸淨無爲淸涼大道場也。法華云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

示寧禪人

死生之變亦大矣。衲僧家坐斷報化佛頭。不立纖毫知見。直下透脫。要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打成一片。不見毫末起滅輪轉。所以道任是千聖出頭來。総是向渠影中現。試問渠正體作何形段。須知空劫以前。由他建立。至於窮華藏浮幢王剎盡未來際。亦因他成就。若是上根利智。脫卻無始劫來虛妄染汚聖凡情量。向腳根下猛省。直透棄捨一切依倚鬪見覺知色聲味觸。如紅鑪上著點雪。灑然淨盡。無量珍寶於中運出。無邊勝相於中顯現。亦於本心。初無彼我是非勝負欣厭。便與本來無二無別。更

喚甚作生死。喚甚作小大。冥然岑寂。得大安隱。始知從來不曾喪失。亦不缺少。豈不見石頭問藥山。汝在此作什麽。山云。一物不爲。頭云。恁麽卽閑坐去也。山云。閑坐卽爲也。頭云。汝道不爲。不爲箇什麽。山云。千聖亦不識。石頭乃有頌。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麽行。自古上賢尤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看渠師資踐履趣向如此。可不是本分事耶。旣圖參問。宜乎追慕。使古風不墜。乃自己行脚事辦也。

示勝上人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若達大道

體寬廓然同太虛空放懷曠蕩觸處皆眞不拘限量有何難易信手拈來蓋天蓋地含靑十虛而不作相若纔作毫毛知見解礙則墮知見究徹不及返生狐疑所以此道唯務大根利器直下承當脫然醒悟便休更不作限量知見萬別千差一劍截斷等閑不立勝負惟務退藏似兀如癡孤運獨照融通滔合密密綿綿佛眼亦覷不見況乎魔外長養成就自然有入心入髓之功便於根塵違順死生亦咬得斷總不疑著此乃無心無爲無事大解脫境界旣然圖欲須此勝流當須切切孜孜放下身心體究一句一機一境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上發明悟入無量無數作用公案一時穿透纔拈得
來更不放過便與截斷豈不快哉

示琛上人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不
妨省力如今參問之士性識昏昧只管去語言上咬
至了不奈何下梢無合殺遂滿肚懷疑多作異見異
解蹉卻本分事殊不知不在言語上又不在事物邊
如擊石火閃電光略露風規纔擬承當早落二三也
若要直截應須退步就已歇卻狂心使知見解礙都
盧淨盡時節緣熟瞥然明證亦不爲難似恁說話早

葛藤了也且作死馬醫會當有趣入處但一則公案上透頂透底信得及到無疑之地餉間千種萬端改頭換面長句短句多句少句有句無句一時透脫豈有兩種耶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得永得據自寶藏運自家財受用豈有窮極耶不見德山在龍潭吹紙燭豁然瞥地便道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後來住山打風打雨不妨性懆但恁麼參但恁麼證恁麼用辨取肯心必不相賺

示英上人

道妙至簡至易誠哉此言未達其源者以謂至淵至

奧在空劫以前混沌未分天地未成立杳冥恍惚不可窮不可究不可詰唯聖人能證能知是故識其言不識其歸趣安可以語此事哉殊不知人人根脚下圓成只日用之中淨倮倮地破一切機徧一切處無幽不燭無時不用但以背馳旣久强生枝節不肯自信一向外覓所以轉覓轉遠是故達磨西來唯言直指人心而已此心卽平常無事之心天機自張無拘無執靡任靡著與天地齊德日月合明鬼神同吉凶無容立毫髮見刺唯蕩然大通契合無心無爲無事若立纖芥能所彼我卽隔礙永不通透所謂無明實

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若能無明殼子裏證得
實性餉閒無明全體一時發揮幻化空身窠窟中見
法身餉閒空身全體都盧瑩徹第恐於無明空身中
作爲立見則沒交涉也既透此正體無明空身無別
發明則一切萬有大地山河明暗色空四聖六凡皆
非外物眞實諦當則二六時中大方無外何處不爲
自己放下身心處豈不見古者道塵勞之儔爲如來
種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然後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等
閒喫飯著衣即是大機大用則行棒行喝百千作爲
機境豈更疑著若達此自脚跟下至簡至易道妙無

量法門一時開現透脫生死成勝妙果豈有難哉

示圓上人

古來有志之士旣圓頂相卽超方訪道誠不以一身使虛來閻浮提打一遭所以刻意息心擇眞正具頂門宗眼知識放下複子靠取成辦觀其跂步眞龍象也今旣蘊趣向大因緣之志要當盡形壽專一堅確忘餐廢寢不憚辛勤効勞忍苦若體究之攸久自有信入處耳況此一段因緣自己分上元本圓成未嘗欠闕與佛祖無殊但以起知作見强生節目情執虛僞不能直下實證若宿植根性敏利一念不生頓超

二十五有。圓證自己本有如如妙性。更不生毫髮許能所彼我。廓然大達。聖凡平等。彼我如如。是佛更不覓佛。於心初不求心。佛心無二。所至現成。二六時中。更不落虛僞。便乃脚蹋實地。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已家財。隨所發機。悉超宗格。透得眞實活鱍鱍地。雖遇德山臨濟雲門玄沙施難測難量妙機。不消一劄。所謂多虛不如少實。但令最初發心猛利不移。相續到徹頭處。不憂自己道業不辦。大丈夫兒須了郤向上大機大用。安穩快樂。始是泊頭時。切勿小了。切宜久遠業業兢兢。自然得。豈不解脫去。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示照禪人

石鞏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人爲甚不全去蓋是中豈可容如此何故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若體得不傳之意則盡底裏直言此事無儞用心機處無儞湊泊存坐處是故從上來唯是特唱直指要人格外玄悟不拖泥水不墮塵緣所以道他上流聊聞擧著劇起便行萬機收他不著千聖籠羅他不住要如是參究證入要如是提掇擧唱豈論憎底箇箇須眼似流星殺人不眨眼始得相應若踟躕凝佇則蹉卻千萬了也有此一至寶之地乃可以建

立萬差儻眞實到恁麼終不揑恠作相畫樣起摸只守閑閑尙不可得至於立已透脫爲物解黏去縛無不皆是蹈地時節臨濟道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直下坐斷報化佛頭據此垂示旣坐報化佛向上更有箇甚豈是世間麤想所度要須打摒從前妄想計較執著情塵勝劣見解明辨性理終非本分一刀截卻直得脫然自得如毫末許盡十方界塵無不包攝全作用是佛祖全佛祖是作用一棒一喝一句一機並無窠窟一切以實證印之如靈藥點鐵成金無不皆從我轉旣久參問多作知見解路只益多聞終非

實事須一歇一切歇一了一切了見此本來面目達此本地風光然後作爲一切成現不假心力如風偃草雖山林城市亦無二種喚作把得住作得主權衡含生命脈在自手中隨心作何判斷便謂之無用道豈非至要至安穩大解脫哉

示鑑上人

祖師門下本分提綱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已是涉廉纖了也何況言上生言機上生機窮考許多一堆擔葛藤汙卻心田有甚了期此事若在言句機境上盡被聰明解會浮根虛識者如學事業一般遑將去了

也。豈更論發悟見性耶。釋迦佛一周出現。無窮奇特勝妙。尚只道曲爲時緣。至末梢始密付此印。達磨老師少林九年冷坐。獨有可祖承當得。故謂之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只如此印。且如何傳。莫是揚眉瞬目麼。莫是舉拂敲床麼。莫是總無言說。只以行住動用麼。莫是總不與麼。便承當麼。莫是向上向下面前背後別有奇特麼。莫是道理論性深入淵源麼。似此正如捍棒打月。有甚交涉。將知非世間麤浮淺識所料。要須如龍象蹴蹋。直拔超昇大徹大證始得。一等參請須教透去。莫只守住窠窟。不唯自賺。亦乃累人。所以

從上來作家宗師仰重此一段。不輕分付。不輕印可。
不見永嘉道。粉骨粹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祕魔平生只持一木杈見人便道甚魔魅教爾出家
甚魔魅教爾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
原其一場。豈是虛設。蓋入草求人。爾若是知有底。豈
有多端。纔涉紛紜。即千里萬里也。跳得金剛圈。吞得
栗棘蓬。自然知落處。
此宗省要。唯是休意休心。直令如枯木朽株冷湫湫
地。根塵不偶。動靜絕對。根脚下空勞勞。無安排存坐
它處。脫然虛凝。所謂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至於

應物隨緣不生異見只據現定一機一境悉是坐斷更說甚麽棒喝照用權實一擬便透唯我能知更無餘事長時如此履踐何憂本分事不辦耶

示祖上人

如祖上人自德山來久以此段爲務見蔣山佛果何曾有兩種佛法若擔帶來是納敗闕不擔帶來須知轉身處始得如今時衲子到處叢林有宗匠莫不咨參然求一實證到本分田地得大休大歇安隱之場實難其人大丈夫兒已能是拋鄉離井在本分尊宿身邊又能劾勤戮力作種種緣皆非分外亦足以不

昧行腳。然至諦實。要須知有從上來事。且從上來列祖相承。至於德山臨濟。行棒行喝。作千萬種方便。全竟要人何爲。應須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了無疑礙。倘未稱從上來事。道人家相逢。不拈出棒打石人頭。不可向卷子上指東畫西去也。只此已是漏逗了也。歸德山舉似堂頭。看它如何爲爾證據。

示宴禪人

歸宗有僧來別。宗云。爾但去束裝。臨行來爲汝說一上佛法。其僧如言。及至再上方丈。歸宗云。時寒。途中善爲。歸宗滿許湊說佛法。其僧虛心欲聞所未聞。而

歸宗乃爾須知它古德於此事綿密無間若與作佛法早是中毒藥也晏師來別不欲蹈古人脚迹也亦未免從頭起

示從大師　任筠州黃檗山

衲僧家具眼行脚須知有本宗向上鉗鎚透頂透底淨倮倮不立階梯直截超昇無纖毫隔礙大解脫金剛王印向萬機盤錯千聖交羅百億端緒擾不開處遂令受用使著著有出身之要頭頭脫絕塵之迹使通身是眼底徧界羅籠不住底把斷放行不漏毫髮底龍馳虎驟電轉風旋底摸索不著等閑蕩蕩地似

兀如癡豈更做會禪面揹到處釘鬪機關詮注語句
貼肉著骨論量向上向下有事無事埋沒宗風所以
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且道他得箇甚道理若有
針鋒許有無得失我見我解則刺郤命根須知如猛
火聚近之則燎郤面門如金剛劍擬之則喪身失命
列祖出興只提持箇一段壁立萬仞既具大根器不
受人瞞直下脫郤向來依倚明暗兩岐放得下信得
及活鱍鱍無窠臼廓然及得淨盡承當擔荷得從上
來佛祖共證底於脫透生死破塵破的豈爲難事乃
可謂之眞正本分衲子既有志於是宜悉圖之

示祖禪人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二祖禮拜。達磨傳心。豈有他哉。箭鋒相拄也。當其神契理御。非言思所測。唯知有向上宗風者證之。雖千萬億載猶旦莫也。是故乃佛乃祖。求之初不草草。要是純鋼打就利根上智。然後提其要擊其節。如膠投漆。舉一明三。阿轆轆地無窠窟、絕滲漏底。始可首肯。更應淘汰煉到盤錯交加人所不能窮詰辨別處。綽綽然有餘。當受用時。浸淫露手段。有超宗越格。不傍師旨。獨出胸襟。壁立千仞。驚羣敵勝。方堪付授。法既不輕。道亦尊嚴。所謂源深流長

也從上古德。動盡平生。或三二十載。靠箇入處。驀徹頭徹尾去。志既有立。用心堅確。是以成就。得來擲地金聲。大丈夫兒攀上景仰。不得不然。彼既能爾。我豈不能耶。況透脫死生。窮未來際。一得永得。當深固根本。根本既固。枝葉不得不鬱茂。但於一切時。令常在勿使走作。湛湛澄澄。吞爍羣象。四大六根。皆具爾況知見語言解會耶。一時到底放下。到至實平常大安穩處。了無纖芥可得。只恁隨處輕安。眞無心道人也。保任此無心。究竟佛亦不存。喚甚作衆生菩提。亦不立。喚甚作煩惱。翛然永脫。應時納祜。遇飯喫飯。遇

茶喫茶。縱處闤闠如山林。初無二種見。假使致之蓮華座上亦不生忻。抑之九泉之下。亦不起厭。踏處建立。又是贏得邊事。何有於我哉。大迦葉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古人得旨之後。多深藏不欲人知。恐生事也。抑不得已。被人挨出。亦不牢讓。蓋無心矣。至於垂慈示方便。亦只隨家豐儉。如俱胝一指。打地唯打地。祕魔擎杈。無業莫妄想。降魔舞笏。初不拘格轍勝負見。務人各知歸休歇。不起見刺。向鬼窟裏弄精魂。卓卓叮嚀到脫體安穩之地。乃妙旨也。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靈利漢脚跟須知點地脊梁要硬似鐵游入間世幻
視萬緣把任作主不徇人情截斷人我脫去知解直
下以見性成佛直指妙心爲階梯及至作用應緣不
落窠臼辦一片長久守寂淡身心於塵勞透脫去乃
善之又善者也

示諸上人

道本無言法本無生以無言顯不生法更無第二
頭纔擬追捕已蹉過也是故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只
貴言外體取機外薦取自非上上機器何能薦爾便
承當得然有志於是者豈計程限要須立處孤危辦

得一刀兩段猛利身心放下複子靠著箇似咬猪狗惡手段底盡情將從前學解露布黏皮貼肉知見一倒打疊卻使胷次空勞勞地已私不露一物不爲便能徹底契證與從上來不移易毫髮許直得如此更知有向上超師作略始得所以古者問佛向上答非佛又答方便呼爲佛則見性成佛乃筌罤爾是中云何指東畫西直須密契自能將護方得灑灑落落更說甚證涅槃契生死皆增語也雖然只小僧恁麼道也未可取爲極則始免佛病祖病大丈夫漢圖心要參豈可立限劑耶但辦卻深信一往向前未有不勦

踏實地者。日新日新日日新。日損日損日日損。退步到底便是也。至了是亦不立。此正是作工夫處。

示楊州僧正淨慧大師

箇事唯憑作者通。不論千里自同風。聞名十載今相遇。拈起金圈栗棘蓬。維楊前僧正淨慧大師宗公得得渡江。由鍾阜迂訪。標誠爲自己大因緣。專請小參。因說此偈。塞其誠意。蓋淨慧生平修持甚淸潔。其宿福緣所集。如佛在世時。須菩提室中寶藏充溢。根性敏明。殊無繫著。了得失皆儻來物耳。操心唯務究此一段。相見雖暫爾。而堅確深至。矻矻孜孜。因副所期

處發其蘊。祖師諸佛單傳顯示。不出人人脚跟下本有之性。惟聖凡器界根塵正體。歷劫以來曾未間斷。但以各人妄想緣塵翳障。若發起本根大力量勇猛操持。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直下明信此心。明見此體。寛若太虛。明如杲日。不分能所。不作限量。透頂透底。直下徹證。便透得卽心卽佛。無佛無別。有心是佛。無別有佛。淨倮倮。虛妙明通。全無依倚。如人打開無盡寶藏。其中所有。無不皆是自己珍財。日用之中。徧界不藏。倂入無念無心。休歇境界。所謂一句了然超百億。餉間千般萬種。千句萬句。豈更差別耶。如今要省力

但知息卻妄緣疑情淨盡處便是自己透生死處只此便是金圈栗棘應須直下領取。

示覺禪人

佛祖宗乘唯務直截如香象渡河勢須徹底若稍踟蹰則千里萬里沒交涉是故從上古德行棒行喝機境處參如擊石火閃電光略露風規已是拖泥帶水落草了也豈更論量淺深得失偏圓事理解會明知是土上加泥所以俊流佩最上乘印似千日並照無幽不燭纔見入門未擧目搖唇已先覷透心肝五臟蓋本分手段初無造作只貴快自承當剔起便行可

以籠罩古今。十方坐斷。萬世千劫不移易絲毫許。儻未能如是頓超。亦須先自擺脫根塵妄緣。以至淨妙殊勝理道。待空豁豁地。如桶脫底。胷次蕩然。疑情盡去勝解俱忘。自然根本洞明。與從上來同得同證。會無間隔。乃是入理之門。悟中之則。終不向髑髏前見神見鬼。認影認光。墮在窠窟。求出處不得。只如古人道。即心即佛。又道非心非佛。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道麻三斤。又道鋸解秤鎚。萬別千差。若直下領略。豈有二致。所以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只這明了。也須斬作三段始得。方入無事無爲履踐諦當

處耳。

示自禪人

初發心人性識勇猛忘餐廢寢專誠堅確爲可喜況春秋鼎盛不戀鄉井溫煥依淸高雅衆體究此一段大因緣是誠宿有大根器然更宜日愼一日業業兢兢直下脫灑滴水滴凍蹈規循矩旣以爲道之心代衆持盂不爲不好事業要須居三家村裏亦如稠人廣衆所謂自作一叢林也袖蹠投剌見人折節恭謹於日用中當自參取萬境萬緣皆爲自已入路一塵中透脫徧界皆是大寶藏發此蘊奥入萬塵勞皆入

萬波羅蜜。轉物歸已。隨處了心。並爲作工夫處。是故古德道。山僧爲汝發機。卻有限。不如他山河大地一切音聲及自已心念所起。乃文殊普賢觀世音妙門。豈不見寶壽作緣化於鬧市。見二人相爭。旁人解勸。儞得恁無面目。渠便桶底脫去。後來出世打風打雨。但一如初心。專一不移。將來自已七通八達。到無疑之地。自可超佛越祖。透脫生死。乃餘事耳。

示有禪人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誠哉是言。纔有揀擇。卽生心。心旣生。卽彼我愛憎順違。取捨。縱然而作。其趣至道不

亦遠乎。至道之要唯在息心。心旣息則萬緣休罷。廓同大虛了然無寄。是眞解脫豈有難哉。是故古德蘊利根種智者。聯聞舉著。剔起便行。快自擔當更無回互。如大梅卽佛卽心。龍牙洞水逆流。鳥窠吹布毛。俱胝豎一指。皆是直截根源。更無依倚。脫卻知見解礙。不拘淨穢。一一邊超證無上眞宗。履踐無爲無作。今時學道旣有志性。當宜勉旃。與古爲儔。心期證徹到脚蹋實地處。動用全歸本際。千聖不可籠羅。解會併亡。得失俱脫。乃是無欲無依眞正自在自由道人也。到此豈更論難之與易哉。則無難無易亦了不可得也。

衲僧家句裏出身。蓋提持向上機於無句中出句。於無身中現身。言語道斷。心行處絶。等閑蕩蕩地放曠寬閑。纔有機緣。卽蓋天蓋地。所謂密密綿綿無間無隔。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是以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直得恁麼行履。自然超諸三昧。
古人以無爲無事爲極致。蓋其心源澄淨。虛融灑落。眞實踐履到此境界。然亦終不住滯於此。直得如盤走珠。如珠走盤。豈是死煞頓住得底。所以道。雖是死蛇。解弄也活。
長慶道。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酌然。若非

獨脫安能知有此段。信知須是恁麼人知有恁麼事。
僧問曹山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山云肯即是。如何是起。山云起也。明眼人透見更不別求。只這片田地。不妨嶮峻時直嶮峻。平坦時直平坦。立地不可明得。坐地也不可明得。
古人得意之後。向深巖僻洞茅茨石室。大休大歇。放懷履踐。忘名棄利。與世不相關涉。作自己成辦。然後隨緣。不出則已。及至一出。必驚羣伏衆。蓋源深流長也。今既未能入深山窮谷。但只依本分守淡靜。如箇百不知百不會底人。隨處守見成得安穩。亦乃忘機

之本也。

示月禪人

昔曹山別悟本問向甚處去。山云不變異處去。本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山云去亦不變異。悟本頷之。蓋其透得綿密無間隔得大安穩無所不通。是故機路灑落。千人萬人籠羅不住。至於發言直截了無凝滯。若胷次稍有解會隨處執著。則豈能句下便恁剪斷。善體此意。眞不變異。雖千生萬劫。亦只如如。頭緒紛然。一一當陽。皆無變異。豈非得如空際大定耶。所以道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縱由。則去亦不變異之旨明矣。

釋迦老子道。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將知徹佛知見淵源。無不皆實。履踐到實處。凡所擧止。悉不落虛。一一透頂透底。邁古超今。求其形相。毫末了不可得。極其諦當。則喫飯著衣。四威儀中。全體成現。要須保任鄭重。如獲至寶。將護長養。便得大力量。以之度世利物。靡所不堪。方爲佛子。不辜釋迦老子苦口謂之知恩報恩也。

示本禪人

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游涅槃路。此蓋不與萬法爲侶之大旨也。況自己本有根脚。生育聖凡。含吐十虛

無一法不承他力。無一事不從他出。豈有外物爲障爲隔。但恐自信不及。便把不住。去若洞明透脫。只一心不生。何處更有如許多所以。道靈光獨耀。逈脫根塵。要須直下承當。從本以來。自有底活卓卓妙體。然後於一切時一切處。無不逢渠。無不融攝。與飯著衣。凡百作爲。世出世間。皆非外得。旣達此矣。只守平常。不生諸見。說什麽。一口吸盡西江水。設使百千諸佛。無量祖師。顯現無邊。恠異神變。不消一劄。但恁麽信及見徹。行脚事豈不辦耶。

示達禪人

大道正體。不在混沌未分及杳冥恍惚處。亦不是故作深邃隱蔽。令人不可窮不可測量。蓋至明非明。至妙非妙。直下簡易。若是宿根純靜聊聞擧著。便知落處。更不向外馳求。向根脚下。千了百當。全體現成。乃至觸境遇緣。悉皆透頂透底。坐得斷。把得住。作得主。終不取他人舌頭。路布及古今言教機境公案。將爲極則。是故從上作家。唯只提持此段。要人自承當擔荷。豈曾更立階梯地位漸次。如之若彼。來今時兄弟不道他全不用心。要是不得省力。具大根大器大機大用。一聞千悟。徹骨徹髓。痛領將去。纔一蹉。卻毫髮。

便入解會理路言詮意識根塵中去。所以脫佗藥網不出。未免漠漠懷疑。便更下鈍工十年五載。終莫能果決。尋常每勸兄弟須奮猛利心。棄卻從前學路得失窠臼。似向萬仞懸崖撒手拌捨性命。從他氣息一點也無。如大死底人。餉間甦醒起來。謾儞不得也。卻爲已到腳蹋實地處。寬若太虛。明如杲日。更不消造化。一切自圓成。二六時中與千聖交參。俱爲殊勝奇特脫灑。信口閑信腳行。更疑箇甚。豈不見古宿指人道由悟達法離見聞。若也眞的悟去。更憂甚佛不解語。切須向日用中不起異見。放教胸中灑灑落落。打

辦精神自覷見久之須有信入處若只守閑閉眉合眼要參露柱燈籠也須知有佛種性底終不向死水裏折倒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具摩醯正眼靈利衲子聊聞舉著即便覷透終不作限量墮在解脫深坑中有般底容有路布即謂離言說眞言說無得人乃實證之人當面蹉卻被葛藤纏倒終不明得從上來事是故此宗雖務冥契密付既作諸佛苗裔應須紹續門風明全提正印深機脫生死塵勞惡作執縛永嘉乃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豈容擬議於其

聞哉。

生死爲大事。眞透脫去。不以爲大。何故以無怖畏。諦了實證。如如不動。視萬有起滅中。外根株。洞然明白。始末齊平。初無得喪。而常執此大明普照。若揭日月而行。如師子王游戲自在。促百千劫爲一念。衍一念爲百千劫。須彌納芥子中。大千擲方外。皆我心常分。何有淨穢去來爲罣礙。生死得喪爲繫累哉。古德云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不以生死爲大變可知矣。

示印禪人

參問之要。當人不論曉夕以爲事。長令念玆。在玆自覷捕。驀然絶情識。忘思量。一旦桶底子脫。心上更不見心。佛上豈假作佛。得大休歇場。虛閑寂靜。無相無爲。無執無住。祖師言教。更不明別事。所謂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但自體究。終有箇入處。卻來證據。乃是了事人也。仔細看之。

初機晩學。乍爾要參無捫摸處。先德垂慈。令看古人公案。蓋設法繫住其狂思橫計。令沉識慮到專一之地。驀然發明心非外得。向來公案乃敲門瓦子矣。只如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底是什麽人。馬

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但靜默沉審。然後舉看。攸久之間。須知落處去。若以語言詮注語言。只益多知。無緣入得此箇法門解脫境界諦信諦信。以悟爲則。勿嫌遲晚

疾苦在身。宜善攝心。不爲外境所搖。中心亦不起念。常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爲意。不可斯須忽縱。唯嗔一法。於三業爲大過患。儻有順違。切勿令生。常虛已正心。觀外來觸。如虛舟飄瓦。則物我俱寂。到不動地爾思之諦思之。

示妙覺大師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學道先於擇師。既得眞正具頂門眼善知識。依其決擇死生大事。須猛勇放下身心。忘情體究。當資悟入發明從本以來獨脫無滯礙本分事。日損日日損履踐到無疑至實大休歇之場。此所謂具眼參學。有勝負存窠臼。雖一往超勝。不知有不存誠。不學道。不求出離者。然於此宗。未得深造。猶在半塗。亦爲可憫。大凡出家離俗要洪聖道。度一切人而無度人得道之迹。方可超詣向上人行履處。且向上人肯自謂會佛法能證妙果越佛超祖。不酌然的無是理。蓋只覓箇毫髮許能所解悟證入。亦了不可得。豈況熾然生見

剌耶是故古德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王老師只要癡鈍去豈不見渠每每垂示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直饒得渾脫狸奴白牯去也未合向裏存坐在要須恁麽恁麽更恁麽撒手向那邊去始得夾山道任儞碧潭清似鏡終教明月下來難將知纔及不盡並是影響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去究竟看著衣喫飯雖不是別人且要脫貼肉汗衫子不得卽留滯也旣脫御貼肉衫子管取是一員無爲無事出塵得度大道之人也

示仁書記

雪峰爲人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豈唯雪峰從上大有道之士蘊兼利並照老作家手段者。莫不皆然蓋不直截不盡力如銀山鐵壁峭拔則鈍置去。是故臨濟德山行棒行喝。下毒手脚。正欲大心大器大根者向上承當。應不令人只認目前光影口頭聲色也。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若是箇漢聊聞舉著便透徹去。終不守他窠臼取他死語也。且行棒行喝落在什麽處。若不明得直取龍吞意則又紛紛紜紜去也。大丈夫漢已靈猶不重。何況取他人露布爲自已胸襟。直須不受人瞞。昂藏特立。截卻從來依倚攏撥。

理性玄妙。動用作略。體本分事。既體得到本分處。只曲肱而枕。亦是箇大快活人。若不了泯然冥然。迢然恁麼去。纔回頭覷捕有纖毫疑問。則沒關涉也。豈不見臨濟道。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參。

答怡然道人

宿承光賁小參。以此道爲懷。況利根上智。廓然自得以極清淨本源。而能玲瓏照了。徹透鑒覺。不出戶庭已驗過諸方。而老僧淺陋。乃沐知照。許令激揚。既同風密契。因不自疎外。於此事盡底裏羅列一句一言一機一境。皆絕唱之深致也。非心性玄妙。語默關涉。

葛藤露布直是透頂透底蓋色騎聲坐斷報化佛頭不落是非得失唯徹根源淸淨正眼雖思念寂滅明惠脫去籠羅超然獨證頂顙上一著此時豈有纖毫道理亦不立空劫已前威音已後到箇裏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覰不見淨倮倮赤灑灑乃本地風光本來面目直得佛覰不見謂之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除非其中人則一舉便知落處矣

答黃通判

承別紙踐履是誠有意於實諦不徒資談柄之浮根倘口語之淺學矣況此段大緣人人根本洞然融通

包括羣有。不滅不生。亘今亘古。常在日用之中。而以無始妄習翳障。强作知解。不能獨脫爾。明公今旣息心絕力。體究離諸妄緣。了如如性。要見諸相非相。若確然專一下些佽八工夫。定須有所契證。如佛所謂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此直諸相當體了不可得。全是自心。及爲非相。則於如如而來。如如而去。無二無別。脫體全眞。契妙明眞心本來淸淨。只自已本來面目是也。固非使人撥諸相。爲非相向外馳求也。然此心本來澄湛。物我一如。境之與心。初無兩種。要心冥境寂。然後有所證入。及至證入之後。證亦非證入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亦非入。翛然通透如桶底子脫。始契無生無爲閑妙道正體今作息念澄慮工夫乃是入道門徑但辦此心。當有深證爾。古德道。若不安禪息定。到這裏。總須茫然去。逗至透得到徹頭處。玄亦不立。佛祖亦不立。乃向上大機大用其中人行履處。又且更須知有始得。

此事不在言句中。雲門云。若在言句中。一大藏教豈是無言。何假祖師西來。將知祖師之來。唯論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語句。但忘懷體究。令澄湛綿密。到一念不生。脫卻向來知解作略機境計較道理。忘心直證。

然後於日用之中。以此正印。印定一切諸相。則非異相則築著。礚著。無非眞淨明妙大解脫境界也。然旣了此。卻依尋常諸佛諸祖所垂示正因正果。將世間雜染害道諸不善業。脫然打摒。怗怗地修行。念茲在茲。三十二十年枯淡此心此身。卽成就堅固法身也。切忌撥無因果。作豁達空。作無礙見解。此毒刺也。切望。體究圖深證耳。

示禪人

大凡截生死流。濟無爲岸。無他奇特。只貴當人根器猛利。揭自胸襟。了一切有爲有漏。如虛空花。元無實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性以照了之心。返自觀省。翻覆覷捕審諦諦審。久之當有趣入之證。蓋此段並非他物亦非他人能著力令自已省發如人負千斤擔子。當由已有如許力量方能堪可。若氣小力弱。則被他壓倒去也所以道。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大丈夫漢打辦精彩。豈可向山鬼窟子裏作活計。有甚出徹之期。應須發不可測不可量荷負大事超情離見卓絕顯邁之志直下透脫擺撥無始以來妄想輪迴彼我得失是非榮辱穢濁之心。令淨穢兩邊都不依怙。儵然獨脫不依倚一物向千聖未有消息時。生佛世間出世間不會顯露

處。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蹋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承當得直下牢固。無毫髮見刺。內外融通蕩蕩然得大安穩。乃轉身吐氣於這邊來。自然日用之中。凡百施爲之際。一一朝宗返本。豈是分外事耶。雖喫飯著衣。修世間法。無不如如。無不通透。無不與所證正體相應。更論甚高低向背。纔生見刺。卽刺卻命根。爾祖師及古宿德。行棒行喝。作用百千億種。無他志。元只令人自透脫自休歇。如大死人。豈只了自已度世便休。勉有餘。乃不忘悲願。推此以發未悟。居人間世汎然若不繫之舟。喚作無心道人。今既未能頓了頓

明。且放教若身若心空勞勞地虛寂既久。驀地打破漆桶到桶底子脫處也不難。況自具猛利根性荷負佛事作爲殊特奇勝之緣。此豈借別人力耶。是故古者道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

示詔副寺

昔雪山童子。爲半偈捨全軀。可祖斷臂立雪沒腰求一句子。老盧八箇月負舂。象骨飯頭擔桶杓。同巖頭事園。欽山補紐而九上洞山。三到投子。只爲究此段。其餘劾勤勠力。臥雪眠霜。攻苦食淡。蓋不可勝數。鞠其趣向。初不爲名聞。苟利養。並以死生大事爲懷紹

隆佛祖種草作務。是故雖埋光雪林。聲迹不到人間。往往有終老至死。脫然獨得。如鳥出籠。了然明證。萬世不移。至如傳記所載。大山毫芒。十一於百千萬。特少分爾。其爲高隱深遁。流轉溝壑。長往不顧。豈有涯量哉。是故諸佛垂世。祖師西來。大意全機。超情識。越詮表。遁影迹。出聖量。豈細事耶。唯大有志之士。宿薰種勝。根力不羣。然後能堪此任。雖頭目髓腦。不自愛惜。況小小艱勤哉。往時大達之士。得旨之後。深關牢藏。起順違方便。故意作害。現怒罵鞭叱。百種千端。要試驗學人。待其經苦楚不動心。乃與一栘一挨。垂片

言纖機如大飢困人得食如醍醐甘露灌注珍重忻快拳拳不失成就大法器踐履向上人道徑猶須爛骨董地熟始可委付如讓祖之於曹溪八年始道得箇說似一物即不中稜師至雪嶺十五載坐破七箇蒲團靈雲三十年涌泉四十祀德山臨濟皆依師門歲月甚久蓋此道廼千聖不傳之妙豈可以輕心慢心而趣入哉永嘉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霜華道者在大潙執務一日庫前自篩米大圓過拾遺一粒米謂云道者勿輕此粒百千粒從此粒生諸廼返徵百千粒既從此粒生和尚且道這一粒從甚處

生。大圓拂袖而去。晚小參。謂衆云。大衆。米裏有蟲。趙州到桐城路逢投子。挈一油瓶。遂云。久嚮投子。只見賣油翁。投子云。公且不識投子。州云。如何是投子。投子提起油瓶云。油油。米裏蟲。何似油裏蟲。若參得投子。卽見石霜。何故。豈不見道。衆裏有人。衲僧家第一須得具金剛眼。第二須得金剛寶劒。第三須得拄杖子。第四須得衲僧巴鼻。直饒一一透得。更須知有末後句始得。

示燈上人

要直截透脫。須先深信自己跟脚下有此一段輝騰

今古迥絕知見淨倮倮没依倚常在目前無毫髮相
寬同太虛明逾杲日天地萬物有成壞此箇無變無
移古人謂之不與萬法爲侶底人亦號如來正徧知
覺但諦實承當使一念不生徹透本來元不動搖長
時無間若行若住百種作爲初不妨礙歷歷孤明一
機一境一句一言皆含法界稱本眞如情想計度無
無起滅處以此正印一印印定自然隨方逐圓悉非
二種他自古明見佛性得道之士運用作爲未嘗不
在觀塵緣境界無塵緣可得鞠歸一眞實際如此退
步一日之功便擬一刦是故南泉道王老師十八上

便會作活計。不是揭𢱢強爲。蓋任運騰騰。寬通自在。天龍鬼神。覓他起心行處不得。此無心人行履直下深巖。若能休歇知見解礙。將來便有徹證之分。亦解作活計去。要須揭志勉強。然後無行不圓。於曹溪路上。得無間力用也

示禪人

利根種智。聊聞舉著。徹底透頂直下承當。了無別法。撒手便行。豈復更有遲凝。正如秉利劍當門。阿誰敢近。到箇裏。凛凛神威。佛祖莫能近傍。吞爍群靈。豈不是得大解脫。更不立向上向下。超然獨證。是故從上

人立一機。垂一言。謂之垂鉤四海。只釣獰龍。到箇裏。不論如之若何。要箭鋒相拄。一擊便過。纔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只如達磨面壁少林九年。唯有可祖默契。如今要立地明得也不難。但辦撥卻從前作解種種機智。不立毫末。使胷中淨倮倮。聖凡不存。彼我不拘。一念不生。單刀直入。更覓甚佛高步毗盧頂。不禀釋迦文。破的破機。超宗出格。引頭方外。看誰是我般人。始可作種草。然後向千人萬人羅籠不住處。不辱一條線。硬糾糾地壁立千仞。等閑拈一毫芒。便見逼塞十虛。拈示同風同德。而不期自會。不言而知。互

作主賓。建宗立旨雖相去遠隔河沙。長如目擊。可透向上機。了生死事。報恩立法。使羣靈一一如是。方稱箇大丈夫。作奇特緣。了殊勝事。昔裴相之與黃檗。李習之之與藥山。楊大年之與廣慧。李都尉之與慈照。無不以此投機。既已投機。復資此以履踐。外空諸見。內絕心智。徹底平常。騰騰任運。爲內外護。流通大法。所謂要知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始解恁麼事

示魯叟

佛法如大海。萬有包含。不可以形器數量所能測度。

一一俱無邊際。若欲造入。須辦箇沒量大智見。窮法界等虛空盡未來。不退轉。跂步超越。合下如鐵石堅固。然後廓頂門正眼。慎擇眞實具本分作家手段大宗師。息心依附。將死生大事託之。無透脫超證不已。第一先得不落窠窟。而能直截明見本來面目。蹋著本地風光。深根固蔕。信得及。了得徹。虛寂靈明。不動不變爲基址。情念計較俱不生。直得空豁豁地。前後際斷。與諸聖不移易絲毫許。諦了自己。其次展轉退步。一切不留。而能於毛端現刹海。納須彌於芥中。拈起向上機。提持祖佛令。到此正好著力。及去今時玄

妙理性妙句奇言。掀天作略。擺撥盡方體得。那邊意旨。幾時更肯道我會佛法。能活脫逞機用也。若履踐得攸久。分明無事安樂人矣。將知聖賢。横身爲此臨事不爲立功能。逞我見。意在令人人無疑無爲無事去。今雖富春秋居貴富而以夙昔願力。高識遠見要學此道。潔淸身意。不捨世緣乃修淨行。初段早已眞正也。要辦長久不退之心。縱逢一切違緣。處之如食餳蜜。養得純熟。便是大解脫人。佛法與世諦。豈有二種耶。推此直前。何往不利。古人道。千里同風。蓋不言而照。不面而知。豈假繁詞哉。是故毗耶大士一默。文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殊賛善痊病不假驢馳藥意在鉤頭應須領取向獨行獨步處靠實考究看從何而起自何而來去縛解黏不眞何待無業只說箇莫妄想俱胝只豎一指天皇胡餅趙州喫茶雪峰輥毬禾山打鼓渾無別事參

示禪者

達磨祖師觀此土有大乘根器由是自天竺西來傳教外旨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語句蓋文字語句乃未事恐執泥之卽不能超證所以破執著去玄妙離聞見出意表如擊石火閃電光一念不生直下透徹根塵向各各根脚下承當領覽此一段大因緣脩然獨

脫不依倚一物含吐十虛湛然澄寂契悟本來妙心
此心能生一切世間及出世法唯宿薰種性略聞提
取卽知落處更不從別處流出全心卽佛全佛卽人
人佛無二一道淸虛豈有得失是非違順好惡長短
來有爲有漏如幻如夢了無一塵長久是故蘊才智
有力量底卽能發一念眞正菩提心不爲諸緣所牽
貴富所拘動是歷歲月不退不轉捏頭向前念茲在
茲回光返照諦了從上來威音那邊萬緣根本纔覷
得透卽身心泰然二六時中更不放舍直候徹證乃
能事畢矣況當人合下性靜純一慈善無如許惡覺

惡知而復相續綿綿體究豈不善哉古人道百草頭邊薦取只如從朝至莫是箇什麽但念念覷捕心心無住攸久純熟只見光輝觀一切法空不曾有實唯此一心亘今亘古可以透脫死生學此道者不得其門只爲情在解上觸途成滯若一切盡情打疊胸中不存纖微自然七通八達也但長時無間消遣將去淨念聖解尙令不生何況觸情而動作衆不善耶親近善知識只貴提誘與已作增上緣世尊記當來一牛吼地有善知識遞相激勸相與行持體此妙道矣鏡淸云汝等十二時中須管帶始得趙州云我使得

十二時佛言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既已久存誠唯務向前得不退轉等閑要當心中不留一物直下似箇無心底人如癡兀不生勝解養來養去觀生死甚譬如閑便與趙州南泉德山臨濟同一見也切自保任端居此無生無爲大安樂之地乃甚善也

示禪人

西方大聖人出迦維羅作無邊量妙用顯發剎塵莫數難思議殊特正因以啓廸羣靈其方便順逆開遮餘言遺典盈溢寶藏及至下梢始露一消息謂之教外別行單傳心印金色老子已來的的綿綿只論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階梯。不生知見。利根上智向
無明窟子裏。瞥破煩惱根株中活脫。應時超證。得大
解脫。是故竺乾四七東土二三皆龍象蹴蹋。師勝資
强。機境言句。動用語默有上上乘根器。格外領略。當
下業障冰消。直截承荷。於餘時自能管帶。打作一片。
度世絕流。頓契佛地。倘不肯向死水裏浸卻。唱出透
玄妙。越佛祖。剷去機緣。剗斷露布。如按太阿。凜凜神
威。阿誰敢近。作家漢確實論量。纔有向上向下勝妙
理性作用。纖毫卽叱之。不是從來種草。直下十成煆
煉得熟。踐履得實。始與略放過。猶恐異時落草負累

人。瞎卻正法眼。嗟見一流拍盲野狐種族。自不曾夢見祖師。卻妄傳達磨以胎息傳人。謂之傳法救迷情。以至引從上最年高宗師如安國師趙州之類皆行此氣。及誇初祖隻履。普化空棺。皆謂此術有驗。遂至渾身脫去。謂之形神俱妙。而人間厚愛此者。怕臘月三十日慞惶。競傳歸眞之法。除夜望影與主人翁以卜日月。聽樓鼓。驗玉池。覘眼光以爲脫生死法。眞誑謼閭閻。揑僞造。窠胎高人嗤。鄙復有一種假託初祖胎息說趙州十二時別歌龐居士轉河車頌遞互指授。密傳行持。以圖長年。及至身脫去。或希三五百壽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殊不知此眞妄想愛見本是善因不覺墮在荒草而豪傑俊穎之士高談大辯下視祖師者往往信之豈知失故步畫虎成狸遭有識大達明眼覷破居常衆中惟默觀憫憐豈釋迦文與列祖體裁止如是耶曾不自回照始末則居然可知矣海內學此者如稻麻竹葦其高識遠見自不因循恐乍發意未入閫奧揭志雖專跂步雖遠遇增上慢導入此邪見林未上一錯永沒回轉其流浸廣莫之能遏因出此顯言庶有志願於大解脫大總持可以辨之而同入無生大薩婆若海汎小舟濟接羣品使正直妙道流於無窮豈

不快哉。

示遠猷奉議

從上徑截一路。直拔超昇。無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但此心淵奧。脫去聖凡階級。只貴利根上智於無明具縛窠窟中。不動纖毫。直下頓契。廓徹靈明。與有情無情有性無性同體。與大法相應。發起作用。透古超今。騎聲蓋色。虛而靈。寂而照。無量無礙。不思議大解脫。一一七穿八穴。了無回互。便識落著。所以乃佛乃祖。謂之單傳密付。如印印空。如印印泥。如印印水。萬德昭然。十方坐斷。獨證獨超。初無依倚。若起見作相。

則沒交涉也。今時大有具種性之士。能始末覷破幻緣幻境。猛勇奮志向箇邊來。亦有久存誠探賾者。然患缺方便力。止以知見解會爲明了。殊不知全坐子但是識心。縱解到佛邊。窮到修證盡頭處。不出指蹤在。是故古來作家宗師。不貴人作解會。唯許人舍知見。胸中不留毫髮許。蕩然同太虛空。攸久養得成熟。此卽是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也。到此亘古亘今之地。脫離生死有甚難耶。如裴相國龐居士樣。直以信得及。便得力受用自在。塵緣夢境。豈從別處生。若脚下諦實。二六時中。更轉一切物。而無能相等閑空勞勞

地不生心動念隨自天眞平懷常實便是從宦游幹

幹悉皆照透承阿誰恩力既識得渠則如下水船相

似略左右照顧扶持將去自然速疾於般若相應此

禪流所謂自做工夫觸處無有虛棄底時節綿綿長

久辦不退轉心不必盡棄世間有漏有爲然後入無

爲無事當知元非兩種若懷去取則打作兩橛也一

切時一切處唯以此爲實在力行之當截斷衆流得

太安樂矣

示嚴殊二道人

參須實參見須實見用須實用證須實證若纖毫不

實卽落虛也此實地乃三世諸佛所證歷代祖師所傳惟此一實謂之脚蹋實地初則須大悟若只認門頭戶底作窠窟說路布立機境照用取捨解會則不徹也此透生死要徑到臘月三十日一千二百斤擔子須是自有力量荷負得行方可翛然獨脫是故無業國師垂示臨終之際若一毫凡聖情量未盡纖毫思慮未忘便乃輕重五陰去也古人以生死事大是以訪道尋師決擇豈可只學語言理會古人公案下得三五百轉好語便當得也將知聰明黠慧皆爲障道之本要須冥然扣寂不怕放教身心如土木瓦礫

驀然翻卻業根種子。便乃知非。見學佛學法。如中毒藥相似。然後透出佛法。乃體得本分事也。此非小緣。就分是久參之士。尤宜放下。不擔著禪道。不輕毀上流。愈透徹。愈低細。愈高明。愈韜晦。作箇百不知百不會無用處底人。行不動塵。言不驚衆。澹然安閑。常行恭敬。始堪保任。於一切違順境界。心不動搖。志無改易。達磨謂之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切宜履踐純熟。以至古今作用機緣。便七達八通。亦不留在胷次。等閑蕩蕩地。觸著便轉。捺著便動。拘牽惹絆不得。居千人萬人之中。如無一人相似。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更須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知末後一語始得。參。

示道明

此道至玄妙深邃。是以佛祖不容擬議。要直截承當超出見聞色聲之表。單契密領謂之教外別行。然得之奧用之徹脫去理障烹煆淨盡到極則之地須遇大達善決擇之士剔撥猛啖斷綫索。始能無佛無祖窠窟。只平白汎汎地於日用之間。透頂透底擔荷無一法當情無一念可得。等閑作爲向一切境界之中。圓融無際。亦無圓可融。亦無融可圓始行無間道中。游歷絕功勳。處喚作平常心不可得。似此腳蹋實地。

無落虛底工夫綿綿密密便掃田掠地拈筯把匙種種作爲皆入場屋是故地藏呵僧云南方說禪浩浩地便道爭如我箇裏種田摶飯喫准此而推忍苦捍勞繁興大用雖麤淺中皆爲至實惟貴心不易移一往直前履踐將去生死亦不奈我何何況餘事永嘉道上士一決一切了信矣

示侍者法榮

學道之人能矻矻孜孜以生死之事居懷晝三夜三不憚勞苦事善知識求一言半語發藥雖遭呵斥種種惡境而力向前非自宿昔薰成自然種智必且猶

豫。或則退悔。能於此恬然。初無動搖其志願。亦頗難得。然此本有之性現定見聞知覺。父母緣不可生。境界緣不可奪。若隨向來知解。卽墮業識。若猛攊撥棄著一邊。只守虛靜。到一念不生之地。撤翻解路。不落機緣。直下了了。無毫髮疑間。便截徑承當。無第二頭。則玄妙理性。尚自脫去。況隨世間事物所轉耶。是故古人卽心卽佛。得大力量。向上上不立佛祖。如紅爐猛燄處透徹。但把得住。作得主。便住山去。此須十年工夫。一色專注。便可趣向入也。趙州云。儞向衣單下坐十年。若不會禪。截取老僧頭去。斷定不在言句機

境上只要心休意歇。便徹底安樂也。

示道人

當人脚跟下一段事本來圓湛不曾動搖。威音王佛前直至如今。廓徹靈明如如平等。只爲起見生心。分別執著。便有情塵煩惱擾攘。若以利根勇猛身心直下頓休到一念不生之處。卽是本來面目。所以古人道一念不生全體現。此體乃金剛不壞正體也。六根纔動被雲遮。此動乃妄想知見也。多見聰明之人。以妄心了了。放此妄心不下。逗到歇至不動處。不肯自承當本性。便喚作空豁豁地。卻擬棄有著空。是大病

若有心棄一邊著一邊便是知解不能徹底見性此性非有不須棄此性非空不須著要當離卻棄著有無直下怗怗地圓湛虛凝。儵然安穩便能自信此真淨妙心餉間被世緣牽拖。便能覺得不隨他去覺則把得住不覺卽隨他去直須長時虛閑自做工夫消遣諸妄使有箇自家省悟之處始得。昔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也。

示仲宣維那

嶺外祖師曹溪乃佛種也。發迹新城。開法番禺。如日照世。如麟鳳呈祥。海內莫不宗仰厥後揭揚大巔三

平。龍象間出。拔昌黎見剃。爲世明炬。是知彼有人焉。蓋絶俗離倫。眞克家種草也。其跂步志業。如天之高。那肯碌碌循行逐隊耶。昔興化謂克賓。儞不久爲唱導之師。云我不入者保社。化徵云。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没交涉。乃行令罰錢出院。多少人墮在常情。不然作奇特機關。豈知他家通霄正路。只管望風摶摸。要須是箇中人。方可與曹溪大巔三平興化克賓羽毛相似也。且作麽生是箇中人。鳳凰直入烟霄外。誰怕林間野雀兒。

示中竦知藏

巖頭道大凡扶宗唱教意在未屙時一覷便透縱然理論亦沒痕迹㝵哉眞作家手段也明眼漢纔入門來已辨深淺更待鼓兩片皮弄泥團。豈有了期。雪峯問投子。一槌便成時如何。云不是性燥漢不假一槌時如何。云不快漆桶古人自有如是風範要離泥水截葛藤嚙鏃破的電卷風旋乘機當陽劈面快與乃稱臨濟宗風亦不辜方來依扣以言破言以迹剗迹不墮死水。遑得便行驅耕牛奪飢食意在出生死越聖凡平人我融染淨承當輝天照地大解脫自利利他紹聖種族不見道。二祖不往西天達磨不來東土。

與人去縛解黏拔屑抽釘正在密室中不將實法繫綴人從頭與伊槌將去。一人半箇眼目定動堪作種草若求義路立解會。治擇語句商較古今。寧可無人掃地此乃據曲彔床本職事也。時中勤勤垂手。繼之不勸若只管推嬾則失卻本宗辜負先聖白雲師翁云。未透時一似鐵壁。及至透得元來鐵壁便是自已也須作得鐵壁定始得然後著著有出身之機始副巖頭點破綱宗體段也九尾野狐多戀窟金毛師子解翻身。

示錢玄道學士

人人腳跟具有此一段大事佛與衆生無異無別但
佛覺證圓融羣靈染惑遂相懸遠是故諸聖出興獨
唱此大法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特接上機要利
根種性覿面相呈更不擬議違得便行所以靈山立
郤膀樣才拈起花迦葉便笑若更論他如之若何則
蹉過也器量旣等無虛授者自爾源源到今得證契
悟如恒河沙只如俱胝見天龍得一指鳥窠吹布毛
侍者大悟豈有許多路布言詮返惑亂其眞性舉要
而指唯是靈利上智以透脫根塵截斷生死爲意向
日用中高著眼覷破萬緣一切勝劣境界了無一實

惟有本來靈明大解脫亘古洞今長時活鱍鱍地一念契合得無罣礙便放下人我知見世智辯聰喜慍得失種種執著坦然一切平懷初不妨日逐作用築著磕著俱爲本地風光應物現形不將不迎湛然眞寂迨到臘月三十日便了當得所謂把得住作得主豈不見老龐長養臨行謂于頔相公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枕公膝乃行楊侍郎透徹圓融立節立朝下梢啓手足乃云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要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不是向結交頭得力耶大凡存誠向慕本不希聞見談柄正欲確然清身潔意內

守虛閑。外廓聞見。密運慧刃剸割情慾。返照回光如靈雲見桃花。香嚴聞擊竹。以至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非風鈴鳴。我心鳴耳。

示處謙首座

先德垂機立教。初不等閑。必使萬世仰法為標準。是故摩竭掩室。少林冷坐。毗耶杜詞。善現宴寂。蓋有為而為。如北辰據位。百川潮宗。虎視龍驟。風回雲合。知有者默識其趣向。不做道理。便可直領。深入其閫奧。即體裁步驟。自然淊合。當其初立。似若適會。及已成形聲。則不可掩。卓卓驚世。漸漸日新。至於德嶠縱白

木棒。濟北振奮雷喝。俱胝只立一指頭。秘魔擎箇鐵杈子。象骨輥三毬。禾山四打鼓。國師水椀。潙阜牧牛。俱逗逸羣絶類作略。而西園燒浴。金牛召飯。天皇餅。趙州茶。極於細微。洞徹淵奧。不負時機。超宗出格。眞麒麟頭角。師子爪牙。異世仰之。不可跂及。遠發一句。施一機。尤不可意象名模也。有志之士。未發足。已蘊此作。驀地超方。遇緣豈局促籠檻。爲循循規規之黨哉。所以。於不已中。聊發所蘊。追配古人。高風自不凡爾然。遇賞音。卽不徒然。當使垂之竹帛。亦無忝也。故予心腹而爲表出之。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示悟侍者

雲門示衆云。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時有僧問學人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時如何。雲門以手面前劃一劃云佛殿爲什麽從箇裏去。舊時在衆參見說無事禪底相傳。云山是山。水是水。平實更無如許事、撥去玄妙理性。免得鑿空駱撓心腸。所以雲門慈悲開一線路指示。者僧便領覽得出來。問雲門便用後面高禪茶糊鶻突。伊遂以手劃云。佛殿爲什麽從者裏去。此迺移換宅也所以大凡只說實話是正禪。纔指東劃西是換爾眼睛。但莫信宅。但

向道我識得儞。苦哉苦哉頓卻山僧在無事界裏得二年餘。然胷中終不分曉後來驀地在白雲桶底子脫方猛覷見這情解死殺一切人生縛人家男女向無事界裏。胷中一似黑漆只管長無明業識貪名取利。作地獄業自謂我已無事了也。細原雲門意豈只如此哉將知醍醐上味遇此翻成毒藥若是眞實到雲門田地安肯如此死殺則其提振處併將佛祖大用大機顯示則以手劃云佛殿爲甚從者裏去。千聖應須倒退。便是具大解脫知見底也須飲氣吞聲山僧抑不得已聊且露些只知音知耳大凡參學須實

究到絕是非離得失去情塵脫知見然後可以入此流矣參

示馮希蒙

厭三界火宅蘊爽邁風度潔淸緣業從方外游乃給孤淨名裴公老龐趣向豈非英傑偉特驚羣敵聖者哉然此段由威音七佛已前下及窮未來際萬有十虛把斷包攝悉無透漏要一舉便明拈著便了早是鈍置也所以丹霞生知龐老通方目機銖兩勘辨諸禪高步叢林平沈數萬珠金脫卻幞頭一味向無間道中行寧可斷簫離赤日裏臥街曾無歉作及至逢

人逆拈倒用莫非蹋上頭關捩作略如今旣操此志根性氣度幸自不凡唯務退損精修長久不變不轉乃克全體受用只如剗佛殿前草騎聖僧頂燒木佛一口吸盡西江水不昧本來人皆圓機活脫出沒隱顯唯上流作家識其起倒自餘立亡坐往俱爲餘韻眞所謂三界外人豈火宅所能羅籠耶但使銀山長壁立不須入草更求人

示華嚴居士

平常心是道纔趣向卽乖到箇裏正要脚蹋實地坦蕩蕩圓陁陁孤迥危峭不立毫髮知見倒底放下證

澄絕照壁立萬仭喚甚作心作佛作玄作妙。一往直前。不起見。不生心。如猛火聚。不可近傍。似倚天長劒孰敢攖鋒。養得純和冲淡。透徹無心境界。便可截生死流。居無爲舍。端如癡兀拍盲罔分皁白。猶較些子。所謂絕學閑閑眞道人也。了了回光深深契寂。迺絕滲漏。自然與向上人。不謀而同。不言而喻。若作聰明立知見懷彼我分勝負。則轉没交涉。此唯尚猛利快割斷懸崖撒手棄捨得性命。便當下休歇。只大休處是究竟合殺處爾。

示無住道人

維摩經。依無住本。立一切法。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古德云。一切無心無住。著世出世法。莫不皆爾。使有住卽膠固。豈復能變通耶。日月住則無晝夜。四時住則失歲功。唯其無住。乃所以流於無窮。是故住於無所住。所以轉凡成聖。卽無作無爲無住妙用。於萬有中。得大解脫。旣達此理。見此道。唯力行不倦。乃眞道人也。

示元長禪人

佛語心爲宗。達磨傳此者矣。而馬師爲蛇畫足。慈悲落草。乃云。諸人欲識佛語心麽。已是漏逗了也。更言

只如今語便是佛語。此語出於自心。便是佛心。若舉揚正宗。作如是話會。如何出得作家八十四人耶。是故從上來行正令底。視之如將惡水澆潑人。成甚模樣。應知這老子太煞屈曲事不獲已。然今學者尙看他底不破。只管落語言。執解會。認光影。做窠窟。好不性懆也。可中有箇生鐵鑄就。手裏握得頑石粉碎。眼目定動。擬議不來。一綽便透。更說甚佛語心。如此若彼。直饒千佛萬祖。躬親動地放光。如雲如雨。行棒行喝。雷奔電激。不消箇褻。不采等閑。凡不收。聖不管。更喚甚作生死菩提涅槃煩惱。不如飢來喫飰。困來打

眠此乃稍稍類他家種草也所以地藏道徧南方佛法浩浩地爭如我種田博飰喫十成是以此爲事徹到無事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斬把斷世界不漏絲毫諸見不生了無滲漏以長歲月不動不退靠之自然成辦香林四十年方打成一片潙山三十載牧一頭水牯旣有此志深宜長久乃能堪報不報之恩是眞出家大解脫衲子也

示丹霞佛智裕禪師

祖師宗風步驟闊遠迴出教乘單提正印靈山拈瞬而飲光笑領龍猛示圓相而提婆中的少林覓心而

二祖超證。盧老說偈。而大滿付衣鉢。人皆以爲密傳。
鞠其端倪。乃是納敗。豈造妙深極之旨。止如是而已。要
須如天之高地之厚。海之淵虛空之廣。尚未髣髴。信
過量大解脫人。回天轉地。吸海枯竭。喝散虛空。奮大
機顯大用。於無邊香水浮幢剎外。斬魔外見網。摧佛
祖化權。揭示不可示。拈提不可提之奧。尚未爲的則。
雪峰鼇山得道。雲巖始終不知有。乃戲論爾。應須生
鐵鑄就心肝。殺人不眨眼手段。乃可略露風規。貫慧
命流於無窮。差可人意耳。
建炎三年閏月十一日。前雲居圜悟禪師

克勤書與耿龍學書批

妙喜示來教見矻矻於此意況甚濃眞不忘悲願也而以宗正眼照破義路情解透見肝膽何明眼如此正宗久寂寥後昆習窠臼守箕裘轉相鈍致舉世莫覺其非大家隨語生解祖道或幾乎息矣不有超卓頴悟之士何以規正哉此皆正念乃眞外護也時節擾擾山居領衆亦未可保全尚未有可乘之便爲轉身之計爾杲佛日一夏遣參徒踏逐山後古雲門高頂欲誅茆隱遁其志甚可尚今令謙去山叟爲書數語及疏頭亦與輟長財成之可取一觀也渠欲奉鋤

正在高裁也。克勤 啓上。

示楊無咎居士

佛祖出興于世。以大悲願力。起無緣慈。唯務引接利智上根。具大器量。堪委任。大解脫上上勝妙玄機。作人所不能爲。超羣絕衆。可以彈指證無生。可以立地越果海。眼觀東西。意在南北。如快鷹俊鶻。戛戛騰雲。逐風曜日。揹玉兎。拂金雞。英靈掀豁。乃拈當頭末上一著子。似電閃星飛。不容擬議。待伊全體脫去籠羅。直下不費一毫指點。遂乃披襟透頂透底。領略。卽兩手分付。是故體裁步驟。如獰龍之得水。似猛虎之靠

山。雲突突風颭颭傾人肝膽。耀人心目方可謂之本
家種草。所以維摩大士大集會魔王。現首楞嚴定魔
界行不汚菩薩之儔。與夫文殊普賢金色頭陀之類。
皆離倫拔萃。而一旦舉花密傳。豈常事哉。以至達磨
西來。禪光瞥地。自爾多沒量大人。特達精通。只向動
用瞬揚語默舒卷縱擒與奪顯發底裏。長時已思不
露。等閑兀兀地。若百不知百不會底人。及乎挨拶著
便見驚羣動衆。雖然鞠其至趣。初無如許多事。唯直
下明妙。一切無心而已。苟能棄去學解執著。放教閑
閑地。聖諦亦不爲。自然契合。從上來綱宗。便可入此

選佛場中轉度未度轉化未化得不是再來人間世
不依倚一物無爲絶學眞正出格大道人耶
紹使觀察楊公無咎高識遠見博學多能而於
祖道尤深造詣智鑒機警未舉先知未言先透
在
都下日獲參陪茲沿
帝命使宣撫司再會錦官特辱道照臨還索葛
藤因出此納敗云
示成都雷公悅居士
如今照了本心圓融無際色聲諸塵那可作對迴迴

獨脫。虛靜明妙。要須徹底提持。勿令淨淺。直下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淨躶躶。圓桀桀。無漏無爲。千聖依之作根本。萬有由之建立。應須斗頓回光自照。令絕形段。分明圓證。萬變千化。無改無移。謂之金剛王。謂之透法身。餉間行住坐臥無不透徹。物物頭頭。靡有間隔。喚作乾白露淨單明自心。不可只麼守之。守住便落窠窟。卻須猛割猛斷。十分棄捨轉捨轉明轉遠轉近。抵死打疊。令斷卻命去。始是絕氣息人。方解向上行履。若論向上行履。唯已自知。知亦不立。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德山臨濟。不敢正眼覷著。豈不是奇特底

事一棒上一喝下一句一言若細若麤若色若香一時穿透方稱無心境界養得如嬰兒相似純和冲淡雖在塵勞中塵勞不染雖居淨妙處淨妙收宅不住隨性任緣飢飡渴飲善尚不起念惡豈可復爲所以道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

又示

道貴無心禪絕名理忘懷泯絕乃可趣向回光內燭脫體通透更不容擬議直下桶底子脫入此大圓寂照勝妙解脫門一了一切了只守閑閑地初不分彼我勝劣才有毫芒見刺卽痛剗之放教八達七通自

由自在長養綿密千聖亦覷不見自己尚似冤家只
求得這離不隈傍儵然澄靜虛而靈寂而照猛勇斷
割徹底無纖毫撓胷次王老師謂之作活計趙州除
粥飯二時是雜用心悠久踐履使純熟乃令從上來
無心體道密密作用自見工夫到下梢結角頭自然
如懸崖撒手豈不快哉

示張持滿朝奉

克勤自出峽止函堂唯念茲在茲相從者多不告倦
所爲利他乃自利也要須根本明徹理地精至純一
無雜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若踏正脈諸天捧花無路

魔外潛覷不見。深深海底行。高高峰頂立。始得。不驚羣動。衆謂之平常心。本源天眞自性也。雖居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此豈麤浮識想利智聰慧所能測哉。示諭綿密無間。寂照同時。歲月悠久。打成一片。而根本愈牢。密密作用。誠無出此。應當當處全眞。則彼我遐邇觸處皆渠。刹刹塵塵皆在自己大圓鏡中。愈綿愈密。則愈能轉換也。故雲門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轉物。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始得。所以德山棒。臨濟喝。皆徹證無生。透頂透底。融通自在。到大用現前處。方能出

沒。欲人全身擔荷外。退守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德山亦云。汝但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而靈寂而照。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此旣已明。當須履踐。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異念纔起。擬心纔生。卽猛自割斷。令不相續。則智照洞然。步步踏實也。豈有高低憎愛違順揀擇於其間哉。無明習氣。旋起旋消。悠久間自無力能擾人也。古人以牧牛爲喻。誠哉所謂要久長人爾。直截省要。最是先忘我見。使虛靜恬和。任運騰騰騰騰任運。於

一切法皆無取捨。向根根塵塵應時脫然自處。孤運獨照。照體獨立。物我一如。直下徹底無照可立。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斷。便自會作活計去也。佛見法見尚不令起。則塵勞業識。自當氷消瓦解。養得成實。如癡似兀而峭措祖佛位中收攝不得。那肯入驢胎馬腹裏也。

趙州道。我見千百億箇盡是覓作佛漢子。於中覓箇無心底難得。又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湧泉四十年尚自走作。南泉十八上解作活計。信知從上古人無不皆

如此密密履踐。安可計得失長短取捨是非知解也。同學之中。唯龍門智海昔常熟與究明。但逢緣遇境。莫不管帶。何止此生而已。窮未來際。證無量聖身也。未是他泊頭處。但一味退步。切莫作限量也。

示吳教授

佛祖以禪道設教。唯務明心達本。況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但以迷妄。背此本心。流轉諸趣。枉受輪廻。而其根本初無增滅。諸佛以爲一大事因緣而出。蓋爲此也。祖師以單傳密印而來。亦以此也。若是宿昔蘊大根利智。便能於脚跟直下承當。不從他得。了然自悟。

廓徹靈明廣大虛寂從無始來亦未曾間斷清淨無爲妙圓眞心不與諸塵作對不與萬法爲侶長如十日並照離見超情截卻生死浮幻如金剛王堅固不動乃謂之卽心卽佛更不外求唯了自性應時與佛祖契合到無疑之地把得住作得主可不是徑截大解脫耶

探究此事要透死生豈是小緣應當猛利誠志信重如救頭然始有少分相應多見參問之士世智聰明只圖資談柄廣聲譽以爲高上趣向務以勝人但增益我見如以油投火其炎益熾直到臘月三十日茫

然繆亂殊。不得纖毫力。良由最初已無正因。所以末後學。而無功。是故古德勸人參涅槃堂裏禪。誠有旨也。生死之際。處之良不易。唯大達超證之士。奮利根勇猛。一往截斷。則無難。然此段雖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些子境界中。轉得行打得徹。不存解。不立見。凜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之時。自然無怖畏。只有湊虛凝徹。無一法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覓生了不可得。豈有死耶。是故古德坐脫立亡。行化倒脫。能得勇健。皆是平昔淘汰得淨潔。香林四十年得成一片。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石霜勸人休去歇去如古廟裏香爐去。永嘉云體即無生了本無速。蓋業業兢兢念茲在茲方得無碍自在。既捨生之後得意生身隨自意趣。後報悉以理遣不由業牽。所謂透脫生死耶。報緣未謝於人間世上。有如許參涉交牙。應須處之使綽綽然有餘裕。始得人生各隨緣分不必厭喧求靜。但令中虛外順雖在鬧市沸湯中。亦恬然安穩才有纖毫見刺則打不過也。

示禪人

末後一句都通穿過。有言無言。向上向下。權實照用

卷舒與奪。不消箇勘破了也。誰識趙州這巴鼻。須是吾家種草始得。

示韓朝議

乃佛乃祖直指此大法。於人人跟脚下洞照如千日並出。但趣外奔逸。久不能自信有如是大威德光明。唯務作聰明。立知見向業惑中。以謂出乎等彝衒耀自得。向人間世所習古今。博究廣觀。謂窮極底蘊。殊不知螢火之光。豈比太陽。所以古之奇傑之士。穎脫之性。就近而論。如裴相國楊大年之儔。投誠放下。就宗師決擇。剗去浮塵知見。大徹大悟。始能超軼與老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禪碩德抗行。履踐到臨合殺結角頭。自解撒手。克證大解脫。豈小事哉。今既明敏不減前輩。平時學業才力適往於世路。久之雖知宗門有此段緣。謂不出我所宗尙。殊不著意。以夙昔大緣相値歐峰。經年會聚。一聞舉揚。卽起深信。迴光返照。顧人間世如夢如幻。隨大化變滅。乃虛妄爾。唯此千劫不壞不移易。一切聖賢根本。乃造物之淵源。印定自已。若一發明。七通八達。何往不自得哉。是知宿世亦曾薰炙。遇緣而彰見於行事。豈非自信耶。然能自檢點二六時中學佛法已是雜用心。則去卻佛法。乃眞淨界中行履矣。但

請依此一切不雜。卽純一洞然無愛憎離取捨不分彼我。不作得失。一切法坦然皆我家不思議處淨妙圓明受用之物。爾須令此心長時現前。不墮沉昏不生聰慧。入平等安閑寂靜境界。那有惡作業緣識情干撓得此本妙光明也。只恐臨境界面前。都盧忘失依前紛亂。則不堪也。古人修行。亦只以自所證入時中照了。截斷塵勞。教活卓卓地。悠久三二十年純熟。超出生死。不爲難。著力在行處。不只空高談說之而已。古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蓋定慧之力囘轉業緣。正要惺惺地勇猛果決。千百生中當受用。其餘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古人機緣語句。不必盡要會之。但一著分明。則著著如此。千變萬化。豈移變得渠力用哉。內心旣虛。外緣亦寂。著衣喫飯。本自天眞。不勞雕琢。若或立勝見。負我能。卽禍事也。切須照管。勿作此態。由是可入無我眞實平等如如不動不變淨妙淸凉穩密田地矣。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示曾待制

禪非意想。道絕功勳。若以意想參禪。如鑽木求火。掘地覓天。只益勞神。若以功勳學道。如土上加泥。眼裏撒沙。轉見困頓。儻歇卻意識。息卻妄想。則禪河浪止。

定水波澄去卻功用休卻營爲則大道坦然七通八達是故僧問石頭如何是禪頭云碌磚僧云如何是道云木頭此豈意想功勳所能辯哉除非直下頓領截流便透則禪道歷然才擬作解則千里萬里要是向來世智辯聰頓然放卻消遣令盡自然於此至寶之地自證自悟而不留證悟之迹傪然玄虛通達乃善馬大師嘗舉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乃云諸人要識佛語心麼只儞如今語便是心心便是佛故云佛語心乃是宗也此宗無門乃是法門古人大煞老婆拖泥涉水若一舉便透猶較些子或窮

研義理。卒摸掠不著。

示宗覺大師

佛語心爲宗。宗通說亦通。既謂之宗門。豈可支離去本逐末。隨言語機境作窠窟。要須徑截超證。透出心性玄妙勝淨境界。直徹綿密穩審。向上大解脫大休大歇之場。等閑雖似空豁豁地。而力用圓證。不拘限量。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所以迦文老人久嘿斯要。三百餘會。略不明破。但隨機救拔。候時節到來。乃於靈山露面皮。拈出獨有金色頭陀。上他鈎鈎。謂之教外別行。若諳此旨。則威音已前漏逗了也。點檢將來雖

隨類化身。千般伎倆。萬種機緣。無不皆是箇一著子。此豈單見淺聞存知解喧機括者所測量。是故從上來行棒行喝。輥毬擎杈。喫茶打鼓插鍬牧牛。彰境智。據坐掩門喚回吡咄。與掌下。踏莫不皆于此。唯本色衲子。自已了悟透徹。又復遇大宗師惡手段。淘汰煆煉到師子咬人不隨藥忌直截軒豁處。方可一舉便知落處。如獅子入窟出窟。踞地返擲。何人可測量哉。此門不論拖泥涉水。草裏輥。打葛藤。眼麻眯三搭不回者。唯是八面受敵。未舉先知未言先契。自然水乳相合。得坐披衣。養得純熟。待霜露果熟。出頭來便與

麽用。始合祖先本因地發行一周佛事所以道。要窮

恁麽事。須是恁麽人。若是恁麽人。不愁恁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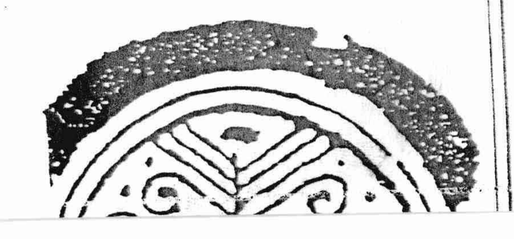
佛果圜悟眞覺禪師心要卷下



黃龍慧南禪師語錄

「黃龍四家語錄」之一

宋・黃龍慧南 撰
九頂慧泉 編





黃龍四家語錄序

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足與不足二理俱墮而世豈識之哉學有黃龍四世孫惠泉禪師手錄積翠晦堂死心超宗四家語錄俾予爲序夫四大士者大江之西禪宗之有光焰者也或傳馬祖後身或拒大潙師席或雷電影響隨聲或六根勝熱不壞眞風道響天下仰之機鋒一觸疵爲萬偈如大空谷應無餘聲如大圓鑑照無餘影編珠織貝散落人間雲堂月窓萬口稱誦隨量小大咸有所得斯言也謂之盡物可乎要之盡物盡道聞者自薦耳中有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者又非剝皮折骨之所能書也然則泉師之編次問答是耶非耶以之爲是則毗盧藏中有大經卷而文字本不立以之爲非則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而音容本不忘是之與非特未定也唯解是理有說無說皆是眞如未解是理有說無說皆墮邪見由是知惠泉之心卽四師之心也惠泉之見卽四師之見也甲乙其說用示方來以廣四師利物之仁由音聲入不啻一已以傳四師行道之惠眞祖師西來之本意也坐進此道者試以此文評之紹興十一年三月五日秀人錢密序

黃龍南禪師語錄

師初住同安崇勝禪院開堂日宣疏罷師拈香云此一炷香爲

今上皇帝聖壽無窮　又拈香云此爲知軍郎中文武衆僚資延福壽次爲國界安寧法輪常轉　又拈香云大衆且道此一炷香當爲何人多少人卜度未知落處今日爲湖南慈明禪師一炷爇却令教充徧天下叢林與一切衲僧爲災爲禍去

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師噫云好箇第一義幸自完全剛被維那打作兩橛還有人接續得麼遂左右顧視大衆乃云若接續不得同安今日拈頭作尾拈尾作頭去也有問話者切須著眼時有僧問寶座已登於鳳嶺宗風演唱嗣何人　師畫一圓相　進云石霜一派迸入江西也　師云杲日

由一作猶

當天盲人摸地　問如何是同安境　師云看不得
進云如何是境中人　師云無面目　問作家不啐
啄啐啄不作家大衆臨筵請師作家相見　師垂下
一足　進云焰裏尋飛雪水下火燒天　師乃收足
　進云大衆證明眞善知識　師云同安不著便闍
梨亦不著便　進云此由是兩家共用擊鼓奪旗事
作麽生　師擲下拂子
師乃云未登此座一事也無纔登此座便有許多問
答敢問大衆只如一問一答還當宗乘也無若言當
去一大藏教豈無問答爲什麽道教外別行傳上根
輩若言不當適來許多問答圖箇什麽行脚人當自
開眼勿使後悔若論此事非神通修證之能到非多
聞智慧之所談三世諸佛只言自知一大藏教詮註
不及是故靈山會上百千萬衆獨許迦葉親聞黃梅
七百高僧衣鉢分付行者豈是汝等貪淫愚執勝負
爲能夫出家者須稟丈夫決烈之志截斷兩頭歸家
穩坐然後大開門戶運出自己家財接待往來賑濟
孤露方有少分報佛深恩若不然者無有是處以拂
子擊禪床下座乃布謝
歲旦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
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　師云三十年來罕逢此問
　進云恁麽則辜負諸聖去也　師云話也未答何
言辜負僧撫掌一下　師云許放過即不可
師乃云四象推移終而復始二儀交泰允屬玆辰俗
諦紛紜各敘往來之禮眞如境界且非新舊之殊何
故豈不見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旣
絕去來有何新舊旣非新舊又何須拜賀特地往來
但能一念常寂自然三際杳忘何去來之可拘何新
舊之可問故云如是了知三世尊超諸方便成十力
良久云如斯學唱人人盡知破二作三能有幾箇何
故時人秖解順風使帆不解逆風把柁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冬至寒食一百五即不問諸上座半夜穿針
一句作麽生道若人道得還我第一籌來若道不得
彼此失利下座
上堂云法身無相應物現形般若無知隨緣即照遂
豎起拂子云拂子豎起謂之法身豈不是應物現形

拂子𢢓來謂之般若豈不是隨緣即照乃呵呵大笑忽有人出來搊住同安唾一唾摑一摑掀倒禪床拽向堦下去也怪他不得如今旣無如是皎猪狗底脚手同安却倒行此令去也下座

上堂集衆良久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今日四月八我佛降生之日天下精藍皆悉浴佛記得遵布衲在藥山會裏充殿主浴佛之次藥山問汝秖浴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麽遵云把將那箇來藥山便休師云古人隨時一言半句亦無巧妙今人用盡心力安排終不到他境界衆中商量或云這箇是銅像那箇是法身銅像有形可以洗滌法身無相如何洗得藥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被遵公倒靠直得口似匾檐不勝𢤱㦬又云古聖垂問只要驗人問汝那箇便道把將那箇來正是隨聲逐色皎他言句上他繼續藥山見伊不會所以便休又道藥山與麽來早是無事起事好肉上剜瘡遵公不見來病却向灸瘡瘢上更著艾焦有云古人得了逢場作戲無可不可何高何低彼此知有自是後人强生分別師云如前所解蓋不遇人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所以只憑識心思量計較以當宗乘殊不知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用此思惟辨於佛境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著是故行脚高人切須自看從上來事合作麽生畢竟將何敵他生死勿以少許浮麤識見自作障礙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同安今日不避口業與諸人說破此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擧下座

聖節上堂云今日皇帝降誕之辰率土普天祝延聖壽即不無諸仁者還識王子也未若人識得盡十方微塵剎土皆屬上座更非他物便坐涅槃城裏端拱無爲統三界以爲家作四生之依怙若也未識佛殿裡燒香三門頭合掌下座

上堂因僧馳書遂擧思和尚令石頭馳書上南嶽讓和尚即云迴來與汝箇鈯斧子住山去石頭到讓和尚處未達書便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

興下一有你字

迥一作回下同

慶龍潭禪師語錄

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石頭云乍可永劫受輪廻不從諸聖求解脫讓和尙不對石頭乃廻思和尙問子去未久書得達否石頭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思和尙云何故石頭學前話復云去日蒙和尙許箇鈯斧子住山卽今便請思和尙垂下一足石頭便禮拜去入南嶽住山師云石頭馳書今古共聞後人不善宗由罕能提唱致使水乳不辨玉石不分同安今日擗破一牛布施大衆石頭雖然善能馳達不辱宗風其奈退後太忙不知落節旣是落節廻來因甚却得鈯斧子住山若這裡見得非唯住山盡十方世界塵塵刹刹虎穴魔宮皆是住處若也未見敢保諸人未有安身立命處下座

上堂擧雲門大師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乃拈起拂子云大衆若喚作拂子正是平地上死人若不喚作拂子未透得荊棘林在擊禪牀下座

上堂喝一喝云盡大地被同安一喝瓦解氷消汝等諸人向什麽處著衣喫飯若未得箇著衣喫飯處須得箇著衣喫飯處若識得箇著衣喫飯處識取鼻孔好下座

上堂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截流到岸之人端然忘慮短棹孤舟之客進退攢眉且道風恬浪靜一句作麽生道還有人道得麽若無人道得同安布施汝等諸人良久云漁人閑自唱樵者獨高歌下座

遷住歸宗語錄

師初入寺上堂云歸宗上寺是大禪河旣是禪河豈無釣客莫有問話者麽良久無人問師乃去頭角住多無辯彖羽毛雖衆少鴛鴦夫微妙大法身故聽而不聞覩而不見矣淸淨無師智豈思而得學而能哉然不有提唱孰辨宗由不有問答孰明邪正如今長老陞堂提唱衆中又無人問旣無人問亦無答者宗由邪正若爲明辨若有人辨得邪正出來推倒禪牀喝散大衆也與衲僧出氣若辨不得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下座

上堂云摩尼在掌隨衆色以分輝寶月當空逐千江而現影諸仁者一問一答一棒一喝是光影一明一

暗一擒一縱是光影山河大地是光影日月星辰是光影三世諸佛一大藏教乃至諸大祖師天下老和尙門庭敲磕千差萬別俱爲光影且道何者是珠何者是月若也不識珠之與月念言念句認光認影猶如入海算沙磨磚作鏡希其數而欲其明萬不可得豈不見道若也廣尋文義猶如鏡裡求形更乃息念觀空大似水中捉月衲僧到此須有轉身一路若也轉得死開涅槃無非大事現前七縱八橫更無少剩之法若轉不得布袋裡老鴉雖活如死某山野常人素無識見昨蒙本郡殿丞判官秘書特垂見召然部封之下不敢不來方始及門便有歸宗之命進退循省深益厚顏此乃殿丞判官曩承佛記示作王臣常於布政之餘寅奉覺雄之教欲使慧風與堯風並扇庶佛日與舜日同明苟非存意於生靈何以盡心之如此是日又蒙朝議光臨法筵始卒成饑良增榮荷昔日裴相國位居廊廟黃檗受知韓文公名重當年大顚得主以今況古有何異哉更欲多談恐煩觀聽

下座

上堂云盡令提綱不通凡聖放一線道有箇商量送拈起拄杖云卽今拄杖豎也十方世界一時豎又橫拄杖云卽今拄杖橫也十方世界一時橫何也不見道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卓拄杖

下座

提刑入山陞座僧問提刑朝蓋遂詣法筵向上宗乘乞師一訣　師云一字幞頭尖簷帽子　進云非但提刑承此善學人禮拜謝師恩　師云拽脫你眉毛識落你鼻孔又作麼生　僧噓噓　師云打甄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師乃云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只爲情生智隔於日用而不知想變體殊趣業緣而莫返茫茫今古誰了本因役役愛憎情源虛妄故我釋迦調御久證菩提憫我衆生自取流轉爾後得其大智化妙相身住世四十九年演說十二分教隨乎利鈍設彼化門應上中下根各得其濟譬如大海不讓小流假使蚊蝱阿脩羅王飲其水者皆得飽滿厥後化緣將畢示滅雙林謂人天大衆曰吾有

蛇一作蠍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教外別行傳
上根輩是法非有作思惟之所能解非神通修證之
所能入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得悟之則頓超
三界迷之則萬劫沈淪只如今日王官普會僧俗同
筵坐立儼然見聞不昧爲是迷耶悟耶於此見得不
待三祇劫滿萬行功圓一念超越更無前後此日山
寺多幸伏蒙本路提刑都官提刑舍人親垂朝蓋光
飾荒藍經宿而來起居萬福況二尊官夙植德本現
宰官身以慈惠臨民代今
天子宵旰之急若僧若俗若貴若賤悉皆受賜其福
其壽可勝道哉既沐光臨且寬尊抱故我佛如來云
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又聞仲尼
與溫伯雪久欲相見一日稅駕相逢於途路間彼此
無言各自迴去洎後門人問曰夫子久欲見溫伯雪
及乎相見不交一談此乃何意仲尼曰君子相見目
擊道存且道古人相見目擊道存山僧今日鳴鼓陞
堂特地忉忉一場失利下座
上堂云順捋虎鬚應自顧倒拈蛇尾任他猜胡來漢
現尋常事勿將明鏡掛高臺下座
上堂云紫霄峯上黑雲駿雞鄱陽湖裡白浪滔天一
氣無作而作萬法不然而然更若擬議思量遠隔十
萬八千下座
上堂拈拄杖云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
敲落瞿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鶖子飲氣吞聲臨濟
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麼咄下座
上堂舉睦州有一秀才相見州云會箇什麼秀才云
會二十四家書州以拄杖空中點一點云會麼秀才
罔措州云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師
云睦州一點直在威音王已前及乎八法論書却被
俗人勘破若是歸宗即不然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
胡僧笑點頭下座
上堂舉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
放下著尊者云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州云
擔取去尊者言下有省師頌云一物不將來肩頭擔
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爲
知己光陰幾百年清風物未已以拄杖卓禪床下座

上堂擧臨濟問監院什麼處去來院云州中糶黃米來臨濟以拄杖面前劃一劃云還糶得這箇麼院便喝濟便打典座至濟乃學前話典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濟云你又作麼生典座便禮拜濟亦打師云喝亦打禮拜亦打還有親疎也無若無親疎臨濟不可盲枷瞎棒去也若是歸宗卽不然院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又云臨濟行令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醫禪林下座

上堂擧僧問南院日月迭遷寒暑交謝還有不涉寒暑麼院云紫羅抹額繡裙腰進云上上之機今已曉中下之流如何領會院云炭堆裏藏身師云南院一期利物應病與藥則不可也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咄下座

上堂云古者道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咄是何言歟下座

上堂有僧問牛頭未見四祖爲什麼百鳥啣花獻師云釘根桑樹濶角水牛　進云見後爲什麼不啣花獻師云視無襠袴無口　又云未見時如何　師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見後如何　師云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師乃云鶴勒那空中變現曼拏羅指地爲泉德山會下光前絕後臨濟門前祇得一邊良久云作麼生是那一邊下座

筠州黃蘖山法語

上堂云日從東邊出月向西邊沒一出一沒從古至今汝等諸人盡知盡見毗盧遮那無邊無際日用千差隨緣自在汝等諸人爲甚不見蓋爲情存數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超諸影迹若明一念緣起無生等日月之照臨同乾坤而覆載若也不見牢度大神惡發把你腦一擊粉碎下座

上堂云今日五月一仲夏改旦諸知事首座大衆道體安樂一夜長連床上展脚縮脚不由別人天明起來餬餅饅餡楕皎豎皎飽卽便休當與麼時不是古不是今不思善不思惡鬼神不能尋其迹萬法不能爲其侶地不能載天不能蓋雖然如此須是眼裡有睛皮下有血眼若無睛何異瞎漢皮下無血何異死

似一作自

人三十年後不得錯怪黃蘗下座

上堂衆集乃喝一喝良久云一事也無喝箇什麽又喝一喝復云一喝兩喝後作麽生以拂子向空中畫一畫云百丈耳聾猶似可三聖瞎驢愁殺人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華藏世界遊歷重重無盡及至然燈佛所一法也無是故無中亦有德山棒似撒星有中亦無臨濟喝如雷震如聾如啞逼塞乾坤知痛知痒能有幾箇下座

上堂云道不假修但莫汚染禪不假學貴在息心心息故心心無慮不修故步步道場無慮則無三界可出不修則無菩提可求不出不求由是教乘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麽生良久云菩薩無頭空合掌金剛無脚謾張拳下座

上堂云黃蘗有時正路行或時草裡走汝等諸人莫見錐頭利失却鑿頭方不見古者道開不能遮句賊破家當斷不斷返遭其亂下座

上堂云入海算沙空自費力磨塼作鏡枉用功夫君不見高高山上雲自卷自舒何親何疎深深澗底水遇曲遇直無彼無此衆生日用如雲水雲水如然人不爾若得爾三界輪迴何處起下座

上堂云金襴已傳阿難尙懷猶豫刹竿未倒迦葉未免攢眉諸上座且道倒那箇刹竿初機晩學罔測蓋是尋常久在叢林十箇有五雙莽鹵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下座因出州退院迴上堂云流水下山非有意片雲歸洞本無心竹屋茆堂誰是主月明中夜老猿吟擊禪床下座

歲旦上堂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不涉二途乞師指示　師云東方甲乙木　進云人天聳耳專爲流通　師云流通事作麽生　進云若不得流水幾乎過別山　師云三十年後也好商量

師乃舉僧問鏡淸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淸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淸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淸云老僧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爲什麽却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

大大龍頭蛇尾教云老僧今日失利　師乃云鏡淸失利却不問你諸人作麼生是明教失利處若人辨得文殊頭白普賢頭黑若辨不得黃蘗今日失利下座

因泐潭馳書來上堂擧五祖戒和尙爲智門馳書到德山圓明接得乃問這箇是智門底那箇是專使底戒直上觀山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　師乃云古人隔山見煙便知是火況某河幸伏蒙泐潭禪師遠垂華翰曲慰山懷實當慚抱而況禪師道明學海博達古今可謂擎天日月誨人無倦某是何草芥承沐如是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聖節上堂云斯辰今上皇帝慶誕之日普天皆賀率土欽崇堯天舜德同日月以齊明玉葉金枝共山河而永固恩覃萬國澤降他邦獄無宿禁之囚馬共牛羊之澗修文偃武罷息干戈萬民鑿井而飲百姓自耕而食家國晏然事無不可下座

因雪下上堂云雪雪片片不別亂飄亂灑應時應節懵懂禪和猶未知守株待兎與誰說下座

上堂云三玄三要五位君臣四種藏鋒八方珠玉三十年前爭頭競買各逞機鋒而今道泰昇平返朴還淳人人自有山青水綠兮白雲深處兮三衣併爲一衲萬事無思何慮兮擊禪床下座

上堂擧永嘉大師道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諸上座那箇是遊底山川那箇是尋底師那箇是參底禪那箇是訪底道向淮南兩浙廬山南嶽雲門臨濟而求師訪道洞山法眼而參禪是向外馳求名爲外道若以毗盧自性爲海般若寂滅智爲禪名爲內求若向外求則走殺汝若住於五蘊內求則縛殺汝是故禪者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實非虛不見道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聲然與麼去兮月落西山更尋聲色兮何處名邈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遊底下或有江海那箇是涉底七字淮或作湖

色上或有逐字正法眼藏所載並同今本

黃龍山語錄

入院上堂僧問如何是黃龍境　師云昨日方到此未曾子細看　進云如何是境中人　師云長者長

嗄嗄一作呵呵

短者短

師乃云道無凝滯法本隨緣事豈強為盡不爾而爾在積翠即說積翠庵人入黃龍便說黃龍長老爭知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又作麼生搭印良久云煙村三月雨別是一家春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賣笊籬下橋喫撲女子靈照亦倒爺邊士云你作什麼女云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云賴是無人見　師乃云嗟見不覺笑嗄嗄却於中路驟泥沙黃龍老漢當時見一棒打殺遣冤家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諸佛出世假設言詮祖師西來不掛唇吻若也從空放下三千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含法界若也步步登高驢鞍橋不是你阿爺下頷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大道無中復誰前後長空絕迹何用量之空既如是道豈言哉雖然如是若是上根之輩不假言詮中下之流又爭免得所以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雲門云臘月二十五師云今日正當臘月二十五汝等諸人如何委悉若不委悉汝等諸人諦聽待黃龍為汝等諸人重唱一遍雲門一曲二十五不屬宮商角徵羽若人問我曲因由南山起雲北山雨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僧堂前擂鐘鐘鳴法堂上擊鼓鼓響三世諸佛在鼓聲裡轉大法輪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有一般杜撰衲僧不識觸淨便道東西南北上下四維今日七明日八僧堂裡喫飯寮舍裡向火或向面前劃一劃若與麼違背四恩猶自可辜負西來碧眼胡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黃梅夜半傳心偈少室巖前斷臂時剔肉作瘡不知痛直至如今成是非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越州大珠和尚昔日參見馬祖祖問你來作什麼珠云來求佛法祖云你為什麼拋家失業何不迴頭認取自家寶藏珠云如何是自家寶藏祖云秖如今問者是你若迴頭一切具足受用不盡更無欠少珠於是求心頓息坐大道場師云汝等諸人各有

自家寶藏為什麼不得其用秖為不迴頭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有一人朝看華嚴暮看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裡睡於此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為一人無為安下那箇即是良久云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大覺世尊道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當勤精進行此三昧師云精進即不無諸人作麼生是三昧良久云迦葉糞掃衣價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寶不直半分錢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昨日喫粥又太晏今日喫粥又太早為復是住持人威令不嚴為復執事人身心懶慢大衆試斷看規矩既亂諸事參差一人失事衆人不安當院內外一二百人曲座既在其位大事小事一一須自近前照顧不得輕於事慢於衆若能如是頭頭圓覺步步道場何假向外穿鑿肉上剜瘡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上堂云達磨西來十萬里少林面壁八九年唯有神光知此意默然三拜不虛傳後代兒孫忘正覺弃本逐末尚邪言直到臘月三十日一身冤債入黃泉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有眼皆見有耳皆聞既見既聞且道聞箇什麼晚學初機須得明明說破我佛如來摩竭陀國親行此令二十八祖遞相傳授洎後石頭馬祖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德山棒喝疾如雷電後來兒孫不肖雖舉其令而不能行但逞華麗言句而已黃龍出世時當末運擊將頹之法鼓整已墜之玄綱汝等諸人不得將多年曆日繫在腰間須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峯以拄杖指云在這裡僧請益雲門雲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會麼師云乾峯一期指路曲為初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汝等諸人須窮二老之意莫逐二老之言得意則返

而一作以

正道而歸家尋言則蕩邪途而轉遠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但離妄緣卽如如佛雖是古人殘羹餿飯有多少人不能得喫黃龍與麼擧失利也不少還有人檢點得出麼若檢點得出便識佛病祖病若檢點不得陝府鐵牛呑乾坤擊禪床下座

偈頌

趙州勘破

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而今四海淸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

韓愈侍郎見大顚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爲韓公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絶狐蹤

寶壽開堂三聖推僧

寶華王座始登時三聖推僧決衆疑棒頭分明無老少天下盲人幾箇知

喚一作應

秘魔巖見霍山到因緣

叔姪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獃迴首忍人生怪笑報云千里賺余來

臨濟屬三聖

圓寂將歸叙別時叮嚀法眼好任持喝下不開泥水路瞎驢從此少人騎

靈雲見桃花悟道三首

二月三月景和融遠近桃花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徹至今依舊笑春風

龍象相逢世不羣一來一去顯疎親時人不悟其中旨摘葉尋枝長客塵

一見桃花更不疑叢林未徹是兼非須知一氣無私力能令枯木更抽枝

國師三喚侍者二首

國師三喚侍者打草祗要蛇驚誰知澗底靑松下有千年茯苓

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喚無消息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不如不相識

趙州喫茶二首

復一作到
那一作須
語一作話
變一作衰○樹作柏
踊一作涌

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閑開口便知音覿面若無青白
眼宗風爭得到如今
相逢相問知來歷不揀親疎便與茶翻憶憧憧往來
者忙忙誰辨滿甌花

庭前柏三首

趙州有語庭前柏禪者相傳古復今摘葉尋枝雖有
解那知獨樹不成林
庭柏蒼蒼示祖心趙州此語播叢林盤根抱節在金
地禪者休於格外尋
萬木隨時有凋變趙州庭樹鎮長榮不獨孜霜抱貞
節幾奏淸風對月明

廬陵米價

廬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眞大意不須岐路
問高低宜見本行人

須彌山

作者縱橫終不虛應機踊出須彌盧人窮不到金剛
際相逐年年役路途

北斗藏身

若一作欲
病作○處取作起

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時人若識藏身
病拈取簸箕別處春

潙山水牯牛三首

昔日潙山有水牯而今老倒臥荒丘形容卓立雖無
力灌啖依前是好牛四野草靑隨處放千峯雪白早
須收若能擡擧及時節極目桑田何用憂
千羣萬隊水牯牛不出潙山這一隻無心管帶常現
前作意追尋尋不得不大不小有筋力一身兩號少
人識隨緣放去草木靑遇晩收來天地黑收放須得
鼻頭繩若不得繩無準則世間多少無繩人對面走
却這牛賊
潙山水牯骨巖巖雖改變毛衣逐四時童子未知拳角
上麤心便要驀腰騎忽然弄影無邊際不覺翻身墮
嶮巇直至起來牛失却渾身泥中淚雙垂

示禪者

南北不分欺天罔地說妙談玄驢鳴狗吠

和全大道

飮光論劫坐禪布袋終年落魄疥狗不願生天却笑

雲中白鶴

南嶽高臺示禪者

撥草占風辨正邪。先須拈却眼中沙。舉頭若味天皇餅。虛心難喫趙州茶。南泉無語歸方丈。靈雲有頌悟桃花。從頭爲我雌黃出。要見叢林正作家

南嶽送秀禪者

悟得人空與法空。便擬辭予出亂峯。嗟汝見知猶未遠。任緣施設信難通。存心勿守澄潭月。秉節須欺帶雪松。此去欲知安穩處。天台鴈蕩在江東

寄黃蘗利維那

喫棒祇因扶斷際。趯瓶當下得潙山。是非未寒叢林口。何事流傳滿世間

示雲典座

當今明鑒道唯淳。塊雨條風處處聞。園裡菜青禾又熟。時中通變盡由君

寄南嶽芭蕉庵主

一別靈源又一春。欲期再會恨無因。吾師有種芭蕉訣。愼莫傳持取次人

退院別廬山

十年廬嶽僧。一旦出嚴扃。舊友臨江別。孤舟帶鶴登。水流隨岸曲。帆勢任風騰。去住本無著。禪家絕愛憎。

送師伯歸玉山

來時秋風生。去時春風起。風性本無著。師心亦復爾。舊寺歸懷玉。迢迢千百里。送別何所談。浩渺空江水

酬仰山圓監院布衫

墨黲襴衫誰辨別。袖頭打領頗相宜。趙州曾示七斤重。洞上全提寶八機。溢目不粧山水色。嚴身堪作歲寒期。縱橫著在閻浮世。翻笑霜風遶亂吹

送勛顏二禪者

禪外無餘事。秉春秀水行。就予求半偈。前去慰勞生。日出雲霞散。風和草木榮。何須重話會。法法本圓成

謝富一二修造問病

從凝有愛。則我病生。淨名垂範。文殊遂行。地水相違。火風相擊。各無所從。寧容辨識。分飛言盡意不盡。月皎寒潭秋露滴

送著維那

清淨願力心未捨卷衣又出化羣迷送行唯託金輪月夜夜相隨到別豁

自述眞讚

禪人圖吾眞請吾讚噫圖之既錯讚之更乖確命弗遷因塞其意

一幅素縑丹青模勒謂吾之眞乃吾之賊吾眞匪狀吾貌匪揚夢電光陰五十一桑梓玉山俗姓章

酬泐潭月長老惠草履二首

當年西祖曾留下今日蒙師特惠來覩物思人孰知我月明著上妙高臺

尋骨尋皮心未灰當年一著更何猜而今二百年前事不是知音不舉來

洪州送永統二禪人入浙

黃蘗問心心不盡洪都送別別非輕奮山未暇論歸日爲爾徘徊說去程林葉繽紛衣闘爛霜砧喧亮錫交聲頭頭總是吾家物莫把情塵取次明

送人之黃龍

鳳嶺昔曾綴鳳毛江西南嶽罷遊遨而今欲扣黃龍角橫身須佩七星刀

送和禪者

眺盧性清淨清淨不須守宜著弊垢衣入俗破慳有五六七八九面南看北斗此中若得玄縱橫任哮吼

送周禪者

扶起放倒翻來覆去隨假隨眞還伊價數師子嚬呻象王迴顧赤日光中雲起縣坐斷千差密開要路大丈夫漢莫打死兎

黃龍南禪師語錄終

黃龍南禪師語錄續補

日本南足院　東晙　輯

上堂云橫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脚人須是荊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云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

上堂云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土木無殊行

脚人須得轉身一路遂拈拂子云遮箇是山僧拂子汝等諸人作麼生轉若也轉得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若轉不得布袋裡老鴉雖活如死

上堂云未到鷲峯一事全無泊到鷲峯便有進前捋虎鬚之咨退後把虎尾之人殊不曉未行已行之令故大覺禪師唯得偏行一著臨濟德山祇是互用二機便云法道周流大似拗曲作直所謂棒喝截斷猶若以金博鍮直饒東注西流南唱北和亘古亘今且未有當頭道著作麼生是當頭一句良久云剳

上堂云聖凡情盡體露眞常拈起拂子云拂子踍跳上三十三天扭脫帝釋鼻孔驢脣先生撫掌大笑道盡十方世界覓箇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床一下

上堂云山僧今日在汝諸人眉毛上座轉大法輪還有人見麼見與不見是什麼說話好好參堂去莫築著露柱

問如何是佛師云向汝道汝不信僧云請師指示師云合取狗口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云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云劍利人難得

有僧纔出禮拜師云未得問話其僧乃退師云將謂是打陣將軍元來是行間小卒不見你過好好問來

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有什麼過師云一字入公門九年拔不出（聯燈此文次曰云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云大庾嶺頭笑却成哭）

師宅中常問僧出家所以鄉關來歷復扣云人人盡有生緣處那箇是上座生緣處又復當機問答正馳鋒辯却復伸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云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往往學者多不湊機叢林共目爲三關（普燈此文次云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人莫涯其意有問其故師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擧僧問大覺和尚忽來忽去時如何覺云風吹柳絮毛毬走進云不來不去時如何覺云華嶽三峯頭指天師云大覺祇解箭鋒相拄理事相投殊不知趂得老鼠打破油甕

師於熙寧二年己酉三月十六日上堂辭衆云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

拔一作拽二作車

死今免生死未出輪回今出輪回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什麼乃示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至十七日午時端坐示寂（已上並出續燈錄）

示衆云雲從龍風從虎五九四十五叢林將爲向上關同安不打這破鼓爲甚麼不打守株待兎豈是智人避色逃聲何名作者祖不云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示衆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鎭州蘿蔔頭即且置廬陵米價作麼生若善其價可謂終日喫飯未曾咬破一粒米苟若不知他時後日有人索上座飯錢在莫言不道

示衆云智海無風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只恁麼休去便道同安無折合隨汝顚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

示衆云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云未是衲僧分上事云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云滴水滴凍復云諸上座且作麼生會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示衆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拈起拄杖云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剎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示衆云半夜捉烏雞驚起梵王睡毗藍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無人行私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示衆云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爲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咄

示衆云輕輕踏步恐人知語笑分明更是誰智者只此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雞

示衆云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

一張弓

示衆擧大珠和尙道身口意淸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旣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旣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雀噪鵶鳴柏樹間

僧問大用現前請師辨白師云摘却你眉毛領出你腦髓脚跟下道將一句來云鐵鎚擧起蛟龍失色師云作麽生僧以手面前一劃云爭奈這箇何師云三十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僧便喝師云好一喝未有主在僧作禮師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僧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師云高祖殿前樊噲怒云與麽則今日得遇和尙也師云仰面看天不見天云若然者學人禮謝師云更待何時 已上並出聯燈

上堂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我不行於此了然明的旨須會全身入火坑以拂子畫一畫云臭煙燵焞紅焰熾然眼未明者總在裡許從上古聖無非入生死坑中向無明火裡提拔有情汝等諸人且如何入若人入得可謂在火不燒在水不溺若入不得非但不能自利亦乃不能利他旣不能自利利他圓頂方袍殊無利益良久召大衆衆擧首師曰牛頭出馬頭回

上堂擡鐘鐘鳴擊鼓鼓響大衆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咄

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云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

師燕坐次有僧侍立師顧眎久之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云和尙誠言安敢不信師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師喝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聞之卽趨入師復理前語問之亦云安敢不信師又指左曰過這邊來僧堅立不往師喝曰汝來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 已上並出普燈錄

會元曰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云云

上堂僧堂覷破香積廚鵓鴿咬殺佛殿脊明明向道尙乃不會豈況盖覆將來擊禪牀下座

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唯人自鬧箇什麽咄

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眞消息憑君子細看千般說萬般諭只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

人人盡握靈蛇之珠箇箇自抱荊山之璞不自回光返照懷寶迷邦不見道應耳時若空谷大小音聲無不足應眼時如千日萬像不能逃影質擬議若從聲色求達磨西來也大屈

古人看此月今人看此月如何古人心難向今人說古人求道內求心求得心空道自親今人求道外求聲尋聲逐色轉勞神勞神復勞神顚倒何紛紛擊禪床下座

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什麽人良久云嚮便下座　時眞點首作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尙道第五種不易是什麽人首座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動念靜念爲二不動不靜是爲入不二法門通達此道者更問朱項王菩薩擊禪床下座

出莊回云去時一溪流水送回來滿谷白雲迎一身去住非去住二物無情似有情拂子擊禪床

陽鳥啼時天大曉白雲開處月初圓鷲峯峯下諸禪客休把金針半夜穿已上續古尊宿錄

舉阿難偈云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師云後來子孫不肖祖父田園不耕不種一時荒廢向外馳求縱有些少知解盡是浮財不實所以作客不如歸家多虛不如少實

上堂舉馬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祖攔腮一掌云六耳不同謀師云古人尙乃不同謀如今無端聚集一百五六十人欲漏洩其大事如今忽有明眼人覷見是一場禍事雖然如是如今既到這裡將錯就錯鬼神茶飯也少不得良久云十字街頭吹尺八酸酒冷茶愁殺人以拂

子擊禪床

上堂舉趙州因侍者報云大王來也州云萬福大王侍者云未到在州云又道來也師云頭頭漏逗罕遇仙陀歸宗道侍者祇解報客爭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

舉德山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山云作麼作麼廓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明日山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撫廓侍者背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麼生廓云這老漢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云德山持聾作啞雖然暗得便宜廓公掩耳偸鈴爭奈傍觀者醜

舉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化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曰總不恁麼化拈棒賓擬議化便打復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堂飯(一本設饡飯一堂)至來日齋時自白槌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抽單出院師云克賓維那失錢遭罰有理難伸興化以剛決柔未足光也

因僧馳書至上堂舉玄沙令僧馳書上雪峯峯上堂開見白紙三幅乃示衆云會麼僧云不會峯曰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沙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師云叢林異解莫知其數有云雪峯編接得書無語識破他開見是白紙呈似大衆更說道理是兩重蹉過了也有云雪峯見處未必不及玄沙玄沙見處未必過於雪峯此二父子相見遞相唱和貴要話行有云玄沙若無此語佛法爭到今日殊不本其宗源但恣識情計度如斯見解自誤猶可誤他別人同安今日不惜眉毛布施大衆雪峯不道無長處既被玄沙識破直至如今雪不出

上堂舉雲門問僧今日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僧無語門代云三門頭合掌佛殿裡燒香師云歸宗即不然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且道是同是別

上堂舉智門寬問五祖戒暑往寒來則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戒云五鳳樓前聽玉漏寬云爭奈主山高案山低戒云須彌頂上擊金鐘師云戒禪師只解步步登高且不會從空放下若是歸宗則不然遠涉煙

塵則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云漢王有道成無道爭奈案山低主山高范蠡論功却不功

舉智門遊山回首座與衆出　行接座云和尚遊山巇嶮不易門拈拄杖云全得這箇力座乃進前奪却拋向一邊門放身便倒大衆遂進前扶起門拈拄杖一時趁散迴顧侍者云向你道全得這箇力師云智門雖然會起會倒不覺弄巧成拙

上堂舉智門祚因僧問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兎子懷胎師云大小智門却向言語中明體用黃龍即不然如何是般若體一堆屎如何是般若用一堆屎中蟲

示衆云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時如何黃檗勝禪師云猛虎當路坐　會元曰洲府委請黃檗長老師垂語云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師遂令去住黃檗　已上並出禪門拈頌集

上堂云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須依二空理當證法王身且道何名二空理人空法空內空外空凡空聖空一切法空二空之理總爲諸人說了也且道何名法王身四大五蘊行住坐臥開單展鉢僧堂佛殿廚庫三門無不是法王身若能於此薦得乾坤大地日月星辰穿過你諸人眼睛四大海水流入你諸人鼻孔方知釋迦彌勒授記但是虛名臨濟德山棒喝權爲假道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頭上是天脚下是地作麽生說箇一乘法良久云開單展鉢豈不是一乘法拈匙把筯豈不是一乘法遂拈拄杖云這箇是什麽若喚作一乘法眉鬚墮落以拄杖卓禪床下座

上堂云三祖曰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在諸佛而不增處凡夫而不減既不增不減爲什麽有證無上菩提爲什麽有墮在生死只爲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諸佛無心故證無上道凡夫有心故墮在生死所以教中道夢幻空花如水中月生死涅槃同空花相於此見得畢鉢嚴前休話曹溪路上好商量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然僧家居山好離欲寂靜是沙門法有經教可披可閱有知識可參可問所以有僧問雲居弘覺大師僧家畢竟如何覺云居山好僧禮拜起覺云你

作麼生會僧云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之不動覺乃打一棒云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覺乃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其僧禮拜起云僧家畢竟居山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覺云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師云且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不喪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以拂子擊禪床下座（已上並出永平廣錄）

春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且道落在什麼處自云滴破汝眼睛浸爛你鼻孔（出無示諶禪師語錄）

偈頌

答殷離方二首

夢幻年光過耳順茆庵草座頗相宜日高一鉢和羅飯禪道是非都不知

不知僧作不知解解在功成百鳥奔欲絕啣花箇中意江心明月嶺頭雲（已上出普燈錄）

三關頌自頌

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

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

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

同總頌

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已上並出五燈會元　頌古聯珠云廬山圓通旻古佛云昔見黃龍首座收南禪師親筆三關頌語無遺近見諸方傳錄不全又多訛舛故茲注出云云頌與會元所載全同　禪林類聚以此四頌爲旻古佛之作恐誤雲臥紀談載此偈事亦同會元聯珠之說也）

師住歸宗時遷化至虔上還白曰虔有信士劉君臨行送至郊外祝曰爲我求老師偈一首爲子孫世世福田明年師以偈寄之

虔上僧歸廬岳寺首言居士乞伽陀援毫示汝箇中意近日秋林落葉多（出林間錄）

師居黃檗積翠菴時豫章帥程公闢以詩招住翠巖師和之

白髮滿頭如雪山尪羸無力出人間翻思有負公侯

林間錄當處作自然

林間錄步步已下三句作步步皆契無生直得雲開日現此道方得縱橫

禪門拈頌上伸作舉下伸作收

舍日夕彷徨益厚顏

及程歸朝閱二年復除江西漕師以頌寄之

洪井分飛早二年林間仕路兩相懸近聞北闕明君詔又領江西漕使權列郡望風皆草偃故人高枕得安眠馬蹄未卜趨何日預把音書作信傳

答鄒長者五首

短序長書皆典雅五言七字更工夫若能言行長相顧萬古新昌君子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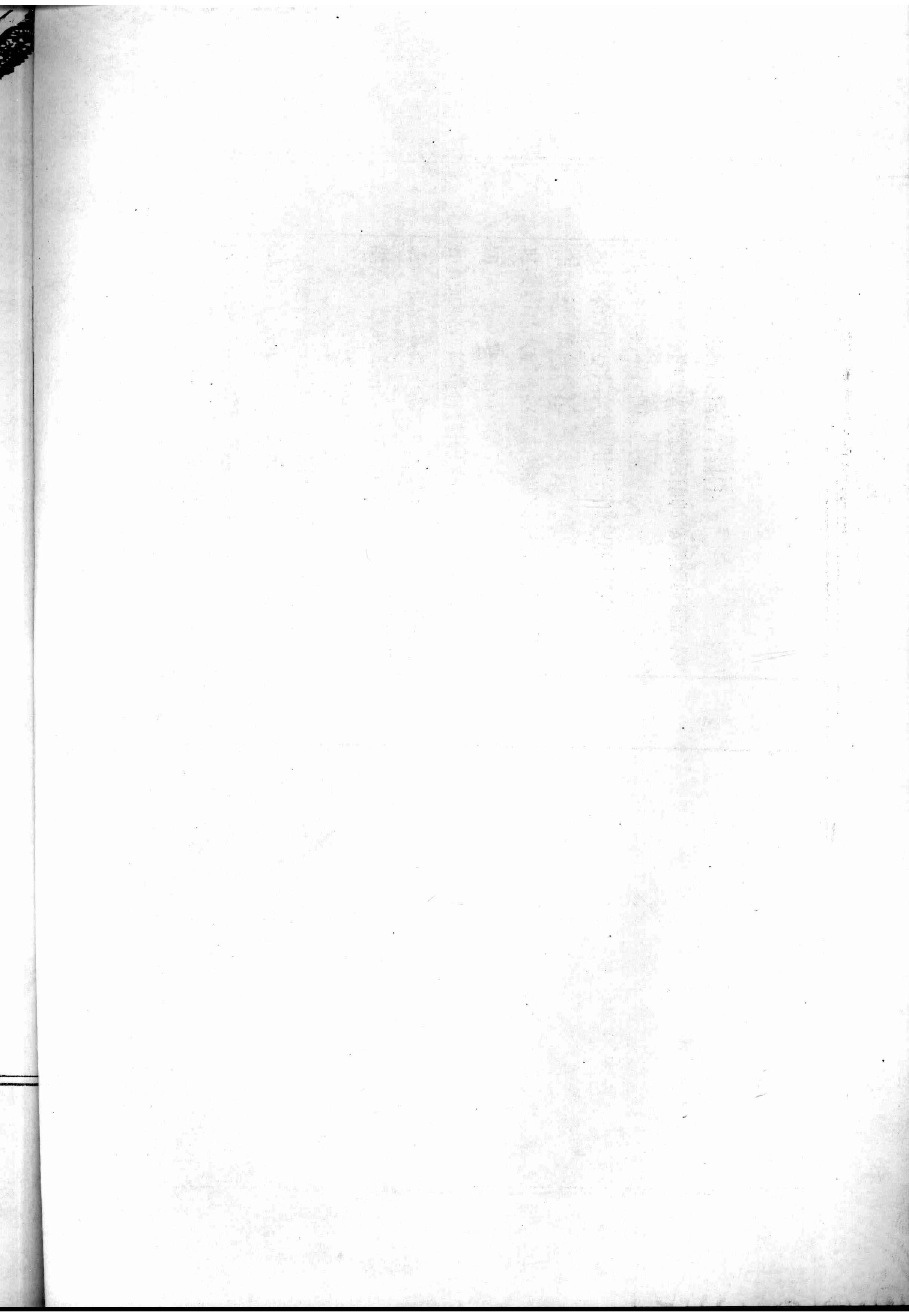
日往月來如擲梭年顏不覺暗消磨勸君早踐菩提路世諦嘍囉不用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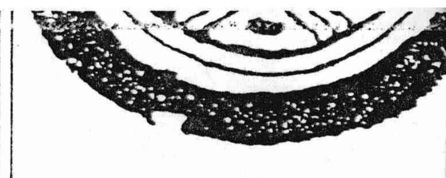
時人心地長蒿蕪受報因茲錯道塗舉世不論僧洎俗要須言行與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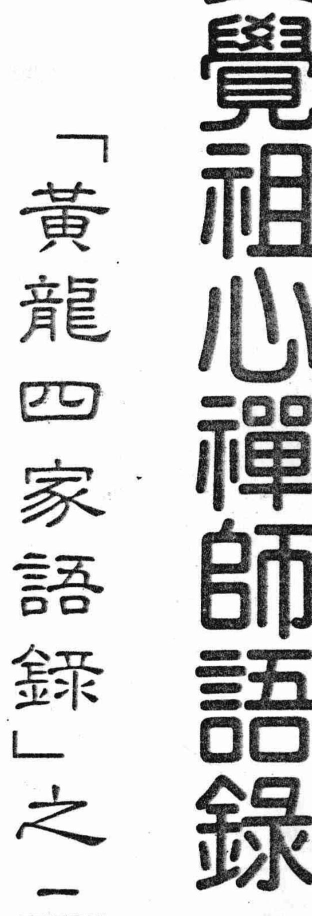
久聞齋素好持經欽羨蓮花火裏生浮世勞勞皆夢幻叮嚀只此是前程

僕者言歸不暫居聊成數偈答君書煙霞幸得爲鄰並從此相知德不孤 已上並出雲臥紀談

黃龍南禪師語錄續補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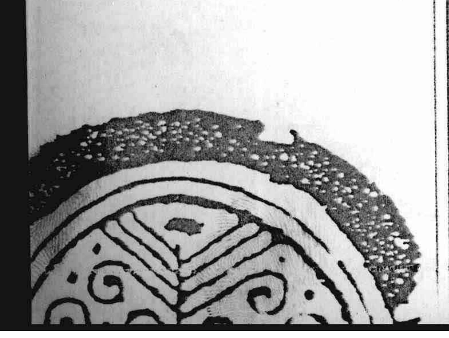




寶覺祖心禪師語錄

「黃龍四家語錄」之二

宋・晦堂祖心 撰
子和 錄
仲介 重編



黃龍晦堂心和尚語錄

西安徐　禧　序

熙寧二年洪州黃龍山南禪師宴寂郡以其徒心師
繼焉而陞座於縣之雲巖院余邀同學十數人焚香
側立以聽其所謂示衆者前此余知有師矣至是益
信異之遂定就學四年造焉舍于堂之西房者踰兩
月早暮就學一以其法六年余遊京師復道山中明
年得告將家款師於寒谿之下巖院由初比此親承
而聞者甚詳旋踵忘之莫能記也又明年余爲御史
其徒子和乃集錄其所嘗聞以屬余爲序余復之曰
和孰爲道而汝師妄言之孰爲言而汝曹妄聽之孰
爲言且聽者而邀余妄序之雖然汝師既常妄言之
矣汝曹又嘗妄聽之矣吾獨不可爲汝妄序之耶若
是而且以爲妄也則又何所往而不妄知乎何所往
而不爲妄則庶乎可以不妄矣

侍者　子和　錄

門人　仲介　重編

師上堂時在法座前大衆集定良久微笑曰便恁麼
休去已是欺謾還相委悉麼有則使好乘時如無且
莫錯向水中拈月遂陞座焚香奉爲
今上皇帝祝延聖壽龍圖永固鳳曆長新國界安寧
法輪常轉
師乃趺坐拈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達磨一宗埽地
而盡不喚作拂子平地生波瀾到者裏一似倚天長
劍誰敢當鋒擬議則喪身失命而今還有擊不碎底
漢試定當看　時有僧出衆禮拜師曰不知是不是
僧曰也不得放過師曰不信道　問道本無言因言
而顯道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
雲起時僧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却不惺惺僧
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曰深底事作麼生僧
便喝師曰好一喝僧曰洎合放過師曰似此衲僧却
堪持論　問如何是豫章境師曰龍沙浪闊鶴嶺峰
高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把虯龍杖閑尋叫月
猨僧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不
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僧曰與麼則道泰不傳天子
令時淸休唱太平歌師曰禮繁即亂　問未登此座

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僧曰登後如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僧曰與麼則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師曰閑言語

復曰大凡窮究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只如鉾鋩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聲欬爆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剋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爲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

月旦上堂月生一夜來寒白生虛室月生二桃花已泄靈雲意月生三普賢不動文殊參遂舉拂子曰盡入此三昧門見麼青山藏不得明月却相容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釋迦老子千門萬戶一時擊開靈利漢纔聞舉著撩起便行更若躕躇君往西秦我之東魯

上堂曰有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將向闍梨手裏拱手歸降或爲忿怒那吒敲骨打髓正當恁麼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如無少室峰前一場笑具

上堂擊禪牀一下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遍在諸人耳若是靡霄俊鶻便合乘時出塵困魚徒勞激浪

上堂曰達磨九年在少室宜賜三十鞭却來歎我此土兒孫老盧半夜出黃梅可笑不靈利道我三更傳衣受法黃龍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撥出一隻眼且要雪上加霜乃舉拂子曰還見祖師麼

上堂僧問王子未登九五時如何師曰入鄉順俗僧曰登後如何師曰四海五湖王化裏僧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著衣喫飯有甚難

復曰我若放一線道從企東問西答不放一線道爾又向甚處捫摸不如歸去來兮湘水濱

歲旦上堂故歲已去新歲續來一去一來未嘗間斷

是知大塊流動物物無常一刹那間乃新乃舊其爲新者則能爲明爲媚爲藥爲香或注或吹或騰或躍其爲舊者則能爲塵爲蠹爲鈍爲昏或厭或離或剪或伐如是生殺如是變通不可以形器觀不可以情僞取根之原之來亦不知其所來去亦不知其所去識之者直下便爲神用不知者新年又添一歲珍重

上堂去兮非去住兮非住生死涅槃本無忌諱或貴或賤自看買賣不離行市所以千波競起盡是文殊家風一片晴空無非普賢境界若離文字還同認賊爲子若卽文字又却認子爲賊恁麼告報還識慚愧也無

上堂不與萬法爲侶卽是無諍三昧便恁麼去時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眞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上堂祖師謂見身無實是佛見了心如幻是佛了好言語要急相應不離見聞覺知不卽見聞覺知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會麼臨起不能將得去一時交點遞春風

上堂我有眞金曾百煉巧拙皆由人造變世間名字假稱呼隨順缾盤與釵釧諸禪德森羅萬象不礙眼光因甚道見與不見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僧問言詮不到處請師垂示師曰雲盡日月正雪晴天地春僧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在甚處僧提起袈裟角師曰放過一著

復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遂擧拂子曰看錦鱗赬尾平生事莫把絲綸取次拋

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去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上堂僧問龍象盡臨於座側互爲賓主意如何師曰自家看取僧曰橫身當宇宙更有出頭人師曰何得鬧中而無眼僧曰不入虎穴爭見虎子師曰縱越禹門風波更險

復曰儞若一向言中取則譬如水母以蝦爲目忽若坐斷要關爾又作麼生湊泊乃擊禪牀一下曰過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麽道譬若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使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猶是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底手何不向蛇頭上揩痒透關者試辨看

上堂秋光淸淺時白露和煙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明明擧唱明明剖露三十年後莫辜負人好

上堂一不向二二不開翻思南嶽與天台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

上堂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僧曰莫辜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闍梨見處又作麽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　僧問裴相叩黃檗李翺登藥嶠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月色靜中見泉聲深處聞僧曰祥雲觸處通師曰有眼底辨取

復曰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則不生便捨外塵相諸禪德只如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法法現前作麽生說箇捨底道理還明得麽若將耳聽終難曉眼處聞聲方得知

入郡廻上堂去時春風高埽盡千山雪廻時春草深杜鵑啼更切奇哉處處總持門惆悵無因爲君說

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明眼漢讓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爾向甚處見祖師乃卓下拂子曰看

上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麽生說箇應底道理遂擧拂子曰見麽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黃龍拂子頭上擬欲賣與諸人不作貴不作賤作麽生商量無人過價打與三百

先師忌日上堂去年三月十有七一夜春風撼寺宇三足麒麟入海心空餘片月波中出眞不掩僞曲不藏直誰人爲和雪中吟萬古知音是今日

上堂擧教中道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師曰三世諸佛是幻一大藏教是幻達磨西來是幻天下老和尙乃至盡乾坤大地日月星辰無不是幻作麽生是妙心良久曰鴛鴦繡出從教看莫把

金針度與人

上堂礙處非墻壁通處勿虛空若能如是會心色本來同拂子是色那箇是心靈利漢纔聞學著隔墻見角早知是牛更若擬議思量白雲千里萬里

上堂只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諸人者莫謾求菩提菩提不可見莫謾除煩惱煩惱無背面朕兆未生時本來無改變若言會與不會盡是三首二頭更問如何若何苦哉佛陀

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在佛法委付黃龍放行即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把住即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者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横乃舉拂子曰看大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山僧

上堂若論此事老胡本不渡江二祖不曾得髓及至黃梅半夜一人傳虛萬人傳實若據老盧見解只是舂米漢至今走徧天下人殊不知者一片田地分付來亦多時也自是諸人不肯紹繼致使荊棘漸長禾黍不生颺走東西日求升合何如便向者裏直下識取本來契券教伊四至界畔一一分明免見異時別生詞訟只如今還識也未爾若識得一任恣意耕鋤若也未知且受人天供養

上堂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朦底那能善回互手攀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上堂一漚未發古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舉棹正當恁麼時水脉如何辨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落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漫漫黑

上堂舉教中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師曰作麼生是諸人覷底眼具得者

箇眼便見山河大地與諸人自己無壞無雜諸人自
己與山河大地無壞無雜其中更無微塵許聖人法
爲解爲礙亦無微塵許凡夫法爲解無礙還信得及
麼若信得及無明業識翻爲無盡三昧若信不及無
盡三昧却作無明業識
上堂風卷殘雲宇宙寬碧天如水月如環祖師心印
分明在對此還君子細看
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
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
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
者贏得一場怪誕
上堂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山河
大地甚處得來爾若道得隔身句無情說法豈是分
外
上堂若謂一切法不是瞎却時人眼若謂一切法不
非平地生荊棘或云一切法即是佛法瞞瞞頇頇非
爲正觀從上諸聖吐不出底句至今未曾有人道著
爾若道得許爾是箇了事人忽若總道不得我也知
爾親三十年後雨散雲收管取乾坤獨露
上堂僧問草偃風行即不問法身向上事如何師曰
烏啼無下淚花笑不聞聲僧曰一句迥超千古外師
曰須是眼中聞僧曰文殊不坐金臺殿自有逍遙九
萬程師曰言多去道轉遠僧禮拜
復曰鑪韛之所頑鐵轉多良醫之門病人越甚不如
休去歇去好況是壺中景象盡在目前暫借回光一
時威現
上堂若人欲識眞空理身內眞如還徧外情與無情
共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遂舉拂子曰拂子呑却乾
坤了也森羅萬象甚處得來爾若明得二體不往西
天達磨不來東土更若不會如今歸堂底復是阿誰
上堂人生天地之間性有善惡之混善惡既混則生
分別分別既生則有憎愛既有憎愛則有取捨既有
取捨則有去來既有去來便有生死斯皆蓋是人之
常情予則謂之不然法無善惡本無去來若無善惡
去來則無生死既無生死何善惡可混何去來可拘
若能如是可謂終日善而未嘗善終日惡而未嘗惡

終日來而未嘗來終日去而未嘗去還有人明得者箇道理麼若也明得便能取之左右逢其原若也不明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上堂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得沈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脈看有麼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

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雲門大師道行住坐臥是靈覺喚什麼作數句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予則不然若也放去靈源湛水任棹孤舟若也收來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還會麼雲歸華嶽千詩白水到瀟湘一片淸

上堂映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會觀何得自輕而退屈乃舉拂子曰者箇且作麼生觀見聞但見聞見聞即不得

上堂諸空作響誰是知音擊物無聲徒勞側耳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起滅不相知箇中無背面象王行處狐兔絕蹤水月現時風雲自異到者裏乾坤收不得宇宙不知名千聖立下風誰敢當頭道諸仁者總是從前活計所作施為會與不會一時埽却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

歲旦上堂時光迅速遷遷交馳吐故納新新還復故虛幻人事寔足可觀或醉或醒或歌或哭譬如野馬熠熠奔逸塵埃又如涸轍之魚殆將不久且道不落風彩一句作麼生道若言其有瞻之無形若謂是無呼之有聲此物不知是何物可憐天下競頭爭

上堂若論此事是著即差非著即錯不是不非如蟻循環如蠶作繭到者裏如大火聚覰著即燎却面門不如獨者自獨淸者自淸明者自明暗者自暗頭頭盡是吾家物何必臨岐更問津

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陀巖畔淸風起鵶鳴雀噪直入耳根草樹塵毛形影相弔聲中無有色色裏亦無聲聲色若交參處處無前後鳥窠吹布毛者裏便有人省去遂舉拂子曰且道相去多少三十年後悟去莫道壓良為賤

上堂宿雨初霽凉飈漸生一氣無私作而無作可謂

田中稻熟園裏菜靑壽野老家風乃太平基業五湖
上士高枕無憂不用追求現成活計若向言中定旨
句裏明機淸風月下守株人玄兎漸遙春草綠以拂
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承古有言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
但識琴中趣不勞絃上聲僧曰如何是末師曰靑山
不礙白雲飛僧曰本末已蒙師指示畢竟宗乘事若
何師曰夜深方見針把人
復曰鏡象或謂有攬之不盈手鏡象或謂無分明如
儼圖所以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麽得還會麽
不作維摩詰又似傅大士
上堂方經殘臘早見仲春日月奔馳榮衰互換人生
只此休更紛紜我觀前際已去不可追後際未來不
可問今節無住何處捫摸諸人者如何以無價之寶
喪在陰入之坑殊不知靑雲道路只在目前更若馳
求轉增迷悶且道路頭在甚處乃擧拂子曰在者裏
靈利漢一見便請丹霄獨步
上堂三日不相見不得作舊時看若作舊時看山河
大地欺爾去作麽生得不欺爾去有利無利不離行
市懷州牛喫禾廬陵米却貴長歌一曲歸去來滿眼
淸風動天地
上堂虎豹之紋不得不炳於犬羊金玉之光不得不
炷於瓦石明悟之士不得不警於羣迷三者既備然
後必滔天可以爲滄海必崔嵬可以爲山嶽秀師上
人明悟之士卓識之姿久蘊鋒鋩不沽時譽幸願無
以韜其光無以藏諸用破塵出經卷始是解絛人直
敎靈苗異草葉葉騰芳鸞鳳麒麟聲聲相應若能如
是可謂吾道重光後昆有望（此會擧秀首座立僧）
聖節上堂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而治
天下天下既治則率土咸歸率土既歸則萬邦入貢
萬邦既貢則民不爲爭民既不爭則亦不爲盜既不
盜不爭自然風雨調和風雨既和乃天下大定天下
既定則太平一曲君須唱莫向聞中認不聞
上堂十五日已前所作諸事如一夕之夢翺翔百年
十五日已後諸事未萌漸次作夢正當今日十五恰
是夢中說夢還有原夢底漢麽出來試辨吉凶看頁

久日塵中辨主未足爲難不識文墨萬中無一

上堂鼓聲斷處且許從容更若焚香早成朕兆然雖如是亦勞上座覷來一轉

上堂離離春草分明漏泄天機歷歷杜鵑盡是普門境界不如休征罷戰好況是風調雨順海晏河淸故却戈矛歸家穩坐珍重

上堂我有一句把手分付瞬目揚眉西天此土

上堂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黃龍又爭敢貶良爲賤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微塵諸佛瓦解氷消諸人擬向甚處見祖師各請歸堂

上堂鐘聲斷處鼓聲相續鼓聲斷處法法圓成更若擧論菩提涅槃眞如解脫盡是非時之說但得雲霞消散孤月自明砂礫若除眞金自現

上堂人人盡握靈蛇之珠家家盡抱荊山之璞經行宴坐擧措施爲一段光明未嘗間隔珍重

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礙在胷中物旣在胷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旣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麽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上堂道本無體因道而得名名本無名因名而立號乃擧拂子曰不得喚作拂子喚作什麽黃龍今日却被諸人勘破

上堂不用愛聖聖是空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但得聖凡情盡自然體露眞常還信得及麽若信得及去不妨向參學之中有少分相應若信不及也許爾是箇丈夫漢

上堂林身之下諸事牢落蒙諸上人不以形跡所見千里而來久故相聚所患時中別無延待唯有一枝拂子聊表慇懃不論高低亦非貴賤有時變生爲熟有時變熟爲生或則澹泊空疎不然百味具足但能一飽頓忘百飢免見借貧他財喫他非時茶飯知我者謂我揚鞭弔影不知我者贏得一場酸澀

上堂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師曰祖師門戶已是擘開繡出鴛鴦任爾諸人觀看且道金針落在甚處復曰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會麽南山輕薄一聲

雷從頭喚起昆蟲蘇

上堂誰人無心誰心無佛佛常在人人常逐物只如今見有色聞有聲是物不是物若不是物見色之時不可不喚作色聞聲之時不可不喚作聲若也是物又作麼生說箇逐底道理未明心地印難過趙州關

上堂圓影交籠又臨初夏花開花落物是人非昨日照紅顏今朝照白髮白髮與紅顏相去咫尺間還知有不涉寒暑者也無

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砂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漢麼出來辨別看乃擧拂子曰且道是金是砂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上堂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大包天地細入無間古人爲是發揚宗旨爲是馳騁功勳諸人試辨白看

上堂若論此事不是獨孤標亦非無伴侶不識又喃須識之還券國不知是甚物得恁難辨若非金色頭陀有理亦無雪處

上堂風蕭蕭兮木葉飛鴻雁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吹合余拍手空遲疑復曰此一曲不是金石絲竹亦非匏土革木聞而不聞覩而莫覩未審是甚曲調看取風雲會合時五湖必有知音者

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眞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若示現酒肆婬坊我則孤峯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爲人眼

上堂新雷已發杜宇未啼嶺雲擁擔岸草萋萋金烏出海玉兎沈西或聞或見誰悟誰迷盧老不知何處去空傳衣鉢在曹溪

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還有轉身處也無若能轉得目前無閑塵塵上無老僧若也轉不得莫將閑學解埋沒盧師心珍重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只如雲霞消散後體在什麼

處長久曰雪寒歸堂向火

上堂一切智通無障礙山河石壁穿過人不知不是神通妙用亦非他術自是汝諸人尋常用底因甚却道會與不會只爲情存勝負不脫見聞見聞曾起如水裏月二彼相因便成異法如今欲要易會應是從前活業盡底與爾滌除直待千眼頓開恁時始與諸人相見

上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還見法堂麼若見則心外有法若不見則眼損別作麼生會長久曰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上堂僧問大海有珠求不得黃龍頷下乞師分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僧曰莫即者箇爲當別有師曰一言不中千言不用僧曰茫茫宇宙人無數獨有胡僧笑點頭師曰龍峯絕頂也須親到始得

復曰佛法至論非辨口利詞之所爲非神通修證之所得直饒盡乾坤大地都作一問來只贏得一場戲論去道轉遠祖師西來只要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乃至三乘十二分教如將黃葉作金錢權止小兒啼哭大道本來空寂不用安排圓滿十虛寧有方所而今不了只爲目前鑒覺明昧兩岐如是聽不出聲見不超色如斯過患實可憐生殊不覺知認賊爲子是故參玄高士到者裏直須自看從上來事合作麼生畢竟將何敵他生死勿以妄想分別之心衷私裁斷以當平生將爲究竟他時異日臨命終時心識忙亂無本可據悔將何及何如便向者裏立地搆去不用絲毫氣力一彈指間便能超越毗盧華藏妙莊嚴海乃至舉足下足盡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豈不慶快平生爲大丈夫之志況此門中盡是諸人本有之事不因修證不從人得快須薦取脫却根塵盡未來際一得永得更無退失若能如是可謂圓頂方袍續佛壽命若不然者無有是處

長沙安撫謝通議請就北禪陞座

師上堂拈香罷遂趺坐　僧問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今日如何爲人師曰雲從龍風從虎僧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處長威獰師曰須信壺

中日月長僧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師曰逢人不得錯擧　僧問從上諸聖爲什麽不到者裏師曰者裏是什麽所在僧曰恁麽則卷起簾來見天下師曰天下事作麽生僧無語師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僧問昔日李翺登藥嶠雲在青天水在缾今日通議臨寶座乞師一句定宗乘師曰潭上無風浪自平僧曰還有承當處也無師曰儞作麽生承當僧曰金烏迴出青霄外玉兔輝時四海清師曰不如退後看僧曰大衆證明學人禮謝

師曰祖師之道非形器可觀非識情可測一問一答皆是法之供養實際理中未爲究竟至於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旣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旣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眞性旣因文字而顯其性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眞是妄是生是死旣能了知眞妄生死返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爲不如實知眞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爲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卽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兎角幷無所歸旣無所歸便成流浪旣成流浪則念念遷謝新新不停如火成灰漸漸消殞殞士不息決定此身終從變滅是故死此生彼死彼生此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隨業受報六道四生改頭換面有形無形四足兩足多足無足如是受生如是受報如汲井輪互爲高下諸仁者當此之時合作麽生支準旣爲大丈夫須知有大丈夫事旣知有大丈夫事當何曉會還有會處麽若無會處黃龍今日不免生風起浪鼓棹揚帆乃擧拂子曰看唯有堅密身一切塵中現還見得麽拂子是麗堅密身在什麽處若向者裏見得微塵諸佛百千三昧彈指之間一時明了便能入水不溺入火不燒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乃至天堂地獄虎穴魔宮月下風前婬坊酒肆盡是諸人安身立命若能如是可謂大丈夫事善能出生入死得大自在若轉未得鶴脛自長鳧脛自短

室中垂問代答

師有時問僧鯨波浩渺魚龍爭威作麼生揚帆擧棹僧無對代曰某甲只管看又代曰入水見長人

或問學一明三知音不來三十年後別換條章代曰莫教屈著

一日問僧麒麟不是瑞鸑鷟不爲靈四海晏淸誰人入貢代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又問僧把定乾坤眼滿口道不得辨宮商底是什麼人代曰不惜身命者

或時問塵中不染丈大兒猶是負入不負出如何得不傷物義去代曰平出

一日問僧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爾道甚物得恁麼難辨爾若辨得禍不入愼家之門若辨不得黃龍今日死中得活代曰是甚閑又代曰若要即道

有時問不得春風花不開爾還識得也未代曰知又代曰種禾應不生豆苗

或時問塵無自性攬眞成立作麼生是成立底事乃擧拂子曰微塵諸佛百千三昧盡在者裏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代曰負命者上鉤又代曰過

問僧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灌溪老出氣不得何不向火焰裏相見代曰笑我者多

有時問過明即翳不恁麼時精粗難分須知有驚人底句代曰三日後看

或時問瑞雪應豐年金颷變衰草於佛法中作麼生辨得失代曰愁人知夜長　又問一擧兩當不用盡還有不甘底出來道看代曰合到某甲

有時問一擧不再說家富小兒嬌向摘楊花處通箇消息來代曰不因一事難長一智

或時問謀臣如雨猛將如雲畫戟門前若爲擧令代曰符印在手　又問張羅設幔水泄不通爾道飛禽走獸落在甚處代曰也知出身早

問一葉落天下秋覷破衲僧眼佛殿入燈籠是第幾機代曰力得不如逢時

一日問僧內覰不已見返聽莫我聞合作麼生辨代曰一回舉著一回新　又問橫該一句則從爾道爲什麼春行秋令僧提起坐具曰爭奈者箇何師曰此

擬張麟免亦不過代曰具眼
有時問擾塵見佛也不分外更若揮劒十字街頭寧無一箇半箇代曰有頭無尾得人憎
或問紐半破三挂向壁上我共儞平展致取一問來代曰何必　又問大智非名眞空絶跡若教明破恐不是好人代曰不可相辜負去也
有時問佛法不用學觸目生淸風常徒之見作麼生舉代曰爭怪得某甲又代曰龍頭蛇尾
或問若在繩墨裏卽縛殺儞若在繩墨外仰走殺儞不離者裏試辨白看代曰便請　又問雲月宛然同谿出還有異拈却當陽底向甚處定奪代曰一箭落雙鵰
有時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山河大地甚處得來代曰一箇早多又代曰爭諱得
問僧南來北往且從儞拄杖頭上爲甚麼倒玄沙老子代曰拂袖便出
或問風不來樹不動奔流度刃底眼略請相見代曰念某甲年老

有時問四大海水在儞頭上須彌山在儞脚底窮鱗羽族甚處藏身代曰爭塞得人口
問僧運籌帷幄要定封疆列土分茅若爲區別代曰百草頭上
或問薰蕕同器水乳共壺向垂手中作麼生辨代曰善財拄杖子
有時問海裏使風山上騎船古人爲什麼跳不出代曰難作大人相
或問眼光爍處頭頭漏泄拈却淨缾眼在什麼處代曰佛法身心何在　又曰臨崖不損人蓋是本分雪峯道底留在別時代曰某甲不曾錯怪人
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道了不要還我第一籌來代曰也是　復問儞道也是又作麼生代曰子不諱父德
或問口只堪喫飯明眼衲僧不知氣息代曰不敢分外
有時問識機宜辨星斗過在什麼處代曰洎作過中會　又問悔不愼當初也是賊過後張弓代曰略無

些子

或問學黃便知有什麼人委悉代曰傍觀者

問僧門裏出身過在時人身裏出門時人勿過何似生代曰難爲笑怪又代曰鬧

或問荊棘不生爲什麼難長棟梁材代曰以己方人

復問不要分外子細點檢代曰仁義道中

有時見僧入來恰値黃龍長老不在僧曰抱贓叫屈師曰了僧擬議師以拂子打出

或問明暗不分我也知爾親不溺一句作麼生代曰前來猶自可　又問遇賊則賞什麼物恁麼來代曰須到如此又代曰噫

一日見僧曰我今日口挂在壁上僧曰作賊人心虛師打一拂子僧曰謝和尚重重相爲師曰得便宜是落便宜

室中擧古

擧世尊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葉　師曰直下穿過髑髏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悚人向甚處見釋迦老子

擧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僧曰雨滴聲清曰衆生顚倒迷己逐物僧曰和尚作麼生清曰泊不迷己僧曰泊不迷己意旨如何清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師曰說難說易轉見迷己要不迷己如今擬喚作什麼聲

擧僧問德山會鑑話月靈山指月即不問如何是月山曰昨夜三更轉向西僧無語　師曰更靈利但向伊道眞善知識待者老底知存知亡其惟聖人乎

擧大慈示衆曰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禮拜大慈便歸方丈　師曰可惜放過當時若見伊纔出來劈脊便打待他得知行棒來處免見千古之下遭人檢點黃龍今日也識病會答話忽若有箇漢出來掀倒繩牀者裏合作麼生支遣請上座試代一轉語

擧僧問南院從上諸聖向甚處去院曰不上天堂即入地獄僧曰和尚作麼生院曰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令合是爾行

又打一拂子　師曰然則白珪之玷猶尚可磨病在膏肓亦宜救療者僧今旣在手爲什麼不行過在甚處

擧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曰打中間底僧禮拜化曰山僧昨日去赴一箇村齋迴來中路被一陣狂風暴雨却去古廟裏避得過　師問僧爾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我有一頌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裏啼鶯閑庭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

擧陸亘大夫與南泉話次擧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怪泉指庭前花向大夫曰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師問僧南泉恁麼道如何見得萬物與我一體僧擧起坐具師曰擧則易見還難彌盧頂上天風寒巍巍直下蒼龍窟誰敢覷著

擧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門曰普　師曰更道箇瞎且圖兩得相見

擧疎山問僧曾到雪峰否僧曰曾到山曰我已前到彼是事不足如今作麼生僧曰如今足也山曰粥足飯足僧無對雲門代曰粥足飯足　師曰是則是要且無佛法道理僧問如何無佛法道理師却問僧是爾尋常將什麼喫粥喫飯僧曰將口喫師喝曰露柱爲什麼却飽你若嚼破一粒米山河大地欺你去

擧雲門大師拈拄杖示衆曰拄杖子化爲龍呑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師曰明眼宗師至今猶在忽若有箇漢出來道者箇是拄杖子山河大地有甚過也許伊具一隻眼

擧德山一日訪龍潭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雪竇曰將錯就錯　師曰雪竇與麼道不知德山將錯就錯不知龍潭將錯就錯識休咎底衲僧必知去處未過關者亦宜辨白還相委悉麼縱饒栽種得不是棟梁材

擧教中道是故汝今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師曰盡乾坤大地皆是上座眼睛更無纖毫隔礙只如今見但見聞但聞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動著爾若動著我卽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擧先聖道生死與菩提二定眞有法於此若生疑聾瞽無慧眼又道生死與菩提二定非有法於此若生疑聾瞽無慧眼　師曰爲復一般爲是相違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擧雲門大師一日問僧從甚處來僧曰江西來門曰踏破多少草鞋其僧不對　師曰雲門大師巳是張虎豹之紋又不覺落在者僧陷穽而今還有扶起雲門底漢道取一轉語却與黃龍相見敢問此語作麼生道

擧寒山道我聞釋迦佛不知在何方思量得去處不離我道場　師曰是什麼思量釋迦老子在甚處試定當看

擧同光帝一日與興化坐次帝問寡人收得中原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曰試借陛下寶看帝乃舒開幞頭脚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師曰興化雖則一期見機而作爭奈埋沒他一朝天子當時若作興化但向伊道蚌蛤之珍收得也無用處教他向後別有生涯免見傍觀者哂而今忽若有人問上座又作麼生酬價

擧僧問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卽不要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總不要　師曰如珠在淵本自無纇如玉在石本自無瑕識者荊棘但爲棟梁不識者醍醐翻成毒藥

擧仰山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廬山山曰曾到五老峯麼僧曰不曾到山曰闍梨不曾遊山雲門曰此是古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譚　師曰雲門仰山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殊不知被者僧一時領過黃龍今日更作死馬醫乃拈拂子度與僧僧擬議師便打

擧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曰喫粥了也未僧曰喫粥了也州曰洗鉢去其僧忽然有悟雲門曰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指示向他道什麼若道無指示何得悟去翠巖曰雲門大師不識好惡恁麼說話大似與蛇畫足黃門栽鬚翠巖卽不然者僧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師曰雲門翠巖雖則能善鋤強輔弱捨富從貧要且不能安家立國乃問僧只

如上座朝來亦喫粥亦洗鉢卽今是迷是悟其僧禮拜起師喚近前僧近前我有一柄拂子與你歸去

擧雲門因普請次道我今日困有解問話者早置一問來爾若不問向後莫道老僧謾爾　師問僧爾道當時合置得什麼問免得雲門謾去僧擬問師以拂子劈口拂

擧鹽官示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槌什麼人打得衆無對南泉聞得我當時若見向道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法眼曰南泉何消道者破鼓但道王老師不打自然是箇破鼓　師曰南泉法眼只知一向明前其奈不能顧後且如鹽官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槌什麼處是破處還撿點得麼直饒點撿得箇破處分明我更問爾索鼓在

擧雲門一日從方丈出有僧過拄杖與雲門門接得却過與僧僧無對雲門曰我今日著便僧問和尙爲什麼著便雲門曰我拾得口喫飯　師曰請上座向此僧無對處代取一轉語爾道合下得什麼語僧曰閑時物急時用師曰我今日亦著便僧曰和尙爲什麼亦著便師曰喜得闍梨答話

擧丹霞道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雲門曰拄杖子不可不靈喚什麼作百骸　師曰總是自救不了漢喚作一物尙自不中更說什麼鎭長靈僧曰和尙亦不得埋沒古人師曰闍梨見處又作麼生僧提起坐具者箇不可不靈師曰有得有失

擧雲門有時曰盡大地是藥藥是自己　師却問僧既是盡大地是藥爲什麼却是自己僧曰喚什麼作自己與藥師曰爭奈案山低主山高僧擬議師曰將知是箇學語之流

擧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却貴得天下太平　師問僧爾道世尊有過無過僧曰有過師曰過在什麼處僧曰過在唯我獨尊師曰早知上座恁麼道我也不問

擧雲門因僧問光明寂照遍河沙雲門曰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曰是雲門曰話墮也　師問僧爾見什麼處是話墮處僧曰和尙話墮也師曰爾十二時中

向什麽處安身立命僧無對師曰却來者裏讓我以拂子打出

擧長慶與保福商量教中道如來唯一說無二說保福問作麽生是如來說長慶曰聾人爭得聞福曰情知老兄向第二頭裏接人慶却問福作麽生是如來說福曰齋後未喫茶　師問僧只如長慶道聾人爭得聞如何却落第二頭僧曰聾人爭得聞師曰無繩自縛漢我更問爾如來唯一說作麽生見得一底道理僧瞪目而視師曰此來問一爾却答二

擧雲門有時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　師問僧今時所見多有此色總活埋在者裏是爾如何道得過却荊棘林僧提起坐具我者箇是八尺布作師曰不信道

擧夾山曰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裡識取天子　師拈起拂子看拂子變成夾山老子出來見麽僧曰謝和尙指示師曰見爾不顧如今却入露柱中去也

擧寒山道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諵諵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僧問作麽生是來時道師指香爐曰看寒山來也見麽僧曰好箇香爐師曰慚愧　師又問是爾適來從什麽處來僧曰寮中來師曰從寮中來底如今是記得是忘却僧曰只是自己更說什麽記忘師曰將謂失却元來却在

擧羅漢和尙一日同保福長慶三人入州見牡丹花障子保福道好一朶花長慶曰莫眼花羅漢曰可惜一朶花　師曰據此三人所見一人可謂超佛越祖一人自利亦能利他一人不唯謾人兼亦自謾爾道自謾底一人是誰僧曰莫眼花師曰此去但向更深夜靜迥絕無人處更共伊商量看

擧南泉一日見鄧隱峯來遂指淨缾曰淨缾是境缾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隱峯遂將缾向南泉面前瀉南泉即休後有人擧似歸宗歸宗道鄧隱峰也只是亂瀉　師曰信知道急行不至緩行太過南泉亦好箇話端要且不能圓就旣是能吹必須能拍若不能拍吹者徒勞甚處是隱峯亂瀉處具參學眼試點撿看

舉雲門大師見僧來遂問來作什麼僧曰來請益門曰儞有什麼疑僧曰某甲曾問和尙一轉語來不知是一宿覺般柴般柴一宿覺雲門打鼓樓三下曰會麼僧曰一切臨時雲門宣起拳曰我共爾相撲一交得麼其僧無對　師曰殺在不疑之地信有之雲門大師氣宇如王向平地上陷却至今起不得如今若要扶起雲門請上座代者僧一轉語却與雲門相見合代得什麼語

舉祖師偈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　者裏打草也要蛇驚遂拈起拂子曰還見祖師麼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乃問僧是儞尋常將什麼著衣喫飯僧擬祇對師喝出

舉梁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　師問僧分明有箇達磨面前作麼生說箇不識底道理僧曰不識師拈起拂子曰達磨在者裏

舉三平頌只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師曰若分去主即是主賓即是賓若不分去主即是賓賓即是主敢問箇中事作麼生了箭穿紅日影須是射鵰人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頌三十年來尋劍客幾迴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却問僧儞道靈雲當初見時是桃花不是桃花若是桃花天下人見是桃花總皆悟道若不是桃花爭奈現有桃花擬向甚處著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僧罔措師曰者無繩自縛漢

舉彌勒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俱不識　師曰說什麼俱不識乃拈起拂子元來却在者裏靈利漢一見撩起便行

舉崇壽一日問僧儞還見燈籠麼僧曰見壽曰兩箇　師曰據此一問分明見是燈籠爲甚却成兩箇爲是有見見成兩箇爲是無見見成兩箇還尋得出麼直饒尋得分明無纖毫過患三十年後別有一竅勘過了打

舉白雲和尙一日因僧在京迴乃問爾在京中擧頭見海水渺漫到者裏千山萬山爾道日頭在甚處出

僧無語　師曰然則夜光之璧鑒者須是其人明月之珠不識翻令按劍白雲既能切瑳者僧又不能琢磨他既無語請上座代一轉語看僧曰在東畔出師曰不唯謝他白雲黃龍亦遭連累

擧乾峯上堂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大師出衆曰昨日有一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乾峯曰明日不要普請便下座　師問僧爾道從天台來者是什麼人僧曰不會師曰是爾祖翁爲什麼不識僧曰望和尚指示師有一頌乾峯擧一不擧二雲門擡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馨香滿天地

擧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肅宗勅令忠國師試驗三藏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三藏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三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三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遮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師却問僧汝既稱曹溪門下客必知有此事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僧罔措師曰全無主宰僧曰三藏第三度爲什麼不見國師師曰汝今一尙不見何更問三若見其一即三可明僧曰此事莫要進修方可得見師曰汝言進修如何進修試說看縱饒修得終成敗壞修與不修轉無交涉僧曰若不修得如今天下有善知識必知此事師曰汝今問我亦無憑據汝但此去遍參只消致問和尚已是眞善知識必具他心慧眼且道學人即今在什麼處看他見與不見如何發遣便知到與不到讓人自護一時親見豈在別人言說

偈頌

晚參

日入酉箭急光陰能幾久聚頭權立片時間不覺垂楊生左肘前程誰是未歸人百年家業何因循

客問西來意聊以爲答

東吳幾度爲閑客南越曾經作主人可笑年來今老大得同塵處且同塵

讀大藏經

一毫穿衆穴衆穴一毫收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讀傳燈錄

九十芳春日游蜂競採花香歸蜜房盡殘葉落誰家

讀信心銘

縱饒窮到底還是涉風波自古貧堪笑一身猶恨多

早秋示衆

火雲欲卷空圭月漸成魄窮子歸未歸相將頭盡白
石中有玉人不知良匠不來徒爾爲幾度欲言言不
改龍隨雲雨去難追

自豫章還隱無畏院偶書

舉世競趨人事老忙中平得日高眠從容一覺華胥
夢瞬息翱翔數百年

因雪示衆

長空雪彩正霏霏爲瑞爲祥莫厭伊爲報途中未歸
客普賢門戶啓多時

送僧遊南嶽

有客臘裝來別我又携瓶錫入湘雲融峯最好音聲

鳥半夜多應獨自聞

送胡居士

池上春殘碧草深獨攜藜杖出雲岑梧桐葉畔三更
月識取風前一片心

寒月喜丐士迴山

垢衣權挂入塵埃順逆門高不易闢善應已周千里
外滿身風雪喜歸來

逢劉居士

去年別我龍沙岸今日逢君楚水濱相別相逢兩無
語落花啼鳥又殘春

寄楊處士

三峽橋邊話別時抱琴歸去玉峯西茫茫六合知音
少一曲誰聽鳥夢啼

水月

水裏分明天上月應緣隨處不相妨可憐不見華亭
客冷照夜濤空渺茫

閑齋即事

庭產芝蘭皆顯瑞地饒苔蘚盡成錢自緣一榻無塵

障蔽得長伸兩脚眠

與祥師話別

閑佩眈廬下翠巒臨岐無語少盤桓唯餘天上一輪月萬水千山還共看

晚春道中

江邊草色和煙碧嶺上雲容帶雲飛杜宇却能諳實相聲聲勸道不如歸

西菴有感二首

溶溶菴畔雲舒卷朝復暮有時致雨來欻儵從龍去試問菴中人那箇堪爲據

泠泠菴畔泉泠澹無滋味能開鬱結心能止天下沸誰知涓滴流會有朝宗意

送陳濟叔居士

春風習習春日遲遲河梁有客獨自西歸有書無字有劍藏輝不吞鉤餌混入塵機有問即默擬是還非行行又指灊山去只恐人中識者稀

先師圓寂日

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人若不來亦不去白雲流水空徘徊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

懷寄楊主簿交丞

寥寥風月幾昇沈孤坐誰人話此心試把少林無孔笛閑吹一曲訪知音

感舊

樓閣門前纔斂念不須彈指早開扃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依前春草青

月下偶作

今人看此月古人看此月不知今古人誰解觀時節時節觀來古到今古今相感幾人心常愛南泉老識機宜故鄉忽憶便歸去看他已是出山遲

經南塔

昔年曾悟芭蕉旨今日空餘薝蔔馨隻履去時人不見異花靈草護青青

答問當生不生

客從遠方來示我眞眞璧曾無雕琢痕豈藉陶鎔力

寥寥天地間只恐無人識何當誘取窮子歸令渠暗室生光輝

答瞞節推彥遠見求語錄

少林壁面時已是成多口洛陽人未來拾坐渾成久無玆更把爲君彈彈出希聲君自看不是熏風與流水却隨流水落人間

聞僧示寂

來時寂寂去無蹤來去還同一夢中賴有一株庭際柏寥寥千古笑春風

晩春將出郡城留別二三道友

長亭煙柳正搖春杜宇聲聲送曉昏花落可堪傷謝客草芳何獨怨王孫忘筌話道時雖狎入俗投機事懶言幸有靑山是歸計褐裾休把曳侯門

和明長老游灌谿

灌谿谿水碧沈沈到者誰人測淺深流古遞今猶劈箭（昔灌溪和尙僧問久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師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如何是灌溪劈箭急）逗山穿石若鳴琴當頭有路寧容足四面無門豈定心往事欲尋尋不得黃花翠竹謾垂陰

和聞宣首座山居感懷

時淸何苦晦巖阿人事還同夜織梭千古功名閑戲論百年浮世暫經過深沈器宇終難掩會合天機已絕吪堪笑茫茫馳逐者白珪無玷豈容磨

怡亭寓目

萬物何芸芸鷗鷺自有志若謂各全功芻狗翻爲累大冶鑪鍾曾未分馳情謾迷道遙意

新徙葵花

孤根尙淺發年遲澹泊春光一兩枝不改寸心長向日淸香還在上林時

夏尉西亭看牡丹

列照西亭八九株暖風和雨不相辜莫將容易笙歌散色在空中見得無

送黃叔遂

欲話還源已切磋更存關鍵卽風波巖前自有甘香水散作春霖不在多得喪由來貴一刀休將星斗定分毫鸞鳳未必終爲瑞鸒雀飛鳴價亦高

豈爲車魚始息機道存顏巷卽逢時青山未可長拋
擲迴首春風是後期

和酬長沙安撫謝通議見招時請主潙山。辭赴來命

曾把魚竿寄客舟十年垂手釣滄洲唯將水月爲芳
餌引得金鼇誤上鉤

危樓獨立思依依望斷湖山舉步遲老病自慚歸去
晩箇中難學丈夫兒

答王樞密子淳入道以頌見呈

了了了雪裏尋春月中曉困來欹枕意度深飢卽飽
餐滋味好勿言歆飽便相於古今同轍不同途從來
已是無羈束大丈夫兒捋虎鬚

和積翠和尙頌寄公晦禪師時公晦同杜使舟行至長沙越城入岳

湘江春色晩星使共舟行穩泛靈均水休登賈誼城
片雲歸有嶽遼鶴去無程曠望知何極遠天煙草平

示徒

乾坤無際兩沈沈休向其間論此心隱顯任從千種
現夢中形影莫追尋

和酬張著作居士勸世頌見寄

埽除塵處轉生塵認得珍時未至珍好是陽和二三
月融融花發不干春
若能轉物是還丹信手拈來見洞天會有長生在方
寸幾人窮極到忘緣
切忌隨他求富貴急須明取自家珍百年此去無多
日莫謂前程別有春
五千文字唯標指因指仍觀月在天月落指忘無別
事醉眠醒坐但隨緣

答黃惠成居士明道見寄

幾年客路走風塵今日還爲舊主人水底月明非是
夜火中蓮拆巳乘春尋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機見
日新好向驚濤濟舟檝免敎來往滯迷津

日暮郊行

一日復一日百年虛出沒茫茫塵土中幾箇知窠窟
嘗愛雲門好風骨不露機關人不識杳杳淸風去不
還黃梅路漸生荊棘

和酬林長官明道頌見寄

妄病求眞藥眞藥醫妄病藥病兩俱忘見境何曾境
非卽全體非是卽全體是要識是非心已在先天地
要休卒未休覔了終無了心月自孤圓乾坤都一照
有無元不二有二翻成病若存不二心暗却本來鏡
愛河風緊浪花飜惠日輝時浪自枯不在張帆駕舟
機到頭殊不用功夫

送余洪範司理

孰云鴻鵠高自有凌霄翅孰云鷰雀卑自有蓬蒿志
二物何逍遙飛鳴俱得地丈夫一見天地心霧起雲
騰亦容易

答黃叔遂二首

休向江頭苦問津江頭消息苦爲陳老盧過嶺無他
事空把衣盂誑後人
夏雲奇峯寒泉瀉飛練物物自有功箇中無改變
君不見風不待月而冷火不待日而熱又不見鏡裏
形骸空裏花縱目觀來也奇絶

送崇諒座主

祝融峯下舊陶冶碌碌無人辨眞假鴐嶺風雲會合

來恁時信有知音者

送吳德夫法曹

海門山嶮絶行蹤蹈斷牢關信已通自有太平基業
在不論南北與西東
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
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本無迷悟有多端眼裏瞳人不易看只恐箇中留不
住又爲霖雨落人間

送張居士

看著桃花春正好又搖鞭影出巖扉風前一劄難遮
掩已泄靈雲向上機

答章楚材二首

從來有病方與藥妄起還因說有眞妄病若忘眞藥
盡洞然明白舊時人
若存明白翻成病萬法融通始是眞曲直方圓不相
到擬將何法付何人

和酬新吳鄒評事見寄

少林一曲信難酬老病那堪繼厥猷幸託青山同隱

豹愧無餘刃解全牛百年事業荒來久千古聲名笑已休會有故園風月在爲君留作社中遊

退居即事

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

菴居感懷

竹節椶笠薜蘿衣深入龍峯獨掩扉自喜林泉甘適性更因魚鳥共忘機徒將道業磨今古休向乾城定是非奇語諵諵讀黃老可能攜手共車歸

送本禪人歸輦下

遊徧叢林道愈光卷衣歸去興何長白雲況是無心物又逐西風入帝鄉

書周居士壁

見人多不語掩息過餘生有屋蓋茆竹無人知姓名孤燈林籟寂寒月石池淸非是懷高節鯤鵬自有程

蹊道人有頌告別走筆爲送

霜風凜凜霜葉飛飛短長亭上有客南歸遣文鳥迹壞衲全衣危壁千仞瘦笻一枝冥鴻勢遠弋者徒疑

出門萬里誰爲別寸草不生唯自知

師每在室中以拳示人曰若作拳見卽觸不作拳見卽背上座如何見僧請問師以此爲答

黃龍有箇拳頭不論得皮得髓分明直下相呈早是和泥合水

黃龍有箇拳頭舉起別無道理直須打破牢關總是自家行履

黃龍有箇拳頭貴賤任君酬價近前擬欲商量翻作時人話欛

黃龍菴主語錄終

後序

敷陽王韶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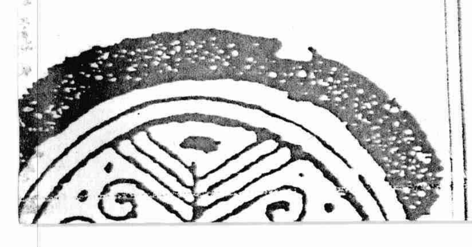
敷陽子曰予嘗勸學者學聖人之道皆當求之於文辭章句之外至於天道陰陽則又在筭數曆法之外今得遇

黃龍心師發明王道。則所謂聖人性命之理者。又在生平學習思想之外。噫古人謂佛法皆以心相傳。豈虛也哉。雖然欲傳其心。亦不可得。則所謂得者。亦未嘗得也。學者思之。元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序

死心悟新禪師語錄

「黃龍四家語錄」之三

宋・死心悟新 撰



黃龍死心新禪師語錄

初住雲巖開堂陞座　僧問覺花未開卽不問覺花開處事如何　師豎起拂子云看　進云恁麼則一陽交令節迸出一枝榮　師云有眼如盲　僧提起坐具云爭奈這箇何　師云自領出去

師乃云問答縱橫理歸一貫問者雷奔電卷答者玉轉珠迴言言見諦句句咸宗也只是口傳心授底葛藤祖師門下總用不著何故祖師門下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是以眞如無動動用三界之中至理絕名名流四天之下亘古亘今未嘗間隔世出世間念念不絕念旣不絕如大日輪遍照天下日昇之時明遍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時暗遍天下虛空不曾暗見今日前不住晝夜卷舒明來暗去暗去明來又作麼生說箇不明不暗底道理直饒向這裏說得倜儻分明猶是半提未是全提時節且道作麼生是全提時節海底火然連碧岫任佗午夜大陽輝

請首座上堂群木森森將掄杞梓衆石落落貴琢瓊瑤得瓊瑤爲至寶獲杞梓爲良材琢之掄之豈憚勤勞必須入手始可慰心微公首座禪林秀幹奈苑奇姿衆議樂推請充首座向曾拜請切見謙辭今日咨求幸希重諾大衆會麼妙機透徹玄關啓舒卷隨時號變通

上堂拗折拄杖將什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筯將什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恠雲巖不得

上堂擧陸亘大夫與南泉話次大夫云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恠南泉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師云擧卽易見還難同根天地又顢頇南泉指出光如夢對此憑君子細看

上堂恐僧問靈樹如何是和尚家風靈樹云千年田八百主僧云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靈樹云郞當屋舍沒人修師云靈樹家破人亡父南子北如今有人問雲巖如何是和尚家風向伊道張公喫酒李公醉

復云張公喫酒李公醉意旨如何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上堂舉鷲湖示衆云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人明得知有去處尙乃浮逼逼地雲門問首座云適來和尙道未了底人浮逼逼地了得底人浮逼逼地意作麽生首座云浮逼逼地雲門云首座在此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首座云上座作麽生雲門云要道卽得見卽便見若不見莫亂道首座云只如堂頭道浮逼逼地又作麽生雲門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首座云恁麽則無佛法也雲門云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師云雲門以錐栽樹首座用刀剜空直饒齊用錐刀未免頭上著枷脚下著杻

上堂舉張拙秀才看佛名經問岑和尙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岑云黃鶴樓崔灝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拙云未曾題岑云無事也好題取一篇師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得多才一首詩

上堂擧仰山一日有異僧乘空而來作禮侍立問近離什麽處僧云早晨離西天山云何大遲生僧云遊山翫水山云神通妙用不無闍梨佛法須還老僧僧云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將出西天貝多葉梵書與仰山仍作禮乘空而去師云大小仰山被這僧熱瞞更出貝多梵書塗糊一上如今忽有異僧乘空而來合作麽生喚來與山僧洗脚

因藏經回上堂擧僧問投子一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投子云有僧云如何是奇特事投子云演出大藏教師云投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若人問雲巖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向伊道有如何是奇特事演入大藏教

元正日上堂云山僧住持六年承諸人以道相照旣以道相照虛空可盡此道不可盡虛空可量此道不可量虛空可知此道不可知虛空可測此道不可測旣不可測作麽生理論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趙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師云趙州老有一訣四門開路通徹入門來明皎潔出門去莫漏泄道一線爲君說元正日大年節

住翠巖廣化法語

上堂云空谷傳響時時聞於未聞色裏膠靑日日見
而無見既無見聞所未聞喚作無盡藏三昧門無
盡藏神通門無盡藏智慧門無盡藏解脫門若能如
是知見如是信解如是修證如是悟入我說是人達
佛心宗入佛知見既是入佛知見爲是能見見爲是
所見若是所見見且以何爲能若是能見見且以
何爲所若作能所二見俱非佛乘作麼生是佛乘是
以如來非智巧智者必以如來爲宗祖師非妙得妙
者必以祖師爲旨宗旨既分淸濁自明既明淸濁體
用雙全既全體用得大自在既得自在靈鋒寶劍常
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擬欲進前喪身失命擬
欲退後辜負當人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良久
云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丹桂鳳凰樓
王正言入寺上堂云無是無非正空妙理忘彼忘此
入不二門呑滿早涉恩唯飮水自知冷暖將知風幡
非動徒勞煎兎上求顧影便行宜曉未行之步拈花
微笑須知未笑之初欲逢碧眼胡僧必悟紅爐消雪

所以指天指地上下無礙亘古亘今往來不殊既無
揀擇心亦無生滅法沐輪印於天上寶剎現於毛端
明明祭席峻機默默喫茶妙旨了無間隔自在縱橫
法王轉於脚跟金剛現於言下儻加分別未免輪迴
不見昔日朱轉運問大陽和尙甲子多少大陽云感
音王前忘却甲子直至而今不記年朱公云世壽多
少大陽云六十四朱云得恁麼不覺大陽云靑山淥
水師云大陽貪觀天上月忘却掌中珠雖然如是不
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
謝藏主上堂擧古有一僧在經堂內經又不看禪又
不參書亦不學每日堆堆地打坐藏主云何不看經
僧云不識字藏主云何不問人僧近前低頭問訊未
審是什麼字藏主便休師云這僧閉門家裏坐竭從
天上來若不是藏主洎被打破蔡州
浴佛上堂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變作釋迦老子示
現受生向諸人眉毛眼睫上放大光明諸人還見麼
若見則眼聵若不見眼在什麼處見與不見二頭三
首畢竟作麼生定奪良久云九龍親吐水沐浴一全

身

上堂云達磨心宗傳至今日涓滴不漏絲髮不移旣絲髮不移作麽生傳實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

上堂擧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州呵呵大笑出去慈明日見州掃地次乃問般若以何爲體州置掃箒撫掌呵呵大笑慈便歸方丈師云趙州金鍮不辨玉石不分直饒玉石分去也未夢見大慈在

上堂擧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僧到鹽官擧前話官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聞擧云鹽官是作家雪竇云三箇也得師云雪竇道三箇也得爲復是死漢是活漢是不死不活漢具眼者試請甄別

上堂擧僧問夾山如何是相似句山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復云會麽僧云不會山云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師云夾山簷前棒月未是高明爽路分岐寧同大轍要會相似句麽白鷺沙汀立蘆花相對開

上堂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寸土立足此人有家無家若有家因什麽却無片瓦遮頭若無家十二時中向什麽處安身立命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蹤由

上堂云要識翠巖身身同大地要識翠巖心心同虛空要識翠巖見見無所見要識翠巖聞聞所未聞旣有見聞爲什麽却道未聞若將耳聽終難會眼界聞聲方始知

上堂云凡夫非是聖人聖人非是凡夫凡夫即是聖人聖人即是凡夫非凡夫而無聖人非聖人而無凡夫直得凡聖情盡須知有轉身一路若能轉得入水不溺入火不燒若轉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謝二化士上堂云水中燒火特地人疑山上使帆會者應稀二理雙忘頓入幽微一瓶一鉢草江與歸是也還是非也還非白雲綻處明月光輝雙放雙收人不會滿山松竹泄天機

上堂云參玄上士須參活句莫參死句何也若向活

句下明得死却天下衲僧若向死句下明得活却天
下衲僧且道不落二途一句作麼生道太湖三萬六
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再住雲巖語錄

入院上堂久經陣敵慣戰作家疋馬單鎗便請相見
僧便問桃源洞裏別脩江江上逢不涉二途請師速
道　師云三日到此　進云與麼則露滴寒松添意
氣月明中夜老猿吟　師云且喜沒交涉　問遠離
祐聖近届雲巖如何是不動尊　師云始隨芳草去
又逐落花迴　進云恁麼則得住且住可行則行
師云你又亂走作麼　進云爭奈始隨芳草吟　師
云尋言轉更賒　師乃云隱顯宗風孰辨眞去來猶
似涉前因須知白首歸家者非是今人與昔人既非
今人又非昔人且道是什麼人良久云陋巷不騎金
色馬迴來却著破襴衫

上堂云若論此事如人家養三箇兒相似第一兒聰
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張家業第二兒凶頑
狡猾貪婬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兒盲聾瘖
瘂菽麥不分事事無能只會喫飯三兒中雲巖要選
一人用且道選那箇爲復選聰明智慧底選凶頑狡
猾底選盲聾瘖瘂底於此選得始入雲巖門未見雲
巖在要見雲巖麼春雨無高下花枝自短長

上堂云若言其是天下衲僧非不得若言其非天下
衲僧是不得何故點鐵化爲金卽易觀人除却是非
難

非一作非非

是一作是是

上堂云地水火風四緣和合假名爲身四緣壞散地
還地水還水火還火風還風四大各還身在什麼處
良久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上堂學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師云大小雲門境上縛殺雲巖卽不然樹凋落葉時
如何珊瑚枝枝若月

若一作撐著

上堂學僧問投子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子云與人
爲師僧云見後如何子云不與人爲師師云投子只
解閉門作活未能垂手利人雲巖則不然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紫氣氤氳見後如何與天下人作牓樣

上堂學僧問長沙岑和尚如何是沙門眼岑云長長

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岑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不會岑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師云這僧將蚊子足鋌窮滄溟底用蜘蛛絲欲繫妙高山六道轉迴出不得卽且置成佛成祖爲什麼出不得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堂舉李軍容訪潙山山泥壁次軍容遂於背後端簡而立山轉頭以泥盤作取泥勢軍容以簡作進泥勢山放下泥盤便歸方丈嚴頭聞云噫佛法淡薄大小潙山泥壁也不了師云嚴頭恁麼錯判名言殊不知潙山軍容弄巧成拙

遷住黃龍語錄

入院上堂僧問別雲巖法席坐黃龍道場如何是不動尊　師云十里行松色千峯聽雨聲　僧云這箇猶是動底如何是不動底　師云只解瞻前不能顧後　僧云若然者龍向洞中啣雨出鳳從花裏帶香歸　師云何不早恁麼道　僧云洞深雲出晚澗曲水來遲　師云不妨解說道理

師乃云龍峯絕頂也須親到及乎親到頂上無人旣是無人阿誰親到華鉢巖前休話曾曹溪路上好商量

上堂云知有底人如石含玉不知有底人似一塊頑石知有不知有底人玉石不分此語具三玄三要四句料揀五位君臣乃至百千妙義無量法門總不出此語且道此語從什麼處出良久云珠沉赤水光仍在玉蘊荊山價轉高

上堂舉仰山凡遇參須入堂不審衆僧一日有僧把住云和尙見了不審不見了不審山云我到這裏也疑著　師云仰山自疾不能救焉能救他疾正當恁麼時還有不疑著者麼

解夏上堂僧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鉤筒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爲復是鉤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　師云雨過竹風淸雲開山嶽露　僧云與麼則巳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　師云是鉤頭不妙是香餌難尋　僧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師云亂統禪和如麻似粟

鳥疑烏

僧云老和尚慣得其便便禮拜　師乃微笑
師乃竪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結盡乾坤大地有情無情一時結拂子解盡大地乾坤有情無情一時解直得如是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且道作麼生是萬里無寸草處良久云青山忽憶便歸去浮世要看還下來

上堂舉僧問石霜如何是和尚深深處石霜云無鬚鏁子兩頭搖師云石霜老禿不識好惡鏁既無鬚即無兩頭既無兩頭搖箇什麼良久云青山無適莫白雲任卷舒

上堂舉新羅僧問雲居是什麼得恁麼難道雲居云有什麼難道僧云便請和尚道雲居云新羅新羅師云雲居要見新羅僧猶隔海在

上堂鷺倚雪巢同中有異鳥投白牯異中有同異中有同穿過諸人髑髏同中有異換却諸人眼睛且道不落同異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上堂竪起拂子云看看扶起推倒總由這裏扶起也

有一作幹
泊一作薄

森羅萬象色相宛然推倒也葉落歸根雲籠碧嶂且道扶起是推倒是想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蔚遲

上堂參玄上士須參活句直得萬仞崖前騰身撲不碎始是活句若不如是盡是意根下紐揑將來他時異日涅槃堂內手脚忙亂莫言不道便下座

小參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師云死中有活　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師云活中有死　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　師云死中恒死　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云活中恒活

師云夫小參者謂之家教何謂家教譬如人家有三箇五箇兒子大底今日幹甚事小底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晚間歸來父母一一處斷叢林中亦復如是院門中今日有甚事是與不是住持人當一一處斷觀今之時節叢林淡泊人根狹劣不可說也有一般破落戶長老馳書達信這邊討院住那邊討院住纔討得箇院子便揀日入院又道我是長老方丈裏自在受快活這般底喚作地獄滓如今叢林中若論參

禪固是難得其人我看你這一隊漢在這裏心憒憒
口啡啡道我會禪會道入方丈裏趁口懌撐一兩轉
語便行不是這箇道理又有一般擭影影響響認得
箇頑空便道只是這箇尋又有一般道見虛空裏光
影又有一般道無有不是者錯了也救不得了也這
般底只宜色身安樂莫教一頓病打在延壽堂內如
落湯螃蠏手忙脚亂見神見鬼這邊討巫師那邊討
醫博卜凶卜吉問好問惡你不見我佛如來爲三界
醫王四生慈父醫一切衆生心病只爲你不信自心
向外馳求被邪魔魍魎入你心裏做得許多見解要
識你自心麼如太陽當晝天下皆明那裏更有暗處
若到這般田地亦無吉凶□□象亦無是非好惡便
能向是非頭上坐是非頭上臥乃至婬坊酒肆虎穴
魔宮盡是當人安身立命之處只爲你無量劫來業
識濃厚心中趨趨欻欻繙繙繹繹信之不及便被世
間情愛纏縛便得七顚八倒江南人護江南人廣南
人護廣南人淮南人護淮南人向北人護向北人湖
南人護湖南人福建人護福建人川僧護川僧浙僧

趁一作置
與一作歷又作[illegible]
退一作歷

護浙僧道我鄉人住院我去贊佐他一朝有箇不周
全翻作是非到處說苦哉苦哉恁麼行脚掩彩殺人
鈍致殺人若是箇漢一劄劄斷多少自由自在若也
劄不斷處處被愛之所縛愛色被色縛愛院被院縛
愛名被名縛愛利被利縛愛身被身縛你何不退步
思量你這臭皮袋子有什麼好處當時只爲你有一
念愛心便入母胎中受父精母血交搆成一塊臊團
母喫熱時便受鑊湯地獄母喫冷時便受寒冰地獄
乃至撞從母胎裏出來受寒受熱受飢受飽受病受
苦煎煎逼逼直至今日只爲你不能返觀便有許多
是非生滅我生你死我死你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隨業受報無有休息近來又有一般奴狗受雇得錢
買得度牒剃下狗頭披佛袈裟奴郎不辨菽麥不分
入吾法中破壞吾法一向裝裹箇渾身搖腰捺胯胡
揮亂與耍做大漢大漢不恁麼做要做大漢麼須是
退步莫面前背後奴唇婢舌嫌好道惡說這裏飲食
濃厚那裏寮舍穩便不消得如此諸上座人身難得
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你諸

入要參禪麼須是放下著放下箇什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識向自己脚根下推窮看是什麼道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莫只管策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策子上縱饒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閑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著古人悟了方求明師澤擇去其砂石純一眞實秤斤定兩恰似人開雜貨鋪相似無種不有來買甘草便將甘草與他來買黃連便將黃連與他不可買黃連却將甘草與他又似你有一塊金將入紅爐裏鍛鍊鍊來鍊去鍊得熟也方上鉗鎚打作瓶盤釵釧瓶重幾兩盤重幾兩一一分明然後却將此瓶盤釵釧鎔成一金喚作一味平等法門若不如此盡是籠侗眞如顢頇佛性你還會麼你還信麼山僧適來答者僧四轉語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恒死活中恒活將此四轉語驗了天下衲僧且道天下衲僧將什麼驗黃龍良久云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小參僧問如何是黃龍源　師云深深無底　僧云莫只這深深無底便是也無　師云白浪滔天　僧云忽遇拏雲攫浪底來又作麼生　師云老僧只管看　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　師云開口愛罵人　僧云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作麼生　師云但識取罵人　問如何是黃龍頷下珠　師云耀古騰今　問滴水滴凍即不問如何是紅爐上一點雪　師云上座悟也未　僧云學人未悟　師云草賊大敗　僧便禮拜

師乃云深深無底渺瀰無涯白浪滔天如何辨其水脉識得水脉即識其源未識其源且與諸人語箇無義語只這無義語諸人作麼生會莫是長老愛罵人是無義語麼莫是說世間是非長短是無義語麼不是這箇道理我看著你這一隊漢也好愁人等閑地趯起來十箇有九箇莽鹵只是念得些子閑言長語來相鬪拶著又去不得如今有一般長老愛把言語教人恰似三家村裏傳口令相似錯了也喚作謗大般若誠難懺悔你何不摸索你肚皮裏看忽然病在

床上臨死之時喉嚨裏氣接上接下四大又動不得口裏又說不得平生學得底言語到這裏總用不著我看你這一隊漢沒一箇將做事初到時箇箇道我爲生死事大及乎出却方丈門到處裏只是打瞌睡箇什麼痴漢有箇死在頭上作麼生免得閻老子又不是你爺你何不自家救取不見古人道衣裳得恁易破道不能成喚作忘身爲法你何不看取他我這裏亦無禪道與你只要你自家直下悟去你若未悟且默默他參取箇露柱你若參得露柱徹便見新長老參得猫兒狗子徹亦見親長老更若不會新長老不惜口業與你說箇喻喻似什麼喻似箇月初生時只有些子初二初三漸漸光明到十五夜圓明瑩淨無處不照又至十六十七漸漸消殞至二十九三十夜消得盡也却到初一依前月又生如你諸人有箇迷須得箇悟既得悟了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悟處建立一切法明辨一切法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是青是黃是赤是白喚作具擇法眼方能入世間法出世間法世出世間便能混同衆生衆生與佛本來是一一爲無量無量爲一一聲變一切聲一切聲歸一聲一聲寂處撒手便行可謂大丈夫漢到這裏三世諸佛是什麼乾屎橛一大藏教是什麼拭不淨故紙諸大祖師天下老和尚是什麼尿床鬼子只爲你衆生業來時又怕來去時又怕去夢裏見財見色便愛黑地裏突出箇人便疑病在什麼處只爲你打揲根塵不淨所以動著便疑直須教他成一片去方有少分相應你若未能如是且去僧堂裏打辨精神坐十年二十年若不會禪將刀來斫取新長老頭去雖然如是你若更坐二十年新長老死了也新長老既死又向什麼處斫若斫不若是你根性遲鈍且向人天路上修取五戒十善三生五生莫教失却人身纔出頭來便較省力癡漢一百年只在一剎那間剎那悟去作箇無事道人不見五通仙人問世尊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云五通仙人仙人應喏世尊云那一通你問我師云世尊具一切智那一通不覺遭他毒手珍重

小參示衆云東邊蠟燭得恁麼明西邊蠟燭得恁麼

暗莫有不涉明暗者麽試出來道看有麽有麽如無黃龍長老七顛八倒去也寒食一年春禪人竟不聞桃花千萬樹那樹見靈雲要見靈雲麽莫向枝頭尋莫向花上覓但頓悟本心自然成現如今參禪人多爲不識本心只以聰明强慧便當已能忽然被人推出做長老便向曲木床上胡言漢語問禪答禪問道答道問佛答佛問祖答祖逐句地解將去這箇是向上那箇是向下這箇是道眼那箇是透聲色今日會一闋明日會一則籮向皮袋裏有什麽休時有底又道見山但喚作山見水但喚作水一切處平實去凡有問答但據實祇對苦哉苦哉恁麽說話總是野狐見解非唯埋沒自己抑亦辜負先聖只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豈是傳你言說覓你聰明只要你達自本心見自本性永脫死生歸家穩坐若得到家須知家裏事既知家裏事於一切處鍊教成熟似一頭露地白牛去然後觸著便發方有自由自在分不見教中道有一商人入海採寶遇一船師引至一銀所商人欲採船師云此未爲至寶又至金所商人欲採船師云此未爲至寶又至瑠璃衆寶所商人欲採船師云此未爲至寶又至摩尼寶所乃見龍蛇擁護措手無門到這裏可謂佛眼不能窺鬼神莫能測雖然如是更須知有轉身一路始得若也轉得於一切處自然逈逈地不用安排不著計較信手拈來一一中的便能隨處出生隨處滅盡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畜生同畜生在餓鬼同餓鬼所以一處通千處萬處悉皆同譬如一滴雨天下皆雨一花開天下皆春如今禪和家多只是認得飯是米做忽然拈却飯把一片糖糕來亦只喚作飯是故執之失度必入邪路若是大丈夫漢直教徹去莫只牛青牛黃地他時異日也道見新長老來我且問你新長老是什麽面孔莫是齒缺面黑底便是麽你若恁麽驢年也未夢見新長老脚跟在諸人直須努力於一切時中教伊無蹤跡去然後却隨緣放曠任性逍遙見色見空靈通自在不見南禪師道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只如三尺劍作麽生說箇罷拈底道理會麽各各歸堂歇去

偈頌

送禪人作丐

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千門萬戶開。勸破維摩詰

退翠巖二首

欲識本來道。勸君不用討。金烏海上生。玉兎沉荒草。
沉荒草休懊惱。困來一覺和衣倒
漳水清虛得自由。滄溟深處倒騎牛。龍王忽怒波濤
動。無限漁人到此休

頌魯祖

魯祖垂慈不用功。逢僧面壁顯家風。君遇上乘同道
者（請續此句）

死心室

死心心死死全心。死得全心一室深。善把鴛鴦閑繡
出。從他人競覓金針

送禪人持鉢

融融春景絕纖埃。五葉臘芳七葉開。子內子生枝上
菓。一花一葉一如來

送靈源

此別無別無別。此別靈源靈源。虛空狹劣龍峯頂上。
休更饒舌

和靈源瞌睡歌

大道本來無向背。罵佛罵人無忌諱。涅槃城裏現威
獰。名利場中且瞌睡。且瞌睡絕見知。大唐國內沒禪
師。莫恠相逢不相識。本是金毛師子兒。鏘刀叢裏藏
身處。虎穴魔宮入定時。入定時良有以。吾曹本是何
宗旨。南北東西自本心。本心已死從何起。假饒互換
現千差。也是從來自家底。自家底不曾失。亘古亘今
休更詰。任他百恠出頭來。寂然一照明如日。識此靈
源瞌睡歌。混入塵中體堅密

快活歌

心無心而物物明。物有心而心不堪。不堪心中污心
田。心田皎皎沒人參。沒人參東作南。青青妙色出於
藍。見即便見見取好。不見莫怨老瞿曇

寄靈源

逆耳忠言世莫顧。順流清峻却迷津。年來備懷長緘
口。不但當時愛罵人

任是在

禪人寫眞求贊二首

齒缺面黑廣南正賊空腹高心不識文墨
面黑不是番僧齒缺亦非達磨性急只愛罵人看你
自招口過

與空室道人

空空室室空不空不空空處徹眞空混同塵世非塵
世只在塵中塵不同

師任雲巖日通判段公以頌呈師

一切法不生如何有心死乞巧不拈針猶似較些子

師以偈答

只爲法不生是故心長死徹底絕絲毫卽是眞夫子

因先上人南還

旅舘雲遊經幾霜此心歸日愛南陽無端却度庚峯
嶺入到曹溪是故鄕

和衡典座無一庵

一庵茆草結萬象入吾庵劫壞終無壞松風演妙談

師臨順寂以偈寄師川大夫

心心心道道道明斯旨端坐到到不到多計較非計

較合本道

禪人以出定僧相請師贊

七百年定誑惑衆生一念超越天下橫行

和方侍者頌曹山雪中因緣

滿山風雪色凝然鳥道立玄沒二邊鳳翅歛時金叶
匝龍珠耀處却還偏道途辨的誰云妙雙鎖金針理
未玄若謂孤峯曾不墮依前流落未生前

與方侍者二首

念念向本家本家卽心也念念行吾道吾道卽性也
吾心性無二佛祖更無他
吾今六十七歲汝侍吾十四夏旣能徹自心源一味
更無眞假他年人問如何將此語傳天下

啓明軒

發明至道眼裏生花以悟無悟是法王家

迴光軒

東西不顧南北何依水天相照萬象涵輝

贊六祖

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

物刧愛他家一鉢盂

師臨歸寂小參示衆

說時七顚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高士心王自在休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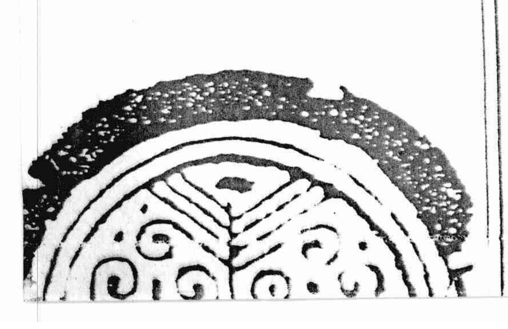
黃龍死心新禪師語錄終

[illegible]

超宗慧方禪師語錄

「黃龍四家語錄」之四

宋・超宗慧方 撰



禾山超宗方禪師語錄

師初住隆慶開堂拈香祝
聖罷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前住黃龍山第十二代新禪師爇向爐中與天下衲僧撥轉鼻孔遂趺坐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顧視大衆云一炷沉檀妙入神禪河北望已通津遙稱日下如山壽願效華封祝聖人衆中莫有遞相唱和者麼時有僧出問如來四十九年說不盡底法今日請和尚道　師云劄　僧云達磨九年不了底公案今日望師拈出　師云萬里神光頂後相　僧云只如古人鬧中求靜靜中求鬧未審佗在鬧處爲人靜處爲人　師云截斷兩頭歸家穩坐　僧云恁麼則龍山明得祖師禪舉處今朝法已傳　師云法本無傳你又作麼生傳　僧云昔日山頭親得旨今朝拈出四方知　師云重言不當吃

師乃云若論第一義諦未白槌已前早是堂堂顯露了也何故況諸佛妙道淸淨本然量包太虛一切情與無情色空明暗同一體性既同一體性爲什麼所受形軀各各不同良由一念瞥起情塵與眼耳等六塵緣影妄生執著忽然一念回光豁開心眼便見十方虛空現前大衆或現宰官身或現比丘相皆是一期應現譬如一等精金造作不同其金性本一也直饒於此見得倜儻分明猶未有超毗盧越釋迦底手段不見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於百萬人衆前拈起一枝花普示大衆會中唯有迦葉微笑世尊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大迦葉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箇因緣衆中商量極多或云迦葉早是落第二頭了也或云人人盡見只是不肯承當或云何不向未拈花已前會取如此見解皆是意根扭捏強生卜度總未知端的若也知得端的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今日向人天大衆前一時分付迺豎起拂子云看看且道與靈山相去多少良久云徹底已超三際妙論心今報一人恩

上堂云光陰瞥爾纔改且又是八日參禪之士直須如救頭燃莫待一朝眼光落地悔之不及却來不願

陰速疾是二十年所以二乘人不了一切法證一空理乃成斷滅菩薩人證一空理了一切法乃不成斷滅是知一切非有諸法現前不見僧問天彭和尚如何是佛天彭云親切不離家寂寞不當戸師云天彭與麼說話終成滲漏且道三種滲漏中墮在那種滲漏要會麼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

上堂舉興化和尚一日見克賓維那乃云不久爲唱導之師克賓云不入這保社興化云汝是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克賓云料掉勿交涉興化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次日齋時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兼不得喫飯出院後來法嗣興化師云克賓維那直是壁立千仞雖解與麼去要且未善物機興化老人不唯順風使帆亦能逆風把柂且道是法戰不勝爲什麼承嗣興化這裏有一句語善能物我互換還有人道得麼如無今日不免略通一線誰知九月九初八是重陽

謝化主上堂舉世尊一日令阿難持鉢阿難應喏便行世尊云汝旣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乃問

勸興蕭同

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喏世尊云持鉢去師云阿難只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隆慶化士旣解與麼去亦解與麼來然雖如是且道作麼生是七佛儀式要會麼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云圓伊三點未輕酬句句無私即便休點的鋒鋩徒擬議明明端的不當頭放行也七蹤八橫把住也水泄不通中有一簮不墮兩頭直饒與麼猶是依模畫樣看孔著楔此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隱在肎中皆是生死岸頭事若要透過牢關須是腦後拔楔

上堂云諸人每日或堂中靜坐或街市持鉢靜處靜處看鬧處鬧處看當知此事於一切處曾無間斷不見雪峯和尚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師云隆慶亦不用打鼓但祇恁麼看設使看而未徹亦乃勳習種種忽若看得徹去始知隆慶老婆心切雖然如是三十年後不得辜負山僧

上堂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

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擧似趙州趙州云待我去爲勘過這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對趙州歸謂衆曰臺山婆子我爲勘破了也師云一人從苗辨地一人臨崖不悚識人要識趙州麼良久云鬧市裏虎

立春日上堂云律管吹灰是此辰應當識取看牛人心田耕徧無餘地須信靈苗不犯春是以春生秋落眼病生花不落推遷靈機獨露四時不能易萬變不能遷任是鐵額銅睛誰敢當頭覷著然雖如是猶是正令全提只如應時納祐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但得泥牛耕攏畝何須蒼璧佩腰間

上堂云先用後照要驗作家先照後用不存影迹照用同時壁立千仞照用不同時根塵可鑑古人以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若非具眞正眼目親切悟明者此難湊泊今日爲諸人分明拈出了也還委悉麼若委悉去可謂不動絲毫頓超覺地其或未然切須子細所以古人爲一轉因緣直得寢食不安今之兄弟見似等閑諸人趁身安力健快須薦取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當與麼時莫言隆慶長老不道

上堂擧松山一日與龐居士坐次松山拈起尺子問居士還見麼士云見山云見箇什麼士云松山山云不得道著士云爭得不道山遂抛下尺子士云有頭無尾得人憎山云不是這老漢也道不及士云不及什麼處山云有頭無尾處士云强中得弱即得弱中得强即無山乃把住士云就中這老漢無話會處師云龐居士平生辯不可過若不是松山泊合只向第二機中打倒

上堂擧盤山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云山河大地燈籠露柱廚庫三門皆是光境作麼生是眞實諸人輪轉三界者盡爲不了目前法從生至死無有了期快須薦取莫待雪霣銀髭臨渴掘井悔將不及

上堂擧臨濟一日托鉢至長者家云家常添鉢有婆至門云太無厭生臨濟云飯也未曾夢見說什麼太無厭生婆遂掩却門師云人人皆謂臨濟落在這婆陷穽然不是苦辛人不知殊不知掩却門處珍寶已

門疑問
堂疑當
使疑便
通字疑衍

露故門諸人既是掩却門珍寶在什麼處良久云撈
五百羅漢會堂晩上堂云今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
去各各諦觀一切諸法悉皆如是所以古人方便爲
人處極多只如道當風不當印使須觸處全該當印
不當風爭奈已彰文彩逈途辨的要須不犯鋒鋩叶
路道宗直是逆摧諸見不見昔日靈見會上五百比
丘得四禪定獲宿命通通各各自見過去諸身受身
殺父害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種種重罪却生怕怖
於是文殊仗劒持逼瞿曇瞿曇云住住勿應作逆勿
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一切諸法從
本已來無有我人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
害卽名爲害是時五百比丘各各自悟本心同聲讚
嘆云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執利劒持逼如
來身如劒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
何殺師云文殊老漢可謂拔楔抽釘直饒五百比丘
齊悟去也是同坑無異土參
上堂擧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清淨法身龍云
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云這僧只有照壁月更

會解一作解會

無吹葉風若不是大龍全機幾乎話作兩橛參
上堂擧曹山和尙云作水牯牛是隨類墮師著語云
在類何嘗與類齊二不受食是尊貴墮師著語云認
著則不堪三不斷聲色是隨處墮師著語云直須透
過髑髏前此三則語爲入道之捷徑要須見處分明
路頭不錯直饒於此見得個儱分明亦只是畫圖淺
之與深直須親到一回始得作麼生得親到去良久
云不墮功勳窮見見迥超影響徹心心
結夏小參擧天平從漪和尙到西院居常自言莫道
會佛法今時覓箇擧話人也無西院知一日遙見乃
召云從漪漪擧頭西院云錯漪行三兩步西院又云
錯從漪却近前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
錯漪云是從漪錯院云錯錯漪休去院云且在這裏
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漪其時便行住院後謂
衆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被他
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
發足南方早知是錯了也後首山云據天平作與麼
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師云從漪一期逞俊

爭奈孖在西院轂中殊不知西院有抽釘拔楔底手段然雖如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

遷住禾山語錄

入院陞座云要會入門句未語先分付直下苦精爲不必通回互衆中莫有精明者麼試出來道看（問答不錄）師乃云達奚已前眞機獨露澄源至此祖令重興四問何勞打鼓一味只要坐禪不勞摘葉尋枝直下超佛越祖豈是借功明位都綠叶妙通宗若要洞明三玄看取最初一句乃以拂子畫一圓相云看

上堂舉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二祖說心說性種種道理悉皆不契一日忽然大悟謂達磨曰此去可休息諸緣也達磨曰莫落斷滅否祖曰無達磨云子作麼生祖云了了常知言之不及達磨云此是諸佛所傳更勿疑也師云既是心如墻壁爲什麼了了常知若此見得可謂終日喫飯未嘗咬破一粒米直得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其或未然業識忙忙流轉三塗未有了日參

上堂回首光陰若轉蓬看看九夏又將終快須悟取玄中句莫逐情塵枉用功作麼生是玄中句要會麼第一玄深沉直照威音前第二玄雖然問答絕言詮第三玄隨機一句本無偏所以古人云每一句語須具三玄三要若不具三玄三要皆爲流俗阿師此三句語驗參學人眼目有悟明者於此亦驗得有超出三界者於此亦驗得快須薦取莫待一朝病苦纏綿前路忙忙悔之不及下座

上堂舉僧問昔日禾山和尚如何是道山云耕人田不歸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山云禾熟不臨場後首山出此二語云耕人田不歸意旨如何山云大勳不豎賞如何是禾熟不臨場首山云任從風雨爛師云禾山老漢可謂體妙入玄金針雙鎖首山和尚雖然據令而行爭奈言言合轍然雖與麼也是皷山道底

小參舉南院示衆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且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出問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用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由來是學人問處在院云你向問處作麼生僧云失院便打師云抽釘拔楔還他南院手段始得當時若不是這僧也大

休一作外

歸一作種下同

衆扁一作[illegible]

＊衆隣陳

難承當珍重

上堂擧仰山和尚一日坐禪次有僧潜來身畔立仰山開眼見乃於地上劃一圓相於下書水字顧視旁僧僧無對師云這僧向萬仞洪崖頭弄險仰山老漢名傳四海爲什麼與人重下註脚參

上堂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山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更須知有照用臨時向上一竅在師乃擧起拂子云看看喚作拂子觸目有滯不喚作拂子亦乃觸目有滯直饒總不與麼去猶是無風匝匝之波若要透過牢關須更頂門具眼作麼是諸人頂門上眼良久云無照用中成照用有功勳處絕功勳

上堂擧華嚴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一日白槌云白大衆上間般柴下間鋤地首座云聖僧作箇什麼維那云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師云首座只解與麼來爭奈維那善能隔假子細檢點將來猶是影身句諸人還要此話圓麼良久云恰

上堂擧玄沙示衆云不見一法是大過患鏡淸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這箇麼玄沙云浙中淸水白米還你喫若是佛法未夢見在師云總謂玄沙靈機在掌縱奪可觀若作如是見解參學眼目在什麼處殊不知鏡淸是箇白拈賊然雖與麼爭奈明眼人難謾

＊宋疑米

上堂擧吉州資福和尚示衆云第一句祖師不知有第二句堪與祖佛爲師第三句稱提祖佛師云有一句語繫你摸摸處有一句語把定衲僧命脉有一句語歷歷分明此三句語直饒揀辨得猶是佛學未有悟入處諸人要悟麼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學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若見與麼擧不顧若不見與麼擧亦是學不顧到這裏直須敲唱全超乃能上報國恩其或未然不免向須彌頂上擲金針去也良久云還會麼只知月色靜中見誰解泉聲深處聞

上堂擧黃蘗運禪師在百丈開田百丈云運闍梨開田不易蘗云隨衆僧作務丈云有煩道用蘗云爭敢辭勞百丈云開得多少田蘗以钁築地三下百丈便喝蘗掩耳而去師云百丈正令風行草偃黃蘗開

田水到渠成雖然與麼且道以鋤築地處又作麼生還會麼不是苦辛人不知

發化士上堂擧羅山因發化士臨岐乃設問汝前面見太傅忽問大師十二時中將何示徒作麼生道化士無對羅山云但道騎虎頭收虎尾一句下明宗旨又代進語云此猶是菩薩有言教菩薩無言教作麼生化士又無對羅山又云敵露鋒機如同電拂師云叢林中商量盡謂化士無語殊不知宛有陷虎之機羅山恨不兩手分付爭奈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諸人要識家珍麼良久云後五日看取

中堂疑當

上堂擧玄沙和尙問僧面前是什麼僧云虎玄沙云是汝你何故喚作虎師云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之事若人透得不妨出於陰界復云欲識玄沙虎覿面是誰覩直下透牢關全機超佛祖參

上堂十五日已前是第一句十五日已後是第二句正堂十五日是第三句第一句明得坐斷天下人舌頭第二句明得堂堂獨露第三句明得神鋒壁立若於此三句明得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用要一機超有表妙同三句入無爲

上堂擧安太保問三交和尙新歲已臨舊歲何往三交云壁上釘桃符師云此語浮山遠禪師謂之金針雙鎖後輩依摸畫樣殊不知畫餠不可充飢安太保已是目前蹉過若不是三交和尙壁立全提爭得風行草偃

上堂擧潙山問仰山聞子在百丈問一答十是否仰山云不敢潙山云向上道取一句來仰山擬開口潙山便喝如是三次擬開口皆被喝仰山乃垂淚云先師道教我須遇人始得今日果是遇人也於是發心看牛三年一日仰山在樹下坐禪次潙山以杖背上點云寂子道得也未仰山云雖然道不得要且不借別人口潙山云寂子會也師云潙山仰山一問一答不妨親切要且無佛法道理子細檢點將來於禾山門下只作得箇掃地漢下座

開爐上堂擧琛禪師因法眼悟空龍濟三人到夜向火次羅漢附爐乃問云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龍濟云別羅漢豎兩指龍濟云同羅漢亦豎兩

部書一作師 咄

指師云這箇漢向火也不了更只管說同說別直饒
見得歷歷分別正在途中向禾山門下直須喫棒何
故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上堂擧僧問靑原思禪師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思
云廬陵米作麼價師云盡謂思禪師借水獻花殊不
知有格外之談要見古人親切處麼廬陵米價古今
傳歷歷分明事坦然要會箇中端的意著婆衫子拜
婆年

上堂擧雲門大師示衆云如今半夏也敲磕處道將
一句來衆無對自云蜜怛哩孤蜜怛哩智又云蜜怛
哩孤蜜怛哩智作麼生自代云部臨又云磕師云雲
門大師恰似泥裏洗土塊要透磕著門庭須是眉在
眼下

上堂天色乍凉參禪高士二六時中直須精進大底
參禪先須有箇省入處始解穩坐地得穩坐地了始
解作活計方有參禪說話分也須是解做工夫始得
只如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去現今目
前森羅萬象儼然滿眼作麼生得消殞去有底便道

◆同疑問

喚什麼作森羅萬像又云即色處當體即空又云觸
目遇緣皆是虛妄畢竟歸根全一空體又云於一切
處莫管伊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遶若是
如此見解殊不知古人方便可謂不勘自敗所以宗
門有三印一印印空大地全提觸處通一印印泥塵
塵刹刹現同時一印印水淨照寒濤灑徹底此三印
即一印這一印驗盡天下衲僧若要透生死關者直
須印驗分明乃可放過如將諸方冬瓜印子來到禾
山關頭總用不著

中秋上堂云心同虛空界唯須密以明智身現滿月
輪乃提婆之能鑑盡謂示諸佛體皆言合虛空心畢
竟似披畫圖致了如標月指其或與麼向祖師門下
天地懸殊若要慶快已躬須明向上一竅還會麼欲
識同根超異見定知此日是中秋

上堂擧昔有秀才看佛名經問長沙岑和尙百千諸
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岑云黃鶴樓崔灝題後
秀才還曾題麼秀才云不曾題岑云無事好題取一
篇師云秀才問處箭機歷掌長沙與麼爲人未免換

手穿梭且道畢竟百千諸佛居何國土諸人要見麼聽取山僧一頌千佛靈蹤莫問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知覿面難藏處黃鶴樓前鸚鵡洲

上堂云一大藏教在諸人頭上祖師要旨在諸人脚跟底有般學解底禪人見與麼道便謂無鬚鎖子兩頭搖觀此箇十二時中隱隱地常有一物礙膺若要透此牢關須是頂門具眼作麼生是諸人頂門上眼良久云點

上堂瑞雪飄空銀蟾出海曹山異中見異龐公手裏明機一箇覿面全提一箇逈途叶妙若也揀得出許伊具擇法眼實可以上報國恩其或未然不免重重露布良久云不唯梅蘂先春發且有青松帶雪看

死心和尚忌小參僧問黃龍正脉妙傳時廣衆人中獨許師試問死心端的旨西歸隻履意何如　師云見麼　僧云祇此見聞非見聞未審作麼生見　師云若非見聞猶滯迹　僧云報德慇懃未審還見死心也無　師云言中有響　僧云若然者頂門撥出金剛眼照破凌霄百萬峯　師云你且道隻履西歸作麼生　僧云落葉歸根來時無口　師云祇得一橛

師乃云來日死心大和尚示寂之辰況天下叢林宗師順寂之日謂之遠忌既是悟明心地超出三界頓越生死又忌箇什麼衲僧到此之日因念我師示寂各各冥觀今在何處直下明得死心元在實不曾滅或以一香一花種種淨饌作佛事者祇可謂之加行修持精進翹勤微細觀察豁然悟去不唯親見死心亦見諸人本來面目祇如作是加行修持爲復是莊嚴死心報地爲復是自己動修若見有自有它則成二法既成二法寧免死生之患當知死心和尚與一切情與無情全體是一箇禾山長老禾山長老與一切情與無情全體是一箇死心和尚不見適來這僧問西歸隻履意何如況死心先師每好舉隻履西歸話問諸衲子且巴陵和尚於得法師順寂之日以三轉語報答先師禾山今夜因行不妨掉臂祇以明隻履西歸話用報先師之德況此話古今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之不可有兩个或謂之唯此一事實

倒疑到

若也如是殊未識祖師宗旨諸人要見麼濁中清清
中濁勿謂麒麟生一角西行向東路不差大用頭頭
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上堂擧芭蕉惠清禪師云我二十八上行脚到仰山
南塔上堂云你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娘肚裏出來便
作獅子吼解吼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師
云芭蕉與麼說話還歇得麼若也如是恰如未倒鼈
山時一般何必待娘腹中出來乃作獅子吼只如釋
迦如來未出母胎已度人畢子細檢點將來猶落第
二機諸人還見麼良久云隔
上堂因化士請益四料簡語師著語云奪人不奪境
洞裏靈雲何處去嶺上桃花爛熳開奪境不奪人巳
見澄源擱楔子不勞打鼓自先聞人境兩俱奪了知
越聖超凡處便是全收全放時人境俱不奪明明物
我皆全露歷歷身心本自如此四句語有時縱十方
世界頭頭顯露有時奪無邊刹海有甚摸索處若也
如是明得可以入鄽垂手向十字街頭管取大用現
前其或未然切莫作人境會好

此字疑衍

上堂云第一玄撥破髑髏前第二玄照用在機先第
三玄物我兩俱全第一要箇中明得兆第二要機俟
未爲妙第三要覿面須回照若也於一句中具明三
玄三要則親到禾山其或未然三十年後一回喫水
一回噎口人下座
上堂云數日不入室爲諸人普說其禪病乃擧拂子
云還見麼若見拂子卽不見諸人若見諸人卽不見
拂子所以盡十方世界綿綿密密實無絲毫滲漏結
夏又數日也所參底禪如何有底禪僧室中問著於
一切古人語卽云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一切是非
生滅境界悉皆杜絕作如是見解亦是一種佛學如
石壓草又如急流水過於上以物按之將謂一如殊
不知其水於下自流皆是根源不能截斷未免流轉
又有一種人見人學著隨語生解一切是非生滅境
界森然滿目此第見解全爲前塵牽引此二種人向
十二時中隱隱此地常有一物在胷中皆爲法塵不
透玄路不通參禪高士到這裏直須警省時不待人
快須薦取莫只待打著鼓時便坐禪纔下堂便掉於

無事甲中是阿誰分上事豈不見魯祖和尚尋常見
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教伊向佛未出世時
會取尙未得一箇半箇他與麽驢年去師云南泉和
尙可謂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未透玄關者往往
只作面壁會却

上堂學僧問首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首山云風吹
日炙師云這箇因緣衆中商量謂之應機又謂之時
節因緣又謂之信手拈來若也如是不唯不見首山
爲人處亦辜負自己行脚眼若也明得去只此一句
語中具三玄其或未然聽取山僧一頌日炙風吹知
幾年玄中密意妙難傳當機若見首山老直下應須
了目前

上堂擧雲門和尙問僧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
僧無對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云了得物我
一如能使風雲會合須是雲門始得且道旣是了得
物我一如這僧無對處又作麽生良久云驗

上堂擧起拂子云大衆看看只這箇在臨濟則照用
齊行在雲門則事理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潙
仰則暗機圓相在法眼則何止唯心此五家宗派門
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
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道超生越死一句
作麽生道泊合錯下注脚

上堂擧佛陀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遠云鋼頭鐵額
僧云未審意旨如何遠云播土揚塵師云遠禪師可
謂壁立萬仭還能曲徇物機這僧若也叶妙通塗定
是塵中辨的

夏末上堂云未結夏已前先窮入門句解夏已後須
明出身句正當九夏中要明截斷兩頭句直饒於此
三句明得未免落在平常窠臼豈不見雲門垂語云
初秋夏末不觸平常道取一句來僧無對自代云初
三十一中九下七師云大衆這僧可謂暗裏抽橫骨
明中坐舌頭雲門大師雖入草求人未免鬧市裏颺
毬

上堂擧雲門大師示衆云初秋夏末責情三十棒自
代云某甲如是師云大衆盡謂雲門大師一手擡一
手搦殊不知句裏藏鋒言中有響還會麽令人顣憶

處疑虔

打一作於

老雲門問答全超未足論棒下責情還會否夜深明月照前村

上堂舉洞山處禪師行脚時見先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虔云武陵洞山云武陵法道如何虔云胡地冬抽筍洞山云別甑炊香飯供養於此人虔便出洞山云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云百發百中虔禪師有爵鏃之機驗人底眼目須是洞山老漢然雖如是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上堂舉鼓山問太原孚上座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處孚云師兄且道鼓山云而今生也鼻孔在甚處孚不肯鼓山云你作麼生孚云把將手中扇子來鼓山乃將扇子與之再詰問孚默置鼓山遂打一拳師云孚上座雖然能縱能奪要且未識父母未生時鼻孔鼓山若無末後句洎合墮坑落塹

上堂舉黃蘗和尚一日陞堂大衆纔集蘗以拄杖一時趕散復召大衆衆回首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師云黃蘗和尚恨不兩手分付子細檢點將來大似爲蛇畫足師乃召大衆衆舉首師云噞

月望上堂舉拂子作一圓相云大衆看看圓陀陀地無缺無餘爲天下人眼目不是滿月相亦非諸佛理且道是箇什麼若也直下明得去平生參學事畢其或未然萬里神光頂後相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結夏因病中小參云露柱患癰癤燈籠却皺眉箇中無限意曾不墮聞思一切衆生未出三界者病之在識輪迴未息者病之在情一切二乘人病在寂滅三世諸佛病在六度萬行初參學禪人病在學處雜糅久參之士病在佛病祖病忽有一人出來問禾山長老病箇什麼阿耶耶若識得此痛之來處便識得生死根源既識生死根源一生參學事畢豈不見洞山初禪師行脚時到雲門雲門問近離甚處初云擔渡雲門云夏在甚處初云湖南報慈雲門云幾時離彼中初云去年八月二十五雲門云放子三頓棒次日初却上堂頭問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未審某甲過在什麼處雲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去師云這箇因緣衆中商量有云檐折知柴重有云猶作過會在有云一棒一條痕若也如是不唯不識雲門爲

脫歸晩

人處亦乃未見當人自己眼目若要個儻分明聽取山僧一頌吹毛智劍當機妙切玉如泥孰可猜不犯鋒鋩全正令法王心印爲君開

上堂擧河北保壽和尙在先保壽會下作街坊脫歸問訊保壽云作麼生是你本來面目立至夜深下語皆不契至來日遂云某甲因緣不在此且禮辭和尙往南方遍參知識去先保壽云南方禁夏不禁冬我這裏禁冬不禁夏且在此作街坊若論參尋闤闠之中說法浩浩地遂依其言一日至市中見二俗人相爭中間揮一拳云得與麼無面目保壽聞知忽然大悟師云育才養德不無保壽便與麼悟去也是鬧市中颺碌磚子細檢點將來未是全提時節要見麼十字街中六不收本來面目絕蹤由縱饒悟得分明去已落儀家第二頭

上堂擧第十四祖龍猛尊者因提婆來乃令侍者盛一盌水來向面前提婆見遂取針投水中龍猛大喜遂與相見師云龍猛尊者向須彌山上走馬觀體全彰提婆於金剛際下翻身窮源徹底到這裏雖具啐啄同時眼未具啐啄同時用而今這裏要見龍猛尊者底麼有則出來相見良久云如無切忌捫摸

遷住洪州雲巖語錄

師禾山辭衆陞座云一住禾山又八年臨岐一句妙難傳後宵欲見雲巖老雲綻靑天月正圓乃擧藥山和尙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雲巖云和尙喚他作什麼藥山云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雲巖云與麼則與和尙共出一隻手師云藥山和尙可謂父慈子孝若不是雲巖折脚鐺子也無分付處今日山僧未免子承父業亦有箇折脚鐺子擬欲分付諸人還有提掇得者麼若也提掇得去不喪門風其或未然龍門溪上休回首鳳嶺山頭歸去來

入院上堂云第一玄直透威音前第二玄曾不落正偏第三玄照用兩俱全若也明得此三玄須明三要若不明三玄三要諸人十二時中被目前機境回換將去所以生死界中不得自在若要直截根源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上元夜小參云銅壺送客歸家去玉漏催人好坐禪

究竟

何事金吾不惜夜。心燈徧界爲君燃。乃擧洞山和尙問九峯虔禪師云。祖祖相傳。合傳何事。虔禪師云。釋迦慳。彌勒富。洞山云。畢竟傳底事作麽生。虔禪師云。百歲老兒看夜燈。師云。洞山雖則尋流討源。未免黏牙帶齒。虔禪師可謂據令而行。畢竟孰成露布。若此見得。水到渠成。其或未然。切莫向燈影中行

偈頌

趙州勘婆

兩重問答絕聲訛。趙老於中却勘婆。若不全身探虎穴。安能徹底驗仙陀

百丈野狐

百丈堂前驗野狐。還如水上捺葫蘆。而今到處全機入。便好當場捋虎鬚

大隋蓋龜

千古猶堅老大隨。機鋒壁立杳難窺。未能直下超凡聖。只道將蛇蓋却龜

女子出定

當機密密箇中玄。女子何因坐佛前。切莫途中爲解凝。刻舟求劍實徒然

諸佛居何國土

千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知覿體雖藏處。黃鶴樓前鸚鵡洲

曹山雪中因緣

群峯雪覆已超然。絕頂寧同一色邊。傑向異中能辨異。雖居偏位不成偏。入塵直截須明要。在類還殊密造玄。欲混千差通不犯。曹山穿過髑髏前

保福簽瓜

古今時節正相歡。指外明機沒異端。未入口時先識味。已簽瓜處被渠瞞。大原接處當頭驗。保福拈來却放難。若也未能超影響。羸從死活句中看

玄沙指虎

欲識玄沙虎。覿面是誰覩。直下透牢關。全機超佛祖

酬徐樞密三問

問洞山云。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十二時中動轉施爲。莫非是擬底心。到這裏作麽生辨別

擬將心意學玄宗。妙用縱橫觸處通。撥轉箇中關捩

子休論南北與西東

問維摩經云佛以一言演說法或有恐怖或斷疑既是一音所說爲什麼有聞之恐怖者聞之斷疑者

或有恐怖或斷疑雙明一句絕針錐於玆切莫生欣厭覿面還須眼似眉

問維摩經云衆生病故我病即今他人病時爲什麼自己却不病

衆生病故維摩病妙見全提超我人既了病源無箇事何如示現宰官身

和蔣運使三頌

未下山來已見箇中法法全眞大地都是自己覿面更無別人

了得爲官勳業便是祖佛門風心外實無一法孰云曠劫難逢

此去欲尋相見大千俱是禾山徹底洞明這箇廓然超過八還

和董承事三頌見別

道存愈遠却彌親去住情忘尙隔津直下是家歸甚處大千全現本來人

順水張帆息浪花截流一句不周遮已登彼岸無餘事入海誰能更筭沙

長憶當年陸大夫同根底事强分疎道人固有超然句雖別應難不見渠

古鏡銘

有古菱花物來斯現演若倍瞻仰山親薦迷悟雖殊寒光不變惡像弗祛麗質奚羨歷照千差肯隨物轉覷破前塵是誰對面

和靈源和尙善護頌

靈性包群象千年壽最優既知身是幻何用骰埋頭護惜雖深固推遷已密流大隨鞋蓋處若箇辨蹤由

送禪人化緣轉藏

經頭以字孰能測舉起分明好消息勞生未曉直截機雙林大士運神力括囊五教妙全提高張八面眞奇特汝行如是化檀那推轉機關超奧域

送化士

青春條風至無情闡化機法本自何來要當探極微

只在紅塵中。忽見勝珠我，雖然昔舊物，爭奈昔人非

禪人呈寫贊項相求贊

劃破北塔，隨來接得鐵佛即透，分明覿面全彰。不可喚作寫贊

禪人寫余眞求贊

打破追崇坐禪。佛祖亦須超超，若言祇這便。是大似水中捉月

古松怪石，全體是我，若謂一。如莫教話墮

禾山超宗方禪師語錄終